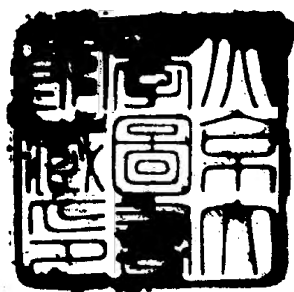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76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楊園先生全集二十八卷

〔清〕張履祥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一

竹裕園筆語集十五卷

〔清〕李曰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李丹臣重刻本

二六七

雜著十種十卷

〔清〕王晔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霞舉堂刻本

三九三

天中許子政學合一集不分卷

〔清〕許三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四三

楊園先生全集二十八卷

〔清〕張履祥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園全書

三十四卷》提要

序

張楊園先生集甲戌秋朱熹
論坤刻於山陰余既為之序
矣考楊園遊戴山之門而言
學則推敬軒敬齋詆陽明又
嘗館於諸侯氏而微詆其以
評隲制義矜勝蓋崇正學敦
踐履而後文藝者宜為陸清
獻公所極稱而學者奉其集
如鴻寶也丙子闈試後香冰
朱生史黠攜其尊父選拔卷
所刻楊園集來請序云從陳
布衣梓得自海寧祝孝廉陰
善本余重為卒讀視山陰本

較精審因知選拔宗學以清
猷公為宗所由奉楊園以其
奉清猷公也開榜伊迨黜倘
獲雋當益勵於學是集具在
潛玩服習由以漸臻薛胡以
歸於維閤非異人任也余故
不第以是集之廣其傳喜所

序上

願學者致厥志端厥趨相與

仰答

聖世崇儒之化焉

乾隆丙子仲秋月浙江督學使
者後學雷鉉敬書



楊園先生文鈔序

戊戌己亥間吾友耕餘過我春風堂誦楊園先生文歎曰其理
周程張朱其文韓柳歐蘇薛胡孰能兼哉時海昌所刻之板已
無復存其未刻者蜀山歿後幼孤失稿予求之數十年不可得
今夏五為硤川張氏訂年譜披故篋得之喜出望外以示門下
葉生夢麟蓋辭抱古心敦內行素與流俗相徑庭者見而喜曰
近驚湖謀刻傳忘顧傳忘之書猶存人間此則海內所想望而
不得見者登諸棗梨嘉惠後學其可緩乎遂屬予節其稍涉泛
作者存若干篇分四卷并請序之予維世之誦習舉業者語及
性理文字罔不詫為迂濶如葉生之企慕儒先惟恐其遺言之
楊園先生全集
序
湮沒者幾人哉是書之流傳倘僅以韓柳歐蘇目先生而不思
反躬而實體之豈楊園之所望於來學哉予雖耄猶當與海內
之士共勉之濮川後學陳梓識

讀訂楊園先生全書序

明之季也橫議譸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恒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誠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開先

楊園先生全集

序

一

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其間稍能自拔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已不多觀况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寒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知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

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

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厭飲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乎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能自己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淫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求多取備之意有單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二三者總而覈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

楊園先生全集

序

二

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禮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淫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畧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夫乾隆辛酉秋八月旣望海昌後學祝淦謹序

辛酉省試余以奪解被放遂不復事舉子業寢食於三魚堂諸種書惟是積習所染一知半解未免仍似爲作文地步而茫然於入道之門也明年濮川陳先生見贈張楊園先生文鈔言切實近裡大旨以窮理篤行爲主讀之始覺從入有路乃往懇全集陳先生曰祇存此鈔惟袁花祝孝廉處有全集本因惠書賁訪相見極歡祝先生曰某不自揣蒐羅楊園先生遺書刪輯得若干卷慮其散失藏之篋中志欲梓之以惠後學而力不能若如能之亦先生一知己也余曰諾祝先生再拜而以全稿手授焉攜歸卒讀以訓兩兒炤史黜終身誦之顧家無負事授徒所入僅足

楊園先生全集

序

以供朝夕力未能全刊先刊其備忘四卷自戊辰迄壬申

炤園

京師禮闈三黜冬歸冰合癸酉春病終於淮上舟次遺稟有

悔驚名場不能奉嚴訓從事性命之學以終子職且云楊

園先生集兒夢中猶讀其全刻也等句黜闕竟大慟謀所

以復前諾慰九京者遂陸續開雕至丙子而竣事闕試後

黜以全集呈督學雷公請序公既命序召余晉謁接膝談

次謂清獻公楊園先生其學一也諄諄以卽是訓子弟爲

勸

皇上南巡公以余應

召試薦余辭不就試公知余不求名或於學有得也重以公訓

細加校對爲先生之書廣其傳其備忘四卷爲先生著述

之精華單行而不列序目亦不敢妄易祝先生原序目也

其序目所列願學有記備忘有錄請問有目所以成已由

是而課於家則有訓子語坊於俗則有經正錄初學備忘

學規等書所以成物見善如不及言行見聞錄近古錄於

是乎勸見不善如探湯近鑑於是乎戒孟子曰養生者不

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喪祭雜說存焉若詩

若書若答問及門人所記雖非先生手自編次而精神心

術無不於此散見者終以農書竊附孝弟力田之義非謂

楊園先生全集

序

二

必欲出此也此可以觀先生矣此可以讀其書得道所從

入矣是集之成黜之心力爲多而嘉興門人陳晉暨秀水

鄭登棟實伙助焉嘉興後學朱芬敬書



凌渝安先生原序

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達天知道器之不離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言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心卽

楊園先生全集

序

一

理則不可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所謂心卽理者亦屬鴟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開行知故其言之焯焯如此而知之者則寥寥也抑思百餘年來聖學榛蕪反覆沉痾士子毀東程朱不識孔孟猖狂自恣往而不返學術既亂士習益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學術之所關夫豈小哉近日崇正關邪間有其人然大率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卑知竭能於時藝之中謂是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義莫之體

會時朱子倦倦註釋遺經做迪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

以修飾言辭爲干進利祿之資又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守集義養氣之功以致力於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爲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而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既歸而肆力於孔孟程朱之書識日益精學日益大德業日益純仰質先聖今昔一揆某故無狀不能名其所至然與先生交三十年觀其語默動靜積厚流光竊以爲朱子之後一人非特泰山北斗之仰而已遙遙宇宙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之士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

楊園先生全集

序

士

楊園先生全集目次

經正錄第一 原本

願學記第二 遺稿刪存

問目第三 遺稿刪存

備忘錄遺第四 刪

詩第五 舊爲文集刪存

書第六 舊爲文集刪存 補遺稿一則

初學備忘第七 刪存

學規第八 舊附見文集

訓子語第九 原本

楊園先生全集 目次

答問第十 舊入文集刪存

門人所記第十一 舊爲訓門人語節取

言行見聞錄第十二 刪存

近古錄第十三 刪存

近鑑第十四 節取

喪祭雜說第十五 遺稿 雜錄附

農書第十六 原本

經正錄者先生經世之大方也於此可見脩道之權衡
禮教之次第焉故以冠全書次之以願學記問目備忘
錄進學之序蓋如此詩書則德輝之著也又次之以初

學備忘學規善誘之教蓋如此訓子語答問及門人所
記則因材之篤也見聞錄近古錄知取善之宜廣近鑑
示遠惡之宜早崇德脩慝而惑亦不可以無辨故喪祭
雜說次之然而正其德者必厚其生治生以農桑爲本
故農書終焉淦又謹

楊園先生全集 目次

楊園先生經正錄自序

天之恒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
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恒星不
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于世殆非
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
取反經之義爰輯舊聞舉其要約手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
正其本云爾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自序

經正錄目次

朱子訓學齋規第一

此小學之事業養以正作聖之基故居首

朱子白鹿洞學規第二

此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大學不躐等也師舍是無以教

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第三

此齊家之事君子修其身則言有物行有恒故雜儀次
之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第四

此御邦家之事修身齊家而後可以化民成俗治平之
業則舉而措之耳故次之以鄉約終焉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目次

經正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訓學齋規

紫陽朱子文公著

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諸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訓學齋規一作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學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攷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緣或帶束腰腳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袖帶不可令有闊落飲食照管勿令汗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箚中勿散亂頭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汙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凡盥面必以巾悅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汙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虱不卽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省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喧問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簡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自隱默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云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主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踰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凡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格札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窓壁几案文字間不

可書字前輩云墳筆汚墨痕子弟職書凡書研自點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席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是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主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汙摺摺濟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出顏氏家訓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

凡寫文字須要仔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誼關爭鬪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

謂如賭博籠養打巷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蒸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及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異姓者則云某姓某丈

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四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實對語言須不可妄

凡開門揭簾惟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

凡衆坐必斂身不可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

凡夜行必以燭無燭則止

凡侍僕婢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

凡執器皿必敬謹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以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于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畧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

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

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白鹿洞書院學規

紫陽朱子文公著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五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

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

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

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

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

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

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特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

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

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六

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

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

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居家雜儀

涑水司馬氏溫公著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

厥庫庖厨舍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

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

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

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易曰家人有嚴
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自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之謂
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于一人家政始可得
而治矣

凡為子為婦者母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
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貨
私假不敢私與婦若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褱藍蘭則受而獻
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
受賜藏之以待乏鄰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
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
賈誼所謂借父糧銀處有德色母取其富而父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
語不孝不義就甚于此呂氏改切音聲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七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婦事舅姑亦同天欲明成起盥音管洗漱
櫛阻瑟切總今之頭帶具冠帶婦人冠子背子味爽相謂天明暗
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
則侍者以告此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
進不可但委婢僕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
若有誤即其禍不測婦具晨羞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
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供具畢乃退各從其
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時家長退具而供
之尊長舉筋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
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
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

置而退丈夫唱喏婦女道安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
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
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
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
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
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
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
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悌則復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八

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而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有賓客坐

書院則坐于書院側升階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
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
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
藥為務疾已復初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

然而況于人乎

凡人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男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九

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

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

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

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入室入庖廚凡卑幼于尊長晨亦

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嘯婦人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過尊長

于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

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

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于堂上此假設

堂若宅舍異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而而之

制臨時從宜夫婦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皆北向

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

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

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

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

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

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嘯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

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擗笏

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擗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擗笏跪斟

酒祝曰伏願某官俸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十

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與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

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

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

家法兼令所飼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

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

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

者則嚴詞禁之古有胎教況于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

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于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

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言父母毆擊兄弟父母不加呵禁反笑

而哭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

禁之不可復制于是父疾其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

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
北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
子早寢宴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
教之以廉讓男子誦尙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
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
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讀詩禮執俗樂殊非所宜也
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知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
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它書概不
此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士

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婉婉音晚婉婉音順貌婉婉從及女工之大者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於簪組華巧之物亦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饋饋音悔饋音悔饋音悔洗面也面以見尊長佐
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
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
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之具
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拂音壁拂音壁拂音壁疊衣也疊音壁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
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
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謂諸子舍所使謂前輩爲姨則
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
主父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
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
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儉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
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
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藍田呂氏鄉約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王

紫陽朱子文公增損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
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者二人
爲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
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
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
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
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

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與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管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有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誦博圖訟誦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圖謂圖訟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三

証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于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

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詐之者非三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

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四曰言不忠信

或為人謀事陷人于惡或與人要約誣毀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

退即昔之或妄說事端或與眾聽者誣毀六曰營私

為有以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誣毀六曰營私

太甚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

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

為交非其人若不得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

已而暫往還者非三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

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三曰動作無

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儀謂進退大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慶弔贈遺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古

尊幼輩行凡五等一曰尊者謂長于已二十歲二曰長者謂長于已

兄行者在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三曰少者謂少于已

者曰幼者謂少于已二

造請拜揖凡三條一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

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幙頭公服腰帶靴

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各級用幙頭公服腰帶靴

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論止來者此

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

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勝子長者歲首冬至具

勝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

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凡尊者長者無事而

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衣道服背子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而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微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問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燕見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退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微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廡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

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于幼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猶以齒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于兩楹間置大盃于其上主人降席立于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與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上客醉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眾賓上客之儀不醉若婚會姻客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有南事則弔之喪葬妻者歲但以物助其資客之費而已

之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

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

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

厚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

禮問其初喪同表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

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且

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襦衫素

帶皆以白生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

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贈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

葬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猶其役夫及爲之幹

楊園先生全集

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

酒食衣服以待弔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

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

友爲過拜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

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告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二曰盜賊近者

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

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

費四曰死喪人則助其幹辦五曰孤弱自贖則爲之區處

積其出內或開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
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
放逸不檢亦防察約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

束之無令陷于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

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

其家困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生計大不足者

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

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

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惡

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

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爲緩急雖非

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

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書及附已意稍增損

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

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直月

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會曰夙興約

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

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擇先以長少叙拜于東序凡拜尊

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

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

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于他處俟

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

向南上約正與齒最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
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
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自西階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
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
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
人如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
為受禮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
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
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
此拜稍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
尊者長者不拜

楊園先生全集 經正錄

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
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
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項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北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
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
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
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
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或說書或習
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執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
射講論從容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攝人過惡違者直
書之至晡乃還

經正錄終

願學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自橫渠張子為劄記之語前正率多因之履祥魯鈍過人
閑內自幼長幸有悔竊事先傳雖知固習疎罔與至教然
一言偶得皆先聖賢良師友之錫也其敢忘諸因筆所聞
知為願學記惟二三同志相與講論而勗勉焉

人之生也戴天而履地莫不有乾坤之德焉為學之道震以動
之巽以入之坎以習之離以明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以至
動而為震入而為巽習而為坎明而為離止而為艮說而為
兌如此則成位乎其中矣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父母有子未得謂子教成而後謂之有子人君有臣未得謂臣
教成而後謂之有臣故曰師也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又曰
五倫弗得弗親

日用之間非志勝氣則氣勝志志勝則氣亦見其清明氣勝則
志恒受其昏沮故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懼氣勝也

朱子曰大抵吾黨于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至哉言
乎書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聖人之德亦如是也

因物而遷如萍在水何所流極

將樹穀者必去其草將具食者必滌其金將學道者必離其舊
染之污

未能志伊尹之所志且志范希文未能學顏子之所學且學朱
考亭日漸而進自有所不能已矣

頑鈍只是無耻薛敬軒云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
乎

一日之間所行之事非善即惡所爲之學非益即損曾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子夏云日知其所亡學問工夫未有不極于嚴
密而能有成者

寂然不動聖人之心也憧憧往來常人之心也若先立乎其大
者則無朋從之患矣

學者須實下進德修業工夫不然終日講學道聽塗說而已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二

靜時無功夫動時全不得力動時無工夫靜時遂無主張

惑處不辨終身自以爲是

見人即宜反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臨事但論當爲不當爲若稍瞻前顧後即一無所濟矣

於身有過差與學有不足每于過後知之所云方其在夢不自

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夫然則安可以不務致知乎哉

大都學問之患非是畏難而苟安即是進銳而退速若鼓行不

休何不濟之有譬如積書萬卷一時不能盡讀若日讀一卷

不過三十年便已究竟若畏而不讀終身不得一卷矣倦而

中止雖僅遺一卷亦未得爲究竟也

色取行違居之不疑本于好名而至于無耻

孔子告人如化工之付物各因其材孟子告人如大匠之引繩
必要其直

妄求與苟免只不知命也

無錢能不憂不過五侯宅其人必有可取者

取聖人之言以治己之謂君子取聖人之言以誑人之謂小人

人莫不爲子孫計長久而不知教其子以賢一子賢子以及子

其風遠者十世數十世近者五世三世嗚呼可不慎所以教

之哉

人各欲善其子而不知自修惑矣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主

此身中立于天下善與惡是與非人皆見之愛者不能益惡者

不能損是以君子直行而不阿特立而不懼也

父母無一不慈有一二不慈者則聞之矣人子多不孝者有一

二孝者則聞之矣此人子之事親終不如父母之愛子爲至

也

其人不賢譽之何益其人果賢毀之何損適足自見其私而已

且稱人之惡蔽人之賢不祥莫大焉

疑謗之來苟自反無怍雖至大者不一二年豁然去矣汲汲以

釋之者陋而已

按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常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

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拜臣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義哉鄭君足使諸名籍者蒙而矣

賞不稱德雖曰爵人而人不感也刑不當罪雖曰殺人而人不
畏也

教養之位不可不得其人不然人主德意無自實被諸民也

家庭之間其感移在不言而喻之際化民成俗莫不皆然

斯道本大毋爲小之斯道本公孰與私之

君子得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行其教教行道亦行矣

身者其表也天下國家其影也表立而長短曲直弗能違也身
立而善惡治亂弗能易也以曲木而求直影得乎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四

人主好財則必資索下則益詐變政則愈亂不如務其本務本
則不加賦而足不督責而忠不易事而理何謂本曰修身以
取人

凡人學問不深可以漸而深聞見不廣可以漸而廣惟立身一

境不可復救高才博學適足以濟其惡耳

古人叙事先後莫不有意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序始云卽位

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而後繼之曰外斬楊惠

琳劉闢以收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此甚有意蓋朝廷不

清未有能定四方之亂者也

天下每至全盛衰亂遂作惟聖人爲能豫計而爲之所易所以

苦日中之戒履霜之慎也

臨事固不可不懼然過于矜張卽反有不當理處古人於天下

國家之事只作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看所以能依乎中庸也

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信然

甫人自陳晦德先生爲學而儒術始正自晦德與諸前輩講行

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興道易俗何地不可存乎其人而已

豪傑之士不作耳

終日言不曾說著自己終日思不曾省著自己所謂放其心而

不知求也

已愛已敬則悅已侮已狎則忿常情皆然此正惑之不辨耳已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五

苟德之不修業之不進父母妻子猶將賤之何況餘人哉若
乃好學不倦改過不吝立身行道日進無疆天下後世猶將
尊親一時之重輕正不足論也如孟子所云能充無受爾汝
之實則可矣

少陵學識過人故其爲詩非唐諸家所及東漢之亡天下莫不

帝魏相傳數世未之有異其送曹將軍詩曰將軍魏武之子

孫于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尙存言

魏武不言武帝言英雄割據不言霸王此其見有過人者又

懷諸葛武侯詩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孔明

自是三代以上人物二語稱其身分又云運移漢祚終難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二語最得孔明之心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以成敗論人也

邪說不能亂此謂豪傑之士

凡看史當一番大治亂大變革處先須立個主意朝廷施爲措置當是何等君子出處進退當是何等然後見得自家學問淺深與古人行事得失處不然盡熟二十一史臨事只是茫然

學問當自知不是時須是全副拋下從新做起若只是去泰去甚留些根在他日仍復長起適足以成其文過飾非之習不濟得事也禹之初爰取象於顛趾出否其義可玩

楊園先生全集

顧學記

六

敬以事親則親安敬以事長則長安敬以御下則左右婢妾之人安無所不敬則無所不安故曰不可不敬也

吾人自著衣至于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于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則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則愈衰以一家論祖宗創業必是長厚子孫漸薄家業亦漸替矣有天下者亦然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尊賢人遠佞人固是救世良藥也

六爻之位當者變而不當者不變則六十四卦一未濟也不當

者變而當者不變則六十四卦一既濟也故序卦之次始于乾坤中于離坎終于既濟未濟蓋天地之用水火水火之勢一盛一衰理之常也君子小人男子婦人治亂興亡莫不如此

一
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

禮義不愆何恤人言此爲反躬無忒者言之也若禮義有愆人之多言安得不畏以爲不足畏而肆行不顧或從而爲之辭者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矣

人之生也必無一息不用其心之理用之于善則爲善人矣用

楊園先生全集

顧學記

七

之于惡則爲惡人矣用之于大則爲大人矣用之于小則爲小人矣

諸葛武侯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凡人不樂聞過好人順已何心哉

守義所以受命也

和氣致祥于家庭尤甚大抵和雖非一人所能爲然未嘗不由一人彌縫其間古人不可及處正在難處處之得理難挽回處挽回得無迹所以云德慧術知言德又言慧言術又言知非實從操心慮患中過來鮮克達此也今人都說彼只不是我實無可奈何且無論家庭之間必是彼此都不是就作一

是一不是論也惟其有不是所以不和若兩是便是父慈子孝兄弟敬了有何難處要之雖是難處也終無不處之理若以爲彼只不是必無奈何試思離了此一輩難處的父亲兄弟更可另尋一輩易處的父亲兄弟否

克己者克其有物之已也引于外者爲聲色貨利據於中者爲意必固我皆足以害其心之本然自非痛加懲艾有以拔其本而塞其源則日用之間不能不使之不緣所居所習而長其爲心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然從末流而治之則又有破屋禦寇之患是惟主敬以直其內徙義以方其外則心存而明機應而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凡以此也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九

大抵學問之道只恒久便有益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萬古只是如此只是有恒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無銳進亦無速退無間斷亦無增加天地所以成歲功萬物所以正性命也反其所常則爲異矣吾人工夫果然有恒如四時日月豈有不能日新又新之理工夫但當立準課程循循做去不可便計較有益無益日前即不見有益若做得一番工夫後來得力亦終在此以爲無益而舍之或求速效而至于躡等終於無益而已矣是以君子貴恒也

纔說工夫便須內外夾持古人言存誠又言閑邪言直內又言

方外言持志又言無暴其氣總是夾持得定便走作不得

遇災而始知修省已非敬身之道若遇災而猶不知戒則刑戮之民也謹言慎行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爲脩省之實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易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恐懼之可以致福脩身之可以遠害其理明是可據而人顧委之于天肆行無忌其意以爲禍福之未必至也而不知其已在巖墻之下矣纔迫促便是助纔縱弛便是忘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于此可悟勿忘勿助之妙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九

往而不爲欺矣

算來是如此到得來却不如如此從前計算豈不枉費了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无妄无妄則靜矣

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孟子之意只就好一邊說看來深與危處亦有兩種心事其一爲天王聖明夔夔齊慄其一爲權謀術數由天王明聖夔夔齊慄之心則爲至忠爲大孝由權謀術數之心則爲亂臣爲逆子其分別亦只在一念之微心術不可不慎也

易變易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與學易矣

自文其過惡人切磋總是自棄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曲木

怨繩墨往往有是

知見日進于高明踐履日歸于平實

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弟便是參贊化育所在

吾儒言太極釋氏亦言太極吾儒言太極器亦道道亦器也釋氏言太極離器而言道也

吾儒言靜釋氏亦言靜吾儒言靜合動靜而言之也動靜不失其時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言靜離動而言之也絕動而後求靜故自謂洗心退藏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寬字甚有義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功名富貴不入于胸中矣

楊龜先生全集

順學記

十

三章俱言獨寐寤獨字最有義伯夷叔齊秦伯虞仲長沮桀溺適得其偶也不然則獨矣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雖父子兄弟猶有不能相謀者乾之初九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以其不見是而無悶也

治天下只行其所無事而已若操切一分便入申韓若減損一分即入黃老居敬行簡乃能行所無事

養德養身非有二道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安肆日偷而已

古人舍生取義自簞食豆羹至于天下萬鍾莫不如此蓋事有大小義無大小也食息寢興無非此心

學術壞而心術因之心術壞而世道因之古今不易之理也蓋

子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是本心術而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是本學術而言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無非此意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其流可以至于為我伊尹治亦進亂亦進其流可以至于兼愛柳下惠爾為爾我為我雖祖楊稷程于我側爾焉能免我哉其流可以至于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故曰君子不由畏其失也

楊龜先生全集

順學記

十

隅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七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八章曰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九章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可謂善自克矣

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尚名節是已然其流至于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于闡然為己之功不無少疎至于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

進有可行之道退有可居之業君子也
關中之教以知禮成性為先學者從事于此極有依據所謂上之可至聖人下亦得以寡過也以聖人為之準則過與不及

皆得就裁焉猶陳繩墨而曲直自見設規矩而方圓自成也
雖曰天則者心之所同然然必聖人先得此心之所同然若
離繩墨而欲自呈曲直舍規矩而欲自爲方圓竊恐巧拙均
病不足以開物而成務也

孟子言求放心今之異學亦言求放心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今之異學亦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然
孟子說幾希處下文便說明底物察人倫行仁義是人能行
仁義禽獸不能行仁義也孟子說求放心處上文先說仁人
心也義人路也是求放心者求不失其仁義之心也異學只
空空說箇求放心存幾希不知所以爲仁義分別處正自天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幸

淵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以至游民日衆強暴橫行雖有堯
舜無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養幼有所長有王者起田制必
當變師儒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率爲浮文以壞亂其心
術學校必當變取士不以實行而專以藝文不足以得賢才
科舉必當變自一命以下至于雜流俱命自朝廷雖舜禹爲
選司無以知人銓法必當變職事相牽制雖有才能不得展
舒官制必當變入仕之後無論賢不肖一槩資格序轉賢者
墮于上達不肖者優游以取高位資格必當變養兵以病民
而兵不足用軍政必當變一州之土物自足以養一州之人

民而使西北必仰給于東南賦法必當變士人不知法令他
日無以守官掾史世其家得以因緣爲奸當倣進士觀政監
生歷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員貢生主文移獄訟錢
穀之事而去其吏員掾史等而下之衙役必當變

后妃駙馬不求名德而必選之微賤之子刑餘寺人得與士大
夫抗禮親賢不得並用而藩府官屬必無賢人國學生徒納
粟納馬教坊道士典司樂職君臣無坐論之禮殿廷行笞辱
之事此皆明代之陋制也

禹之聖也莫不稱神然見於書祇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已
忠武侯之賢也亦莫不稱神然見於教則曰集衆思廣忠益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幸

而已然則人皆可爲

醫家固須學博理明然必以識病善用藥爲急吾人學問之道
亦如此朱子每以通世務爲言蓋修己治人只是一事若世
務罕通說道理卽成片段臨事只是茫然所學雖博適足以
爲害而已

學之不講聖人所憂竊疑今日之患正與古不同古之人所病
者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今則反是著之而不行焉察
之而不習焉終身言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

虛心以求理平情以處物
不能化物只是已德之不修修己不力便爲物化可畏也

吾人爲學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一不可廢蓋不稽古則無以考古人之成法議事理之當然而心智亦無由開明矣然非明師良友正其得失則所學者不免失于氣質之偏見仁謂仁見智謂智而無以得乎大中至正之矩甚者師心自用之弊蹈之而不自知矣

祖述孔孟憲章程朱

一誠再思三自反處事接物之要道也

人須有所不爲不然則亦無所不至矣

聖賢用心要使天地間物物各得其所學者從此起念將來方有成就若以自私自利爲心終爲小人而已矣

楊蘭先生全集

願學記

市

子弟之賢不肖只就細微察之若昆蟲草木之類無故而好戕殺他日必是賊仁之人衣服飲食書籍楮墨之類一槩苟且不分別愛惜他日必是賊義之人

人受健順之德以生欲完賦受之理非學不能其學之方聖人于乾坤二爻文言明言之乾九二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坤六二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從此下學上達盡性至命更無餘事

陸學教人求四端而以居敬窮理爲支離不知孟子四端之說只是從人陷溺之後使之識取良心見得秉彝之良人人固有不假外求非謂得其四端便了聖人之事墨子兼愛也只

是惻隱之過楊子爲我也只是羞惡之過仲子避兄離母也只是辭讓之過申韓刑名殺人也只是是非之過且思仁義也孟子既辨墨之非仁楊之非義又辨子莫之非中齊宣王不忍一牛之心充之可以致王然孟子却于其間分別出吾老人老吾幼人幼又分別出百姓禽獸而重言心之權度何等詳盡明晰可知理一處不難所難者分殊象山見得大槩便傲然自足鄙哉

輿斯嘗問一友靜時儘能主張臨事便紛雜一友應事儘井井靜中便煩亂却如何曰此是各因習之所重而偏人之所習各因所稟性澹泊者多喜清靜一向就靜自謂得力于靜而

楊蘭先生全集

願學記

市

于人倫事物之際不免有厭棄之心非是向來學禪其弊亦將流而爲禪稟性浮動者率喜兜攬外事終日勞勞只在事物上東支西應未嘗旋向身心裏是以心熱于外馳而不能寧靜事物一離此心無所寄托只懂懂不已然則知之何曰一在人倫事物上窮研體驗一在收其奔放之心反入身來不爲妄動譬如長安以東望西來長安以西向東走到得長安則一而已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言哉

隱惡而揚善則善日至是與人爲善也吾人與入之道宜如是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誰毀誰譽直道而行然而樂道人善惡稱人惡先聖後聖其心一也處末俗而懷不平未免爲鄉

人也

惠迪吉從逆凶南宮适羿彘禹稷之論理固如此但君子之于學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羿彘即有天下君子終不爲羿彘禹稷即不得其死君子終必爲禹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之不答以此

博奕飲酒不獨廢時失事凡此身非禮非義之端莫不由此而起及朋儕中邪僻小人莫不自此而入其初之失似乎甚小而其流禍極大不可不痛絕也

擇善人而交擇善書而讀擇善言而聽擇善行而從是初學切要工夫從此造乎精微總不外擇善二字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夫

今之學者只其爲人也孝弟已做不盡更說甚窮高極深

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

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

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

假托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傳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

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塗同歸曰體用有無

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

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若此者

探本窮原不出于釋老則出于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

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皆破方不爲所

惑亂

二氏亦言克己只于復禮處全然垂謬關中之學以知禮爲先知禮則成性矣

世人做工夫多只走釋氏一路所以不得長進一等人是欲求靜的却失之墮聽聽明不知心之神明如何可使之枯木死灰一等人是欲默識的却失之懸空想像不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無地不有無時不然如何舍却日用行習別尋一箇道理舜明于庶物察於人倫孔子好古敏求擇善固執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教義夾持居敬窮理洛閩所以爲吾儒之正統今只守此家法一意致知力行有忿必懲有慾必窒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是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庶其無失矣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夫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則讒人至矣聞正直而憎聞邪佞而樂則諂人至矣聞譽而喜聞過而怒則面諛之人至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是吾人安身立命之處

浩然之氣從臨深履薄中出

周子明道程子篤實張子勇決朱子精密

上智之人便安樂也沒他不過中人以下須是從憂患中得來以顏子純粹高明之資猶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後人資不如顏子又無夫子以爲師而云無術節目
噫欺耳

學問大端數言可舉若實求之終身不能盡是以君子日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也

近更一分便是一分長進故損內益外爲損損外益內爲益

退之道濟天下之溺及明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可謂獨復矣

凡言賅者上與下均有咎焉然下之來合于上也難上之往合

于下也易況乎上不往則下亦不來矣往何咎往遇雨則吉

反而言之則有咎而無吉也

人非聖賢豈能盡善必有不善者矣人非邪惡豈能盡不善必

楊園先生全集

願學記

太

有一善者矣苟有善雖不及于吾何可不學也苟有不善雖

賢于吾何可不改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必大畜乃言時君子無倖獲之理必无妄乃言災君子無倖免

之術

行事之始當思其終接物之際宜戒其薄

問目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此余向所求教先師之冊也忽忽十餘年過失多於前時
學問益負初心撫此祖光用深悲歎哲人既萎問業無門
徒自惻惻沒齒而已

人不知學雖事親從兄即已不能何況其餘

立奮乎百世之心懷未免鄉人之耻

山陰劉先生批 可謂有志

爲學必遵聖人之言猶醫家必照古方也舍此而學卽是異學

言卽是邪說行卽是暴行

楊園先生全集

問目

局量褊淺規模狹隘雖使自好未免爲鄉人也伊尹以天下爲

已任明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吾人不立此志恐遂陷于流

俗

妄感不可有自然之感不能無絕感守寂卽入于禪吾儒之學

隨感而應應已仍寂如鐘在懸扣之則鳴如琴在御鼓之則

聲良背行庭意或如此但此地位不易到得

劉先生批 正好下手

學問未論高下淺深先辨誠僞誠則青天白日此人夙夜寤

寐亦是此人僞則大庭廣衆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所

謂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何可不謹

劉先生批 此印所謂人鬼關也故慎獨工夫最為緊要

愈體驗愈見切實安樂與憂患一也而憂患為易

習氣不脫難以言學辟如羈鳥在藩終不能翔翔于天地也

正已而不求于人是聖賢根柢處

以夫子為之師顏淵為之弟猶然博文約禮今以中人之才當

初學之日遂云脫去支離直等性道將恐入于邪道而不自知也

志趣高明廣大而後可以其學功力堅忍果決而後可與適道

必有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之精神而後可謂之學不然忽忽終年自貽伊戚而已

楊園先生全集

問目

主

非禮勿視聽言動踐涉工夫有乎此

恐懼者脩省之資脩省者恐懼之實

忿爭之中無正士門戶之內無忠臣

只自知不是一念便為改過之幾易之所以取于悔也只自知

戒懼一念即為違害之門易之所以取于厲也

人先須趨向正趨向正則雖離師友自能有進趨向不正雖有

師保如臨父母不過在言行上把持得轉背便不是

未能守經輒言行權勢必為機變之巧無所用耻而已

九族不睦出于無德

程子曰人於夢寐時亦可以上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

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祥久不待先生側兼多離索諒

之言嚴切之教不能時時聞惟以此自鏡深省得失良為有

驗也

動於欲雖欲求靜而不可得也

志氣昏只繫於情治情莫如敬

雖行道濟時有必出于已之意此為驕吝亦為計功謀利已足亂天下矣天下事在我當為則為之我不為則人為之夫何私

私

劉先生批 真是勘得到

事當難處輒思古人每有難于我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

楊園先生全集

問目

主

萬者莫不處之裕如我何以不能則往往見其所不及而于

處之之道亦思過半矣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讀史不徒考其成敗得失有思齊內省之志方為尚友古人之

實不然博學宏詞而已

為學先求無欲其為人也多欲雖從事于此終是要攘臂下車

格例二字習以成風雖有賢者不能出此若欲太平自朝及野

非盡破此二字其勢不能董子所謂譬之琴瑟不調甚必解

而更張之也

其細已甚未有不速亡者國與家一而已

好善惡不善是意誠真如善惡不善是誠意好以善未嘗作好

也惡以不善未嘗作惡也此之謂動而無動當其未有所好
好善之體未嘗不存也當其未有所惡惡不善之體未嘗不
存也此之謂靜而無靜

劉先生批 此處實無動靜可分并無動靜之見可著

不特倏達是輕凡氣之易動皆是輕不特浮慢是粗凡爲物所
蔽皆是粗縣于用工疎而定力淺

工夫放寬不得又急遽不得要震奮又要從容日月相推而明
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於此可得自強不息之義

脩已治人莫大於禮樂愛敬者禮樂之本也

人於過失當時即不能自知過後豈有不悔但不能乘此悔心

楊園先生全集

問目

四

力圖自新他日臨事差忒如故韓子所謂當其在辱亦克知

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如此終身所言所行只是有悔安得

悔亡

劉先生批 數語最親切有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玩其辭氣固有無已則可
之意人便假此以爲口實以爲但要大處立些名節小處不
必顧慮不知名節者事勢之偶然豈有期而立之之理平生
百行草草假僥立得名節不過一時氣激所致非義理之本
然下面都無可觀況如此之人到臨大節必然舍皇回惑鮮
不至于潰裂者古人敬小慎微雖細必謹蓋以此也

劉先生批 此等氣質其個害世道不小

才高者左支右吾耳目儘是塗餽得來但不堪反觀耳譬諸小
人其猶穿窬之盜正謂此也

劉先生批 戒之戒之省却許多勞操

欲使善必出於已便是計功謀利之心總緣有我無我則廓然
而大公矣

劉先生批 所以學莫大乎求仁

天地中和之氣產爲君子乖戾之氣產爲小人世道盛則氣和
氣和則賢才衆多故曰君子道長世道衰則氣戾氣戾則奸
邪衆多故曰小人道長惟君子道長故得時用事者恒君子

楊園先生全集

問目

五

凡富貴壽考之類多自君子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每及
小人惟小人道長故得時用事者恒小人凡富貴壽考之類
多于小人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亦及於君子辟諸草木感
陽氣而生者陽盡則衰感陰氣而生者陰盡則槁此固氣數
之自然者也但陽氣終無滅息之理故聖人參贊化育唯是
進君子退小人崇正學黜異端則不仁遠而暴亂寢政教
而治安久矣

劉先生批 世道盛衰雖吾輩主張

立身大節從目前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打
筭起古人所謂先立乎大所謂在天地間堂堂正正作一個

人也於此打算不過難乎其為人矣

劉先生批 嚴哉

才者性之能事性有仁義禮智之良便自能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程子所謂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是本氣而言孟子
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本理而言

否之世尙有三陽但在外耳至於剝之上九不獨在內者無有
卽在外者亦漸滅殆盡所謂天地閉漸有人消物盡之象
當其時亦便有一人從艱難成廢之餘動心忍性以為來復
之本此天地所留以圓造化者也故曰天地之心
劉先生批 此人最不易得

楊園先生全集

問目

本

劉先生批 諸語多從自身體貼出來故不著言障所見已
是端的從此但莫生退轉心當自有欲罷不能之勢
又批 且恁地如此矻矻不舍自當長進去不必只管乾苦
時行履較量進退也

楊園先生備忘自序

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大夫
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為此言也予顛蹶之餘已無復有生之
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予館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
為辭以弔故友哀仲而云行蠲濯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
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冊既疎論言
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若
短生死詎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假
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為毀齒之後永鑒厥愆焉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序

備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一

刻刻體味至誠惻怛四字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殺至人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說即日請降觀於此則光武之封不義侯有慙德矣

建德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父蓋世勣走免數

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此與徐廣以母故降敵義同

畜德日期於光大承善不遺於細微

楊園先生全集

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部廿一史廢興存亡只日前人事體驗足矣書曰當於民鑑

能治生則能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耻可立禮義可行

學問之際知之明行之果有若決江河氣象方爲自得

易師上爻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註云小人則雖有功不可使之

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疑此特就後世酬功而言若

推本而言小人直不可使之得以有功耳蓋無論安危治亂

小人終無可用之日非云用師之日小人能立功便可用至

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日然後不可用也若既有功安得不酬

以爵土觀淮陰侯事可見

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於封建井田雅有其志先儒以有君無臣歸罪於房杜魏徵之徒不能輔之以行先王之道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慙德多矣貞觀之治尚不克終其何以行先王之道哉

朱子註論語義者事之宜也註孟子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加心之制三字爲告子有義外之說故也蔡子註尙書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較韓子行而宜之之謂義更完事固有理當然而行之未必宜者亦有行之頗宜而理或不當然者惟理既當然而行之復得其宜方爲義之盡

觀於漢文帝知徒善不足以爲政觀於王莽知徒法不能以自

楊園先生全集

卷一

主

行法雖敝有善人行之亦可以爲德人苟不善法雖良亦足以爲害是以有國家者法可百年不變不可一日無人

唐太宗晚年內無長孫皇后外無魏鄭公宜其多過失也觀於

魏公之眷幾不克終則知前之樂善從諫皇后維持調護之

功甚多士女猶有鵲鳴勒戒之益況人主乎關雎寤寐以求

淑女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紂之惡只淫戲二字以武王數紂之罪考之其惡雖多總從此

二字來

賦役繁急則百姓困窮縱有罪殺無罪則民無所措手足困窮則流亡無所措手足則盜賊肆行自古未有至此而不亡者

蓋古之人君代天理物盡心教養故長有天命後世德教既失刑平尚可弼教刑罰不中壞教之甚也田制既廢薄征猶可足民暴征橫斂傷養之甚也其原皆由于人主淫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太宗生日罷宴樂而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良心之發見處然高祖生前未聞有孝養之節死後亦未聞有哀痛之情亦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所以四端人人有之不以堯存不以桀亡只坐能推廣與不能推廣耳

功與德不得相掩有功高而德薄者有德大而功微者時勢之各異也學與德亦有分數德有因學以進者有不因學以進

楊園先生全集

卷一

主

者生質之不同也

中宗爲君唐祚必亡其手裴炎自於太后而廢之亦不爲過但廢立之後太后不可復制矣遂無如之何則不免陷於亂賊之黨要其心亦無他也是以人臣於國家之事當審已盡力能爲則爲之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若度不可爲則去之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爲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君子不取也吳康齋質勝於文方正學文勝于質薛敬軒純粹胡敬齋整肅皆君子人也敬齋而後呂涇野健健君子矣

張柬之反周爲唐胡致堂病其不能數武氏九罪廢其位號而賜之死其論極爲正大但如此則中宗必當遜位而去亦無

觀然君天下之理且誅斥其非而北而以事其子在臣子亦恐有難乎處之者竊疑瓊山邱氏之言於義有足采者

聖人之世物物得所非獨人物得所即鬼物亦得其所末世物物失所非獨人物失所即鬼物亦失其所淫祠盛興妖言競起固有由然也

僞道及師巫邪僻俱可哀矜不足惡也漢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賜民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一歲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朝廷能加意窮民如此人亦何樂而爲此乎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友爲第一

楊園先生全集

卷一

附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于此一錯終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肯者執而彌堅悔而知返枉却前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非無力行之士多因學術不明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悲夫

綱目玄宗二十六年書以王與爲祠祭使分注載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與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贊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與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

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聖賢凡說善字多不下註脚唯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下文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章說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
吾不知之

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爲人轉移即能轉移人無中止之勢
嗚呼可不慎哉君子所以貴日新其德也

學問之事最忌是泛又忌是雜泛則不誠雜則不一終身于學
而無所成者以此 誠則一

人無父母者思得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勞而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卷一

問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克曲盡其歡心此
仁之于父子真若有命也感事書此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懼二字真曲盡孝子之心此兩念不真切必無能孝之理
言交友處論語精詳孟子廣大

陸宣公曰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
不能無謬今之學者不知取準于聖賢而師心自是何不思
此義乎

所見士友纔有意爲學即有一種抗顏爲人師之氣威儀容貌
已全不似學者竊疑此正夫子所言驕字猶未及上蔡所言
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

與言學矣

示學者

愛身

父母惟其疾之憂
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修德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力學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友直友諒友多聞

親賢

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
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搢之座
隅常日在之

追琢以成器藥石以已病人之與人愛人固有以害之害之固
有以成之易曰匪寇婚媾是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本

艱貞二字不可一日忘今年看易覺此意尤爲親切
與朋友交無能改于其德規矩孰甚其道只在修己未有已德
不修而能益人者也在易爲弗損益之之義

艱難之際而能守正不渝斯云君子矣
億則自私而用智屢中則益喜于用智難乎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矣

天下萬物如一父之子地于萬物如各母之子于此亦可思一

本萬殊之義

顛沛之來固繇天命然亦當思內省不疚之義內省而疚只是
自取之也在理爲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于人乎

向來見解終覺于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處看得親切今覺予爲天下得人處看得親切得天下之人固於天下有補卽得一鄉一國之人亦於一鄉一國有補

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悅爲戒故利貞

史書大實不可盡信又况傳者不及百之一二乎文集亦視集之之人如何儘有因所集而失其人之本末者矣學者所以貴乎知言也 能知言方可讀書論世

文章事功易論名節卽難論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其事則一而人則大殊至於道德修之已者從內省不疚中來存乎人者必求之隱微幽獨之處固未易輕論也然得其本末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一

七

則亦不難論

齊家篇引諺及莫知苗碩之語猶平天下章諄諄於外本內末之意家庭之間父子失其篤長幼失其順夫婦失其和大約財貨爲之階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率多坐此 有爲

吾身之理有未明於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有未明於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于天地萬物一而已矣

治天下國家以大知不以機數唐昭宗非不善用機數祇以速其敗亡而已

唐末諸臣吾所取者韓偓而已爲司空圖易爲韓偓難

蘓氏論治道只恩威不惻四字盡之若令得志純任術數以取

下取亂亡之道也開誠心布公道六字金乎未有

俠邪只論恩讐不顧義理君子以道義爲親疎小人以德怨爲愛憎心術之際宜早辨之 不可以學究爲通儒不可以使邪爲氣誼

白商鞅開阡陌而賦法一變自楊炎爲兩稅而賦法又一變每一變爲上者力愈省爲下者力愈困今之賦法炎之兩稅也豐歉之不齊肥瘠之不均窮民奚所告乎

明制魚鱗黃冊並行魚鱗以載田地山蕩之次黃冊以載丁田之數後世重黃冊而廢魚鱗賦役所以不得均也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說到六合內外只于臣弟友有多少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一

無可奈何處

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後儒責之者不一而大者在不爲莊宗討賊竊思五代之臣如張憲者蓋不數人嗣源以目不知書之人惡知大義所在而勇爲之左右前後之人亦孰有以大義敬告之者然則其失也固無足責而其得也則深可取矣左右前後之人正所謂猶吾大夫崔子也推其心唯恐備討賊之義耳

孟子善管仲只一假字辨告子只義外二字距楊墨只爲我無君兼愛無父八字大人格君之功自管仲而後幾幾絕矣義外則心跡判而爲二矣爲我則無尊賢之等兼愛則無親親

之殺皆惡其近理而亂真也

康節云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此言甚平恕可破後儒紛紛同異之論

恭儉二字是立德之本恭之反爲傲儉之反爲侈倣則必侈故傲尤爲凶德堯舜之所以聖桀紂之所以狂其原亦本於此今只將此二字單作人至身上看所以不切實檢點平生過隱有不從此發端否

易困窮而過注困身困而道亨道亨爲亨道窮爲困西銘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寢興食息其毋忘所以亨之者

正已而不求于人方能無入而不自得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九

文王之遷豐也詩稱匪棘其欲聿追來孝武王之遷鎬也詩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而已矣

古人行已有耻能有所不爲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多不踰閑後世廉耻道喪無所不爲不得不重名節重名節君子猶將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爲小人之歸

常思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有所不爲則志氣自能剛大

人做得一種功夫決有一種得力處凡讀得一種書決有一種受益處日前即不見得後來自見其效但當慎擇於初耳

經世本于經學乃真經濟也名臣奏議等書各得其一斑耳文

獻通考杜氏通典及衍義正補總不外四書五經之義

取善不遺于細微去惡必探其根本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除惡務本

人之惑處多端難以盡舉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故就忿而言唯忿亦然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之七情莫不有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於義理而任已甚之情鮮不爲惑惑雖與慝有別然最害德其勢亦足以至于慝故曰辨之不可不早也 大學言心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處無非惑也

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十

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處處有之不必登高臨深卽飲食寢興失其當然無非巖墻也古人集木臨谷所以無時不然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謂立命矣素其位而行可謂順受矣

本生父服不降非也庶出子服其母之服如嫡母非也禮也者尊尊而親親以尊之義推之等庶母子嫡母是尊有二上也以親之義推之不爲嗣父降生父服是天之生物使之二本也二者均恩輕而義重

陶唐虞先生山陰人石簣從祖其學漸自濂洛以爲舍是皆斜

徑嚮道不足蹈也是時王文成起里中以所學倡召海內士爭趨之先生心不謂善也嘗言姚江談致知橫南談體認其流將使學者釋成法信胸臆害有甚于膠固拘瑣者于是著書數萬言于知行約博之類皆嚴析而精論之名曰正學演說

故舊不可有疎新交不敢不慎

除却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既遺日用事物而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闢葺鄙瑣無超然之意好朋友真不易得也

人各有至暗之處不與人見者所謂隱微也此處可使人見方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一

非

爲光明

昧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昧利害之人不可與共事

司馬君實每事可對人言凡人事無小大內則稟于父兄外則

謀于師友而後動則不可以告人者鮮矣

盛世之人光明衰世之人晦昧陰陽之別也

小兒妄語其後無所不至古人所以常示母誑

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長陵競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內害其心志外敗其百行其不干天之破者罕矣

天地之間只是一個屈伸消長之理學者能從身心上體驗此

理方是學易有入頭處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聖人分上事學者當從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處用力

聖人不聞亦式吾人須是尊所聞聖人不諫亦入吾人須是求忠告

通功易事古今之通義但欲充其無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天地之理往過來續人于其間只有繼往者開來者一事而已文王有聲之詩前言通追來孝後言貽厥孫謀自一家而言如此自天地間而言亦如此

一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所隨而變正則吉不正則凶故隨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主

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

大地間只是一個道理更無新故功夫只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言之則我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得所此物物失所亦此物物轉移止在一人至治馨香此五官百骸穢德彰聞亦此五官百骸轉移止在一心

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季叔爲別朱子曰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據儀禮賈公彥疏乃是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

言一也隨其人之淺深以爲益之淺深故野人之言聖人取之以成化聖人之言野人守之以成愚進言如用藥須中其病受言如服藥效有遲速亦有大小

當爲者義當安者命見義必爲不敢不勉順受其正不敢怨尤人一人聲氣便長一微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

世儒分顏子曾子之學爲二途非也夫子教人自博文約禮至一以貫之一而已省身便是克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是慎獨請事斯語卽仁以爲己任其言顏子之學異乎曾子者其

人必是釋氏之學將謂顏子爲頓悟薄曾子爲漸修也且思楊龜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幸
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何等篤實者

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定外誘紛如父兄師友督責而不前者豈不有問自茲以往相去衛武懿戒之日尙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師讀書數年未必不稍有所成也毋徒云去日苦多

實錄載守仁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不知出何人之筆當時士大夫中固多有識者

或疑承繼之產嗣子多不享何也曰天也斬其後嗣罰固重子破其家室矣天欲亡之孰得而存之子孫根本也家業枝葉也本根不存枝葉將安附其不昌宜也在嗣之者或是盛德

之後於理宜與或是祖宗德厚宗祏墳墓不宜失守或是嗣子仁賢克繼其德則其興替又不可以槩論况乎繼嗣之心又各不同若其哀痛世父之無嗣宗祀之無托義不得已而爲之後則此心可以上格皇天雖無一畝之宮數畝之地於理不能不昌若視其所有因以爲利則亦不仁之甚矣不仁之人已之所有且不可保而謂天道肯復以兄弟之產附益之乎

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獲儉以養德勤以養身

凡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在吾人存心要當以易讓人以難自處譬如行路腳踏實處便穩若稍着不實處便有傾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於此也

淫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疑猶未能易地而觀也關陝之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之困阨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饑寒交迫而弟子之贊亦有所不受則康齋之爲康齋可知已當其勢不獲已則至于稱貸念及貧人不可惜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勸以顏子原思仲之語以論其世可

東漢諸君子可使顏夫棄儒夫有立志北宋諸君子可使鄙夫寬薄夫敦

國風惟鄭陳二國最爲淫佚則先亡衛宣齊襄有禽獸之行卽禍亂隨之衛得文公而後興齊有桓公而創霸然齊篡弑相尋至簡公而田氏代之矣唐風厚而晉祚長秦風競而羸氏大幽及二南見周之所以興王風知周之所以廢蓋乎此真古今得失之軌轍也故曰詩可以觀

秦風車鄰駟鐵而後世遂以強武得天下首篇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而後世卒以趙高亡陳以宛邱始而以株林亡可知風俗一成興衰治亂蔑不由之也

宋仁宗初年用人行政俱無可觀其後契丹西憂之變交作乃能用賢從善迨乎羈縻和好邊警不聞而邪正又並用矣人能

楊園先生全集

偶忘卷一

幸

至出無敵國外患入無法家拂士而能無失者不其難哉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爲良知之說者雖以聞見爲次而不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欺人乎

天下之治衆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人至之德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可不戒哉雖古之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佞爲最急也

魯兩生不起或是由于高帝嫚罵輕士或是深鄙叔孫通之輩故招之而不至也士君子出處固難以槩論

詩王事靡盬監宇義極可思訓云不堅固人作事無大小一懷苟且之意卽不能縝密周全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

信莫甚於此矣非獨朝廷事爲然也予於秉心塞淵及茲義未嘗不三復而永懷也

遼主不道耶律余覲被縶而出西走夏南走宋亦無不可叛而降金必不可也

或憂世亂教衰異說紛起予謂無怪其然也人之賦稟有剛柔厚薄純疵之不同則所見不能以不異雖盛古之世亦有之也但聖王御世作之君師政以治之教以淑之皇極建于上學較與于下賓賢勸能言昌行修者有庸淫奇浮末左道亂衆者有刑故人皆知遷善遠罪道德一而風俗同時非無放辟邪侈之輩也好惡公是非正不敢肆其喙則革面而聽從

楊園先生全集

偶忘卷一

未

其惡遂隱于無形耳亂世王道不明上無正教下無善俗奇衰者可以駭衆堅僻者無所創懲人各肆其臆說而無所取正諛淫邪遁亦何所不爲乎孟子以處士橫議楊墨塞路歸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知本哉

古人立教八年出就外傳十年居宿于外俱有深意一者小兒漸長慮近婦人女子養成驕惰之性熟其鄙細之言將至疎慢長者教無自入一者知覺漸開慮此匪人道之淫佚一旦早知女色至于伐身天命禍不可測也

或言聲音之道不必拘拘器數之末元聲無日不在天地間卽俗學之譜可推雅樂之節竊謂孟子云今之樂猶古之樂就

樂之情而言若論聲音則斷不能外於器數故曰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况雅樂之音雍雍穆穆所云優柔平中所云淡以和者與俗樂之靡靡嘒嘒殺猛厲繁促其音節亦自不可同也其謂元聲未嘗不在天地間似矣若謂不必求之器數之末而可冥會其妙如此則聖人既竭耳力足矣何必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乎大都近世之人事事欲變亂舊章極棄典學學者習聞其說而惑之未之思耳

金張鼓以平州來歸金人不卽與宋從事者遺未亡也乙巳二月獲延禧十月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矣于此可見金人無日志不在中國而宋之君臣安危利災爲可哀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七

苗劉之變竊謂天之所以成南宋偏安之局也若并無此事則亦不復有南宋矣事固有不幸而幸者天也

一方之草木自足以治一方之疾病人若不識耳一方之物產自足以養一方之民人只患遊惰耳

慎無以一二之惡而輕疑其餘之善亦無以一二之善而并沒其餘之惡美玉不能無瑕瑕猶可已疾善善惡惡苟不要之至公卽非天地之心矣吾師之道矣

高宗不得全權猶未顯然言和秦檜未有腹心在事諒在政府其勢猶未橫既橫矣將帥未與之一尚有所顧忌也至于內有勾龍如淵王次翁外有張俊遂無所不至矣此春秋誅亂

賊尤嚴于亂賊之黨也然有高宗之柔闇必是小人得志天下事自無可爲

張魏公志在恢復高宗則云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其不至于殺身者以嘗薦秦檜也其殺岳武穆也檜曰此上意自古昏愚之至未有不與忠良爲讐者悲夫故君子遇時則爲鴻之漸不爲虎之履不遇時則爲龍之潛不爲禽之從

封建行然後宗法可立否則雖有賢者隨立隨廢而已

孝宗之時不用兵是也蓋金主亮甚賢南北和好罷兵息民亦事理之宜然若輕于出師小則覆軍殺將大則敗亡隨之此與高宗時勢迥不侔矣徽欽之舉族而北亦其自取滅亡雖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八

孝子慈孫其如之何但在高宗忘父兄之讎殺岳飛竄張瑄棄李綱趙鼎而獨任秦檜以媚金人則爲萬世之罪人耳愚以爲恢復之事可以責高宗而不可以責孝宗爲孝宗者特當用賢修政內治朝廷外固疆圉以需可爲之時而已據史策所載測之孝宗尙非金主亮之敵也于此幸得孝宗爲君故南宋之祚綿延數世若以高宗當之亡也久矣

韓侂胄鄙夫小人也其惡視之京下諸人要自不同若當時君子能以泰九二包荒之量與之其功名則侂胄未必不如否之初六小人而志存君也况寧宗初立之日皇太后之命侂胄與有力焉乃賞不酬功使其歆望之心生而郅起夫既

見絕于君子則必勇於比小人遂使京鐘何濬劉德秀胡紘之徒快之以肆其惡予於此編不能無憾於趙忠定之疾之已甚也若韓魏公處此必無此失

凡事爲近代之所不思而聖世之所必禁者君子不爲也

君子犯義不畏不義也小人犯刑行險徼幸也今之人終日所行無非犯義犯刑之事父兄不知懲鄉黨不知耻顧乃從而頌慕之噫世道可知已

古之學者禮義爲先今之學者不以爲支離瑣屑則以爲拘鄙

迂濶相啗相和而出于蔑禮棄義之一途人類幾何不盡

天者理而已矣帝者天之主宰古之人鑒乎堯之今人僞儒楊園先生全集

備志卷一

表

不及胡爲哉信數不信理見利復不安命所以至于小人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已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助其偏僻有不至于邪惡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得

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間人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廣此其一也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白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

操心當密應事當緩見事遲只是疎之病故須密徒緩亦不

濟事須是慎慎則自不敢躁

儒者起脚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碌碌小人也

一君德二人才三庶政

存心養性功夫是一是二謂存心之外更有養性功夫不可謂存心之外更無養性功夫亦不可禪家亦言存心他只是要滅性既云見性如何又要滅他禪家正坐不識心性所以本末橫決至于三綱淪而九法斁也

虛懷樂善惟日孳孳此念老當益切

不從存心做工夫則養性功夫何從措手然若不知養性則亦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志卷一

表

何以全盡此心之天理而無所失哉凡孟子說功夫如得其志無暴其氣存其心養其性處必是交養互發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以是養性亦以是踐形所以盡性至命也

古之言性者紛紛至孟子而始定後儒言性者又紛紛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其揆一也或疑程子兼言氣孟子只言其理是殆未嘗舉孟子言性處思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於味仁之於父子處何嘗遺却氣來

幼學無他緊要第一是聽順父兄尊信師長自能日積月累漸長漸成若有分毫不率服其父兄師長之心此根一生日長日益他日終是無良必無成就其故何也由前一種是孝弟

之心由後一種是犯上作亂之心出此入彼之勢也不可不慎 父兄在子弟前說師長不是師長在子弟前說父兄不是極足長子弟之惡雖日督以正道不受也若此總非賢父兄賢師長之所有然吾所見蹈其失者衆矣

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

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二語非朱子形容不出自非虛明之至如何能舍已從人薛河東有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其殆庶幾乎

學者實能從事于至忠信從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無益也

楊園先生全集

佛忘卷一

幸

風俗之敗本業之荒盜賊之起皆緣游民多而田賦重經理江南者竊謂當以爲首務

戶口冊當一年一造不分土著流寓在邑而邑在市而市在鄉

而鄉僧尼道士不得漏役不而籍者倣古髡爲城旦之法則

游民稍知警矣

官府之祿胥隸之食決當給以公田里長耕之軍士之在城郭

封疆者屯田唯長征給衣糧

重農興學講武庶政之綱也

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疾此見容德之

大韓魏公云知其小人卽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平日于人

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斯言也

陸宣公處猜主悍將陰賊察友之間而能恢恢有餘不絀不競斯可謂正直忠厚矣

平生仗忠信此日任風波在風波之中只有此語若平日則有操心危慮患深如集于木如臨於谷而已 匹夫之勇可戒不可恃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不爲也

察物精則物無遁情疾惡嚴則人無容足此明鏡所以見冤于醒婦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家門之內恒以小嫌積累而大多緣

義之勝恩惟大德可以格之不能格得人亦自格得天事至

楊園先生全集

佛忘卷一

幸

無可如何君子不怨不尤反求諸已而已

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然何必柳也荆棘蓬蒿亦可爲藩籬之藉

柔弱之人既不能興起乃質性剛强者又多偏執已見自以爲

是不肯遜心從善其流至于果敢而窒學問之道可與有爲

者真不易得也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

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勝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

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

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惟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

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

聖人於人一如天地於物裁者培之不必加諸膝頌者覆之不忍墜諸淵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已矣

大明會典太繁碎律亦然然獄不厭覈猶可也治天下者宏綱大政不可不舉其餘疎節濶目儘無害文具徒繁何益于治大都近代制度重法不重道有王者作必能修正之

明朝三百年禮樂二字全闕樂毋論已禮亦不出秦漢之間三代之風邈矣

夫子論爲邦斟酌四代而損益之學者遭時遇主斟酌於漢唐宋明之制擇其善者而從之庶乎小康矣

楊園先生全集

儒志卷一

學

修其孝弟忠信古以教庶人今日衣冠庠序之士知修者幾人修字容易看不得功夫磨閱不得一日不修便要敗壞去顏之庶乎安土樂天者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其殆似之先儒所以顏孟並稱

教子弟記誦似爲末節然欲收其放心養以理義舍是又無別法

子弟耳目要一耳目一則心志專化民成俗亦然譬諸築堤一版急一版緩必無百堵之功譬諸操舟左邊挽右邊推決無致遠之理繫辭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改過非難知過爲難知而不改怙非滅義而已豈復有人道哉

欲知其非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非格物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格物也

有疑不可不闕

師道立善人多是補天地之憾處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

樹木方春不能發生則死疾病春而增劇者亦死人既見君子聞聖人之風而不知興起則其不死也幸而免矣

問中庸如何擇曰道不可須臾離中庸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凡事物之來吾所以應之無不求其至當而已正如取與苟取

楊園先生全集

儒志卷一

學

各與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傷廉傷惠者爲賢智之過裁之於義自有決然當取決然當與不可易之道亦如死生偷生苟免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傷勇爲賢知之過裁之於義自有決然當生決然當死不可易之道推之語默動靜無不皆然所謂中庸也此個道理不容毫髮過差是以須精擇乎此擇之不精徘徊兩可之間又未有不爲子莫之中者然則戒謹恐懼何時而可忘乎亦有講求于平時如節禮樂考制度習詩書審政事之類是也

一念不謹悔吝終身一行不修貽羞孫子奈何不如臨淵如履水乎

神道設教亦謂聖人天地合德賞如春夏刑如秋冬奉三無私移風易俗而不知爲之也世儒以郊社嘗禘福善禍淫爲解幾何而不流于邪僻乎

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我所有餘卽不免爲損友矣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輔益之如拘謹者則進之以高明濶畧者則進之以慎密之類若只據一己之所見而槩施之卽不免有以水濟水之失不足以輔仁徒爲損友可懼也

學問之事須是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朝夕孳孳而不舍方能有益

楊園先生全集

講志卷一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前此等人爲子弟尙將見黜于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乎

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謂不知類矣

荒政興工役一條是兩得之道而工役之興莫善于治水利修利隄防開通障塞非獨一時飢民可以得食亦使永遠水旱

不能爲災雖災亦不甚也施糜粥末矣糜粥施於老弱及疾病者爲可耳

富貴之家能使子弟自少至長起居動止不離師傅則庶免于禍敗矣然擇師不可不慎也古人親師取友並稱師畢竟重于友取友亦不易言苟非其人爲害不淺今人使子弟廣交遊子弟血氣未定識見又不足如何不比之匪人

人之心各有所蔽常能反求其所蔽而克治之則不陷於邪惡矣

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強也反已自修則雖無上人之心人自弗及之矣

楊園先生全集

講志卷一

美

臨二爻象未順命也先儒雖各有說苟求其當終不若朱子未詳二字爲長不得已而爲之解或者剛雖浸長而四陰之勢猶衆甚也又居下位則其命猶有未順者無恃其浸長之勢而薄于自修也苟恃其浸長則容有不利者矣大小象有發爻辭未盡之義者若此是也

虛則明實則暗物理如此

人之氣稟不齊故人各從偏勝處發於此者既重卽不免蔽於彼仁見仁智見智雖賢者有然若不能虛心克己或從而自信有加則其蔽也遂深而不可開矣可不懼哉

予二十三以後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蓋篤信先儒之言故

也然于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而服膺之以爲聖賢地位蓋可指日而達其域矣後讀近思錄以及程朱諸書漸覺二王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及前後相見朋友之究心于釋氏與夫二三講師其所稱精微之指多不能出于二王可知姚江之教較之釋氏又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先儒有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誠哉至教也

氣稟昏愚者不知義理之當然雖無心于爲惡而所言所行已入于惡大故由于世教不明可憫不可惡也世教不明則理之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善惡無非倒置雖有美質皆從而壞何況其下者乎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一

集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一

集

美在其中自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不能自已所謂體用一源

也有諸已然後能篤實充實則有光輝故學以主忠信爲先

管子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一段文字當時去古不遠猶有先王

遺意後世治天下便不能然如何不言麗事雜而邪惡作

祭統云非齊于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又云心不苟慮必依于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又曰君子之於齊也專致其精明

之德也此等語學者最宜三復

明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

量鄙小人使不雨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蓋非後儒所能

及也接物時當學此意

學易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然後可以有得也否則釋釋其辭義於我何有

示學者 一曰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 一曰明義理讀書窮理 一曰治性情

剛柔過 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容九 一曰謹言語

一曰慎事爲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

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

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

畧加提撕檢點可已

明道其殆默而識之者乎晦翁其深造自得也與

吾於乾九二文言得明道焉於坤六二文言得伊川焉於大畜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一

集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得晦翁焉

繫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數語是默識注

解

恭而無禮四者之失大約是賢者之過其性則有剛柔之別剛

過者恒失之勇直柔過者恒失之恭慎是以易道貴中也能

謹節文則無過不及之弊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反身而誠誠此而已強恕而行行此而已

世儒輒好非議二語不知彼所謂道義者何屬也

充求福之心勢將無所不至充避禍之心勢亦將無所不至是

以君子修己以敬俟命而已

不讀史則不知事變不能盡小人之情僞見應事之得失今之人猶古之人今之事猶古之事也

子弟教不率從不能不怒但思包蒙納婦之義便和可矣諺云不哭孩兒誰不會抱不會抱哭孩兒畢竟自家誠愛之心有所未至若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不能見君子公明正大之心而以小人私智相窺測輕是輕議宜其不能篤信好學而至于下達也楊鐵崖云古人謂人才板十得五在我雖拔十得一猶爲之也真仁者之言況今視鐵崖時已倍蓰不同人有一分好處當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一

孝

作幾分看何忍輒生嫌貳明道先生謂呂正獻曰願侍中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何敢不服膺斯言

觀聖賢用心從孟子與萬章諸人問答處最可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窮人無所歸仁也忍不仁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仁也僞喜不仁也親之愛之而封之有庫仁也立爲天子則放之不仁也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仁也爲肉爲無禮不仁也視棄天下猶敝屣仁也非是不仁也凡此等處一一從自身體驗人倫日用處心動念果從那一邊發則爲舜之徒爲跖之徒判然知所適從矣

時窮勢極在聖人處之自無窮極之理朱子註乾上爻云知其

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又如蒙四多困蒙之吝註云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發明占外之意深得聖人作易與民同患之精

天者理而已矣朱子註孟子斯二者天也則云理勢之當然其註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云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言理兼言勢當是得力於中庸來也

擇善而從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麤巨細莫不皆然

處困非剛德不勝故三陽爻皆能不失所亨然不能無資人之助四應雖初陰猶愈於二五之無與也當是時人無所不至

唯誠敬可以格天故二五皆利用祭祀究竟人之所助亦誠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一

孝

信而已

小人窮斯濫矣初時看小人亦淺看濫字亦輕以爲人苟自好卽不至此涉世既久方知小人有多少分數濫之一字亦有多少分數儘有耿耿自命寧死決不爲小人者到窮之難忍平生操履卽不覺漸漸放鬆去始焉濫只一二分既而三四分矣又既而五六分矣到此便將無所不至所謂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亦只是時窮勢極無路可走不難甘心爲之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得言不濫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己在人總在辨之于早若反求諸己不免有小人之心祇有刻責自治至于處人又似不可一槩韓魏

公有言知其小人卽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鳥獸不可同羣
戈矛生于墻戶操心慮患亦不得不下此寬著也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不至于同
流合汙者

長止之義只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看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

卦先儒恐人將主極二字誤看故爲此言今儒家乃援楞嚴
以講艮卦禪家則又援艮卦以講楞嚴胥失之矣

迥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康濟質本剛直所服
膺者從容深養之語可謂能自克矣

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下羣言淆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羊

亂折衷于朱子而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是何等心
術

子弟教不率從必是教之不盡其道爲父兄師長者但當反已

自求未可全責子弟也螭蛉有子螺贏負之便全體俱變至

如獼猴犬鼠亦能教之爲戲雖無知如魚蟻亦有教之之術

而况靈于萬物之人乎友輩中好持人有生成無教成之說

者自賊賊人者也

此心不能中正純全則波淫邪逆之言出口皆是乃遂因之自

信而欲強人從已爲害可勝道乎由是以思洪水猛獸無地

不有無日不肆言之得無詭乎

子弟既讀小學卽當與講行家禮苟得二書之義明卽使不讀
經書亦足以爲善矣

錢雲龍許大辛謂古無忌祭之禮祭吉禮也忌日爲人子終身
之喪吉凶異道似不宜祭唯致其哀思可也素服入祠堂請

至臨祭終爲不安至飲餽尤爲不可竊謂人子思親則祭自

不能已正如雨露旣濡霜露旣降只是感時物之變而興其
怵惕悽愴之心因而致其愛敬之實焉耳今日禮廢已甚人

子于親愛敬之誠哀戚之志大槩已薄若此正猶告朔之餼
羊當受不當去也去則必至并忘忌日矣猶之墓祭非古也

然今日子孫猶知祖宗之卽墓賴有祭掃一節然主祭者已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一

羊

有怠棄苟且至不可言助祭子孫多有不至者矣若并去之
則將終身不履墓地而祖宗體魄之藏不復知在何處矣家

禮服黻色巾衫亦不純用素服古人服喪禪而黻色想亦

服纖之意至受酢飲饌家禮四時之祭行之忌祭無其文而

特于徹之下明云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則又無可疑

矣方正學云古人以薄今人以厚從其厚者

服藥不用單方恐溫涼甘苦久而偏勝則因藥而致他疾者有

之學讀一書守一說之說其弊亦往往類此

物蔽之重輒亦由於氣稟故氣拘之思深于物蔽先哲云學以

變化氣質爲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用事物欲之私正如

鴻毛之瘞瘡灰不必深治而脫然無累矣志學之士于物欲亦知力去至于氣質之偏輒欲自護其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壅之斯道豈有幸乎

謂學不必將前人深辨非也纔說一人便有一人之言行在誦其言觀其行辨晰不明却恐駁駁乎爲其所惑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謂學惟爲已辨之何益却是浮論予謂若是爲人則各有耳目各有心思他自會去求明誠不必辨正惟爲已故辨之不可不早否則何以擇善之功辨之弗明弗措也日前做此事即從此事做工夫一事上看道理有進步即處處有進步所謂素位而行也

季心云考夫終爲韞斯所誤韞斯亦憂予終爲季心所誤竊謂二人俱愛我者目前所見不能令一故爲是過慮耳實懼修已不力自誤而已

循省平生往往失之躁急凡事有漸急遽之害不小君子自強不息然進德修業必與時偕行漸進之義當三復之目前朋友總不能去一個矜字所以不得進步戒之戒之

備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

卷二

心虛則隨處能得益嘗思舜居深山之中所聞善言所見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道心無非精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正復如此

理義我心之所固有官最靈思索可得然必質諸師友無有過差考之先詰如合符節然後可以自信所謂就正有道也若苟有所見輒信不疑其流末有無失者

萬事萬理俱經古人發揮無有餘剩闕欠善學者擇而識之以楊園先生全集 卷二 備忘

畜其德可也偶有一得沾沾自喜殊不知久爲簡編間舊物矣甚者前人之所唾棄而已方寶而私之多見其陋而已

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顏曾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即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爲立德也學之基也今人稱顏子好提唱然一嘆稱曾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天理吾所以應之能各當其則方爲無私心而合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蓋如此也其日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是事物與吾心有二理非合外內之道矣

君子以文會友友須從博文約禮中來

朝廷用字相須是讀書人吾人交朋友亦須是讀書人讀書人雖有浮偽終是依傍道理不讀書的人雖是忠實却展拓不去甚者偏執已見一些不可通曉其病不可勝言讀書人環事如王安石古人寧有幾人安可因噎而廢食乎

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稟不及善人却須從踐迹上做功夫夫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法于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害政

先儒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二

殃二語信得及方識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

學者于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孳孳惕惕益勉其所未足卽乃詡詡自足甚者抗顏欲爲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錄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將來所造可知夫子謂斗筭之人何足算又謂德之棄正爲此輩言之

功夫愈切實則心愈虛心虛而後能從善

天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肌膚驗之草木枝葉花實遷嬗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者體此草以去故陋以取新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進德唯日

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

至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從此積累而成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人能擇善而從則無往而非師友矣若家庭親黨之中嘉言善行可以取法志同道合有以相成真生人莫大之樂也

治水須從下流施功看禹貢自冀州帝都而外先兗青徐荆揚而後及豫若梁雍最後次第可見也後世只從決處從事所疏所塞不出豫州大鯨小鯨而已

國家設官太多文移太繁官多則事煩文繁則法亂周官三百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三

六十唐制設官七百餘員今一省文武大小已不下二千餘員京畿邊塞又不知幾何加以勲戚舍人宦豎之屬又不知幾何祿安得不薄人安可復擇與其人衆而不擇何如精于擇人與其祿薄而不足以養廉何如厚以待士易明之理也至於文移案牘充室盈几雖甚精敏亦難稽考叢脞者則槩不省視而已徒以供胥吏之奸弊亦何益之有哉四海困窮其原只在游民之衆且未論其他正如生員軍伍吏胥三種人俱不可少者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有王者起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餘可類推也

聖人於天下之理非必一一而知之於天下之事非必一一而

能之但其德至虛至明盛則能受明則能別是以天下之知
皆共知天下之能皆其能而無所遺也觀孔子孟子及尚書
中稱舜處可見

易道須是日用處得力方能盡性命之理故曰不可須臾離也
又曰君子時中若夫高之入于空玄卑之流於象數非君子
之道也

於世寡合較之同流合汙如脂如韋之人固有不同若謂君子
立身之道以寡合為高則不然也聖賢所期畢竟是在邦無
怨在家無怨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二

四

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優柔厭飲
期于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于學也好立文字
是學人一種通病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不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
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不善將自
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慎之哉

教子弟只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
人與人相依而立所使者忠信而已若內不見信于家人外不
見信于邦國雖天子不免一夫之目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
可也

仁義忠信非仁義之外又有忠信也仁義之實乃忠信也仁義
而無實惡得為仁義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謂其
薄德以其無實也

剝廬取象甚精蓋君子乃小人所籍以安其身者君子既去則
小人之身亦殆矣自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為小人者未有不
不殺身亡家而覆其族然則小人欲空人國非獨害於而國
乃凶於而身也然當其羣傾君子之日其用心唯恐君子之
去不速唯恐君子之去不盡易亦念及剝廬之義乎常見敗
家子于祖宗世業觀其毀棄之日若必盡去與速去之為快
及毀棄既盡此身亦無所棲流離饑困無所不至豈非大小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二

五

一轍

稊固有升木之性雖不教亦必至此但使束縛之禁制之彼猶
有所顧忌而未之敢也若復敎而導之則不可復制矣故小
人成人之惡深可痛恨也

師友平時雖不見顯然之益然講論道義修整衣冠自不知邪
慝之日消而非僻之日遠則其為益也大矣詩云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易曰雨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之潤物也微而
無迹有朋友滋益之象朋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奚止攝以
威儀無一種嚴敬之情能使過失不作德業日進豈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試看人無師友則傲慢邪僻之氣舉體皆是甚

之非議不顧而禍敗至不忍言以此相較損益何如

御下之道包荒與精察二者須並行而不悖不包荒則使人無可容足所謂水清無魚是也不精察則群相蒙蔽所謂大不見邱山近不見眉睫是也大槩貧家失之恒在不包富家失之恒在不察

事物之來君子纔動念便向義一邊小人纔動念便向利一邊雖在已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熟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氣壹則動志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志不足以帥氣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心正而身修矣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本

學者能讀近思錄方可以治經讀范唐鑑方可以治史

范唐鑑春秋以後第一書視胡文定春秋傳更覺簡要

今日學者做功夫有極易處亦有極難處太平之日履道坦坦

不免放鬆今日操心危慮患深恐懼修省爲易太平之日世

教易明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修身立行爲易今日賢者儉德

避難小人肆行無忌括囊无咎既苦離羣索居踽踽獨行又

畏流俗指目操修孤獨極難自非獨立不懼避世無聞之士

鮮有能與起者

大槩四海之內人士常相準遊民衆則曠土多民游土曠則四

海困窮矣

吾平生于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及小雅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二處見得真切自覺得力亦在于此信命不及真是枉做

小人劬勞之念不切守身力學終是載沉載浮耳

天人物我內外體用不得分爲二事中庸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作一章讀其義自見此書最說得融貫詳明熟讀深玩一以貫之可也

人優游地過一生不唯自己無所成就卽子弟亦不昌矣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如何精力

大極爲陰陽既有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矣陰陽爲五行既有五行則陰陽卽在五行之中矣五行爲萬物既有萬物則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七

五行卽在萬物之中矣故曰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又曰理一而分殊故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

君子固不諱窮然人情事理何可一槩不顧論語既曰質直又

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君子求己之功切矣中庸

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如此

則斯人之徒其不可與處者寡矣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與人同處見其過處不見其是

處皆由于存心之薄君子不如是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者不

放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

恒敬之舉斯心加諸彼愛敬之盡則爲法天下可傳後世矣
業曰居業仁曰居仁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能得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難言學問之道矣
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
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
嘗服膺孟子也

人雖有美志不可不讀書講學不讀書則不知聖賢之正道而
異端邪說足以惑之不講學則不知聖賢之中道而私智偏
見一成不可挽終于邪惡之歸而已至若文字雖末務亦當
使其條暢能達已意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忘卷二

八

聖人教人一則曰窮理一則曰精義蓋有物斯有理其處之得
宜則義也故曰有物有則又曰義之與比豈是離卻事物懸
空想像一副道理世儒好非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語多見
其惑于邪說而不知自反也

弘正以前行有枝葉嘉隆以後言有枝葉可以觀世變矣

子弟只當守謹厚二字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今日父兄只喜子
弟聰明殊不知聖人小心翼翼只謹之至也肫肫其仁只厚
之至也聰明而不謹厚未有不爲挑達爲狂且者

朱子答趙子欽有云大抵其學于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
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

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
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言甚虛公有以深中象
山之病若象山于朱子則一味怒張斥其支離不能遜心相
下便是不及朱子處

朱子云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今乃有以平心和氣爲
寶者

無不慈而子有不孝巽隱詩云豈無遠道思親淚不及高堂
念子心三復斯言爲人子者可以反求而知所自責矣

陳東筦作學誦通辨十二卷救時之書也亦放蛇龍驅虎豹之
意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忘卷二

九

君子不可驟親驟親不免致疑小人不可驟遠驟遠則易取怨
易所以戒浚恆也

不恆其德不必說如何講張爲幻只生心不定見物而遷今日
作一事未竟明日又起一事端今年讀一書未竟明年又換
一書來讀他日終于無成若乃安于小成狃于一得無復求
進亦所謂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

程子傳易將欲使人無卜筮而知吉凶故專以理言朱子本義
欲不失作易之旨故兼言卜筮其揆則一而已

學者先觀其德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諸如易喜易
怒不堪拂逆疾惡太深進銳退速之類皆錄於淺如露才揚

已一得自矜責人太重悻悻自好之類皆由于薄

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同道曾子子思去止不同而同道正孟子善學孔子處故先儒謂其善用易

易文周以前有象無辭然吉凶悔吝之占在古已有之文王特爲之明其故于象周公復爲之明其故于爻以義理示人而已于諸卦諸爻吉凶悔吝或未之改也故上繫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觀夫子贊易彖傳象傳只發明文周之義而不泰以已意可見惟大象方見已意然自爲翼以別之未嘗雜入於象爻之中也

按象中柔上剛下柔來文剛及剛自外來等語但据二體說已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十

有其義不必拘卦變說卦變朱子原說非盡卦本然也

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院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曰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已夫思信廉潔是人修身立行基本今人避鄉原之嫌而學爲狂甚至于犯名義廉耻道喪猶曰狂者聖人所取矜尚忠信廉潔

一路則羣以假道學目之范忠宣公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竊嘗以人若避鄉原之嫌亦無爲善之路矣

盛年強力一生不易多得立志不早及時不下得二三十年抵死工夫轉眼便向四五十去將來光景約畧可見古之人所謂日暮途遠悲歎窮廬者也念此寧能悠悠送日乎終身言敬究竟不免一肆字此由受姚江病過來者始學之士擇善何可不精

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爲幕賓官方士行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必不可由此思之爲主者有如范文正方可就辟爲賓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十

者堪爲文正師方可承辟古人所謂相與有成何可易易要不獨閭閻帥爲然也

高節奇行聖人不取君子不由以不可爲法天下傳于後世也鄉原之所以見絕于聖人者特以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其于道德如苗之有莠而已若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自是君子立身之正理憤世嫉俗要之不免小丈夫行徑

先輩程柳庄隱居讀書以聖賢之學教其子洪武建文間興隱先生卓然有以表見君子爲其可繼而已

弟子之行曰謹而信聖人之學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下學以是上達以是初無高奇初無元妙求爲高奇元妙者自賊者

也

天地與人只是一氣其在天地屈伸往復其在人身動止語默時至而發當可而止其機不停其勢莫禦所謂浩然也善養者擇善而固執之已矣擇善固執所謂集義也

潔身之義無他只殺一無罪之非仁非有而取之非義有所不爲而已

天地間每事有個吉凶悔吝三百八十四爻以數而言則有吉爻有凶爻有悔爻有吝爻若以理而言則爻爻有吉之理爻爻有凶有悔吝之理聖人繫辭亦各指其一以示人而言之所未盡者使人引伸觸類以盡其意如乾之初爻以德以時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二

三

以位則曰潛龍而占曰勿用若遇之者是龍德則當此必潛非龍德則不能潛矣若此義既明雖非龍德能勿用則有吉之理用則有凶之理能悔則始焉欲用既而不用則有自凶而吉之理否則義不宜用而不能不用則有自吉向凶之理吝其可免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精義入神則有吉而無凶所謂理勝而數不能制之者也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根本只一肆字故程子曰敬勝百邪

聖賢之道修諸身見諸行事得志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不得志則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平而無奇實而無偽學之者篤信以求之誠一以守之而已

禮制輕而風俗敗矣科目行而人才失矣資格重而官方替矣著述多而學術亂矣不特此也坐論廢而致君難近侍橫而士氣沮官冗祿薄而廉耻喪兵多餉少而精銳減生徒衆教養失而學政弊若乃遊民衆盛水利不講屯軍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內虛耗則又本根之病也

自古史書多不足信至先朝史尤不足信先朝至建文永樂間史全不足信蓋緣秉筆邪佞之臣凡在建文者曲加醜詆凡在永樂者妄加誣毀十無一真也當時屠戮之慘亘古所無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二

三

在野之人無論不敢觸忌諱以記其事亦何敢稱述其事以傳後人四五十年之久遺老已盡迨乎論定禁網稍寬則又有若夫子所謂文獻皆不足徵矣又何由而知之哉有識之士闕疑而不爲所誣誑可也

三百年間小人誣謗君子方正學吳康齋爲甚誣正學者一時敗節偷生之士其謗康齋者一鳴超時娼嫉之徒豈知人品學術自有其真事又論定終不能損也

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間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荆軻聶政其最著也秦漢間諸儒必是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爲

之說豈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子父母之存沒也耶

用小人豈無小利然不勝其害之大也用君子若無速效然不覺其益之長也是以有國有家者必慎擇乎此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人化為無用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物化為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書義固須講解然不從自家字字句句體驗得來總是隨明隨暗雖明不親切無意味

人處宗族鄉黨如在鏡中行妍姸好醜無不盡見故曰相士以居也古者取士鄉舉里選終是大段不謬

楊園先生全集

偶忘卷二

古

邵康節先生人徒知其為風流入豪不知其做工夫卻極堅苦刻厲寄書檢束三字自警警人自古聖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者

讀書大忌一曰文弱一曰懶惰

二者勤事則無之

一曰矜驕一曰自是

二者謙謹則無之

一曰虛浮一曰飾詐

二者誠實則無之

獨善其身看一獨字便有兄弟妻子皆不以爲然之意於此自信自考方可不尤人

門內之治恩揜義家庭之間是非曲直畧要分明便觸處成礙事當難處只可自責繆生掩戶自撻雖非潛移默化之道其視尤人而不反求者相去遠矣

於道理門庭路徑畧有所見不能退然求進深潛涵養便將有矜已自大之病正夫子所謂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學者之大戒也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並揭于屏蓋戲言戲動最爲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爲一入於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竊嘗以爲學者不讀西銘則理一分殊之義不明而惻隱之心不篤不讀東銘則戲言戲動之失不知戒而長傲飾非之習日深錮而不可拔初學之士卽不可不精思而力踐之也

知天地之化育則有裁成輔卺之道

楊園先生全集

偶忘卷二

事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立天下之大本也

失身無大小凡日用應酬尖口于人失色于人失足于人皆是也

君子之德莫大乎與人爲善小人之惡莫大乎與人爲不善

吳康齋先生從胼手胝足中充養得畔面盎背斯振古豪傑也高于自待不免卑于視人聖賢之心不如是此病吾人宜猛省而勇治之

橫逆之來方知自反已非豫遠之道然猶可以補救否則其失愈遠其禍益深

君子之遇橫逆只是誠心愛敬無他法也怨天尤人非自反之

道消變之方舜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而已
司馬牛于桓魋之變夫子教之內省不疚而已子憂進之敬
而無失恭而有禮而已聖賢之道由今人視之似爲無策不
知無策之策策之上也

甲以自牧慮以下人方有學問可言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學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賢人之學也世人喜言精一執中不
喜言遜志時敏此種習氣熟于耳細於心曾不反思自己果
是何等人宜其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
登高必自卑由賢人可以至于聖人焉有舉足動念當下便

楊園先生全集

講卷二

末

是聖人之理吾平生日用功夫惟知遜志時敏允懷而已至
于修之來道之積則聽其自然不敢期必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此功夫無一息可不傲無一人可不傲百姓
日用苟其舍此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生于其心必作于其
事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蔑不由此

非無才智之人只爲凡事不肯耐心做所以少成多敗若細心
耐事固不克濟學問之力涵養之功安可少乎

集義如還定安集之集集之之久則配義與道矣不以一毫私
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此心無不在義然後推以致用
無適無莫如鴻毛之遇順風

程子謂春秋先儒學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竊謂易之失
賊亦由于此聖人全體是易是以作易後之學者須是本儒
先之言以求聖人之意本聖人所示之理驗諸日用事物之
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求所謂其要無咎者慎無輕自立
說以蹈不知妄作之失也

學者須實見得人爵之榮不如天爵之貴然後能息外慕之心
或疑魯子言晉楚之富猶未免有較量之意曰此必當時有
爲而發然理實如此未論其下者卽若富而分人以財其及
有限惟是仁之及人無窮居尊位而正人以法人未必從從
之或未必心悅而誠服惟是義之正人無不悅服況乎富而

楊園先生全集

講卷二

末

不仁與夫仁而不富有爵而無義與夫有義而無爵尤不可
同年而語乎是以聖賢居仁由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有所不爲也

天地之道極則必反未至于極只在一消一長之際童子謂人
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所以德必至德善必至
善唯德動天無遠弗届亦言其極耳以舜之德猶以謙受益
滿招損爲戒所謂修己以敬堯舜猶病也

今之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廉二
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四字能副其實否且未問三德六
行以及六藝也

善人天地之心也分量固有大小生之學之固有不同其爲善類一也總宜愛護不宜傷殘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此其大處故遇惡揚善取人之善不遺細微善善長惡惡短皆此意也傷殘善類寧不受天之殃

爲天下得人亦不外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而已何以異於惠與忠但一人之及物有限得賢以分治無窮故得人以天下之爲烈非一手一足之力也然則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唯萃華樂善求賢若不及而已

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僞求此以誠往彼以殘忍加此以

楊園先生全集

卷二

本

親愛處受其欺而不覺被其害而不怨是以謂之大德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乃家門以內骨肉之間猜狼防疑機智相對以爲我能盡其情僞動無失著卻恐以是爲心其初起于逆詐億不信其後浸尋至于賊仁賊義何止未免鄉人而已也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既久用心日薄必至害於而家凶于而國

邪說暴行不必苛特看了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之徒只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默自檢點吾人日用之間喜怒哀樂發不中節處其

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

人之德有大有小才有大有小量有大有小有自其性有自其學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然亦有能大而不能小者取人者不可不知

學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亦小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進德之功

務本節用足國之道不外乎是學者治生亦豈外此四字外此卽商賈之智儒者羞爲挾術雖工人心不順天道不祐殆哉或問放心何以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楊園先生全集

卷二

本

文王事紂與舜事瞽瞍無異其心同其道同是以瞽初欲殺舜後亦允若紂初囚文姜里後遂命爲西伯蓋至誠通于君父也史稱獻洛西之地與進美女好事者爲之也詩頌文王小翼翼昭事上帝若獻地進女之心何可以對上帝乎或曰散宜生等所爲非文王意也夫散宜生於文王見而知之者也散宜生之心卽文王之心文王不爲而謂散宜生爲之乎好事者爲之之類也

觀之象及聖人繫辭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蓋九五中正正在上四陰仰之自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回氣數造化爲無權矣孔孟於衰周戰國不能有爲爲無位也若位乎天位周道粲然

復與湯武之治再見何疑哉不祇扶抑之意聖人扶陽抑陰自有實事不爲空言

大槩諸卦九五六二剛柔中正而應便是有可爲也時有難易而已否蹇比革之類可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同心同德何事不濟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到理明義精後則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學易之大方也

學者以精義利用爲主

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僞功夫久後必有明睿所照卽始見終之日若始初卽去推測物情則億逆之私熟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二

手

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絕矣

學者須看聖賢用心反顧自己用心與聖賢司異如何同則可勉異則可懼也信而好古全要于此著力

權者君子所以時中今人小有才智輒好言權自予觀之機變

之巧而已無耻孰甚且思可與立是何等地位易到得不易到得孟子七篇反經而已未嘗輕言權字

今且反之身心何處是可欲而不可惡何者是實有諸己只善人信人已不能彷彿一二乃傲然自以爲聖賢無耻已

只一種氣拘物蔽之私不能消除得幾分說甚學問更說甚人品徒恃些些才智左支右吾自以爲得不知正蹈先儒所言

凡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而用智也不知省改終身安有近道之日

占者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近見人往往于子弟之前說其父兄不是於子弟之前訐其師長之非若此非特教人以薄自己處心亦不厚矣吾平生痛惡此種惡習

無我易中有主而無我難

人各徇其所偏之私不能取人之長以自益是以異同起而聚訟成至各挾其所偏之私以求勝不復肯遜心以從善於是爭黨分而爲世道之憂矣欲平世道之憂須是廓然而大公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安於詩人所刺而不知懼矣哉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二

手

以己之所能愧人以己之所不能病人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小人之情狀也執此以衡人不蹈其失者罕矣

不學則卽有美處終是直情徑行言乎文之禮樂卽節節爲病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人雖曰迂曰

拘曰末節吾不聽也

養蒙之道父師則教以隆師親友師長則教以事親從兄乃能入孝出弟而學業爲有造若父兄於子弟之前非議其師長師長于子弟之前詆毀其父兄其不相率於不孝不弟而做戾自賢者幾希矣

人於義理畧有所窺經書畧讀幾卷便將泰然自足此由語淺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與進德矣

獲上信友無異道要以至誠惻怛爲心而言之俱當乎事理如
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則鮮不遜心而從善矣若不顧事理
自信此心無負翹翹以口舌從事甚或訐直自負必欲強人
從我稍不見從輒欲以懷諫怙終歸咎君友誠恐其失先自
已作也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感已淺況乎不誠又焉能入
不可不知自反也

理欲之辨較難於義利辨義利只有所爲無所爲之際反已而
察可以立判若夫理欲愈辨愈細所以有毫髮之喻正如顏
淵薄葬是天理門人厚葬及顏路請車可否疑似便難決夫

楊園先生全集

卷二

事

子無臣爲天理子路使門人爲臣可否疑似非夫子明責亦
難別也又若孟子既不見諸侯而不絕其交際君子不素餐
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以及辭齊餽而受宋
薛見季任而不見儲子退而有去志卻又三宿而出書苟非
孟子自明其故如何可以妄測

告子論性最足惑人爲害最深由其言食色是性而仁義禮智
非我固有之也其與荀卿性惡相去一間荀卿只見得血氣
心知之險而不知有仁義禮智故便以爲性惡告子生之爲
性亦不出血氣心知特未說到險處耳荀卿但指以爲惡人
卽不仁以秉彝之良不可滅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遂爲

釋氏之前身故至今猶有祖述之者若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只說得習相達說不著性有善有不善只說得上智下愚
不移非大同之論便不難破唯以爲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言說則易惑其如固有者何

有人問陸業師作詩寫字孰難師曰寫字難哉作詩不工可支
字畫一定更改不得故最難予因思言出于口不可追也是
以聖賢一則曰慎言一則曰謹言一則曰訥于言一則曰耻
其言一則曰其言也詘曰言不可不慎言之不能無失也如
是吾人率口而出莫捫其舌不思寡尤之義終日之閒其爲
口過不知幾何何可不知懼

楊園先生全集

卷二

事

古人俱謂知之非艱行之唯難今人反謂力行不足取何也
學術有差卽心術因之爲病心術既差節容貌辭氣以及行事
無往不悖正理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事是也若此卽
不如不學之人純任質心之無害于事矣擇善之功寧可不
慎

人於貨財豈能不用但出納之際當一揆之天理不可稍動於
欲古人謂飲食屬厭而已推之他事無不盡然屬厭二字最
可體味理欲在此分際

治生無他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既
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爲慮此又不愛命而貨殖之最粗

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耶

吾人日川惟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爲必有事之功自古未有不讀書忽踐履但懸空想像一種杜撰道理而能不悖於聖賢者

聖人思狂狷今人便是托於狂狷不知所取于狂狷爲其能進於道也若狂而不能進取則輕世肆志爲蕩而已矣狷而不不能有所不爲則齷齪拘謹曾硜硜小人之不若矣其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與鄉愿無異也

學道在修德德盛則性成而動皆中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之而非道也濂洛之教修德爲重關中之教知禮爲先其歸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書

一也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人臣事君固失本末輕重之義朋友之交亦然

胡文定公云公道不行然後外侮侵陵國家傾覆此萬世不易之理公道者用舍予奪是非賞罰而已

讀書爲學須先得聖賢之心見得聖賢之心如何反之吾心果與聖賢之心如何異則改之同則加勉方有長益今之學者未嘗不言心但所謂心祇是一己之私心非緣聞見習熟卽是氣質之偏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者是也以是心讀書書亦爲其所害得罪聖賢多矣

聖賢之心天地之心也仁之至義之盡也聖賢往矣欲求其心舍四書六經所載聖賢言語行事何從而求之求之不得安得不輾轉反側寤寐思服乎今謂六經俱我注腳不必讀書者其爲邪說何疑

人固貴直諒然不可許以爲直學匹夫匹婦之諒

人不知而不愠何必外人家庭之間親戚朋友莫能知其心之所有與學之所至夫子所謂知我其天者是也朱子謂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看一逆字便見不知中有多少難受情事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責咎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于家文王于朝孔孟于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書

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此而能不愠豈非至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

聖賢敦厚以崇禮吾人纔學禮便見身心敦厚

極則必反天地之道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待其極而預爲之所聖人贊化育之功也

在天惟五行時和物若此雨暘燠寒風凶災天札亦此雨暘燠寒風在人惟五事立綱陳紀此貌言視聽思敬尊倫減天理亦此貌言視聽思君子修之吉時措之宜而已小人悖之凶無所忌憚而已

人子於父母之怒正如天變於上可以德消不可以智力勝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當自門內始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諸己而已矣

橫渠先生無和猶之旨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斯干詩註又於小學載之又於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蓋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則常情類然似此安得相好惟不相效似在己一施之則雖有不令之兄弟亦莫不終於相好矣常懷詩終之以是寔是圖綠衣詩終之以我思古人吾人能舍一己之私心將古人言語反覆究圖必自有獲

教人之道只長善而救其失一語盡之如舜典命夔典樂教胥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學

子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只是此意萬世教人之法不能易也蓋直者恒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恒不足於栗故欲其栗剛者易至於虐故戒其虐簡者易至於傲故戒其傲在學者變化氣質之道亦在自長其善自救其失而已其以長善為先救失為後極有次序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此則無不可用之人聖人曲成萬物而不遺只無往不用此意小人求人之短棄人之長豈非得罪于天

隨處用力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唯有學古修身以俟之

邪正善惡是非義利之際只是嚴守其界分未有界分不明而得齒於士君子之列者也自飲食居處語默動止以至取舍辭受去就出處死生莫不由此

秦離之大夫憂王室之傾覆而無興復之期也其心無日不皇皇焉如有求而弗獲唯斯人為然蓋當日君臣上下偷安於王城方六百里之地東營錦如敝屣而不顧周道豈能復興勢不至日削月削淪亡之盡不止故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若徒然悲傷感歎則亦無望于人之知我而所憂所求皆無所託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學問之事亦當如此日用事物莫不以此裁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學

之

若實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于不戒謹恐懼矣須臾不戒謹恐懼便離道

善善長惡惡短是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罰弗及嗣賞延於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吾人平日應接事物不可一念失此意

威儀為德之符有諸內者形諸外不知其然而然不可強也道德積於躬人自望而敬之故記曰瞻其顏色而不生易慢焉論語曰望之儼然所謂德輝也此際何可忽視

天下溺援之以道亦唯有固守經常之理經常之理固人所當

爲非以天下之故然正已自能正物物之不正皆由正已之功不至責已而已

懲則不剛去得一分懲便生一分剛氣集義以自然至大至剛康節先生云心從行上修人能謹言慎行而心之不存焉者寡矣

民事不可緩農田水利之政百年不講四海安得不困窮乎

伐木之詩燕朋友也二章言速諸父三章言速諸舅觀此可見

古人求友不外宗族親戚之老成長者殊不知今人好取疎

賤少年也或曰天子謂同姓曰伯父叔父謂異姓曰伯舅叔

舅此又見君臣朋友之義殊不如後世疎遠濶絕猜嫌疑忌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忘卷二

兼

也

反求諸已最得力惟有事事反已自求而已過及其他

人懷血氣心知之險最易橫溢不以禮義隄防之則隨感而發

如好色好關好貨之類殺身滅性靡不繇之所以古人于子

弟自勿導以禮讓授之恒業馴習既久習與性成矣今人自

幼教之以浮文鼓之以進取安得不壞

毋悔往不可追此日尙是未往莫憂來日若少從前俱是來日

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今

人纔言治生卽不能復顧方寸地爲子孫計長久自宜三復

此詩而在暮年尤甚

凡人一生視其所養而已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聖

人發其義于願而朱子于大衆示人以養德養身言哉言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身何可不養孟子曰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德何可不養然養身者

未必能養德能養德則養身已在其中故曰仁人之安宅也

義人之正路也小人以其身行殆故行險徼幸曠安宅而不

居舍正路而不由君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則心廣體胖矣

自古聖賢用心只是弱者扶之強者抑之故經界之正只使豪

強不得兼并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其於財也亦周急不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忘卷二

兼

繼富知天地之心亦是如此故強梁者多不克終卒而沒身

子孫必不克振其孱弱者往往多昌損有餘益不足日中則

昃月盈則鉅道固如此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修己之道亦猶是耳徒恃

其心而不準諸聖賢之軌轍則無以適事物之宜而要其當

若徒循規矩而無得于心則亦無以修德而凝道也

以愛敬存心則邪慝自遠

存心于忠信取則于聖賢審思而言稽謀而行內不敢肆已外

不敢徇人此外窮通修短一聽諸天好惡去從一任諸世而

已

江陵爲相得罪天下後世者毀書院復淫院二事爲最禁天下講學與商鞅廢井田李斯焚書何異若復淫院恐李斯未必肯爲小人無忌憚至此而極

不能存養則善不長不能克治則惡不去

當處而欲出是爲不受命當出而不出亦爲不受命去就亦然唯其時義而已有適有莫總達安土敦仁之義

六府三事古者上爲之經理而下蒙其澤後世下爲之拮据而上受其益享其成功則治敗其成功則亂故損益爲治亂之幾

三事以正德爲首能正其德則用不憂不利生亦何憂不厚人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二

華

人知求利用厚生而莫知正德則所爲利者未必非害所爲厚者未或不薄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治生二字何可使其膠擾心胸但本分內事不可不盡耳修其在已者何怨于天何尤于人方正學詩曰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日三復斯言

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食所以養生喪祭所以喪死其效爲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慎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士庶人之家存得此意亦須久長治世之人有善有惡而善者多亂世之人亦有善有惡而惡者多質美之人與善易入故見善遂習于善而成其善質不美

之人與惡易入故見不善遂習于不善而成其惡治世教化行風俗美人之生質醇厚者衆其習又善故善人多亂世政衰俗薄人之生質偏駁者衆所習又不善故惡人多自非明主賢相興起於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人有恒產有恒心人倫明而賞罰富勝殘去殺未易期也

人易爲邪

嫂叔于古無服若弟幼而孤長兄長嫂嘗有撫教之恩者亦當爲嫂制服

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意則一貫君子時中故居易以俟命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二

華

居易俟命故閑然而日章小人無忌憚故行險以徼幸行險徼幸故的然而日亡理有必至事有固然

閒中看得古今大小興衰得喪成敗禍福真是一轍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水流濕火就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洵可畏也

在下是非臧否而已矣在上舉措刑賞而已矣當人心合天理謂之直道直道行爲有道直道不行爲無道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亦無他道唯有修身而已

法語之言從而不改不以不改而廢法語巽語之言說而不繹

不以不繹而廢巽言不屑之教今日知無可施

呂氏童蒙之訓卽傳居官治家之法最得幼而學之之旨

書曰人求多聞時維建事真西山釋之曰學必施于事然后爲有用之學古人爲學無不于事上理會所以能進德修業

備忘

卷三

記爲韜斯忠告二語寬厚所以進德遜志時敏所以修業

凡人百事苟且優游地過一生不特自己無所成就虛生虛死與萬物無異卽後世不振約畧可見大禹過門不入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仰思三王夜以繼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自古聖賢何等志力

自古人倫之變唯有舜處得盡善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使頑父跖跖放弟一槩化爲慈父母友愛之弟想見後來天

梅蘭先生全集

倫之樂更當過入至其克諧之道亦只二語曰負罪引慝而已夔夔齊栗而已孟子謂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此負罪引慝之證也子憂告司馬牛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此夔夔齊栗之意也故曰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孟子三自反夫子內省不疚處人已之間聖人無往不用此意大舜烝又直是用此以格有苗觀苗民逆命便退師舞干羽于兩階亦有反已引慝之意他日夫子繫易象至蹇則曰反身修德明夷則曰用晦而明於震曰恐懼修省無非此意

呂氏月令所重大約四五事曰農政曰軍政曰賞曰罰曰禱祠

祭祀而已全不及教民之事其所為教亦不外富強不及孝弟忠信於此可觀世變與秦之所以為秦矣漢襲秦故其間亦有相類者如祠五帝之類又月令不及會男女事見當時昏姻之禮久廢

學者於先詰遺書但當篤信而敬守之求其有益于已方得長進纔有意于警駁儒先即此一念已不可以對聖賢矣更何讀書學問之可言

洪武大誥雖以君臣同遊為第一條其實終三百年未之有也切論三代君臣腹心手足之義即漢唐以來君臣相與之義難以彷彿嘗云漢襲秦故然君臣閒猶不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上

真西山大學衍義觀其用心直是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學者不讀此等書真猶正牆面而立也吾初時為學亦只茫然後來得見近思錄大學衍義方識門庭戶牖所在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為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為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為以其餘閒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只半年諺曰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口未嘗無幾刻之

息以是閒卷誦習請求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亦不止君相為然凡居上以蒞衆者非用此道無以集衆思廣忠益

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為不當為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也其敝必至于見義不為事固有吉而不可為亦有凶而義決當為者君子唯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上

大壯四陽盛長而在下二陰將盡而在上正如桓靈之世政亂於上俗清于下當時君子以不知用壯之戒竟冒觸藩之凶遇二陰在內而浸長四陽在外而將衰正如天啟之初女子小人根株已深難以振拔當時諸公以不知肥遯之義致蹈故往之災可哀也然則義無可為與曰唯君與相可為然帝乙之後繼之以紂宣王之後繼以幽平又不可謂非天實為之也

心要實用力要實用志壹動氣未有實用其心而力不至者此身表裏上下四旁莫不昭著顯明無可欺蔽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曰不覩屋漏又曰平生今人只要做得一面好

看一時好看遮遮掩掩以爲予智予能不亦愚乎

人知遠耻辱自能走向上一路

安處善須從勉處善做功夫樂循理須從苦循理做工夫久則

安安則樂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固尙切磋然須有神聽和平之美記曰相

觀而善又曰孫友視志安有一意爭之理無論有意無爭

入于小人之道卽婢直自快亦非君子之道也卽其人之所

養可知已矣

唯讀書求友則能日進二者皆以通志爲先

內則少儀全以養人愛敬之心愛敬之心人所固有猶必待養

楊園先生全集

講志卷三

四

而長可見先王制禮無非養人之性情禮教不行日用行習

何往而不怡其固有之良乎

有容德乃大器小量窄之人在朝在野俱足敗類君子不取

矜已之人雖是好修實足傷物曾不反思矜是學人深病矜則

驕心生

義理重則死生得喪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學者平日功夫只要

栽培得義理深固此重則彼輕勢也若只于死生得喪榮辱

毀譽處較量分數徒費心力須知慷慨就死敵仇萬鍾蒙範

忍耻種種人之所難便使無一不能仍於義理無當君子不

由也

人皆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已俱

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飢受餓只破得枉尺

直尋四字且思吾人于道理上能掙得幾分否于身分上

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于天尤人豈不得罪

於人

勿執偏見而害義理之正毋任愛憎而亂臧否之實究竟義理

自有至當何能害得適以見其心之蔽滅否自有一定何嘗

亂得狴以見其心之私此種用意于學人中病最深貽禍亦

最大不可不力治也

禮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是也其尸服以士服可疑今

楊園先生全集

講志卷三

五

祭不設尸不足論但以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之義推之恐葬旣以大夫則祭之尸亦當以大夫服

前輩言學問功夫不可作一事看意謂日用行習無非是也竊

恐不然今于學問之事當生平第一項用功夫尙恐似做不

做時起時倒若不作一事看其悠謬荒忽又何待言又云不

可揀題目做意謂凡事當爲之也亦恐不然人之爲善去惡

全在揀擇去取不肯苟且若槩不擇揀使在惡事亦將冒昧

爲之乎此等總屬禪家似是而非之論

意在未致知以前謂之有善有惡可也其自物格知至而后更

安得謂有善有惡此際但當辨其誠與不誠而已小人只是

不能誠其爲善之意是以仰愧俯作如何誠其爲善之意曰知之既明行之必果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心廣體胖矣

古人論德必以行言尙書言行有九德論語言德行先後一揆天地間人原不甚相遠所爭只學好不學好而已肯學好便是向上之人人纔向上便不可限量才學好便是向下之人纔向下亦便不可限量

近代冠昏喪祭鄉相見所僅存者一二具文而已然不可以爲具文議論行事復蹈棘子成之失凡事當存我愛其禮之心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古人爲學所以斯須不去禮樂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六

人唯有內密九思外檢九容庶幾視聽言動勿違乎義理然

后五官得治也

古稱衛武耄而好學詩賓之初筵抑抑威儀是其所作也觀其致力大槩審于威儀精勤于事物幾微必慎改過必勇淇澳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以此然則古人爲學自身心而外更無別種功夫也

知仁勇三德人言以知爲先竊謂以仁爲本人而不仁則欲勝而理昧雖竊淺易明已受障蔽如何得知人而不仁則理不勝欲雖明知其當然而柔道牽之如何得勇未有啟寵而不納侮者也未有耻過而不作非者也

見得在己無不是處只是未嘗責己責己無盡責己輕則責人自重責己重則責人自輕進退低昂之勢固是如此

每事責己則已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責人則已德日損以之接物無往不逆此際不可尤人但當責己輕當矯之以重惡當矯之以緩固爲克己之方然不可矯枉過正過正則其失均矣須是求當于理欲求當于理須是主于敬

讀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肅之功不足所有不主于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于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于坐隅常日在之庶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七

其有改

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武王之執競人皆可學而至何爲自暴棄老至無聞

伐樹木者先其枝條而後及根本小人祿養人家國譏謗正直是先其枝條也離間骨肉則及根本矣然披其枝者傷其心未有幾謗正直而骨肉不至離間者可不畏諸

子張才高意廣其視天下事都無難者但其氣稟如此而克己功夫常少平日言動未必能一循乎理則其過人處正其病處也

深潭危懼若將墜於深淵此心何日可忘

人幼而知學則可終身不蹈于悔耻所以樂有賢父兄也

道猶路也人共由之各有所通各有所至吾人根腳先須辨別孰爲君子之道孰爲小人之道途徑一分此歎則彼生此過則彼塞愈趨愈遠一往而不可返何能不慎其所之乎

自是則自暴自足則是棄

但能內不惑于妻孥外不惑于詭譎立身便自卓然

柳子厚云氣煩則慮亂慮亂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吾人讀書功夫亦宜知此意

王者非無智力而智力本乎仁義弱者非無仁義而仁義由於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智力

明朝三大事一日靖難一日議禮一日三案靖難而至重修實錄者四議禮而爲明倫大典與三案而爲三朝要典之書皆

天地易位之事也其餘雖有過情然無大於此

人紀一日不修則廢墜廢墜則人道幾乎熄矣百年修之而不足一旦敗之而有餘念此能無憂惕

目前訓蒙卽訓蒙是素位而行一事不可不安于所遇稍起願外之心

史記方正學致書燕世子爲以子問父之計此必不然正學豈不知父子之親者以子問父愚者不爲况燕王殘忍何愛一

子竊謂卽有致書之事必是勸燕世子以至誠感動其父且暮在側泣涕以諫使得改悔終守臣節父子俱全而已

凡人存心行事不可不致辨于順逆之際心存和順又則和順積于中事求其順則能順理而安行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是順之至也辨之不早存于中爲逆德見諸事爲逆理亂常至於臣弑君子弑父亦惟始于幾微之際學者用力主于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若主于師心則不復審乎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也勢所必至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九

從德性上做功夫讀書方有益若讀書不歸之德性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資盜糧而已

先儒謂春秋進退諸侯褒善貶惡竊亦不能無疑在夫子當日祇因魯史舊文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其常事不勝書與微事不必書者則削之其舊史文過其實者則爲之正定其疑者則闕之不以惑後世而已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當時風俗猶美文武之道在人史官大槩能修其職所書必是直筆以晉趙盾齊崔杼弑君之事觀之魯之舊史當亦不煩大改作也

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是禍本也天王歸明是名分之亂自天

子也隱之弑惠作之王成之爲人君父蒙首惡之名亦何辭
秦焚書坑儒二世而亡漢表章六經歷祀四百家國一理仁義
何負於人哉

處人倫事物之間驗來和順極難稍不如意不出于愈疏則出
于不可殲人若以是爲心于爲子必不孝于爲臣必不忠于
兄弟則不友于宗族親戚則不睦不睦推之鄉黨僚友無一
而可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無此患矣

仁人于弟不藏怒宿怨此因論舜象而言其實仁人于天下之
人俱未嘗有藏怒宿怨其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無意必
固我之私矣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十

義理人心所同得唯知覺有先後故所至遂殊詩書天下之公
器因智力有淺深故所得亦異

王者尚德故仁義之士進久而化俗美霸者尚力故才智之
人用不久而盜竊亂賊並起

崇德修德辨惑分之則三實則一也德進則惡自消去惡則德
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進德從義便有修德之意著
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不解懸將日深雖欲修而不知所以
修害德滋大故衡量三者辨惑似輕學者用功辨惑爲首
惑之大者在忿慾慾忿室慾是修德事將用懲窒之功在辨之
於早子張樊遲皆舉以問想夫子平日舉示學者切實爲已

功夫在此

讀書不能克己總無長進博聞強識適足助其偏私而已

理義人心所同得反而求之則皆能知皆能行非一己之所可
於詩書天下之公器溫故知新則皆能居安能資深非在我
之所得秘矜與秘適以見其私而已

凡人有生以後賦質雖美亦不能無所偏如直者未必能溫寬
者未必能栗剛或至于虐簡或至于敖苟非養之以中和不
能消融其偏勝然又非朝夕之故所以詩書師友自幼至老
不可輟離也

國家不重大臣則朝權歸于女子小人必至之勢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二

七

漢之順帝四年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則曹騰之後得挾天子
以行篡竊唐之宗年聽軍中得以自置留後則河北節
度使私自傳襲陵夷至五代以及殿前檢點一旦黃袍加身
皆理勢之必然者陰之始凝所以不可不慎

虞書食哉惟時急民事也柔遠能邇施政教也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進君子退小人也聖人治天下所先三者而已

唐虞用人詢事考言孔子觀人聽言觀行後世論人舉畧言行
而深求其心何居

邪說暴行視讒說珍行爲勢張爲害益大此可以觀世變矣
善政之存則自朝廷若遺俗流風全係世家舊族能沿先王之

澤而已利口惟賢鮮克由禮嚙淫矜夸將以惡終古今同慨
百僚師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卿士師師非度則民彝大泯
亂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慎其所與居所與遊

小丈夫自待儘高大丈夫自視甚卑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終其身小心敬慎猶恐不足真有匹夫勝予之意豈沾沾一
得自矜哉

三代之祭皆以夙興有事夏后氏祭其間爲最早殷人祭其陽
爲日出以後稍晏周人以朝及闇爲日初出而未明之時在
夏殷之間舊以闇爲日將落以陽爲日中以朝及闇爲自朝
至暮皆非蓋日中日暮俱非敬道而自朝逮暮雖有盡力之
楊園先生全集 卷三 三

容肅敬之志不能不倦怠也
禮以防德上智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防欲中人
之事也

僕人有父母之喪雖在主人前冠服可易經不可使去禮男子
重首雖臣朝于君無免經也

書言天工人代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臣曰帝臣賢
才之生天意所屬故曰簡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甚者與群小比一時君子則摧折禁制之使不得
達其逆天理至矣天命安得不亟去之所以自古應天之實
修省爲先進賢退不肖次之問民疾苦修政易人又次之

必有事焉非日用之外別有一項養氣之事卽目前尋常舉動
合于義便謙于心不合于義卽不謙于心而餒矣無非事者
一日如是終身亦如是

孔子從先進亦是厭周之末不勝其文也然要歸于中正而已
若此意一過卽棘子成何以文爲之論矣再過卽楊墨申韓
莊周之橫議矣浸尋至于商鞅李斯而先王道法掃滅無遺
所以矯枉過正之心不可不加克治其憤時嫉俗一種偏激
之論不得不距而絕之也若救時之急在于忠信禮讓而已
時賢好爲直情徑行薄一簡率之言行稍及威儀揖讓卽加
唾棄以爲繁文虛僞抑何不思之甚乎三綱五常豈不惛然
楊園先生全集 卷三 三

有恩以相愛樂然有文以相接何嘗一意憤疾一任鄙野乎
若此之人適以明其不學而已

平旦之氣卽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卽
中庸戒慎恐懼慎獨之功也持其志則敬以直內矣無暴其
氣則義以方外矣聖賢所言本體功夫先後未有一不揅也
見地要高明踐履要篤實所謂知崇禮卑也二者不可偏于一
聞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鮮不流于禪踐履可觀而見地卑
下則止于鄉曲而已學問之事只知崇禮卑一語盡之
平生不敢高談性命只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有餘不敢盡處做功夫已不能底幾萬一何況其他要

之性命之理豈外乎此

東林諸公表章程朱之學然與程朱畢竟不同蓋其入門便從靜悟二字用功于聖門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意往往不含有及此者不以爲蠱淺則以爲支離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罪姚江矣

古以躬行君子爲儒後世以能著述善講說爲儒雖是有德者必有言若竟以言爲德則失之矣

學者固不可不讀書然不可流而爲學究固須留心世務然不可遂入于功利修諸身見諸行事可以刑家可以範俗窮達一致終始一節方不失爲聖賢之徒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三

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崇效天卑法地之功也

泰否初多均有按茅彙征之象而盛衰理亂於是焉分陽進則泰陰進則否必至之勢也故曰罔不在初履霜堅冰之戒靡

豕蹢躅之占惡得不思其所始慮其所終

世道日非人情險薄詩勸未雨之防易著其亡之戒何可一日忘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目前所接之人雖聖賢處此豈能一一揀擇只是自家見得天理明所言所行無不準於天理則自不爲習俗所移若一桀苟且隨人希有不下達者

不啻履一事不妄愛一人不妄愛一物其人雖有身分

窮則入孝出弟第一簞食非其道不受于人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自初學立志以至沒齒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是而已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而通于禮樂學者好言盡性至命而不修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而不思進反之義遺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孔子無常師而祖述則堯舜憲章則文武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而願學則惟孔子朱子嘗師籍谿屏山卒業於延平之門乃所終身誦法懔則惟程子蓋師也者師其道與德也道之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五

高德之至從而師之道有未高德有未至則姑舍是不得阿私所好也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一義也

易開卷要義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又如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等語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等語所以示人學問之道至明且初學者得其一二而從事焉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豈有不足而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道通

洗心退藏於密以及未之或知等語豈非欲假釋氏之近似亂吾儒之正學乎此朱紫苗莠雅鄭之辨莫急於此

學者志卑氣弱固不可若氣魄雖大擔荷雖勇苟不遜志於學使義理日進於高明踐履日就於篤實北宮黝之徒而已未幾志氣蕩然消歇所謂義襲而行不著於心則餒也

董江都嚴氣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溫良正直多得之詩書凡人專精致志於聖賢遺經得效自是不同是以遜志時敏學於古訓不可不力

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敝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夫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卻不肯說終日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卻不肯說終日說無聲無臭彼雖自謂聖學吾直謂之異端之徒耳

欲人之敬已須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則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記所謂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敬者也學者能去狎侮

二字便有進步

龐公耕於壘上謂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甚得天地間賢人隱之意郭林宗嘗幼安識見高人一籌若徐孺子不可及已

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所以爲社稷之臣公孫宏發蒙振落

或未免利害所怵曲學阿世是其根本之病也

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惟居仁由義四字

虎兇在柙未嘗無噬人之意只不令得出卽不能爲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不以生物與之不以全物與之在典守者之善施其用耳

古人臨大節不可奪總是主張得定任萬變來前而處之晏如易所謂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詩所謂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甯武子愚不可及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成敗利鈍俱所不計可師法也事有雖小而可以喻大驗已之所養其一端也召公欲退周公汲汲呼而告之以不可去之故此意可師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七

看書深求其義自是過人但自此心路用慣又恐好爲穿鑿反失聖賢本意大爲心術之害

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論學者不可不先看于此見得分明辨別得箇綱領界分便能不爲詖淫邪遁所惑

治道本于人才人才本于經術經術本于師儒是以學校爲人才之本學校不興未有不亂亡者大經不正人倫不明民行如何可興言之哀痛

好學近知不能好學安于愚也力行近仁行之不果是不仁也知耻近勇甘不若人是無耻也

學者存心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用心處從知其不可

而爲之處看得聖賢此意真切而日用之間勉承力赴則庶幾近乎仁矣

學者始初工夫只是著力保守使不放失到得不顯亦隨無射亦保方有得力處

敬之一字閑邪以是存誠以是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自童稚以至耄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新之實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新民之實也

循天理而行極是坦途一入人欲便崎嶇艱阻矣天理人欲二字最可體玩理本天然不假造作故曰天理一著人爲便是

傳志卷三

欲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工夫必以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爲異端工夫

學者讀聖賢之書先求爲常德吉士未有不恒其德而有成者也

聖賢未嘗多憂多忿事物之來無論順逆只安心平氣處置得當理而已往愛無益輕忿尤害事

忿憤恐懼好樂憂患自致知誠意而後豈非理之當然但臨時或不及檢察而施之有過其則或意必固我之私不能盡去便是志爲氣所勝而爲此心之累不得其正也心一失正則

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不免已差由是而視聽言動罔不乖張又何疑焉

或疑誠其意矣心安得有不正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豈非意之誠但恐有過中失正之處過中失正便是有所而發不中節矣程子謂孝弟而不中理或至犯上又云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即私心也故檢心之功時時不可失然又不從檢心起

或疑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以告顏子而朱子以入小學豈小子事乎曰此个功夫是徹上徹下語顏子有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小子有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如居處恭執

楊明先生全集

傳志卷三

七

事故與人忠就聖人分上說不過如此就初學分上說亦不過如此經書中多有此種言語故曰聖人之言猶天然也

費而隱正程子所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言其上下察特舉

鳶魚之語以示之見得大地之間無非此理之昭著耳其實

何物不可以明道子在川上卽川亦是至察大則君臣父子

小則事物細微無非是也故曰精粕煨燼無非教也聖人作

易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觸處洞然只是

見得道理分明

或言學問真偽予曰無多言凡事認真凡事著實是真凡事苟

且不認真是偽

只是隨本分求盡其所當爲守義安命身心豈不泰然

曰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未有言行而不本之心者果能行修言道其心有不可問者乎今有畧言行而言心學者雖曰非異端吾不信也或疑康節無身過易無心過難之語竊謂身心一也苟無身過則心之無過可知心苟有過未有不形諸身者

君子不可虛拘大約是去齊時語見之盡心篇而不見之公孫丑使若泛言常理然者君子用心之厚也亦去國不潔其名之意然與齊王之子節相屬則意亦可見又所謂經文如化工也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三

三

孟子七篇篇首一章皆有深意梁惠王仁義與利之辨公孫丑王霸之辨滕文公性善道一離婁法先王萬章闢邪說告子明仁義之性盡心修身俟命願學孔子必稱堯舜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子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訕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若精詳樂於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于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冊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問諸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爲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種習尚不能丕變

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白沙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名節非道則道豈外于此若以爲道盡于名節則特藩籬而已門庭堂奧尚有在也今人砥礪名節者固已賢于人一等乃遂矜已傲物自以爲足則緣於道未嘗得其門而入也

人心天理進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便少一不好人此箇機括有心世道者不可不理會著力去扶掖成就之沮人爲善之路絕人自新之機最是不祥程子云願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替每誦斯言便覺陽和之氣滿於胸臆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三

三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人心時時未發時時已發此固然矣但學者只當用存養省察之功不必先求所謂未發之體而見之如此用功未有不入于禪者便使做成得一種靜功發時仍不中節可知平日所認爲中者未嘗中也豈非錯了工夫孔子自言只是好古敏求其教人只使博文約禮豈欺我哉未發之中是溥博淵泉體段已發之和是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功用且思此是聖人分上事是學者分上事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方得謂之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方得謂之和夫舜惟精惟一亦是未敢便以爲未發之中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發而皆中節

處困之日有言不信理之常也近代無蹈尚口之窮然足以容而已但修身立行不可失其所享失其所亨則小人矣

主忠信立德之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修德之事日用之功此爲切實

酒誥云剛制予思非特酒要剛制但屬嗜慾俱須剛果用力以制之

邪說暴行人猶易見唯側言諛行最易惑人以所不及知二者流弊與邪說暴行爲禍于世道人心總是一般不得不嚴拒而峻絕之

古人云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蓋甚言匪人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幸

不可近也然二者勢實相因不讀書勢必至於近匪人近匪人勢必至于不讀書嗚呼豈獨子弟也哉一息尙存總不可不讀書不可近匪人今有人昌言不必讀書者不祥之言也託言小人不得已而近之者終於下達而已矣

離群索居易得邊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實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燕朋燕僻之害惡又甚于離索也

氣質近剛之人其力足以上進而常患於不肯遜心以從善若一出于驕矜枝嫉惟悅人之順已則不可救療矣氣質近柔之人不難受人切責見善亦知慕悅而恒苦于不肯奮發以

有爲若一向樂于卑鄙甘心下流而不耻則亦末如之何矣此剛克柔克所以不易而人之成材者少也

舜之徒跖之徒均是父母所生天地所覆載只緣此心不同所以相去無算此心何可一日不栽培不栽培便枯亡必至之勢也殆哉若一人爲舜徒其勢決不止一人跖之徒亦然其責全在父兄

聞斯行之以之策勵懦弱則可補其不及若有父兄在一語人可以遵守本此行之亦可無憾凡事不可告語父兄質之師友者終是行不得也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重

庶乎解失矣

學問之事若要博聞強識無不講習則去日苦多精力衰損非唯有所不能亦將有所不及若是檢點身心使志氣精明行修言道則一息尙存不容稍懈也

三代以下人主宰相做得用人立政治道便已可觀不曾做得修身尊賢也明祖承變亂之後肇修人紀之意不可謂不汲汲惜其不知聖人之學故一往自賢不肯遜心以從善所以家法相承雖云稽古右文而待士大夫罔克有禮三百年中儒者之學遂已不如古人所學纔純粹便因窮摧辱無所不受要亦世運之厄也

至陰陽不測之謂神自爲一章

學者二字吾人不易承當須是實觀著古之聖賢立心行事及其平日修己功夫一一步趨他始得撫心內省唯自好一念稍異流俗要之未免爲鄉人也老至無聞實是可耻

一念之動卽有爲己爲人之別知爲己便能自愛卽事事有進步處

程子云功澤既不及人別事又做不得功澤及人小大自有定分不可以強若做不得底事斷然能不去做亦可以遠耻辱矣

朱子嘗云放過了親切合做底功夫虛度了難得小壯底時日

天地間只是一個太極而已中庸言小德大德大者萬物一太

極也小者物物一太極也萬物一太極是理一一物一太極是分殊以人身而言未發之中萬物一太極也已發之和物一太極也先儒言理一無工夫工夫全在分殊上吾人日用致力只要窮致物理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卽不必言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無乎不在世儒好說本體豈知本體不假修爲人人具有雖使說得精微廣大何益于日用

竊疑繫辭多錯簡如旁行而不流一語當在故不過之上仁者

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至君子之道鮮矣四句當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之下而以下文生生之謂易

爲爲己之學者

惟不敢自是一念可以爲進學之地自暴自棄者自以爲是而已

天理自是易簡循天理則能知險知阻知險知阻而能不陷于險阻則健順之德爲之

未世人心險阻山川不足以喻之只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恒易知險恒簡知阻是也

凡做一項人須要實心實力盡得此項人底道理始得不論做官做工做男子做女人

不能修身立行自拔于庸衆之倫而與人計較于長短得失是

每念及此易勝自痛

天地間邪正善惡貴賤聲穢無不各從其類水流濕火就燥如斯而已

人若不慎將來雖悔既往終是無益學者于修愿改過之先所以須主于敬

子弟百凡嗜好最可觀其後來成就若其人於衣服飲食處用

心較重便見其嗜慾深他日是聲色貨利中人若不喜衣冠他日必不遵禮法不喜書冊他日必不說義理通文墨見其

微知其著莫不如此

要做下學功夫須從不怨天不尤人始未有懷怨尤之心而能

非毀譽之間雖復彼善于此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而已可耻孰甚

既有自好之心切勿蹈攘臂下車之轍習氣不去盡終要敗壞何文定行狀稱其澹然無欲不屈于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于千載之上每諷誦及此輒有無文猶興之意

後世人臣奏對每欲稱旨事無大小俱云奉旨稍不如旨即以違旨之罪律之盡思唯言莫違一言喪邦之義由是之道入朝事主欲不為容悅具臣得乎

天下古今興亡治亂只一當位與不當位而已故六十四卦以既未濟終之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集

家國之患莫大於無人才國俗奄鄙則禍亂未已子姓齷齪則家道喪敗隆替興衰之機於此卜之

易無貞悔天下之理貞無可悔也貞而吉理之常也貞而凶勢之極也貞而吝事或失中也貞而厲雖未至于凶勢則殆矣君子不以吉而貞不以凶且厲而失其貞期于无悔而已

妄行必取困雖有不困行險微幸耳君子弗為也

苟好善苟不好善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

胡文定公廉耻一事于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為士者最不可不謹日三復乎斯言庶有檢防不到無所不至

天下之動各有所會各有所通但未必皆出于正皆得其中吉

內悔吝所自生也揆之以常理則得失自見故繫辭焉而命之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和靖謂伊川踐履盡易易傳只是因而寫成今讀程傳徑思踐履得伊川所言方長得一格也

天地生物於此有餘必於彼不足鮮得其全生人亦然學問之道唯在取人之有餘補己之不足始無偏蔽之患凡是矜己所長敖人所短由于不好學耳

學者先去怨天尤人之心方有進步可言蓋不怨不尤則能反求諸身能反求諸身則日知其所不足而遜志於學問矣

苟能鄉黨自好即能不入流俗人以稍異流俗斤斤自足多見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非

其陋而已易思人之高下不啻霄壤有衆人有賢人于衆人中稱賢人于賢人中仍不免為衆人可耻孰甚

周易次序凡陽卦俱在上篇凡陰卦俱在下篇天理然也寒暑晝夜古今治亂老少生死一而已

天下大道與天下共由之天下賢才與天下共友之豈非莫大之樂成就人才最是樂事

天下之理損益得其當而已損此則益彼損其有餘益其不足通義也一事也在今宜損至後或宜益在今宜益至後或宜損唯其時而已師也過商也不及殷之質周之文其義一也

人有一藝之能一節之美卽已沾沾自喜動思見長甚則明知其有害不能痛捨只是不知自愛蹈于自棄也若好學則無是矣

用晦而明蒞衆之常道也人主垂旒蔽明黜橫揜聰無非此意明夷之象特取內火外地之義非獨明夷之時也象有與彖合者亦有各取其義者設卦觀象之道天地萬物之理固如是不可舉一而廢百也

自傷其明者必至於傷人之明自明其德者必有以明人之德學者須是經書義理通貫浹洽于中然後讀史以考見其得失凡時之升降人之情偽雖萬有不同世變而道不變觀之古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表

有以驗諸今見之前可以信諸後方爲有益于已不然玩物喪志而已徒疲精神虛費歲月猶其次也

不讀書玩味卽所見道理一二只是枯燥不得浹洽甚則見彼而遺此舉一而廢百其敝爲誖淫邪遁無所不至

學者須體大有大畜之義大車以載然後可以利往多識前言往行然後可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修身之事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治人之事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日有孜孜斃而後已無二義也

胸中熱鬧道理總是湊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是一副

熱鬧肺腸如何會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須用數年翕聚工夫方得進步

中庸尊德性是主仁義禮智之性而言孟子動心忍性是主氣質之性而言存心養性是二者皆有之要之仁義禮智之性不能外氣質之性而求之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形色天性也學者從此看得分明乃能不惑于二氏

程子有言虛心實腹張子有言矯輕驚情平生深規此二語書載堯舜治天下以命義和察天時授民事爲第一節後世不重天官何居若近世天文星歷之家實有不足重者蓋皆流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表

於機祥術數失天官之本

范淳夫論唐官制之失謂政出于三明朝官制之雜亦然更有不當義理者如布政司宜無所不統若天時地利養民造士及兵刑商旅百工營作之類皆當設官分屬而聽之于長官其職至重始無負方伯之稱今其職掌但財賦而已古者刑以弼教乃以學政之官隸於按察司此皆不合義理然亦可以見國制之所重矣

學者工夫能將聖賢經傳準之日用動靜以考其合否則庶乎不背于義理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也今於初學便鄙爲不屑邪說亂道莫此等爲甚比如讀易書者

不能實以是理察之身心隱微之間驗之人事得失之際則雖終日講解終身誦習卻與不讀無異且若但期如此則易直可以不作矣今日異端多好談易爲是之故儒生好談易者多流異端亦此故也

人不飲食則飢渴隨之不親書冊則義理日遠人若不能進飲食則病已深而死期將至矣若不喜親書冊則本心銅蔽而違禽獸不遠矣

學者但當致力于精義利用則自不至于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終日思慮未嘗非何思何慮也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此也今纔言做功夫便要認著何思何慮之體鮮不流爲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學

異學

程子云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省與修飾正爲己爲人之別其辨只在幾微在學者內省默察而已正如察言觀色君子以爲反求之資小人以爲逢迎之術其辨只在幾微

習最難變氣最難平用力克治只克不去只緣持敬功夫不密親者天之所屬猶本根之有枝葉也賢者己之所立猶宮室之有墻戶也周親賢並用所以維持天下至於八百年之久雖匹士之家苟有創業垂統之慮者自當取以爲法矣

凡人疾病之作罔不由于人欲如飲食寒暑男女憂勞之類是

也若能一循天理何自生疾乎雖疾亦不甚病也養德養身初無二義

以義制心則可以心制義則不可以心制義安能事事得其當然董子云有意爲善而不知義反陷于惡今日學者之患大約坐此

檢點平日過端多從暴氣得來持養功夫真不可一息疎也

莊公繼桓君魯未成童也絕母復讎之義似亦未可深責爲之大臣者嗣君在喪若能伸大義以正君國之事請命于天子而卽位伐齊以復讎誅姜氏以討賊以至辭主王姬之昏救邢郡郡之危皆可行也乃當行者不行不當行者一行之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學

無非媚于齊而弱其君公子慶父公子溺之罪可勝誅乎觀二年伐餘邱三年伐衛當時國勢可見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序文言心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孟子讀告子上篇其義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流於猖狂自恣離心而言性故至于空虛寂滅

憂勤惕厲四字闕一不可學者用心須如此方有進步處天地間人大者憂其大小者憂其小要無有不憂者然徒憂無益須是勤勤乃有立然非惕與厲則始勤而終怠進銳退速未可知也故又須怵惕惟厲如是乃能終日乾乾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

自古聖賢只望人有爲故曰爲人曰爲學曰爲仁爲義又曰爲堯舜曰必有事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人在天地間豈有終其身悠忽因循可以有成之理

姚江之言質厚者聞之猶可以薄薄者聞之則不難無父無君矣爲其長教也飾詐也充此無所不至

春秋書使札來聘非貶辭當以秦衛楚椒一例看爲正辭國生亂是昭二十七年事聖人必不逆其將來而豫加貶辭也國之廢興存亡命也況季子使而餘昧卒追其返而致國則僚既爲君而光已弑僚禍亂已作不可息矣當是之時辭亦亂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三

不辭亦亂故季子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聞乎弑也爾殘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之辭非效子臧之節而爲之者也使餘昧卒僚不爲君而虛其位以迎季子季子來歸而致國焉未必不受也竊謂季子亂生而辭國非辭國而生亂也辭國於光弑僚之後是合乎春秋者也

古之有國有家者其出有原其用有經不待外求而已足所以人心可正風俗可同今自上及下無多寡小大莫不待取于外比其早作夜思無非欲取資于世人心安得不趨於惡世道何由而返淳乎若王道得行自不如此隱居求志若欲學

爲王佐當自正己而不求於人始

子路於修身立行儘是剛果用力但不能密加內省克治其私則於天之所以予我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未之明也蓋欲誠其身而不明乎善者故曰升堂未入於室又曰知德鮮矣德者百行從出之原也

克已而不能復禮者有之復禮將無已可克

諺云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竊謂境遇之苦樂得力之淺深則誠有之若夫過失則我之自知實不如人之知我也知我而不之告棄我者也知我而見告愛我者也張子謂以愛己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嘗思己之自愛恆不如人之愛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三

三

我蓋人之望我必深求我必備責我必中也聖人所以必察言而觀色也與

詩稱訐謏遠猶爲己爲人謨須訐猶須遠然曰訂曰遠聞之者必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曾不反思己之所見近且小故不覺柄鑿如水石耳無遠慮必有近憂見小利大事不成當日夜念此丕顯哉文王謨周家八百年國脈皆文謨所詒其後子孫弗克敬承則失之矣

夙夜基命受命之基在乎修德進德存乎敬學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稱晉平公於亥唐敬禮可謂至矣此事在末世諸侯豈不

賢乎乃其卽位而後權歸大夫政不繇己漸成分晉之勢何也蓋悼公十四卽位二十九而薨度平公繼世其年亦與悼公相去不遠幼主攝於強家積重之勢既難復返而已亦不能尊賢好學故終於此而已乎

齊語訟爲殆殆危也得終凶之義聖人所以邇言必察朋儕中質直者多有但是質美卽不能遜志學問故好義者希不好義則雖察言觀色用意卽已不同非云彼惡知則便入逆詐僥不信去所以慮以下人爲最難慮以下人便能事事反己自責而於義益精矣有爲

備忘

卷四

子產曰無欲實難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欲安得人人無欲而後能致治乎但因其欲而鼓舞化導之使之一出于正久而若忘而已

繼治之治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繼亂之治用人之詐作其智用人之怒作其勇用人之貪作其仁

周公聖人也成王天子也周公于成王叔父也以叔父教兒子以聖人教天子見于詩書者豈風而已無逸而已孔子聖人

也伯魚其子也以聖人教其子學詩學禮而已然則聖人所

以修己所以貽謀者可知

貧賤能不忤不求富貴能不驕不吝便有身分可向高明也今之貧賤者不忤不求幾人富貴者不驕吝幾人

以吾人視世人已多不堪見聞者以聖人視吾人其不可見聞當不啻于吾人之視世人矣然聖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於此可知躬自厚之道於此可知滿腔子惻隱之心故曰好言無好人三字者自賊者也

必不得已而不能去食如宣公初稅畝哀公患不足之類必不得已而不能去兵如宣公作邱甲停公乞師於楚之類不能

自強民心不附會何濟于衰弱哉

放鄭聲遠佞人自一身一家以至國與天下無不皆然鄭聲惑溺心志佞人變亂是非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女樂受而孔子行蒹葭賦而王室亂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知幾乎

好行小慧非必大爲姦惡如士而溺於文辭農而越阡度陌工而尚技淫巧商而入棄我取人取我棄凡夫見小不見大伸邪不伸道役其私智不軌正理者皆是即若吾人平日好逆詐億不信最易入小慧一路

義以爲質必須禮以行孫以出信以成無小大莫不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無暴其氣者猶之記云使情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也亦猶

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凡記所云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等類皆是

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

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

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

儒者立心須是自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小人儒而已

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

儒者功夫只居敬窮理爲無弊窮理所以致其知知之至而後

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始終只敬字爲主故曰居猶

諺謂作家當也

儒者立身當思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事無大小義所當爲何可

不勉于所不當爲何可不慎

從心所欲不踰矩讀師冕見及見齊衰者見冕者與韞者兩節

及鄉黨一篇可見吾人下學功夫當從曲禮少儀內則等書

用力

仁義以爲主節制以行之技擊以角之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橫渠善言兵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三

不伎不求固立身之大目近雀者恒彈近虎者恒射賢人君子

處于亂世尤當思全身遠害之道避人之義不可不講也

凡人之出言其淺深高下必因其德之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

然者聖人何心俛而就卑賢人何心引而自高蓋聖人之德

如天地無不覆載而實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則莫不尊

親矣賢人之德如華嶽河海望之自見其崇深而不可幾及

則尊而仰之矣在聖人初何心于人之親之賢人亦何心于

人之尊之也一身之威儀氣象亦然

大都學者于詩書朋友總只一般日親則日近日遠則日疎然

其數常相勝親其所當疎則必疎其所當親勢甚可畏也要



在慎擇而明辨之

一友問教童子記誦固是收其放心然一往記誦又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心之官則思心官不失其職自能長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分析或聽言察其記億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中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是以知用其心之爲貴也

剛健中正凡是聖人無不同之若純粹以精則孔子所獨至也若決江河就聖人分上說有聖人之若決江河就學者分上說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四

亦有學者之若決江河如吾人日用之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心解而力行之沛然莫禦亦是此種氣象

同此天地同此萬物各得其所則治各失其所則亂聖人參贊化育只是使物各得其所而已各得其所便是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羔羊詩註在位皆節儉正直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由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

作用是才不是性才乃性之作用才出于性則能經綸天地不出于性則至于放辟邪侈

或疑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于心爲有得見諸

言語行事之實無不合乎天理之當然而可爲人之所共由之爲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達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不從行道上見何從而見其有得然同一行道也有得于心與無得于心者氣象自違不同此誠僞王霸之所由分也

天不離乎日用之間詩稱學文王卽是學天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卽天也吾人學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便是事天之實否則卽爲獲罪于天豈在大哉夙夜寤寐所以不敢不敬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只緣看得天道遠與日用無涉故違理徇欲放辟邪侈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五

學者肯實去做功夫方是學如學耕須去習耕學醫須去習醫中心悅而安之若樂聞善言喜見正行亦是學之始事與拒而不聽信者異矣不聽不信聖人其如之何

謹言慎行與存心養性非有二項工夫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所以事天也

勤儉之義今人多忽之不知堯舜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舜不待言堯耄期倦于勤天位便須禪了大禹克勤於邦克儉于家卽承堯舜之歷數啟承禹之道想亦如此至太康逸豫滅德卽喪亡矣及周之衰唐風之美俗號勤儉故曰陶唐氏之遺人在天地間自天子至于士庶何人可以無此二字讀無逸



一篇此義尤明

善惡二字分數不同無所不至小人之惡也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之類也過中失正君子之惡也隘與不恭之類也存諸心措諸躬何可不慎斯須不慎即陷于惡吾人日用之間應接事物自謂無惡而不知其入于惡者多矣是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夫子猶以爲吾憂

山陰先生教屠子威曰着實思維着實踐履將身心整頓起來思維者致知也踐履者力行也吾人病痛多坐不能整頓所以一往頽塌

自天子至于庶人有國有家俱以親親尊賢爲本親親則可又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四

尊賢則可人

盛世出而在外多正人君子所以人遊於京華及通都大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能見聞日富人品日高其學問不期而日進當是時士安于窮鄉僻壤如何得上達若衰世出而在外者率皆無耻小人所以人一旦出遊所見所聞無非卑汙苟賤之論傾險機變之事一與之接自然識見日就庸惡陋劣雖有美質不自知其陷溺其心矣人品安得不日流而下君子遠庖厨畏鮑魚之肆此意安得不切切處亂世惟有入山林遜鄉曲求明師良友讀聖賢書與父兄子弟修其孝弟忠信而已探湯履虎之懷無刻可不操之也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卽是贊天地之化育

入須有奮發有爲之意易六子以震爲長蓋不動則不可入才能動便能入故次巽入便能變化物遇水火無不變化者故中爲坎離變化既成而後能各止其所得其所止則悅矣故終以艮兌天地生物之序是如此人事學問之序無不如此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曹月川先生盛德之士其學粹然一出于正明初中原氣盛所

以與河東夫子先後並生以昌明此學未幾而康齋敬齋繼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卷四

七

作不可謂天之無意斯文也乃白沙甘泉隨于其時爭鳴則已爲姚江先後奔走之資矣若夫克菴不得善其終將疑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勢之所重整菴逕野不能回狂瀾于既倒區區清瀾欲障百川而東之宜其難矣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博厚高明悠久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悠久無疆也學者修德修諸此而已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非博厚高明不能毅非悠久不能

心具衆理故窮理所以存心性卽理也天卽理也故存心則知性知天

欲得義理通明須從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處體驗有得方是可歎今之學者皆舉一廢百之類也舉一廢百總由不好學

處患難之中惟有舍命不渝一道若有意求生則凡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爲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爲念或未必死則所歷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爲益已自不淺易于困有致命遂志之義蓋以是也持敬功夫只憂不密不熟打破敬字之語乃蘓氏私心欲壞程門之教故爲譁浪之言以亂之不第當入東銘之戒而已後世往往以爲美談見人纔有嚴威儼格之意便將以是爲言

楊園先生全集

卷四

八

曾不思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何時可忘直至邦家無繆方是熟之效也是以執事之敬雖之蠻貊亦不可廢學者自宜信此不惑守此不渝

圭璋特達犬馬不上於堂尊卑貴賤萬物固有定分不可誣也得其分則理失其分則亂

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吾人持敬功夫不能嚴密宜其志昏氣惰也須時時存湛然純一肅然驚惕之心

吾人爲學只正己而不求于人一語是立腳處蓋正己則可仰不愧天不求于人則能俯不作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如何便得心正要得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聽命須是致知誠意而後可以庶幾世之好言心學者先遺卻格物一項工夫則其心之所以爲心正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而已生於其心害於其身身之不修不亦宜乎

吾人今日爲學只是因其性之所近做工夫過中失正處必然多有愼不可執已以律人自以爲是而無虛受之益蓋學絕道喪既不得聖人以爲依歸又不遇大賢之士正其得失惟有虛心遜志時時將經書義理及儒先所講明體驗省察以防檢其身心而又得好學深恩之友相與觀摩匡救庶幾不至舉一廢百陷於邪惡而不自知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九

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卽大者可小小者可無否則無者不難生有小者可以成大可畏矣哉頌之所以有小恙也反求諸己無不可告人處橫逆之來聽之而已若再起一彌縫要結之念卽入違道干譽之途小人之道也君子恥之懲忿窒慾乃遷善改過之門默自循省只患懲忿之功疎日用之間一念不敢忽易卽是敬一念認真卽是誠誠敬者進德之基也但能事事物物皆然則至於純熟不難矣然須求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爲要否則自以爲敬未有不至於愼而無禮自以爲誠未有不至於果敢而窒

程子有云舉業不思妨功只患奪志人苟志不爲所奪雖作舉

業無害否斯言不然也人苟志不爲富貴利達豈無一事可爲何故而必爲舉業夫志氣之帥也豈有志旣奪而功不妨者

聖賢教人必不使其但爲空言今之談士輒好言吾與點也而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則鄙而不屑何不反己自量果能爲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否能使足民否宗廟會同能爲相否無一能之徒爲大言不知窮經稽古隱居求志誠何義也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正如陰陽寒暑之對待夫子罕言利孟子戒言利爲後世人欲益熾勢如烈火玉石俱焚又如洪水懷山襄陵不得不大爲之防也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利亦生民之所不能已天地何嘗不以美利利人故易之爲教使人趨避各得其宜而已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如遇惡揚善舉直錯枉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物各得宜則雖不言利利莫大焉吾人日用功夫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精義而已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徙義而已何必曰利

姚江謂大學之道誠意而已今觀其言無非自欺斯人之語誠於何有

學者第一是先去己私己私莫大乎驕吝姚江著書立說無一語不是驕吝之私所發又其言閃鑠善通使人不可把握真釋氏之雄傑也

白周釐王受曲沃之賂以武公爲晉君使得列于諸侯其後魏斯趙籍韓虔襲其故智以威烈王之命爲諸侯田常亦賂安王而有齊國戰國之間干戈日尋至秦并天下遂廢封建推本而論釐王之罪大矣揚之水豈曰無衣之詩所以列于國風也與

衛靈召子朝于宋蒯聵耻之欲殺南子得罪而見逐越三年而靈公薨輟立而蒯聵入輒拒之敬王四十年蒯聵因渾良夫孔伯姬以入衛劫孔悝以逐輒而自立仲由死之輒奔魯又奔齊次年衛莊飲孔悝酒而遣之悝載伯姬奔宋又明年莊公不朝于晉趙鞅伐衛逐莊公而立公孫般師晉師還莊公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土

復入石圃作亂莊公死于戎州已氏齊人伐衛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又明年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逐石圃元王七年衛褚師比及諸大夫逐輒輒奔宋諸師于越明年越舉如后庸宋樂伐魯叔孫舒伐衛納輒衛公孫彌牟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蒯聵之弟黜是爲悼公輒卒于越父不父子子變亂一作二十餘年不息禍亦烈矣哉皆靈公無道之所致也夫子爲政而先正名豈迂乎

守本分三字淺言之鄉里恒人優爲之若推其極雖聖人不遇是也蓋天生蒸民莫不具性分之所固有自天子至庶人莫

不有職分之所當爲能盡其分守而勿失聖人何以加不悶
二字其義亦深安土樂天不悶之謂也遷世無悶不知不愠
樂在其中不悶之謂也程子宜其亟稱之與

天之道福善禍淫王之道遏惡揚善人之情好善惡不善順天
理遵王路直道而行之窮通得喪任之而已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宜學古修身以俟之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來

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爲諱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

尚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于鄉黨隣里在已必不敢

言以爲惟恐以言見罪此何心平宜其禍亂不息而風俗日

楊園先生全集

卷四

主

偷也

富貴福澤壽考康寧子孫衆多貧賤憂戚鰥寡孤獨夭折疾病

總是天地間人受之安有在我咸集其休祥而人受其凶害

之理偶值其休須無忘死于安樂之義戰戰慄慄思保其終

遇其不淑當深思生于憂患之義怵惕惟厲以出于險若安

而忘危窮不求通民斯爲下而已

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

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

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

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遑之義及暮

則思嚮晦冥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
能勿忘矣乎若其稍忘卽當自責自訟不已

日用飲食當乎義理處卽是道然終日汨汨其身心於此又實
害道蓋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此際全在存

養省察

聖賢臨事以仁義爲本利害有所不計世人臨事以利害爲主

仁義有所不知此喻義喻利所申分也人於人倫庶物苟爲

懷利則仁義之心日就枯亡苟懷仁義則見利不趨見害不

避但叔季人情纔說仁義便憂與貧賤禍患相及是以不敢

爲而不知仁義未嘗不利也

楊園先生全集

卷四

主

曾子大勇從臨深履薄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非仁無行非禮

無由中來

文中子多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以久處兩言可以佩服爲

觀人取士之法

齊宣待孟子以客卿禮際已不爲薄特以諫不行言不聽無所

改于其德故不可久于其位耳去齊之日其謂時子之言所

以處孟子者亦未爲失特以不出于尊德樂道之誠故不可

虛拘耳於此可見浩然之氣

劉靜修詩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

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大抵漢代而降史書多不足信而三百

年以來尤甚讀史者觀其人之可信而信之則歷乎少失矣
立身有立身之本立家有立家之本本者何仁義是也若惟利
是圖不修仁義是自拔其本也獨不畏于天乎

心爲一身之主人人具有一心此心同于聖人言語行事與聖
人同則聖人矣此心同于賢人言語行事與賢人同則賢人
矣此心同于衆人言語行事與衆人同則衆人矣此心同于
小人言語行事與小人同則小人矣此心同于禽獸言語行
事與禽獸同則禽獸矣如何可不孳孳爲善欲爲善如何可
不學問

山有榛猨有苓何地無賢遇不過命也然誠之所感鬼神通之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南

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資予良弼君子不謂命也所責于已者
誠有不至耳

蕭統陶淵明傳無一語得淵明之實所載五柳先生傳雖其自
作亦非淵明本來如此蓋必其晚年文字隱居以後所著也
性嗜酒三字全非酒乃淵明有托而然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耻屈身後代亦非其本指然則劉裕未篡以前何爲卽不仕
乎淵明學識晉宋間人無能及之者讀其詩自見之

呂涇野先生天資純厚篤實不難至于聖賢然其學問不能及
文清康齋者豈亦以少年登高科爲美官之故乎

願中虛中孚亦中虛蓋惟虛中無我方可養德方能感物頤全

體皆虛中孚二體中實感物以誠進德則全在虛受也

人爲萬物之靈誠能日思此義則知仰愧俯作而於學問自不
能已

人爲萬物之靈如何孳孳爲利且盡所爲梏其良心而下同於
禽獸乎念此如何不戒謹恐懼凡人何必大惡然後下同於
禽獸只饑食渴飲好佚惡勞男女之欲口體之奉而不知性
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常爲卽是物類也

庶出之子不肖者十恆八九人性皆善雖曰氣稟使然豈盡下
愚不可移易多因嫡母陰懷嫉妒以爲非其所出教誨不先
而所生之母出於微賤又不知教誨之道甚而其父或因晚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全

年所得或是偏愛私寵不求嚴師以教育之非姑息以成其
縱肆則導以庸下短淺之見以及機詐詭昧之行迫乎漸長
習與性成自非好學親賢鮮有不流於邪僻者矣

徐仲車朝夕具公裳以揖母雖敬親之道當如此然不免太過
期望則具公裳可也朝夕袍褶不爲不敬况嚴威儼恪非所
以事親也公裳朝夕用之反疑於褻大都仲車行事類愚者
多如畜犬近於數十日不忍其母子之分離此豈勢之可久
且凡物皆然何獨犬也買肉初欲就其家而必迂途再往買
之以歸父名石卽終身不履石種種見其立心之誠而亦未
免於蔽則爲學而氣質未能盡變之證也

詩書等以垂訓而誦詩必先于讀書者以歌謠易以感人凡人好善惡惡之心既動而後可進于義理耳亦興于詩之意程子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正此意也

鬼神體物不遺故人物之生皆具知覺之體告子生之謂性之言于此似亦見得但不知一陰一陽之道人得之即爲率性之道故止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仁義爲我之固有也朱子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最詳最備近世講學者于虛靈不昧則稱之于具衆理應萬事則非之此正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弊入于異端而不覺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未

禮者天理之節文若人之言語行事合于天理自然有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理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也

古之教人仁義道德而已矣今之教人聲色貨利而已矣古之學者以實行今之學者以空言世道人心安得而不日壞讀書錄後人讀之當從續錄讀起蓋公晚年所著也續錄與前錄同者十七八則見其始終用功只是一路不雜不輟不雜之謂精不輟之謂一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凡利于己者必害于人故怨與奪隨之然聖人作易則使人

趨利而避害利亦生人所不能已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取之于天也孟子曰不違農時深耕易耨穀不可勝食又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取之於地也孟子曰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可以無失肉是取之于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正蒙曰師道立善人多子孫賢族乃大是取之于人也如此則利于己亦利于人易所謂不言之利利者義之和利有攸往無不利大槩如此舍是而言利鮮不得罪于天豈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凡人日夜用心一思再思能不外乎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未

當爲則廢幾其能有進而過失亦可少矣

吳忠節公常言要窮就窮要死就死所以後來能以身殉國蓋人之有身只爲怕窮怕死所以無所不至要窮就窮即是志士不忘在溝壑要死就死即是勇士不忘喪其元平生矢志如此臨難所以能不回惑人之立節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喪事不敢不勉無問輕重亦無問人已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固不可若送死大事一意輕忽亦何可乎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是日哭則不歌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皆本此意而推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記曰隣有喪杵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部禮經喪祭居半古者聖賢用心無不如

此吾人立心行事只患不誠不憂太過也嘗見越中人家臨喪必有宮中之相左右各張一榜自斬衰以下五服男女無不書名雖族人無不相免者自敦匠以至飲食之細執事無不各有其人子家戚不得不至說所謂以故與物不肖者證面及之蓋以此也

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三代以下士庶人之家傳之先祖編之邦籍亦與有國無異人在覆載間無論大小強弱盛衰畧如此隣而已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之義人人常存此心人人當勉其事孟子交鄰一章以大事小以小事大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事勢

楊園先生全集

儀志卷四

式

雖有不同理則一耳自恃其盛強而陵弱暴寡固已逆天之理天不佑之若不安于弱小而敵強國大亦豈綢繆牖戶之道其義有二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一義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一義也要當不失文王我師之意則處盛強固可處弱小亦可修德行仁非禮弗履自強之道莫過于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學者苟不從事講習討論雖欲省察克治茫然何所用力然講習討論之事父兄師保猶可得之於子弟若夫省察克治之功父兄師保無所用其力矣故修曰自修

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生正爲公其身然能養其

德則不必更言養生矣 養德可兼養生養生者不能兼養德亦便有小體大體之別

大抵人品學問總不出典詩立禮成樂三節其爲人也好善惡不善見義肯爲知過肯改秉彝之良誠切於心此典詩中人物也若修身砥節堅確不移獨立而不懼臨事而不同言方行矩有物有恒此立禮中人物也若夫氣質盡變德性安和表裏內外純一不雜知明而行美恭敬而溫文此則成子樂中人物矣目前朋友據其所得只是前兩節人爲多然至此已自不易也

恭已則寬信敏公俱脩故曰篤恭而天下平恭已正南面而已

楊園先生全集

儀志卷四

北

矣

賊仁賊義不必弑逆大故然後名之只日用之間親其所踈踈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自少至老積習習熟而不知變希不至于拂人之性災逮夫身者

先儒謂讀書把截四路頭竊謂人之爲學亦有四路頭先要把截否則讀書雖多終無入德之理或以爲問曰孔子所謂四路頭色厲內荏也道聽塗說也鄉愿也鄙夫也孟子所謂四路頭頑夫也懦夫也鄙夫也薄夫也

一心不能自主何以應萬事而不過失此大學欲明明德于天下所以必始于格物孟子之不動心必由于知言養氣也

古人渴不酌貪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雖當困阨行乎貧賤
不忘溝壑而已何可每事苟且呂氏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
事非戒之戒之

一事苟其餘皆苟何可不慎

心巖性急讀書之至戒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
制萬物程子所謂金草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
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于窮理窮理之益莫
大于讀書

古今異宜時勢不可強孟子言仁政而云必自經界始經界之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手

法自今可舉而行若井田當時尚未盡廢已云若夫潤澤之
此可見聖人通變宜民之意非執一槩以強人也如云莫營
于助莫不善于貢今日條邊之法貢法也然行之尙可以相
安若助與徹則斷不可行矣父子兄弟尙不能同心用力而
欲八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得乎今無論官民貴賤相欺相
壓雖閭里親舊尙且相凌相殘欲行助法是速禍召亂也助
與徹豈非聖王良法美意而不能不審時度勢如此推之可
舉其餘

養德養身非有二義大學曰德潤身未有薄于德而能厚其身
者

命之定于理者無不同仁義禮智之賦于天者是也然一涉于
氣則昏明強弱清濁厚薄固已萬有不齊矣若富貴貧賤壽
夭之類往往人之大小不同數亦因之有異其止係一身之
窮通得喪者以一身推之可矣有係一家之廢興存亡者有
係一方之利病休戚者有係一世之治亂盛衰者或宜窮而
通宜通而窮或宜壽而殊宜妖而壽此豈可以一槩論乎君
子修之吉而未必吉小人悖之凶而未必凶聖賢于此惟有
守正以俟之而已

中者聖人之德正者賢人之守學者由正以至于中猶以規矩
爲方員希賢而後希聖也若好言中而忽言正鮮有不失已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手

與人者

欲爲名世之學當存王者之心王者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
堯舜性之不言學其用功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已其後惟
傳說告高宗始言學然其言正與論語先後一揆其曰惟學
遜志務時敏卽論語學而時習之之謂也其曰惟教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卽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之謂也其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卽論語好古敏求之謂也學者本此成
法做功夫方能日進無疆

語直傷交今乃知之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又曰明
數斯疏矣何可自信直諒一往不顧

家庭之間一言一動當思爲父子兄弟足法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方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取善其有窮乎

呂氏有言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血氣旣衰之人不可不重以爲戒

朝廷言路開豈無不善之言雜然而進然而忠言得至於耳凡夫政事之關失四方之變故天下之賢才官方之臧否皆得

聞知所以治安而國家可保也若言路閉塞小人害國之言固不得入然而忠言不至于耳細大之務咸罔聞知所以亂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幸

作而至于危亡也

古今稱舜者曰德爲聖人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性之者也皆以其盛德而言若其所以爲舜者在孔子則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則曰由仁義行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尙書亦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明四目達四聰其事親也則曰負罪引慝憂憂齋栗而已非有殊異不可做倣之事也然則人皆可爲豈欺予哉

今之學易者好爲異論窮深極微而于日用全無所益如此卽

無易可也學易貴得其用只六十四象辭得其一二兩句終身用之而有不盡如乾君子以自強不息咸之虛受人等類便到聖人地位亦不外此卽如訟之作事謀始歸妹之永終知敵旣濟之思患而預防之豈獨訟與歸妹與夫濟川爲然哉推之大事小事無不皆然是故君子之于易沒身而已矣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

今之言學者約有二種重致知者好言靜悟而忽踐履爲不足事是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力行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幸

者矜言踐履而以窮理致知爲不足爲是則所謂淺陋固陋而不能進于高明之域者也至于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以至相與分爭而暴行因之以起誠淫邪遁之言洪水猛獸之行豈在學術之外哉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爲人仁義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親親則有殺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而尊賢則有等若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施之于家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放情無往而不辟已足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賊仁之賊賊義之殘何必在大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心者濯去習聞習見之心使其心全體皆易也密字今人說得無形無踪都不成義理要之卽上文惟深惟幾之義

聖人之心真同天地隨舉一事敦化川流無不周具卽如六十四卦象辭凡夫天下古今大經大法與夫生人日用之常食息寢興之細靡不各有至當之理以示人學者本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法象之間何往非學

詩書稱舜之德大約虛懷樂善之意多頌文王之德大約剛健不息之意多吾于舜之所以爲舜得一虛字文之所以爲文得一敬字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后

肅肅在廟人猶可勉而能若離卻在宮則非可勉而能蓋在宮之人不過左右贊御之徒豈能盡賢且智語言動作皆能稱文王之意自非德盛化神何以微顯細大一不于其太和耶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際苟深思而法則之終身之憂患能不切切耶意者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其殆庶幾也與人能深思有物有則之義則德之不修不容不切終身之憂矣此意孟子說得親切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爾矣如此諄告人猶不能反而求諸己真可哀也

門內之治恩揆義忿疾于頑亦見學問不得力也胡不克治

舜處頑夫嚚母傲弟之間只負罪引慝反求諸己而已矣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居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自天子以至庶人欲長守富貴未有不然者也

自古文章關乎世運蓋言爲心聲人心感物而形于言一人之心有邪正故其言不足憑若億兆人之心則公而無私矣皆不知其然而然卽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盛衰理亂有開必先知微君子必能辨之

中庸章句第一章大註所云蓋欲學者于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一言足蔽千聖遺經之指亦足蔽千古學人爲學之指人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重

能于聖賢之書字字句句反求諸身自能有得不然讀書雖多無益也

尙書艱哉欽哉懋哉雖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時之言然義實相兼人之所以不知勉力者由不知敬也所以不能者由不知艱也知艱則能敬矣能敬則不敢不勉矣隨舉其一義無不兼

輕視禮者希不流入于禽獸之域一身一家亦然邦國天下亦然

禮爲立身之幹爲世道人心計當以關中之教爲先教子弟亦以學禮爲急所謂六陽從地起也又曰唯禮可以已亂

入本天地之氣以生天先乎地此愛之本也地承乎天此敬之本也樂由陽來生乎愛禮由陰作生乎敬故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所以爲至德要道不可斯須去身也

孝無他得親之懽心而已中庸言悅乎親孟子言順乎親順較悅更進一步然順斯悅矣道惟在誠與敬故養曰敬養亦曰忠養

大學言明德而急于致知者良以知之不致非特人之美惡有所不知卽己之善惡有所不知矣況在事物乎

二氏亦有言及克己者但所謂己聲色嗜慾而已聲色嗜慾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己之蠱且浚者也世多有淡于聲色嗜慾之人而不足以入道故須復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也又况淡于聲色嗜慾之人往往執己自是非堅僻乖戾卽傲物肆志其去道益遠

惟禽獸爲無禮禮廢則世必亂自古如斯故嵇阮王何厥罪浮

于桀紂

天下道理總不出費而隱三字子思此言所以爲喫緊示人也刑名功利之家於費處亦見幾分但遺却隱處釋老之徒於隱處亦不無所見但遺却費處所以爲異端至程子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發明無餘蘊矣學者苟能深思而自得之

則于道其庶幾乎

天何言哉隱也四時行百物生則費矣仁義禮智根于心隱也辟然見于面盡于背施于四體不言而喻則費矣無極而太極三才一太極無非是也三字不特可盡中庸一書之義天地之間四書五經莫非此理充塞彌綸

目下省身克己懲忿戒暴是第一事不能自克何以爲遷善改過

人在天地間所以相去絕遠者學與不學而已矣其學之所至所以相去絕遠者立志之大小用功之疎密而已矣甚淺近而易見嗚呼可不勉乎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今世貧士衆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之恒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兩益均有舍此不事則無恒業何以養其身無以養其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便將敗德但此際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

天地間只此五行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只此六位各當其位則既濟各不當其位則未濟所以聖人在上萬國咸寧不待易民而治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要不問守本分六字程子嘗垂稱之蓋自天子以逮庶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爲卽將惟日不足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何問之有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人斯有道故曰道不遠人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故凡一身之視聽言動日用飲食無非道也故曰不可須臾離也離人而言道即爲異端不能盡人之道即爲曲學不可以爲道矣何以體道曰心而已故下文曰忠恕違道不遠然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但吾儒之心施之于倫常日用實從言行上見得誠也異端之心耽空守寂不誠無物而已與有物有則之義正相背故末簡言庸德庸言而曰君子胡不慥慥爾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朱

誠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鄧躬行爲癡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于一隅所謂誠也多其辨說不根極于理道所謂淫也固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微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論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

學者日用之間見得仁義之用無往而不然方能熟

人主固以聰明爲尙然其德以至誠爲本虛已爲先乾六爻皆有首出庶物之義故曰爲父爲君又曰乾以君之文言二爻言君德則曰謹自信曰閑邪存誠善世不伐三爻則曰忠信進德立誠居業而不一言及于聰明知至知終則以學問爲

事亦不言生質也尙書四岳薦丹朱而堯曰否德泰帝位其否德之實則曰器訟器則不能忠信訟則不能虛已欲如禹之間善則拜湯之從諫勿拂收過不吝必不可得矣四岳言其啟明必是明敏過人的人然忠信不足而明敏過人爲害正大紂之智足飾非言足拒諫豈不明敏過人然卒至於喪亡則可鑒矣

世人多以固執二字爲詆訕殊不知二字是好字中庸以擇善固執爲誠之者事人若不能固執從波隨風而已以是爲病世道人心所以不古人若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朱

天地間人通功易事便能道並行而不相悖處處周行也通義達道最可體味

學者自朝至暮無小大無隱顯舉足動念無非仁義二字方是居仁由義方能熟于仁精于義

禮以辨尊卑等貴賤別內外故曰唯禮可以己亂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下陵上替妾婦乘其夫小人加君子故夫子汲汲然與弟子習禮觀論語曰爲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意可見矣桓司馬爲其不便于己故削迹伐檀甚至欲殺孔子此與秦始焚書坑儒同一意也蓋惡其欲興禮樂而已

易言艱貞人欲固守其貞非艱不能賢人處亂世當求言艱貞

之義

隆萬以來朝野只成奄然媚世之習是非不敢別白善惡不
分明直道而行四字我生之後殆不復見今日學者將欲爲
隱居以來其志當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起欲爲行
義以達其道當從舉直錯枉遏惡揚善與斯民行三代直道
起

近世匪人固多學爲包承者吾人但當安守其否以俟道亨不
可以彼包承乎我自失其守也慎之慎之

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實難故曰堯舜猶病
也聖人治天下只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火人倫明于上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手

小民親于下有恒產有恆心不至于放僻邪侈陷于刑罪而
大勢所不能亦不强也

天地間人智愚強弱生質各有定分強者不能使之弱弱者不
能使之強智者不能使之愚愚者不能使之智聖人爲治特
使教化明而風俗美強不至于暴寡智不至于欺愚寡寡孤
獨廢疾者有養而已至于耳目心力之所不及則固無如之
何也堯舜猶病病以此耳論語說到修己安人便住蓋安人
亦便是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之意然欲人人如此便不能
故論仁智只說舉直錯枉使枉者直蓋不仁者遠便是至
治也今思三代而下限因之制亦難行經界之法不可不

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楊朱言義而不及仁故其敝爲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言
仁而不及義故其敝爲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子莫言義
不至于楊仁不至于墨則親親而無殺尊賢而無等仁義兩
失之矣所以俱爲執一而賊道唯孟子爲大中至正以其得
聞于子思願學孔子也

敬義夾持人知爲程子之言而不知其出于文言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爲出于孔子而不知敬勝
怠勝義勝欲勝太公望陳丹書已諄諄矣故曰若太公望見
而知之由太公至程子其揆一也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卷四

手

損而後益堯舜其猶病諸弗損益之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故无
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霜露無私降故曰得臣
無家如是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故象曰弗損益之大得
志也

或言某友生質淳厚操守也好讀書亦多虛心好學但于出
處之際及儒之與釋界限不肯分明說曰看論語篤信好學
章自見果能有學有守則出處之分自明去就之義自決此
友恐是長厚有餘明斷不足臨大節未必不失足也
公孫朝仲尼焉學之問非子貢不能答陳子禽必問其政之問
亦非子貢不能答故曰智足以知聖人乃夫子于其前嘆莫

我知所以發子貢之問也下學上達知我共天之語非夫子自言雖子貢亦誠有所不能知猶之發憤忘食云云子路則欲對葉公亦有所不能云爾吾人志于聖賢下學之功須從不怨天不尤人起懲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須自正已而不求于人起欲正已而不求人須從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起試思心之不正身之不修病根卻在何處豈非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妄求願外爲心心安得而正身又何自而修乎吾與人言所以亟亟以農桑稼穡爲主蓋惟衣食可以無求于人然後人心可正教化可行世人不察反以小人之事見議可嘆也

能反求諸其身然後可以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否則一言一動是皆穿窬之類而已

人才本于道德固是第一等然朝廷用人只是才智之士爲多故曰舉賢才才智之士使能盡用之于正卽是人才自古帝王之興用以致太平者多是生于亂世之人正如春夏之木繁枝遒實蔚茂離披卽是冬間枯木朽株也

目前有幾件急着緊要做得方好科目不可不罷官制不可不改資格不可以不破軍政不可以不修農田水利不可以不講秀才不可以不親官政

極做之法得良人爲之亦不至于大厲極良之法使不善人行

之亦足以爲害正如青苗之行當時程明道韓魏公所治之部決不病民周家徹法陽貨榮夷等行之決是爲暴所以賢用人不可不汲汲也

今之爲致知功夫者多主良知自有天則之說而求其虛靜專一以俟端倪之自見雖做到極好不過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雖間有所見亦祇約略近似而非至當之則何況往往失之偏枯淺陋未必足以通天下之志乎所以不如窮格事物之理求規矩權衡于古昔先王也

仁義要躬行實踐故曰爲仁義夕日行仁義方實能有諸己否則究是空言于自己無得力處也

欲得人心正而人才出必先學術正世教明然學術所以爲正世教所以得明必須入倫明大繼立春日聖賢窮而在下教課子弟須使讀正經親正人行正道言正言所請六陽從地起使天地之心復見而後無負上天之生人爲萬物之靈也

備忘錄遺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自佛入中國從來爲禪學者不曾侵入聖人正道自張子韶改頭換面以出便有雅鄭紫朱之亂至象山陽明則不復辨別矣

事到處不去決當有一善處之方所謂術也又不入權詐一路此非愚忠愚孝所能爲故曰德慧術知觀舜處父子兄弟之間綽綽有餘

有從事於克己而不能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已不克者故關中之學以知禮爲先知禮則成性矣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錄遺

勿以己不重貨而謂人皆輕財勿以己不作偽而謂人皆崇信勿以己常不較而謂人皆雅量持此三者以處世庶乎遠害矣

譬如寫字朱子教人去臨帖陸子教人信手去寫自出心畫雖云寫到好處臨摹的也成字信手的也成字然終是倣故的易成而敗筆少近見人也有好姿姿也勤於書寫杜撰去伸紙臨池全不像樣

好議論先儒而中已說世之爲良知之學者無不中此病此人身在習中轉移而不自知更說其性且去將信而好古語仔細思之友人以文字相質蓋駁先儒氣質之性之說因書其後下條同

孟子說個形色是發前聖之未發程子說個氣質是又補孟子之未發

年雖有早暮志氣總不可一日而衰世雖有治亂綱常總不可一日而廢

程朱之門多恭敬撙節退讓之士近世講學之徒躁競而已矣躁競之士罕不爲小人此病東林與姚江皆甚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於今思之雖無私心卻多不合天理程子有言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爲先

學者德器要深重德器深重可以任重致遠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錄遺

二

開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曰仁本是固有本是主但有生以後天理人欲互爲消長顏子是天理常存而人欲間發則理是主而欲爲賓其餘天理未能勝乎人欲則似人欲反爲主而天理偶然來復卻似賓也

大都君臣朋友取其相濟主德剛則臣以柔濟之主德柔則臣以剛濟之朋友亦然

象山言義利言充四端先立乎大處極親切蓋其生平用力在此但從此以上更有無限功夫正當遜志時敏以造乎精微之域卻不宜便泰然自足

人之爲善必有所由由秉彜好德一念來雖旋作旋止終是策

勵得起若有所爲而爲之則其爲之必不力雖一時果銳旋卽衰止以其無本也

小利不講農政廢弛未有如近代之甚者遊民之多亦未有如近代之甚者海內如何不虛耗乎

官多則人才不足必濫取以備員祿薄則難以養廉必詭利以欺人朝廷與士人兩失之道也

九舉事斷之于心公私義利揆之于義是非可否合之以情從違順逆審之以勢輕重難易故動而不括功成而天下安之

陽明之言易使知德者厭以其多夸也

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錄遺

三

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已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繁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斯言不獨爲帝王者當知自公卿大夫及士庶人皆然自漢以後作者代多因而相煽成習人率以文章爲不朽之事至於今日斯風尤甚人不恥無行而恥無文初學後生輒自作文集以誇於人而冀傳於後究其所爲何文之有何章之有廉恥道喪莫此爲甚

鼎之初六有顛趾出否之象蓋將烹飪必先滌其釜鍔而後可

進而有實否則雖有嘉肴人將不入之矣人苟有志於學須先洗刷身心舉從前積習舊染與夫自私自利之心盪滌殆盡使潔淨之質已具然後加之學問可以充實光輝

資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學有舉足動念輒能如此方能馴至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雖在猷猷之中不失天下歸仁之量若始初卽懷私己一念且未論行事鄙猥不足以服邱民之心便是惡烈盡世終必能利居成功其餘弗足觀也已

讀書數十卷而不能化導門內真所謂未免爲鄉人也

成城哲婦傾城夫非哲不足以成城婦非哲不足以傾城

楊園先生全集

傳志錄遺

赫宗周褒姒威之褒姒之色必是美於申后其才智必是過於申后然而威周者必褒姒也故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懿美也當時之人無不知其爲梟鴟而幽王則以爲懿美唯其以爲懿美故褒姒得肆其爲梟爲鴟之惡而至於威周耳幽之爲幽亦是亂亡之後人從而諡之則然在幽王豈不自以爲聰明過人褒姒才智足以佐我政治而公侯卿士皆足以龍絡頤倒豈知其爲厲之階乎程子謂下愚不移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然則幽王特以惑於褒姒而忘其身內而夫妻父子人道之大倫外而天下國家存亡之大數俱有所不見故

曰幽所謂近不見眉睫大不見泰山也

自古人倫之亂其流禍非數世不定國之興家一也其端多開於女戎歐陽公云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斯言真萬世龜鑑矣

綱常倫理之際一念隱隱其禍敗必中於身以及其子孫蓋天道也子曰我誰欺欺天乎

天下之理不待安排造作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子稱管晏孟子羞稱管晏其義一也或疑劉先生於陽明嘗稱以此感之之今吾黨惡之得無同異故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錄遺

五

墨翟知愛所以爲仁而不知愛之理故曰兼愛告子知事之宜爲義而不知爲心之制故曰義外仁義二字朱子註得無漏人之過失約有二種其一是無心之失其一是不知義理若知義理不當爲而有意故爲之則惡矣尙書刑故無小宥故無大蓋以此也

五行無制則不成用金不得火之制則不成從革之用火不得水之制則不成炎上之用水不得土之制則不成潤下之用土不得木之制則不成稼穡之用木不得金之制則不成曲直之用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師友者制我以有成者也

吾於孔子得二語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孟子亦得二語曰觀近臣以其所爲至觀遠臣以其所至論觀

人性皆善本無惡其惡皆出於過與不及皆生於蔽所以蔽陷離窮以蔽爲首論語六言六蔽六言本皆美德蔽則不難至於爲惡周子通書所以有剛柔善惡之論洪範所以有剛克柔克之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蔽於此者不見乎彼

今之讀書徒爲空言不及行事固爲無實終於無所得亦有專於人事上打算而不能潛心讀書以求進於義理終於固陋

楊園先生全集

備忘錄遺

六

鄙野不能造於高明之域也况此等人臨著做事見識短淺應機遲鈍甚或見此而忘彼執滯而不通多至於敗事乎朱子之教大約使人先明好惡蓋纔遇一人便有善惡以及智愚賢不肖之別纔遇一事便有是非可否邪正之別纔一言入耳亦便有是非得失合義理不合義理之別善則好之不善則惡之真有如好色惡臭之喻然用心一過不免失之太刻所以吾人時時當念中庸寬裕溫柔及尙書有容德乃大之語以補其所偏譬如服藥服單方久便苦失之偏勝也陶靖節屈三閭二人相似覺得靖節爲優然三閭終是三代人物後世不及也

高忠憲謂君子以清勤慎做人小人以清勤慎做官此便是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之別然若是果肯以清勤慎去做官職業亦是盡得民生亦不擾得豈不爲彼善於此但辨之不可不早

求異於人卽異端求合於人卽鄉原盡其當然之分則依乎中庸也

白沙謂從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於是舍彼之繁求我之約唯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常若有物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愚謂是前時在聘君之門有此一種功夫故靜坐而

楊園先生全集

簡志錄遺

七

或有所得也此段文字病痛根本

清談廢事人知咎古不知懲今

知行二字偏重不得空知與冥行其失均也若論今日自應以篤行救之

聖人制禮只是順性命之理

恒心有無興亡治亂皆決於此

三代而後賓興之典既廢朝廷不得不設科以取士取士之法莫善於漢莫不善於唐蓋天下之人唯祿利一路可以鼓舞得人以力田爲科則可使海內無閒田以孝悌爲科可以使亂臣賊子不作人才出風俗美海內富實士慙兵強視以辭

賦奔走天下之人何啻千里

簡志錄遺

詩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有所思四首

若有人兮山之幽欲往從之兮阻且修吁嗟風雨憔悴兮曷云其修

若有人兮水之洲欲往從之兮河悠悠吁嗟江漢則宗兮曷云其悠

若有人兮道之周延佇獨望兮誰適與謀吁嗟一日相見兮其樂夷猶

若有人兮皇之州鳴佩將將兮君子好述吁嗟願言則駕兮以

楊園先生全集

遊以遊

鳥夜啼二首

鳥夜啼子母一枝棲子母一枝棲如何夜夜啼

鳥夜啼母將去子子獨棲母將去子子獨棲朝來還復啼

市柏

柏生挺孤貞託根乃伊邇見千夫勞夜聞羣柝止風雨滌其煩星霜固其趾亭如長自芳罔識歲終始應有鬼物依枝柯不能毀將古大隱流日日處塵市

和程異隱

木葉改榮落相將又一年所業未殊昔徒爲悲逝川初謂不復

爾漸至乃依然聞道果何口詩書自簡編春秋三十六不久成

華顛攬衣起徘徊明發期先鞭

歲月向無適吾嘗亦少年臨風隨茂樹觀水立晴川白罹憂患

後百情已冷然閉門誰與俱求友惟青編其人皆不友招我泰

山顛所期日未暮不在黃金鞭

上達詩

一從絕頂望雲霄一墮窮巖歎寂寥今日相悲何太遠不知分手在山腰

會祝孝廉墓

師門問學吾徒共七尺金歸志獨深猶憶姑蘇終夜雪相期不

楊園先生全集

屈季通心

感遇

自昔墾硯田力疲鮮所獲今茲受草萊朝暮不遑適反覆已四

三根盤非易闢筋骨豈嘗愛鎡基未之惜嘉種無新機莠勢轉

充斥自分農家流服勤乃長策水旱會有時登賦數庸尼惟願

苗畝成主伯蒙其益亦令繼自今動免怨疆場敢希樂郊人歲

取禾三首

長途望不極白日亟西馳敝車駕羸馬僕夫力已疲故人意歎

曲執手語移時壺殮陳道左復申以多儀多儀自古重壺殮奚

獨私飢渴非不慰所憂道遠適眠色接衣袂惻惻其安之終焉

悔靡及云何久踟躕

偶占

風雨兼旬塞苑寄一編靜對日黃虞興來適爾覘晴色水滿前
川花滿區

酬友人

閩中大禮昭天地洛閩遺書二曜存無忝所生今日事紛紛同
異後人論

漁父

昨夜絲綸或未收鄰翁篝火放漁舟曉風非不寒侵骨自昔勞
勞到白頭

楊園先生全集

詩

主

答友人見規

愛追往事都成悔懸揣方來無盡憂力學不堪悲老大躬行未
有一能修

學之不講是吾憂若涉津涯何處求惟有返躬知履錯敢騰口
說起恒羞

謝友贈竹杖

本以求醫往新疴未藥生扶賴仁者意懷惠小人情少壯逢山
水攀虛類鳥棲只今平地踏時抱屐永虞

同趙二阻雪

攜琴擬向萬蒼中流水高山四座同豈爲丈人將止宿故施冰

霰夾西風

斗酒難將壯志酬談兵說劍不能休漁樵莫及興亡事故李將
軍竟白頭

酬徐堅石

落莫誠吾分饑年藉館餐玩心惟古訓盈耳亦先傳霜白秋方
凜花殷春復殘願言宏道力無令著書繁

閔農答許大辛

閔農初望雨插植苦不前植之未成苗飛蝗忽至焉趨趨蛛既
出憂心殆已煎八月霖雨作溝渠成巨川車肩兼晨夜伊誰敢
息肩所冀雨滅蝗庶幾小有年重經水旱後殘喘或得延豈知

楊園先生全集

詩

中

旣尤篤降此蟲萬千集根苗遂槁集榦穗失鮮初猶十二三漸
乃靡一全彌望皆朽折西陌接東阡蒼天誠何意斯民日顛連
仁愛寧異古必也民多愆我友其敬矣三復有皇篇

觀物偶占

閉居觀物理理在是爲天淑惡微分際端爲禍福先
閉居觀物理理可默無言浩浩江河逝昭昭日月懸
閉居觀物理理味正宜探不歷酸辛苦如何便得甘
閉居觀物理試向樹頭看取新先去故華約子斯繁
閉居觀物理無不燦然呈花發風隨至雲開鳥弄聲
閉居觀物理有物苦塵封朝來曾拂盡未幾已重重

閒居觀物理何物不相求好鳥鳴高樹新蘿綴小樓

閒居觀物理物愛天光庶下纖微草萌芽已向陽

閒居觀物理百穀隱於泥葆此迎寒節春風綠滿畦

閒居觀物理物理自平平春先百舌語秋至草蟲鳴

丙戌吟

欲求端本窮源事盡在鷄鳴而起時一念離真卽爲妄此中得

矢寸心知

雍熙景象非難致端在水淵不已時試念空山最深處一陽方

動物先知

書

桐鄉張展祥念芝氏著

卷一

上山陰劉念臺先生

敬啟祥幼罹孤寒不知學問之道二十餘稍聞先正緒論則竊說之然未知所從事也既而得朱文公近思錄而讀之始知聖賢之果有可爲由是習見習聞及身之所行日有愧悔所謂天誘其衷不自終於陷溺也已已卯之秋忽有悟於志氣之義以爲志帥氣則爲君子氣勝志則爲小人由是日用之間每求志之所以帥氣者又一年偶有見於人品之有君子小人與治術楊園先生全集

之有王霸其辨只在誠僞而於孟子所謂怵惕惻隱爲誠內交要譽惡聲爲僞以是自省自考惟恐其入於僞而不進於誠也今歲春得見夫子不以祥之不肖不足以辱至教反覆啟誨誠哉天地父母之心惟恐一物之不得其生成一子之弗克肯構也且以祥所出以質之夫子者多見許可益勉以弗生退阻臨行諄諄復以體認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爲言祥雖至愚以十有餘年孜孜矻矻稍得尺寸之益以庶幾自列於人數以見可於君子忍不及此壯強益加努力以期至於君子而不至於小人乃以自棄哉是以拜別以來無日不體此意雖無大益亦幸無甚損謹以數月之間所竊有得而不敢自以爲是者錄如別帙

其所疑而不敢不問亦錄一二如別帳進之左右幸夫子即以命之

附劉先生答書

里人還領手教識垂念惓惓愧老人近狀無似無可舉以報知已者出處之際撫今追往轉有不自得於心者奄奄餘生何處是投死之地何時是夕死之期念之不禁於邑耳別示新功小著知向道之功大都反躬近裏者便是真實誦義政不必問其言之工拙得失也更勉而不已日有就月有將斯可矣僕老病入山新春少還了歲事茲且復累櫬爲長往計朋遊槩絕屬有見訪之示萬祈中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

別帳

自昔相傳惟古本大學程子疑有錯簡故爲分經傳而朱子述之陽明先生欲去章句而復古本其意蓋以尊經也石經大學不知其源流所自固已不能無疑而高氏又有知本要義之論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二

後有作者惡知不更有所更張乎是則大學一書將爲古今聚訟之端也祥竊謂古本自屬舊傳而程朱章句固自可尊可信石經失其所傳似未可盡信雖曰秦漢以後三代帝王之書率多訛舛學者信諸其理不必泥諸其文然古本章句並行雖無石本大學之理已自昭若日月非有所闕無俟石本而後傳也與其表而章之而不免於後人之惑不如闕疑亦爲不失尊經之意祥按夾漈鄭氏曰石經之學始於蔡氏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乃自爲畫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

燹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又按石經周易晁氏曰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和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較邢璣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由二家之說觀之則石本大學或亦未是蔡氏之經而亦不能無訛若果爲蔡氏之本程朱時何以不出况程朱於古之遺經博求廣論莫不敬慎精詳又非窮鄉末學淺見寡聞者比也竊謂石本直可闕之不論夫子以爲於義有當否

與陳乾初

楊園先生全集

書

三

目前朋友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祇如朱子所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耳至於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絕也當此惟有在事物則精心而察理在古人則篤信而敬求在朋友則虛己以聽受然而氣拘物蔽隨感而有於道茫乎未之有當也第向讀龜山先生集見其所言道廢千載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向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習俗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爲不受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爲之惻然於心竊以爲今之靡然向

風者非王氏之學乎且未論受其變移何如卽所謂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若隱微之際果能一一推勘得過乎前所進規挾賢挾長之語亦非第一口之見與一人之私也平日竊效責善之義而不足以回兄之聰疑其有是而不敢信然則以仁兄前後筆劄出以商之同志之友咸謂有之故盡言而不諱也卽養生送死一論於世教極爲有補然此意不能不露於筆端蓋兄於王氏之書讀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爲是前無往聖後無來詰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見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爭也仁兄於洛閩之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中

未嘗遜心抑氣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夫操我見而讀書卽如論孟等書豈無無忌憚之徒從而指摘肆其妄議者何況洛閩遺書哉蓋人心不能無蔽蔽則所見皆偏偏則於彼勢重於此益輕是以古之人立規矩以爲方圓立準繩以爲平直獨無此心之可信哉以爲信心之有敝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也四家之學得失是非自有公論天下後世皆有耳目皆有心思既非人之所能阿私所好亦非人之所能蓋護其短在我人自審趨向則當決所去從不宜昧昧耳至於性解古之聖賢發明已無餘蘊學者但彙經書之言性者參以先儒論說而驗之身心以及天

地萬物則有以默識其所以然者又何必更爲之解解而同乎古之人則可以不作若將求異乎古之人則已自蹈不知妄作之病陷於惑世誣民之罪古人有言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可不慎也兄大學辨始出之時相知論難紛紛爭之甚力弟以爲學問之事如登山者移步換形以兄日新之功不久當自悔之無俟多其論難也今倏忽四五年來朋友之論寢息矣而仁兄信之猶深執之彌堅夫朋友之論寢息者非誠降服於心也度兄之勢不可以復挽故引不可則止之義以全交耳仁兄勿謂遂能推倒一世之人也吾人株守一隅所交不過一二百里人士耳然已不能無相異同仁兄之意方謂天下非之而不顧異同知所不恤然能考之古人而不悖乎揆之大道而無訛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卽理也陸氏之說而王氏祖述之此說一倡師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弑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莊周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亦激於文獎之言漫淫至秦李斯用事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郡縣焚詩書坑儒士舉聖人之迹一掃而無遺是亦割斗折衡之效也學術之際何可不慎也使當時學者循循焉慎守好古敏求之訓處士不敢橫議何至流毒若是之烈哉弟辱於仁兄有同學之誼又念舊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五

友如開美仲木俱已凋謝吾等未及泉壤正宜互爲切磋以求一日之當於道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石之賤或爲玉之所資兄之他事弟心儀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愜於意不敢向同苟合亦非所以求勝苟合求勝皆小人之道也弟雖不肖亦知所克治矣

又

先人葬埋一節夙夜哀痛未嘗不以情事未申天地間一舉人爲疚爲惕乃當時蒼皇草率徇俗畢事自後禍亂相尋不遑改葬至今尚在淺土每一念及如不欲生弟何人斯而敢與謀兄之大事哉顧下問不可以不塞妄以理勢二字授之墓之宜深

楊蘭先生全集

書

木

宜堅百世不易之道也子孫欲爲先人計長久謀無窮亦百世之人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坐未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忌之說知其不足惑矣事力之辦知有所不難矣或者老伯母葬時壽藏之啟溫燥美善而無水蟻之險則虞改卜之兆未必有過乎此與或者主穴附穴一改則必俱改其間歲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卽未久者曠已堅疑不便有事啟鑿與此蓋從兄往者嘗悔壽藏之虛與亟稱族輩之善推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亟奪者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得母已成之局深之容有所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樹焉猶之深也

竊度尊坐必不至於侈費約其方廣當不過數畝若每歲培土數寸積之十載卽有數尺由是而積之不已雖越尋丈不難至也天下後世卽不無乘澹之虞又焉有耕犁之能及於高壘乎兼此地無業陶者窰井之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於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間恒有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孝子慈孫亦祇盡其心之所得盡與爲其力之所能爲而不留遺憾焉已爾若非人之所能爲者雖古之神聖亦莫如之何也庸鄙之見知無足慰兄問極之心尙惟反覆示教則弟於先人既往之悔猶將取決於仁人之一言也弟於此益信古訓之不可不式而一心之未可全恃以裁決事物也當

楊蘭先生全集

書

七

先人入土之日諸所舉動此心豈以爲非是而故爲之但以窮鄉末俗習聞近說未知從事博文約禮之學徒信禮義之生於心而不知氣拘物蔽以後之心所知所覺已非禮義之本然據其一時私見目爲禮義而執持之孰知所執之禮義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久而漸將有聞揆以古昔聖賢至當之矩則已蹈終身之悔恥而莫可如何此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而後儒單孳心宗動夸精一者其獎適足以張異幟敦義倫率斯人於無所忌憚而已第固嘗蹈習於此而深自悲恨者故因事言之而與有志於學問者鑒爲前車焉

又

台人既老且病更無別項商量生歿存亡當已置之度外卽此身疾病痼癢亦且聽之惟見善則還有過則改爲一息尙存不可但已之事善無盡過亦無盡邵先生云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又云歸日所云是如今卻是非安知今日是不起後來疑古人日進無疆之益莫不如此大易示人所以損在益之先草在艸之先蓋不能去故必不能取新鳥獸之文希革故繼以毛毳草水之生甲坼故從而條暢萬物一理也學者凡事執一時之偶見信一已之偏私沾沾自得吝不肯舍者率因無所進步是以故步不離耳夫亦知堅守故步一念非卽心過之莫大者乎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無內外顯微之判未有生於心而不害於事者也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八

與吳仲木

月朔之會聞白方兄有書相招第方初歸諸事雜沓又至今日猶未得接讀來書故弗能奔命也人心胥溺正坐學術不明先知先覺之任在聞道之士固不可以卸擔但弟猶竊有懼者爲已爲人之辨第一宜分明目前粗淺先決聲氣藩籬而後可以共學若其發念未免出於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縱使極爲完行祇以一鄉原人了其生平於身心全無交涉也陽明所謂揀題目做文字固學者一大患况猶有不止於此者弟嘗於亥之歲自辭友人一書今以附質紫微之集極知諸賢覺人苦心達

殊悠悠之輩誠恐和之者衆萬一有之亦所當慎吾兄才高學富天資近道竊意尙宜從戰兢惕厲中用一番功夫大易損先於益革先於剛而以困爲德之辨其與中庸丁寧末簡蓋合轍也世間毀譽是非一槩無足計較惟有自省自考不知老之將至而已第質既愚柔而又少失先人之教沈淪放棄去日苦多所望知己努力進取成真正豪傑則斯道之慶而弟亦得資末光以稍益以不至終溺於流俗則未嘗非一人私幸也

又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九

前書所教用財一件第意前輩某公以家產分作四項以四人至之其一以供日用之需其一以備賦役之用其一以爲祭祀賓客慶吊諸事之費其一存有餘以待吉凶重禮及意外之虞與夫水旱災傷周恤貧乏之務是以財用恒足以其每事量入爲出豐儉得宜也嘗嘆其得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第無家固不能行而知交中亦未之能行惟淪安鳴舉能使貧而不乏雖無其事而有其意石長亦然兄能準此行之否總之本分之外不生一毫妄求之想則樽節度量自不可不生於其間中庸素位而行此亦其一事也忠武侯文中子李忠定許魯齋其言語行事俱可師法也井田不復世祿不行治生之道決所宜講但不可以飢渴害心耳蔽里墓社舉後人情覺有起色益知天下無不可爲善之人今欲乘此機括約里中一二十人專行呂氏

鄉約庶幾有所遵守後來不至大段決裂也

又

外事之來不能不與之應而所應者每不能以天理付之得有氣壹動志之失若欲謝去以求寧貼則又入於揀擇去取之私非何思何慮之義也大都此患吾人通有只坐功夫不整齊是以習俗氣稟得而勝之祇可自咎自責而已尋論操存之法先師靜坐說更無遺義矣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周子則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於此用一番把捉功夫正恐愈把捉頭緒愈紛勢不能以須臾也程子所謂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否則朱子所謂昏昏地睡去也是以程門相傳惟有主敬一法而後人看主敬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十

又太費力是以先儒復解之曰但得心存斯是敬勿於存上更加功蓋心之爲體原是整齊嚴肅原是光明洞達由於欲動情勝此種體段遂至放失耳通書云無欲故靜此爲探本窮源之論主於敬則自無欲無欲則不期靜而靜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薛敬軒先生常呼主人翁在否卽此意也若胸中持一敬字卽已爲敬字束縛正如先儒所論溫公之失不得已尋個中字來放著也冰消凍解功夫做去自有此種意思非可期必非可強求必有事焉而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自然之理功夫不著緊則不進太著緊則有進銳退速之患不優游則不安過優游則有因循荒怠之嘆此中消息正如日月寒暑

無驟進亦無暫停存善學者得失淺深自知之耳若見勇於進德誠弟之所畏服而不敢幾其萬一者特願兄寬以居之深造自得而已无妄二爻不耕獲不菑畲耕而獲菑而畲豈爲妄求然已爲計功謀利之心不可有也飢食渴飲憂喜冬裘只此原無一事不得安排仔細檢點百般病症都從安排二字生出先儒有言隨處體驗天理天理者天然之理故秩曰天秩叙曰天叙不假分毫智力而成者吾人平日種種云爲見得天理分數尚少其所爲雖與營營逐逐者微有不同然其出於人之私智而非理之本然則一而已

又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十

秋園先生格物之義亦古人所未發石經大學之爲僞本不必言矣先儒疑有錯簡今据古本讀之其不能無疑固古今人之所同然大學之指在於明德新民始於致知格物終於止於至善而要之以修身爲本後之學者從事於此而致力焉以求底於盛德至善之歸而已各持一見是此非彼紛如聚訟卽此已爲不治其本而求其末矣

又

夏初辱命之日言之尙有未盡其詳閱書之不卽返固以兄命亦以哀仲兄遠辱面訂弟卽以他事沮自宜躬詣拜返禮欲其稱也竟緣牽俗淹忽時月則有非意計所及者矣又承命使祗

增局踰耳翁學問無素不足以爲令從子之師同志中惟沈石長凌淪安二兄皆第所不及然石長之在幾林子弟從之親若父兄淪安則又茅可先歲歲以二子就學於家者恐皆不可必得既承兄與哀仲兄之命當走問之累日報聞也無已則嚴親生周鳴率二兄之中更與商之蓋願生之切直果毅鳴率之精細靜穆皆弟之益友也當敬以兄指傳致之但四兄惟周與弟近在十里內凌在十里外沈與嚴則五十里之外矣未可以造次達一月後當酌定耳近世謀身謀家俱以利不以義讀哀仲兄見示一書所以承先志啟後昆者懇懇懇懇一惟天理民彝之不可泯而思以淑其身以及諸人而無一毫遲擱顧願於利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主

害得失之間真可謂之賢父兄矣真可以爲天下之爲父兄者鵠矣弟謀之四兄卽有弗得終不敢虛此雅意又思先大夫奉其初心以身死社稷弟雖瑣瑣豈無高山仰止之思初心厭苦鄉俗自傷遲暮亦欲遠以求學則推本此意發憤一出亦未可知也總祈無負哀仲兄之雅意而已

又

大易損先於益益之象爲改過遷善損之象爲懲忿窒欲吾人病痛大都從忿欲二字發根而此二字各因氣質之偏重以爲受病之淺深學問之益只看此處消長分數若免除得一分便是一分長益也朱子白鹿洞學規所以揭爲修身之要也弟竊

意哀仲兄嗜慾自淡殊爲任道之器而一種忿疾於頑之意恐不能無弟自審平時易喜易怒乃暴氣之大者然發每至於不自知知之而不能遂改此見求放心之難而功夫之疎失誠有可痛者雖曰親有道以薰炙消融猶懼弗及而離索如許可云自棄之甚兄勇於進德比來得力更何如矣開美兄長於弟一月耳其卓然自立數年前已遂如此弟偷生至今首已二絕而隨俗波靡無稍殊於幼穉之日回思進業初心反見頽喪將來結局坐知流落碌碌虛負師友而已悲嘆窮廬大率此意爲多兄每辱書輒加過譽實非所望切切之懷惟願舉其過失以相振救也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主

又

白方兄會因其成迹而守之可也且未宜求廣一二年來遠近人士已漸開此種風氣然弟私揣人心未能返樸大都聰明才儒之士揀取世間一個好題目做耳未必真有朝聞夕死之志也苟其不從此志發端則終是內交要譽之窠臼與夫數年以來時賢所謂聲氣不過改頭換面而出耳其敝將使人人羞稱而止仲乎慨然自任弟私心正以爲憂證人之舉容更商之恐未宜汲汲也錢穀出入豈不宜較量但較量之心亦有天理人欲之辨節以制度天理也時詘舉羸人欲也大學丁寧於末簡非獨爲天下言之也秉宰制國用必於數之杪有餘不足自有

法度者固害道輕視亦未嘗不害道也大都精微之旨不外日
其功夫量入爲出四字第有意十餘年今未能做得一二分雖
曰天命亦人事也敝友季心鳴舉兩兄常苦口相規而日常檢
點非節之過而至於儉嗇福急則不顧其後而至於飢寒也以
是極知中節之難於此體驗亦足以見學問之淺深也先師著
述極富不忍不傳然亦不必盡傳要當擇其精要者先行其餘
則存乎力與夫事勢而已濂溪明道著書不多道理未嘗有虧
欠處書之存亡備缺與身之出處進退亦只一般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君子自有定分全不與乎區區之間也若以資後學之
階梯則守其一言通其一書足以上達而無難亦無俟讀其全
書也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書一

又

近來學者多務虛意而無篤行好趨高明而遺平實三儀之作
修身以是善俗以是矣敬錄一通以時省察乾兄大學辨執之
方堅似難以口舌爭吾人自審所學不及乾兄應難得其心折
或者乾兄更歷歲月所見又將不同大凡人之見地各隨其學
之所至而遷如登山者步步換形信道不可不篤自信不可過
深竊謂學者退然不敢自是一念亦入道之基也學規等四種
書且緩書寫所教名與序尙俟晤兄時再改若一刻則不可從
悔矣論孟諸書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百川之無不流溢焉信

而深求其義者幾人哉書之刊行與否亦焉足爲有無也

又

吾人入世以來各有一種習氣隨氣質之偏重處而日深月長
平時自信非不以爲義理當然而不知已爲陷溺其心之所至
不特聲色貨利卽文章氣誼之類皆是也此心一溺所發皆乖
爲害亦不細如孟子所謂生心害事作事害政者也仁兄於爲
已爲人之際辨之既明而加之日用省察之功矣自此惟當持
之以恒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吾人必有事功夫
如此而已道德極是平淡正如飢食渴飲非有甚高難爲與夫
驚奇可喜之事也但意主乎存理一念之勉而不知已入於欲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書一

雖或盡出乎理而行之有過有不及終爲以氣勝志而無當於
事理之當然其於大本達道均病也弟平日功夫無可言者讀
書亦無定準惟見善不敢不遷有過不敢不改一念發乎中心
之誠然然而往往不勇則氣質之弱故也當此惟有求助於良
友與夫先民之遺書維持鼓勵去其太甚耳仁兄其何以教正
之至如遷固叙事甫白詩歌兼治續絕俱不能無樊先正有云
心無所繫一有所繫遂失其正吾人讀書祇以維持身心研究
事理專用其心於此則有玩物喪志之患若一槩捐棄則心之
爲體又非遺物而自全者也文者所以載道詩者所以理性情
誠辨於此則治可也不治亦可也弟年來課習農事兄弟妻子

每用諫止或憫其勞或憂其寡獲然弟則以思無越畔輒有會心不特素貧賤之事而已是以雖更水旱樂之而未已兄或以詩文之業若弟之耕稼可乎至於續胤一事則非弟之所能懸斷唯兄自決之耳以禮而論兄於司寇爲宗子不可以無主婦早取是也然兄既有子矣嫡庶之際自古所難若所取非有河洲膠木之德則小星江渚蓋有難乎爲下者况習俗教衰女子尤其人倫莫重於父子兄弟此際尤不可不慎也若如夫人之才必不足以總中饋之任而名家子之德誠有溫良恭孝可以相夫子則取之以主蘋蘩可也使其不然如其已仁兄門內弟不能悉知故持兩端之說而其意似於不續爲易則又以弟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未

德薄無刑家之效故也祠堂增議昭穆之序既得而又不失功德之意於義極安

又

接對人物決宜存一種誦聯之思非獨養德亦所以避咎也同人之義在於通天下之志然乘墉伏莽之夫亦不可不慮應之以正者時不能阻物不能間其利固可以斷金若志之不同目前雖若無間其終必至於睽非口舌所能爭也仁兄勇於擔荷誠恐愛人太過不免執塗之人而語之失則非獨儉德辟難之旨體之終有未切亦非龍蛇之蟄之旨也弟未嘗學問行已無似幸兄於鄉黨朋友之前切勿舉弟之名方爲愛弟否則不特

深弟罪累而姑息之愛亦非君子之所當出也紫微之會弟之欲赴者今纔二三其不欲之意仍居六七卽前荀所云鄉約之說意則如此然未可必也因思前項見識尙是吾人見獵而喜之心疑非道之至正去年湖州同志有讀書約之舉石長兄不以爲然弟亦從石長之說已而以此聞之乾初伯繩兩兄俱以爲不宜止之弟故不敢復申前說今以此舉通之鄉約雖舉似亦無害然終未能自決將決之以著兄以爲宜何如也或不必卜筮而可以得其吉否悔吝之端乎兄舉聞素張交遊素廣與弟殊困固有不同然以學問之事論之非徒無益其爲害要亦不淺也前時揚譽望今欲逃譽望前時通交遊今欲息交遊在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七

兄自爲則日新之圖誠莫急於此而所謂一種前曳後擁之人必且從而怪之甚則從而怨之怒之或將無所不至也以兄之志固無所動於中然欲如弟之無咎無譽於里井以隱約終身則有非且夕之可至者且非特此而已門庭將無襍賓左右將絕外事則兄之親近將必疾吾輩之語言舉動而思有以危之懼之者矣君子和不而流中立而不倚兄今日不流矣願無失目前之和而不倚文章聲譽矣願弁不倚氣誼倚卽失中不能獨立不懼遐世無悶矣大過之時本末俱弱然猶四陽居中之於小過則剛失位而又本末重陰不得不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矣先師二仲之祭越中同志既歲舉之吾地及門義不

可不與卽有不能一年一往必不可已如今年兄與乾兄春往則弟秋往以是爲常則築室之志既可稍申而處仁遷義之心亦緣是而益勵也大抵功夫只一勇字最急日用應接見善便如好好色見不善便如惡惡臭旋見有得力處天地之理一長則一消一進則一退正如水車一般吾人功夫於天理分數漸增則於人欲分數漸減到進得幾分後意味又自不同其於流俗種種真有不能自安者矣道遠見疎以兄虛已之誠不自知其言之繁也

又

所謂意外之事幾至於訟本末有所未悉兄得無於犯而不校楊園先生全集

書一

本

之意猶有未盡乎孟子自反之三惟有責已之未至而已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橫逆之事極於父子兄弟在舜惟有反求諸己負罪引慝而已至於責已盡處則不獨家庭之間底豫然又雖有苗亦格矣吳康齋有言君子常自喫虧而願涇陽深以爲然涇陽道義名節既凜凜乎不可犯矣而深歎美於常自喫虧之言可知吾人處世人雖至於禽獸奚擇而猶不能平之氣勃然有動於中或感憤於人事之哀榮或計量於報施之厚薄要亦未免鄉人之見也語云前事者後事之師先儒云無我得正已之盡願同此志者交勉之也

又

弟親喪之日未知學問種種違禮蓋非人之所爲至今念之痛恨無極兄以居喪之節問及於弟非惟不知正亦所不忍言者矣若其大槩度不外禮經喪大記問傳所載與夫小學所節采古者父母之喪數條而已仁兄本乎至哀之喪出之要必自有合乎禮制者似無煩執不知典禮而以其身陷於大罪之人而問之也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又曰致乎哀而止記曰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爲有餘爲不足惟兄自審而爲之節使無過不及之差弟達於兄不能懸測也哀仲兄讓產一節在哀兄爲之甚平在今人則已希有兄所以處此產要必有盡善之策使人傳以爲法稱爲二賢不俟弟等之贊襄也目下方在哀迫未能及此要當於卒哭之後徐酌之耳塋期定於來月七日諸事須於此月料理成緒開殯驗視當在二十以前若兄不能親至敵湖則哀兄可以代之塋法必如家禮以灰入塋築實無一空隙故盡善時俗築於槨外終是未善弟往時塋先人恨不用此法又入土不深念之悔不可追徒有痛不欲生而已古人所云必誠必敬勿之有悔一語其戒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至深切矣他事偶失尙可補救三年之內如白駒過隙此際一失終身無可如何雖抱痛至死暴屍中野猶將不足以贖罪也幸兄勉之又勉慎之又慎無蹈弟之所痛萬分之一也

與葉靜遠

三年之別千里之懷得讀手教欣慰無任祥不自意六十以後
猶得視息天地之間雖假餘年未爲不幸但古今人多有不幸
久生以見醜末路者以是慄慄之私日以益甚今已更無他念
惟釋子幼小末學無成庶藉詩書朋友之力不至敗行貽笑人
羞亦使賤息粗知文義異日不失鄉里平人斯大幸矣伏承達
念德義相勉感謝感謝夙昔自惟不少隱於同學之前者多緣
鞭辟向裏功夫不足是以應物多乖喜怒失當又讀書疎略不
成片段而所讀亦無多今雖刻自懲悔欲圖其新正未知將來
若何耳敝鄉去夏水災異常冬春以來流亡滿目其不亡者彌
覺凶險古人有言畏天命憫人窮夙夜寢興不由不切違思上
游自應豐樂特未委仁兄近者進步益如何所得切磋之友復
幾人體究得力之書又幾何種也吾人天賜其畏既知自愛一
息尙存願勿以爲日已短不加珍惜也商隱兄敦善不怠此者
夙病亦稍瘳矣所切望者誕育賢嗣耳佩慈兄進德剛而求志
每後來所至固未可量嘗憂老成數輩後先凋謝絕續之際擔
荷無人重賴其興光昭斯緒也

書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二

與何商隱

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
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
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會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
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
符節故曰忠恕道不違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
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
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之旨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不舉見於易傳曰有曰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
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
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
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
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
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較能
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

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放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至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千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至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郝魯

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

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足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然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免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

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恒修其疆畔時其耕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黷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

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懈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就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遇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參寥無小大無攸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稔則意分而氣散卽目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違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達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慮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孟子之畔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

又

乾初惡釋氏如探湯而易修全力以赴之易修深非學庸黜歸戴記之說而乾初持之益堅今日如兩兄人品誠不易得而一種偏僻之見各不可返則亦皆有良知之說深信不疑而於居敬窮理四字未嘗深致其力故自以爲是而不復有虛心求益之意也夫釋氏之學與謂學庸非聖學之謬妄何待深究義理而後明之兩兄平日未嘗不言克己未嘗不言改過卽此一過已不能改而此已私已不能克矣良知之謂何可見師心自用未有無失者也夫窮理者博文之謂居敬者約禮之謂也論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之言若豫爲邪說詖行之徒而言而姚江乃謂但可謂之弗畔矣夫而不可謂之有得也然則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木

顏子之明睿何以祇從事於此而夫子亦何以無單提直指之教乎學者發軔舉足不以聖賢爲準酌而先以私心自用之說入爲之主向後讀書論說止以長養其矜高好勝之心日老日深極重不反流爲小人之無忌憚可痛也已弟於兩兄非不極敬而愛之平日以兄事之矣然而不能効其忠告者則以在己修身不力固無以見重於兩兄而不見擇則又恐旁人不察反有水火冰炭之疑非小憂也且兩兄已各不相允受矣而又何有於我哉昨者仁兄兩種學問之言或亦恐未然也夫道一而已矣此是則彼非也象山不能遏志時敏輒立異同是其失也姚江自附於陸其實非陸比也君子儒小人儒心術之際

辨之不可不早也

又

古人著書動闕世道正如衣裳飲食舟車宮室在天地間一日不可已故久傳而不敝雖一種文字亦其人之精誠不可泯滅故後世如新三百年以來談漢唐之書真不啻汗牛充棟究竟不可少者幾種而已其能不泯滅者要亦不多也豈但三百年爲然魏晉以降著書漸多其得傳於後不遂泯滅者千百之十一而已此亦據今所傳而言若天下後世并今日所傳之十一亦復不傳可知也弟深悔少壯精力靡散於此今思年已過中日力有限稍覺無益棄欲屏去勿令徒亂人意也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七

又

易修兄所論弟未之見也如所言誠不宜更以相潤矣來論卒未得其人而贈兄之旨嚴矣弟非不知之也但不敢謂斯人何足與言仁義耳四書五經立學宮者幾百年家有師而戶有塾知其義者何人斯下此者母論已近思錄之將刻惡必人之實愛此書但以昔日所見此書之幸與今日求覓此書之難度亦此心爲人心之同然耳袁黃功過格竟爲近世士人之聖書故欲假人譜之論以藥石之可肯幾許唇舌竊以爲不擇人而投之總之斯人之徒不啻益於此人必有益於彼人彼此俱無益而我之心可以無憾弟平生往往以此得過見嗤笑於人然不

悔也郡中習氣多是浮薄二字能爲易修之學者要亦無入然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之君子過里門而式耦入衆士豈盡無
理義悅心之同哉實欲以敬可諸兄之爲之兆也隱衷如此不
敢不爲仁兄盡吐之也四種書其力或未足以單行則久而遲
沒者有之其旨尙各有不同以已取之皆有益也譬如藥物溫
涼辛甘不妨互用論語問成人章公綽下莊藏文冉有進取而
文之則其歸一矣今之人志卑氣弱其視古人竟如別一天地
別是一種耳目心思而非吾人之所得望其先景者故欲假是
以示之若曰我生之前其風俗人心蓋如是也君等之所憂思
以爲迂闊而不可以入世者以前輩舊德繩之或者猶未足數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人

誨云爾而在吾人則正可因以自勵若曰之數公者其於古之
大人君子遠未足以相方而其下者或亦未免鄉黨自好之目
讀書尙古豈果甘心出數公下然其言論風旨及其素履已不
復追躅其一二寧不忤忤內疚虛此七尺於天地間哉此亦隱
衷之不敢出以告人者而今口不能不爲兄盡吐之也

又

天地之利不在於我則在於人以生穀之地而棄之草萊不特
可惜竊懼非天地之心也蕩田雖瘠二畝當一畝百畝之土可
養二三十人十年不墾則天地間二三百人受之飢矣吾人得
志則施政於國不得志則亦存其義於家不謂撫流亡墾草萊

非今日傷身力行中事也昨所觀地蕩以仁兄才力經理之猶
進之掌也詩星言鳳駕適疆適理唯此留意

又

凡人氣傲而心浮衆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傲之一字人不忠
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狠浮則必薄
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
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
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卽泥誘之卽趨有泥
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藥石之施在起其
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涖之正客以悟之庶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九

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說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尙其有
信疾之已甚持之過急亦所宜戒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從而不
改此由於傲異與之言能無說乎說而不釋此由於浮離則不
從不以不從廢法語傲有時不得行雖則不釋不以不釋廢異
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術也始固未嘗無所敬無所畏群非衆
議加於所尊所親怨惡積而恨戾日長初亦豈遂無所說無所
信顯誘隱導出於爲殘爲忍智詐萌而輕薄有加既已積爲怨
惡久與相持終徒勞罔功既已用其輕薄強爲摩切將求理彌
亂譬諸聚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譬則瞽瞍顛頭已及則
掖而後先之莫若授之以甚說而易之以所服服則敬心生說

則語易入雖未必盡受下猶有一二使之爲必相反其益已多
雖不必盡善猶未至潰決較之事後追咎所全尤大迂愚無術
食息以籌之中夜以復之不越此也傑固有升木之性馴服之
禁制之猶顧忌未敢導之使升卽跳躍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
爲棟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傷其根本將枝葉零
敗弗堪滋已

又

陳氏周禮集說首末二帙奉覽其所載廢興序一篇與別本大
同小異文字則簡要便讀而亦云賈氏正義則與所示本未知
孰是也荆公序讀之想見當時行事及其爲人論語知言知人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十

孟子生心害政真百世不易之準繩也但吾人工夫不易到得
知言耳

又

所言自知有過當處言誠而不及明言行而不及知未免偏重
之敝但先生平日讀書無不細心處事無不詳審則於義理所
當然者固已擇之欲其精而慮之求其善矣聖賢所謂擇乎中
庸者豈別有一種功夫而必欲舍此以求所爲寂然未發者安
得謂非用釋老之近似亂吾儒之正道乎此祥所爲惡聞而痛
絕之者也去冬朱子之書顧先生日與二三知已朝夕紬繹之
郡中目下賈客書至更覓得語類一冊相與潛玩而服行焉日

進無疆之益當復不同自信當復逾篤也日電應接事物餘力
無幾觀書勢不能多他卷徒障耳目煩人心意屏去可也孟子
言向友古人在於誦詩讀書近世人物見聞所及畧已可知吾
人師友要當從此中求之耳餘年有盡精力益衰寧堪與流輩
碌碌送日耶令弟比者志尙如何冠昏以往成人之道當自見
之矣弟在宅數年正如程子所言破屋禦寇東面一人遂得西
向又一人至只緣此中不得主宰外邪者至使人耳目手足應
接不遑耳所以朝夕勸勉一意培植此心向正外誘將不能入
則又不免如程子所云扶醉漢之喻固由祥之德薄不足啟發
亦由自幼怨苦日積又屬疎遠易間故徒見其格格也今日端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十

老以外舅之親義則師弟恩則父子又其德音孔昭遠近咸服
轉移當自不同也須知此生除讀書修身更無一事可爲除父
兄之教更無一步可進少年之人心志回惑總是自作孽不可
活之類豈轉身一日卽蚤受一日之安全也

又

所論博約之旨此是孔門正法關中之教以知禮成性爲先蓋
學禮則功夫有準的身心有所持守自初學以至成德徹上徹
下一以貫之而已今之學者不樂言禮所以流而爲異其所爲
博亦祿耳先生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一息尙存何敢不相與
勉勉承以先大夫集見示春來案頭惟陳此書恐祿及他卷卽

不易竟也近已至七八其詩謨遠猶多在奏議書劄中夫子告子貢以事其大夫之賢者今讀其書如事其人愚小子受教多矣惟論學未免自沙甘泉一派蓋當時習尚如此然其有不同者未嘗不可見也

又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非仁無爲非禮無由於父母只負罪引慝憂憂齋栗於兄弟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達至苗民逆命亦只誕敷文德而已其於橫逆之來非惟若罔聞知且用爲修省考驗之資也顏子學舜所以能犯而不校吾輩不及古人祇緣此處功夫不得力耳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主
人不幸之甚於我輩者大多何以能格凶頑以是存心所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凡是怨天尤人忿疾於頑俱從一朝之患爲之根也

又

維翁以一朝之忿有昔者之事今應悔之矣但恐不能致愆愆之功望先生始終勉之以德義無失此故人也德老以不能勝小忿至於殺身季老無端生忿三四年未解齟斯又繼之矣古人所以於愆忿有摧山之喻也先生自來能容人之所不能容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某素所師法而未足以幾其萬一竊意大德所被物無不化但不息而久厥效終不虛耳吾人雖至晚暮

祇有責已一念長抱不忘而已

又

兩年以來自以衰老不堪課誦故辭去此事然在家日多自覺意思不佳不獨米鹽妻子損人不少而隣里鄉黨人情習尚不堪聞見者日甚一日而又不不能不與之言如何此身不論於流俗汨汨以歎耶計不若仍爲課誦之事日與蒙莊相對之爲快於心而繫於身也讀書無論不及亦已不能進德無論不勇而復死期將至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

與凌淪安

吾人勿而遊惰力不負求今資生無策隨俗館穀然平生志行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主

不立誠心既不足以動人而父兄兄弟亦各有膏肓而不能教每日所爲自講解經書而外真有不堪自對者若穎生兄之於爾健賓主同志其延教子弟自講解經書而外更無流俗膏肓之習可謂今人之所希有而吾人之所歎慕而不可得者近聞穎生兄頗以朋友往來之煩席不暇暖此或傳言失實未必有之然何以得此於流傳哉願因兄以致之穎生兄幸勿虛教育之盛亦克已之一端也語溪之友最謹嚴者莫如韞斯近里之友最剛直者莫如季心然亦莫困於韞斯莫窮於季心韞斯以人倫之變翻然痛悔欲求正大語溪之人竟以爲蜀之日矣群非群擠蓋不祇匡章逼國之况季心有家而無家移其妻子轉

從二三年飢寒旅食艱苦百倍而困窮之祿益用自厲未嘗低眉降氣於所識今疆斯之勢已亟而季心之疾且成矣若季心歲歲得米幾斛以稍寬旦夕之憂壽命可以永長而吾輩不失一而諒之友若疆斯得一席之地使其去鄉遠遊身心稍用寧貼不獨進德修業益復難量且使緡繳彈射不至快心意於耳目之前也兄於二兄固未嘗相見然侯植善類要有同心或可因兄以謀之若中之同志而力能振濟困厄者度非賢者之所難不特成人之美義理當然要亦天地之心必出於此邪黨之中見聞所及非無才辨聲譽自命過人考其立身本末終不免羊質虎皮之目似此誠心實踐不求人知不求宜俗之士真有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南

以使人不能不敬而愛之也

又

一二十年以來知交零落死者已矣未死者非一得自高則迷沈於釋老少壯無接軫之人長老有膏肓之錮時與子高兄悲痛及之而不敢不以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自勵自矢者也莊誦來書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矣昔者衛武九十有五猶兢兢於國曰毋以我老耄而舍我命之修短不可知以弟齒視之相距尙四十年也以兄及子高兄視之則未及其半矣但使此意不忘日有孳孳何憂年數之不足耶况懷茲耿耿亦越三十載何忍一旦自棄沒齒而無所聞知前者情思寃心幾

種書籍庶幾尺寸之益年來課誦殊苦日力弗遑又雖觀書不復記憶不得已妄爲約守之法惟於四書經義優游體驗窺見一二信其道理無窮日用繫心已爾其餘則視力所能及將粗涉其藩籬雖有不能付之於命不欲罷精馳神於所不得爲至於奇袤之說浮濫之書屏棄已久豈復使接就昏之目以亂方寸耶仁兄精力猶倍於弟見道明而用力勇正如輕車駿馬之馳康莊口進無疆以爲斯道之光斯世斯民之幸則所寤寐以之者耳古人有言如天不欲使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有知者今既有知之者斯道豈終晦蝕哉處士橫議異說紛如自昔爲然要亦不足爲患我人不自努力無能守先待後耳鄉邦靡儆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主

興起無人此由沃土不材氣習使然士果能具豪傑之志卓立風塵之外奮乎百世之間氣志既起天且不違而況人乎是在同志三四人互相勗勉而已昔有友人歎息今日爲學之難弟答之云世運不同爲學互有難易太平之日士君子危言危行履道坦坦此其易也然精神易於偷惰則進德爲難遭亂之日正氣未伸動輒與曾尤相觸師友講習此爲難矣然操心危慮患深則修省較易是以古人進德修業多於明夷蒙難之日是則艱難守正以續墜緒之茫茫非吾人之責而誰責耶而吾人日用之功自非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亦將何以自淑而淑人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經正則

庶民與斯無邪惡若此者求之則得爲之則成沒身焉耳矣

又

日者佩慈欲以師禮相待此非可當祥何人斯豈無羞惡之心者乎狂瞽之見竊謂三百年間其人往矣書則具焉爲斯學者識大識小則有之無論三代庶幾有未諸賢殆未之有也平生竊怪近世學者輕於自大動以昌黎抗顏伊川尊嚴爲比不知昌黎已自失之伊川之德何可及也是以自授書餬口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豈以老耄而改行至此何況佩慈敏而好學聞善力行素爲畏友者乎望先生深致此意勿復爲言具感知我矣微語一則附覽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未

又

來年之席弟所以輾轉不寧者雲兄之德厚於祥晦兄之才大於祥而云相資何資之有也兼金之惠謂之周乏則可授餐之雅謂之養老則可匪是則於義未安自揣課誦幼穉猶足以自食其力而先生之教則以爲決宜允從故不敢違命耳今茲東莊之坐在私心則因往來冗雜耳目煩亂非藏修之地亦竊見晦兄家衆歲增世業已損自今以往事正多而費正大及時力謝塵鞅以其子姪讀書其中使知幽風無逸之義淡膏梁文繡之情以爲經遠可恒之計則於聖賢正已而不求於人之明訓可以世守也否則無論目前利鎗名韞難以自脫異時子弟未

必皆賢馴習城市比之匪人其患可勝言乎乃自春夏以來察其內外之情無不以是爲厭苦而急欲入城矣此亦野人鹿豕之性所不能適者也

與吳襄仲

乾兄大學之辨竊以爲疑非孔曾親授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學之所傳則不可若此種議論出自他人則亦總其自言自己共是非直可任之天下之人矣乾兄同學之友也意所不然義不可以嘿嘿而坐視其有過言之失寧盡所餘而無當於乾兄不宜量其無常而先止也但目下方有抄錄先師語錄之事急於卒業未有暇也容日就稿當呈之仁兄與仲兄而正其得失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七

焉然乾兄今日之疑之深又惡知非他日之信之深其與世之讀是書而如未讀者相去固已遠矣韞斯兄未與弟交時友倪了有子有天資甚美而家世學佛又里中無有一人言及聖賢之學者故篤志於禪自謂有得韞兄與之交蓋深相敬服則其漸濡於此學固已根於心矣弟與韞兄交後見其行事多不悖於聖賢而其志力之堅深則又非人之所易及者至其學問之際則弟惟相勸以日讀程朱之書而相戒以陽明之說則以弟中無所得之人固未能以口舌追挽亦以浸灌薰蒸於鄒魯洛閩之間久將自有所得則去彼取此將有如百川之歸壑而無難者矣不圖其於居敬窮理之功尙未能深信如此也程子曰

敬勝百邪朱子曰居謂存諸心學者苟能存心於敬則物欲渾
渾自退而聽否則胸中無主百邪自生雖欲去之正如破屋
寇賊東生西先賢固已詳哉言之矣乃若窮理二字自陽明欲
以良知釋大學而以窮致一草一木之理詆朱子之說後人
察遂相率而譁之不知吾身之中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
微莫不各有天然之理不待安排造作而成者有安排造作即
爲人欲天理人欲出此入彼必然之勢也學者苟能於日用事
物莫不求合乎天理則物欲渣滓又安從而生乎此正所謂敬
義夾持也來教所云求其法而不得而又以聖賢教人成規爲
未足以當第一義故於日用之間畧無持循用力之地只成終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末

日想像計獲雖復假以歲月之久亦卒無實效之言有以深中
編兄之病而弟之交編兄數年於茲而未能一効忠告之義者
也大抵近世學者信洛閩不如信姚江究而言之信鄒魯亦不
如信姚江非信姚江也信其言之出入於釋老而直情徑行可
以無所顧忌高自許可足以目無古人也第妄意乾兄學問想
見得力於姚江而於洛閩之書蓋嘗讀焉而未之詳也觀其議
論氣象實有似者義理至於朱子輒有觀止之歎而後生初學
之士動生易慢誠所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後聖有作不知異同
彼此又將何如也

又

吾人自幼至今氣習之移易已多而又無大賢以爲之訓迪此
身受病之處自宜日深然有之於中未有不形之於外者譬如
戾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輒有水旱荒災之應飢飽寒暑勞懣與
夫七情之傷中於臟腑則其病之發也亦必見於氣色肌膚血
脉之際是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有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驗
而小人閒居爲不善則有厭然掩著之情故曰體用一原微顯
無間也學者誠欲得其病本所在但就日用行習之閒自省自
考驗之人情之從違揆之義理之離合則固有不待他求而得
之者矣知其病則所以對治之者亦有不待外求而得之者矣
弟數年以前患痰疾三年不愈一醫良醫也視之日病在七情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九

中有瘀血矣求藥之醫曰藥治三分自治七分請問自治之方
醫曰快樂而已因之每遇憂悲哀鬱之來輒多方遣之不終月
而愈由此而推之學問之道其對治亦猶是也仁兄惓惓於習
心欲念之未去夫亦察其習之所慣者何在與夫欲之最深者
何在而施以對治之方則凡平日讀書取友皆從此處栽培及
天言語行事動靜起居一有所發即與克治則夫拔去病根之
效將有不煩餘力而致之者矣其重者既去則其輕者自然以
次而廓清其急者先去則其緩者亦可漸見其前滌正如光武
克復舊物得力惟在昆陽一舉而已仁兄枉教每以人事爲苦
得毋有厭事之心乎不識厭事之心從何限而發尋之自有本

夫又每以憂爲言不識憂之心又從何根而發亦自有本末程
子以上蔡熟於史爲玩物喪志有寫字則又曰此亦是學然則
所以處夫人事與夫憂思亦未嘗非學也行所無事夫何厭當
憂而憂不必憂而不憂亦何不泰然自適哉如韞斯兄之於娶
事然也當此而不汲汲非人之情也然亦有不得不俟命者則
又宜徐以求之月可急達而苟且也

又

永示康齋先生集當夕與韞斯兄挑燈啟讀已畧見其知命樂
天困而不失所亨之樂正吾人今日最切之師資至其把捉身
心一語尤日用所宜須臾不怠者也仁兄之愛我至矣教我深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辛

矣來教所云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
長因循怠惰之心數言已盡其指先儒所謂立誠所謂居敬如
此而已所願持之以恆使身心之間馴而習之至於極精極密
則造次顛沛無非是矣初學備忘徒以見子下恩之資而勿復
不知所以爲學里中子弟來就學者大半無有向上之志而父
兄師友多不以義理啟發其耳目心思故弗獲已以日常貼貼
之庸言單之於冊以爲實業之具初何足以當高明之一盼而
仁兄謬加許可至過其實也徒增惶悚而已

又

前事既有了局竊意便可釋然不妨撫之以恩康齋君子常喫

虧之言可三復也吾人日用功夫最要是懲忿窒欲惟非禮之
加故名橫逆若稱情而施是爲忠恕之道不可多望於人矣

又

日下第一義當以節哀保身爲極君子有終身之喪臨深履薄
是已初喪之日凡人之子奈何不痛不得已而以禮自飾亦所
謂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耳矣兄云平日反以多病貽太
夫人憂以爲至痛極恨願奉此心以往兢兢焉終其身則養志
之大不越是得之矣令姪汝典日內氣力如何不及一見爲歡
莫仁兄亦以此意致之承以令兩遺姪讀書見問而惓惓於先
生之難其人仁兄雖不明言然曲折之意似未嘗不在於弟豈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壬

不以弟與仲兄爲道義之深而方餬口於外在彼在此初亦何
擇但弟所以不敢自前者以昔年之事爲鑒外則有負於兄內
則叢累於已進退俱若有物以撓亂其間者豈非事無大小
端有莫爲莫致而非人之所能去取乎所商姚兄他已無疑獨
以道路有百里之隔二親在堂爲可念耳返舍面決嗣報命也

又

天佑仁孝知有勿藥之喜每讀終天一記輒爲泫然不已真與
蓼蓼者莪同一哀切也人子至此蓋已無可如何惟有臨淵履
冰終其身若曾子之志而已記曰終爲難而申之日終也者非
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吾人未死一日是亦事親之一日

也願與仁兄終始相勉之耳

與沈石長

今日學術之敝淪肌浹髓誠有如仁兄所示數端而其原本皆由於不能得其本心之正是以千蹊萬徑苦心悉力而終至於離道之遠也尙書精微數言與論語之克復孟子之言求其放心先後一揆更無異指然吾人自有生以來習聞習見固已入焉而莫覺其非所思所行益復放焉而弗知其反更安所得夫道心之正而求之哉則孟子所言平旦之好惡與乍見之怵惕惻隱與噉蹴之羞惡是也然而仁義之良心不難於見而難於守之不失蓋不徒不辨禮義而受與夫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之爲失即本乎惻隱之心而發而或仁之過而至於墨本乎羞惡之心而發而或義之過而至於楊此際爭差正不在多也此顏子所爲擇乎中庸而拳拳弗失之也蓋人心非獨人欲之心如聲色貨利之類也凡夫氣質之偏如子張之過子夏之不及冉求之退于路之魯人皆是也人心各於所重處發固有反之於心自以爲當然無過而不知其已失此精一之功所以益難蓋念也因其慙而慙之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慮其有是患也而稍爲寬之則又未免優游息弛而至於忘此皆吾人無日不在此二失中而天理人欲互相消長而未有一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竊效古之人之一二也昔者先師嘗以

楊園先生全集

書

幸

慎獨之旨示訓矣每以自省自考且晝之所爲多至枯亡夫夜氣初交之牽引多有小者奪其大者此所以屢前屢却而學問日負其初心至於去日苦多而駸駸乎下流之趨之憂也

又

賢卽氣親溫恭舉止謹恪知平日過庭所得已深人言子弟所重不在讀書益驗其不然矣周甥年來一番決裂似爲可憂但能緣此省改未爲無益人未有不受挫折不經煅煉而克奮發者父兄之教不先師長之誨又闕除是日作過咎多受人世之困苦然後可以激其悔心而出其善端也俟其他日稍有可爲之機第未卽填溝壑當從仁兄後爲之引掖推挽不敢坐視也

楊園先生全集

書

幸

與沈尹同

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志卑而氣弱惟其志之卑則以聖賢之事謂非己之所能爲而浸淫於流俗之是安惟其氣之弱是以雖知義理之當爲而吝於改過怯於遷善無是三患矣則或於已而自大浮夸而無實是皆暴棄之根而雖有小善終亦必亡者

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仁義之心而已所謂民之秉彝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但人不能充長此心而求得其本然之正是以或梏於形氣之私或溺於習俗之蔽則雖入於禽獸而不自知也中庸示其功於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大學要其指於慎獨無非欲求得其本心之正而已由是而見之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則所謂心正而身修也由是而達之五常百行則所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亦無非是也君子修之吉則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小人悖之凶則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也所以功夫只在一念之微時存時省而古之賢聖所爲惟日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也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書

又

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

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遜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篇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已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却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書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
小人門運矣

又
時聞兄有親之喪未及往弔方爲闕然而石長兄述其發時純
從釋氏味駭於耳時聞儒者卽不能論其親於生前奚爲復從
亂命處之非禮於死後乎斯亦吾等朋友之辱也往者不諫願
因仁兄獻言請以先王之禮葬勿終守流俗之失則時聞於親
爲幹盡於身爲改過孝莫大矣近世學者格物一戛功夫置之
不講而從事於空虛誕漫之說以爲高元遂使其美至此可爲
痛心也去夏所寄一劄不記其語云何中間上達天德徐以俟
楊園先生全集

與居子高

日承下問物格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
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
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
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離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雖聖人爲能先知覺而後人爲能
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
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

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
物窮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
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而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
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
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
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陷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
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
訓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卽格之
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
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
楊園先生全集

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是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
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耳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
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
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若米之釋而陳之解也甘三
日之會不審弟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
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平
色入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
卽有一行之不篤竊謂我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
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衷
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

又

稟舍云家人未能與先生一德一心不死常懷弗樂此事自非朝夕之故至誠感移之化要有久而微者功夫至後丕變亦難君子亦惟有物有恒以率之爾效之遲速非所計也弟終年旅食家間種種不遑復顧內外大小不能不度外置之加以周敵親之決裂向後茫然不知所以爲計然亦只隨見在挨延無從料理整頓也日者商兄書中憂及子大來歲使人道返弗及審思以報竊意此後但守口前定局端明商隱兩先生內外提撕終始夾持而已正如久病者惟守戒方長服以俟一旦霍然數數更醫換藥究非善道也噲昔與先生聚首之日所爲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者惟是驕情之習宜去恭儉之德宜修無比鄙人而遠正直無漏說邪而疎骨肉以及端好惡立志氣勉爲克家之子無負令先舅屬望之意爾矣今日反覆以思亦無異指更爲勸勉之越月踰時一再相見不過重言以教丁寧然已不免永疚於心矣先生誼同一體輒敢將此以報朱子集知已往復數過所得已深諸君子相與密邇兼無異學以維其間正可及此互爲商訂摘其精要鈔成一書以惠後生群雖崎嶇之末光亦得假讀以維持一日未汲之齒則所賜爲至厚矣

楊園先生全集

書二

天

著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三

與嚴穎生

仁兄任道之勇衛道之嚴可謂有奮乎百世之氣矣然而多上之傷每於仁兄爲甚相去數十里不相見復踰歲時第誠不審其故以私見揆測亦或未中其所以然然得毋以嚶嚶尚古之情意將壓服一世之儕輩而人之弗能平者遂以摘其行不掩言之節目以相訾議而聞者復不察其本末究其源流而君子相與咨嗟而愛惜小人益以附和而加甚幾乎韓子罵雪之喻而未有已乎此其患特在踐履之未純日用之間或不能以無過而於仁兄無所甚損而於言者亦無足深尤也道理本天下萬世之所公共非一人二人之所得而私亦百姓與能極爲平淡初非有驚奇可喜之處足以震耀世人之耳目中庸末簡所以反覆於閭閻的然之際而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爲學者程功用之地也其下文所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踐履之篤實純粹而非有一毫矯飾虛假之病以是而化民成俗至於世法世則亦德盛自致之效初無心期意擬於其間也若謂此一段功夫而亟亟以易世成名爲事竊恐賢者知盡力索究不免於半途之廢而不肖者時窮質見徒以露末路之恥也弟修已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不力動而成過負其生平固宜爲有道君子之所鄙棄每念仁兄以豪傑之概瑕瑜不掩未爲當世之所佩服深爲疑之故敢効管窺之區區進仁兄於踐履之無過未知有當於萬一否造次不盡所言惟仁兄採而擇之且因以正之石長諸兄也

又

先儒教人理會聖賢氣象竊謂氣象非能自好本於義理充積涵養深粹使一身志氣如詩人所謂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方能發而有中耳昔者厥修人伯相對覺有此種意思惜今不可復見矣仁兄擔荷之強毅立論之遒達興起後人之功自非同人所及所不能無微嫌者文史之論不免太多此自仁兄得力之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十

處卓有獨見樂與人歷歷言之竊疑少年學之游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亦足以生起一種病痛也文繁之極疑謂當救之以質行質行者非欲糞棄典墳枝鹿椎魯之謂當安定先生之教以經義治道爲二科今之學者誠能修身立行一準乎經義平日講求無非先王經世之實政以爲隱居求志之務庶幾成就一種人才爲天地間建小大功用使斯世斯民有所賴藉而吾人所爲皇皇半生在已在人或不至於游談虛夸與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同科也抑祥猶有質者文弊極而機智深機智深而爭奪肆故祥平生讀書求友無不稟此意以行凡以資麗澤於良朋之暇美於簡策於以栽培此心之良使不蹈

於殘薄也然亦未嘗不懷好仁不學之懼推行之際亦未嘗不

思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之義以求合乎理一分殊之旨乃出之恒有過有不及以貽事後之悔此固由於權度之不審抑由氣質之偏私不能自克以致此乎又有所質者第自有知以來自

是與自滿之戒未嘗不矢之幽獨至於詩書師友之訓無不銘之中心下至疎賤一言一行之美無不深懷篤嗜以爲莖蘭之

佩唯有求諸中心則不安質諸古訓而有悖者則不敢以爲當然乃今衰暮屢來堅悛自賢不屑虛受之責豈血氣既衰盡沒

其初心乎抑志昏氣耗過差而不自覺乎皆幸仁兄直告之使知省改幸勿中道棄之也令子勤習耕事稼穡維寶之意固不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三

可忘而子弟游閒浮薄之習亦不可不力反但箕裘之任終以詩書爲至前哲如吳康齋劉忠宣之風可爲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疎俚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受禮義之弗克世其家也知交子弟有去爲商賈者有流於醫藥卜筮者較之耕桑自是絕遠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悌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過庭之際願以意諄復及之

與唐瀨儒

開山兄出兄墓親之約見示具見錫類之盛心此義行可使民德歸厚幸與同志勉之弟亦散錄一通傳播同里但其間似有可商者第一條或可去并押二字否其諸盟字俱可仍易社字

否第五條詞說不嫌太費否第八條禮神四字可刪否詳兄之意似爲愚俗而發以其錮蔽之深不惜多爲卑論以曲喻之期於明信而止弟則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甚不仁動之以一本未有不惻然興感者似不必煩辭以諄之鬼神以要之也在兄或爲近世之慮不得不然而弟竊疑待斯人之已薄矣至其風水年月之拘忌久矣深入於人之心髓而不可挽救寧使父母暴骨於原野而不敢及時爲一抔之封大約惡此爲甚無財亦其次也弟意欲以此等義理明辨一二項附入條目之內以至喪之不可舉樂與作佛事與焚紙錢亦宜附論以解當世之惑則物力之省既可以爲營葬之資而復能愛親以禮度必仁人孝子之所樂從者也弟邇年以來益復自廢囊括其口推頹其容以求濁俗毀譽兩忘如蘇子所云與農人牧豎相往還漸喜不爲人識而比者若中諸友見敝鄉之人輒以弟爲問兼多溢美之詞自度無以得此必緣兄爲遊揚加以過情之譽遂使不知者不攷其實從而輕信之也兄可謂不愛弟之甚矣弟雖昏愚豈不自揣少而無學長而無聞於今四十年愆尤罪戾日以益深亦何可比數於人世雖復未忍暴棄輒思勉從事以得稍列於士君子之林而鼓罷不勝求爲尋常無過之人而不可得所冀良友砥切承維自新不圖君子之交亦蹈曹邱之陋也日前朋友毀敗者固多好修者正自不少我輩相勉惟當切

已省治以企其所未至幸而賢者不以棄予資其教益賈此餘勇以庶幾於朝聞夕死之義是則雖不得至心焉嚮之若夫彼此稱譽塗飾鄉曲之耳目奄忽遲暮同歸流俗實非所願也

又

大抵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則兢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書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仁兄天資之敏讀書之富從事學問之久交與朋友之多俱非弟之孤陋迂疎之所及是以去春雖讀所著文字不能無疑於心而懷之幾及一載不輒初之左右者以爲兄之所得當必過吾而或未可

以冒戾也遲之既久疑者滋懼矣蓋既惟兄之積學將因所著文字而一旦流爲遠近指摘之端又懼後生初學所以尊信其先生者將因指摘之衆而損其尊信之心其不然者則遂長其誕漫詭異之習二者所繫均非淺也居常竊與同志諸兄太息傷悼百有餘歲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漸終其身而不能自出自誤誤人讓或生心害政之虞而求之有已也幸或憂患之中良心大破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嚮往正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濂關閩之遺書以求得乎孔孟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媿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早而汲汲焉發爲文詞以與

俗流陋見之子相與夸多而角技也且人亦辭所學之何如耳使所學果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不著述亦不容於不傳如其不足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多著述誠何益於多少之數幸而傳之不遠則不過如匹夫匹婦墻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不幸而傳則小者見嗤於君子大則適以成其罪案而已矣抑思程夫子何如人哉猶不敢輕於著書而況吾人之於聖賢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戶牖而輒有所著多見其不知量矣

與邱季心

家邊習氣先生所稔知也一日貪至於父子兄弟不相顧一曰狠惟以陵弱暴寡爲事祥所以亟亟思去也夫豈無桑梓之念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本

首邱之義但使向後子孫欲衍先人之緒惟有不貪財不尚力苦守敦讓二字稍異衆人而已小兒生質不美察其根株他日多是好貨好勇中人也祥一日未成不敢一日不令其從師受教董以德義而化其愚頑但在家既無善狀出外復無好樣日夕憂念惟此爲切望先生他日勿以其艱於衣食而宥其貪鄙勿憐其受虧納侮而恕其強戾萌孽必摧本根必拔非特祥所爲百拜以祈當亦先人九京切願者也自惟德薄不敢希冀賢子孫特先人好德守善志事未申但願後人能知自愛循循雅飭庶幾六行中人不蹈三風十愆以貽羞辱於鄉閭則先生至德大賜世世以之矣

與朱溫斯

困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推誠而待物也以疑待人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人盡可與李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

又

門內之治恩掩義義勝多至於傷恩詩美周王美其肅雝而記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若家庭之間之其所親愛而辟則易至於賊義之其所賤惡而辟則易至於賊恩賊義則終吝賊恩則終凶俱不可不慎戒也

又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七

可者與不可者拒此兄有爲之言意將藥石祥也竊以子憂之言爲訓門人小子也然已不能無弊若夫子自有汎愛衆而親仁之訓矣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處世不可不慮也管寧王烈皆漢末賢者遼東時所論必以勿安爲是易稱君子不惡而嚴本義云天體無窮山高有限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吾人終身之憂只在已立身不能及君子之萬一何暇慮及小人之免我哉況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人之度量自宜如此仁兄姪直自好鄙言固在所棄憶昔敝鎮寓中曾述鄙見以爲在今與人處世竊效古人同不軌俗異不揚物之指以爲苟全性命之計不見成德非惟無德可見儉德辟難實亦無德可儉不

敢妄引至言以飾聞聽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尙惟勉思克已而已

與沈德孚

仁義禮智性也盡性者盡其仁義禮智而已矣率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爲道修其仁義禮智之道則爲教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和夫婦叙長幼交朋友三千三百無非是也推其極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求其實即庸德之行庸言之謏盡之不是懸空可說得一個性而須冥參超悟以爲教也古今言性者以孟子爲極其言曰形色天性也朱子本是而爲注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仁義禮智而已先儒謂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九 器亦道道亦器卽此意

又

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

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此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菴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處事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群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

又

孟子良知良能之言大約因自暴自棄及性無善惡以仁義爲外者而發若曰孩提而有不學慮之知能是卽所謂仁義也奈何忘其所固有驥安宅而舍正路也非若姚江知行合一之說也姚江特假此言以證成其直捷頓悟之說耳大槩姚江解書

一味驅率聖人之言以從己意未嘗虛心詳玩以求其理之當否也此病處處有之

與沈上襄

去冬所論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如釋氏瞑目却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功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十

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論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既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亦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

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而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跖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之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已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十

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惡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於義不爲牽合傳會否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卽於邪惡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愈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

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私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慝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即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畧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白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則餘可知矣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志

與張白方

所謂易俗移風共挽狂瀾之事在天民之先覺者固當以爲已任弟何人而能與此缺畝餘生所汲汲弗忘者求良友之規切以補下學之萬一以無負始初一念不安下流之歸耳即如前賢之異同短長有非末學所宜妄論前者之問徒以辨之弗明弗措之指竊生難端然亦多見其不知量矣要之在吾之學進一格則讀書論世所見又將不同未可坐井而測山岳之崇卑也乾初仲木兩兄來月邀弟同就虎席肅聆教益但恐農事伊始小人之情急於謀食容有弗能承命以前之勢非忍自棄於教外也敝里葬親社一舉祇以踵瀨儒兄良法而遵行之初未

及於學問之事然愛弟之篤者連見教諫以爲非儉德辟難之意且以勇於爲人疎於爲己有違遜世無悶之義弟敬佩斯訓而復不敢自隱爲仁兄述之亦以德義愛深竊効食芹之獻也

與曹射候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東境桐鄉之南境以至海寧四境之地苗則盡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廬毀矣父子夫婦離矣逃賦役者莫敢歸丐於途者靡所適桑梓景色若此當必仁人君子所爲惻然流涕輾轉念救不能自己者也弟於旱虐之日從嘉禾至皂林見運河之水逆流而西勢若奔馬支派若長水陡門永新秀溪白馬諸港急流南下其勢亦然農人車救罔間晝夜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志

是以運河之右力雖勞而收穫尚有可望至水所不及之處則彌望皆枯矣因思自運河之左以達海濱豈有百里千里之遙豈有山岡之阻量其地勢高下亦豈有幾十尋丈之殊而水之通壅穀之有無遂已至此特緣農政廢弛水利不講濬治失時侵占沮塞以至淺涸故爾古人開渠灌田動稱數百里尚有鑿山峻阜以興民利者尚有役數起徒或數年或數十年而得成功者尚有糜金錢數百千萬而續用克奏者權其利害之重輕勞逸之久暫猶將毅然爲之他卽無論卽如海鹽之地古以斥鹵蕪而不治其後築堰蓄水農功漸起至唐長慶中令李諤者開涇三百一所至今號稱沃壤千載於茲人病不爲耳地力豈

有常哉況乎崇桐海寧之間烟火相接河港俱存又皆平壤高卑之勢不大相去實非他州之比其自長安而上必仰濟於西湖此外所病特淺耳濬治之功今長能辦之矣亦不必多費金錢無俟需之年歲耕者各濟其田之際其不耕者田主稍給其食佃戶稍出其力惟開墾之所乃明農力在經濬經在支濬支有司者鼓舞而勸誘之警其頑惰自私及梗令異議者分界刻期以鳩群作不及一兩月而處深通矣此功既成濬則速瀉無患暴漲乾則震澤之水來奔不用一舉之勞百年之利也夫水之與旱天運常然但疏數里耳古者耕三餘一所以恃其有備不能爲災而已今日財匱民窮賦役重苦兼以風俗薄鬻盜賊楊園先生全集

不息民問欲望有餘固不可得但能修利溝渠開通障塞使一歲之中稻米之登給其半菽麥蠶桑之入結其半苟免死亡斯亦可矣爲長上者與其攢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慘慘畏臯黜之將及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豫豪家巨室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寇盜逾熾震震虞室家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去者流離轉徙居者不免困固骨肉難全溝壑是迫何如悉筋力於春耨忍疲勞於井里乎卽若仁厚長者與其尚災之後流亡在目隱痛在心議施賑賑皇皇於捐輸勸助而卒不過致歎巧婦之吹竭蹶涓滴之潤何如及未災之時戮力而營大計乎此水利之宜講求昭

然可觀者也弟又竊度施功先後之序宜以崇桐爲始而海寧繼之蓋崇桐者海寧之水之壩戶也崇桐濶則海寧雖欲措手而無從崇桐見績而海寧樂乎起事矣嘉興海鹽雖各有接鄰高阜之地然爲里不多爲功亦約不難次第及也其間經緯聯絡上人率能詳之究竟水道淺深廣狹相間以行實有不必盡濬者或疑所起之上無地可以安放浙西之利繭絲爲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况舉一圩之田所損者少所益者多計畝取償亦無不可特慮小民難以慮始占田多者不爲遠慮反乃從而撓敗之則任事者無其人耳誠得負鄉邦之望者平日不愛詳楊園先生全集

言曲譬與艱食之人講明此義使人人意中先有盡力溝洫以爲久利之見向後不幸復有如壬辰之三月及去年夏秋之間水涸人悲籲天無術泣淚徒枯有賢鄉先生以情聞之當道專委治水之使臨督其役諸邑令長各率其父兄子弟而開濬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東導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則瀕海方六七十里之區咸收灌漑之利又安至仰雲漢如焚禱山川而待澤終將不免餓殍轉徙之悲哉夫此瀕海幾十里之地在揚州之域誠苦不及千百之一二然土沃人稠約其生齒已不下數十萬度其生養亦不下二三十萬雖古盛諸侯之錫履約畧稱是未嘗不可爲殷阜之計生使能築口至流移轉多

實用惻心語云失之於前猶將善之於後計自庚辰至此二十餘年水旱屢作昔之日既不及爲之所今茲民生之困倍於前時年歲之祲復乃數見誰堪冥然終不寘念耶

與許大辛

會稽之遊知非素懷所屑母亦平生羣落不樂瑣瑣生計以及此困頓乎吾人六尺軀一口未填溝壑卽一日未保所終不能不爲之凜凜往歲山樓之會弟不敢一言及於學問之事惟聒聒於種果樹桑課耕育蠶之細此日或不無見鄙於在座諸君子誠以學者處世苟衣食之需不能無資於外雖抱高志亦將無以自全耳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未

與許欲爾

往者存雅堂座中承教以前輩得失不必深論吾人但師法其是以爲爲已功夫可也於此適有繼至者彼此之說俱不及盡次早復不得問未及相質耿耿至今敢因筆墨以請正焉竊以前人已死其得失論之固已無益於彼在吾人既欲取以爲法則其得者固當擇而取之其失者亦當擇而舍之也是固不可以不論之詳孟子所謂尚友古人讀書論世不可不知其人也學者若止爲人則人有耳目人心志擇之精與不精取之得與不得以爲不與於已而姑置之可也然此念已非斯人吾與桐療乃身之誼已若果真切爲已則聞一言卽有一言之損

益見一行卽有一行之吉而正猶飢渴者之於飲食疾病者之於藥物惡可不辨其可否而漫嘗之哉

又

承示高子節要問一讀之尙嫌數條有未要者於其所錄之有未要不能無疑於要者之未必錄也成書真不易言今人率多艸艸動云存其真面目而已竊以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所得取喻高下其面目不能自掩傳書當以世教爲心苟其立言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則寧爲之深沒其文以毋滋惑世誣民之禍則於作者既爲愛之以德而在吾亦不得罪於天下後世如忠憲其人誠君子也但當時文集固已失之於前而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老

與徐敬可

所論仁熟義精之指弟何所得而辱下問以愚誦述所聞則有口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吾人日用功夫或者只宜於庸德庸言求所爲不欲勿施無適無莫而已博文約禮則竭其才以求之間義不能徒則以爲吾憂先記遺訓固無窮極深微分動分靜自是彼哉之見若以一念不起爲歸

恐於具衆理而應萬事之體容不相似也

又

吾人爲學須將害心之端四處把截單留一條正路努力向前如二氏之書斷宜屏絕不使入目又如熟名建堅悲歌慷慨之情與夫辭章靡曼之習風流閒散晉宋間人風味俱不可使留整整從義倫日用上致知力行惟日孳孳進而後已方能自拔於流俗若夫富貴利達得喪毀譽不入胸中斯亦不足言也已

又

事物之交一編靜對自覺快適然人情事變非一番歷過知之終不親切也卽自己力量非一番試驗亦不知其不足也是以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太

橫逆之來古人比之他山之錯

又

吾兄風味大約似晉人此與世之羶齷者誠有不同要而論之病亦一般也晉人中弟所願慕者陶士行一人而已聞君遺興釋子談玄近於此種嗜好又覺如何十年之交不能有所損益於知已吾知懼已昨夜念此不寐且起書之以當藝事之諫

又

朋友之道以直爲首有懷不盡固非所以對知已年來自度蓋衰病患間作一旦弗諱舌不存而筆委棄將死之言不及稍効一二則孤負深矣仁兄聰明非不過人今日學問不能歸於一

路不免岐途假僥者得非反爲聰明害事乎古人有言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芹曝之獻願進一誠字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須是切實下手切實無他只在日用動靜事求合當理而不輕放過而已郡中士友氣習大槩不切實如交朋友亦只便僻善柔是慕以仁兄處其間固已高於人幾等矣獨不曰末俗易高乎古之人古之人吾負慚者多矣

又

古人有言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真篤論也今日爲子弟善後之計惟有移家入鄉一策下此則鍵門教課勿令見異而遷蓋一見異物隱微誘草有非父兄師長耳目之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太

所能及異日之悔將有不可言者故不得不慎之又慎耳自身課讀弟實驗得不如先生之整齊而出門附學亦深見其不如在家之無損每爲相知切切言之而無如見信者之尚也所論讀經傳選作文最得要領大部郎中氣習只是以時文策論塗子弟之耳目使不聰明亦緣爲父兄師長者未嘗認得讀書二字當如何耳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此之謂也

與王寅旭

今日言學者往往有人約而言之兩種而已重致知者薄弱行爲無足取此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踐履者忽窮理爲不足事此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於高

明之域者也二者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甚則交相水火而暴行因之以作誰實軌之以中正而無失者先生佩兄遠近相望可謂南服之英賢矣

與周鳴華

冀缺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傭耕之人而傭耕故當時敬之異世慕之也若我之蚩蚩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戶皆是矣主人握錢而呼於畔奔走就役十百爲群使子若孫者俯首而僮侶其間可謂亢宗否乎使父若兄者期望而成就乎此可謂貽謀之遠者乎況此人情險惡風俗頹敗之日苟非誠禮義知古今別誠僞有以自立則一經侵侮一蹈機穽數畝者能保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丰

與張巖貞

小人無所不至原其心豈不亦知善知惡但其口用之間安意肆志之時多戰兢惕厲之時少是以雖知可欲之善而善端旋起旋失善卒不可爲我有雖知可惡之不善而不善旋悔旋作不善卒不能爲吾無至於因循日富不得已而出於揜著之一途也

與姚林友

不貳之爲一不遷之爲至若一心之中天理與人欲互勝而互負則必至於一身之間動靜不相得言行不相符始終不相應常變不相準昭昭冥冥不相合此皆不一之大端也吾人今日讀書一心於學問一心於祿仕此心固已二矣究竟心豈有二用一長則一消輕重進退勢所必至其極至於違禽獸不遠雖有不甚而天理間發亦不過小人揜著之心勃然一動而其後卒亦歸於似忠信似廉潔而已所以此種學問決須洗心滌慮徹底澄清從頭做起方有向上路頭如鼎之初爨顛趾出否而後可致烹飪之用若一向和泥帶漿不清不楚雖加以五味之美徒增穢惡耳豈得而飲食之哉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丰

又

先儒有言舉業之事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今爲諸生所望惟一舉及一舉之後所望又將不止於此人情豈有極蓋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者孟子著矢人函人之辨云術不可不慎充類而言實有然者古人所以願從志養不欲以祿養原其心豈忍以一身之故儉其親哉出乎此者入乎彼誠有所甚懼耳又况窮達有命多不由於業之工與不工出處有時所係一生得失非小未宜草草視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卽如弟者從事於斯其爲夙夜之勞勤亦已多矣究何益乎假令當年卽知

委棄諸生以盡力於學問之道寧至四十無聞未免爲鄉人而已乎

與孫商聲

旬日以來忽聞大邑社事復興吾兄往應其請慕賢乎隨俗乎誠不能以無疑韓子云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不知茲事之興爲君子道長乎小人道長乎異時主張茲事者爲吉德之人乎凶德之人乎恐不難一言以斷也竊嘗妄謂君子之德逝世無悶然究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偏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然藏得身名俱辱昌黎氏所以勤勤於友生謂其有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也以兄高明之識自宜辨之於早矣弟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於東漢諸君子竊慕徐孺子之爲人願學之而未能其後管幼安潛龍以不見成德諸葛孔明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之語未嘗不佩服終身然自顧非其人不致妄擬也兄於韓子素好其文章而於東漢諸公風景其風烈故敢引喻及此願兄宥其狂瞽而加察焉至別後體驗於身心之際得力於章句之外極望一一垂教古人有言曰勿以老老而舍我也

與唐隣哉

士鳳兄既沒宗姓之人因多世故一旦爲毀室取子之計度亦兄所熟於聽者所嘆憐已破矣兵連禍結已餘半載迄未有爲之解紛者弟爲其諸子幼弱懿親重揮涕勸之者數矣但弟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自分能得之於楚老先生而未能得之於小有穎叔蓋德之不修古人所云公不見信於人是也然弟反覆以思士鳳英雄肝膽末世未忘顏氏家世聲名一鄉之望乃者變生門內室有破亡之憂人有離播之患而又官司迫其前細人問其側薪不盡火不止蓋其勢也及今悔悟息爭收合餘燼彼此調釋其心勉求敦睦以爲後圖不獨小有穎叔與諸族人得以釜全雖楚老傾覆至此興復之期猶可望也但此事非得无咎叔子二兄至張則勢固有所未可而義亦有所未順蓋茲訟之興舉宗之人相與爲獄獨兩兄不與其列則公論可自其所出而彼此得用其調停又詎屬本支非餘人可以坐視之比且宗姓之事而使餘人得措其謀將置同宗面目於何地此弟所以踰巡顧望不敢告之同志者也然弟於兩兄交淺言之無以取信敢因兄以達之兩兄蓋兄能信之於弟兩兄能信之於兄而小有穎叔又能信之於兩兄者也則以兄爲仲連而以兩兄爲季布事安有不可爲者使顏氏無族而有族使顏氏舉族之人無室而有室安定之德兄與兩兄共之矣抑總前後事勢而論之解紛則所全爲多終訟則所敗爲大亦不獨楚老與其族諸人爲然也雖无咎叔子兩兄亦有之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又曰爲鑒不遠今者舉族而訟至於家室既盡而訟亦止矣訟止而怨必有所歸家室盡而毒必有所逞彼夫弗良惡知他日不以加於楚

老者而加於兩兄也哉兩兄亦思何以當此數十輩無恒產無恒心之族屬乎以弟鄙見莫若緣此樹德於今日一舉而收舉族之心也而又排難定紛之美況其事之所起誠非有不可共之讎不可開之憾也特以小意積成大隙以至於斯耳於今訟之既久心形憔悴財力損乏當必無不可解之勢因其可為而為之則為德之所歸可為而不為則為怨之所聚至明之效也衆全則不至獨毀衆毀則不得獨全不待智者而知之也釋今不為坐使俱敗異時過白馬者為言今昔盛衰興替之故常必有執其咎者祖宗創之於荆棘後世敗之於蕭牆雖在旁觀猶為惻惻何同室者而能忍此弟於顏氏同嘗館之與其族人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書

與沈子相

方今天下交遊之事幾於沸鼎吾郡尤甚弟於孤坐之際每為念之朋友所以謀情志也今以起爭所以敦德義也今以樹勞

以是之交不如其已是以寧蒙鉅疾之譏而不知悔非獨畏出門之難也此見仁兄篤誼虛懷泊諸同聲人文俱殊於昔所云百里之間賢人生聚此則弟所聞風願附者也况先之以召命乎今日之集實以亡友之變數日以來寃魄未知所定不能執筆為文敢此違命

又

日者仁兄可謂固留而弟辭之至決夫以三十餘年老友白頭相過雖兼旬累月連床對榻不為多固留是也堅辭非也而必決去者非有他故以賤疾甚憊一身不能自支而目下支持慎言語節飲食之戒誠恐他友繼至不能俯察應酬太煩不免多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書

言傷氣多食傷脾正月十五之禍一旦復作為友朋累耳既而思之冬春以來與仁兄相見者三無次不以歿生為言得非以弟於死生之際有所未達猶有貪生畏死之見乎自維生於明季幼痛終天雖久視息履載詩所謂出則啣恤入則靡至者也况復行年六十有餘尚有何貪何畏但吾人所以不同於釋氏者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故一出言一舉足不忘臨深履薄之義凡夫日用酬酢之常食息寢興之細苟一出於忘身徇欲是皆立乎巖牆樞柅之類也豈若釋氏祇以不貪生不怖死為了死生大事而終日以末後一著為念哉夫吾儒所謂末後一著者得正而斃全而歸之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祥於道未之有聞正恐未得死所雖甚迷昧樂正子春之戒亦知守之不敢有違是以寧虛友朋之愛而不傾也

又

易自畫卦繫辭以來義文周孔以後程朱之前代有作者其爲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義使人居安樂玩得以寡過者固多有功於天下後世其爲不知妄作得罪聖人者已不少也蓋易之爲道微顯闡幽知來藏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後之作者舉其一廢其百得於此失於彼凡夫用智自私穿鑿附會而不軌於大中至正者皆賊道害義而得罪於聖人者也故記曰易失之賊近代易道失傳儒風不振學者不明乎義理大都以釋老之似亂大道之真其爲賊更不可言縱使不至於賊而多此書易不困之加明少此書易不困之爲晦又何必紛紛多事自取妄作之咎哉

與薛楚玉

先生初本欲以醫自晦今三尺童子俱聞薛先生名乃反以醫顯矣始猶止及縉紳之交未及官長也今漸通於朝邑之長官矣始則以筆舌代耕繼特以藥石代筆古亦士不得志於時之常今一旦爲丹里之人以多金推美矣始亦特以生生之計託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素

業於斯免八口饑寒而已今乃至於庖積梁肉矣凡此固亦勢所至容有不獲已者切慮自是以往其勢有加無已夫亦何可以長乎夫名位不可太高居實不可或後恐先生當此宜求退步早爲善後之圖乎乾之上九龍德也不免亢悔者惟不知退也今古豪傑惟是名輒利鎖不能牽制故於得喪存亡之際遊刃綽綽也張文節公居相位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邵康節先生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名言懿節可爲百世之師也

與孔文在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兄弟與兄交有素矣稱深者自今年始

楊園先生全集

書三

老

蓋既託於深則不敢復有所隱而自比於淺也謹以一言相責知無不可星浮與兄及伯升兄弟之交固昔所稱肝膽而骨肉者也自家人父子以及鄉黨朋友誰不知四子之交如金石者一二載間星浮毀言日起而兄與伯升兄弟亦遂相與棄之此在心浮固未必無過使人之多言而於古人全交之道則不能不爲吾兄責之者也幸兄致之伯升兄弟自今凡遇人之言星浮者力爲解之使其得以自全卽有重失猶可更始亦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之厚德也

與友人

古詩云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

讀此未嘗不興感涕下也今爲之言桃李誠二本猶然相代何况同根生而或有相忘嗟嗟相忘不可况相尤哉前書草草復爲此言幸兩兄念之念之外學館學規各各附質區區之誠亦具於此

書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四

與張佩意

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來教所稱大賢之士守先待後應運而作應有其人而祥非其倫也某自幼孤寒迨長學不出於鄉閭加以家無傳書耳目蔽塞貧窮二十以外輟課讀力食詩書師友之道殆將已矣天瞶其衷偶於近思錄小學而深嗜焉因漸及於濂洛關閩諸賢之書由是自幼所習經書始克通曉一二學問之道粗知向方然自大亂以來播遷竄越歲無寧處舊業荒於寇戎精志摧於愁困顛沛橫生疾疾繼作倏忽歲之再周而商髮遂衰矣奄息至今徒以秉彜之良未甘自棄故於往昔發明指趣猶篤信而勉求之然於斯道仍若涉巨川之茫無津涯若履春冰之危靡措趾夙夜輟轉懼無一得以慰平生也語云末俗易高或者謬加推引執事不察遂至輕許人之分量豈不自知若祥者其實不足以當隆平之世鄉井謹愿之士也執事高明之資既絕於人而又虛懷篤志強學力行其視道岸何疑於先登但其事實有非可一蹴而至者古人所謂心意勉勉循循鞭辟近來者已又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或宜加之意乎

又

孟子七篇大旨首章仁義與利之辨人只說向天下國家所以不親切反求諸己利重一分即仁義輕一分由此入彼一長一消必至之勢也學者誠欲居仁由義何可不朝夕懷懷審所用心乎即若治生一事固不可已然祇有務本節用而已天下國家之計以是一身一家之計亦以是外此即商賈技術之智儒者羞為

又

龍潭老人其生平學問不能盡知即於易道所得淺深未知如何要特猶介自守之士非康濟之倫也微生畝不足孔子見於論語想見當日孟子所為必不滿於於陵仲子之流君子之所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三

為非獨衆人不識雖同時自好之士亦不能識也鄭所南謝舉羽自是一種人品金仁山許白雲又是一種人物非特此也許平仲豈非豪傑之士乎天地間人趨向各有所歸成就各有大小至於所遇又各有幸有不幸難以一槩論古猶今也吾人讀書論世凡是已所不及揆之聖賢之道而無悖者皆師友也固不可以一得之謂自畫亦不可以一人之嗜好自封所以從善之心要虛取善之途要廣

又

北溪先生字義一本於初學講解大為有裨弟欲抄示小兒因未有暇謹附致左右授凌先生門下諸生錄得副本熟看他日

讀書即異說不足以惑之耳

又

兄無大精神而有太勞苦日與實老實懷私憂然小無知之何也量力節宣勿勉其所不能而已要之今日不得已而為此亦命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安土而樂天則無入不自得矣遇事當為則盡心力而為之不生去取欣厭之心古之人乘四載歷九上八年於外三過不入無非行所無事吾人日用行習看得種種皆為已學問自當泰然應之久將忘其為勞為苦非兄篤志敏求不敢以已所未至相勉也

與姚攻玉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三

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學本天故道曰天道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至惇庸則曰天命致罰則曰天討中庸所稱為飛戾天魚躍于淵無非是也至其日用功夫亦惟法乎天而已逝者如斯盈科後進不舍晝夜無驟進亦無暫停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以是而已故曰子所吾者天厭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非有纖毫私智可以穿鑿附會於其間亦非有一毫人力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際故曰天也此儒者之學所由異於二氏者也今竊觀於來書則深歎然於前此讀書之不多與夫生質之不敏而未免有求之過急之意夫已去之歲月致悔於蹉跎天資之

穎異有不若於人凡志學之士宜無不懷此心者然皆有所不
必憂者先民遺訓功夫只在循序只在不舍曾子竟以魯得之
用心過苦用力過急即不免有正與助長之患不特妄意驟等
病隨以生其見道理必有偏枯不舉之弊且將使身心不寧易
致疾病也如曰讀四書五經限以行數遍數以至年數同為窮
理之所先必有事之人口但恐人事問之有不能取必者而況
先難後易熟則敏生非可拘拘者乎又如列以八則亦覺多端
程門之教曰敬義挾持朱子之教曰居敬窮理所學雖博而持
守無多端緒也至若敬靜一條尤不能無可商者儒者主敬而
不至靜故其效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釋氏主靜而不言敬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四

故其流至於空虛無用非有兩用之力也亦非可并致其功也
若夫經之與史雖有緩急輕重之序亦難截然分而為二蓋經
以立其本史以驗其用理則一也宜乎並進其功入之心思不
自靈通固不可使其泛用亦不可使之滯於一隅局於一節二
節也古人課程不獨朝暮經史厭飫優游雖至詩文詞賦皆藉
為游藝之資以涵泳其性情陶淑其耳目知思未有孤行一意
使讀書之日生趣索如也至如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為人為已
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因與弟子誦數而已益熟時切
檢點不敢慢忽即為主於教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
已分內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內則盡乎已外則盡乎物即

為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總之吾人立志則願希聖希
天而用功則一循下學之序存心則宜以一夫不被澤為已憂
立身則以算豆不受於人為有耻其取人之善也不當遺於細
微其攻己之惡也則無間於幽顯窮通得喪一俟天命之所為
出處語默惟視時義之所可若將終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
矣

與姚四憂

易恒之辭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孟子則有曰原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吾人學問之事但能不怠不怠
常久而不已則自能日進無疆矣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五

又

他人為學苦其不前兄則憂其過銳而不量力他人患其一得
自安輟多於作兄則憂其一事未終又進一事二者均足為病
根原則一而已試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一息
如此終古亦如此故曰自強不息也

與祝鳳師

聖賢大學之道學者以之修諸已而被諸物者昭若坦途盡人
皆可為之與為之而可至況在足下有虛齋先生作之於前復
有尊先君紹之於後典刑儀式豈俟遠求惟冀及茲壯盛勉
刻厲聞道於早光大前人以慰九京耿耿之懷以副哀慕勤勤

之願祥犬馬之齒與尊先君同又忝先後同學於山陰先生之門世好之誼謂宜篤於他人故雖久不相見朋遊往還未嘗不詢訪動履然師門微旨職重間修苟其慕善如饑去不善如疾日用之間皇皇焉求其自慊而毋自欺則閉戶絕交正賢者之先務不在相見之數并不在筆削之煩也

與錢叔建

承有解經之約此固素心所期終返舍適以火炎而止然義理本人心之固有熟讀而詳思之不解亦自通明故家子弟承先世之基業不若飢寒讀書自是第一事讀書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禦外侮可以長子孫目前所見種種敗亡之轍只坐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六

不讀書之故今日所勸足下讀書豈猶今日攻浮文以干進取而已大指只是明大義可以修己和族承家保世以勿替箕裘之業也

與施龍友

儒者功夫居敬窮理而已窮理所以致其知也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此義儒先言之已詳世人不能篤信儒先而好以己見參之或以先入之言為主不復肯舍其故習就其中正之矩是以至於流遁而不知返耳謹錄真西山先生語一條附覽西山得程朱之正傳者也吾人為學由程朱而溯孔孟譬由宗子而過高曾由山河而入海也其有至有不至

則存乎其人志之立不立力之勉不勉爾。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功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所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個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至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功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與曹友眉

立身之道孝弟其本也內則誠心聽從叔父之命外則遜志聆受先生之教此目前入孝出弟之實事也自茲以往遇事則必辨其邪正聽言則必審其是非而一以親君子遠小人爲主繼述大綱要不越此

與吳汝典

古人有言箕裘堂構足下兄弟承先世賢德之後其爲箕裘堂

構視他人子若孫尤爲不同夙夜念此紹述二字宜如何自重如何匪勉矣不佞無似謬承先兩叔道義之知踰於倫等向以人事艱阻會晤難期於是下兄弟未有分毫之補益幸用疾心茲幸踪跡稍近而令弟於錢氏又屬至親往還殊便孤危之中非獨足下思有倡和之樂卽不佞亦深願朋友之助也

又

學問之事素位而行處富厚從富厚做功夫處貧賤從貧賤做功夫方是實用其力方見有得力處否則道理終只在書冊上也秋閒晨畝日與佃戶相涉頗有所體驗否惟足下及此少壯努力從事無大小無精粗無微顯無一可放過也不佞老而無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八

聞自惟幼時謂之無志亦不可徒以時起時倒不能整一故竟不得長進也賢者其應以爲前車矣曩向兄鄉承遠顧煩爲教誨此日澹薄刻苦若向兄者已自絕矣但染於彼教既深勢復難返吾人起足第一步真不可錯失也

又

足下近習教事自己體驗身心損益如何念自有知以來先生日多一日誠不知於世教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僕自省身爲此事既三十餘年於變化作興之道猶茫然不知所措徒有技窮力索之嘆中夜徬徨而已足下其有以起予乎

又此條出遺稿

治生一事極易虧損道義但一家俯仰之需及吉凶諸費不能無所賴藉若竟不爲料理此身終亦站立不定何處可言人品學問乎嘗思韓昌黎若能不爲衣食奔走雄傑之概更宜何如此孔明元亮所以爲千古人傑也足下今日以律操心處事常宜如時昔齒失之日所以告誡外內之人首以坐食爲戒勸則不賈一語無古今治亂貴賤尊卑總不能外此而別有資生之術可以商量也

與顏孝嘉

爲學之道始於立志猶射者未發矢而志已及之志大而志小而小他日所成無不由是吾人須思天地生我是何如賦界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九

父母生我是何如屬望爲智爲愚爲賢爲不肖去取斷然自此分明矣此志一定便須實做工夫必求其如我所志而後已日用之間一切外誘凡可以奪志者力屏絕之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類固有不知其然而浸淫入之者惟有猛提此志時發深省曰吾志爲何而以是自喪乎則於學也將有欲罷不能者矣

又

吾人生於天地之間當爲可有不可無之人以一家而論一家不可無一鄉而論一鄉不可無以至於一國天下皆然方不負父母生吾之意今人志氣卑弱說及此際則以爲非人之所能

爲噫人特不爲耳孔子孟子生於衰周之際爲百世之師所謂
豪傑之士無文猶興也乃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不過曰焉不
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者亦不過曰私淑諸
人人苟有興起之思而不欲以凡民自處前言往行可以私淑
者何限並世之賢可以師資者無窮乘此年富力強奮然有爲
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人過三十四去日苦多不免日暮途遠
之憂習染既深又有難以自新之慮若少年未嘗入世卽能從
事於此譬之以璞玉爲圭璋以素絲爲文繡於成也何有楊子
曰晞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願賢者勉之

又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凡人不可以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於子欲其
他日克家必須使其習勞耐苦若愛以如息美衣甘食所求而
無不得所欲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純綉氣習稼穡艱難有所不
知一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負荷者矣所以勞苦種種正以爲動
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吾人流離孤苦憂患之心
如何不切直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然後此身不爲無
用外可以濟天下內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念此何能不中夜傍徨也昔陶士行日運百甕曰吾方致力中

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習勤忘
勞習逸忘惰吾困之正以益之也此意不可不知

又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適用今人將適用看得達了以爲致
君澤民然後謂之適用此不然也卽如今日在親長之前便有
事親長之理處宗族之間便有處宗族之理以至親戚友朋鄉
黨州里無一不然以至左右僕妾之人亦莫不然此際不容一
處缺蹈處之當理與不當理正見人實際學問

又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十

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言行已之不可不慎也年少未嘗
涉事雖有差失長者爲之任過至於昏冠以往則有成人之道
當此一舉一動名教之地分毫得罪不得若不將修己功夫著
實用力安常處順幸而保全過了一生一遇事變便破敗出來
到得破敗時節便高才博學一無所濟顯名盛勢亦一無所濟
誠有所謂孝子慈孫自世不能改者可哀也已若此皆緣平時
不能好修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救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
出入可也可者不得已而可之之意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百
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者故曰不可不敬也

又

自家人骨肉而外無在不爲朋友交接之際先須辨別君子小

人大都溫而厚者必君子殘而薄者必小人嚴正者必君子柔媚者必小人好學者必君子暴棄者必小人告我以過者必君子導我以愚者必小人辨之既審與君子日親與小人日遠其於學也殆庶幾矣若清濁不欲太分必也尊賢而容衆乎記曰師無當於五倫五倫不得弗親唯友亦然

又

大槩年及四十已是踰壯就衰歲月再經浪擲不堪矣事事須從緊要切近處用心力所讀書亦如此人倫闕失種種可悲但能努力補救亦猶可及若以待來年之意存於心胸卽自今以往終不能保其不再闕失也生計窮困目下亦無奇策卽教課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主

與姚大也

足下近頗無事得靜坐讀書否貧士學業更無別法只衣食之外不別作經營以廢時日食蔬衣補終不放閑一刻自然學業過人若必待如何然後攻苦則終身不得之數矣孔源近況佳否不候數里之隔不獲與之朝夕有孤遠來之意念之惕然極望足下與之整密作工夫無致劇談過日則必有益於已有益於人不枉一番聚首也長益有可言者并望示知外傳單一所

以諫諸友之奔走於社事者始自足下以徧致之

與顏子重

別後足下曾歸省堂上乎足下假坐令舅園中猶自得所兩弟在家無師無友悠悠廢業每一憶及輒難爲懷也令先君存日負不可一世之志貴之以沒不得見足下兄弟之長知其冥冥之中所以望足下兄弟之繼述者當不在世俗群趨衆鶩之列也今日令先君之友存者惟不佞一人而復一載之間相見無幾真可謂長負知已矣邱季心先生在里中不佞每以足下兄弟及錢日嚴陸霞生屬其勿以尋常往還相待以諸子俱不佞通家世好日望其人品學業有過於人者也不知兩弟亦時時往見否然相見亦自不同若能努力學問質疑問難相見方有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主

又

春初入崇德見胡令表弟殊慰鄙懷胡先生雖沒可謂有子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使胡先生沒後并無張仲亦無以有今日也足下兄弟四人各有尊先君之一體否何人實能具體而微也僕舉子遲暮望兒子成立得繼先人真不啻如河之清矣去冬書吾言以示之猶恐愚頑終爲伯魯之簡今寄足下觀之以祈通家世好他日得緣此以相糾督一以使足下兄弟明發之懷切切於先尊君九京望子之心亦不異於僕之望吾子也若此則口過乃征當有不能自已者矣

與陸霞生

鎮上氣習不好邑中更甚人生長其間習聞習見無非此等那得長進要長進唯有讀書求好師友不佞年雖暮未嘗不兢兢於心是以詩書朋友不敢一日廢足下年來想不讀書又所親比皆不聞有老成忠直之友作此舉動宜無足怪但此心本自靈智是非得失反而思之當自見得故曰弗思耳書之淺近易明如論語季氏旅泰山王孫賈媚與兩處極好看

與錢子爽

吳忠節公有言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今日讀書人犯義犯刑之事一切不顧故不佞近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西

見以為凡人必能有所不為然後有以自立不然便與鄙夫小人無所不至一類矣足下未嘗出門戶今正所謂立身之始不可不慎也有便即宜早作歸計若館地相羈則須待仲夏一歸秋間再往亦不失為竭力耕田供為子職之事不佞平日所謂擇不義莫若輕者也其餘更無可為者矣

與錢子固

程子有言讀論語其中有得一二句喜者僕所得一兩句喜者開卷第一節則曰君子務本中則則有曰君子求諸己終篇一節則有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以平生深信凡事有命安求分毫無益不事其本而事其末不特徒勞罔功祇足失已而已

此意并與門內弟兄叔姪共知之

與錢晦仲

存在家屢得過足下之門與諸令叔相見但語及足下則均有不滿之色叩其故則云凡百自以為是其在於門中則多口過而愉色婉容有所不足也退而思之足下於不佞相待可為不失節矣何至家庭日用有失至此乎然不可不反求諸已密切內省也有則改之是所望耳大槩做先生極是有損無益蓋主人以及學子多是承順顏色而無逆耳之言最易養成矜驕自足之氣不佞檢點平生過失亦多坐此不可不痛自懲戒也

與顏子樂

楊園先生全集

書四

東

吾人所苦只在虛度光陰忽焉而壯夫忽焉而暮暮一無所成太率坐此足下自今宜置一課籍凡日之所課與心之所疑以及所得臨睡則悉書之要使已有所稽人有所考方能日積月累以期有進進進不已斯可有成諺曰人生一世試思天地生我如何賦畀父母生我如何屬望豈宜虛生虛死等之鳥獸草木耶此意真切自然欲罷不能矣

與徐仲咸

自初學至聖賢只有擇善二字擇人而交擇書而讀擇言而聽擇行而從吾人終身功夫如是而已而要本於一誠足下秋間格親一事可推其餘矣

又

辱手教德卷於義利之際具見用功近裏將來所進宜未可量
大學客味於末簡孟子反覆於七篇蓋不特王道闡衍君子小
人於此焉辨實人與禽獸所自判也吾人鵲鳴動念以至解衣
就枕事事體勘刻刻檢點正要此際着力不可輕易放過以自
卽於匪類者此也承論十畝桑間僕之素懷非一日矣顧此亦
有義有命不可必也至於後人之計則又不在此孟子云君子
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子孫獨憂不肖耳苟爲
不肖雖萬頃何益苟賢矣雖無立維何患哉西山先生衍義曾
熟看乎先生嘗言此人君爲治之門苟有用我執此以往然實
則士人爲學之門也修己治人原無二道

圍先生全集

書四

夫

又

養生之說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思慮未開爲之思不敢學
也居子有言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僕平生
服膺唯是而已然已有所不能何敢效山林枯槁之上遺棄人
羣自私有盡之形軀爲哉嘗思陳白沙楊春樓靜坐三年因而
有得不知三年之中人倫事物闕失幾許果其有得當日痛悔
往不可追而復沾沾色喜持以教人是誠何心哉

又

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顧

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願足下日用功夫

篤信勿惑也孫商聲兄湖濱之秀傑也素館潯溪有令望矣今
以內吳吳常吳江人家宰復有延師者故欲於吾郡覓一館席
以支賦稅前者曾爲足下言之而未及以此意商之施先生及
尊公故特再及之語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文學道義若此兄
何可坐視其失所乎且人家延師得若此兄者實亦子弟之幸
不專爲此兄地也凡事無大小專爲一遺必不可爲僕與施先
生一輩人老矣足下樂多賢友似此少壯力學之人亦正不可
少也

與某

圍先生全集

書四

老

吾人功夫只存養省察二者相爲終始無少壯無初學成德自
強不息惟此而已造次顛沛必於是殫壽不貳脩身以俟脩者
於此必者於此也中庸首章先存養末章又先省察蓋二者如
車兩輪鳥兩翼廢一不可其克治則因有偏有失而後用之省
察之繼事也讀書是士人恒業故特言之其實無往而不然世
之務博覽者知讀書而不知從事於此爲異學者好言未發之
體而不讀書是以非無美質而衣冠之子求一言一行之幾於
天理而不可得也

與某

謹言慎行無論在家在外宜無不然吾人一生唯有讀書之樂

餘無足掛懷也。願足下兄弟深體此意。偶思易否之象三陽在上。聖人以陰德方長。卽有儉德避難之文。至坤之四爻。則斷以括囊无咎。无譽之象。占示人矣。蓋處坤之四。有咎不可有譽。尤不可至明入地中之卦。則其利惟在艱難。守正聖人繫象。則云晦其明也。東漢諸君子。以不知此義。是以及於難。豈非千古明鑒。

與呂仁左

尚書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端。蓋人身心不檢束。卽將靡所不至耳。足下前此爲匪人所牽。此爲欲敗慶其繼爲匪人所教。輾轉作過。此爲縱敗禮。所以一旦至此。皆由不自檢束其身。

園先生全集

書四

木

心而已。古之聖賢。猶然檢身。若不及慄。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老聃虛語哉。豈真迂闊哉。來教自後。當潛心以聆教誨。何幸得聞此言。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不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願足下持此心。至于恒久。令先君九京其口望之矣。

與沈敬夫

躬耕奉親之際。讀書所得。當益深也。富貴福澤有生之厚。未必非天之所薄。貧賤憂戚賦命之薄。未必非天之所厚。古之人從此勘入。故能不失所亨也。易之困卦。剛德爲善義。可見矣。

與屠虞來

令先叔一生清修素節。上不負於祖宗。下無慚於師友。今已蓋

棺論定矣。其於嗣之有無。不係輕重。未亡人雖在久病之身。景不能久。豈憂饑寒而急思於嗣子之終養哉。今日繼嗣之義。凡以爲令弟也。令弟年少。不知禮義之切於身。禮義之大在於綱常。倫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是而已。身之賢不肖。家之興替。天下之治亂。靡不由斯情。不能已。故反覆言之。天下事有待商量者。有不待商量者。茲事愚夫愚婦之所共曉。天之經地之義。何待再計。而決其遲留不果者。物欲蔽之耳。理義本於良心之固。有利欲生於物我之私心。凡人之情。始雖以欲而迷。終必有時而悔。與其悔之於後。而已蒙父母國人之賤惡。何如復之不達。而不抵於悔乎。足下兄弟名門之子。調宜以禮義名節自愛。無

園先生全集

書四

木

蹈薄俗之失。不意一旦反出流俗之下也。昨接手教。因知令弟執迷不返。足下又爲遂非文道之語。以相欺誑。疾疴之中。徒增鬱鬱耳。論語之書童而肆之者。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只尊父命。重天倫。齊景公雖有粟。不得而食。只是父不父子不子。今一舉而使爲父者不得篤於兄弟。在已有傷於父子之親。拂人道之大經。廢天地之正義。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哉。至於生子爲嗣之說。尤爲悖理。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不父其父。而禍其祖。衛靈之所以爲無道也。將誰欺欺天乎。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賊仁之人。傷敗幾倫。滅絕天理。豈在達哉。只一念自私自利。不顧父子之有親。是已反諸此心之良。則不忍質諸祖父之心。

則不樂俟諸孝子慈孫則不能不諱皆此一念之爲害也計舍窮之心亦不應陷溺至此必有人私之曰如此則有名無實如此則妨進取故令弟患之也大進取之得不得有命吾兄名門右族之子輕棄義命皇皇進取其傾敗已歷見於前矣枉爲小人何利之有此大學所以咨嗟於末簡孟子所以辨論於首篇也豈竟未之思乎所稱令先叔治命亦是洞見沒身之後情事必出於此故爲此不得已之言以慰手足之情至可哀也乃反假是藉口以爲可以欺人欺已不亦愚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未聞捐棄仁義而爲鬼神福饗者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聖賢並訓開卷昭然顯

書七上全集

書四

子

足下兄弟努力自愛無爲父母國人所賤所示第一劄不書期服何也第二劄書期作基足見心之存焉者寡矣

與陸孝垂

兄年來困甚其中得力如何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此中意味領取不深學問之事真如捕風而已

又

古稱逸民處士今民矣何從得逸處矣有婉於士其如之何哉每念仁兄婚嫁事畢教授里宅亦生人之至樂也小女因羈務在舍日久有失侍奉之節心竊不安但此事實爲吾鄉衣食之本婦功之所特重者兩載以來見其繭絲不成必緣育飼不盡

其道故欲其就母氏再加教習使得熟諳他日不至休其蠶績以賴婦鼎損家聲則區區私願所祈不負明德者也貧家之女不期儉而儉所憂不勤耳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非特不匱而已勤則不驕勤則不淫勤則不多言勤則不生機習而千餘事男子婦人皆然而婦人尤甚

又

舍下田苗滄盡供賦懼有不足數口終年之望殊是無從措手五月以來承雲士見卸屢以億石惠及目下舉火尚未爲難然何可長也猶憶辛卯八月從兄假得二金小份暮歸未及買米

生全集

書四

子

小同也家之歲入既虛食指則倍於昔非義既不可爲里族資望每甚貧士可爲而不可爲念此坐嘆而已惟是不敢以老貧之故皇皇貨利沒其初心日爲兢惕耳大抵忠難之來唯守正可以出險故明夷之象辭曰利艱貞蹇之象辭曰貞吉困之象辭亦曰亨貞蓋不失所亨惟在守正故本義於屯即云在險只宜守正以此意非祇一卦一爻之義也

示維恭

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王妣有言孔子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爲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若是不肯好學流落無底女切切

記之吾若幸而長年照顧女日久亦女之幸然志須是自立力須是自用教訓大指要不能有加或是力量可及多置幾冊書再從事兩三位先生而已若一旦不幸固是女命之窮然能依傍此意從師受學知所好惡亦不到得墜墮王考有言人無父況固多流落底亦有興起底只要讀書字本分耳論語曰父在觀其志女今日先須立志要做何等樣人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女他日長大能常念王考志事而敬守之則吾願畢矣

又

終身不可一日離詩書師友若三十以前識力未定只宜

生全集

書四

三

從師事無大小出入無遠近咨稟而行庶幾免於過敗至於朋友學問苟成必無孤立之理少年微廷千百人中難得益友一二

又

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濡勢

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進於不善可畏也已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知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灾已辱先民斯為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又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敖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

書四

三

初學備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山東省
圖書館
印

大凡爲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志而不遂者矣
未有無志而能成者也立志之道先須辨別何者是上等人
所爲何者是下等人所爲我所願學者是何等樣人我所不
行爲者是何等樣人此志一定卻須堅確不移凡平日誦讀
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爲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
爲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他日長進則所志又別
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學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爲無志民斯
而下而已

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十一

劉先生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真斯言可曰
省也人若甘於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
達而上也亦何所不至

少年立志要達大持身要謹嚴立志不高則溺於流俗持身不
嚴則入於匪僻

凡立身之道與論人只是一等根本虧其餘更無可觀
學者親賢樂善是第一事少年見剛毅正直老成篤實之人能
愛之敬之其人必賢若疎之遠之其人必不肖蓋所愛敬者
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遠若疎遠者在此則狂誕匪僻
者必在所親故也高忠憲公嘗言以此驗人百不失一吾嘗

以此自省亦以觀人

初學最緊要是恭儉二字恭非貌爲恭以敬存心則顏色語言
步趨之際節文自謹在家庭敬父兄在學舍敬師長是恭之
實事儉非吝嗇瑣細日常遇小物有不敢暴殄之意凡居處
飲食衣服有不敢過求之意是儉之實事以是二者馴習不
舍則修肆之念漸漸不萌久則漸漸消化心思自能向正上
達之基定於此矣人之敗德喪行未有不根於侈肆者

君子存心於利物究也已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適
足以害已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已亦得成爲小人

而忌其成然已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

不謹

初學備忘

二

術不可不慎凡不容於堯舜之世者在已不可爲在人亦不可
與近

近代極多遊民是以風俗日惡民生日蹙雖其業在四民者莫
不中幾分情遊之習而上尤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已群
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已究其爲害更甚於遊民也今宜蚤作
夜思求其所未知者與夫所未能者將終其身而有皇皇不
及矣亦何暇博奕飲酒遊談浪走哉

稼穡之難學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亂國家廢
興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知耕者

殷天子之子生長民間是以聖賢之君六七作周公陳幽風述王業之本使人至知小人之依是以有道之長無過周者漢以孝弟力田取士故其俗猶爲近古夫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與禮讓廉耻立禮讓與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古之士出則事君處則躬耕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立光明俊偉之勲其爲政也恭儉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潔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達行窮居也各有爲未有進退失據不知重輕者也後世卿大夫貪墨無厭寡廉鮮耻士庶人詐僞百端食嗟來之食甘噍噍之加只坐不能無求故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三

至於不畏不義不能不妄求故至於不恥不仁也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

程子云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類此義今之學者全不理會單好說箇心字不知容貌顏色辭氣何一而非心之符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根心生色成王顧命惓惓於自亂其威儀易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有詁內必形諸外推之六經何處不然如何可忽其忽之者以爲威儀容貌特其外耳內外表裏豈有兩截持其志無暴其氣散以直

內義以方外聖賢教人未嘗偏廢弗思爾已

讀書須立準課程量其力之所及而遵行之朝考夕省勿使一日虛度人生少壯要不多時人事間之讀書之日有幾當深思古人惜日之義劉忠宣公曰此日虛度一可惜惜日則自不得閒凡閒思想閒言語閒行走自少至老斷送多少歲月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可發深省也高忠憲公曰每至夕陽檢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薛敬軒先生亦言每上牀卽思一日所爲若無疚於心則安寢若行有不慊則輾轉反側必求所以改之古人用心莫不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四

小學近思錄但要成誦刻期可畢若其義則雖終身由之不能盡也學者不從二書爲門庭戶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

大槩經學不講其習一經者只記誦得幾許時文以應制科一日之悉其經之要旨大義茫無所知卽其盡讀五經者亦不過侈記覽爲辭章而已於身心全無所得程子所謂卻是不曾讀也經如何得通

今日父兄之壞子弟只是計近功逐小利當其就學卽欲能文字取世資不思樹木者猶求用於十年之後爲之師者莫不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譬如庸醫擔囊入門惟計藥資

之厚薄不恤病者之死生其所用藥溫涼瀉補只顧目前一刻之效而不求其病本之所在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概茫然古人左圖右書書只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不看圖卦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能學空言所以無事於圖若真實做便知少不得

一念放逸而百邪並起一念戒懼而群私退聽故敬爲德之衆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不急不輟積之久久自能融會貫通渙然有得今人說爲學不實從事於窮理只是懸空想像究竟何益想像得來雖有所見終是偏枯若更執已不化爲害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五

讀聖賢書須將聖賢之言立爲規矩準繩以吾身就而裁之果其用心行已能如是乎違則改之合則加勉方有進步處且如長者訓誨與吾有合心所明者有與吾不合心所未明者其明者吾性習所近也其未明者性習不近心有所蔽也須識記審思勉強以求至於明方有益若不合者含置不復思其合者以爲既已知之不復存諸心平日雖用功夫只成就得自家一副見識書亦不能益吾師友亦不能益吾蓋人之性習各有偏處其偏重處則其所通者也其輕者則其所塞者也通處一路熟則塞處路路俱生學者用功能生其所熟

熟其所生斯無偏蔽之患

爲學最喜是實最忌是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只一實字故敬曰篤敬信曰篤信行曰篤行好曰篤好無所往而不用是實也其爲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於一實其爲人也輕而薄小人之徒也本於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誠而可以爲善者也

學問之事貴於有恒最忌輕躁人卽昏惰豈無一時奮發之意但此意思不能久長旋已忘却終是無益雖是資性過人進銳退速同歸於廢而已易恒之辭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無速遲亦無停息只是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一日如是一歲亦如是以至今亦如是是以化育盛而歲功成富有日新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吾人日進無疆之益正宜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六

學問不能長進只坐不致於一之故日用工夫既向此旋又向彼方事此尋復事彼一起一倒那得有益若併盡心力專於一路自能月異而歲不同易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彼則益此天下事何者不然天地間只一箇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爲君子惡長而善消則爲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惡消則至於有餘慶惡長而善消則至於有餘殃惟之國之興亡世之治亂莫不

皆然然消長分數於此進一分則於彼退一分譬則水車一般終無停止之勢是以古人有云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終身守此兢兢也今人於所不宜為者輒曰何妨於所宜為者輒曰何必以此二言長無限過惡涓涓之流至於懷裏不可不戒也

學問之道惟虛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虛則凡物皆能入之若先置一物於中更何物能入易咸卦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至高也澤至卑也以至高者乃處至卑之下可謂虛矣虛故能受也若山下有澤則為損矣舜大聖人也而曰舍已從人顏淵大賢人也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七

寡有若無賢若虛而況我人本庸愚之流乎然非誠有歉然不足之心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盡終亦不能相入若有一毫自足自是之見存於胸中則聲音笑貌之際已有不能隱者矣此亦孟子所謂距人於千里之外者也最是學者大患說命曰惟學遜志未有不遜於志而能長益者也醫家亦以中滿為難治之疾蓋膏粱藥石俱不能進則死亡無日矣學問之益須是月異而歲不同若今日是此人明日仍是此人今年是此人來年仍是此人如何得長進豈特不得長進而已不日進則日退無中止之理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斯有日新之益

程子云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足以涵養德性而熏陶氣質吾人平日亦有然也接詩書師友之時多親米鹽妻子之時少則德性氣質自是不同一日不學身心不知安頓何處

凡與一人相接不有益即有損不可不慎大約三種人宜近然不可不擇賢士可以養德明醫可以養身良農可以養生若此匪人則喪德異端術士進則喪身嬉遊無業之人處則喪生可謂寒心也

先儒有云攻人實過者最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吾不能自愛其身至於有過而此人者不忍吾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八

我過於我之自愛也身者父母之遺體辱其身是辱親也人不敢聽乎然又非知之難改之為難亦有一種人面從而中不然亦有一種人善屈服承受而後來仍只如是尤為無望正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人而至此亦可哀已大凡姑息之愛言多順耳德義之愛言多逆耳故曰苦言藥也惟人亦然嚴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昵者長我惡者也於此自審思過半矣

隨俗習非最可畏以其既失而覺也此則父兄師友俱有不足恃之時蓋父兄師友亦有賢不肖之相去也惟有自顧本

心裁之聖賢之遺訓善則遷過則改又不可從衆也和舟之
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豈不以爲愛其子而不知愛之適以
害之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殷其盈
矣此際孰知淫亂之非而女曰鷄鳴綈衣茹蕢仍不以俗遷
也人顧自立何如耳

不能反躬是學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多齟齬亦
由於此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必窮人欲民斯爲
下而已

做人總從幼起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三
語自是相因幼不孫弟決是長而無述長而無述決是老而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九

不死是爲賊有負其初心收於末路者矣申道悔過者幾人
諸君慎之切勿起脚便踏第一句也

學者一念之發卽須分別仁義與利自古忠臣孝子義夫貞婦
梯弟信友皆自仁義之心爲之而所謂亂臣賊子之類皆
自利之心爲之

大學誠意章好惡二字理人有之愚夫愚婦亦有之所爭只在
此念之實與不實耳聖人惟實是以大廷廣衆是此人暗室
屋漏亦是此人其極至於格處頂動天地無非是也衆人惟
不實是以大廷廣衆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青天白日
是一人夙夜寤寐又是一人其極至於爲鬼爲蜮違禽獸不

違亦無非是也是以一念之微不可不謹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人爲父兄師長莫不欲
子弟賢且智然而家教不齊今之父兄或多不以義方愛其
子弟者矣學術不一今之師長亦多不以正道養其衆士者
矣不知古人之所是惡知在己之所非前言往行古人之先
得我心者也初學之日天性未失日聞古人之言日見古人
之行栽培滋養習與性成久之自能長進小學一書以嘉言
善行終篇蓋此意也

人未有讀時文而能長進者也質美者不失一鄉之原人然非
時文之益至其凡下日流卑汙而已蓋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也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十

朱子與長子書從師就學之道極爲詳盡而終篇要之以勤謹
二字蓋勤則進業謹則寡失守此二字以之終身養德以此
養身亦以此矣情者勤之反肆者謹之反人無限過惡無限
傾覆未有不從此二字來

嘗將賢於我者自比則於已常見不足而學日進志益謙此上
達之機也若以不及我者自安則於已但見有餘而志日損
心口放矣不流於汙下不止也夫上下相去豈有極哉惡如
桀紂在他入觀之如此桀紂之心猶未以爲惡也子於戊子
之歲適有所感作上達吟曰一從絕頂望雲霄一覽窮巖峽

寂寥今日相看何甚遠不知分手在山腰諸君正在山腰時
節起脚一步便分上下可畏也噫草木猶知向上而況人乎
輕絕小人人知難免於得禍不知親近小人其得禍尤速而重
不可不戒也遠小人即不免於禍變自外至近小人而取禍
咎自已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已作者誰任其咎

人不能有賢而無不肖事不能有順而無逆能與賢人處不能
與不肖人處能處順理之事不能處逆理之事只緣自家學
問不足天下無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古之聖賢以
此存心以此克已所以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今日未接人
事其所與處要亦不多幾人在家則父兄宗族出外則師友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士
而已然自此處得安穩將來入世已大段見得安穩自此不
安穩將來處處乖張亦見於此

狎侮二字最可痛恨今年少人只爭甚與不甚要無不狎侮者
在家庭不敬遜父兄在書堂不嚴憚師友此謂不孝弟之實
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又是輕之本輕言輕動總由於
浮不恒其德亦由於浮唯至忠信可以治之

風邪之中人也適然而入於肌膚腠理之間留而不去傳入經
絡以至臟腑及其發也周身皆病輕者虧損血氣變易形體
重則必亡習氣之中人也亦然

放僻邪侈放爲首驕奢淫佚驕爲首克伐怨欲克爲首人心驕
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爲之根將來勢便無所不至所
以君子修身只有敬謹

人只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彜之良人孰無之但是四
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推其極不至於禽獸不
止須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若只去泰去甚終不濟事
所以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際不可不蚤辨也

讀聖賢書不篤信聖賢而邪說是信何以異於不愛其親而愛
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乎以是爲聰明才智吾不識也

凡人有善善日長有惡惡亦日長古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去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備忘

幸

疾莫如盡蓋以此也今日幼年有何大惡如不敬父兄不信
師友不知慕善不耻作非之類此是自暴自棄之根他日流
於非僻甘於下愚未有不由此也譬如種是五穀必有秀實
之望種是稊莠必有害苗之憂秉養之良人所自有然省反
觀爲善爲不善可以自知也自已不知長者未有不告之告
之而不從則亦莫如之何矣

人不幸勿孤種種艱苦種種陵侮靡不身受古人孤兒行一詩
不堪展讀也但從此能自奮發後來得力多在此日若是志
氣不立因無教訓之人遂自甘於淪落與雖有旁人教訓而
不肯聽受去善從惡忝辱所生亦多如此日

家猶身也元氣盡則死亦猶國也元氣盡則亡故善養身者養

身之元氣善治國者培國之元氣

窮達壽夭天也智愚賢不肖人也任天者不可強任人者有可
為君子為其所不能為小人求其所難強子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枉為小人者衆矣游氏曰居易
未必常得窮通皆如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好醜一成怨
讐不能毀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已取之而已矣

楊園先生全集

初學傳志

幸

學規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激湖塾約

初學卽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且而起

衣冠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誦精思從容詳味俟有所見
然後及於傳註然後及於諸說洗心靜氣以求其解毋執已見
以違古訓毋傍舊說以昧新知乘此虛明長養義理

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
雜及

日間言語行事卽準於經義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所以習心

楊園先生全集

學規

十

隱隱種種自形力使其去且盡枯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罕接則
讀史書一二種則已無餘力非徒聞見之資要亦擇善之資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關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厭焚
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也有五條曰問難之益彼此

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不止書中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
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惘而棄
之也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思惟至敬可以攝之古人爲學之方多主靜生
近見人靜坐便欲厭棄事物故不立爲程約若徒然收斂涵養本原則此功自不可少若勞擾之餘初欲
習靜則鈔錄寫做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

古人詩歌遊詠寄託前詰不廢特畏溺情喪志耳餘力疲之亦
與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間一作之以微所得右三條無定
為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吾天地間事孰非分內事不
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既負七八亦負父兄愧怍如何

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忽以無間斷意躁間斷
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
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營營一生枉為小人
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湯履虎未足為喻也

禍亂之作傾覆相尋然聖賢豪傑恒以興起險難在前靡有不
楊園先生全集

學規

十

知從而動忍若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
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底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
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懲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
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為法程釋義曰學者熟也誦之熟講
修身齊家以往八條以為法程釋義曰學者熟也誦之熟講
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願與子勉之矣右五條通言大指

東莊約語

儒者之學修身為本固窮通已功夫寧分老少祇求無忝
所生不負師友在提載出有味康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
道終已後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
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人不理固皆然古人言學

藏先於修遊後於息未有終日馳騁其耳目知思而能為益身
心者也盛年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為固基植本
之計夙興夕惕時哉弗可失也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
徒事空言宜乎咄咄沒齒反已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
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為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歎
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
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出就燕閒應酬不雜心力易專養德養身
二益均有

古人澹泊明志膏粱之習克治宜先長白山藜粥可取法也今
即未能尚師其意日以蔬食為主間佐魚肉然總弗得兼味

易學七卷全長

學規

三

學問之道固尚從容然一任憂游離晷自得舉其通病不出五
問聞思慮聞言語聞出入聞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唯不
敢亦不暇矣終日勞擾實無一事當做總是閑

訓子語上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祖宗傳貽積善二字

洪武御制江南風土薄只願子孫賢此賜義門鄭氏語也子孫何以賢惟尊禮師傳以修身繼述祖宗以啟後是大節目吾家數世以來未嘗顯盛祇有積善二字家門守之鄉里亦信之此風可長不可失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善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以淪人禽獸非欲邀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十

福慶於天也然論常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積之之勢誠不可不畏也涓涓之流積爲江河星星之灼燎於原野其始至微其終至鉅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善則和氣應不善則乖氣應輕重遲速等於桴鼓人自弗覺耳古稱明德馨聞穢德腥聞總非朝夕之故是在辨之於早

治虞教人以五典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朋友有信成周教人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人之善道備舉矣至明洪武問所願鄉約六言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

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則又賢愚共曉若能恪遵此訓卽知爲善之路孔子所謂正鵠孟子所謂安宅飛路無喻是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槩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啟其後昆則寢昌寢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墮及古今不易之道也蓋上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聞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之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二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整齊嚴肅是就綱紀名分而言凡尊卑大小親疎內外截然不可假易是也正如四時寒暑節序各殊而元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尙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有言有凶吉報不常希望於天凶報可不懼乎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語夙夜

念之

子孫固守農士家風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為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昌
賤及市井里棍衙役里胥一路

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才心終至喪其身然擇術
不可不慎除耕讀二字無一可為者商賈近利易壞心術工
其役於人近曉醫卜之類又下工商一等下此益賤更無可
言者矣然耕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
讀禮義遂亡又不可虛有其名而無其實耕焉而田疇就蕪
讀焉而詩書義塞故家子弟坐此通病以至喪亡隨之古人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三

耕必口力耕學必口力學夫之生人俱有心思智慮俱有耳
目手足苟能盡力從事何患恒心或失而世業弗永乎

窮通壽夭盛衰絕續命也做好人可以長久不替常言耕讀俱
好學好便好創守俱難知難不難若要做好人只尊禮師傳
親近賢人是第一事

士為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富貴貧
賤一時之遇豐約通塞定命不可為若賢士君子則人人可
為讀聖賢書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賢學之既成虎
可傳之業出有可見之功天爵之貴無踰於此所以人自愛
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

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世
俗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
臨得志斯淫為里俗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一
既不讀書則不知禮義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
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冥頑慧者習為點詐斯是
以往雖違禽獸不達弗耻也一世廢學不知幾世方能復之
足為寒心然則詩書之業何可不竭力世守哉

聖賢所言之理無非天之理聖賢之言即天之言也侮聖人之
言則逆天理逆天理則有殃自占及今無有不然子孫即
不能通經學古四書小學不可不通曉即不能通四書不可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四

不將小學熟讀詳解佩服終身果能篤信此書而服行之雖
為農夫足有君子之行矣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
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尚為農為士始分其業則自幼
不習閒游入於非慝易以為善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
之事雖求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為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
恥耳若漢世孝弟力田為科人即以為榮矣實論之耕
游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點詐之習
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誠係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

任強頑則不可耳

文武本無二道古者農人爲卒伍公卿爲將帥兵亦儒者當知
安可不學但日前所見人家子弟纔習兵矢便有犯上之事
之戾倣施於父兄恣睢行於同列小則敗行危身大則泥
爲盜賊又似武事決不可學何也由其始初未嘗教以孝悌
忠信使知禮義而所訓習之人率皆器悍無賴故其血氣心
知之險導其端而逆發如決潰隄泛濫四出也須着子弟年
三十左右德性馴良學粗有得志趣遠大才足幹濟者乃延
篤學名儒本其平日所肄經史大綱益加詳究若朝廷邦國
禮樂刑政天文律數屯田水利邊方險要之類事事講求則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五

兵法亦是一種學問或能負笈遠遊博學無方固皆分內當
爲不可自限然此等子弟自是不易得非可一槩論也若方
幼少啟以搏擊戰鬪使不仁之機先動於氣志而得善其終
者寡矣

盜賊倡優人奴之類辱家門蹈刑戮父不欲以爲子祖不欲以
爲孫兄弟族人不欲其爲兄弟族人世所知也若夫不孝敬
於父兄不率從於師長不顧是非不畏刑憲豪橫無恥與游
惰無業市儈健隸之類其流實有甚於盜賊種種者與父兄
之豈云過乎

立身四要曰愛曰敬曰勤曰儉

立愛自親始愛身愛之本也立敬自長始敬身敬之本也以愛
敬存心而入於邪惡者希矣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
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
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一念必至父母養生
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
宗不若少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人家譬如屋
室也有棟梁然後有椽簷讓檼然後有牆壁門戶大小長短
各效其能以爲用便可成室若各各自私母論不足成室究
竟一無所用而已抑思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爲已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六

任者獨非人乎乃不求爲柱石棟梁甘自棄爲溝中之斷哀
已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殷紂以天子之尊至於獨夫而亡況其
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
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以至朝廷邦國亦如之
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已平恕以接物而已
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已有所不盡耳賢
者與之不賢者去之何傷久而不賢者終將服之匪人更之
正人棄之殆已究則匪人亦將離之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已
不責人責已

作家以勤儉爲主做人以孝友睦姻任卹爲主

凡讀史傳至世德之門孝義之里或鄉閭所稱或朝廷所表未嘗不甚慕之謂子孫何幸得生其家乃終不知反求諸身豈非惑乎夫彼非有異道也父子篤兄弟和尊卑得其序內外大小得其常而已吾猶是父子猶是兄弟猶是尊卑大小內外不能如彼何也得非身之不修彼懷仁義而愛敬敦讓以化之我則懷利而傲慢貪戾以敗之與美惡之習始於一人二人其流必及數世誠之所感不言而喻故意嚮不可不端立身不可不正源遠者流長根深者實遂前人植基職惟修德後人踵武庶其式穀哉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七

古者選士於鄉以鄉黨耳目至近至衆其爲賢不肖如鑑之照物不可掩也蓋一人之愛憎喜怒則莫不私衆人之是非好惡則莫不公吾人立身欲考在己之得失借鑑於鄉黨其觀人取友采聽之鄉黨可以鮮失要以善者好不善者惡爲準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詩曰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蓋言施報也然微有不同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已當反已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

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慎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達之道施德當體上天裁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義

有田畝便當盡力開墾有子孫便當盡力教誨田疇不墾寧免饑寒子孫不教能無敗亡疏溝導渠以備旱勢蓄糞完器以乘時今治田疇之急務也擇業授事以戒惰游延師肄經以遠匪慝教子孫之急務也人生無一事可不盡力此其大者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先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簪耳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侵歲誨盜治容誇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况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八

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幸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放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於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與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子孫得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已蓄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廢矣

天下生居家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惟農人工人不免以酒肉餉雖佳辰令節未嘗觴酒豆肉無故夫

婦同之也幼少之日寒一帛暑一絹非敝盡不更製壬午以後則布衣布裳終焉而已固緣貧窮孤寒情事莫伸然而亦由壯歲經凶經亂見飢飢者父子兄弟不能保羅兵者或已村落爲邱墟同茲覆載之人孰非盡人之子一念及之惻惻於懷慄慄於膚幸茲布衣蔬食以延先祀於分過矣於賜厚矣敢萌侈心後人雖遇太平處豐樂願勿忘此意也

居家四要曰親親曰尊賢曰敦本曰尙實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百世不能變易古謂之道後世謂之名教命之自天幸之自性人人具有人人當爲全之則人失之則入於異類不可不敬求其義不可不力行其事君子脩之吉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九

脩此也小人悖之凶悖此也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卽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收所貽常及數世無或免者天道然也

族之人有賢有不肖正如一體之中有心志耳目卽有足趾爪髮在賢者常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扶持保護不使一人至於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已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木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 或

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扶持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予見自好者每因族人富貴卽與之疎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疎疎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尙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十

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疎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疎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疎賢者宜親雖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疎因疎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畧舉其要約有數端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繁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比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

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
常不肖者必急狎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
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序於言
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者必先已後人
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嫉能好稱人
惡賢者必不虛無告不畏強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舉之不盡總不外公
私義利而已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予謂雖不能學實則不
可不學也中庸言知人不可以不脩身而脩身又不可不知
人二者相因得則均得失則均失人苟能爲知人之學庶其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士

無殆矣乎

古人爲家惟尚禮義今人爲家惟尚貨財不知貨財多寡有無
自有定分非人所能爲也論語富不可求大學悖入悖出孟
子爲富不仁言之非不甚明人自不信耳凡物得之難失之
亦難不義得之卽不義失之真若影響也農人終歲勤動豐
年所得已無幾何無田者以半輸租有田者供賦役去三之
一衣食之計不免稱貸典質之苦故曰稼穡艱難也然養生
送死思無越畔世世恒於斯仕宦而入厚祿商賈而擁豐贍
非但子孫再世將不可問身命之不保者衆矣子孫苟能視
貨財輕則自能視禮義重聖賢以非有而取同於禦與穿窬

嗚呼幾見殺越人於貨穿窬之盜得長保所有以沒齒乎
事無大小必有成法循之爲力既易終焉無敝違之爲力雖勞
終必失之是以不可不學也然欲務學必先求師陳善公以
老農詩書必於宿儒下至巫醫百工各有所傳所受况爲人
之道而可無所受教乎予幼少不學賴沛屢經以至居喪弗
能如禮葬埋不知盡道苟且拘俗痛悔終身已無可及他無
論已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自古國不崇學家不隆師亂
亡之徵莫過此矣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近代延師教子世變雖殊要無
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士

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
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卽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中
等之人得教則從而上失教則流而下子孫賢子以及子孫
以及孫子孫不肯傾覆立見可畏已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
計者孰知尊師重傳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盡思爲人父
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之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之爲
愛其子乎不肖之子遺以田宅轉轉屬之他人遺以多金適
資喪身之具孰若遺以德義之可以永世不替夫賢師世家
嘗以求則得之存乎誠敬而已司馬溫公雖謂積陰德於冥
冥之中然何若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乎古稱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世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

子第三十以前心志血氣未有所定雖貧且賤不可輒離師傳賢智者可使義理日進愚不肖者可使非惡口達全身保世無出於此師必擇其剛毅正直老成有德業者事之終身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職分當爲之事早作夜思不離職分之內爲君便是聖明爲臣便是忠良士則爲良士民則爲良民自幼至老爲子弟有子弟之職分爲父兄有父兄之職分世無無職分之人人無無職分之日求盡其職分自不容不朝夕乾惕古人不敢怠荒日有葦葦不知年數之不足凡以此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五

耳人不安分正如魚脫於水不免死亡及之程子亟稱要不問守本分之言其示人切矣

大凡人之心想多只向好底一邊希望至於老死不已貧想富賤想貴勞想逸苦想樂轉轉憧憧無所紀極且思天下豈有人人富貴逸樂之理亦豈有在我盡受富貴逸樂在人盡受貧賤勞苦之理妄想如此是以分內全不思肯宜其禍患猝來不意也天地間人各有分內常脩之業當脩而不脩缺夫不知幾何念及分內所缺所失自不得不憂自不得不懼知懼尚何敢肆意恣行以取禍敗故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也此心自幼至老何可一日不懷

標持之乎

人生飢渴不能無飲食寒暑不能無衣裳以及冠昏喪祭歲時伏臘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自來義乎不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賈擔之類皆義外之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爲稱否則非常用而不用卽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上

五

成其百惡明有視聽幽有鬼神君子贏得爲義不言利而利存小人贏得爲利未得而害伏愚哉
一方有一方之物產天地生此以養人在人爲財貨但能反求諸已竭力從事不閉塞其利源養生送死可以無憾何事妄求以爲心害哉

天地間人各一心心有萬殊何能疑貳不生始終若一所使忠信而已以忠信爲心出言行事內不欺已外不欺人久而家庭信之鄉國漸信之甚至蠻貊且敬服之由其平生之積然也故曰誠能動鬼神若懷欺挾詐言不由中行無專一欺一二人將至人人疑之一二事不實事事以爲不實凡所接對

莫不猜防怨惡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每見年少之日自謂智能雖在父子兄弟間說不從實舉動詭秘見惡親長取賤鄉鄰雖至老死後人猶引以為戒哀哉

子孫於祖父奉養之日多少不可期甚乃有一口不逮養者吳天回極惟追述一事得以終身行之不祇終其身而已子孫服未盡猶得以盡其心也若祠墓之祭則又不可以世計故禮以祭為重古人之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凡門中小大男女不可不知此義

祭飲饌以子弟之師為賓妣族一人為客務盡誠敬之道使子孫觀法永為可繼若妣黨或因道達不能邀致猶當饋以

易曰七上全集

訓子語上

圭

祭肉勿令漸成遺忘師則別燕為宜但族人長少不得咸在故欲於祭之日以禮相示若有祠堂則於祠祭之日行之

報本之義對饌皆知而況於人遷豆之賁牲殺燂醴之將自古未有與飲食之者也孝子孝孫盡心以格祖考庶幾饗之而已誠敬之不至何祭祀之有是不知其本始者也本始之不知猶云有子孫乎

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為主不以文為先世俗浮奢非禮之禮不足循也稱情者親親則有殺尊賢則有等厚其所宜薄薄其所宜厚逆情倒施小人之道也量力則稱家之有無富而恡財非禮也貧而求脩亦非禮也

訓子語上終

訓子語下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正倫理

禮本諸天地莫大於名分之際尊卑上下名分所以定也名分一亂未有不亡家國一也其端多始於嫡庶主僕之際小加大淫破義禍亂隨之以生至於夫妻父子兄弟爰及宗族累隳既成蕭牆禍稔縱不滅絕無後鮮不數世崩離記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棄其禮古今一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為其有綱常倫理也若廢綱常敗倫理與禽獸無異即使人不及誅天必誅之故亂臣賊子內亂蕭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一

牆之變與夫挾持左道毀蔑聖賢未有不殺身僇口誇宮闈室滅門殄類者蓋禽獸之道固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而巳大學教人以修身為本夫豈迂哉

家之六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如是則父子兄弟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反是為逆順則興逆則廢必然之理人人言作家而不知務此惑甚矣

父慈以善教為大子孝以承志為大貽金不慈之大白賢不孝之大

有子不教不獨在已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

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知是故劬勞也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人子事親多方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二語蔽之總以愛身爲本則能脩其身修其身然後可以承先可以啟後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所望於子者豈有他哉身之不惜尙何孝之可言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身體力求故泛泛然若萍之偶合也紛紛然若鳥獸之各散也蓋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不言而喻無所期而然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之理乎

古人有言難得者兄弟易得者財產人家每因財產傷敗義倫疎薄骨肉子孫當學克讓永保家世勉思此言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顧父母而況兄弟不孝不弟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

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害故其手足之憂爲害尤甚

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傷虐者也

典禮兄弟無子以兄弟之子爲嗣所以繼絕世篤親親也世俗利於貨產不顧天倫因之富則爭而貧則避跡雖不同共爲不仁一也兄弟同父之人從兄弟同祖之人雖至服絕殺及祖免推本而言一人之身而已何忍利其無子而得財與薄其無財而莫嗣乎吾家宗支衰少先世以來絕嗣者衆往往黃壚爲後兄弟遜讓亦弗與爭似於他族爲愈然族姓參亂祭祀墳墓不復可問事不由乎禮義難以久長今本禮制約爲定例凡兄弟無子以兄弟之子應爲後者嗣不得越序而繼與應繼而說辭以避其膳產卽於本生之產隨其厚薄兄弟均分而嗣父母與所生父母存則同養沒則合墓共無子貨產俟本人夫婦沒後以半歸之祖墓以益祭產慰其奉先之心以半爲本人夫婦及其本生墓產供子孫祭祀之費如是則爭端寢息利心莫生族姓不雜存無憂失養而親親之道敦睦無憂不祀而血食之計永維爲家門私則苟能世守亦仁義之一事也 或疑嗣父母貧而本生富與嗣父母富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而本生貧嗣子兄弟之際保無嫌隙之生乎曰存乎其人而已人之無良無所不爭如其賢也無不克善且此亦未嘗非均道也

古人既爲入後爲夫舍其所生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者耳視秦時謫及贅壻可推也若宗支無子倫序當立而爲之後仁義之道也奚恥焉但此心爲義爲利不可不辨吾以兩言決之若繼嗣不繼產義也非利也義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若重產不重嗣利也非義也利則不奪不廢奪則不盡不止義利之分禍福之階也有謂本生之服不宜降非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斬衰三年而有二是二本也有謂子爲兄弟後則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所生父母沒其父母之名而稱叔父伯父亦非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實生我而謂非父母其誰欺欺天乎然則如之何曰爲嗣父母服斬衰思以義重也爲所生父母之服降不得不可以爲悅也或疑人子無以自盡於所生如之何曰嗣父母與父母一體也父母之心弗忍兄弟之無後故命其子爲之後人子能行父母之心斯孝矣義不得復私所生而私之非禮也若夫孝養則存乎兄弟也復又奚憾焉況心亦何不可盡之有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人爲萬物之靈惡可反失此義不幸無子女兄弟之子猶子也無兄弟則從兄弟以及再從三從之子

亦猶兄弟之子也若必無其人祖免以往終爲一本不失水木之義薄俗愚民乃有舍其所親而以他人之子女爲子女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於義豈爲過乎然女猶可子必不可以將亂及宗祀也若已有子貧乏不能存出繼異姓謂他人父不孝莫大焉與其繼於人也毋寧贅於人惟贅於人因冒其姓必不可

凡人年壽修短舉子遲早均不可期子孫成立祖父壽終實爲家門之慶不幸幼弱遭喪孤嫠在室固存亡絕續之所繫也稽諸史乘國家每因六尺之孤禍亂四起下逮臣庶大小雖殊其勢一也命不可知脩其人事古人有言曰百年之計莫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如樹人南祚殘危保衛是安周室漂搖叔父實定宗支戚屬之中豈無賢者能者必不得已執友世交可以倚托夾持左右以俟其長足以無虞是在平居慎擇其人寄之心腹不至變作張皇顛倒失措語云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信夫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子女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視衰落遠疎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子女不幸處後母嫡庶之間自非爲之母者天性慈良子固苦女尤苦在子女惟是敬畏小心求當母意免於罪戾實在其

父能明且剛弗令得肆其虐則苦矣若子女方幼未有知識與爲父者自度剛明不足又身不克時時顧察託於兄弟姑姊妹及其母氏之黨撫育至長可以無患蓋陰性刻深不得不慮也苟母實賢淑則又不宜妄生猜嫌有傷慈孝之道此際正難審處惟有德者爲能乎而化之若女子或因許嫁期有爲後母與有庶出子女父母兄弟當勉以慈愛不異所生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今人訂婚既早婦之性行未可豫知世教久衰閨門氣習復難深察娶婦賢孝固爲幸事若其失教在爲夫者諄復教導之爲舅姑者詳言正色以訓誠之妯娌先至者亦宜款曲開諭使其知所趨向久而服習與之俱化矣不可遽爾棄疾坐成其失也教婦初來今日新婦他日母姑如何忽諸

婦之於夫終身攸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曰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有不知

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友則有滋滋之義御侮可乎惟夫驕恣妒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爲不可容恕爾

貞良之婦固是不易其爲頑鈍無心必不可化誨者要亦無幾乃至專肆不肯順承多因丈夫先有失德爲其所輕甚或短長反爲所持故敢放恣耳所以古人於家室之際致美肅雖蓋肅敬則無媒慢之端雖和又無寡恩之節家室寧有不宜乎然則修身何可不急

古人有言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婦人專家政鮮不骨肉乖離大

觀疎棄是以主權不可旁撓內命不得擅出木有蠹則枝瘁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中

心失職則體亂始於微成於著往昔覆轍足爲鑒戒也

無家教之族切不可與爲婚姻娶婦固不可嫁女亦不可此雖

吾懲性失痛心之言然正理古今不異記禮者云爲子孫娶

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

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狼虎

生而有暴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慎哉

女子小人之言不可聽非必其人處心積慮欲爲人患也由其

所見淺小或其性習偏乖雖欲效忠適足僨事若更至人偏

聽不免曲意逢迎爲害遂大所以家庭造次之言最當慎聽

妻亡續娶及娶妾生子俱不幸之事若中年喪偶有子卽宜不

娶不得已則買一妾可也若近四十無子方取妾前後嫡庶之間非能立身行道鮮有不至乖離釀成家禍

人無貴賤各有賢愚妾媵之中豈盡無良但因出於微賤即甘自菲薄素無教訓即不識禮義是以求其賢者十恒不得一二也母既如是子女之生氣習便異吾於親黨驗之熟矣此輩不畜爲上或無子及他不得已而畜之要使難進易退嚴之以禮督之以勤寧過母不及若妾以事權假以名分鮮有不生禍敗者語云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慎盛哉

再醮之婦取以配身古人以爲已之失節自好者宜所不爲若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中年以往或子女幼小父母待養或未有子嗣家貧不能買妾置婢不得已收一人執井臼薪水之役終不可假之名分上以卑其親下以辱其子死不得附塋兆祭不得從先妣有子則聽其所生別祀比有子妾而已至如門內寡婦有不安其室以去者不許復返雖其子成立不得蒙面招養以敗家聲如女子適人更二夫者絕之

會典再醮之婦與婢所生子雖貴母不得受封古禮庶子庶女不與嫡等所以定尊卑明貴賤也今日無論民庶之家不顧斯義卽士大夫往往昧於尊威以至釀成禍本總由心志迷惑不知禮義之不可犯也上不念祖宗爲不孝下不念子孫

爲不慈家門何不幸而生若人

婦有七出之罪出之可也近世出妻之義不行其禍每至妻弑夫而夫殺妻寡婦不能安其室再適可也世人必欲強之不嫁其災甚至汙風俗而敗倫理人之待下流固有寬路以處之不立一槩之格求全滋弊

篤恩誼

家之興替只宗族輯睦尊長成其尊長能教率卑幼卑幼安其卑幼能聽順尊長雖目前衰落已有勃興之勢若其反此目前雖隆替可待也然欲使卑幼聽從先須尊長正身以率其下寬以教之嚴以督之一以祖宗愛子孫之心爲心而毫無偏私雖卑幼無知鮮有頑不率從者矣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九

人情乖異不在乎大多因積小而成如乾骸之愆言語之傷最足釀隙若更以小人間之彼此讒構遂至不解故謹言語節燕好古人於此蓋有深意也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戚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求利於已罔卹義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爲尤酷蓋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曾子曰出學爾者反乎爾者也他人尙爾况所親乎吾見亦多矣非獨人事亦天道也

凡同姓之人婚姻固不可與通雖僮僕及女婢僕人妻俱不宜
畜及同姓今雖世系源流不可以攷惡知厥初以來非一本
乎何忍役辱之也凡遇同姓之人亦當加意 或疑姓至今
日多不可信況同姓至多豈能舉及曰固然但存此意不失
爲厚若盡以爲不可信何所不至况親親之殺與尊賢之等
並行不悖雖在同宗豈無差等乎

親戚雖與本支不同推其所自母之黨祖妣及曾高祖妣之黨
於吾身皆有一本之義其姑姊妹及祖姑曾高祖姑之屬皆
由一本而分遠近雖殊其宜親厚一也世人厚其新者情好
盡於妻及子女之親以爲至戚不求舊姻再世而後同於路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人薄已

朋友之交皆以義合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有遠者百里一士
千里一賢是也有近者塾令同學及師之子父執之子是也
至如小雅伐木之篇燕朋友也而云以迎諸父以速諸舅可
知宗族親戚之中志同道合則亦相與爲友總以道義爲取
舍以久要爲指歸然究竟遠不如近新不如故語曰朋友以
世親不易之論也若夫酒食徵逐燕僻狎邪爲害匪細則遠
之猶恐不及矣

家之有故舊世好猶國之有勳舊巨室也典型於是乎示休戚
於是乎關緩急於是乎賴藉善敗於是乎勸教不可不篤

然言其常理則有之若乃時移勢異已或富貴故人貧賤遭
忘薄也已則貧賤故人富貴趨附諂也行已有恥者能不守
其介介乎

宗族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已不可
尤人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皆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他人遇此猶將
惻然動念思有以矜恤之况在宗族而可漠不相關若吾族
人幸而無此固爲可喜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損衣衣之損食
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
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鄰里鄉黨與吾先世室廬相接行輩相差婚姻處弔世世弗絕
誼本厚也其有強盛情固樂之益宜內懼而思自勉其有遷
患卽不能卽忍利之乎儋石升斗以通有無不可虛也或以
田宅來售者勸止之不得已則宜厚其價值而受之以寓相
周之意然曰可也宅終不可宅售則將舍茲而他適何以爲
情若其後人或共同宗兄弟欲復此產仍受原值歸之示以
爲好豈不甚快書曰人惟求舊舊可懷也薄俗之習窮約則
耽耽思攫惑人所有貨盛則勢陵利誘曲肆并兼貽謀弗臧
無往不復天道殊不爽也

處鄉黨只有謙以持身恕以接物謙則和和則不競恕則平

則寡怨人生長於鄉猶魚生長於水也魚出於水則死人不容於鄉則禍患隨之矣遇勝已者不可萌忌嫉卑訕之心遇不如已者不可起輕侮陵虐之意洪範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非獨鄉黨爲然鄉黨尤其切近者也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凡今之人得罪於鄉黨而不獲善其後者日見耳聞至衆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蓋亦審思之乎

先王分土受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只使子弟爲之未嘗有僕役也觀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及子適衛冉有僕可見三代而下古制不行貧無依者勢不得不服役於人以生是以家力有餘子弟不給使令者養人以資其力久矣爲天下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辛

之過義也但當善待之不可橫加陵虐陶公曰彼亦人子也先須開以爲善之路示以資生之方必其不堪扶植與屢不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可求之太過責之太深使人無所容足也彼輩無知者固多然其必不可化導要亦無多至其子孫實爲不幸非由自己作之放遣可也天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足獲罪於天乎

男僕二十餘卽當爲之娶妻女婢近二十卽當使有配偶或別嫁之非獨免其怨曠亦所以已亂也近世僕人忠謹固少主人待之非理亦甚盡思上下報施既有恒分循環往復天道

之常能無惕惕於心可云惟我所制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情游而卹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爲先

貧家役使之入第一是勸責家役使之入第一是謹要之不欺爲本有才智者害多利少且於義未當也總不宜多畜及輕於進退

賓客至誠敬以待之當內外如一若女子小人得罪長者主人不察之罪也世竟有陰令若輩爲之自託於不知者爲鬼爲蜮蓋無不至欲免禍敗得乎

同里共役之人非關親舊則有同井之誼宜相敦好慎毋挾詐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辛

亦禮讓之一事也

遠邪惡

凡一身術業及居常遊處之人下至居室器用財賄苟爲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緊宜絕去

賢知子孫可以上達者教之爲學惟本安定胡公經義治事二科其餘俱宜舍置以其無用也

讀聖賢之書親仁義之士則德可以進業可以修其益無窮若讀非聖之書最易壞心術親無良之人必喪及身家其害無窮非聖之書非特不可讀所當投之水火不可使存於家亦不可以授於人無良之人非特不可以爲師友雖在親舊自

當畏而防之若盜賊蛇蝎切不可與之作緣

方技之中惟醫爲不可少要須平日擇其術精而心良者與之往還若星命風水之徒誕妄妖惑空亂人意甚者構成禍害不可近也子孫雖至飢寒不可流爲方技敗壞心術卑賤人品

自古方士禍人家國何限貧賤彼無所慕而不來富貴之日非嚴絕之不可其終身最巧其途入最工陰邪傾變隨所嚮而售既客入門鮮不爲惑惑則身家之禍至矣况家門所尙守分循理誦詩讀書修其孝悌忠信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養生送死無憾彼說何爲哉或云養生家言亦可以却疾吾聞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之節嗜慾定心氣夏葛冬裘饑食渴飲亦可少減矣事不本諸經傳非先王之道聖賢之訓篤信之而禍敗不及未有也每見從事養生家言反得奇疾者矣自堯舜至於孔孟何人道及養生求康寧壽考如是不亦足乎

僧道邪術子孫愚不可延其徒以資福子孫慧不可讀其書以求道二者害有淺深惑則均也道一而已天下有外三綱五常而空虛杳冥以爲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世有不修孝悌忠信惑世誑民恣行無忌而獲福者乎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 寡婦與尼往來及佞佛燒香即不如

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

四方風土不同習俗各有美惡仁里不可得要惟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戒之而已吾鄉風俗大槩不厚其爲見聞習熟恬不知怪而賊仁害義之莫大者無如焚屍沮墓溺子女以子女爲僧尼之類人孰親於父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特未之思耳曰蠢如禽獸尚有父子之愛而況於人推此以思習俗移人滅天理喪良心者多矣漫云隨俗可乎

重世業

凡在先世所遺若祭田祭器譜系影像圖書以及手植樹木之類皆當敬守弗失古人恭敬及於桑梓用心如何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卷

墳墓祖居田產書籍四者子孫守之效死弗去斯爲賢矣必不得已田產猶可量棄書籍必不可無無產止於饑寒無書人不知義理與禽獸何異况死生有命果是能知義理亦未必饑寒而死也

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族必以是爲先心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爲吾貧且賤空言似爲可恥但事無大小成不成俱非人之所能此心則何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修大修大則害生穀之地非可通行宜儉族墓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城子孫祭掃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

可惑莖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地以山中爲上力不能達則鄉僻猶可當以近城市河渠爲切戒山中不特五患皆無兼免賦役之累又不害穀土故以爲上惟武林諸山不可

墳墓禁人薪樵子孫之責墓達則分一支就近守之庶爲可久子孫雖貧若思廢資祭產及斬伐墳墓樹木無論法不得爲卽天道永不祐之其家每至敗絕不復能振矣

墳墓須防狸穴絕之之道獵不如燠燠不如灌下灌河泥上加亂石灰砂庶免後患然每年冬春二次省灌必不可火不閉與穴達近總宜塞絕若葬時遵用家禮灰隔之法則無此患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卷

一矣

屋室祖宗所遺足以安居宗族聚於斯墳墓托於斯子孫守之敝則畧爲脩葺無俟增置更造也增造由於起隘難居去鄉因乎勢不得已苟慕華侈誇壯麗非天理也蕭相國云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李文靖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二公功名累世貴極人臣所見如此何論窮居無德之人哉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庫爲次居室爲後輕重固有等矣今人締造多反乎是誇美一時轉盼易至前覆不覺後轍復循抑何愚哉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

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

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詞歌曲之類能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况可貯之門內乎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敗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已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若繫先代所遺及祖宗手澤片紙隻字皆當敬守不可輕出以至脫失

吾里田地腴美宜桑穀而不病水旱但能勤力耕墾公私之用可以不匱然土隘人稠無山澤之利風俗日趨於薄難以樂業又界水澤之窟盜賊時作若事力可辦海濱僻壤靈澤深鄉百里而近豫營別業備倉猝避地之所俟子姓繁多分族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卷

以處當非重去其鄉之義可得拘牽也

附近田地須量一家衣食所需足以耕治可矣雖力有餘不可多置多置則宗族隣里卽有受其兼井無土可耕者矣惟先世遺業不可不守耳若患人稠地狹則散處他郡邑古人多有履載甚寬慎毋爭此尺寸也

隙地爲園種瓜蔬植果木以供賓祭給日用構屋數椽子孫讀書灌溉其中則不可少或於舍旁或於墓近或於田際規度爲之然不宜廣廣則恐妨穀地不免無益害有益耳若夫累石爲山掘土爲沼亭臺卉木以供游玩當以爲戒孟子以壞宮室爲汚池棄田爲苑囿同於邪說暴行嚴矣

唐人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祖宗躬耕之地相傳不知幾何世資以衣食不知幾何年守至今日心計不知用幾何且晝勤劬即汗汁不知滴幾何子孫誠能念及必不忍棄與他人矣

里人欲賣祖田者子勸止之答曰無如飢寒何予謂之曰田在不免饑寒田去顧得飽暖乎其人曰然則賣屋何如予曰祖宗無屋遺汝將如飢寒何抑能不衣不食也其人無以應而退或曰然則何以爲之計予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無不衣食者皆待廢業乎祖業有盡時衣食無日已終如何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有心思筋力而苦衣食是誰之咎又曰祖業必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末

無可廢乎曰爲祖宗之故不得已而廢可也否則水火盜賊出於不意猶可也若乃賦役凶災婚姻疾病之類時之當有時出之宜有準已不宜廢業矣別其無事乎然則稱貸以佐不給可乎曰是廢業之基也貸之甚易償之甚難輕貸於人者必非長保厥家者也凡人窮則思變變則思通已不求通天地不能通之而何尤乎人自秦而降朝廷無復置民之產有無多寡皆由祖父若從輕視莫知敬惜流亡不亦宜乎

闢墓公田賦役支均派各戶輸應爲力既易亦免規卸其歲入推擇賢者主之不則輪值可也

杭州以本業嘉興向浮夸漸習其間欲厲名節長子孫不亦難

乎非卜居之善地也唐宋以來故家上江山中往往有之宋元以來故家則近地鄉間尙有求之城邑蓋未之見後視今猶今視昔噫可鑒矣

家有餘屋買人居住猶之家有餘田佃人種植理也亦勢也但擇人以授不可不慎莫善於農人其次工藝之人其次商賈之良者皆僞優市僧之屬一入其間目前卽不無小利終爲後患且使子孫少長習見保無流入交隱患之莫大也且家國只是一理窮達豈有二致假方居官入祿能不爲朝廷整齊風俗崇抑游末乎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末

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入不言治生固不可纔言治生卽方寸地不能復顧意爲子孫計長久耳亦嘗三復此詩乎此意自少至老宜稟稟持之而在暮年爲尤甚

承式微之運當如和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旣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

凡家不可太貧太貧則難立亦不可太富太富則易淫產業須量口之多寡用度須稱家之有無要使貧不至於困富不足以驕可以養生送死守家法長子孫而已

自昔雖云處貧難處富易其實處富貴殊不易也富貴敗壞人有甚於貧賤者揔之人當思自立之道求其內不失已外不

失人則處貧賤可處富貴亦可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
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
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于成惟脩德可以
遭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
當使苦多於樂只以爲樂實未來甘者必先苦澀酸辛其淡者
已絕矣矣蓋五行之生理實如此初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
甘只一味最在後是以始於苦者常辛乎甘未有終始皆甘
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
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懷懼懼將墜深淵之
心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幸

處貧困惟有內外勤勞刻苦以營本業自足免於饑寒布衣蔬
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哉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
於義爲得況其小者夙夜不忘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
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
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放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已越當奮厲忍
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
復之機若一日失足後難挽救每見人當困厄輒以鹿死不

擇音爲解不當爲者不惜爲之他日悔恥已無可及甚使子
孫承受其害可戒也至於怨尤非徒無益益取困窮人之禍
難至死而極果其不爲不義死不亦光乎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好飲食求其珍異
衣服求其鮮華身沒而後卽不免於饑寒失所常也然多有
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益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
力之有餘便當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
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
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公曰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
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存心 或曰常存有餘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幸

以備不虞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樽節不使空匱
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
多藏吾見慳節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
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大凡勢盛之日占之以爲利者勢去子孫必以是受其害至於
輕重淺深亦常相準蓋倚伏之機固然也

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爲難亂世以保子孫敦里俗爲難
若恭敬樽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

人家不論貧富貴賤只內外勤謹守禮畏法尚謙和重廉恥是
好人家懶惰則廢業恣肆則近刑淫佚則敗門戶喪身亡家

莫不由此

盛王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故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此時人易
以爲善若詩大序所謂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設不幸當此爲善實難然孟子則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
亂又曰入則孝出則弟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可以見家
雖殊俗其不隨世以變者自古未嘗無其人焉如江州陳氏
浦江鄭氏百世之下聞者可以興起也其要先在正其心術
心術之正須自愛親敬長始能愛親敬長然後能務本力穡
知詩識禮然後能不犯上作亂能不犯上作亂然後能居賢
德善俗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凡人隨俗波靡只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卷

是志不立耳志之所至氣即從之正如此心欲東身便東行
欲西身便西去不東不西只緣主心不定定即毅然舉足人
更牽扭不任矣每見儕輩中有言談舉止端莊敦厚人即歎
美謂爲好人家子弟若輕薄頗僻人即鄙薄謂爲下代不秀
卽此可發深省我今日見做何等樣人可是增光祖先底還
是羞辱祖先底所謂古舊人家豈是簪纓閥閱世世不絕而
已要築南村周之幽厲祖先俱是聖人但是天子然不免殺
身滅祀貽辱至今推明其故豈非心術嚮背棄禮義卽不
難一旦及此世道盛衰治亂正與寒暑陰晴一般陰有陰底
事要做晴有晴底事要做當其暑有處暑底道理當其寒有

處寒底道理孟子謂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良心是人底種子
收藏培養能盡其力不違其方無使稂莠螟蟲得以賊之雖
遇水旱不能爲災也

家禮斟酌古今通乎大夫士庶冠喪昏祭可準而行貧不能具
物存乎誠敬而已若力所能爲自宜勉及於禮

輪賦應役勉力從事義所當然卽不能先人必不可後時非特
安分守誼亦所以遂罪也

錢穀輸之朝廷爲天祿出之民間爲脂膏居官罔上凌下以資
中飽居鄉挾詐欺愚以病里俗鮮有不受天殃者慎戒哉

人心不仁之機日長一日世上不仁之事代多一代富不如貧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卷

貴不如賤非激論也子孫苟能耕田讀書識義理免饑寒使
家風不替可謂善述矣仕祿非所當急嗜進慾求獨不念家
族乎

子孫樸鈍者不足憂惟聰慧者可憂耳自古敗亡之人愚鈍者

十二三才智者十七八蓋鈍者多是安分小心敬畏不敢妄
作所以鮮敗若小有才智舉動剽輕百事無恒放心肆已而
克有終者鮮矣

風俗嚮陵人情險薄非禮之加恒有意外其在宗族親戚但可
消弭切勿與競以釀蕭牆之禍若鄉黨鄰里苟能平心降氣
以處之曲直是非自有公論亦不必與之爭也古人有言可

以理造或以情恕率此行之庶乎小事

物恂篤行是賢子孫桃澗險巧多僻處是

所謂故家舊族者非簪纓世祿之謂也賢士大夫

光若寡廉鮮恥敗壞名檢適為家門之累

浮雲朝露常其得之不足恃以為常及其

盡所以家之興替全不繫乎富貴貧賤存乎人之賢

貧賤而好修飾行與隆之道富貴而縱恣背理敗亡之

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

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

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放縱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子孫

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

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

長門戶寧別有光大乎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

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人家得富貴子孫未必非不幸得賢子孫乃為幸事子孫苟賢

富貴固可以振起家世即使終身貧賤亦能固守家風延及

苗裔若不賢者貧賤既易辱及祖先一旦富貴驕淫嫉恨舉

宗均受其敗可為寒心也吾見亦衆矣不忍舉而為鑒耳

子孫以忠信謹慎為先切戒褻薄不可顧目前之利而忘他日

之害不可因一時之勢而貽數世之憂

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隱

防則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戒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

者三字曰臭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為糞浸石卵子孫類此

寧不痛心予謂忠憲舉其賢者以為勸司空指其不肖以為

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公之言

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隱防

乃免於滑

凡人小有成就幼稚之日必見奮起之志若舉動無恒苟且頽

惰即將來無一濟矣人家方欲興起內外大小必有勃如之

情使心力不一場穴廢弛即不及再世矣觀其氣象約畧可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子孫

知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理一也

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師傳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

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恒於

此嚴則督責管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

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寬則姑息縱長傲恣情百端過

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群衆嚴君之職不

可一日虛矣

上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未

有不始於游閒成於比匪

要以守身為本繼述為大

人家不論大小總看此身起此身正貧賤也成箇人家富貴也
成箇人家即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若是此身不正貧賤固
不成人家富貴越不成人家無論悖常逆理禍敗立至即幸
而未敗種種醜惡爲人羞恥不可言矣所以修身爲急教子
孫爲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而能教其子孫者也

遇有窮通之異身只是此身窮亦當自愛達亦當自愛窮時受
身當如女子處室乃能不汙其行達時受身當如圭璧出櫝
乃能不喪其寶

名節不可不自愛一日失足孝子慈孫猶將羞之況當人之身
何能觀然觀息於天地之間真所惡有甚於死矣行止語默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孝

辭受取與去就出處生死存亡無大小一裁乎義而無所游
移瞻顧斯爲自愛之實義即命也不知命不知義枉爲小人
而已

語默量其可動止酌其宜親疎審其人取舍求其當出處去就
觀其世謹身飭行內不犯乎義外不犯乎刑可謂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者矣世人惡聞亡命之胥不知聲色嗜慾一有沉
溺即忘其身殆若行險倖幸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其爲亡
命不亦甚乎

俗言人家微顯盛衰只目前之見耳普天率土之人總是厥初
生民相傳至今微而顯顯而微盛而衰衰而盛更聞多少正

如晝夜寒暑一般開闢以來如此目前之微安知非昔日之
顯目前之盛安知非昔日之衰且要此身脩德履道如孟子
所謂創業垂統爲可繼而已若振振貴勢遺棄寒微親其所
疎疎其所親均爲不孝之大

祖父用心果能終身不忘先世家法苟能遵守弗失傳之久遠
遂成家風子孫便易得好好則又能及其後人矣古稱爰及
苗裔固由天道亦人事克脩也全要培得根本不薄立得基
業牢固有基弗壞斯有肯堂肯構之望根本深固則有枝葉
扶蘇之理事在敬勉而已

大要是正倫理篤恩誼遠邪惡重世業而以守身爲本繼述爲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孝

大

答問

桐鄉張楊園先生全書

答張佩蔥別札

堊用灰隔家禮備言之居業錄亦云江南多蟻不可不用灰隔細思久遠之慮無如此法之善然近日行之者少訪問親友多不信從若土工未嘗專精其事而督工者又不深曉恐或不如法有致後悔乞詳示其法先後經營若何瀝青石灰物件幾許自始工迄成壘幾何時庶臨時不致疑謬。詳家禮注先作灰隔而後樞至加內外蓋則下樞殊難先生所述是先安樞塗瀝青而後作灰牆又恐震動樞中。或問朱子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十

口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樞有偏陷卻不便曰不曾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商隱墓法詳別格語溪吳擊千楚其尊人用石槨槨內涂瀝青灌滿槨外用三和土厚築激浦吳汝典墓其叔哀仲外砌磚牆不用瀝青牆內棺外薄築三和土以實之上用石蓋蓋上牆外厚築三和土錢塘邵君衡墓其祖考妣考妣五喪不用磚石亦不用瀝青開穴之後用灰和土布底後下棺棺之四周俱築三和土爲牆棺上略築使平加薄板一層乃厚築作頂總之人之於親心俱無窮力各有限難以一律論如吳最豐商隱法亦難徵如邵最儉五喪計用灰四千觔三和土已厚八寸此在貧者

可勉有力者從而加厚則於心亦可自安否則設具之法既不駭於流俗而槨中不虛即無害

朱子語錄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次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淳問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而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但今人所行皆男左女右不知果當何從

今時尙左從今疑亦無妨

家禮儀節安柩之後整柩衣鋪銘旌但遠年之喪柩衣銘旌俱已毀爛葬時柩衣或可省銘旌當復設否

柩衣銘旌似不必更作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十

刻誌石每位當二片不識考妣合用二片可否

誌石考妣合用似宜

玲家因遷居三代神主作一總牌後有續入祠堂之主皆不合式今當於葬時另作否若另作舊主可埋於墓否。題主無官則以生時所稱爲號如父曰顯考 府君神主妣曰顯妣 某氏神主無封中二字當何稱

妻爵從夫無封爵者俗通稱孀人因禮有士曰孀人故也近有議應稱碩人者更考之

祠后土於墓左不知以何物依神今見有用片石刻云后土之神合禮否楊升菴先生云后土之神對皇天也士庶之家

有似於僭考之文公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作為土地之神不知其說如何

稱土地無疑但立石主以依神終覺未妥嘗以為疑而未得其當更考之

今人於墓祭以后土是外神多先祭之家禮先祭祖而後及后土何也

先祭祖而後及后土恐是由親及尊之義

禮記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

子善殷今家禮會典皆從周但古人墓必於三月既葬而虞

三日卒哭卒哭之明日乃祔玲園墓已踰三月之期葬後當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手

祔祭否又禮云以其班祔則祔先人之主止當奉先曾祖之

主以祭而其餘不及否此禮之變曾祖以上既無主可祔則奉曾祖為主而合祭於寢可也

玲將舉入喪先祖考妣先伯父伯母先妣之主久入祠堂葬

後想當自墓奉新主入祠堂行虞祭若行祔祭則當合四代

之主而祭之否。虞祔皆凶禮雖凶服不可入祠堂然此時

想必無變服之禮

此無可疑

族母之喪弟尚幼未娶其虞祔等祭當使弟主之乎抑為之

拜獻乎

第主之

或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朱子曰若避嫡母止稱妣以別之未曉其說乞示題式

朋友中去年有撤康母几筵而立主祔祠者當訪之相聞

古禮喪明年再期皆有受服今俗無受服但當衣麻以終喪

否

只如此恐大祥之後亦宜稍變

昔胡伯量問朱子曰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之

立後但既立後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祔去否曰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中

既更立主祭者即祠板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祔去雖覺人情

不安然別求有以安也家問將來小兒奉祀其勢亦當如此

可更考之今玲家事頗類此先兄嗣先伯父舍姪為繼曾祖

之宗祠堂當祀曾祖以下玲為繼嗣之宗當自奉考妣二主

無疑矣至於玲之曾祖舍姪亦不得祭禮應助祭於宗子之

家而宗子於玲為姪止祭三代曾祖之主竟不當祔而祔其

餘從兄亦有祀曾祖者而皆非宗子是又不當祭而祭夫立

主不可助祭又無所於理俱有未安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

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

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與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而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情傲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朱子曰兄弟異居相去遠者則兄家立至另不立至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推程子之意則宗子當祭不祭支子可以義起欲使舍姪加祀一世上及高祖亦無礙否若先高祖既不可使舍姪僭祭五世而玲爲繼禰之宗又不可越五世而立至奈何依朱子答書似當祧依朱子後說擬用祭紙牌少申其情可否但不知當歲一舉行乎抑仍以時祭乎因思先王宗法舉族行之固自無弊今舉族不行而一家欲

行之故室而難通思欲酌乎情理得變通之道而不失立宗之意若何而可幸明教之

家禮祭四世蓋高祖服未盡故也今皆遵行若宗法立而上不能及高祖則不得已而以義斷紙牌別祭在異居則可恐同室亦不便也

小學程子有云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朱子曰始祖之祭以禰先祖之祭以昭今皆不敢祭不識季秋之祭先生家行之否

家問諸不能如禮季秋之祭商隱子高兩家亦不行禮不制師服以其恩義有輕重也禮記載孔子之喪門人疑

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陳說云以後章二三子經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絰也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記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徐註曰此章當削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經可知矣且辨疏之弔服不得稱服爲非敢問

二說孰是

恐是徐說爲長集說多有不如徐註者

答張佩慈所問

小畜本義文王演於姜里正小畜之時大全胡氏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憮人終不能自止其進胡雲峯曰下畜上小畜

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後不能大有所爲二說未知孰是

義俱可通但以全卦之義觀之前說爲穩

明夷於南狩本義小事亦有然者不知小事如何

如除惡去邪之類皆是

咸九四傳曰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定性書曰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未識其同異敢問其私一也

前承論云人有克已而不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已不克者既

聞命矣但克復工夫畢竟是一是二敢以先儒之說折衷焉
大全小註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朱子曰若以克去已私
言之便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
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已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
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是精處
又曰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
掃則室自清蒙引曰克已之外更無復禮禮是吾本有底物
被已推出去今已克了去禮便自復故下文曰非禮勿視克
已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已外豈有復禮乎顏子
不達復似乎克即能復但顏子之有不善既非形顯之過而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七

見幾之明用力之健又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若初學之士方
且循序漸進克一分已復一分禮雖日怵惕猶懼有失也若
遽然自以爲有直截工夫不煩俯首歷階而進卽有以造夫
廣大高明之域一日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恐必流於異學之
空虛矣不然何不直曰克已爲仁而更加復禮二字也朱子
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妄意克已是向內
工夫復禮是於外驗之程子所謂制其外也蓋人於視聽言
動上有所依據自不容僞非如異學空說明心見性一私不
存而拳拳豎拂怒目攘臂猶未免於容貌之暴慢詞氣之鄙
倍也妄言如此然否凌先生曰知及仁守而不莊以泄動之

不以禮亦是克已而不復禮之意如何

惡意克已復禮謂截然分作二項則工夫實是交至若欲舉其
一而廢其一則斷乎不可大抵聖賢所論做工夫處未有不交
發互發者言直內必言方外言存心必言養性言持志必言無
暴其氣言精義入神必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總不外程子山中
應外制外養中之意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數語註疑其非孔子之言何如
竊疑不止於此大都記中所載孔子曰與左傳所載君子曰相
似謂其必不然固不可謂其盡然亦必不可要在擇而取之

故聖人作則云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觀也易以陽爲君子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八

陰爲小人卽此意否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謹承上郊社
祖廟山川五祀以解鬼神妄謂鬼神以爲徒者蓋聖人制作
質諸鬼神而無疑故世道世法世則而事可守也不知可如
此說否

竊疑此段文字出於漢儒附會似非古昔聖賢之語程子所謂
意度偏而多窒者是也

郊社之祭宗廟之事乃先王根本反始之意不能自己於中
而爲之節文以將其仁孝誠敬止盡吾所當爲而已若禮達
而分定則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云先王患禮之不達於
下也故祀帝於郊云恐非聖人語意

固有之然氣象自好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大全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蓋所謂習其事者或習致知之事或習力行之事似不必專以行言但言習其事卽讀書亦似有行底意思如何

竊意謹言學便兼知行難以分疏

約之以禮約字有檢束之義對博文而言似亦有要約之意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九

朱子曰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真氏曰言以禮約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黃氏曰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也俱兼三義向見先生與沈上襄書有云夫所謂約之以禮者亦曰身心盡歸準繩有所約束云爾猶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也而今之人輒乃以少訓約而肆其空玄誕謾之說以爲文之外似別有所爲禮者云云珍竊謂以少訓約而借聖賢之言爲異學端矢因失其旨果如朱子真氏黃氏所解則以少訓約似亦無害如何

單以少訓約與必不以少訓約其失均也當時是失言

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子夏文學雖有餘

然意其達者大者或昧焉豈以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爲已正所以達大也而子夏規模狹隘故或昧於此歟朱子有曰聖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夫篤實則切於爲已者也而有小人儒之戒何歟

天下固有篤實之人恢廓不開者謂之非爲已則不可謂之能成物則未盡此山芻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蒙引曰昧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而無所係累意又云有足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推虛濫之意或者但以其言恐未見得聖人地位之高唯無意必固我可任止久速然後見聖人之時處而非顏子不能王佐之才則其抱負誠不世出也看來有是二字亦不可輕看否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其亦不同聖人有聖人之具賢人有賢人之具

大全載明道有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而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據此則泰伯之讓其心甚公不必泥定讓高讓周夫太王所以欲立季歷及文王者不過思光大其國初未嘗有剪商之志覺得太王心事光明亦免後人陰謀

之疑也凌先生曾見教至程子之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
至程子之說是然聖人看得天下自是公物固無取之之心亦
無去之之心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之必不爲耳文王生
有聖德天生此人必非無意泰伯見得天意所屬便決意讓之
後來事全不計較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妄測其意所謂不怨天
者非徒謂天命可畏而不敢怨也蓋天有消息盈虛人亦有
窮通得喪理之自然何怨之有不尤人者非徒以長厚存心
也蓋氣化流行陰陽雜糅萬有不齊故人品亦不齊人品之
賢愚邪正既不齊則其識見趨向好惡是非各各不同聖賢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李

處世遇合之際夫豈可必故不合於人亦常理耳於人乎何
尤但反已自脩下學而已矣

只是反已自脩并無此意

朱子與陸子書云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至不待他時末
派之弊矣今人之顯尊象山者固不必論卽有以象山爲不
可訓者亦不過曰象山天資高明自能不踐迹而合於聖賢
之道但象山一人爲之則可後生無象山天資而學之故不
免有末流之弊要不可以子方莊周而疑卜子夏也其論陽
明亦然妄謂此說蓋尊象山陽明而過者也觀朱子所云則
倡教之人於脩已治人之際固已多有不得其當者而何待

於末流之弊哉若謂天資之高則生而知之孰有過於夫子

者且曰信而好古好古敏求未嘗脫畧章句也安而行之孰

有過於夫子者且曰由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

勉不爲酒困未嘗遺棄事物也孰謂象山陽明獨可脫畧章

句遺棄事物乎況聖人教人正欲使天下後世之人同歸於

善未嘗聞聖人之言人不可言聖人之行人不可行乃必謂

象山陽明爲高世絕俗之人不可幾及然乎否乎

聖人言行猶規矩繩墨權衡也將爲方圓平直能舍是乎

答張佩慈所問涇野內篇

何廷仁言程子張子之心無些物我之間云先生曰此正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李

是道學正脈如孔門之問答處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

古人之學絕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辨不免以已說相勝

以此學者不可執已見

當涇野之時陽明方倡良知之學所在聚徒開講效象山

之高恣以廣其聲焰獨涇野與何粹夫寇子惇諸公相切

剋行已教人務期實踐內篇所載每以象山陽明之糟粕

六經爲不可訓諄諄與鄒東郭等辨行先知後之非海內

人士識與不識皆尊之曰關西夫子真所謂狂瀾之砥柱

矣特以朱陸交謫是非不定竊有疑焉朱子當時最與南

軒東萊善兩公亦深服膺朱子然每有所論必反覆辨難

未嘗阿其所好也。兩公來往書問甚多，其規勸甚切直。而朱子初不以爲忤。朱子嘗有胡子知言疑義中一條，南軒譏其氣未和，而語傷易。朱子卽註其下云：「某觀此論，深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曾謂朱子而好以已說相勝哉！不然，何與張呂諸公始終無忤？獨於象山而不能相下也。象山講君子喻義，朱子謂深中學者，隱微深鉅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固未嘗執已見也。假使象山解洪範一如程子之講，易象山辨太極一如張子之西銘，卽撤皋比而讓之朱子，亦豈有所靳哉？惟其宗旨本禪，而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有艾，故不得不與之辨耳。朱子答象山書尾有云：「高明之學，趣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來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讀此亦可見朱子苦心爲天下後世計，而謂其好勝然乎？否也。」

所論甚當。所言以已說相勝，陸則有之。

或問程朱之學同異，先生曰：「程朱之學皆近孔門，但朱子之著述太多耳。然其躬行亦未嘗一日少怠，當其造詣清苦亦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卷

庶乎原卜之間矣。

玲嘗質之凌先生，以朱子著述誠多，後學或不能悉覽其書。凌先生曰：「著述之多，正可見朱子功業之大。玲因是思朱子啟佑後學甚厚，推後學之心方且惜其著述之尙少，他不具論。卽如五經春秋未有定論，尙書儀禮猶爲未成之書，而何乃議其太多乎？韻嘗展視內篇而竊疑涇野之不釋然於朱子者何多也。」

想其時亦未能潛心遜志於朱子之書。

鄭子問：「問禮庶子爲所生，母練冠麻衣，縗緣爲父後者，無服。父死始爲其母總，今亦斬衰，何也？」先生曰：「由父視之，有妻妾由于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故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且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何居？父命他妾養已者，比於父之他妾生已者，不旣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

謹按禮經庶子爲生，母服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等，焉有父在父不在之分焉？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別焉？有嫡在與不在之殊焉？內篇概云：「三年何居？」使父在而三年，是無父母之分也；使嫡母在而三年，是無嫡庶之別也；禮父在爲母期，家無二尊也；嫡母尙不三年，况庶母乎？若曰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卷

父母何算焉既恐不免於野人之譏告曰子不敢以妾待母則僖公之尊成風正所謂知其母不敢知其妾者也而春秋又何譏焉至於爲父後者乃與祖爲體不祭祀之責上嚴祖考自當厭屈私情苟以生母之私恩而廢宗廟三年之祀於禮安乎鄭註士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其所謂如衆人者必齊衰期年非斬衰三年也

然則繼母如母歟曰父也慈母

如母歟曰貴父命也非特以慈已之私恩也若父不命則

楊園先生全集

卷四

事

小功矣養母傾重於生母歟曰養母無所厭也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註云寧奪母恩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猶以心喪自居今使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而以心喪終三年是既不遵於禮而私情亦自盡矣先聖王之制恐未可輕議也如何

恐是歷於國制不敢正言極論但如論語問禘而答以不知或竟不答可也或答以遵行會典如從周之義可矣必爲說以文之則曲矣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睦詆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

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妄語

劉策之人立說如此淫野恐其迎合人意有類於蔡確也故棄而不取信足以懲後生之浮薄者但就事論事則孟子有云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假令孟子當時得位宜何法以罪楊墨意者正道明而異端自息乎倘教之不政何以處之又不知今之崇陸詆朱者其罪之輕重於楊墨何如也

書固有言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此一義也

楊園先生全集

卷四

事

春秋傳曰春秋治亂賊尤嚴於亂賊之黨又一義也

又按有人唱異說以惑天下而行已立身又顯然得罪於名教誅之固是矣天下之人亦且以其行之汙也而不甚信其言是猶未至於大害倘或居家有孝友之行服官著循良之績立朝稱譽謂之風靡難多禦侮之才但其立說異於聖門而天下之風靡景從者又以其行能功業之震耀於一時而遂深中其說則流毒豈不見達明君賢相將何以定其功過而後爲至當乎

竊謂功罪不相掩可也

邦儒問蘇武使匈奴海上十九年百般苦醜都能甘得如何

有取胡婦生兒之事先生曰此亦是外傳所紀不可遽信且看他當時何奴再三欲以長公主妻他他終不肯屈則此等事斷然可知其無縱有之亦不害其爲武也

按漢書李陵說蘇武云止有兩女一男存亡不可知然則武之取胡婦非不能甘苦醜也或亦爲嗣續計耳逮武歸武子坐事死宣帝聞之使使者以金帛贖胡婦子通國歸以爲即然則蘇氏之不斬胡婦之功也正可見武忠孝兩全處此事詳見蘇武本傳何乃云外傳若何奴欲以公主女武則本傳不載不知又出何書

得之。均之生子也取胡婦可納何奴女必不可裁之以義而

楊園先生全集

答問

主

已正如孟子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之意

釜問入廟見佛像揖之何如曰佛老亦得聖人之一偏見其像而揖之亦禮也

按朱子記尹和靖先生事云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將拜之或問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冷齋竊疑其事今此所云頗相類其說如何

和靖誦經拜佛終非正理今人輒好援此以文其私可痛也儒者當以距詖行放濬辭爲正

答問終

門人所記

桐鄉張楊園先生全書

張嘉玲記

癸丑二月丁卯同先生攻玉至震澤先生有云中庸言素位而行吾輩今日素位則貧賤自是正命若妄想富貴便是桎梏使非正命

先生曰溫節孝言窮則思通富則思通甚佳

先生曰以約失之者鮮此句凡事皆然

甲午從先生於桑地中耘葉去蟻因言農桑無近功先生曰惟無近功所以可長久

楊園先生全集

卷八

一

先生曰古法有當守者有當更者當守者如取士之用鄉舉里選而不可用舉業授官天子止擇大官而大官各舉僚屬不可盡歸銓政於吏部等是也當更者如楊炎兩税法行之已久龍子雖云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然自今觀之則莫善於貢助法恐難行又縣縣亦可治不必封建是也又問陸宣公有云賦稅各當稅其土之所有如絲綿織編之類不當改折金錢如何曰近世行金錢殊便

辛丑從張何二先生弔查漢園舟中何先生云李延平每與朱子言灑落灑落非可求也功夫至到自有此境耳先生曰教後學以憂勤惕厲猶懼弗及况敢易言灑落乎

丁未先生至語水同飯送先生之東寺立語云凡人家延師師之衣服飲食主人無不細心供給而為師者不盡心教子弟師必無後子弟之晝夜肄業師無不盡心思維而主人不盡敬其子弟必不成

先生曰中庸言道費而隱三字最盡刑名術數之流其於道之費處畧講究得些然不知道之隱處無寂滅之學其於道之隱處畧窺測得些然不知道之費惟言費而隱則高不入於空虛卑不滯於形器程子又說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尤親切惟道之費而隱如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操存省察

問薛文清入相當英宗復辟之初想是當事者姑以答民望意

穆園先生全集

門人所記

二

曰然又問忠肅之死文清初不與聞一日人朝見衆皆衣紫公問其故或曰公不知邪今日欲刑某等耳公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公知事勢不可挽所以至上前不力諫若力諫必無益於事而徒增朝廷又殺一大臣之名公蓋籌之熟而於此卽有去志否曰想當時事勢如此又問公在相位勢不可久久則必受既曰若久便不是道理了且不要說到受既然是則必利非則必害理有固然所以義命拆不開

玲偶說與門人說書先生曰最要是欲學者反身而自得之先生訓玲曰大舜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虛受文王所以為聖

人者只是乾乾不息

姚瑚記

辛亥三月瑚全弟至語溪力行堂候先生先生訓以為學當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諄諄數十語瑚問日用工夫非助卽忘幸先生教之先生曰要知必有事焉孟子本說集義程子兼居敬說益精密矣吾人日用工夫居敬窮理如是而已

瑚於己酉秋初見先生後寄語王言如云攻玉就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白沙學主靜者也其詩有曰廊廟山林俱有事吾人隱居求志正為時未見用故當退處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畧也若嬾世厭棄惟求閒靜設有

穆園先生全集

門人所記

三

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為乎至見將別先生又語瑚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初可一日忘之

壬子歲瑚館先生門下先生時以補偏救弊是修身要旨為訓一日出見復申此意曰凡言修者必有不善之處修之之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宮室器用皆然況於身乎修之之義蓋如此又論依於仁依字從人從衣如人與衣之貼切而不可離也

先生曰做人切莫犯聖賢所戒哀哉難矣哉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等語又曰論語兩處難矣哉兩處吾末如之何孟子兩處哀哉不可不時自省戒

先生訓誨曰吾人立身須實無求於人方可成得人品此古人

進退所以綽綽餘裕也如諸葛武侯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必

俟先至三顧方起及其身任天下何欲不遂乃言子孫衣食

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此可見矣今世一切反是故

得志則奢滿惟日不足失意則悲憤如不聊生未之得也不

可不得既得之也不可復失人品又何自立乎唯能守耕讀

能盡職分然後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方可造此

五月幾望印季心先生至齋談至徹曉大旨以省察克治為先

補偏救弊為要立心須闊大作事當果敢又云失於舉動者

讀書必求其剛毅果斷而藥之如求也退故進之之類此情

楊明先生全集

門人所記

四

瑚之要藥也刻畫以所語質先生曰印先生則處處不窮

及印先生又云讀書當四面看不可執一又屬教新兒語

閑之以禮義飽之以詩書

先生訓誨曰學者立心當以天下為己任而力未則雖涉物亦

當用力

先生曰論語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於此當反覆思之思之審

欲信之篤若信不及真是枉做小人

先生謂瑚曰昔吳袁仲有言學問之道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

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此語甚善即先儒所謂居

敬所謂必有事焉也果能持之以恒終始不懈使這大類沛

亦無放過則極其精密矣

王先生曉菴與門人說中庸錄其說呈於先生先生閱之不答

曉菴使瑚問焉曰說有是非乞先生指明概置不答何也先

生曰說亦未見不是但先儒發明已甚詳悉吾人只宜體驗

于心可矣此等記錄可不必故某置之不答也

姚璉記

庚戌秋璉兄弟拜謁先生於張佩兄齋中適語溪以東舉遺選

數十冊託佩兄發出舟子負上連呼重甚先生戲語曰此未

必重吾以為輕如鴻毛耳璉因問學問之於舉業固可並行

而無妨耶抑必屏棄而後可從事耶先生正色徐語曰詩有

楊明先生全集

門人所記

年

之茶蓼朽止黍稷茂止

辛亥春仲之望自莘里至語溪見先生於力行堂問為學之要

先生曰程子之教存心致知朱子之教居敬窮理居敬所以

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言雖不同其旨一也然存心致知

異說或可假借惟居敬窮理則異說無容竄入矣吾人由程

朱而溯孔孟如由宗子而繼高曾若不於居敬窮理加功是

欲入室而不由其戶也

問嚴先生有云讀書不必泥定專看一部可隨興味所在六經

亦循環理會常常誦讀幾遍意味自不窮矣此說如何先生

曰教學者專一無適務期精熟猶恐有苟且涉獵之病知教

之不必專一乎

讀書錄與續錄其論性理太極處前後似無大異語多重出

先生曰此即可見薛先生玩味之熟循環不舍終始一致也

又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

先友佩蕙兄題跋誠篤精勤嚴密同學之軼倫絕群先生稱許

不置辛亥春必欲執贄納拜先生不許佩兄誠懇不已又轉

求諸先生代爲祈請先生終不許璉請其故先生曰某平日

餬口四方授書之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

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此而暮年躬蹈之乎

且佩蕙兄學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某衰暗

楊園先生集

門人所記

無聞有疑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效忠告慎勿襲此

榜之迹也

一日先生語璉暫出璉問先生胡往曰亡婿總服已及三月今

至彼處釋之耳先生於卑幼之喪不敢不勉如此

癸丑六月先生訓璉曰學術之際不可不慎始之不慎則自謂

闢異端不知深入其中而終身有不覺者如乾初立論闢禪

而其學的是禪學季心立意排斥良知而其議論正是良知

衣鉢此皆由不尊信程朱故也

問知行合一之說如何先生曰知自知行自行豈可合一此邪

說害入學者最宜審察也又問知行並進之說如何先生曰

此則固有此理總不若知先行後之切實可據也即如昨日
炎暑在彼芟葉未出門時必知此地多少樹本此時日已過
西可以就廢然後至此不覺其苦若不先有以知出門未有
不差即有偶中然不差者鮮矣

十月朔先生謂璉曰某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定編輯錄
其最切要精粹者爲朱子近思錄一編自問精力日衰不能
及矣有志者異日體此意而敬成之可也

楊園先生集

門人所記

言行見聞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一

祥與錢字虎寅侍山陰劉先生先生問曰二子有親乎對曰履祥與寅俱幼無父母亡又數歲矣先生色動似重有哀者徐曰修身所以事親也

崇正壬午予同友人見黃石齋先生於武林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吾三十以前所讀書俱不著實以其好名也今日正是爲名所誤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古人富貴賤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如無富貴處賤如無賤先生全集言行見聞錄

無貧賤滋味都一樣

劉先生曰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矣事必欲求可功必欲求成功利之習所以深也

有多行不義見賤鄉里而猶自誇家世者顏士鳳曰所貴故家者詩書之澤禮義自守端雅醇厚異於穀賤也若規矩蕩然邪僻無等有田家之子所恥而彼甘心爲之是則市井小人之不若矣尚堪自誇乎

里有登科歸者顏士鳳以戚屬往正色誦曰親賢人達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舉座失色聞者稱歎

會稽陶石梁先生疾且革謂其門人曰吾死無以見父兄矣門

人口先生盛德清修海內宗仰何爲有此言先生曰吾父兄科名祿位皆過吾未嘗及千畝我及千畝卽此不可見父兄矣

邱顯伯曰人以非理加我我以非理報之施報雖有不同其爲非理一也譬如假銀人用之於我我仍用之於人雖非自作其爲用假銀一也不若得而投之水此春秋不以亂易亂之指也

予平生與人每持二語曰吾不負人人寧負吾錢字虎曰不可若此處已以厚而薄待天下之人也我不負人亦不欲天下人負我予曰是則善矣但過於自然予所謂人寧負我非敢非薄天下人也亦曰人情不達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苟不負人人焉有負我之理字虎曰終不能無弊

一日各以所言質劉先生先生喜曰如此質論甚好張子之言近於責已然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終於本體有受蔽處成己人也成物智也不至人我兩無所負未善也錢子之言近於厚然不欲天下人負我而不求其何以不負終成虛見亦未有以得其不負之實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上面功夫煞是吃緊煞是滿足非可以議論承當也

祝開美淵初未識劉先生既入後因門人請見執弟子禮先生責之曰爲名乎爲利乎開美悚然在京師朝夕請事遂從先

生以歸自是開美學日進

德清嵇先生以孝廉署吾邑教事始至進諸生問篤行使各舉所知或辭之正邑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介之士必有容友處鄉黨朋友間安有不聞一善之理不聞一善知平日無心爲善也越月以所舉善行大書明倫堂昭示同學越數月又然察其甘貧有守者告之令尹發學租周恤之其屢親有司者雖窮乏不與惡士習之偷由於競浮華而無本實故其爲教專以敦尚倫紀爲先有匿親喪赴童子試者學使君已錄其文附邑庠先生持不可先後黜二人郡邑庇之不能奪也有莫生呈吏議太守怒褫之先生聞焉爲請於提學而莫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主

生以無罪復復有廉膳生父死匿不以聞將以出繼赴鄉試先生知此歸再募士行一變時宮牆久圯廟廡堂廟射圃禮器之屬靡不敗壞先生悉治之罔廢典獨不喜邑民告諸生過惡間有以告作色曰土田戶婚分辦曲直當就郡縣汝俗好訟亦欲聚訟學宮乎然諸生有小過失卽莫不聞也同官怨其介有後言先生嘆曰朝廷立三老以造士豈以賊士乎宜與吳又鄴湛筠齋先生族子也筠齋提學廣東卒於官掾吏爭以賄至將乘此滋弊也又鄴聞曰奈何辱死者立召經歷司以其印歸按察使故事官滿辭任役入例有請乞又鄴是舉不獨自持以正愛筠齋以德且能盡絕斯弊爲足法也

嵇先生曰吾人無論窮達不可一日苟且今在家庭家人父子之間固不可苟在鄉黨雖與田夫野老閑言語當於世道有補聞之錢愷度云

錢愷度曰先君子每以慎交教予嘗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比之匪人爲害不淺予兢兢守此訓今年五十有餘不敢忘平生親友一一可數未嘗泛及匪類也中丞公素號長者貽謀之減亦其一矣

諸先生曰朝廷不權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群飲之禁至於今日沉湎已極凡人計腹而食口米一升能者沽之而已飲酒率數升能者無量食食久不過踰刻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卷

恒舞酣歌妨日廢學猶其小也淫奢於是乎興訟獄於是乎繁金於是乎生粟於是乎死天下囂然嘗苦不足無謂秫田傷穀有數也得百里之地而治之禁釀三年而民自足

崇正庚辰五月兩傷稼湖州韓茂貽繹祖首議賑濟太守陸公未至令長無人民大震訛言遂作鄉士紳懼白鹽司欲以亂民法治之復不敢揚也思假口於學校因爲狀以投茂貽且告之故茂貽伴應之退而更爲狀招數同志就監同駐所老幼黎首微有聞扶攜肩擠而至者萬計勢不可遏茂貽入塾門宣言於衆曰爾等皆饑民以水災之故洵洵若此鄉先生皆欲以亂民治汝狀具在汝聽我毋急毋譁我碎之皆應曰

諾遂碎之而以已所爲狀讀於衆衆悅曰我等豈有他望求免租求免死誰欲亂者茂貽曰若此隨我入監司令諸生先入茂貽曰此輩皆饑民非亂民饑民之望不過上災傷設法賑救而已不可以亂民治治以亂民亂未必不作監司曰誠如所言進衆慰遣之勢稍定後陸公至爲廣羅義倉粥賑諸良法茂貽莫不與

諸雲芝先生舉子特晚既沒沈孺人教之剛嚴有義方嘗謂士鳴珂曰吾聞一介之士必有寄友汝無友何也必汝無學人弗與友也他日士鳴與其友至孺人具饌飲食之退而歎曰吾於壁後聽汝等言語不合於義且聞其人母喪而歌吾嘗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卷

責汝無友有友若此反不如無每見親戚輒問士鳴過失且曰勿以吾嚴爲之隱是害之也有所聞呼至跪而杖之

孫子度曰天下極詐極險之人吾以至誠待之則其險詐將窮於無所用而亦相感以誠矣若以機智禦之愈甚其潰決也即季心雪館穀以養親崇正庚辰歲凶越三載勿稔貧益甚時父已歿母存季心旅食念其母未嘗飽每數日第來告匱垂心竭力經營俾得歸以奉母又損所食之半以食第主人聞之益食飯必辭蓋不忍弟之不食而去而又不欲以弟之故累人仁者之心也

湖州嚴穎生少不知學憑恃才氣鄉人苦之既自悔折節學問

嚴儒釋之辨謹出處之分遇人好直言無所避忌一日過予見坐有俗客規予曰君子不過亂人之門亦不可使小人得過其門也客不察言俗事不已正色厲聲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客既去復規予曰君子不失口於人不失色於人慎之予志之不忘臨別吟珠藪澤自樞王祖山含輝之詩以贈之

朱評事令祁門日嘗有國子生饒墨二匣他日視之則黃金也呼其人切責曰前日之墨却是等與其人恐懼謝罪懷之以去祁門有山路四十里甚崎嶇然通衢也每雨雪人馬足供裂公至惻然有志築路入考成再任志乃得遂人德之名朱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卷

公路至今以爲便

李石友嘗與其弟小不懌蓋旁人問之也予聞作一書遣其兄弟共覽之石友得書涕泣如雨嗚咽而言曰此何待朋友言者吾弟少爲人惑不見諒耳然吾知罪矣爲長兄使弟惑旁人言何以對父母深自刻責已卯秋錢宇虎一士偶有失予不能匡救次日李石友聞之正色責讓若父兄然者予是時已內慙石友徐顧予曰亦不能無失予曰固然一士曰吾不聽受其言以至於此失在我也一士之任過石友之直諒皆不易也

倪寄生貧士嘗以青烏之術行所得金錢隨以分諸宗族隣里

之不給衣食者曰此不可爲家每自外歸候問者不絕予曰親族情誼如此不易得也寄生曰非親親也意各有望也吾思害之深矣來年仍出訓蒙不復爲術者事以絕其望庶使思艱難勤力作以免於死亡庚辰辛巳水旱落至予見其里饑困因語寄生何不假君青烏一年蘇之寄生曰不可今日沉亡道殣相望而彼得幸免賴平日艱苦作活耳今復道以非分之得不死於凶年亦將死於樂歲雖有怨望終不願後十餘年卽顏伯自疎溪來語予曰寄生所親已能自給語及寄生感之至流涕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七

吳司寇曰做官士民一體不可偏執已見殺人媚人與陵轍士大夫以千百之譽皆非也清節可以律已不可以騙人執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士大夫之氣又曰時局翻變脉理不正驅逐者與暴起者未必端邪誠偽別若淄澠而一意矯枉絕無蕩平正直嘉與天下爲善之意後之視今更甚於今之視昔可恨者於國家分毫無補而載胥及溺異日士大夫當追悔無及也

霍氏沁水縣張忠烈公銓夫人也崇正四年泥寇王佳亂犯沁水因攻寶莊時公子左都督道濬戶部主事道澤咸仕京師衆議棄堡去夫人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復遇賊身更不免去將焉之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於野乎

且堡堅賊必不得志躬予僮僕守禦賊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越四日賊聞官兵且至拔營去時避山谷者爲賊淫殺甚慘張氏宗族獨得全冀北道御史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山東一省土田六十一萬七千五百頃萬歷六年加徵七十四萬餘金崇正七年有言利計臣稱東省額地一百七萬七百四十餘頃較會計錄溢地四十五萬餘頃奉旨勘報將按籍加散撫按以下茫然不知所對移牒各郡縣亦未有晰其原委者遂巡四年屢旨詰責無所引據以駁宸部議濟南府左衛經歷司蔡會龍建議詳明切中利害時海鹽彭公觀民爲濟南守卽據其議以覆所司撫按以之入告部科無以難事遂寢其議曰神祖初年江陵當國思綜核名實以致富強撰爲會計錄一書疑郡邑土田有未登版籍者詔下海內屢畝而丈尺之其賦以上田爲準中田上地一畝三分準一畝下田中地一畝五分準一畝下地二畝準一畝無論深山窮谷尺寸俱籍於有司有司承上風旨裁土田弓制以量之郡縣故弓四尺爲一步殺其五之一以三尺三寸之弓量之郡縣咸有溢田吏胥因緣爲姦利民間擾擾思亂江陵既歿有司爭言加額之困民於是變通其意分三等上地視舊賦中地三畝而當一下地四畝而當一田額從新賦額仍舊此田頃

多寡不同之繇也先王建國藏富於民履跡加賦見諫史冊
江陵不能行於太平熙攘金匱無缺之時今豈可施於狃聞
鳴張揭竿思遲之日况青齊爲三輔之襟帶臨德實神京之
咽喉以凋敝之民而倍徵其賦實流寇之驪也假令一夫作
難四百萬漕艘帶水中斷天下安危繫焉豈直數十萬緡而
已哉

彭公以濟南守謫家居五年起補湖廣按察司照磨將行時楚
寇方熾所知遺書勸止之公答之曰昔之壯也猶不如人豈
以頭白之年猶戀戀一官哉海內橫流君父側席非人臣高
卧之日也世治則寵榮國祚則蜚迺食其祿而辭其難仁人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

本

所不爲幸告故人無復相念

吳秋圃先生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此語最旨明神宗時有朝
士假館閣宦者一朝廢垣發藏金萬朝士欣然濫及僕役一
老蒼頭獨有懼色不敢受已而事洩主僕皆逮訊蒼頭得免
卒賴其力脫主於難朝士負時名迺見利而惑不如一僕竟
以是終身橫棄哀哉

又曰便捷快意之人不可倚爲心腹他時之賣我者必此人也
然當其順適時甚不易辨司馬溫公猶失之蔡京况其他乎
又曰溫良恭儉讓中無孤高字故知充傲非居身之道恭寬信
敏惠中無嚴峻字故知刻深非居上之理

又曰妻妾奴僕切不可與商疑事此輩識短常令主人去義而
就利苟無定見鮮不惑矣居官者之於胥役亦然

有賢夫婦者海鹽之沈蕩人其夫教受村落一日出過桑隴有
懸囊樹間視之累然遺鑑也持歸告其妻將榜其地以招失
者妻曰不可是非失者之招且招猾者滋多累矣不如默往
以待從之果得所至歸焉吳袁仲曰非獨其夫難得也抑是
妻賢且智以成其夫其過於人豈不遠哉惜也逸其姓氏
吳忠節公曰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
人品壞矣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十

又曰四方衣冠之禍慘不可言雖是一時氣數亦是世家習於
奢淫不道受此天殃若積善之家亦自有獲全者不可不早
夜思其故也

又曰遇事多算計較利悉錙銖其過甚小而積之甚大

祝開美篤志於學嘗於病中痛氣質之偏克治不力因列目自
警其言曰閑邪存誠修己以敬誠敬之道慎獨而已一息尚
存不容稍懈有犯輒長跪自責書於室曰某月某日以某過
跪一次自訟之嚴如此

張我純誅家僕傳三素謹實我純一子而天年六十自爲送死
具謂傳曰汝夫婦隨我久無勿至并爲汝備棺木二具丙申
六月盜劫里中執我純去爲質以要金傳檢得遺金六十兩

密歸主人第贖至人主人未還或竊傳賣身文謂與傳傳不為隱仍歸共主人主人待之益厚

乙酉春祝開笑往山陰見劉先生臨別先生問曰今歸將如何對曰得正而斃斯已矣先生稱善是後遂不復相見及先生殉國開笑死之斯言可謂信矣

崇正壬午沈德甫往山陰謁劉先生先生方修墓德甫即山中見之時朝廷以都御史起先生於家德甫問曰先生行乎先生曰先人事已畢可以死矣

朱聲始口勿時從先君於官所每僕人從家中來自宗族親舊鄉里莫不詳問起居雖下至僕婢小男女無不問及偶及僕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牛

某咎曰其妻死先君惻然余在傍曰此婦素惡死不害先君怒曰惡有聞人死而不傷者乎其人雖不長既死何心念之因縷縷言自勿當存惻隱之心

朱韞斯天麟與倪子有為直諒友子有殺妻于饑寒不免韞斯雖貧時時為給升斗諸與子有交如曹射侯兄弟感其誼咸相周恤既數年子有之子病韞斯冒烈日為求醫藥至射侯家昏暈射侯救之韞子有子竟殤射侯復為之斂方子有未殤時吳開三泰延至家醫藥之度不起遂以長子與其女結為婚姻而歲致錢米若此者可謂生死交矣

祝開笑記先生寓潞河有某生來謁述其父死丙子難求先生

一言華衮先生唯唯不一顧并言事勢方棘未可南行意甚虔切先生亦唯唯不一顧別去淵竊歎先生嚴冷愧向為世情所溺迫夜坐先生曰早間某友父既死難何得朱履優游無異流俗不知當年換上朱履時胸中亦一念及否因舉王鳳洲世貞兄既被戮鳳洲白幘終身又舉蕭山何孝子父冤死孝子能文章絕進取手刃父讐終身衰經及死以衰經斂淵竊然有省

春女海寧陳氏婢夫病費腫食過他人而不能事事女敬養之無怨怠之色主人給食先以食其夫已食不足亦不言餒陳氏強幹僕或服敝垢其夫必完潔歲久不變乙未孟春予過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牛

海濱乾初為予言因歎弱國之臣貧士之妻不室驕蹇蹇者希矣其名節自飭者則口天實為之而已乃若掃除下賤惡知倫誼之重飲食男女有不廢其欲者疾視夫主不啻齷屣去之恐不悉矣彼其小心約已將事弗怠與夫蹇蹇匪躬之士豈有間哉

陳乾初確有耕田之僕死哭之甚哀食不重味與人言及即濕下任其妻麻衣白兜頭迄今待下不失恩義不多見也嘗著僕說示子其詞曰家僕謂之義男即有父子之義於父僕即有兄弟之義矣於義女義男煩亦然君子當一體萬物而況家人乎男耕女織自其職分而衣食之計在我固宜有以周

之此勸忠之本也婢僕有過勿勿遽加呵怒從容詳審灼知其失亦且好言理論讀書知禮之士尙多過舉况無知之僕乎哉如再三不改法當懲戒必須第稟之兄兄稟之父一聽尊長施爲不得擅鞭扑無論待父僕禮當如此卽已僕過犯宜責而父兄在前亦無高聲詈罵之理夫先自處於無理而欲責人之有禮乎農桑本務誠不可曠然日用之間須當調停其課俾時有暇贏牛馬弗盡其力而况人乎群僕之中必常知其勞逸時寓勸懲遠役必令裹餼待食於外每有稽誤隨安必須早歸毋俾久候或寒夜守饑縱飲不恤深乖長入之道推此以待人僕客使遠來務令速飽此輩驅馳道途勞

其心矣

崇德吳擊千其父儒生也寬厚長者而惑於釋氏擊千屢諫之父怒怒已復諫以爲常一日父生辰將飯僧誦經擊千諫曰今日恐當誦哀哀父母之詩釋氏無父之教似不宜用父默然乃止晚年深悔惑於釋氏之非臨歿以作佛事爲戒若擊千者可謂能論親於道者矣

大司寇海鹽吳公中偉之子太學卒無子序宜中丞公麟瑞仲子哀仲名謙牧嗣哀仲生方一月又隨中丞公官所乃立忠節公麟徵仲子仲木名繁昌中分其產約以長二仲並繼仲丞公卒哀仲執人子之喪比太學配查孺人歿人嗣哀仲宜喪三年哀仲曰吾爲父也三年爲叔也未之服叔母也未嘗朝夕養今歿而母之而因喪之是利之也乃盡歸其產一百三十餘畝而爲之服總仲木固不受哀仲固以辭乃以百畝爲小宗義田以百畝爲大宗義田以三十餘畝爲族人義塾之田遠近稱述人曰二仲之能繼述也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予謂兩先生之有令嗣也故人樂有賢子弟也仲木居喪一準家禮其哭泣飲食居處俱如制以至於疾哀仲相之戚客過乎服纍纍置置蓋近世希覩也

嚴顏生曰顧體面三字最是貧賤而移富貴而達之根估子素其位而行何修飾體面之有

海鹽吳司寇公爲先祿卿時魏閣方熾尙膳監王體乾以椒索
懷寧太子四喪膳米若干公列祖宗制於手版拒之吏白公
體乾忌賢黨也盡少予之公曰妄發官米當奪不事貴人亦
當奪均奪不如從吾守終無所與

武進湯孝子洽父病疊垂死孝子割股以進營其羹以告醫者
尋愈復生七年丹陽周仲純贈之以詩曰人誰無父母惟君
能孝之誰不知劬勞惟君能報之股肉既可劑羹穢亦可嘗
此身父母身斯賜父母賜世人皆不識知能君獨良美質既
以賦須文以成章文章何以成請升孔孟堂

崇正庚辰下翰林黃公道周於獄主事葉廷秀疏救亦獲舉朝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乃莫敢言國子生涂仲吉發憤上書通政司不敢進傳吉又
言臣之所言有禍無福有死無生不意司臣抑之也嗟乎在
廷懼罪不惜賢才而使書生冒死惜之爲大臣者當慚愧無
地反以出納之寄而撓忠義之心臣頭可斷疏不可抑也一
時以爲陳少陽之風

崇正間楊嗣昌奪情起復爲兵部尙書其後薦陳新甲爲宣大
總督新甲亦未終喪輒起少詹事黃道周疏曰臣惟綱常所
繫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
年之喪君命不顧其門兵革鑿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
故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殺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

指爲人臬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自有嗣
昌而海內無行皆擲塊投杖思懷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
遂至此乎今督臣象昇父殯載途搥心飲血以俟奔喪而乃
推守制在籍之新甲夫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
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
忠也即使人才甚乏當旁求中外誠信不二心之臣而用之
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茹引蔓踵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時方
欲以孝化天下而烏程之相三世未葬則有所不察黃詹事
亦以是下錦衣獄焉

嘉興薛楚玉珩嘗誡其故人黃氏子曰少年立身卽從今日起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今日諸事先從居喪起若能不脫衰麻言笑不聞不飲酒食
肉不居宿於內則小童女婢必生敬畏小童女婢敬畏則紀
綱之僕服矣紀綱僕服則中外之人莫不服自是而宗族親
戚以及鄉黨朋友皆將稱悅而以成人之道相待矣自立之
道豈外於此慎勿謂小童女婢之前可忽也卽季心聞而歎
曰善乎薛子之言惜也未及發其哀痛惻怛之誠
烏程嚴顯生曰人無卓然之見則臨事全不可保夫子言弑父
與君亦不從從字極可畏惻突人到生死利害之際便主張
不定卽不爲首未必不從人爲之

言行見聞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二

烏程溫寶忠先生幼孤母陸安人撫之成進士述其訓言曰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反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佑又曰凡人同堂同室同牕同旅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又曰少寡不必勤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截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也身勤則念專習也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閑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又曰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倚簾窺幕隣兒穿房入闥各以幼小勿禁此家教不可爲訓處又曰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數幾人在坐群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又曰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面此亦達曉開之法又曰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拈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無也挨過又曰達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達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又曰富貴之家意氣驕濃者當

防其驕奢凡驕者不恒只平平自好又曰豈有子孫專靠祖

宗過活天生一人若肯高低各執一業大小自成結果又曰

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念頭要做好兒子須外面

實有一般孝順行徑念頭要做好秀才須外面實有一般勤

苦行徑心腸是無形無影底有何憑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

規避樣子又曰中等之人心腸定是無他只爲氣質粗慢語

言鄙悖外人不肯容恕爾時豈得自恃無他將人唐突又曰

貧富何常只要自求通達貧富思通不在守分富當思通不

在知足不關祭享不失慶弔不斷書香貧則思通之法也仗

饒周急尊師禮賢富者思通之法也又曰與朋友相與只取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其長弗計其短如遇剛饒人須耐他戾氣遇驕逸人須耐他
罔氣遇機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
益無量亦是全交之法

溫寶忠先生舉進士歸故交某至其家守門僕已易不相識也

問相公有何事有拜帖否某怒曰我無事無拜帖告爾主人

出即出不出我去也先生聞之懼然曰必某也趨出謝罪不

已某讓之曰汝何故便用新僕守門我不怪他不認怪汝家

此樣景色老舉人纔得出身便意足乎先生謝服

施易修有豪家欲以女妻其孫易修辭曰孫尚幼曰慕先生家

風惟其年相耦者卽從命又辭曰家門清素非偶不敢攀附

曰禮幣不敢當若先生朝以諾卽女夕以造門受教訓又辭曰他日往來之禮不能具曰自今日成言禮止吾家來先生無往仍堅辭又曰願使女充服役之婢長不足爲令孫婦卽別遣之時豪家方迫禍患故求請甚急所親多勸之易修終不聽

辛丑夏經三月不雨農人憂悴米價驟增時雪耜家尙有餘米或勸糶之雪耜曰秋成不可知來年親戚間不無需以舉火者此米安可不畜留至接新方糶價則損矣其存心大率類此

傅先生講易必先圖象而後及於卦爻辭每曰易者象也聖人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七

立象以盡意觀象而繫辭學易不明圖象而就辭索義抑未矣

呂康侯曰往歲錢僕袁某逸去三年而復厚菴不之責也但曰爾去今仍來乎次日呼其妻前語諸僕媳曰彼夫去三年不聞有醜行汝輩所當敬也命各再福而禮之

崇德吳孟度先生寬厚長者語其子擊于汶曰人不可薄於自處多與人較量只緣處已太卑若高則何較之有又云里中某人者平日予與往還汝嘗懷疑彼俗所謂猢猻君子也猢猻戴糊肖臉穿衣服便拱揖如人狀不跳躍升水故我待以君子使不得已自顧體面若待以猢猻彼便做出跳躍升水

伎倆兩有所損矣又一友行事宜在損棄之列懇懇謂家衆曰慎勿昭其失過則寧我任之使去之有名可以容身否則將無媿死乎其有容類如此

劉伯繩嘗曰學問之要只是於倫常日用間事事不輕放過日積月累自然造到廣大高明田地

嘉興屠子高曰爲父兄者不以德義教其子弟而急急規之進取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於前爲不孝於後爲不慈徐生吳訪予於厚菴家信宿歎曰觀厚翁之愛雲耜雲耜之敬厚翁雖父子不能過吳深慚平日在叔父前其失多矣已又曰卽家尊前亦萬分不及生質美故易感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一

世人厚於自養而薄於先祖豐於燕客而吝於祭祀習以成俗恬不爲怪予友吳袁仲徐敬可謂虔於祀事矣年來見厚菴先生及雲耜奉先之誠每爲敬服先期必齋戒沐浴更衣備物必思所嗜不以難得而儉屆期夙興將事月朔必薦新諱曰必哀太常公祠在邑致祭之日先生雖年高必中夜而往凡墓祭必先至不以途遠而怠始祖墓故有祭田世遠族繁祭掃或後時雲耜益田告十畝每歲必首有事而後各有事於墓凡十年五典祭以倡族人焉平日飲食衣服粗具雲耜猶儉薄燕客治具不踰六簋而誠敬有餘洵末俗之儀型也

嘉興作天心書院縉紳岳石帆糾人士講學其中孝廉屠公琴山名門之子時爲諸生有才望岳欲羅致門下屢使人至殷勤公薄其人未嘗往崇正間東南文社最盛凡公同年執友無不欲引以爲重公槩謝之未嘗濡足

倪子有筠少有志節守已廉介與人不欺雖事釋氏學刻苦自厲尚名檢丁亥冬疾且深予與朱韞斯吳開三憂其身後子有曰吾婦識廉恥不憂失身勤女紅能養子女吾得首卽足矣餘不必慮也既歿二年家禍作謝氏攜子女依其母舅俞某以居艱難顛沛幾不能存夫之友或致薪米及紡織之資卒賴勤苦以活無何子又殤母舅繼歿依韞斯母氏以居隣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事

里聞其槩莫不敬歎曰真寡婦辛丑女適開三子又二年弟謝某有室始去與弟同居自子有殤及今凡十有七年危苦百倍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謝氏之謂矣

伯兄有云災異之見人知天所以譴告人主其實天心仁愛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在譴告之中自古亡國敗家豈止一人之禍而餘俱不及者變亂之作自上及下殺身覆族者嘗不可勝計何可不遇災而懼人主固當側身修省公卿大夫當思責難陳善不可則止之義士庶人當思改過遷善全身遠害之道庶幾禍變之來或可幸免顧出蚩然若罔聞知或乃喜談樂道甚者肆其侈心爲惡如恐不及可謂不畏于天矣

愚按兄言深得洪範之意惜乎持以告人未有聞而知戒者也

屠子高曰庠序之士行間之兵總不可離於農士而離農則爲華士兵而離農必爲驕兵

陳乾初云處宗族之人欲消彌怨惡惟不爭不較而已屠子高聞之曰顧自處之道如何

閔方中與弟采臣師友誼篤事吳人伯最敬而親之服勤至死人伯卒於其家爲之殯如禮人伯子貧嘗依其兄弟既延沈仁枝菽教子姪仁枝亦卒其家又爲之殯如禮兩喪師友死者若忘其旅卒主人如喪其所親足爲薄俗之儀表矣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事

凌淪安曰父子兄弟安得人人大中明道伊用夫婦安得人人伯鸞德曜大槩中人之性爲多要在處之得其道則天倫厚矣因言友人所遇多艱故及此且云幸不幸命也處之之道在我而已屠子高聞之曰處之得其道則轉移變化皆在其中

孝廉屠琴山性至孝母恭人年高耳重公體其意尋常與家人語聲必高喜聞古今事公曰稱說書史及見聞嘉言懿行以娛悅之赴親友宴會飲方酣樂左右稱恭人命卽輟飲夜雖深主人留雖固云恭人召卽歸果否不問也

凌吉修宏禧每云人讀書要得道理到身上來不然多讀無益

張佩慈父兄繼歿八喪未畢庶弟與姪俱幼佩慈一身任之竭力營辦若未嘗有兄弟者平日撫教庶弟諸姪恩義傳至佩慈年未及三旬其篤行如此可畏也

嚴穎生弟沛如女甥之夫閔某歿姑婦俱寡子幼邀沛如治喪事其宗族內外俱欲從俗沛如不與較第問今歲租入幾何曰若干石又問貢賦稅需幾何曰米價賤當需若干石又問歲食需幾何曰需若干石又問所餘尚幾何曰無幾矣沛如曰然則喪事不得不從儉凡無益之費及從俗非禮之事俱不得爲或難之沛如曰今去追呼之日不過兩月一家之人自今以往不能一日不食將使天降地出乎將使二養爲無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事

米之炊乎抑使蔬諸辦此乎與其辱於官何若節於己與其悅愚人之耳目無益於死者何若準有常之出入無害於生者如吾言則與聞諸事不如吾言則請去人不能奪雖從之然意猶未慊也次年春催科區閔氏之族有繫縲及婦女者有架柩及貴人子孫者嚮田無至毀廬室無及以是內外咸德之

居子高曰可歎人於祖宗亦是勢利有顯達者則亟稱之其前布衣處士卽取言及甚則忘之矣曾不思所以有顯達者皆由布衣處士積累所至而子孫今日之式微或以顯達者有以取之也因言宗族之人見能進取者且貲財豐厚者不問

其人之賢不肖及行輩之尊卑衆皆環向承奉之而彼人亦忘其卑幼與不肖驕氣德色無所不至人心習俗如此安得不日衰日亂乎

朱生長庚幼喪父母伯無子撫之長生無兄弟又叙不當嗣更立應爲後者一人伯老疾不能起自一身轉側及溲溺衣食之屬俱待於人者六年生與弟某朝夕不去側奉持不怠至於壽終而止恩撫之姪繼嗣之子若此可謂孝矣

沈石長有母之喪張佩慈沈尹同相之一遵家禮凡時俗非禮之禮俱弗徇時有以紙錢至者謝之不克辭則受而浸之以水和石灰爲殯葬之用曰却則逆人情焚則惑人心求爲無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詣

用之用庶惟此耳

劉先生在陽明書院講學一友問難不已時伯繩在側語之曰願力行何如耳先生顧伯繩曰此語尙未是汝說得

謝氏惟一女嫁而妖慟哭幾絕忽起曰吾舅姑未葬夫亦未葬此身未可死乃輟哀女之姑素虐至是哀之甚曰安得更有婦若此謝幾微無怨咎之色且慰之曰吾女命也無過哀姑深服其德愈哀不已人謂謝非特節行之高其賢實過人也
席與徐司馬公必達初令太湖太湖之地前高後庫前河大後河不能容常橫決害田公尋翟令故跡益治石堤三百餘丈令前水不得後潰而害稍弭後補令溧水石曰胡爲溧水巨

浸旁丹陽固城二湖挾桐汭宛陵姑孰之水復注之故置斗門於廣通鎮洩水入蘇常二郡界當其衝者多所毀敗二郡訟之請更爲堰益高廣於舊壘湖水溢出田上湖墻民往往堤圩以耕水湍矣又廢萬歷間隱實失田八千頃其爲害更甚於太湖公親履諸圩盡知水勢所向曰一圩潰則諸圩無以自固其勢非盡堤諸圩不可乃率民畢出身親巡督晝夜不息者三月凡成堤五萬餘丈植柳植以固疏土而深水之患漸去公所至必講求利病而興除之誠心實政類如此徐司馬公爲光祿寺丞時大官耗匱歲入二十二萬不能支而宮中奉佛優蒲之供日多賜予冗濫斷工畫者俱賜膳食公

悉奏罷慈寧玉熙兩宮宜取雜沓寧安大長公主喪次上食踰制公請停戒故徵漆器於南京徵瓶罍於禹磁二州徵天鵝於魚臺部送煩費不貲公議裁折有差奏上報可於是歲省金錢鉅萬公因準紮令甲叔輯寺志自水鹽包籠之細以及庖宰休番俱立法勾稽中官明濂冒索廩食拳毆寺僚公飛章劾之收濂立笞死群閹股栗公勾稽商籍有姦商託身中官取旨求免公抗不奉詔卒不能奪天啟中閹勢益橫求索無藝忠憲高公攀龍據令甲裁抑嘗言中官無日不至寺讓訴得以頑然不動處之者寺志之力也

天啟時大閹魏忠賢專政分遣其黨出鎮諸省司官畏之無

不備旬拜謁海寧許公令典守淮陽聞南畿鎮監將至一朝解印綬去官以歸超然仕局之外優游林泉寵辱不及劉先生以直言觸廷怒罪不測御史金公允宸爭之並繫吏垣吳公麟徵再疏論救時朝臣拜疏甚衆先生讀諸救者書歎上諸公言辱相援耳若吳公者念在國家真仁人言哉既受削籍之命先生散車單簾蕭然就道吳公繼以賜金呈其故封曰某幸無不義之取爲公累君賜也可無卻先生謝曰賜君恩也不可以致私義非公之友所敢望都人聞之曰兩賢甲辰春屠子高往訪巢端明蔡某載焉中途慨然語之曰吾不及汝多矣蔡聞之愕然曰大相何出此言子高曰爾子喜讀書有志倣向上人吾安得及汝蔡局脊不已大哉斯言可使佳子弟聞之勸不肖子弟聞之戒

吳江徐氏自幼精勤靜正外物無所愛好父微不知禮義嘗爲仲氏子作媒而弗克憤以女許招至其家俟長爲贅壻後仲氏子染惡疾請去約疾愈復來久而彌劇乃辭婚父母欲聽之徐悲憤自經父母救之甦既久仲氏之疾益甚又來辭父母私許別字不敢聞於女詭爲其妹納壻且治裝將嫁焉父母微風曰妹且嫁汝終身將何托答曰吾意已定依父母以終耳曰父母歿奈何曰依第以終耳動作足自養不累弟承食也期漸近知父母欲強嫁一夕從容語其妹凡女紅所成

及衣服飲食之細無不具悉父母弟妹既就寢闔戶自經以死父母覺急救少甦瞑目而卧不出聲勺水不飲越兩月仲氏人至乃呼入其人慰勸曰何自戕至此不應其人解乃謂之曰爾生仲家人死仲家鬼矣招爾魂祭於仲之室迎爾柩葬於仲之墓爾勿憂徐氏唯焉遂卒

沈幾臣有叔早世繼嗣不立越二十有六載寡孀病既殆幾臣與其仲弟謀迎至家立從弟一人爲嗣孀氏因得正其終又念先業已盡從弟治生之計無所賴欲分已半產授之諸弟感焉各損其產得十畝爲從弟世業幾臣兄弟俱貧甚可謂力行之仁矣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事

吳象六吳江人兄弟三人象六其季也親喪未葬年及婚所親勸之婚辭曰情事未申何忍言及娶事因竭力經營得四十金買山營墓兩兄初猶惑形家言後感其誠不復惑次年冬乃婚

葉靜遠曰張受先采秀才時不能自愛登賢書即不同舉進士後矯然特異其平生自言亦如此張佩蔥曰人多有敗壞於末路者若進德於中道誠不易哉

蘇州盛子材初至貧無以卒歲往所知告困及至恥不忍言所知不解其意贈以節物及歸日已暮野宿母妻忍饑以待元旦至家出所懷節物食之而已弟二人業買及子材成進士

遂士服子材戒之曰吾仕欲以多金起爾家不得若欲憑聲勢漁利桑梓不可去買業士已不能買而士服誰與質不如買服而買業二弟從之仍買業而買服中西之變卽所居山隱焉授村蒙爲養婦女童暨親先生莫知其嘗仕者故人有以顯官至吳不得見其面宗族乃笑嗤之

邱參軍維正隱於邵潯躬糞桑園山中人見之駭曰公自濯得毋臭乎答之曰不臭尚有臭於糞者山中人不能解其意傳以爲笑何商隱聞之歎曰明德之馨先生有之矣

張佩蔥曰子弟之賢必由於內有賢父兄外有賢師友賢師友之教只使之聽從父兄賢父兄之教只使之敬信師友勤學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義

弟必賢矣

朱靜始曰自古人才得盡其用必由於君德君德優於其臣方能盡盡臣之分量若使準夔伊呂所遇止於漢高祖唐太宗亦做不成準夔伊呂事業也

嚴頴生曰亦甫課子先後所延師皆高志博文之士未有一人趨逐利達者故佩蔥兄弟能遠過人以自幼不聞卑汙之談也

邱維正先生論爲將之要曰懷必死之心出萬全之計顏士鳳嘗言人能無求於人方可自立時江南役重士鳳產則承役不從從叔之仕者詭避俗尚浮名士鳳身不入社應科

寧試亦未嘗千人薦引

顧氏女愛後予稱道於何商隱家時巢端明在坐聞而歎曰此女非特貞烈可謂孝矣蓋死一也若不死於舅氏來弔之日異時父母未必不欲其改字至此而死則貽親惡名矣相傳頗未死前亦嘗審量及之

淩淪安隱居十餘載相知俱以未舉子爲之憂淪安坦如也嘗有議婚於吳江某氏者其父慕誼將許淪安使語之曰吾年四十有七矣因不果前此有以歸安茅氏女來議者淪安辭曰鹿門後非偶且女年幼越幾年長矣家亦貧乃取之張佩蕙未謀再娶人有以烏程沈氏女來議者佩蕙曰父母於子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卷

計富貴長久情爾家貧矣又絕進取意慎毋後悔其父聞而笑曰予固非進取者况聞與石長尹同友復何疑遂字之

吳開三嘗規其友曰君高士自命而貸人錢物十不一償世間恐無他人以廢錢物君爲高士之理此已大不高矣吾人今日處貧不可不以此言時發深省

淩淪安見友人不事謀授卽不樂曰此貧士恒業廢業何以爲生仰事俯育資於子弟猶不失義且所授者聖人之書所講明者詩書之理可以修身可以及人奈何舍此不爲一友勸其治生徐答曰農工商賈吾不能爲勤於授徒是卽吾之治生也

吳江王存久先生崇正間北遊燕京時山左大饑人相食流賊披猖官軍屢挫深憂之自以諸生不能有爲又不欲指斥當事作哀大東懷燕北征諸詩以見志遂附漕艘以歸過臨清饑民數十輩謀而至將叔之舟中愕眙先生從容論之曰若曹建於饑非得已然却漕艘犯國法祇速其死能聽我我令汝一飽以不罹於死何如應曰諾遂飲諸艘得米十餘石散給之衆悅而散艘得無恙

錢一士過我相與歎流俗之弊因及宗族之衰而曰人只不肯向上居今之世志古之人是向上也爲人子孫長念祖父是向上也

楊園先生全集

言行見聞錄

卷

徐宏本烏鎮人遷嘉興之鄉夫婦耕織以養父母老頗能安之庚戌大水三吳乏食治木棉復失利丐於途者甚衆或勸宏妹及笄可嫁子婦幼可歸寧宏曰人之艱難皆如我矣弗聽乃身貿飴不給則益販菰菜妻亦賣篋櫛之屬得米則以食父母而已糠粃以活弗令父母知也久益困或又勸其父盡亦從而丐本聞之泣妻亦泣曰有子有婦而父乞食不可以爲人終不聽雖隆寒大雪風雨連日不稍怠父病歿奉母益謹人或周之妻以上其姑拜姑之賜而後受沈子幾臣述其事而告予曰本夫婦之愚而所行若此雖古仁人孝子用心何以過得不愛之重之而樂稱道之予敬謝之曰非子懿德

之好過於人安能察及側微若是哉

施子厚少事科舉不過乙酉以後稟服賈家頗裕後因食指繁
賈利薄大河中匪類逸之以從郭山東賈客素與善慰之
曰子今日如身入叢棘中不能遽出須寧心審慮緩爲之計
寸寸以前則上不毀面下不傷足中不裂衣不久荆棘漸理
而出就大路矣若妄動急前苦則人膚足踏險仄將復有顛
蹶之患子厚聽其言安常處約數年而漸給庚戌至壬子歲
清災子厚以不困爲誦賈客之德語予曰未嘗不思其言予
謂賈客之言誠善非子厚之能聽告雖忠豈有濟乎故曰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彼匪類者其覆轍已可鑑
焉曰北生全集

矣夫獨無忠告也哉

錢商隱曰家庭之間當言者不得不言之則彼此之意洞然
無疑嫌貳冰釋若一槩不言恐積之既久遂成疑貳小人從
而間之嫌隙遂成可畏也

施贊伯內行修潔嘗師俞峻民峻民死無子迎其側室及幼女
養之長先擇婿字峻民女乃及已女春秋登筵與祭諱必盡
誠敬與祀先不異其內人亦甚賢奉峻民側室如事姑每調
飲食未嘗不問所欲尤爲難能也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集

立身第一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幸吳掌教孟敦周人吏人呼謂
余曰歸安武大尹尙文晉江人乃蔡虛齋高第今科必入簾
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就無之場中當
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
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歲徵倖中式乃怡麟武公所取加溢
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冤多矣
可見人之自定其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以下見
關紀訓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於蘇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
留客肆晚霽河濱散步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急呼諸漁舟
曰能救此者予二十金諸漁舟競援出之遂如數予金問其
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來
值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筆楚兼
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其價而倍周之婦歸
過夫於塗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乃與婦同
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門就寢其夫令婦叩門問何
人曰吾投水婦特來致謝爾乃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
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

吾夫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見

李文正公東陽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誠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更頓首於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公孜孜後達菴楊閣老一清載酒有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達菴有慙色自是不敢用以觴客公任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曉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饋金錢賻之乃克葬彼時權璫狂劇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

二

公卿解不受其贅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計哉毋亦貞操履潔有以服其心耶 以下先進遺風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入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中稱引程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語執政欲節其下句不從公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云此可觀所至矣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間巷觀者籍籍歎美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苦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衆人何用太相驚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美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悲卽拂衣起不答而出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李

待詔文公徵明以行義文墨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屢嘗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也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輿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恨者藩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此周王以古鼎古鏡獻王以金寶瓶他珍貨值數百鎰贊使者曰王無求於先生蔡先生耳盍爲一啟封先生逕謝曰王賜也故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啟

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忱求見公曰某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弊彼將謂謝矣振然之乃遣采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涇野先生構既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先生鄉人欲引先生爲重陷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謝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言怙寵負才傲睨一世顧獨心欽先生先生還南少宗伯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齟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時先生爲戴文敏時時嘲詬貴溪先生嘗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爲夏黨銜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

日延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固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欽才卽當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已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策免嗟夫卽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唯古休休大臣如此哉先生故與鄉文莊守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至先知後行說文莊承服師傳時以知行合一旨啟先生先生弗不省每晤必辨辨必至聞然而爭若聚訟然迹甚違忤矣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險夷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隔也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廷撰海豪適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

右而先生平生清約如寒賤卽嘖笑不苟者乃亦與之爲深分交更不以行已清濁生分別其大度如此此見譚學者意見相左則衷起戈鋌格調稍殊則眼分清白記短則兼折其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我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

進三泉公嗣選爲蜀別駕已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人候之卽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大謹識之嗣陞州守官十數年僅一青布袍一草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唯唯既致政歸諸子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學

迎之水次聞諸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今大人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

胡端敏公世寧爲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跡公生平不愧其言矣公徵時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太守萬公延生員某入衙訓子降尊降禮敘坐間必稱先生一
夕問生曰歸安葉縣丞做官何如生正對曰蒙老大人下問
生員不敢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此問太守謝曰承教吾
失問矣二公可稱賢主嘉賓矣以下見聞雜記

嘉靖乙丑杜靖臺先生偉與余俱下第余館於董宗伯份先生
館於錢駕部鎮余執贄拜先生門下一日侍講席余不能慎
言偶語及友人過差先生即正色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臨
川何爲如此余慚謝嗚呼末俗弟子初學爲文其師鮮有加
面責者此先生所以爲真道學歟

子孝子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爲族子所傷且死撫世民曰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木

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傷我也汝辱有汝母且忍之
父死而諸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
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既受田復白母曰家
幸給餽粥母食難遺田之入以供賦役外手籍其數局固之
歲以爲常世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入試補博士
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於其族下
以兄禮禮之每召晏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藏其數
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然世民每歲且卽謁家祠之父主
前而以兩筵簞卜之不吉則掩泣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治
工所鑄銅斧鐏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

之隔山僕火醉回世民於僻所袖斧揮之中項焉斧莫踰立
死囊其首至家祠置父主前趨之縣出袖中牘誦而授之且
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警田所出也又出其他錢如干曰此飲
警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官於是世民之母與其弟皆來代
曰其實爲之世民不與也世民曰手刃警者世民也能撫世
民孤者母也代養母者弟也何代爲令義之俾浮繁麗譙上
具請監司檄會勘謂族子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
當減徒然法必檢而後獄可成世民聞之慟曰吾所以至此
懼暴我父骨也因自投樓下折足卽不食而死御史聞而嗟
賞下邑令爲祠令請以所歸田金爲材費御史曰警金也而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木

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議發他贖緩成之
桐邑生沈維藩應正貢偶跌損成疾縣學起貢文書俱送陪貢
生陸日新沈自揣狼狽約陸曰我當讓汝言訖淚如雨陸惻
然曰兄疾尚可瘳寬心尙有好日一生辛苦何遽讓我時親
友皆勸陸貢陸不以爲然值洪宗師考陸生扶沈至案前稟
云沈生昨日投文偶跌損正在調治試畢得貢陸蒙恩行賞
洪於諸生前極口稱賞陸今任嚴州府學訓其子懋元負俊
才少年食廩人以爲善報云

大宗伯陸公平泉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爲宗伯不數月告病歸
翰林沈公一貫沈公懋孝當晚攜榼去報國寺訪之公談笑

自若無纖毫病意兩沈公請曰先生亟歸意若何公曰吾初見朝時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驗則刷雙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這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時事吾是以不久留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陸公有焉動乎四體不善必先知之張公之謂矣

吳孝子名璋字廷用吳江人十一歲而孤母陸氏守節永樂癸卯命選孀婦給事內庭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隨親王封廣東韶州改封江西饒州孝子棄家往來二藩時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年矣哀痛不已誓欲求見正統丁卯啟本情甚懇切王憐而許之得入見而陸已病篤不能言孝子計無所出焚香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八

顧天到股作糜以進陸遂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持以泣王聞賜白金綵段獎諭遣之陸竟以舊疾卒旅舍昇觀歸塋先兆哀慕終身初至廣惠病日百餘起昏瞶中猶諄諄呼娘不人自言姓焦取藥傳之隨愈一日過嶺毒蛇噴其足昏瞶倒地復見前道人以藥塗之即此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宿孤村有婦人出留甚殷勸方登榻婦求薦渡孝子曰吾半死枯藤豈有春意力拒出門路上雪深一尺傍復風雪中勉強前進至饒叩王府訪問母果在也啟本求見不允屢啟屢不允乃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士夫憐而與交贈詩文慰之素精銀工府中諸內史悅之遂有為之地者復啟進中有云危債草深幸脫命於毒蛇之口寒更雪擁幾失身於菱婦之門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王大賢之遂允其請

危貞訪浙江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麟遊承遷臨川

丞坐法謫役浦江縣貞訪時為郡學生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難其行貞助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沮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丞孝先不幸結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太母范氏春秋復逾九十且莫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茲水之忱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即死無憾疏奏上惻然從之貞訪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以下厚語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九

知府周公濟父禮達涉江湖間公既冠為郡諸生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父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陳恭愍做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祠先嗣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人謂公有子

王芳蘇之太倉人也嘉靖癸亥嘗訪舊於小值沽適慈鄰費生延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詩上奇士困頓塵土耶移至寓所共寢處將護惟謹明年春攜生同舟南旋病良已已而復病

便溺狼籍市甃在躬爲滌除無厭倦意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旁乞書慈銘費廷槐不瞑目之極語脫口而逝其眸炯然芳曰古今且暮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恒化耶摩其眇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捐膚而慰曰四鄰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況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戚戚爾生嗟問素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抵虎邱稱貸營棺金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芳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一

見古人也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別其艱辛敝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歎杜環金陵人父一元友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寺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死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見其面者因問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

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褻意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誡其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疾疾環親烹藥進匕飭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卽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七

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殯殮之買地南鍾家山塋之歲時常祭其墓云

給事中王鉞字叔揚常熟人端莊兵起郡守姚善遇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君今與希直

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戚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食日夜泣柩側而方求鉞尸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成禮葬之屏處

先公諱琦與吳方伯南溪魏恭簡公莊渠友善有過輒相規先公初授泗州府貽令時流賊劉七等橫行江淮府貽無城濱淮危甚區畫戰守畧備南溪莊渠二公錄張巡許遠守睢陽詩誦之且曰平日學力正在此日先公得書激烈即遣家南歸論父老死守賊不敢犯邑賴以全他日使道謁祝虛齋先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生語及貽貽事先公曰吳魏二友教也及吳歸虛齋復語之吳曰錢子自爲死守計耳死生利害可勸耶虛齋曰吳子不掩人善錢子不伐己能各賢也已友道若斯雖隆古何加焉南陽李義卿文達公賢之曾大父也家有廣地千畝歲植棉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於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發舟即忽火延燒無遺三商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頻年辛苦僅積貲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其命也踣地號天各欲自盡義卿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物物失價存我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尙能力業歸可再致

卽還其價三商謝感不已

羅文毅公倫江西永豐人天順癸未赴試春闈幕宿邸舍其家奉水盥濯盆中有金環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尙遠計日已不及矣又缺路費如之何僕曰無憂夜來於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爲貲倫怒索其耳環返而還之比至則此婦爲夫所逼欲捐生矣返其環感謝不已 倫成化二年廷對第一

洪武永樂間蘇郡有人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事誑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草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既竣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事

第公聽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固卻久之此人竟不肯已吏曰我爲鄉曲故爲君受一斛鄉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米奉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

魏文靖公驥爲吏部侍郎差往南京考察比年所積俸給無所寄藏乃召同年之子某主事託焉其人請封議公曰後生輩何忍以薄待人耶其人不敵復言攜之歸主事之婿隨詣寓館竊銀淫蕩潛爲僞銀易之公還京取銀以市薪米弗售公曰戶部之銀若此曷用兵部薪皂乎又弗售問之銀工曰此某官家僞銀我所爲也公卽戒僕弗言主事累遷外郡固請

公教公但曰少攜親戚子弟自一身外皆當關防也既而其
婿驥露始悟公言因入覲謝罪如數請償公固辭弗受曰偽
銀時有之奈何以不明之蹟陷人過惡也

朱老兒杭州人也居望仙橋有一故官舟泊門首帶蠟數十桶
朱老兒市得其一啟視蠟中皆銀也急走審告之謂蠟中有
銀不宜輕售使老兒既得其一卽復市其餘誰得而禁乃誠
心不欺若此世寧有若人哉

張知常在上庠口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出發篋
取之學宮集同舍檢索得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
至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嘗謂公遺人以金人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卷一

兩

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吳邑處士張孝初中年無息娶妾圖嗣有媒姬來言一舟中有
二女少年姝麗願爲偏房聽人擇焉翁信之遂以支物定婚
至吉日忽疑令人密訪之人復時尙未瞑始知某教官某卒
於某方公廨而家口遠隔桑梓必售一女方資路之費張
乃謂妻曰汝可與同宿教官之女既已知之矣而可抑之以
爲侍妾賤類耶乃育如已產選良士嫁之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集

居家第二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鳳施菁陽邦直侃會試北上邦直之
兄邦顯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
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料理之一
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殺截不腴烹
調失節耶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
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公果啜羹加餐邦顯
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連伴回已復聞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二

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余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願拔濯
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
冠正須從師讀書過節日放假與群從歡笑晏樂其事也今
吾侃第大事不可已者吾嫂孀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
事界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乃牽裾出慰解之迺止呼
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
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第不爲甚苦而至於泣
下其愛友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薄俗矣 以下見開

紀訓

鄧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

二極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極乃其叔父之居也適叔有宿
通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
千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何故翁歎曰噫
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
公廼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遲之據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
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
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吾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
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名道
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侍予告歸構草堂於先塋之次讀書其中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二

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守令往造
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鄰里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嘗有
李某併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署其尾曰昔唐尙書家亦
有是唐報家人詩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
向舍元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勿
爲唐氏子孫也公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
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恃入者乎
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
水間於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則燕族人爲家
規誦於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

者皆有調值歲祿族阻饑鬻玉帶買穀賑之常效范文正
置義田以無資未就公居鄉忍讓敦睦類如此 以下先進
風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忽遇雨雪泥濘夜至旅舍宿憊
馬卒寒苦卽令臥於舍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
急得浪驅馳凡繇父母皆爲子小異間閭我却誰事在世情
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
疑又爲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回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
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高魚渾道體九
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雛將近會見梧桐月影圓卽公家
食時其志趣如此今當費家子弟鞭撻僮僕不知輕重恐
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二

半

董大叅公樸泰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貧遣僕候公宦邸公
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祿餽殍塞
途舉人日募工殮殍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簞
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
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
爲者闢然然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
甚矣其書尙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
及家私也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

造謂焉忠宜留之飯飯麥精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公大感
省終身持雅操云

張少泰公繼孟字子醇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
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居旁建茅屋三楹整
池爲橋植竹數竿額爲一笑亭日賜咏其中禁足不出客至
第肅至皆送亦不出門即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於勢利紛
華泊如也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尙書皆海內宿望嘗
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山蔬果杯酒三五巡
卽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
一飯勝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魯旣第登
仕揚州府推官續行侯調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
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卽
爲此屬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喚爲不祥語古道
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無以爲殮其子以計聞於諸同年在
京宦者得購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嘉靖乙丑我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閱示
監場侍御已出示下許舉人進棚內開走捕者因執張從一
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我御史大
夫人也任縛去旣而釋之可見莊僖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
僕之關於教也 以下見聞雜記

亞卿陳公陸餘姚人親身清謹教子有父風焉嚴飭可法其所
不易及者家人不知何等樣約束來冠履衣裳俱似山中農
家人不知爲陳亞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揚之予曰何
可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家人走城市滿面便帖了舉人
樣子何曾帶得些些樸實來此風俗澆漓淳厚所關余故有
感而書之也

吾湖沈異洲先生工部亞卿鏡宇公之封翁也家教甚嚴子孫
畏憚每夜膳畢子孫俱集燈火下聽教必至深更寒暑無異
一日李子過訪留飯先生安席鏡宇公居長執杯箸送先生
至賓相對四子俱侍自始至終並不聞一咻出聲其家法如
此可敬可法

余少聞先贈君云無錫有一老人富歲除夕賊穿壁入其室老
人起而執之則鄰人子也老人不號於鄰私語之曰賢姪何
至此哉汝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爲之耳贈百錢
爲度歲計又贈數百錢爲資本頓首謝去愧不能居故土遷
之他方頗有樹立越數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見一人
繼其門呼同舟人爲擡至舟上棄之河水而去又踰年再訪
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
兒開來竟不得其死蹟兒伴得免施者報者蓋兩付之忘言
云

婦德間行非出自天成則父母訓誨漸染所自來也予兄東野
繼嫂吳氏靜正簡默婉委柔順事先贈君最孝自奉甚儉款
客惟恐不豐婢僕有過不見聲責平居不輕言笑言必出自
誠直雖導以誑謔弗屑也東野兄當暑月飯嫂每從旁輕扇
予偶及見答予揖仍扇弗輟也自少至老與兄未嘗有反目
時

萬歷元年五臺陸先生先祖爲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竿鉞
作褶紅其裡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且次日召跪於庭
下刺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陸平先生訓守
之嚴近日應仕之家不可復見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二

六

趙心堂爲南刑書當巡撫時余遣家丁同沈三石象丁候之於
宅心堂冠帶出見二家人送近地僧舍安置已而作書答禮
家人告辭心堂仍冠帶出親授書致謝余辭家丁趙爺或有
客至乘便冠帶平家丁曰此時俱無客心堂可謂以禮自處
以禮處人者矣敬其至以及其僕豈人所易能哉

家有仁義道德則其富不驟其貧不促自然氣象悠長若無仁
義道德則其富也勃焉其貧也亦忽焉不佞蓋屢有驗之矣
友人內子赴京奴僕甚衆有力者催驛一奴任烹飪乏力竟
步走三千餘里隨行主人下之顛是豈有人心者之所爲乎
此所謂家無仁義道德其貧忽焉者也

古人重世德重家教二者兼得子孫必不淪落卽淪落必不大
狼顧余目見呂通政公希周湯通政公日新嘉靖戊戌狀元
吏侍茅公瓚三公歿後子孫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
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其或寄食親友者有之必
其世德薄家教弛也有志於持盈慮後者可以鑒矣

相國少師申公少與吳江金生栗岡者同筆硯曾有婚姻之約
以甥子不果金生卒相公歸田後念金生欲以孫女許金生
之孫其媳難之相公夫人諭相公意竟許焉相公躬送孫女
於金厚其嫁資一切禮幣皆謝不受君子曰念故不遺門楣
不計而厚嫁薄聘相公可以風世厚俗矣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二

七

丁美浙江諸暨人兄進洪武初遭誣被逮笑度兄便且詢必不
免白於官請代行進曰事在我汝何與焉進方欲往笑已赴
逮所矣竟編之徒官以死同時有黃彥輔者其從兄彥實坐
誣州司追遣將行彥輔慨然就械以往而其事卒白鄉人皆
義之於死者尤加悼惜焉 以下厚語

卿堃爲按察副司有聲其父家教最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父
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濯物以
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污我卽封還以書責之繼爲府尹益
勵清操聲價甚高

御史夏公幾字德乾吳縣人世居閩閩城外秀才時父嘗欲客

夜坐憑牕以觀通市月陰中見一白哲少年醉行父曰何家
郎嗜狂藥若此逼逼叩門乃公也父置不言其後登甲榜省
親回及赴選父乃戒之以前日事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爲
河南道御史時焚黃先坐巡撫奉公親詣坐所奉酒半卮以
慶且曰榮先矣可飲此重泉之下樂有恩封雖少報其戒無
傷也公竦却先是居鄉不蓋不與徒步如常人水行必以二
葦小舟除謝昨元旦之外無踵公門云

陳簡討繼幼孤母某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
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得其狀復徵行至其鄰家樓上潛
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盜從後趨匿竄如

楊園生全集

近古錄第二

六

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簡討
遙望見遽擲盎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
覺動容稱歎卽以上奏旌表焉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圓也徐富而鄭貧皆
敦義睦貧者不詔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縷不入
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
爲已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已子
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已母也家畜一貓一犬貓爲人所竊
犬取貓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人

江西永新劉侔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泮
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歸道中皎然不涅逮
歸家婦迎門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叩女女言本富族今舉
室莖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
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戚皆絕形
迹復載來劉命婦著視爲姪婦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尙無
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
侍中櫛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辭室旣而生二
子長卽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楊園生全集

近古錄第二

六

張大化泮西廣德州人少聘管宗正女旣而其女雙鬢管氏
母謂張宜別娶張辭曰此吾命也矧其女誓於目不替於心
奈何嗜色無行乎遂娶焉卒諧好終身生二子長一鶴任杭
州府於潛縣訓導與余同官一日一鶴夢其母至負之入衙
偶以語余淚霑霑如雨余亦爲之墮淚一時傍觀者不知甚
嘖異云

沈鷺者海鹽孫君白峯之僕也嘉靖癸丑倭夷突至海上孫君
老且憊矣走不能前倭夷迫逐群僕悉走遁鷺泣口執隨吾
主人棄之去乎相隨扶持竟遇賊縛孫君索其銀加於額
鷺長跪叩頭號泣告賊曰吾主人老而無子且又貧甚如勿
吾至請以身代賊卽加於鷺鷺顏色不變賊亦憫其情竟

舍之去孫君名肯堂爲學博以義正家以道進士待諸僕有恩是僕慷慨激烈甘心白刃卒與主俱免若士君子樂節於利害之衝者視儻有愧色已

范信者崑山龔泰家奴也泰貧鬻信夫妻於常州憂難潭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所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於塗信見故主泣拜於地延至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至此信心如割懇望容留則吾夫婦不惜傭力報主新主義而留之信俟農事稍閑卽肩負小販往來村落市賣以取微利妻則日與新主傭工夜則紡績給故主之養迨久不衰乃死信夫婦痛哭服喪而葬之

近古錄第二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集

居鄉第三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某所知比赴閩泉過蘭谿特晉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瘍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年過七旬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翁曰固然第吾章楓山先師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輜其姪朴菴公孫及竹澗潘公希魯俱守此禮吾其敢違乎所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規巍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里閭者果何如耶

見聞紀訓

楊文貞公士奇

近古錄第三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叅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窠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鷄束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余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余觀文貞爲此良有本末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

風

以下先進遺

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余同年尙德恆爲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於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爲解之以同年故嫌於比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固知尙令必廉潔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尙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已余歎賞公明決而能自克若此時時爲諸公卿道之凡爲鄉縉紳者當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三

牛

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此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跪御史俯伏階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關人辭曰適聞弔陸尙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迎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子至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

章文懿公懋年未及艾卽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卽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廳以居終制赴官世廟初進南禮

部尙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尙非也聞薛文清居家留客止用鷄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居家客至必留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王文成公守仁養病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醇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驅屬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與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璋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三

王

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某羹麥飯信宿不厭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嘉靖初紹興有三尙書韓公邦問王公鑒之及先生也王與先生父游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勲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從人俄報韓尙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余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先輩自居先生欣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

王端毅公恕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恐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

不問價平八十餘萬應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
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刻俗學而求合於聖賢
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卷又構玩易軒討究
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老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
忘交儼不殊也

董大叅公機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
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於公曰公素習我良善望活
我公由汝固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公徐撫
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以詩賀汝尙在否
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別作字也其人持詩以見郡
楊國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三

字字覽公詩卽嚮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
釋之其見重於時如此
王符鄉公汝訓父封公家饒於資足侔素封尤善綜理每晨起
握籌課算計盈縮或至日晏未食資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處
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鑄備備爲意外防
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觀其然必
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論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
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者莫如身至切於身者又莫如
心也大入以多財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
身何爲者哉古謂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

至愚不肯不能顯揚大人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喻一
盡招其族里諭諸風貨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
屬族黨之登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從
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
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雅望煒起士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
仁里而戴其封君爲仁人君子曰符卿純孝哉顯親至矣

余嘗謁徐文貞公階刺方入其門穿衣束帶未竟而公偕長
子太常少子尙寶君已出二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
童子焚香盤食枕啜茶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率真若不覺其
爲貴人也又一日公款余中堂呼余曰臨川我告假一進余
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不出一茶之頃乃卽出曰發一友人
書作副啟數字故失陪八十元老告門人第子猶稱告假謹
厚與常也湖廣廖明河先生道南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
語廖事必稱廖明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古道如此以
下見聞雜記

友人同胞兄弟不睦第余同年友也一日兄招余飯不遵第還
童子固請余余語之曰上覆大相公不請二相公吾不好來
得童子去竟廢遶而罷想其兄覺悟也又一日訪其弟訊曰
向來與令兄和氣淡洽否答曰這幾時不通往來倒好余正
色諫曰兄誤矣凡兄弟不睦畢竟爲第罪過居多卽無過古

人更有許多宛轉求和工夫若自以爲是兄讀聖賢書何用
年友默然不以余言爲罪卒兄弟和好如初

余少及見蔣恭靖公瑾入郡太守鄧公以下俱送至大門外公
傍站西向太守以下面北同揖其儀畧如師弟子然此嘉靖
庚戌年事固太守之重公亦公之能自重使然也公器度能
容一日施連川公某在座里有無知者呼公名署及三門
將至廳事罵尚不絕口也公命家人曰若醉矣勿較汝諾若
罵四品以上官有罪後勿如此連川公歎服之甚

文衡山先生徵明戒子孫曰吾沒若等慎勿爲吾求入鄉賢祠
子孫問故曰吳泰伯孔子所稱至德季札才近伯夷公子中

楊園先生全集

古錄第三

天

之最賢者二公儼然在上吾安敢濫廁其中耶先生不居已
以賢而賢卒爲人所稱其可不重也乎哉

楊尙書公壽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溜
桶出公庭家人語於公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
其址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隣翁生兒
恐乘驢驚之徒行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守墓
者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爲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
之度量寬洪類如此 以下厚語

朱文恪善自遼陽放歸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爺
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蒿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

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取其值

劉緒楚之崇陽人里中豪有斂閭左人產者緒不平數備之目
間以摘之人豪怒構緒邑令令與豪有嫌乃捕緒寘獄榜苦
之三月緒不服釋之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爲豪餌
益課責子業嘗鬻病家人償之如恆不緒曰豕實病歸其半
值家人有拾遺斂者緒聞其爲鄰婦遺也亟還之至中年而
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屬大饑穀石一金減半而糶弗
及者人與穀一斗無責報也環緒而里靡不衣食緒三族無
併日而費者子景韶成進士授潮陽令還里母汪安人泣語
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幸母一切枉入緒阿之曰

楊園先生全集

古錄第三

天

令安得枉人令自昵豪耳聞潮陽倍且十之汝無暇豪何顧
枉也

王用紹興衛百戶永樂初領海運過島中救破舟者數十人令
登舟其人皆饑久病甚舟人慮爲害難之用仰天自誓願以
身代遂有神語檣燈之異不一日即達直沽矣

溫處士四川華陽人讀書尚禮隱居不仕業醫以濟人每時有
疾輒輒令家僮負藥以隨日走街巷延門療之不取其直所
全活無算一日有窮鄉之人入門告其妻病甚欲求醫治具
詢其症曰此病非藥百帖不愈聽我則活矣其入乃以銀環
一雙留爲藥費公直受之曰但欲藥卽來毋煩再費也既而

藥盡百劑果愈其人頓首致謝公乃出銀環還之曰我非食此也不受環恐汝不復來病終不愈故以此相繫耳

楊園先生全集

古錄第三

小

桑崇班憐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其人皆得不死歲饑粟人食其粟至盡而止啞乞者乞於虞陽之麓數年矣虞之嶺元武祠在焉三吳之祈者報者日無慮數百千人而春日爲尤群乞長跪道周乞焉乃啞乞不能效群乞以呼綴鈴在手搖以代呼而以右手指其口舉頭搶地目攝唇張梗棘可閤東西行者輒擲以一二錢或至十餘錢日暮積所擲善呼者反不逮啞於獲最少者又分與之遂能雄於群乞間而聽其所前却群乞窮行者多

索錢啞至輒揮以散啞前後積錢可數百緡遇途不治者梁且圯者輒捐錢助其役隨乞隨助不留一錢一夕夢神界以粉丸大如鷄卵命吞之厥明能言矣余嘗偕陳太常山行啞連呼吾二人姓連拜道左棄鈴不權也余怪而詢之則曰乞胡姓章乙名也梅里人也述所夢甚悉然舌猶木強不可了逾月遇之口吻益清利顧似僮父語不類吳音噫亦異哉夫啞天譴也又不能自活而假於乞亦何藉而爲善也以勞且得錢而以慷慨散之散以利物錢得所用此其一念天實臨之矣母謂天無知小善無益也

馬中子孫樓傳

不賦南豐人嘗與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與其子

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憫問其故曰欠青苗錢限滿無償官司鞭撻已極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修俵數爲納官其人得釋

宋人

方伯吳南溪先生昇海鹽人先公執友也處心正直制行廉義嘗構一居溪上庭有塚焉其子孫已無立錫矣欲售之先生曰死者之塚猶居者之屋室也吾居於此塚亦何妨於我與其去之孰若令死與生者皆安也卒不售先生元坐萬卷樓中披覽不倦契悟既深率屢尤篤塚壘然在庭弗計也人咸稱先生澤及枯骨時或扁舟訪舊徒步市井混迹漁農間一時騷風悍習爲之大變鄉人至今德之

楊園先生全集

古錄第三

小

楊文貞士奇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皆病悉勸公出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卒之病不爲害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建無遺骸焚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至耳壞而不治不可謂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懷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塚售人者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集

居官第四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一麟寬仁廉儉出自性成至興廢舉墜與若家事雖造作紛選民宴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不能數也及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錫修坐船北行錫修完公携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備具問其費幾何錫以十兩對不信密喚各色工匠查實用過二十兩為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值四兩有餘錫謂曰爾賠十兩吾已知之今以此償爾錫不敢受公笑之錫遂受之

楊文定公集

近古錄第四

其間正復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別謝扇墨謝其勞可也何靳此耶公面頰發赤亟喚錫至仍補銀四兩錫愈不敢受公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錫乃受之吁即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楊伯起之天資而又有樂羊之內助宜其持身泣政大過於人也 見聞記訓

楊文貞公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即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符一日早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疑擔荷甚重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奏諱步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繫國事如此 以下先

進遺風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叩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對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誦之再擢為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報知己云

楊文定公集

近古錄第四

劉忠宣公大夏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部主事已為職方郎時營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務尚書余子俊悉倚公盡才望燁著特權瑞用事遣兵侍缺欲援之起補尚書亦喜得參助已數趨之造謁且擬助之贊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固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為言乃出參閣藩其恬於進也如此王忠肅公翱為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信任仲孫以庶入盛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倘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婿每迎固不遺恚而語女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恠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擗

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婿竟不謂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鎮守遼東某亦循法守禮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收督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帝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固知其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皮襖中紉之後還朝太監物故矣求大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毋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價二子心計公無從辨我示故人意耳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爲屋券列價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畢姓者行跡

楊國生金典

近古錄第四

公嘗折抑之尋公遺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澤使謁侯於江都具饒致慰慰公嘉其誠欺擇受數佐以爲醢醢也既發用之則皆棄穢單蓋藉以抒夙恨云乃公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還方詐爲邪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先指揮者踪迹其所往執而訟之於公公竟不較爲平其訟而遣之淮陽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如此

豐布政公慶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諭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

陞本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著於都邑一日行郡有一知縣董某不飭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饋之驗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屬子以告公徯曰試然之乎屬子曰然而不然也公又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亦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鄭瑞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饋金首飾盛饌以薦面上

楊國生金典

近古錄第四

覆之若公直以爲若也受之入夫人手擬某知之而頭擊之亟擊析請公入以辭公公適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若覆篋如初出坐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乏若故拜君惠願入內詢之蒙尙有餘若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太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於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郵筒中具揭託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卽公移將發不收且告誠之踰時公轉大衆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庭階概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愧將種第汝年少更

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林司寇公俊篋仕刑曹陳白沙獻章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時奴僧繼曉挾近伴梁芳以秘術進蒙殊眷公上疏請職繼曉而黜梁芳憲廟怒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請姚州判王瑞毅在雷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叙復南部孝宗踐祚廷臣薦擢雲南憲副俗崇釋信鬼鵠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幼積薪伺之雹果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通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散撤其材斯之肅皇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四

撰呂枬宜用輔德云

吳司空廷舉字獻臣篋仕順德縣與白沙陳先生遊鄒立齋以直言謫石城吏目敬禮之有權璫市葛於縣公用共價買二疋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即還金且葛雷厓也璫怒取金去蓋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

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而款語之公對曰辱主官非奉舊例新恕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件逆違被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璫誅復用累官至南京兵部尙書即疏歸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軍上乃呼而屬之公歸婦安養笄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唯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其亟持以歸亦不取值矣繇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尙書白首縣興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題之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四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買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至鳴鐸升堂矣司寇視班行曾不在詢其故公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童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即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呼使司寇觀今士習又何如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爲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觔許說一束於舟中屏驕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柬相徵招將爲王廷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我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人卽所載酒肉疏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徙倚水際盡歡竟日而還王公晤余淮上爲道其事余喜聞後遂模之以待同志云唯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尙哉公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較士於廬廬人士至今口

其事云公起復補保定守後嚴太宰清亦爲保定守余每遇遇此中士紳輒詢二公政績孰優一士紳謂余曰二公皆吾郡之名守也嚴之德澤洽吾民肌膚矣若吳公德澤則尤入吾民心髓也余歎美之後又遇一主政主政亦保定人也予又詢二公政主政曰二公清納之節同仁愛之心同明敏之才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者余曰云何曰吳公爲政未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胥吏隸卒外之市猾田畝若皆真過於吳公之心而更無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用此也予爲之慨然歎美者久之蓋其誠能動物矣

次宰陶文懿公大臨余同年同門也第進士贈用官翰林祠爲

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嘗翰林時曾以監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嘆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惡不能贖抵幾一况吾官此開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予往以差出京縣京浙越寧家縣家自越還朝報命往來凡幾千里或繇陸而與所用負載夫役不知若干人或繇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疇鵠衣裹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值長途溽暑觸胃炎蒸或遇短景嚴寒侵陵霜雪因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孽皆繇我作能無惕然乎予聆亦爲之悚然數日中心識之不忘公儻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受其賜者惜夫

我鄉凌公約言因閱午塘先生始識南梁呂先生本於都下凌時未領鄉薦也後數年始入南雍肄業呂爲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合呂入內閣凌執官銜帖子謂之呂趨迎回何以奎爲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座凌固辭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使吾傍坐耶令從者堅持其坐不能動凌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何止加人一等以下見聞雜記

項襄毅公忠既沒子孫多貴顯者說者謂其陰德甚佳故遺蔭

至此予謂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居官者能體天地以治民
全活衆多則天必佑之此德之常非倖致也公以景泰二年
遷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擒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
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據家理慎毋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
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得奏報輒發倉
以賑之全活者以萬計滿四反公以計誘其愛將楊虎狸爲
內應竟擒滿四斬首七千有奇進右都御史京畿大水勅公
巡示公自發廩外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布牛具各萬
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有大功於朝廷若此其食
報於天宜矣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四

九

余嘉靖乙未卒業南雍時大司成缺人司業馬孟河公一龍

遵高皇帝監規行事舉人背監規監承及六堂教官作揖先
生坐受諸生走班嚴肅不能議左右生爲何人一日進諸生
於廂房而教曰我年三十以前全是禽獸不是人至四十尙
出入於人類禽獸之間今日庶幾免於禽獸矣爾諸生當友
時自勉近世士大夫自責自訟不隱其過未有如先生之真
切者也

太守呂公盛之治湖也素以信治民如金石堅不可易而民亦
信之當湯麻九之亂黨羽甚衆殺人頗多罪在不原已奉朝
旨欲用夷族之條矣呂公曰第緩之候我親往觀其意向若

何公果傳信入其家麻九列兵仗開轅門以迎呂公不隱忍
直示曰汝罪不赦汝麾下某某等皆不赦汝若自首妻子族
人皆可免死在我身上擔當麻九頓首伏罪太守行卽隨太
守後到府同數人繫獄後俱解京斬市若無呂公地方屠戮
之慘未易言也嗣後四十餘年安吉江天祥者勢不及麻九
然已白日殺人官府不能制告師唐一菴先生樞亦單身入
山諭之告以罪大極死長繫而免其妻子天祥悅服卒論斬
前輩人作用真有不昉及者蓋如此

蔣恭靖公瑤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彼誣者公潛
戒行杖者曰我命汝咎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等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四

十

被誣者已而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先輩圖機應物類如此

洪武間蘇州太守姚善安陸人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屢請郡賢
容求治道隱士王賓居陋巷善舍車詣門賓開門延語及賓
報謂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先生奕避入太湖善戴
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見者歟錢芹者自守甚
高善願見不可得使人先導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
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引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
於學宮也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芹授以戰守制勝之策時
猶未有靖難事今蘇州有三高祠卽王韓錢三公卽
萬歷辛丑春三月翰林檢討朱國正拜南京國子司業戒行不

佞送之海上因講師道立而善人多立之一字滋味甚含
苦有關於世道公此行於他尊官迥別不可不思所以自立
也若看得立字淺時難道許多尊官大吏一向只眠坐不成
平涵深以爲然時有杭嘉二郡生列坐聽余言而訝之想以
爲迂濶不近人情也

裴忠靖公原吉字惟詰湖廣湘陰人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
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嚙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
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
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吏盜銀酒器數事
爲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仍與所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四

七

盆杯一遣之吏感泣而去嘗有舊吏汗公金織賜衣懼欲逃
公曰汗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視匿不敢見公論之曰物
皆有壞我未嘗惜此慰遣之冬月出使至館長發館人烘襪
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時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
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者棄之而行館人泣感曰
他官無如加播若此者平生幾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
文書呈押因風墨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
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館請罪奏云臣不謹墨汚精微
文書上命易之以下厚詔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楊時有見放紙蠶落公

帽上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勿怖也有婦樓窓瀉水誤澣公

示從者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謂公太褻公曰吾非好
名婦誤耳夫則何辜公薦爲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間有一
野僧狀甚潑野大肆罵詈舟人庸忽以告公如不聞少頃復
罵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即命放舟次日一主事
亦泊舟其下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筆楚僧詰奏被逮詢之乃
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必有所
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潘姓者以牆址小差俟公出加以
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卽以少長論之恐非理也卽讓還其人
大慚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鄉人以商至金陵顧先施之其

楊園先生全集

近古錄第四

三

人大恐伏於床下昔人以量擬滄海若公非幾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清往文廟行
香偶酒家酒標掛低掣落官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
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曰
爾所居是上司來往之地今後酒標宜掛得高些徑遣出仍
令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蓋出於天性不假修習者

近鑑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里有二子性敏慧能文字十五六俱入庠序人皆愛之然好色不知自愛一婚之次年死一婚五六年亦死俱無子妻少亦不能以節行終

烏鎮某氏惟一子年弱冠一夕逆僕弑之而遁其家遂無後或曰淫僕妻而僕憤故弑之或曰僕通於寡母幼主知之度不免故弑之

里有富人無子陰取他族子乳養爲子後妾生子分出之然家仍厚篤愛妾子飲食衣服惟恐不適其意年十四五厥父歿

楊園先生全集

近鑑

一

里之塾師每歲爭得之以爲徒以是市井匪人咸與遊十七八取妻二十餘取妾遊冶嗜賭豪家奴利其田宅以金資賭伺金盡索金償以田宅故不受要其酒食與其妾屈意事之然後受如是者不一二年田宅盡妾爲豪家奴所賣始爲窮竈後從群盜行劫死於獄妻他適生母依他族子以活富人從子亦有家數千金始亦無子妾生一子珍愛與富人子相類父耄逆節屢見因令學買不成與匪人交益厚家益廢父鬱鬱死嫡母及妻亦死姑蘇買妾與絃歌生計無賴所以飲食不忍言矣

里有兄弟六人三人嫡出三人庶出嫡長早世次爲家督不能

愛庶弟教以善道庶之長陷賭破家仲與叔成立利共廢產而買之產既盡無賴仲年不永庶之長卽誘其子賭家破年亦不永叔雖以壽終然存日子已嗜賭不肖家盡廢六人之後益寥落矣庶之長資性絕人過目能誦二少俱有美質若家督克盡道一門可興也何至賭爲家風世業喪敗子姓駭夷資人歎息哉

有中年取不正之婦爲繼室者身死無子汙及家門嗣子受其虐又有取不正之婦爲妾者始至妾也一再宿妻矣諸兄弗能正也初猶斂謹順門內意漸陵夫夫惟恐拂其意矣漸至夫之兄嫂不敢逆其意稍不當怒罵撞擊大不寧必以禮下

楊園先生全集

近鑑

五

乃已又以所畜婢餌夫生一子人皆疑弗顧門內畏其橫厲莫敢言

松江某相孫某貧乏不能存其故僕尙有富於財者往祈憐恤適春米以五斗令傭者負隨而將之傭弗克息於衢某問傭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工者先祖爲某學士某曰如此則親戚矣如何然兩人俱弗克負荷市人聚觀或與以竹稍共舉歸一時傳爲二宰輔孫共扛五斗米兩人祖俱崇正問相也

有公子者善屬文試諸生高等不自珍惜苟與僕婦通有惡疾遂染之年四十疾漸劇須臾盡落更數醫不治或勸其父以

子有進取具疾廢可恤盡求醫起之父曰夫婦人倫之大受命於父母爲伉儷生子女已多乃上不顧父母下不顧妻子而爲邪行速死何憾竟弗顧未幾死妻亦以惡疾繼死又崇德公子家世富貴求登科不得乃廣交遊崇正間以賢良舉妻死買妓爲妾毒發竟爲廢人適子一人有美才厲志節妾乃說其子父昏惑丙戌爲群盜指名父實其事殺之家抄沒先是嘗舉一孫而殤子婦亦殤公子無依兄弟割田二百畝贖之歲人供妓淫冶之資不給公子饑寒自若冬月下體糜爛不能起人惡近臥敵竹牀爇以火烟蓬勃目不可開爇則群蠅嘯之驅弗去未幾死

楊園先生全集

近鑑

丰

有鄉先生臨終語其二子及諸孫曰治我棺四隅爲大環子孫請故曰汝輩篤信風水葬後長子不第長必改葬次子不第必改葬及諸孫不第諸孫又將改葬環具貫繩平舉首轉側骸骨參亂耳後果以堪輿家或云利或云不利改葬一二次最後改者咸以爲利旁墓居民以爲不利構訟居民弗勝乙酉墓爲所斃不忍言
海寧某氏既葬其親矣堪輿者謂未得穴法改葬焉改後弗利復改弗利如故復遷力既罷方寸惑亂不知所從竟弗克葬歸安貧士將葬其母營四十金買地地既得他堪輿謂不吉置之更買復費四十餘金力大德葬未舉而身卒

有富室患盜募拳勇數人備旦暮之警且教其子習技較力拳勇者謂主人衣冠客何濟緩急不若以金錢結市里有脅力者爲心腹主人然之乃令其子引無賴少年與友一日父督子過子舉拳中父頰父仰跌良久得甦知不可保然悔已無及鬱鬱而死

海鹽故家子幼孤母撫之及長急進取典祖祠得二百金行賄有司試高等補邑學生後赴鄉試得舉年少壯謂富貴可量費益侈漁非義及稱貸計數百金然家力頗訕矣會試還道病死賴親舊僅以喪歸老母遺孤焚焚相倚也

歸安某氏世世富厚人亦長者至某才智自高好以貲干進試

楊園先生全集

近鑑

四

諸生高等遂深結有司及郡邑之豪名曰支門戶實陰爲奸利也復爲子營科名二十餘舉進士身歲貢考縣令職益驕橫浙西龍邑無日不至探知獄訟可關說及愚民可恐喝得金者罔弗籠取三吳盜起富室危懼乃任招安收群盜爲用家彌富子任部屬醫科事露棄市妻發配夫婦子孫竄絕域家抄沒後復營還鄉方將肆惡瘍發於頸首墮死
歸安一書生甚貧困二十餘未有室家里中業口者頗溫厚妻以女資讀書成進士後爲御史起家數十萬嫌婦翁微賤竟不念舊德覆以怨終鄉里薄其爲人死纔十餘年家業盡破子孫不可問矣

萬歷時有兄弟三人皆舉進士兩弟謀曰仕途榮落不常吾家不可趨一路兄弟分門互相援引此衰則彼盛慮無不顯達者其兄已入東林一入浙黨天啟間魏監用事一人遂趨魏黨一官至兵部侍郎一至中丞一至順天府尹勢傾一時賓客盈門奴僕豪橫數十里以內凡可加以勢者罔弗加陵弱暴寡之事日以益甚一罷側目莫之敢撓崇正間府尹入逆案無何侍郎中丞繼沒嚮之被其戕虐者群思甘心焉訟端大興諸子惴惴不克全未及二十年他人入室田業易主陵替弗可言

楊園先生全集

近鑑

五

有縉紳子自以能文又見宗族親戚往往賄主司得舉遇鄉試

必潛買關節然卒不遇復爲二子營進取先世所遺膏腴之產利便之宅約三四萬金無不以是廢饑寒及身兄之子依所親家頗給一旦效之亦廢千金家尋破

故家少年某再娶隨嫁婢黑而矮某與私溺焉將以爲妾妻歸寧從父母計嫁之某聞悲憤不已就妻家大反目必欲返婢婢母不孫益憤病作死妻家若彼夫婦一以昏惑短命一以嫉妒早寡均足爲戒

里有少年小員才智習佻薄好以誦號贈人及捏造歌謠談人

隱事人惡之未及三十身死妻他適遺孤亦殤

崇正時首揆冢宰俱烏程人引諸親黨列津要尙書禁省巡撫

御史遠近數十里內往往而是子弟陵官長奴僕恣向豪第宅壯麗田園腴美蓋不足言當其時單門重足細民垂首側目非朝夕矣乙酉變作湖濱之人千百爲群負耒荷鋌大呼報仇懷怨之人翕然從之各集所怒毀門垣索子女舉火殺入幾及一月昔之勢家逃匿無所勢定之後思保門戶則不顧世澤亟營科名欲肆陰謀則假託義聲潛通山海無不麗於密網殺身沈族男女放徙者十已四五幸而獲全猶復賦役不支相隨犴獄至於通藏竄伏流離以死不可勝計已首揆之里徒見丘墟冢宰之孫爲丐爲奴者有矣嗚呼而謂無天道乎

楊園先生全集

近鑑

六

歸安茅氏自鹿門以科名起家兄弟三人伯服賈善籌畫季力田精稼穡鹿門其仲也各以多財雄鄉邑廣田疇豐標宇多僮僕其家風也然治生有法桑田畜養所出恒有餘饒後人守之世益其富科名亦不絕四五世間惟長支子姓漸少家業浸薄中支世業雖損博學能文之士不乏也少支方伯繼起子姓益繁於前有光矣族人仿效起家頗衆雖無顯爵名賢而阡陌表冠爲百里著姓矣二十年來敗亡畧盡昔時堂戶固不卽墟廣陌無非荏葦入其故里惟族之貧者一二存焉論者謂吳興世族之亡各山自取惟茅氏固於賦役盜賊之興徵求之暴皆非自致視諸姓最無罪竊謂占田之廣祖

宗必以兼井得之桑梓窮人不得耕其先疇者衆矣惡得無
罪子孫食租稅擬於公侯未嘗聞有厚澤以及於人至德
以修諸已亦越幾傳福慶固然宜竭至其亡也視諸姓爲不
烈或亦土物之故與論者又謂鹿門之後世有罪刑近復史
事被戮本乎白華樓著述好惡取舍徇於私以是爲餘殃也
此固幽昧不可知然克全尙衆黃氏之烈傳播東南亦門戶
之光也鹿門之甥爲顧侍御爲富大畧慕效茅氏豪橫過之
關土雖不及占田已侈科名世世相顧頑也跡其敗亡與茅
相先後勢則較重歲貢賦錢男女桎梏相屬幸者播逃不可
踪跡方其盛也豐阜樂逸爭羨二氏比其衰也寔穢之場
楊園先生全集 近鑑 七

肉耳市酒肉與飲啗然不能常得卒以腹痛死

有前輩長厚好義人也特緣家世富厚豪奢之習不能自克冬
夏之服各製百件貯箱篋每服其一卽更製一以補其數身
沒子遂貧有寒無絮暑無幃者矣

上都陸氏世富厚謹愿其後習於奢逸爲廳事制踰士大夫他
物稱是常饌爲炮鱉鯨鯉之類恒傲他人以所無不久子孫
貧落廳事毀廢一二年前過之門宇牆戶存者十一竹木斬
伐亦幾盡

一友早孤性喜自遂好精華書室器具家所延師必庠序高等
恒時譽從游常數輩他姓子附學其間多有就唯至人堂業
不力爲求博士弟子猶弗得室中掃地用鷄毛帚拭桌以綿
絢黃錫卮時砂壺張銅鑪各構至十餘事其一端也室甫就
未一二年厭居之卽拆更爲木工漆工金土之工往往不絕
後竟貧窶無賴更爲僧然徒禿其首緇其衣禪家之言亦弗
諳

喪祭雜說

楊卿張履祥念芝氏著

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倡優下賤莫不三日或五日輒召僧道作佛事名曰慶亡至於七七百日期年再期服除及七月十五以及十周二十周年亦莫不然名曰追薦禮制無此門造之習聞既久至有卒哭小期視其家之貧富以為豐儉而大祥禭服之類反不識其名義者數有不作者鄉里親族共非之以為薄其親也其非禮義志誣惑先儒論之詳矣不具述即以財論入子之喪其親衣衾棺槨凡附於身者必誠必敬猶所謂無財不可以為悅者也佛事之費富者數百金或數十金貧者亦數金何不遵此以厚於送死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之具不既無憾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曰富者餘於金錢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又不然人子之喪其親哀痛惻怛無窮之戚猶當自節以禮踰禮者不得為孝今以非禮處其先人惡得為孝乎適見其愚而已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易以禮猶不若戚也况非禮乎徐節孝廬於墓側臥苦枕塊綴經不去身伏塚哀號呂溱造廬不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嚮使鬼神中夜聞之亦須為之泣人子即欲動天地感鬼神亦致其無窮之痛而已僧道不能代為之報也或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神也而以僧道禱祠亦悔過之門乎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脩德行道也何藉於僧人道士

之薦度如其多行不義而死也為之子者改行遷善以蓋前愆易所謂幹父之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惑即曰有之僧人道士自作孽不可活而能為人解罪乎推此志也莫若於親存之日論之以道使不陷於不義則孝孰大矣

俗以初喪作樂曰以娛尸且迎弔客也夫樂者樂也親喪之日樂乎不樂乎其為非義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縉紳之家亦多不用而里俗無不舉樂者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事之有無不可知皆知非之親喪之日舉樂於家則不知非習俗錮人甚矣鄉里愚民無足責獨怪夫遊庠序之人而亦為之也家禮代哭自是五服內外之人更代而哭以節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二

哀也慮人子不勝喪非以為文也世俗乃用婦人替哭本無哀情強之使哭抑非矣

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昏禮有之俗以用之初喪凡來弔者主人畱以宴飲甚至縗麻以侑酒歌吹以燕賓恬不知怪非徒不怪而已且以酒肴之盛賓客之多相誇美有不然者至來責讓成怨咎使為人子者輟哀痛之情以周旋於賓友薄送死之具以盡力於豆觴此尤風之最惡者也論語曰君子之於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禮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即此一事既非所以自處復非所以處人程子堊其父大中大夫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無陷人於惡凡喪家以酒食待人與

人過喪家飲食均宜切戒

禮曰弔喪不問賻蓋重哀也其有賻者或以布帛或以車馬或以珠玉飯食罕以佐送死之具而已今之弔者重者致牲體之饗多陳粗豆以侈美輕則紙錢束帛以爲文紙錢非古也牲體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各有禮制不可踰等以干分義况祭從生者子孫之於祖考猶然而況餘人今與同志期車馬珠玉不敢用初喪則以布帛材木泉漆之類將葬則以輓石明器之類造者辭殯則致案盛牲體之屬或遺以金錢或佐其封樹或襄其祭祀寡兄弟則爲之治喪乏使令則爲之執事富者以貨財爲禮貧者以筋力爲禮要以稱哀爲不虛靡量力以饋度義而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草

乘喪嫁娶俗多有之至於縉紳之家亦莫不然甚非禮也乃其言曰男女及年三年之內不便婚嫁故及喪之未發遂其昏姻庶無怨曠之患又曰造次行事可以簡禮省財夫婚禮萬世之始不可簡也至於儉美德也昏姻論財人知非義何時不可從省而必親喪之日假辭造次乎若夫怨曠之說則悖逆尤甚人子之喪其親水漿不以入口杖而後能起哀戚之至也斬焉縗經之中而使其遠室家之願是人子於親不得有一日之喪也宰我以三年之喪期可已矣夫子貴其不仁無一日之喪可乎

魯文公以禫內幣春秋貶之書逆婦姜以爲喪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也而況以喪娶乎昏禮既內幣有吉日婚之父母死免喪而後娶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家禮身及至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婚注大功未葬亦不可至婚期功猶不可而況三年至婚猶不可而況身親律法不赦載之甚明十惡不赦條注日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置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皆由習俗相沿禮教不章莫知其非也自今以往父母宜愛其子弟毋陷之於惡其子弟亦宜自勉毋卽於大逆也

謝弔禮無其文時俗行之殊乖於義孝子三年之內不離喪次乃斬焉縗經匍匐於道途市巷之間以爲恭儉可乎況肉服不入闔門士大夫居喪輒假此名交於官府是又一舉而數失矣火葬一事歷代所禁然而不止者一惑於桑門之教一惑於風水之說一諉於貧而無財夫貧而無財有棺無槨可也甚者歛手足形而葬之中野不猶愈於以父母之身投諸烈焰乎況今俗之失實不爲此方其焚親之口多其僧道會其親友厚其酒食其費不數倍於封樹之需乎若乃桑門之教風水之說其爲悖謬自古哲人言之備矣愚民惑於鄙俗既無從發其耳目秀才守其八股優不能多所見聞未嘗深求其理耳夫夫子加於其親獨反而求之此心耳忍乎不忍乎孟子曰上世當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

噉之其類有泚曉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遠於面目蓋
歸以藁裡而掩之夫委之於壑其爲弗忍猶如此較之投諸烈
燄慘痛更何如凡今之子獨無中心達面之時乎哀哀父母注
我劬勞乃其遺骸一抔之土不可得子之掩蓋尙爲有人之心
者哉其尤難解者湯子之骨無不焚棄夫禮有塋賜之制見諸
書傳尤多卽以今論越地塋者無有不塋檇李許氏亦有塋墓
獨吾鄉不塋耳古之人壽考多男卽無論今南方之族大而人
繁者有如越乎越中萬人之族多未見稱吾鄉有千人若數百人之族乎以
爲子則大不孝以爲父則大不慈以爲義則不祥莫大焉矣冠
之子恬不知非又從而非人也不亦哀哉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七

風水之說於古無有亂世之書也井田始於黃帝傳於成周其
詳不可得聞大畧衷於孟子方里而井死徙無出鄉則塋於田
畔可知矣由堪輿之說推之豈盡土腹流金乎豈盡土星掛爲
乎當其時國家有道之長至千餘年短者數百年賢才輩出子
孫衆多其民間壽考康樂總非漢唐以下之所及斯時郭璞
未生也風水未有至於選擇時月之吉凶山頭之利害古無塋
書不能考春秋載天子諸侯之塋可推也今之塋者每云夏月
非利而五月則諸事俱忌乃春秋書塋十二公之間夏塋者二
十有七其五月者五其會赴弗及者又不知其幾也蓋天子七
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定制不可違也然則成周之世

何以有國有家歷世久長民無凶夭乎今且不信是蔽之甚深
也未暇多與之辨而爲之正論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使其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其
塋親以時其居喪以禮卽或盡違其害陰陽豈得而賊之如其
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鬩於牆牝雞司晨臨喪不哀不以時塋卽
或盡趨其吉天時地利豈得而福之風水盲陰陽五行多本易
卦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坤文言曰積善之家
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周公孔子智豈出郭璞下邪
抑聖人吉凶同患之情豈猶有所未至而不繫辭焉以示之哉
噫可以悟矣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六

喪久不舉甚者至於再世三世者有之矣其言曰勢不能耳否
則曰貧耳究而言之卽不貧勢卽可爲而亦不舉也蓋由爲死
者之心不勝其爲生者之心愛父母之心不如其愛子孫之心
是以莫大之事竟置度外也果能念念實從父母起見則食息
舉興必有不能須臾忘者矣食自不能不疏衣自不能不布容
自不能不榮累居宿自不能不於外然而大惑不解則陰陽拘
忌牽於前妻孀姻諫於後則又從而遷延也
風俗之惡至於沮塋極矣已不能塋其親復禁人之塋其親推
此志也必盡人而不得塋也夫今之飲食而視息者非盡人之
子歟一施一報凡物之情也人親之塋也已則沮之而欲已絕

之墓人不之沮得乎諺曰三吳無義死無葬地卽此一念殃及其身以及其親有餘矣其說始於形家嗜利無厭造爲福利妨害之邪說以蠱惑俗彼此誑誘遂令喪家之惑既不可開隣近之民益不可解大約喪家之惑多中福利隣近之惑多中妨害之惑人居性群相與同此覆載因而小者爲厭勝之法大則至於斷港塞流掘墳縱火以至發久遠之墓戮既朽之屍破家結訟而未有已雖宗族親戚不顧也賊仁賊義無所不至亦可痛矣然見聞所及爲墓師者其家不昌其後不永豈非心術已壞一時之人爲其所惑鬼神之責不可逃乎術不可不慎知士仁人其亦審所擇矣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富貴之家以達官二人祠土及點神主不詳始於何時倣於何義以意測之大約近古墓者遲不出小祥大祥之內極在殯未作主既葬而新作主則請縉紳先生以題之隆其事也喪服不以臨祭故后土之祠以無服之人代之貴家巨室從而緣飾因以顯達者頌行禮人其人爵望亦相稱大都緣是而增加之其實非有定制也今之墓者小祥以內希矣大祥以內亦十不得一二也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其主久歸祠堂將虛以待異日之題乎抑一題再題乎是難以通也至於后土之祠謂吉甬異道乎則釋服固已久矣何神不祀而獨虛此謂姑以循俗乎則未聞不誠非禮而可交於神明者也至有以此種禮數不能解

舉寧久需以年歲乃或終其身而不得葬不大惑乎以上論喪故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古者庶人祭於寢不立廟自官師適士以上無不廟者家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乃吾鄉則千百家而無一也若以爲無財則棟宇之隆第宅之盛又未嘗不庶人而擬公卿也惟家設一廚曰家堂或於正寢之旁室置之或懸之中堂而已然多奉神佛如釋老之宮其稍知禮者則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其兩旁亦無昭穆祧祔之別其歲時祭祀率憑僧人節關稱爲三代宗親而亦無宗支遠近之數此其槩也推其故由於百餘里內賢達不生士安流俗乃習非而罔覺也南渡以來輔慶源黃勉齋兩先生雖寓官於此更元之亂遺風泯如明初程異隱先生官學遠方而又殉靖難之節人罕傳述而臨川李公亦當嘉靖之時學者方以通經守禮爲諱未有先倡而講明之者其餘大率溫飽之外無餘志矣其貧賤之士則又阻於力之弗能因而胥溺及此也閩南陳布衣與其鄉人講明文公家禮而風俗以革夫風俗之薄莫甚於不尊祖不敬宗而一本之誼漠如也今欲革人心莫大於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於建祠堂其規制大小稱財稱禮無不可爲願與同志共勉之也今按家堂香火之神名義安做至於天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則無義矣以天地爲上帝后土則郊壇之祭天子而下莫敢舉也若非上帝后土則豈別有一天地爲民問通得祀之者至於君親先君手則九廟奉之矣以爲非先君手則方今臨御安得而神之也親則祠堂既立四世主矣又繼

名曰親果何親也先聖先師則自國學以至各府州縣之學以及書院莫不崇祀不應家以資之皆所受業師則固有子孫以時享况乎薄俗人心今日師第則日路人當其生前久矣不復胸臆而謂身沒之後猶置念思有之乎故謂此至之立直是無義人未之思耳

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雖寒不衣祭服明器服之甚重也敬道也今於賓客宴會猶必盛其服備其器苟無焉假於人以飾之而於祭祀殊苟簡是為不知類也徐節孝因見貴官具公裳念曰公裳以見貴官而不公裳以見親可乎遂晨夕具公裳朝母事死事生一也推此則雖貧士之家布衣陶器必當勉勉從事若力所能為則視燕器燕衣每加一等庶於禮意也稱乎

齊戒今全廢即不能盡如古人七日戒七日齋三日戒三日齋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九

必不可已否則喪慢之射何以交於神明乎積漸行之必盡如禮經可也

記曰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言餼餘之物雖父子夫祭妻猶不可也而子孫以奉其祖考可乎愚見里俗之祭未有不以餼餘者是親之沒不得享其子一七之誠也至於遙祀則無所不舉無所不備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此其一也其甚悖者乃用蔬食曰戒殺生以資冥祐也夫生者夫妻子母賓客姻婭歲時伏臘亨鮮擊肥以相娛樂而先人則報以蔬食於心安乎梁武帝以粉麵為犧牲識者以為蕭氏不復血食人苟不忍祖宗之不

血食則特鷄豆肉之薦貧者猶能辦也

紙錢於古無傳或曰始於殷長史至始於桑門之教平家禮

偶有紙錢代幣帛之語今俗率用之終非禮也愚謂若用幣帛

則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且以有用為無用非所以

尊物也帛以依神疑不可廢或者代以紙乎竊聞金華紹興亦

有然素紙之俗而江西祭祀所用亦以素紙一束意或彼中先

哲固有折衷海寧陳乾初祀其先人則祇焚香獻牲案盛醴齊

之奠而一無所焚疑為得禮予家相傳用紙錢今不敢用其於

宗黨隣戚之交亦不復用以弔問請自茲始考義門家規亦不用紙錢

俗節之祭於事幾數蓋清明十月朔既有墓祭獲舉於家則一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十

日而兩有事幾於不誠重午與夏至近中秋重九與秋分近故

也然本乎事死如生嘉節思親之義則又不能已若夫七月十

五則釋氏所謂蘭盆會也俗於此日各修素享此全無義不可

不章

三年喪之內祭有定期家禮節文備具俗率僇僧道薦度之日

如七七百日為之素饌以薦非是亦輒不舉方其祭時則僧道

執鼓鉦鈴鐸以歌唱於前而為人子者從後拜之祭祀用巫已

非所以事親又況甚之以廢闕乎

禮曰士庶人不以他人祖禰祭於寢又曰庶人立一祀或立竈

或立戶今俗俱不祀戶竈者火食之原其功最切於民用不可

以無報其外則祀中霤俗云地庶乎近禮自是而餘義俱不得祭苟祭則皆他人祖禰也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今凡世俗鬼神之事繁宜屏絕雖吳楚之俗好巫覡崇鬼神自古以然在明禮達義之士應不爲習俗所惑也總之移敬鬼之念以敬親則可爲孝子移酬神之費以祀先則可爲順孫孝子順孫雖不求福而福在其中矣山川神祇自有主者其餘人鬼各有子孫及載在祀典莫不詳備無民間求食之理民間亦不得而瀆祀之也上以

論祭

右說多言俗敝罕述禮文蓋其義則已備家禮會典諸書有志者準而行之方策具在不俟繁稱古制然後可遵也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七

至於習俗錮人賢者不免固有終身安之不知其非者特爲拈出使人知其所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復禮之亟云所未備者以次推之

雜錄附

司馬溫公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向歛之形勢考歲時月日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五

葬此地非此日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時日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系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

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
官司馬先述

呂和叔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
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
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
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
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
其急朋友親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
死三日不舉火隣里爲之每莫則執其禮見會子問將葬則
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西

助其事原壤母死孔子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助其事原壤母死孔子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
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難記孔子從老聘助葬於鄉黨及地日食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難記孔子從老聘助葬於鄉黨及地日食
其掩壙也壯者待壙坎老者從反哭十者待壙坎見難記其掩壙也壯者待壙坎老者從反哭十者待壙坎見難記
而而鳴焉不足則贈焉贈用車馬贈用幣贈用布幣所知而而鳴焉不足則贈焉贈用車馬贈用幣贈用布幣所知
見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子游擯國邱斯可見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子游擯國邱斯可
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
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君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君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
記至人見實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
常至也平日相見或主人先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記至人見實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
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

而行之者多失其義今欲行之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治喪則
哭之有事則助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祭之未具者以應
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楮幣壺漿之奠以爲
祔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
無受庶幾其可也

程正公墓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之所謂禍福者也地之
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
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爲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
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西

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
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唯五
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
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五患既慎則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五患既慎則
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
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
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
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唐顏儒葬親社約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既俟

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而不可齊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爲勸勵之法以七年爲度期於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每人詳列同社姓氏粘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下曰某年月日其親已葬以觀感而愧焉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一以爲敬一以爲助一以爲賀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爲謝無纖毫酒食之費

一同社者衆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爲東西南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五

北四宗每宗八人自叙長幼輪年推次一爲首一爲佐凡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各聚其所宗之金而函之上書奠儀註曰某宗下書同社某某全拜主人無答簡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一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推代如同志而地隔度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共社倣例別成可也

一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爲艱然有爲浮名結社而費者矣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卽不然譬有至戚吉凶大事不得已而多此一費者又譬有泛交套儀而其人偶受之者今

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譬諸今日值貲三星而親之一指已先受葬雖甚貧窶可不竭力圖之乎至於葬而受金不權子母者先葬者孝是以輕財爲義也較諸稱貸舉會者利已多豈有不酬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至者宗首罰之宗首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三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大拂人情則相從者少今樂齋戒者短長任意唯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祀祖之日俱不得華服茹葷此僅儉率之遺意而尙不能者不必入社既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註月日封押存宗首處俟

楊園先生全集

喪祭雜說

六

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於原罰人之葬日答其半一七年之間貲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涓念釋在茲庶能勉強蓋三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將復何需不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所復酬所以爲大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衆答其半以存餘厚過此復何尤乎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寢久相見太疎不免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期必葬則是歲舉事者

必聚矣其會於已葬者司其事而不任費以下三條係楊國先生補例

一同會之人不論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隣舊也聚會之人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既敦亦明禮讓其有仇健不敬父兄游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特從派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漏者先爲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義之風久而寔盛異時卽不立社可也

喪祭雜說

農書卷上											
連川沈氏原本											
逐月事宜											
正月 立春 雨水											
天晴 墾田 種桑秧 敲葉麥溝 倒地 簍泥 下地壅											
陰雨 修桑刮蟻 倒芋芳田 澆菜麥											
雜作 窖垃圾 害磨路											
置備 鐵扒鋤頭 桑剪 買糞 蘇杭 買柴炭 鋤蒲 裁衣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二月 驚蟄 春分											
天晴 倒地 刮蟻 下菜壅 倒田 鋤溝 澆蘇秧 簍泥 到溝 倒秧田											
陰雨 修桑刮蟻 做腔修墜 鋤溝 簍泥 修圩岸 柴 搭地壅 鋸車屏 簍田泥 載壅 細桑繩 架山繩 撒柴											
雜作 接樹 桑 看出姪屑 下瓜蒴子 下菱種 排韭 沉 麻子 取足修船打索之用											
置備 喚工剪桑 僱忙月人工 糴螺螄入池 修好筐筴											

三月	清明	穀雨	換炭	買芥菜鹽	買小鴨	買糊箋紙	切忌用
天晴	到地	沉梅荳晚荳	墾花草田	澆桑秧	備泥		
陰雨	到田	種芋芳	削荳坂				
雜作	泥	把桑繩	劈柴				
置備	僱匠做車屏	鶴膝	前此日短	修鑄具車仗	并絲車	種荳	
四月	立夏	小滿	釘菱簪梗	并菱	捉蛭虫	種瓜秧	并蒲浸種穀
楊國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二	茶葉	醃芥菜	買水梳		
天晴	到地	白地荳地	謝桑	倒花草田	壓桑秧	種茄	
陰雨	到地	剪桑	并修截	澆桑秧	沉晚荳	看三蟻	收
雜作	菜麥	種芋芳秧	帶露	做秧田	下種穀		
置備	看三蟻	拆麥埕	窖蠶沙梗	用麥	下田	窖蠶	
天晴	到地	架瓜荳棚	澆瓜茄	并荳葡秧	沉赤荳	雨後看地溝	
陰雨	到地	架瓜荳棚	澆瓜茄	并荳葡秧	沉赤荳	雨後看地溝	
置備	買糞謝桑	買牛糞厩路	平望	醃青菜	買蘭黃	南窩	
五月	芒種	夏至	買蒜苗	買蠶蟻入池			

天晴	到地	澆桑秧	澆瓜茄秧	并荳葡等	權及至		
陰雨	到地	拔地草	挑草泥	斫地堆	并厩脚	下田	拔秧種
雜作	打菜油	板桑附枝	并勾菜				
置備	糴大麥	長興畝浦	買蔴芋布	買蒜	醋用	醃梅子	燻
楊梅	買醬鹽						
六月	小暑	大暑					
天晴	到地	拔梅荳	墾倒種菜地	伏內	捏頭蟻	鋤田	
陰雨	到地	拔梅荳	墾倒種菜地	伏內	捏頭蟻	鋤田	
雜作	到地	拔梅荳	墾倒種菜地	伏內	捏頭蟻	鋤田	
楊國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三	到地	晚荳	斬黃蔴梗	收藏種子	并荳梅荳
置備	合醬	晒醬油	定枯桑葉	買菜瓜入醬	買勒魚入槽		
七月	立秋	處暑	做瓜乾	做豉豉			
天晴	到地	盤田	芸田	捏二蟻	修桑	把桑	
陰雨	到地	盤田	芸田	捏二蟻	修桑	把桑	
雜作	下接力	下麥秧	并胡蘿葡	合魚叢	種葱	下菜秧	
置備	買羊草	上畚					
八月	白露	秋分					
天晴	到地	做泥磚	倒地	下地壅	挑河泥	筒泥	
陰雨	到地	做泥磚	倒地	下地壅	挑河泥	筒泥	
置備	買羊草	上畚					

陰雨	斫地壠蘆草	簡地梗泥	絞籌簪	押簾繩	井黃扁
雜作	翻千年久	去根	捉蛀蟲	抹車油	押簾繩
蠶豈	地壠	撒花草子	下等豈	田壠	絞籌簪
置備	買簪簪	井稻紅	買稻鉢	井鎌刀	買篩簾
菜鹽	買辣火	糴桂花	醃菱母		
九月	寒露	霜降			
天晴	聖地	斫早稻	沉蠶豈	聖麥瑜	箭泥
拔晚豈					勒葉
陰雨	挑泥磚到家	做稻場	打稻巴	載壠	箭泥
床簀	絞繩索				押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雜作	捉蛀蟲	鋤竹地	修竹	挑稻稈泥	伏鷄鷄蛋
置備	買牛壠	平壠	買絮骨	糟茄薑	烘青豆
籬白					買茱萸
十月	立冬	小雪			
天晴	斫稻	壠麥瑜	沉麥種菜	澆菜麥	及蘿蔔菜
地					晒穀
陰雨	用稻	做米	斫蘆	縛圓	絞繩索
雜作	拔赤晚豈	種芥菜青菜	起芋藤種	採菱留種	
起魚叢					
置備	買枯葉	桐鄉海寧	買草柴	山裏	買牛壠
					平壠
					租窖
					各鎮

醃菜乾	做酒	十月白	做蘿蔔菜乾
十一月	大雪	冬至	
天晴	壠菜瑜	種菜	提菜麥溝
簡泥			種大小麥
晒穀			壠地
陰雨	做米	打米	絞繩索
提溝	載壠	箭泥	縛圓
雜作	斫茅艾	載牛葉	挑稻稈泥
置備	租窖	糴白稻	踏鹽蘆菜
			買解
			買香橙
			糴
十二月	小寒	大寒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天晴	下地壠	壠坂田	刮頭蟻
陰雨	箭泥	上茅艾壠	載壠
雜作	了田	菜麥田	斫樹枝
置備	買榆樹	買臘柴	換灰糞
			買臘猪油
			嘉興
			買過地
韭秧	做好酒	做醋	
運田地法			
古稱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壠深切不可貪陰雨閒工須要			
晴明天氣二三層起深每工止壠半畝倒六七分春間倒二次			
猶要老晴時節頭番倒不必太細只要稜層通晒徹底翻身若			
在底合埦倒好若壠灰與牛糞則撒於初倒之後下次倒入			

土中更好

一種田之法不在乎早本處土薄旱種每患生虫若其年有水
種田則芒種前後插蒔爲上若早年車水種田便到夏至也不
妨只有倒平田底停當生活以候雨到雨不到則車種須要一
日車水次日倒平田底第三日插秧使土中熱氣散盡後無蟲
蛀之患矣凡種田總不出糞多力勤四字而整底尤爲緊要整
底多則雖遇水大而苗肯參長浮而不沉沒遇旱年雖種遲
易於發作其插種之法行欲稀須間七寸段欲密容足矣平
底之時有草須去盡如割不能盡必拔去而後平底蓋揮下須
二十日方可下田拔草倘插時先有宿草得肥驟與秧未見活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木

而草已滿拔甚費力此俗所謂畝三工若插時拔草先淨則草
未生而苗已長不消二十日便可拔草草少工省此俗所謂工
三畝只此兩語豈不較然況有水旱不時車草不暇須預喚月
工多喚短工挽先做起頭番做得乾淨後番次次省力今日拔
草明日即要橫鋤所謂頭番不要早二番不要遲當使草嘗無
處著脚兩鋤俱要將土翻箇轉身不徒移動場屋計小暑後到
立秋不過三十餘日鋤盡耘四番生活鋤二壟一耘一均勻排定總之
不可免落得上前爲愈也立秋邊或盪乾或耘乾必要田乾縫
裂方好古人云六月不乾田無米莫怨天唯此一乾則根派深
遠苗幹蒼老結秀成實水旱不能爲患矣乾在立秋前便多乾

幾日不妨乾在立秋後纔裂縫便要車水蓋處暑正做胎此時

不可缺水古云處暑根頭白農夫吃一嚇下接方須在處暑後
苗做胎時在苗色正黃之時如苗色不黃斷不可下接方到處
不黃到底不可下也若苗茂密度其力短俟抽穗之後每畝下
餅三斗自足接其力勿不可未黃先下做好苗而無好稻蓋田
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方一壠須相其時候察其顏色爲農
家最要緊機關無力之家既苦少壠薄收糞多之家每患過肥
穀批究其根源總爲壠嫩苗之故而扼要之法一在壠倒極深
深則肥氣深入土中徐徐討力且根派深遠苗幹必壯實可耐
水旱縱接方薄而原來壠力可以支持即再多壠譬如健人甚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七

飯量高多飲亦不害事此爲第一著一在天下墊底墊底多插
下便與旺到了立秋苗已長足壠力已盡幹必老色必黃接方
愈多愈好一在六月內乾過一番則土實根牢苗身堅老堪勝
壠力而無顛倒之患但自立秋以後斷斷不可缺水水少即車
直至新稻方止俗云稻如鸞色紅全得水來供若值天氣驟寒
霜早凡田中有水霜不損稻無水之田稻即乾矣先農有言飽
水足穀此之謂也

一稻種以早白稻爲上只肥壠不易調停少壠不長多壠又損
苗但喜其米粒粗硬而多飯所宜多種黃稻能耐水旱多壠不
害只怕霜旱米不圓滿其餘稻色好歹不同總無如黃白二種

所宜對半均種以便次第收斫不致忙促先農嘗卜其吉者而多種之

一壟麥埡惟乾田最好如爛田須壟過幾日待埡背乾燥方可沉種倘時候已遲先浸種發芽以候埡乾切不可帶濕踏實麥不能行根春天必萎死即不死亦永不長旺沉麥蓋澤要滿撒子要勻不可惜工而令婦女小厮苟且生活麥要澆子葉要澆花麥沉下澆一次春天澆一次大肥反無收大麥種麥則不願肥又要肥在後半若八月初先下麥種候冬壟田移種每科十五六根照式澆兩次又撒牛壟秋澆蓋之則餘壯麥粗倍獲厚收菜比麥倍澆又或拉圾或牛糞秋澆蓋澆熟花即有滿石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八

收成種田不須墊底凡菜麥秋溝之後候乾再到一番每畝不過半工而泥鬆碎易討力且不起草又可換麥不患風倒

一壟地須在冬至之前取其冬月嚴寒風日凍晒必照壟田法二三層起深桑之細根斷亦無害只要稜層空厥若倒地則春天雨水正多地面又要犁平使不帶水背後脚跡盡數操平冬天壟地草根翻在上春天壟地草根翻在下先農所謂寒則澆熱則藏也壟地倒地非天色極晴不可若倒下不晒一日即便逢雨不如不倒為愈至於到地尤要大晴尤要草未生而先到夏天約二十日一列未草先到二十日尚未起草草多而到不十日草已茂矣一樣用此工夫常在草頭做去孰若燒先做上

頭番做得乾淨永不易起草一年計在春正此謂也西鄉只倒不到本處只到不倒也須到深二三寸雖大陣雨不將浮泥衝淋入水若止於刮草埡面上浮下實一逢大雨盡將面泥淋剝計一年簡泥所增幾何堪此腹削論來只宜抹倒不必徇俗也况發葉時不必日日晴未免踏實此時決宜趁晴倒晒則黃霧不易起草萬一黃霧久而不能到倒若草盛宜拔去之或缺去之地溝必開溝卸水但到倒一番未免有泥塊落溝壅滯遇大雨後必處處看瞻有水即開溝之雨一番看一番可也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九

又有一種火桑較別種早五六日可養早蠶凡過二月清明其年葉必發遲候桑下蠶蠶恐後期屋前後種百餘株備用可也種法以稀為貴縱橫各七尺每畝約二百株株茂盛葉便滿百不須多也內地年前春初皆可種外地患盜者清明前種年前種桑秧以大為貴清明邊種桑秧以細為貴以大桑到清明頭眼已發根眼已直細桑則根眼尚綻故也根不必多制盡毛根止畱線根數條四方排穩漸漸下泥築實清水糞時時澆灌引出新根黃霧尤宜澆灌澆法不宜著幹當離尺許繞圓周匝使新根向肥遠去發葉之後不時要看若見損葉必有地蟲咬使殺之如遇大雨一止必逐株踏看如被泥水淹眼速速挑開

否即死矣雨一番看一番不可忽也其剪法縱不能如西鄉樣
子樣亦不可如東鄉拳頭樣試看拳頭桑桑釘眼多身如枯柴
一年缺壅便不能發眼即行悶死矣密眼桑畱半寸許五頭黃
頭畱二寸許寧可有油瓶嘴另日修剪可也嫩桑不必多畱僂
偏須盡截去古云孝順種竹忤逆剪桑剪桑乃一件正經事不
甚費忙工夫約一年要修四番二葉初勻時不可多打葉并致
嫩條軟折此時預防損抑不免多畱種田畢細看一番但多畱
嫩條及新發叢葉盡情截去到七月縛桑之際凡根下細條及
了梢陰枝又一切去之至冬春修截之時又看細小不堪及蔭
下繁密者又一切去之到剪桑畢又看以前碍鋸而截不盡俾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七

偏及老枝不成器者又一切去之其老油瓶嘴時堅硬難剪
不論冬春凡遇久雨之後雨一止即群出修剪期於淨盡設有
意桑即番去之不可愛惜使其纏染皆緣剪時刀上傳過凡桑
一癢再無醫法斷不可畱者漢人頌刺史德政曰桑無附枝甚
三修桑爲重事也桑畱買水壩上鐵鋸桑剪須在石門鎮買
五分一把其刮蠟也須三番冬春看頭蠟清明前看二蠟剪桑
畢看三蠟一株上百顆盡刮若遺剩一顆亦足蠟盡必如此三
番四覆亦料不能淨盡又要六月內捏頭蠟七月內捏二蠟而
頭蠟尤宜細看畱頭蠟一則二蠟便有百此時田工甚忙人每
忽畱不上緊不知葉一經蠟縱有肥壅有工力亦不易救決宜

早早用心農家唯此項最辛苦工夫最難稽考不得不多下工
力分地各任庶可責成耳其捉蛭也須三番春分邊捉出屑蛭
秋分邊捉條了蛭剪桑畢或九月又細看細捉又有一等包捉
之人故畱大蛭不提以待冬間出痘之家規取厚利須時時照
瞭隨見隨捉或自備線盤爲不時之需

一要覓壅則平望一路是其出產磨路猪灰最宜田壅在四月
十月農忙之時糞多價錢當併工多買其人糞必往杭州切不
可在場上買滿載當在五道前買半載次早押到門外過壩也
有五六成糞且新糞更肥至於謝桑於小滿邊蠶事忙迫之日
只在近鎮買坐坑糞上午去買下午即澆更好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七

一春天壅地垃圾必得三四十担在立春左右揀天色老晴土
色乾燥方可倒入地面要平使不受水潑不要深則不走肥隨
筒泥蓋土雖遇春雨久亦無害惟求春先下壅令肥氣浸灌土
中一行根便討力桑眼飽綻個個有頭葉必倍多清明邊再澆
人糞調之撮桑澆一錢多二錢之葉剪桑畢再澆人糞謂之歸
桑澆一錢多一錢之葉毫不虧本落得桑好謝桑尤是要緊工
夫切不可因循

一牛糞歸必須下澤加水作爛薄澆之若平望買來乾糞
須加人糞幾担或菜油猪水俱可取其肯作爛也每畝壅牛糞
四十担和薄便有百担其澆時初次澆壩旁下次澆壩背澤要

深大每潭一桶當日即蓋若澆人糞尤要即刻蓋潭方好牛壅
要和極薄入糞要和極清斷不可算工力工人必親監督不使
工人貪懶少和水此是極要緊所在

一古人云家不興少心齊桑不興少河泥簡泥第一要緊事不
唯一歲雨淋土剝藉補益正由簡泥之地土堅而又鬆雨過便
乾桑性喜燥易於茂旺若不簡泥之地經雨則土爛如腐穢
不行老根必露縱有肥壅亦不全盛每年冬春間簡一番
或云
固好挑和
泥亦可省工八月簡一番每番須六工做薄之人也不可搭
頭恐做薄扒泥不及簡手亦停候矣晴天簡在大地陰天簡在
埂地雨天簡在潭裏候乾挑在遠地泥乾趁晴倒晒曝如髮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牛

穀樣敲碎如粉方肥

一把桑繩上好茂盛地約乾細繩八筋以下多寡有差生活人
揭繩上等一日七八筋酌中五筋

一天時大約晴七兩三晴雨各有生活獨孟春雨水之際正農
工湊聚之時除雨畱家外雨止即可修桑看蟻修岸至於壅倒
田地非大晴不可人家僱長年天雨無生活可做不得已而壅
田若有船可以簡泥定須開潭簡泥消磨雨工其田地生活必
待天晴方做

一種田地肥壅最為要緊人糞力旺牛糞力長不可偏廢租官
乃根本之事但近來糞價貴人工貴載取費力偷竊弊多不能

全靠租害則養猪羊尤為簡便古人云租田不養猪秀才不讀
書必無成功則養猪羊乃作家第一著計羊一歲所食取足於
羊毛小羊而足所費不過墊草糞然多得肥壅養猪舊規斷折
猪本若養養母猪即以所賺者抵之原自無虧若羊必須僱人
斫草則冬草工閒誠靡廩糶若猪必須買餅客有貴賤不時令
羊常吃枯葉枯草猪常吃糟麥則燒酒又獲靡息有盈無虧白
落肥壅又省載取人工何不為也但養猪每苦生病病必在春
夏以受暑寒盛熱鬱蒸而成欄前須空闊通風白夏不甚熱冬
護其寒巢不厭穢糟須潔淨自然無害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牛

一半壅宜於地猪壅宜於田灰忌壅地為其剝肥灰宜壅田取
其鬆泛若平壅買猪灰及城鎮買坑灰於田未倒之前旋層之
際每畝撒十餘担然後鋤倒徹底鬆泛極益田脚又取撒於花
草田中一取鬆田二取護草然積瘠之田泥土堅硬利用灰與
牛壅若素肥之田又忌太鬆而不耐早不結實壅須閒雜而下
如草泥猪壅墊底則以牛壅接之如牛壅墊底則以荳泥荳餅
接之然壅田果能二層起深雖過熟無害花草畝不過三升自
已收子價不甚值一畝草可壅三畝田今時肥壅艱難此項最
屬便利

一田地生活上前有功除種田要看時候其餘各色俱以早為
貴假如到地未草先到以後草不即起刈又省工假如拔草早

則工三畝遲則畝三工又如掘蟻垤頭蟻一省垤二蟻百至於
沉豈麥尤以早爲貴春三月內多喚短工預喚剪桑工種田工
忙月工生活次第得法仍舊省工未嘗多費糜食也

一秧田最忌稗子先將面泥刮去寸許掃淨去之然後墾倒
時筒泥鋪面而後撒種舊規每秧一畝墾餅一片細春與種同
撒即以灰蓋之取其根鬆易拔今人客客佈種曰悉草從間生
耳果能刮盡面泥草種已絕不妨少疎欲其粗壯若秧色大嫩
不妨闊乾使其蒼老所謂秧好半年田謂其本壯易發生耳若
亢旱之年又不可早將秧壅與恐插時遲而秧蒿敗也凡人家
種田十畝須下秧十三畝以防不足且備租田俗云二月清明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吉

多下種三月清明少撒秧屢試之亦驗

一做工之法舊規每工種田一畝鋤墾苦每工二畝當時人習
攻苦戴星出入俗柔順而王令尊今人驕情成風非酒食不能
勸比百年前大不同矣只要生活做好監督如法寧可少而精
密不可多而草率也供結之法亦宜優厚炎天日長午後必饑
冬日嚴寒空腹難早出憂必加下點心冬必與以早粥若冬月
雨天簡泥必早與熟酒飽其飲食然後責其工程彼既無詞謝
我我亦有顏詰之至於婦女了環雖不甚攻苦亦須畧與滋味
曾有經月不知肉味而能無染指侵剋者古云善使長年惡使
牛又云當得窮六月裏罵長工主人不可不知 舊規夏秋每

人朝粥二合晝飯七合點心飯二合半如粥二合夜粥二合半
春冬每人朝粥二合晝飯七合點心粥三合夜粥二合半一年
中牽算每人日一升五合婦人半之猪犬別加料 舊規夏秋
一日葷兩日素今宜間之重難生活連日葷春冬一日葷三日
素今間二日重難生活多加葷 舊規不論忙閒三人共酒一
杓今宜論生活起重難生活每人酒一杓中等生活每人酒半
杓輕省及陰雨留家全無 舊規葷日葷肉每觔食八人猪腸
每觔食五人魚亦五人今宜稱明均給於中不短少侵飽足矣
舊規素食腐一塊值錢一文當年錢值銀九毫壹一石值價
五錢今錢價豈價不等豈得尙以舊例行之今後合與人人吃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圭

勝不須付與腐錢而多與油水令工人勸種瓜菜以補其不足

舊規生活人供酒斗米買三十杓謂之長行酒水多味淡徒
爲店家出息若以斗米自做麴酒當有二十四觔以十二兩抵
長行一杓滋味力量竟加倍所慮者自做易於耗損若頓發
於領袖做工之人計日算給似亦甚便與其利歸店家孰若加
厚長年以其糟養猪尙有燒酒出賣亦可供給長年
一湖州水鄉每多水患而滄沒無收止萬歷十六年三十六年
崇正十三年遇甲之中不過三次耳嘗見後復種苗秧俱大
收穫比前倍好皆滄沒之後天卽久晴人得車馬苗苗長發今
後不幸萬一遭此須設法早車買苗速種其買苗必到山中燥

剗削草根另添新土亦殺蟲蘆苗之一法

一壅地果能一年四壅簡泥兩番深壅到淨不荒不蟻每畝採葉八九十箇斷然必有比中地一畝採四五十者豈非一畝兼二畝之息而功力錢糧地本仍只一畝孰若以二畝之壅力合併於一畝者之事半功倍也老農云三担也是田二担也是田石五也是田多種不如少種好又省氣力又省田作家第一要勤畔多壅少種多收第二要寬恤租戶不敢退田不幸遇水旱之年度力量不能遍及者只須棄半畝半不可省總兩廣也記之

一長年每一名工銀五兩喫米五石五斗平價五兩五錢盤費

一兩農具三錢柴酒一兩二錢通計十三兩計管地四畝包價値四兩種田八畝除租額外上好盈米八石平價算銀八兩此外又有田壅短工之費以春花稻草抵之俗所謂條對條全無贏息落得許多起早晏眠費心勞力特以非此勞碌不成人家耳西鄉地盡出租實然享安逸之利豈不甚矣但本處地無租例有地不得不種田不得不喚長年終歲勤動亦萬不得已而易與易敗端爲子孫享逸思落現錢易耗耳古云萬般到底不如農正謂此也思之思之

蠶務 六畜附

養蠶之法以清涼乾燥爲主以潮濕鬱蒸爲忌以西北風爲貴以南風爲忌蠶房四宜遠密尤宜疏爽晴天北風切宜關窗隔以通風日以舒鬱氣下用地板者最佳否則用蘆蓆墊鋪使濕不上行四壁用草簍圍襯收潮濕大寒則重幃障之用用火缸取火氣以解寒冷此易耳惟暑熱則外通內蒸暑熱無所歸則蠶身受之或體換不時喂飼零後久堆亂積遠擲高拋致病之源皆在乎此古云風以散之則蠶室固要避風尤不可不通風也俗忌生人者或帶酒男子或經行婦人濁氣衝之立能致變豈神爲祟乎若能調其寒熱時其飼哺一一如法自足豐收農家以耕織爲業自己育蠶雖亂絲薄繭均足入經緯而獲價值所宜多養若細細計之蠶一筐火前喫葉一箇火後喫葉

一箇大眠後喫葉六箇此外滿炭一錢盤費一錢每筐收絲一
筋纔足抵本所贏者止全宮繭黃提不起二錢之數若收成
十分以下便不足償葉本矣故小民親身經歷不算工力盤費
則可若假手下人採桑者鼠竊狗偷喂蠶者孟盤狼藉多靡工
力墮落農務此又當照自己力量不可一例論也

一遇葉賤之年喂蠶或少便四分五分一箇只該採賣斷不可
嫌賤貪貴留養在桑嫩桑猶可老桑留一年頭葉根本衰壞後
雖培壅終歸朽敗萬萬不宜留養喂蠶之家須早晚留心審時
度勢多買出火蠶不拘一熟兩熟清磨桑葉雖薄薄收成亦勝
養葉多矣如買蠶既不及賣葉又無人買不得已而留則採畢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太

仍舊剪光清糞連澆兩番自然嫩枝長茂明春加厚壅之葉仍
不少斷不可仍留老條致桑朽壞此屢試明驗斷在勿疑
一桑葉剪後至夏叢生須剛去雜枝養出長條則來歲葉盛所
刪之葉可以飼二蠶

一近年夏葉竟無稍至不得不少養幾筐二蠶以防二桑葉丟
空但值插種之時喧悞忙工以小妨大斷斷不宜養即養亦斷
不宜多

男耕女織農家本務況在本地家家織紉其有手段出衆夙
夜趕趁者不可料酌其常規婦人二名每年織絹一百二十疋
每絹一兩平價一錢計得價一百二十兩除應用經絲七百兩

該價五十兩緯絲五百兩該價二十七兩雙絲錢家伙線蠟五
兩婦入口食十兩共九十九兩數實有三十兩息若自己蠶絲利
尚有浮其爲當織無疑也但無煩本則當絲起加一之息絹錢
則銀水差加一之邑此外又有鼠竊之弊又甚難於稽考者若
家有織婦織與不織總要喫飯不算工食自然有贏日進分文
亦作家至計

一養胡羊十一隻一雄十雌孕育以時少則不孕多則亂群胡
羊不可一日缺食冬餵一日夏必死憂餵一日冬必死 右羊
十一隻每日喫葉草四十觔每年共計一萬五千餘觔除自葉
不算外小羊食買枯葉七千觔六月內長安人來領價葉每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太

于觔三錢之外冬天去載計七千觔約價三兩 買羊草七千
觔七月內崇桐路上買算除泥塊約價四錢七千觔亦該三兩
墊柴四千觔約價二兩約共葉草八兩數 每年羊毛三十
觔之外約價二兩小羊十餘隻約價四兩可抵葉草之本 每
年淨得肥壅三百担若墊頭多更不止於此數 羊性喜燥惡
濕墊草常要乾燥每日申時飼食一番隨與清水一大担又羊
性捨食恃強者爲勝不顧其子小羊十餘觔以外已離乳者另
棚飼之 羊指甲內每患有蟲食毛如見羊腹上毛損即與裁
甲捉蟲否則患脚軟而斃矣用蕎麥掛梁上則羊不生虱
養山羊四隻三雌一雄每年喫枯草枯葉四千觔墊草一千觔

約本二兩數 計一年有小羊十餘隻可抵前本而有餘每年
淨得肥壘八十担餘

一養猪六口每口喫荳餅三百觔六口計一千八百觔常價十
二三兩 大麥四百二十觔計常價十一兩該三十餘石 糟

七百觔計四千餘觔常價十二兩 小猪身本六箇約價三兩
六錢 壘窠稻草一千八百觔約價一兩共約本十六兩零每

養六個月約肉九十觔共計五百餘觔每觔二分五釐算照平
價計銀十三兩數虧折身本此其常規每窠得壘九十担一年

四窠共得三百六十担以上算法但十年前事近來物價增不
長落種田養猪第一要緊 養母猪一口一二月喫餅九十片三
不可以餅價處送不問也

楊園生全集

農書卷上

羊

四月喫餅一百二十片五六月喫餅一百八十片總計一歲八
百片重一千二百觔常價十二兩小猪放食每箇餅銀一錢約
本每窠四兩若得小豬十四個將八個賣抵前本贏落六箇自
養每年得壘八十担

一鷄鴨利極微但鷄以供祭祀待賓客鴨以取蛋田家不可無

今計每鴨一隻一年喫大麥七斗該價二錢五分約生蛋一百

八十個該價七錢果能每日飼料二合決然半年生蛋無礙人

家若養六隻一年得蛋千枚日逐取給甚便 種鷄四隻一雄

三雌一年喫大麥和穀四石值價一兩八錢自中秋始至春分

計一百八十日中間再聽四五十日停歇實計每隻生蛋六七

十枚三雌共生二百枚發賣包出每個二分即賣不盡者留作

食用也值八九釐自伏小鷄更有利凡養種鷄要在六七月飽

飼旋穀培其本壯生蛋有力 或云鷄並更佳且 自養母鷄四隻

冬春二季可伏四十八枚出下即賣每小鷄一隻值價三四分

若自己種菜及米糶糶穀家所必有秋天初生之卵伏出早鷄

到清明邊換炭每隻價一錢四五分不唯贏息甚多且可備一
年蠶炭之用

一蘇州釀糟四千觔約價一十二兩糟以乾為貴乾則燒酒多

到家再上笨一番尚有渾酒二百觔雖非美品供工人亦可替

近來蘇人多算將糟下副酒放桃 每糟百觔燒酒二十觔若

省花酒若弄具色賣燒酒便無利矣 楊園生全集 農書卷上

上號的有十五觔零賣每觔二分頓賣也有一分六釐斷然不
少再加燒柴一兩計酒六百觔值價十兩除本外尚少銀三兩

得糟四千觔可養猪六口凡糟燒下即傾入缸踐實以灰蓋之
日漸取用久不易壞燒時必拌蘆糠喂時必淨去之
長興羅大麥四十担約價一十二兩先將春去粗芒水浸一宿
上午煮熱攤冷每斗用酒藥比宋三倍約每斗四五釐拌勻入
罈封口貯淨處候七日開罈酒香傾出入甌一如燒酒之法每
石得酒二十觔若好的也有十五觔比米燒釜覺粗猛耳每觔
分半可抵麥本酒藥燒柴斗只一分得糟二千觔養猪甚利試
照前法多養猪羊一年得壘八九百担比之租窖可抵租牛

十餘頭又省徃載人工四五百工古人云養了三年無利猶富了人家不得知况精麥燒酒更屬有利者乎明稼之家惟此最爲要務

家常日用

一黃霉買梅子三十觔用鹽醃過取出晒乾蒸黑貯用其汁入磁罐內封面任其或花或臭不妨候到九月內糴桂花六升傾汁拌勻桂見梅汁永不變色至十一月買黃橙十五觔細切與前桂花同拌再加熟芝麻五升收藏以備一歲之用 凡梅花茉莉甘菊諸花之香而不苦者皆可入橙照茶以諸花見橙永不變色耳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韭

一六月內梅豈一收印合醬黃日晒夜露隨買頭水菜瓜五十觔用鹽十五觔揉爛拌瓜入缸用石壓定過盡瓜汁取瓜畧晒皮皺稍乾用醬黃二斗五升將汁拌勻同瓜入甕封口貯無日之處

一六月內所合醬黃大伏內晒成黑醬每黃一斗入鹽四觔厚可成團九月摘冷露茄風乾但取入醬不腐不必太乾皮皺也每茄一觔用醬一觔拌勻入甕封固貯無日處

一九月內買薤取薤之最嫩者入槽次嫩者用麻布拭淨每籃三觔用香油一盞熬滾入薤畧番兩三轉身即起攤冷次日拌醬入甕封貯

一九月內冷露茄取細小者五觔用麵酒糟六觔鹽十七兩清水一碗拌勻連茄入甕封貯精宜亦如此法但用醋拌不用水

一四月內買蒜苗百觔醃過晒乾再多種絲瓜採下去粗皮醃過晒乾一層蒜一層瓜入甕共蒸以黑爲度取出晒乾封貯一性極熱一性極寒勻透中和甚有補益且味堪下酒田家佳品也

一蒜苗寸許爲度入醃蒜頭糟醋醃透不唯味美可以辟穢臭除痰氣五六月間做生活人與蒜食之不生痼疾中加梅與薑不受暑

一九月內西鄉晚菱掛正盛而未老去根葉淨盛水浸半日入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韭

鍋煮熟細切趁乾搗大蒜炒鹽拌勻人變藥實直到春味尚美若菜少之年便臨採菱之拇尙可取醃當用前法可以不壞

一六月買太湖大茄少鹽煮熟烈日晒乾入甕蒸黑一如做菜乾法如青瓶樣小菜甚佳

一鹽蘆菜蘿蔔菜薑心菜每百觔用鹽三觔蹈過石壓二十日後取出晒乾入甕蒸透再晒極乾用熟香油洒菜上勻透再蒸如此兩遍以黑爲度入罐收藏不唯小菜肥甘若用猪油醬在飯鍋上頓過亦美味也老農云種鹽蘆菜法早年澆水水年澆糞則根長葉少而最嫩

一做豆豉法暑月用黑豆一斗煮熟乾細麪三觔拌勻過七日

俟色黃起出晒乾將杏仁去皮尖浸七日早晚換水陳皮浸畔去膜生瓜十觔切作細塊醃一日三項俱要晒乾加紫蘇葉瓜仁薑絲大小茴香甘草末川椒數項不拘多少甜酒醬拌勻甜三白酒亦可風乾三日再加入落滴鬆鹽醃淡隨意上瓶封固一兩月開用宜新瓶卽酒耗亦用若舊菜瓶舊瓶斷不可用

區田法附

按舊說區田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五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濶相折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上

音

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實其底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早則澆灌結秀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汜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預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荳八月種二麥晚荳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 終

農書卷下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補著

桐鄉田地相匹蠶桑利厚東而嘉善平湖海鹽西而歸安烏程俱田多地少農事隨鄉地之利爲博多種田不如多治地蓋吾鄉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難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閒田赴時急地赴時緩田憂水旱地不憂水旱俗云千日田頭一日地頭是已况田極熟米每畝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間有之大約共三石爲常耳下路湖田有畝收四也吾鄉田隘上地得葉盛者一畝可養蠶十數筐少亦四五筐淺故止收此若二三筐者米賤絲貴時則蠶一筐卽可當一畝最下二三筐卽有豈二熟米賤絲貴時則蠶一筐卽可當一畝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一

之息矣米甚貴絲甚賤雖久荒之地收梅荳一石晚豆一石近來荳價貴亦抵田息而工費之省不啻倍之况又稍稍有葉乎但田荒一年熟地荒三年熟人情欲速治地多不盡力其或地遠者力有所不及耳俗云種桑三年採葉一世未嘗不一勞永逸也弗思耳上治地一則

農叟有言禾歷三時故耨三節麥歷四時故耨四節種稻必使三時氣足種麥必使四時氣足則收成厚吾鄉種田多在夏至後秋盡而收所歷二時而已種麥多在立冬後至夏至而收所歷三時而已欲禾歷三時麥歷四時胡可得焉惟有下秧極早可補事力之不逮穀雨浸種立要前下穀稍備存氣至揀青之

日秧老而苗易長且耐風日所謂秧好半年田也中秋前下麥子於高地獲稻畢移秧於田使備秋氣雖遇霖雨妨場功過小雪以種無傷也人但知夏前秧之好而不知所以好之故在得春氣備三時也知種麥之多收而不知所以多收之故在得秋氣備四時也湖州無春熟種田早收穫遲即米多於吾鄉北方無水田麥即廣熟非獨地燥歷時多能盡其性也況早麥又有幾善壅溝撒溝便於早早則脫水而埤燥力暇而溝深溝益深則土益厚早則經霜雪而土疏麥根深而勝壅根益深則苗益肥收成必倍埤燥土疏溝深又為將來種稻之利凡事利必兼利害必兼害情農苦種麥之勞勉撮子之逸甘心薄收甚至失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上

時春花絕望愚矣哉上稻秧麥秧一則

四月一日陰雨見育蠶者乏乾鮮之葉男子勞於外婦女憂於內蓋晝夜皇皇也因思育蠶之家宜預作木架如松棚式廣一丈四五尺深亦如之其高過於桑上織竹如蓋於蠶初收時即張之茂桑之上若桑樹室中然或一日而移或兩日三日而移量飼蠶之多寡而斟酌焉朝暮可避露晴可避日陰可避雨葉時時乾鮮既省人工又不生蠶病至大眠後可輟大眠後葉老以加水又可事易集而功用多一架可備數年之用余里蠶桑之利厚於稼穡公私賴焉蠶不稔則公私俱困為苦百倍大約蠶之生疾半在人半在天人之失恆於情情則失飼而蠶饑則

首亮情則失替而蠶熱熱則體焦皆不稔之徵也天之患恆於風雨霧露即烈日亦有不宣以乾鮮之葉難得也蠶食熱葉則繭浮鬆不可絲其害淺食濕葉則潰死食濕熱葉則僵死食露露葉則瘳死葉染風沙則不食葉宿則不食而仍饑其害深知戒人之失而不知備天之患未為全策也若天患雖備而人失不戒則咎又將誰任哉上蠶葉一則

農書不詳載梅豈以梅豈獨產於桐邑歸安非所講求也崇邑塘東區分亦有之他如嘉興秀水吳江烏程海寧接壤即無非不試之也土性非宜輒蔓而不實故惟桐鄉得擅其利六七月陳豈做腐腐少若得攪入梅豈腐便如故每遇豈熟商賈來至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上

官私賴焉下種於清明後成熟於大暑前相去百日耳得利亦最速其法有五一日畱種宜燥不可濕氣蒸一日挑泥宜密泥一日壅地宜早冬至前後壅者一日撒灰宜多一日剉削宜勤五者人皆知之然撒灰少得其法梅豈根直下長不過五寸撒灰宜在打潭撮子而未蓋土之時多撒則灰皆入潭無不過者然後平之以土雖遇雨亦鬆無不出之患且肥鬆只在根際莖故易茂而結繁他日易拔若地未倒而先布灰則灰入土深根不能及若豈苗已長而後加灰則葉碍而灰俱在四旁無及灰者與無灰等耳豈葉莖頭及泥入田俱極肥以梅豈壅田力最長而不損苗每畝三斗出米必倍但民食宜深愛情不

用耳俗亦有下莖於麥垆種田時連莖之結葉拆倒作壅實覺
省便但恐田遲故多不爲耳 上梅莖一則

治地必宜壓桑秧蓋桑秧出自已有則易選擇而根幹枝枝相
似隨起隨種無不活者又省一項急銀買來種者百枝只可活
四五十枝蓋百凡樹木根俱不耐凍風霜一觸生意即傷也若
天色或遇雨雪或人工不湊更不可知矣一枝不活不足惜所
惜者又遲一年之葉且來年所種能保必活乎其法宜新填地
或近水地埂冬天挑稻稈泥一次採葉之時即畱所欲壓之條
更近乎地俟葉頭向上而新條長即埋入土中黃霧澆糞一次
若以半垃圾鋪上更妙六月澆一次八月澆一次可以斷其母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四

而新根自長每地一分可得桑秧數百枝葉復不少得厚利而
力又不費歲壓三五分以供家用必不可少記之 桑蟲捉不
盡恐因捉損桑則用爆杖藥線入蛀穴以火燒之蟲聞即死亦
是一法 上壓桑一則

壅麥之法畧與梅莖相似但莖只需撒灰麥則灰糞兼用麥根
直下而淺灰糞俱要著根而早壅方有益壅泥亦然壅溝揪溝
亦宜早俗謂冬至壅爲金溝大寒前壅爲銀溝立春後壅爲水
溝揪至兩遍更好溝深則土厚而脫水盡田底亦愈熟故也
余至紹興見彼中俱壅菜餅每畝用餅末十觔俟麥出齊每科
撮少許遇雨一次長一次吾鄉有壅莖餅屑者更有力每麥子

一升入餅屑二升法與麥子同撮但麥子須浸芽出者爲妙若
乾麥則莖速腐而并腐麥子近平人工既貴偷惜復多澆糞不
得法則不若用餅之工糞兩省但撮餅屑須要澆深而蓋土厚

否則慮有鳥雀之害惟田近民居則防鷄損及種麥秧則不得
已而用糞耳鄉居稻場及猪欄前空地歲加新泥而刮面上浮
土以壅菜蓋麥最肥有力 秀水北區常於八九月備泥壅田
中菜此法最好日長而工閒土肥而糞省農人不勞而菜茂來
年禾復易長 油菜防盜取以牛糞入潭作爛澆之則菜臭而
人不偷矣 上壅麥菜一則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五

一父之子所受母氣不同則子之形貌性情亦從而異吾鄉田
宜黃稻早黃晚黃皆歲稔白稻惟早糯歲稔梗白稻遇霧即死
然自烏鎮北連市西郎不然蓋土性別也耕種之法農書已備
惟當悉於赴時同此工力肥壅而遲早相去數日具收成懸絕
者及時不及時之別也俗曰早蠶早田爲第一下鄉田低無春
花故利遲吾鄉春花之利居半若蠶豈小麥遲俱薄收也田家
忌三小小滿蠶小暑田小雪麥其收較薄故皆宜早唯赤秧一
種稻色尤爲早熟今田家皆有或云江西和或云泰州和入皆
欲芟去之終不能盡 上稻種一則

東路田皆種麻無桑者亦種之蓋取其成之速而於晚稻晚

仍不害也其工力較葉子相去不遠其收利則倍法於清明前

倒細下種種必外方者為佳清子每科懸三四寸使中間可

容動若梅堇科然特蓋用純灰而不加泥耳守鳥雀數日及用細

竹簍既出寸許乃已澆糞二次每畝一次約到割二次麻成擇

老晴天刈起晒乾六七月間浸一宿詩所謂東門之池可以漚

麻是也脫其皮每畝盛者可得二百觔剝法從若陰雨剝之懼

墨爛屋多者散置廊簷而價損吾鄉種此為利自浮於東路但

恐業之不精若募人教植一年許即善其事矣上種麻一則

湖州家家種芋為線多者為布一年植根三時可刈後不煩

更種稍加肥上足矣若種芋地一分則線可無乏用芋頭更可

楊園先生全集農書卷下

人粉為食上種芋一則

種芋芟一畝極盛可得萬觔則每日燒柴三十觔之家可供一

歲之薪矣少亦得五六千觔二畝當一畝尚優於田地租息也

法用山錐翻根根方五寸許即易長愈大愈速每科懸二三尺一年

一補三年而滿則歲歲唯上泥及所柴兩次工力但當擇其種

之長大者爾所宜冬至前後早則笋復生經冬而枯次年必衰

遲則幹復活滋根者少次年亦不茂若兩年不斫則亦衰以新

笋不生故也斫過必加泥近水用河泥近田用稻稈泥開春碎

之最宜近水地雖及墳墓旁地近水取其便於簡泥及載薪以

歸墳墓旁地必有樹陰覆蓋不便桑麻種之於此則不毛之上

一勞永逸其益無方上種芋芟一則

種蘿蔔之法以伏天墾倒地二次晒過半月澆濃糞二次則土

鬆而無蟻大槩大寒水霜大暑白露前深墾下種子必自收菜

起毛葉則頗澆清糞就密處漸共其細者食之每科留三四根

則葉茂而頭大吾鄉土性堅實蘿蔔亦性重而味細實其美大

與太湖異胡蘿蔔亦然以供家用固為便易即賣亦得厚利本

蘿蔔價常貴於太湖獨忌壅灰見灰則鬚長而頭分故也若以開地一畝

春種麻熟大暑倒地及秋下蘿蔔蘿蔔成大寒復倒地以待

種麻兩次收利亦不減於種菜也上種蘿蔔一則

甘菊性甘溫久服最有益古人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英冬食根

楊園先生全集農書卷下

有以也每地墾頭種一二枝取其花可以滅茶葉之半茶性苦

寒與甘菊同泡有相濟之用若種之成畝其利視種荳自倍吾

里不種棉花亦有以此為業者但費採摘工夫及適市貿易耳

目混亂耳種植甚易只要向陽脫水而無草肥糞甚省黃白二

種白者為勝上種甘菊一則

種芋無別法只土厚而肥即頭大子多田間歲一易土則蟻嚙

不生入冬方起則味足而甘碩種在地溝則省肥但旱歲不能

長又蟻易生湖州俱種地上名為旱芋為鄉低故也今以半在

地半在田先食於地後食於田秋冬均不匱乏旱芋種出廣德

清明時彼處排賣於湖若水芋斷不可種地上上種芋芟一則

百合根饒甘美花優劣潔種於桑陰樹下最優不啻切齒或
每年一起或二三年一起俱可堪樓臨平往往如是故百合彼
處多有亦然離下種山藥其根嘗爾每年食其枝力不勞而得
味多上種百合山藥一則

漢文帝詔歲勸民種樹管子云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
吾里無山土亦罕曠然能於地隙水濱種植良材百株三十年
後可得百金以外若種樹成林大小相替材木可無乏用矣每
年莖其繁枝可以爲薪各以地之所宜則桐鄉椿梓榆檀皆上
木也紹興祁氏資送其女費至千金人怪其厚祁曰吾費不過
十金耳人益駭問故曰於女生之年山中包種杉秧萬株株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八

費一釐女十六七而嫁杉木大小每株值價一錢則嫁資裕如
矣此雖山林與平野不同然智可通也上種樹一則

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
幽風陳王業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詳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玉
政之要莫先於田里樹畜今日言及輒笑爲鄙陋是以廉恥不
立俗不長厚然既治田桑卽不可不兼治圃古者民淳俗朴瓜
瓠俱在疆場今不能然則編籬爲圃一以養生一以禦盜俗籬
用槿易成然實寡用而不固不若間以枳橘雜以五茄皮枸杞
三物有刺可禦暴客又茄皮春摘其芽香美可食冬取其根入
酒尤妙枸杞春可食苗秋可取子根卽地骨皮也枳花香而刺

密實亦有用其成雖須一年五年然久而愈密籬下徧種莖花
自生自長花開隨采以晒亦蔬之輔佐也圃中菜果瓜蒲惟其
所植每地一畝十口之家四時之蔬不出戶而皆給古人場
圃同地秋收則築堅圃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則又耕治之
以種菜茹此意湖州鄉間往往見之吾鄉殊不然也場唯收成
時一用三時廢棄而已圃則更闢一處不得已則於桑下種菜
謂菜不害桑也其實種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盡
亦見人工偷惰無足取也古人規制無大小俱有法度何不遵
而行之上編籬二則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九

絲瓜宜近水飯瓜宜上棚南瓜形扁北瓜形長蓋同類也南園
無收貧困或用以療地蒲宜平地屋蒲宜高棚可用爲器冬瓜
饒是宜勿絕其種瓜傍水爲棚宜於早種苦瓜倚樹而蔓不厭
宜疏菜瓜宜密黃瓜傍水爲棚宜於早種苦瓜倚樹而蔓不厭
遲收菜是也詩有苦西瓜土不相宜太湖學亭則多有之胡蘆玩好
而已但可爲器不可爲食詩云甘瓠薑出臨平笋來湖州茨菇
便於溝際香芋利於牆陰裙帶豈可架可屏刀豈能上不能下
芥菜在地日久根深宜拉拔蘿菜在地日久根淺宜清肥茄宜
土實葱韭蒜宜土鬆甜菜四季可食歲一遷秧惟夏月味苦菠
菜越明方出月秋下子在春秋味甘生菜宜生大頭菜宜熟茱
苗宜淡蒿苣笋宜鹹若乃露葵藿粟諸葛蔓菁蓋非常味譬猶
江瑤海蟹備陳方物可也上種蔬一則

乎旅食歸安見居民於水濱偏植柳條下種白藕莖繞柳條而
上秋冬斬伐柳條可爲栲栳之用芴莖一科可收一升吾鄉無
廣澤不編植柳若藕莖則環宅垣牆及中庭俱可種也法取先
枯者畱爲明年之種則早結其根直下最深若先開深潭先下
坵坂一併覆其上而後下種則終歲可以不澆培壅全在黃霧
最忌夏至後半月加肥若壅土亦無害秋肥則藤多而結少晚
結經霜則萎乘嫩摘之焙乾可儲以備蔬之乏竭此味鮮食半
載五月至十月乾食亦半載枯莖收貯可以接新專於健脾大
有補益又一種名五九莖蔓不長而結最早植之籬邊亦佳味
也 上白藕莖一則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十

嘗論基址墳墓各宜思艱之所出墳旁種半芴便可取薪基址
寬曠則前植榆槐桐梓後種竹木旁治園中庭植果木凡可取
爲祭祀賓客親戚饌問之用卽省市辦金錢中庭之樹莫善於
梅棗香圓橙橘茱萸之類莫不善於桃李杏柿之類蓋物之易
潰不能藏畜吾所不取茱萸最易生惟欲近水卽陰濕地亦可
橘梅類善蛀櫛更性畏寒冬護其枝夏去其蛀則長茂矣湖州
多種茱萸爲醬名曰辣醬入藥曰吳茱萸此味性溫無毒寒天
食之可代椒薑湖州胡椒不可多服食以有毒也茱萸味甚
多服食兼可却瘧病之病作醬法如湖州則煩若浸子極省力
反覺潔淨每子一觔用石灰四兩化水貯瓶中以浸子爲度一

月後卽可食若牆下可以樹桑宜種富陽望海等種每枝大者
可獲蠶一筐愈老愈茂但不令蟲蛀及水灌其根動以世計上
種果一則

自水利不溝湖州低鄉稔不勝淹數十年來於田不甚盡力雖
至害稼情不迫切者利在畜魚也故水發之日男婦晝夜守池
口若池塘崩潰則衆口號呼籲天矣然湖州畜魚必取草羅螺
蚶於嘉興魚大而賣則價錢賤於嘉興蓋吾地魚俱自湖州來
及魚至市已離池數日少亦一二日矣故魚瘠而價不能不賤
若以湖州畜魚之法而盡力於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魚價復高
又無潰溢之患損瘠之憂爲利不已多乎陶朱公古法卽不能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十一

用湖州畜法可做也嘗於其鄉見一隻戒諸孫曰猪買餅以餵
必須資本魚取草於河不須資本然魚肉價常等肥壅上地亦
等奈何畜魚不力乎臨平多畜鯰魚鯰魚食土名曰蕩鯰并不
必撈草池小則畜鯰魚亦一道也鯰魚種臨平買草魚白鰱螺
青諸種本地可買湖州畜魚秧過池名曰花子其利更厚 上養
魚一則

吾地無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無大水澤不能多畜鴨
少養亦須人看管惟鷺鷥可畜然多畜鷺鷥不如多畜鷺鷥多防
攘竊鷺不憂攘竊鷺食腥則長鷺食草穀而已鷺畜一年不及
五觔鷺三月卽有六觔若非謂種及家用則六七觔卽宜賣邑

有善畜鷄者從市買肉骨碎而飼之又積草於場俟其蒸出雞
蟲日番幾次則雞不食米麥而肥然此雞爲法計惟多畜母雞
以伏鷄卵可耳一錢雞一隻價費時銀一錢賤亦六七分卽授人分養舊例平分亦
可然大概雌鷄之利稍厚於雄鷄雄鷄每月長不及半劬雌鷄
生蛋十餘枚可當一劬之值食亦相當若伏鷄卵則息月一錢
而食較省里亦有以畜牛爲利者買瘠牛使童子牽之朝食露
草日飼棉花餅養一二月則牛肥而價倍一牛嘗得數金之息
卽養慶馬之智不可爲常上養鷄鷄一則

日用所急薪米二事爲重米取給於田計口而食相去不遠惟
柴薪之費相去甚遠炭及山柴爲上費極柴次之桑條荳莢又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三

次之稻柴麥柴又次之然麥柴又不如稻柴以其無灰也田家
之灰是一項肥壅商鞅刑及棄灰秦之農事所以山東不敵莘
芟亦無灰以其取給於地不待價也總之必待買薪而舉火難
乎爲家矣最儉者有燒礬糠之法另作連窰俗名礬窰用風箱以
炊則其費較稻柴倍省而其灰復可以糶治坊用之桑柴灰豈其灰俱可糶白藕豈
其灰入此難爲法吾里冬天用炭屑實是省便竹節更省炭屑
杭州江干爲佳價又賤路遠不便則鑪鎮冶坊可糶其價十月
撥可二錢五分糶出粗塊約二斗入炊爐可當炭二十劬用其
餘八斗每脚爐一事用炭屑一升分晝夜翻入可以無輟矣矣
若置火缸一事分晝夜翻入二升晝頗滾湯則一日可省熨茶

幾次夜頻清水則早晏可得熱水濯手類面亦省柴十數劬也
其他烘頓諸物無不便者西鄉專來糶爲蠶簇之用蓋取其不
驟熱不驟冷復無厝火不虞之患每至春半則担可四錢矣里
中趨利者往往冬糶春糶又有客灰者湖州邗窰之灰邗窰近
山燒山柴其竹木之節火力不盡者多存焉種火最便其力雖
不及炭屑之長然價亦止及其半以當班糠則過之矣竹節陳
莊買其值視柴價爲升降風爐火箱俱可用費亦最省上薪炭一則

酒醪爲糜穀之具宜在所禁但祭祀賓客及力田之農實有所
不能已故蘇湖紹金人家無不釀酒者沽酒比之自釀相去一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幸

倍猶爲廉價也與其沽而費金以輸利於人何如種秫自釀而
樽節於已且糟亦日用之不可缺者每年量所應用若干冬春
之間僱人造貯更倍其數以爲慶賀餽遺之用亦省儉禮之費
於義甚無害也但不可因而濫觴耳將造酒六月細麴爲麴每
米一石用麴十劬米春極白浸一月造酒人每石工銀七分酒
器自備以糟燒酒用蕭山人釀法不載上釀酒一則

總論

凡農器不可不完好不可不多備以備忙時意外之需糞桶尤
甚諸項繩索及簍簞斧鋸竹木之類田家一闕廢工失時往往
因小害大崇正庚辰五月十三日水沒田疇十二以前種者水

退無患十三以後則全荒矣有一人以簪簪未具不克種田以致餓困俗云爲了一錢餓倒一家簪衣簪帽一副書云唯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推此可戒其餘世人多金以備玩器而惜小費以治田器豈非惑之甚乎器用

用人一道自國與家事無大小俱當急於講求種田無良農猶授職無良士也訪求選擇全在平時平時不知擇取臨事無人何所歸咎因其無人而漫用之必致後悔不可便說無人可用人無全好亦無全不好只坐自家不能用耳大約力勤而愿者爲上多藝而敏者次之無能而朴者又次之巧詐而好欺多言而嗜懶者斯爲下矣賞儘無害頗用之何如耳選用之道無他

楊園先生全集

毒

論語曰舉爾所知又曰無求備於一人大學曰惟善以爲賢孟子曰如不得已本此義而推行之雖有不得者寡矣若無大過惡切不可輕於進退書曰人唯求舊用慣之人彼知我我亦知彼卽無大利終無大害坦然任之當以更張爲戒惟夫奸宄簒弄不可不察積弊故套不可不破耳

自古農人只有勸之一法小雅大田諸詩可考也曾孫田畯其與農夫貴賤懸隔然其相親不啻家人父子今士庶之家驕蹇阿諛使人不堪毋論受者怨之自顧豈不可恥勸之之道中庸曰既康稱事別忙閒一也異勤惰一也分難易一也忙閒難易被人自言不難分別惟惰者與勤者一體則勤者怠矣若顯然

異情於勤則情者亦能不平唯有察其勤者而陰厚之則勤者既奮而情者亦服至於工銀酒食似乎細故而人心得失恒必因之紋銀與九色銀所差不過一成等之輕重所差尤無幾假如與人一兩相去特一錢與三分五分耳而人情之憎與悅達別豈非因一錢而并失九錢之歡心因三分五分而併失九錢五分七分之歡心乎出納之際益爲緊要論語以猶之與人出納之吝爲惡政之一蓋其人分所應得不求而與之宜也求而與之斯已後矣可令屢求而後與乎人情緩急朝暮不同早晏亦異不可不察也酒食益甚豐嗇多寡待農之物所差總亦無多或缺酒食不過半盞二筯便怏怏而去短少魚肉亦然豈特

書

缺少冷熱遲速亦所必計諺曰食在厨頭力在皮裡又曰竈邊荒了田地人多不省坐陷斯弊可歎也唯夫準繩定於平時有無諒於彼此則有求既無奢望有時不應退無怨心如是則在者無不滿之心去者懷復來之志切不可乘人之急將低作好指少爲多使人有傷心之痛書曰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勞苦不知恤疾痛不相關最是失人心之大處

農事大綱有三道惟在豫一疆界宜正也田地賦役之所起我
不可以侵人亦不可使人侵我本讓畔之意與其以我侵人毋
寧使人侵我語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若
地段田角與人相間彼此便利則兌換可也一溝渠宜濬也田

功水利一方有一方之蓄洩一區有二區之蓄洩一畝亦有一畝之蓄洩漏而不知塞壅而不知疏日積月累愈久而力愈難燥濕不得其宜工費多而收較薄矣其事係一家者固宜相慶開濬卽事非一家利病均受者亦當集衆修治不可觀望推却萌私已之心且思大禹平治九州水土興萬世之利何况鄉黨鄰里被一夫涓滴之澤乎若乃占公爲私損人益己自非人之所爲矣一塍畔宜修築也吾鄉視海寧爲下既不憂旱視歸安爲高亦不憂水圩圻雖不甚重然不時爲修築則地處難塌田患漏洩積久滋弊恒至疆界失其舊所田厓地脚草根盤據所損亦復不少宜於農隙之月趁晴清理修治則省忙工若開時

種田地利最薄然能化無用爲有用不種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爲無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糞與竈灰脚泥無用也一入田地便將化爲布帛菽粟卽細而桑釘稻稔無非家所必需之物殘羹剩飯以至米汁酒脚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生息至於其大者勤則善心生愛上物厥心減又勿論已筋力有用也逸則脆弱丁口有用也閒則虛靡金錢粟帛有用也薪油耗之酒漿耗之瓜蔬又耗之麻纓絲枲亦耗之儉者耗三之一

耆者過之至其甚者男習惰游女休蠶織長傲誨淫又勿論已賈子曰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此言雖大可以喻小人能綽其大綱復不厭纖悉家政其庶理乎農事

吾里田地上農夫一人止能治十畝故田多者輒佃人耕植而收其租又人稠地密不易得田故貧者賃田以耕亦其勢也嘗讀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士庶之家亦如此家法政事也田產土地也僱工人及佃戶人民也田戶終歲勤動祈寒暑而吾安坐而收其半賦役之外豐年所餘猶及三之二不爲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僕者額外誅求脚米斛面之類必欲取盈此何理耶且思朝廷一布寬恤之詔百畝之家所益幾何而歡傳萬口下加徵之令百畝之家所損幾何而怨咨載道豈非民力不可竭乎大凡田所坐落平日決宜躬履畝畝識其肥瘠計其寬隘及泥蕩水路莫不盡圖詳記及佃戶受田之日宜至其室家熟其鄉里察其勤惰計其丁口慎擇其勤而畏者人衆而心一者任之收租之日則加意寬恤僕人積勞極力草除至於凶災爭訟疾病死喪及災獨貧厓總宜教其不知而恤其不及須令情誼相關如一家之人可也近見富家巨室田至深居不出足不及田囑而不識佃戶一任紀綱僕所爲至有盜賣其產變易區畝而不知者侵沒租入將熟作荒退替良之佃任與刁黠種種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計匱索虛糧積累以

致破家亡身無不由此或乃恃目前之豪橫陵虐窮民小者歟其酒食大者逼其錢財妻子真之獄訟出爾反爾可畏哉 佃戶西鄉女工大槩織綿細素絹縐苧麻黃草以成布疋東鄉女工或雜農桑或治紡績若吾鄉女工則以紡織木棉與養蠶作繭爲主隨其鄉土各有資息以佐其夫女工勤者其家必興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與男事相類夫婦之所業不過麻桑繭絲之屬勤惰所係似於家道甚微然勤則百務俱興惰則百務俱廢故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資其輔佐勢實相等也且如匹夫匹婦男治田地可十畝女養蠶可十筐日成布可二疋或紡棉紗八兩寧復憂饑寒乎刺綉淫巧在所當戒 女工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太

凡事各有成法行法在人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家政亦如之歸安茅氏農事爲遠近最吾邑莊氏治桑亦爲上七區首今皆廢棄一者由天荒亂而盜起也一則由人膏粱之久不習稼穡艱難也司馬溫公居洛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困之將以益之宴安害人遊閒廢事古之人無不懼之今農書所載者法也苟非其人法不虛行行法之要一曰忠信一曰精勤忠信以待人則人無不盡之心精勤以立事則事無不成就之勢要之忠信本也衛詩星言夙駕稅於桑田言勸課之勤也而終之以秉心塞淵黜陟三千言其操心誠實而淵深故雖百

馬之衆亦至於三千也農桑之務用天之道資人之力興地之利最是至誠無偽百穀草木用一分心力輒有一分成效失一時栽培卽見一時荒落我不能欺彼彼亦不欺我却不似末世人情作偽難處也然與世人相交農終易處以僱工而言口惠無實卽誰心生夙興夜寐卽朝氣作俗曰做工之人要三好銀色好吃口好相與好作家之人要三早起身早煮飯早洗脚早三好以結其心三早以出其力無有不濟惟之事事如一轍也習勤

楊園先生全集

農書卷下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爲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爲以其餘閒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則半年諺云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附

淡黃蘆方

七八月洗蘿蔔菜入陶器浸以黃水飯湯日撥二三次越三日菜色變卽可食間以小白菜代之特傷脾量家所需以裁多寡多則易敗也忌白米及秈米釜將沸乃出其菜盪前汁去其滓

仍人陶器加新菜新湯并浸之菜生熟俱可食佐肉佐蔬俱美
調以鹹醬及薑惟醃不宜入入醃過酸汁作羹佐食尤美薑心
既往鹹薑冬日未至接濟之功此君爲多桐崇湖州家備此味
病餘食粥言念老友久疎特書厥方以告庖者

壅田地定額 戊戌

三月至九月糞俱上地垃圾俱入田八月至二月糞俱入田垃圾俱上地糞有限垃圾多少無限糞不足以垃圾補之

拔蛇法

凡蛇入穴人用力逆拔雖至斷而必不可出法用繩繫其尾而
攀竹如弓以懸之不終日而蛇出矣蓋人力與蛇堅相持則易

楊園全書三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履祥撰履祥有沈氏農書已著錄是編爲寧
化雷鉉所刊凡十二種願學記一卷共一百十九
條皆其劄記講學之語問目一卷共三十八條皆
其受業劉宗周時錄以就正之詞中載山陰劉先
生批者卽宗周也初學備忘二卷皆訓導後進之
言意在兼啟童蒙故詞多淺近經正錄一卷輯朱
子訓學齋規白鹿洞學規司馬光居家雜儀及朱
子增損呂氏鄉約合爲一編近古錄四卷採明陳
良謨見聞記訓耿定向先進遺風李樂見聞雜記
錢褰厚語各採其所記嘉言善行分立身居家居
鄉居官四門見聞錄二卷記近時之嘉言善行喪
祭雜說一卷皆糾時俗違禮之失學規一卷凡澉
湖塾約十四條東莊約語五條答問一卷皆其門
人張嘉珍問而履祥答前爲答張佩璉別情皆論
喪祭之禮後爲答張佩璉所問皆雜考經史疑義
佩璉卽嘉珍字也門人所記一卷則嘉珍與姚瑚
姚璉錄履祥之說訓子語二卷凡分十二綱一百
四十五條蓋履祥晚始得子懼弗及教誨故留以

訓之農書二卷多就桐鄉物土言之履祥初講鼓
山慎獨之學晚乃專意於程朱立身端直鄉黨稱
之其書多儒家之言而近古錄見聞錄等率傳記
之流農書又農家之流言非一致難以槩目曰儒
家故著錄於雜家類焉

竹裕園筆語集十五卷

〔清〕李曰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李丹臣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竹裕園筆

語十二卷》提要

傳

先生姓李氏名曰滌字亦白臨川人父國禎明季令耒陽值張獻忠蹂躪楚中土寇乘之郡縣多殘破耒陽城獨完民至今祀之先生少有志操內行孝謹讀書喜博覽通衆流百家之言與里中張大力羅文止友爲文幽潔深邃有名於時遭世變避亂宜黃戴溪山中志意蘊憤著筆語集一十五卷凡十餘萬言明天人順逆謫物類同異其思深其語哀鼎革後屢徵不起卒於家

鄧顯鶴曰後漢書序列王充王符仲長統之徒以爲足繼西京賈董劉揚而蔚宗論贊猶以爲舉端自理滯隔則失吾觀筆語氏所著殆汙論衡潛夫昌言諸篇然其旨優於三子矣

竹裕園筆語集傳

船伏明姿甘是堙暖其諸周變徐穉申屠蟠之流亞與

原序

君子之立言將以發德天懷演繹問學蓋本內而爲之而無藉於外也然適其地則有變矣乘其時則有遷矣此非君子之不能不爲變遷抑君子之能爲變遷耳假令言權卽礙語感道古而廢嗟今專有幅之文置無方之說若是者其所不足猶然在內分也鸚鵡能言句而止揚之姬號稱工書不越數字則豈可以喻通人之致邪若余友李亦白才氣近乎風雲自非瑣瑣所能幾望且嘗已得志名場成家經義緣是而踐石渠登金華猶咫尺窮愁著書非其事也亡何以逃亂入山遂有筆語之作爲軸益多是微論瑣瑣者頗有載筆其人而闕筆不能成語非然則傷不忍成語又非然則禁不敢成

竹村園筆語集原序

語何以亦白揮毫自如手口俱了蓋亦白謂余曰筆語有幾蜚草取與深山寒蛩相唱和也梅草比古今之治亂興亡好醜賢愚有如嶺頭之梅之開放盛落也餘草則年來恐懼憂患之餘之所有也合未刻周易四子書而五也昔容齋隨筆篇目亦五顧彼多歷歲年此十旬未浹巧而速徧而該人謂亦白之筆得助於山矣雖然筆不任助也五色有夢會富有還三品有司亦常有授必授且還筆卽非內山全於外其能贊詞且試爲微山故若扁鵲在青城三年所見日異迺至巖壁皆成文章此或可與十六觀身場而興公未上天台賦輒宜乎金石將母已謠靈運開道鴈山詩僅見於斤竹又將毋已疎以此推之山且可居而可不居復可觀而可不觀亦白

奚藉於是夫亦白別有文心易爲感動所謂恃源而往於何不逢亦白尊甫仲將余所執也其人威儀高深學養邃密而雅不以述作自見惟椎輪積水有爲之先者矣亦白守先猶其本內也而所遇益奇有名山以發之太史公書故宜成於厥子迺余更因其門庭而通及臨邑此地實多名賢宋則有安元獻元則有虞文靖明則有湯若士後先輝映亦白性情問學行將可以班呼安虞湯諸君子筆語具在天下後世當共見之矣豫章黎元寬博庵序

竹村園筆語集原序

上

原序

人苟有好於中雖艱難險阻抑鬱窮愁百折千摧濱於危殆而其性之所近有甚深焉者以奪其情非特人莫之強卽在已亦其可自解已而更自笑也余生平寡所嗜好獨文字一障牢不可破變亂以來別去舉子業閉門著撰既畧成帙非敢曰藏之名山瘞之文塚亦聊以自娛用銷歲月已爾無何爲祝融所妬盡取之而去如富室暴貧思如曩時之豪華了不可得因謂造物困人不過欲飢之寒之使無資生之途斯已矣今余旣啼飢矣號寒矣彼曩紙上空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卽幸而存於造物欲飢之寒之之權何損而必令之銷滅無餘此蓋有故焉造物之困人也必奪其所甚愛而予

竹菴園錄語集原序

之以其所甚畏郭子所畏者不在飢寒雖飢之寒之不足爲郭子累獨此窮年屹屹心乎愛之者一旦化爲烏有始足以窮郭子而郭子之受其累者適百倍於飢寒矣同盟李子亦白飢寒與余同其遭亂流離與余同顧亦白新製日益盈會未聞五丁攝去李子富於萬篇郭子窮於一字若是者何哉文之佳惡彼蒼鑒觀會勝於人以亦白之才視予奚啻十倍一則壽之金石一則付之冷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非虛言也獨惟亦白方飢寒交迫之際力營此不可食不可衣之具計已左矣旣又爲此不可食不可衣之具乃并忘其飢寒而謀諸剗剗奪彼與此未可理詰豈非中之所好有甚深焉者以奪其情邪抑予猶有說造物之權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

受命於初必飢之寒之而後已此權之得行者也若必使之焚棄筆研窒縛心手一變而不識字不知書此權之不得行者也夫造物者旣不能窮亦白矣又安能終窮郭子哉南州郭曰燧遂人序

竹菴園錄語集原序

原序

李子亦白用世才也而下筆妙天下時藝雜著各有所見今再刻進退古今焉何亦白之學日進也而亦白之志且日下余與諸子交相要寧規無譽獨至亦白似唯譽耳雖素負強項不肯下見亦白則下之不置蓋亦白早受狂名雅不欲逐逐馬隊十年危困類歷唯抑志著述以補其先業於所未竟以是知亦白之學日進也居平不輕讀書并不輕論交交游所可而於余顧相下余鍛羽南還每念知已可待孤修維艱爰築小庵聽梵音自省耳而亦白遠在百里時時以練骨養性見訪有所著述必持贈及之余即窮愁特甚而得亦白長益爲多書成視時藝雜著加與焉則亦白之學不盡於此而

竹谷園集語集原序

五

固可盡於此在讀之者與亦白精氣相取不得謂亦白之志狂而不下亦不得謂晁子獨下亦白也亦白寧僅用世才乎可以翼經可以評史矣北山晁星

原序

誦詩讀書而加之以尚論然則誦讀者豈可卷舌橐筆媚朽骨黨枯竹而不一置論議於其間乎今世學士家宗秦漢戶祖歐蘇所稱誦讀者亦不少矣而求其與古之人權衡可否斟酌是非囊括三才網羅萬類吐一偉論登高望遠索隱鉤深或爲先聖功臣或爲前賢靜友語關至極不涉游移者殆未之見也吾友亦白好讀書善析疑義八股餘閑千秋自命雖左史之邱索八九鄴侯之錢軸三萬未可向亦白傲也目有忽往釋之於心意有忽來繪之於手積句成篇積篇成集散則碎璧聚則連珠使人披之心悅罪罪疊疊屢與古人故實反覆推尋如遊幽邃巖洞中蝙蝠充間龍蛇伏路一炬前

竹谷園集語集原序

六

導仄行數里徐歷康莊是有日月山川田廬人物別一世界孰不驚魂快魄悅志怡神也哉如亦白者始可曰尚論曰誦讀曰尚友千古也繼西蜀而麾白旄紹東閩而樹赤幟將在斯乎亦白所著述多經史之昌言性命之微旨方且欲與漢宋大儒割席而坐風雲月露之辭不足以刺其目而搔其心也外矣何爲不棄虛薄而屬序於予予老矣交亦白最晚徒以世業縈細同嗜均癖每入郡城輒相視而笑焉顧予樂玩者大都如曹公之墨劉楨之帶鍾繇之袂溫嶠之鞭耳瓶花盆魚聊以自適何敢爲大人先生道也湯大耋

跋

筆語者臨川李亦白先生之所著也先生之父六符公當勝國崇禎間以名進士歷宰未陽順昌有循聲先生天資穎敏於書無所不讀文名籍甚遭明季流賊煽虐羣家避兵宜黃山中絕意進取所著詩文甚富寫本歲久多散失惟此書有刻本而原板亦無存其曾孫丹臣謀重梓行世屬予校字予讀之嘆前輩所學之不可及也其書所言凡天地之廣萬物之繁古今之造性命道德之蘊倫常行習之恒無所不具其議論縱橫馳騁喉聞之使人怖河漢而細按之則義精而理實真名山不朽之業也夫先生當年窮愁著書未始不欲表見於後世迺閱百有餘年而原板無存幾致湮沒寧不可

竹裕園筆語集跋

惜今丹臣能表章之謂非先生之賢裔耶抑不但此而已丹臣少遭孤露奔走於衣食克自成立以興厥家然獨不私其有三黨之親屬待以舉火者數百人旅寓粵西多行義事予嘗以備有周禮六行稱之以其事蹟載之從善錄中然則丹臣之所以念祖德而積餘慶者尤大且遠矣丹臣之子敬之爲予同年少司農曹地山子婿年少好學能詩文蘊經濟才定交三年今歲假館其家得丹臣行事甚悉予生平最喜揚人之善故於校定作跋牽連書之俾世之讀是書者知先生隱德不耀而後裔之賢如此可以無恨而丹臣之懿行亦得與是書並傳不朽使人爲善之心油然而生於世教不無裨益云爾乾隆庚寅初秋和陽後學伍澤梁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邇言

老氏之守禮象夫地者也故卑法地莊生之任智純乎天者也故崇效天老氏生春秋之世機智煩而混沌日死淑身之學要在自備故嬰兒諸論有戒慎恐懼之功正其道而自治者也莊生處戰國之時殺氣盛而攻鬪日起憤嘆之極反若逍遙故齊物諸論著浮游虛無之說反其道以自放者也是老氏之守約懷憂患而與大易同理莊生之曠達原感憤而與離騷同情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人之顏面莫不旺於春夏而老於秋冬余謂春夏者萬物之所以老也發舒宣洩人之元氣散越而無餘內無所以自滋及其嚴栗則衰形見焉故曰燦金者在於紅爐而不在於清水

以口舌詈人者猶搏人以挺刃是之謂齒牙之際有手臂之能以琴瑟移人者猶感人以語言是之謂十指之閒具諷導之用

喪廉恥以得衣食喪其虛得其實也喪筋力以得衣食喪其實得其實也然而人寧舍其實實其虛者何也天之覆物至高明矣使天更其體日與人相接世之污垢煩濁皆得至乎其天天又何以自全其高明之體物之德天每天固全以其得天之廣漠也帝王治世使顯在耕桑樹畜衣食肉之事而

無庠序學校政教刑罰以隨其後不相習而爲禽獸則州率而爲盜賊亦安能令人鼓腹含哺樂其大化乎故金玉不如布帛菽粟而反其道以相尙者世之所美半在無用者以相市也黃鐘之響發而出聲者寸竅耳而非修其首尾之勢則簡促而音乖是知天之所貴在虛君之所治在虛物之所珍在虛人之所寶故亦在虛實其虛人道之所以立也

我智初若以愚者爲可棄也既且以愚者爲可誅也夫愚而可誅則天下不勝誅矣豈智者天固予以殺人之具乎人智之士已全於智要令人可安於愚

朝廷之上君明臣良猶覆載各職兩者俱欲並隆天地之義也家庭夫婦如日月然夫貴剛毅妻當濟以柔順如兩儀之

竹希園筆語集卷第一

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若兩者相亢是爲陰不讓陽必有薄蝕之患

責人以厚者卽其責人之心已得薄矣且厚在人則處已益難韓信受食漂母後無千金之報將何以酬此老嫗焉豈非受人千金之壽何以奮身一擊狼籍街市故春秋大復仇而聖人重報德

等言耳以性剛者出之令人氣激性柔者出之令人氣平言非有異也點畫字句無所損益而聽者固殊聲音之際載性情而行是以其道通乎琴瑟一舌與十指俱足以出聲音均皆有表性贊情之功舌之與指人之外心也

千觔之石舉於十人之手十人之力固皆至乎其石也然能

施其所舉之力不能名其所舉之方聚衆人之力相至而強相至而勝雖有智者莫測其所以然也此形舉之事內有神行其中

氣破鋒校之事君子勿爲非徒全物究全已也火費其光速至於開刃費其銳速至於折故君子居身與其爲庖俎不如爲劍匣也與其爲熾燄不如爲石輝也

福禍者從平分而起者也值禍福無形之日平分之位福得其半禍亦得其半也禍福倚伏之理塞翁能見及之若大禹之言則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故禍福轉移存乎其人非塞翁所能知也

白虎通曰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西金屬

竹希園筆語集卷第一

其竅爲肺喜樂之事肺主之故易曰萬物之所說在乎秋也肝爲竅而善怒生氣繁也故曰少壯者多怒衰老者多悲北方水也人生情慾之脈腎主之且智之精藏於腎腎主智而智者復樂水本源相環有活潑流通之趣焉南方火也火之用無所不照不能隱惡而覆奸故高明者物之所畏也

人知雲之功於雨而不知雲之功於雷也青天赤日之下不可以爲雨卽不可以爲雷雨不可以爲澤卽雷不可以爲威有雲而氣之相蒸可以沸沸者爲雨形之相隱卽可以隆隆者爲雷雨得雲而恩可施也雷得雲而威可行也是物之能爲恩者威卽相倚於其中

喜怒哀樂四者心之自相爲用也四者一有所據於心則心

之全皆爲一用矣心用於一猶不能乎三也而尙欲其研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乎耳不自壅然後可以聽五聲目不自蔽然後可以辨五色心不自用然後可以周萬變智生於我之有餘而才裕於體之能暇欲盡吾心之用者不可先以一己之情據其心

人固無可怒事固無可怒而顧不能已者已有所觸而發於外也怒者肝氣於屬爲木木際火而然內體燥烈者恒有怒之本焉虎卽不搏攫也恒有怒色水之噴薄於龍門也恒有怒聲又豈關物哉故怒者木火相燔之事體固自具而施於金水非其本所惟善學者爲能有調伏心性之功顏子之不一遷與聖人之中和異名而已

竹石園詩集卷第一

四

木之所以能久存者以其首附於地也首附於地則土德滋茂而又靜處以挹天地之和人之生也以胸腹爲出納元牝之門僅寄於中際而復視聽耗其精持行耗其力生之者微而耗之者多安得而久存也且臟腑之物已所有也已所有者非第人莫能測雖有智者皮膜之內卽等爲鬼神幽隱而莫可知夫物至不可見不可知而欲其與世相吐納汨汨不休若桔槔然數十年而不見毀敗之形者未之有也人之上壽不踰百年以其器固速朽者也

人謂愁苦者多歿喜樂者多壽此言非也譬之薪然薪之鬱而內焚者陰燂其體薪之燔而外炙者散費其光光之外耀體之所以見損也木之化爲死灰也體光盡而止矣

人之貴古器也貴古人之文章事業德行精神求其真而不得姑取古人之常把握憑依者以是爲古人之所寄如瞻父母而不得讀其詩書飲其栢棧庶可以得手澤口澤之遺以是爲仁孝之所寄焉耳後之嗜古者尊所從來高其遐慕所寶在器之久遠無復有仰止古人之心是視周室之天球河圖宏璧琬琰交與末世之寶珠玉者何異江淮之間有好古者見石有人跡以爲禹治水之所至也寶而藏之珍好之篤若市以千金勿易至詢以禹貢導河濟川之事則茫然勿曉是得爲好禹跡者乎人之於古其毋爲寶石跡者則幾矣

按百歲之人與之語前代之事如在目前忽若此身處高曾之上所謂因其人以通其境適遠者亦然楚人未嘗至越有

竹石園詩集卷第一

五

至越之人告楚人以越事而楚之至越者若多也地不必履事不必經假以衆人之耳目心智而天下之人盡吾導也盡吾利也此用智之逸術也

或曰柳之爲物也上應於宿故順之而生倒之而生以其質雖在地氣附于天故易生也然柳者陰物附陽而生月令仲春之月柳宿卽次於巳中已歷老陽之候故柳至初夏而卽老初秋而卽凋者陽氣早盡也

媚嫉之人不可與之談賢善美好之事以非其性之樂也而誹毀譏謗之說又且相隨于其閒故裂綰之聲無有可嗜而妖婦恒耽之不休者以其心之所好固恒在毀敗破裂之際也性蓋不能容其完善矣此生而爲物蠱者也

目之前無所不覩泰山能見秋毫亦能見也由其道可以上
邇乎羲軒也目之後雖以離朱而不能自見其肩背之閒由
其道故不能遙測乎曾元也一身之前後而已得古今難知
易知之勢矣

葭之管去天不知其幾萬里也然而空中之氣靜與天俱靜
動與天俱動是即謂之天心蚌之胎去月不知其幾萬里也
然而應時之感月盈則中實月虧則中虛是即謂之月窟
拯災獨之人而復與之較是非必我慈有不足也假令堯舜
禹稷值飢溺水火之民若謫爲下民造孽宜天降災則決河
播穀一段勇猛功德何處得來況災獨者知識多顛倒與知
識顛倒之人而較是非必將瞽孩提之啼笑爲非時作止爲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一

六

無度又何異詰仁于虎豹而課禮于狙猿也哉故禮經曰倬
與堯雖有罪不加刑焉以其爲是非所不處也

瞽者或以耳爲視是明在於耳也聾者或以目爲聽是聰在
於目也瞽者或以人之視爲視是瞽者有無目之見也聾者
或以人之聽爲聽是聾者有無耳之聞也瞽者廢目而專耳
故精於聽謂瞽者有一分用耳之聽有倍分準明之聽可也
聾者廢耳而專目故精於視謂聾者有一分用目之視有倍
分準聰之視可也若是者何哉耳目雖廢視聽固可以交相
爲通人已固可以交相爲代聰明固可以交相爲準蓋天地
之靈在人人之靈在耳目聰明之爲道廢而不絕日月之墮
于雲霧也第可謂其掩日月之光不可謂其蝕日月之精故

謂聾瞽之人無耳目可也謂其無聰明不可也是以聾瞽之
人耳可視目可聽蔽目能見塞耳能聞隱一分之明者可得
倍分之聰也隱一分之聰者可得倍分之明也聰明之靈相
循而不已者也

空者鳥之宅鳥之凌空也可以摩天而卒未見飛鳥能躋乎
層雲之上地者人之宅人之行地也可以放海而卒未聞世
人能至乎六合之外以其質之所不能至也假令鳥而入蒼
天人而窮四海至無所底有絕力而死耳故善用智者不然
斷世自近取理在實莊生之放誕豈不謂快而卒不免見擯
于聖賢者以其馳遠而達虛也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一

七

相接者有時語言之感過于幣帛邂逅之人初若與我不相
洽者及夫聲氣相接其爲懽倍前也則口舌之相關也至矣
故嚶鳴之詩曰求其友聲禽獸異類愛而勿仁以其莫知禽
獸之告訴也使天下皆爲泣犧之牛則其死皆可憐也皆爲
啼鸞之麋則其子皆可放也

一室之中地上之鹵柱礎之潤是亦雲霧之屬也猶若身至
於天之事也穴中之蛇壁上之蜥是亦蛟龍之屬也猶若身
至於海之事也簷前之雀梁上之鼠是亦鷹鷂虎豹之屬也
猶若身至於山之事也三者境物雖曲充而論之而其觀大
矣

物而自存其我相者則鑑物必不清存我于其中非特以障

物先以障我水之能鑑物也以清鏡之能鑑物也以明而清
明之體虛而應物任物之至前者妍媸萬狀照徹無遺而水
與鏡無心也假令鏡水先有我相則鏡且不能設色水且不
能含光矣天下之長短黑白又安能立至而皆辨乎故至虛
者大化所寶無我者至人所期也

虛幻之人非以爲人取適已也人爲虛幻之行將欲有所
利而欺罔於人也乃至日用瑣屑之事尋常方員之物亦多
變亂黑白此曷故哉蓋虛幻之徒其魂常遊於天地之間而
不陷實以白處故常蕩漾於飄忽之間而自以爲樂雖刑之
兵之而猶不悛也夫天之加物雨露風雷無不有其功名也
而電光爲虛事天且有虛而於人何怪其然廣心以視之抑

何所不有也

人生少壯者奢華而髦老者儉嗇其說蓋在孔子所謂血氣
也財者精華之物也精華之物或以之佐其性情之豪或以
之營其身心之適或樂施而喜行其仁或慕俠而好崇其義
其事蓋皆一出於發榮果銳之時至於衰竭一已之血氣已
自先趨於蕭索之中身不能耐其耗與費矣血氣弱而不能
呼擲乎財故嗇也抑物之有春華者秋冬落其實實落則生
氣必究故老人貪得而易亡世有好貨之子每至蚤折者亦
其秋冬之氣先見於身也

鍾伯敬云人有子孫數代之後其子孫有能歷舉其祖父之
名字者乎東坡又云人生以有子爲不死有文爲不朽二者

之說一若輕言之一若重言之蓋人之生於天地其爲勞苦
也無算小人之營家圖身固爲樊囚君子之幹國濟民亦爲
物役而究也相尋於盡嗚呼旅寓之子甘爲主人勤動作牛
馬走亦竊意計久長焉而不圖轉瞬去留之不可知存亡之
莫可必可哀莫有甚於此者也於是而爲不得已之慰曰恃
有子在夫士庶之家再世而祧其祖子孫之弗若不能表先
代之勛勞繼前人之美善共去若敖氏幾何也然則君子所
貴乎有子者貴其揚名顯親者而已矣貴其念祖修德者而
已矣

奔馳之人常喻之爲夢歷彼蓋以所馳爲夢者也夫夢之與
覺大殊而一則迷而罔知一則驚而亡返有心之幻與無心

之幻其神之出亡則均矣

身者人所甚囑也以旦晝之際色然而自見其身故以爲體
也試當漏寂更永之時子虛一室黯然趺坐則不能自見其
身爾時身無所觸若通身皆頑身無所麗若通身皆幻寸地
靈光忽然自現真覺五蘊非有四大都空現前塊然七尺直
可立地蟬蛻矣是身與我固亦疎遠不切之甚者也而世固
囑之不返不亦不思之過乎故好言元同我於人無分也細
言區別身於我有分也

暑則呼簟早則呼畢風雨代相爲恩也然是二者常相須爲
用世每有風至而雨不至則怨咨隨之故曰口惠而實不至
災害及其身

關者常以氣爲衡真能紛紛者務在能以理柔之使其氣和曹沫之反侵地也以劫血氣之強也孔子之歸魯田也以禮仁者之勇也

天之生人也命一人以君之養其幼小安其耄老賑其窮乏有其賢才馴其頑暴五者立而王道備矣細而求之非王者自爲也蓋下之編戶匹夫固已代王者爲之也撫其幼子鞠其童孫固已代王者而養其幼小也頌白不負戴五十七十無凍餒固已代王者而安其耄老也智不足者爲人役力不足者爲人恤固已代王者而收其窮乏也中養其不中才養其不才固已代王者而成其人材也家齊無悍奴親族無悖子固已代王者而馴其頑暴也如是則君逸而治易成使無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一

十一

下之所爲而專期於上雖堯舜不足以爲治故匹夫之家猶日也天子之天下猶歲也日無差忒則歲功成矣是以匹夫近飭家行而能上助王者之治此之謂也

人死爲鬼世俗之言也人之生氣將盡者既死而氣歸於無惟生氣正旺而卒死者則能爲鬼於天地之間譬之物然人之伐樹以爲用堅老者其木氣完而可無他患斬其穉木則蠹而蟲滋其中以生氣未絕也故老死者魂空而強亡者多厲

年饑雖爲災正可以重農而貴五穀也蓋歲屢豐則穀賤穀賤則傷農農傷則愈趨末而本事亡矣本事亡則田不盡墾民不可得而富也本事亡則樸心競散民不可得而教也惟

因天歉則粟貴而農亦勸如是則不肯天之時不棄地之財不餘人之才三才交鼓舞以盡利矣

人之恒情應無不願年之長久者乃有耄老之年衰尫羸弱力若不能自耐其形至有咨嗟太息頗自厭其餘生者豈真以生爲旅寓之子故至此而願歸與世之器物歷千百年而乃有古怪之狀人未有百歲輒有龍鍾僂僂種種不可名詰之態此之體具焉能不壞要知造物之新奇全在死生天地之運有春夏而無秋冬是猶欲人歷十二時中而耿耿不能寐者也

唐堯之時洪水橫流江河之道由未疏暢以致懷山襄陵此天地有餘之病非不足之病也鯀作堤堙水猶用補法禹導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一

十二

川決河猶用決法禹與鯀一能識得病源一不能識得病源故下手一爲有功一爲有罪

書首堯典而乃稱虞書詩咏閟雝而乃稱周南堯之治敷於舜周之王成於公繫名者從乎其主而篇必冠之堯與文者勤勞在地美歸於天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也禹貢九州而舜肇爲十二蓋分冀州之衛水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分青州爲營州一因乎其地一因乎其人冀南北闊大地曠莫制而又爲帝堯所都廣其藩輔所以重邦畿也青州之俗人情變詐好行機術其後爲彌濟之地號稱難治而且有島夷之雜介其旁故聖人多設牧以置之又天有十二辰地有十二州舜肇之所以象天亦其義也

讀典謨之言舜之治爲獨至也堯之功詳於治天禹之能優於治地合庶政庶事俱命官而分釐之舜之畧備於治人春秋紀齊滅英氏而皐陶之後遂亡故後世之論曰五臣惟皐陶之子孫不王刑官可爲而不可爲也然當日在廷諸臣自禹而外未有能優於皐陶者也禹之讓位獨遜皐陶不及益稷五臣惟契無謨獨皐陶艱難之詞爲詳卽益稷篇亦皐陶陳答之言矧以益稷亦猶紀事者書名之例意陶實適種之德固諸臣所不及與故子與稱禹皐爲見知而不及他人有以也

或曰舜誅四凶孔子治魯而不去三家何也曰舜有其權有其時有其輔故也若夫孔子無南面之權處春秋之時而僅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十三

有由求之輔然猶墮都出甲有以銷三家悖逆之萌不致如晉之六卿齊之田氏使非以聖人行之豈特不能如虞舜其不爲後世之陳寶者幾希矣委蛇綽綽鴻鵠自全尤見聖人之智者也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各有相差之數堯典仲春日在胃而月令在奎是堯之中星應在鵠火而月令宜應在鵠首矣又如堯典仲夏日在柳而月令在東井堯之仲秋日在氏而月令在角堯之仲冬日在虛而月令在斗每季各退二宿而中星亦當隨宿以爲進退矣日之與星雖各相應而中有微差歷家之言曰堯時至宋慶歷通計三千三百餘年日退四十三二度唐至春秋閏一千六七百年日之退數不過二十餘度

輒差二宿則在宋當差四宿宋仲冬之日當在心位今去宋六百餘年又當在房氏之間故曰百年小差千年大差當有卯酉相凌子午相越者此之謂也

賦者田所出也九等之賦宜相九等之田而科之而顧有不同者蓋田視其土賦視其人也土以高腴者爲美卑溼者爲惡故爲壤爲墳皆爲田之中與上而塗泥青黎爲下矣若田初未甚惡而人力不治猶石田也是以充之田中下而賦惟下下其餘賦之屬於下者可類推也田初未甚美而人工能修卽沃壤也是以冀之田中中而賦惟上上其餘賦之屬於上者又可類推也故曰周禮之征園廩至輕漆林至重禹貢之賦冀州最上兗州最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十三

世以諸侯五廟天子七廟五廟者謂高曾祖父及太祖也七廟者是於諸侯五廟之上再加二廟故云七廟又云七世之廟者是除太祖而外天子於高曾之上再加二世故云七世然則從太甲而言之第得祀太丁成湯主癸主壬及壬之父與祖併太祖契而爲七世乎是自契而下壬之父與祖而上更多不祀之祖矣曰是不然考天子七廟比於諸侯多昭穆穆祧二廟也天子由太祖而下自高而曾自曾而祖自祖而父斯誼之漸隆者也由太祖而外去廟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斯誼之漸殺者也天子於太廟以下高廟以上之祖雖不忍視之墀與鬼之別而必欲其等諸廟祀則義又當有所裁故諸昭穆之祖各爲二廟以祧之侯合祭之時則羣饗於

太廟天子雖云七廟而自太祖而下高祖而上並得列至於
祧廟之中則得並饗乎合祭之典是天子自太祖而下更無
不祀之祖矣故周制昭祧之廟由文王而上十四世之昭祖
皆在其中穆祧之廟由武王而上十五世之穆祖皆在其中
豈徒視諸侯之廟僅增二世而已哉可以觀德者謂德之大
者爲天子故得以隆其祖考非以爲祖宗之德猶云政之美
者而後可以長萬夫也

蘇子曰武丁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肖象求
之此其言非也王符曰凡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憤憤冒名
者也故不可專信以斷事武丁卽有夢輒可緣而信之乎且
前代之臣有過乎傳說者矣未聞上帝畀人主以夢也豈其

於武丁而顧有異孔子夢周公第可謂孔子心乎周公未可
謂周公果入夢也然則其說何義乎高宗舊勞於外遞荒祖
毫時必有賢士陰左右之意卽傳說其人迨免喪之始無端
以天下之政倏而卒加之胥靡之賤天下之大其孰能從之
故假其象於夢以神其所從來而後天下乃共使其爲天授
非人力也

昔者周之興禮樂致太平勤勞王室手口卒瘁未有如周公
者也而卒之流言橫生致太保見猜中主見惑夫文王生子
衆多安能必其皆武周之聖二叔之讒猶吹堯之聲無足怪
也獨是召公老臣而成王賢主召公同矢篤棗而不能辨其
誣成王躬承夾輔而並且信其謗讒者之禍可勝言哉向非

風雷一返公雖德音無瑕可共白於天下萬世而姬父老於
東土孺子怠於郊迎公之心跡幾岌岌明昧之閒好事者必
且以私智度公議公欲冀其有全瑜之論也難矣後人行事
既弗如周公之聖而鑒亮人者又遠遜成王召公之賢衆咻
惑人德怨莫定此人心所以難齊古今所以共歎也

魏武云壯盛知慧殊不再來此主氣爲言者也夫人無本之
學莫不有小小知小慧雖由心而出實由氣而生如凡庸之草
木不過乘春夏之氣爲滋榮耳至松柏之茂獨在秋冬英雄
之知慧從氣而生者也聖賢之知慧從心而生者也英雄獨
恃其春夏之氣聖賢獨葆其秋冬之心故吾夫子不踰矩之
學當有遠過於不惑知命之時而敘書傳禮亦在歲年衰暮

竹稀園筆語集卷第一

五

之候則知聖人有本之學老而彌精也或曰孟子養氣之說
將毋恃氣乎曰孟子養氣歸於不動心則養氣猶之養心有
本之學也孟子亞聖有泰山巖巖氣象畢竟屬氣之爲耳
大禹治水凡足之所至目之所經一切魑魅魍魎之類皆圖
之於鼎以示後人曰使後世見怪不怪世之學者使其得見
禹鼎物之魑魅魍魎者直若可等閒視之後世之人情險不
可名怪不可測無所不有與魑魅魍魎何異詩書之所載史
策之所陳不啻禹鼎之爲象以告人也若訝以爲事絕人區
直是學問未到耳

天一生水水者萬物之所以養也然水雖以養萬物而亦有
不利於萬物之時蓋天下之物根附於地者利其下潤反是

則莫不利其高燥器物之措諸地也朽者其下而完者其上鮮華之製置於岑樓之高其鮮華之固於平地也遠矣悟此可得養生焉七尺之軀所居污下中其卑溼之氣少者速衰衰者速盡必然之理也賈生謫長沙畏地卑溼懼其早死古人格理必有不尋欺者予鄉稱澤國有某姓其人多壽詢其居爲從來洪水之所不涇茲於前理益信夫人妖壽之故誠亦多端而此之由溼得軟由軟得疾由燥得健由健得壽是或一道也

先大人每訓滌曰地理可恃而不可恃天理不可恃而可恃世有虧天理以謀地理者卽所謀而得猶不償失也況所謀者尙不可必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此地之勝乎天也先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去

大人曰地理不如天理此天之勝乎地也世亦有各爲忠厚而又不蒙天眷者幾疑天人之理有不應此蓋洪範六極之所謂弱也弱而不可扶又卽傾者覆之之說也

仁者知與勇者之體也心有仁則知者仁之別勇者仁之威也故言理以仁爲先知者仁與勇之用也心有知則仁不至於愚勇不至於窒故言學以知爲先聖人之言所以一主知先一主仁先然而勇次於知與仁者何也勇者知仁之樞也知仁非勇則知無以行其知仁無以行其仁也故曰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草木盛其華者鮮其實而且以其豔色來風雨之妒故從來文章之士功名不著事業不終而且罹憂患放逐之禍者十

嘗八九也固造物虧盈之理悟此可以消文人之怨尤橘柚之畱於樹者可至於春夏其氣象非不金玉飽滿也迫取而置諸几案之上越三日若敗絮然而不能如秋冬者之堅完生氣早盡致速朽也故少壯者斯強而可久耄耋者雖健而易亡悟此可以戒老人之用壯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而得用天子之禮樂程氏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然周公以至親元勲成王報以天子之禮樂猶未爲過後世承而用之周公一人之廟則可也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東萊呂氏曰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嗚呼成王爲周公而賜非爲魯賜也用之周公之廟爲禮而用之羣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去

公之廟爲非禮可知矣豈成王當日所以賜禮樂之心乎其後僭差悖亂至三家亦用天子之禮樂僭諸侯並僭天子反若成王之賜有以誨之伯禽之受有以誨之也究於成王何尤於伯禽又何尤

往同祖生讀楞嚴其所謂六根七處十六觀三十二應諸諦直令人言下領悟至所云佛國俱以白牛糞塗地氣作旃檀香語殊不類一日向西曜述此語西曜曰毋疑麝與糞何異西方牛糞安知不與麝等乎令我頓豁亦格物之一端也言之偶然而來者細而釋之皆可以至理相通故舜大知在於察邇言第舜之隱與揚猶於邇言有善惡之別孔子探十三國之風謠無論正變或以爲法或以爲戒而皆可垂之爲

經受之別善惡而隱揚也猶淘米去沙孔子合正變而皆可為經其與米粒俱成丹砂者何異

是非者物之所大服也是非明而天下治矣然是非有以理為據者有不以理為據者千聖之所然千歲之所然此治世之是非以理為據者也亂世則不然如親賢重士省刑薄斂治世以為是者亂世必以為非遠賢賤士嚴刑暴斂治世以為非者亂世必以為是苟欲以治世之是非而持于亂世之日孰從而止之且我而欲持世之是非世又將以我所是非者而是非乎我利害相隨其可測乎蓋治世以別白為是非亂世即以顛倒為是非逆而與之爭是以一人之身而與世忤也雖愚者有所不為然則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孔子道高德盛有以自全而世莫能害不然其不類於國武子者幾希矣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一

六

江南溺女之風雖以貴家大族皆仍其俗而不之怪予每思此事可為寒心夫天地有男而不能無女乾坤二老有震坎艮而無巽離兌則八卦不成陰陽之義亦幾乎息矣且周禮所載地之所產雖有男女多寡之不同然天地陰陽之數常兩相均取其兩相配故天地生一男必生一女以配之必不使之有孤陽無偶之理自溺女之風熾世無終身無配之女而有終身無配之男鰥而獨獨而絕皆自溺女者致之也然此風之所以不止者雖由於忍而亦由於吝謂嫁女之時必厚其貲而予之以財不如故殺之嗚呼大盜貪人之財而殺

人之命父母吝已之財而殺女之命女非人也父母非盜也況大盜猶有貪人之財而不殺其人之時父母吝已之財致有必自殺其女之事父母有甚於大盜者矣語曰虎狼雖毒不噬其子父母有甚於虎狼者矣可嘆哉因是慘厲所積徵為禍殃此為大端但得一家一族一鄉一邑能返是習而革之祥和仁壽之報將必有異每觀近世之人惕于禍亂亦有務為戒殺者夫貴雞豚而賤子女欲戒殺生且先自殺其所生孰重孰輕孰疎孰戚當有能辨之者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一

七

管仲相桓公具一匡九合之才豈不能辨君臣之大義以決生死而不幸有敗管仲之生平者則鮑叔牙也使當日無鮑子以言於桓公則管仲必死使無知管仲之鮑子可以翼仲可以慰仲可以出死入生乎仲可以去泥蟠而天飛乎仲則仲又必死仲死則君臣之義得存亡之理正矣惟有鮑子之一薦則齊有死子糾遂有生管仲有死召忽遂有生管仲嗟嗟所期為友朋者長善救過冀能成人之美耳仲之生平雖交惟鮑子乃以一時之小愛小情毀人千秋之大名大節所望以報知己者固如是乎然而從無有罪鮑子者何也聖人稱管仲之功故可以寬管仲之罪則鮑子之罪因可以不著後世為仲者衆無管仲之功而不得不究管仲之罪究管仲之罪則鮑子之罪殆不得不相連而並論老泉曰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吾以管仲之不死而又相也亦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嗚呼人生兄弟而值糾桓友朋而有鮑子抑

何其不幸也哉

孔子作春秋爲游夏所不能贊後世以爲恨事夫以兩賢爲聖門文學之最使其稍爲詮說妙義必在左氏公穀之上何二子竟不贊一辭乎古之爲弟子者不敢以已辭參乎師說學不躐等之義已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子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蚤草

山居十六觀

往陳眉公書作讀書十六觀流布坊間膾炙人口余以深山暇日作山居十六觀豈敢效顰聊以借題據臆至於胸次亂煩筆墨卑鄙小巫之見早知索然

觀之一

世之所以憑賴者勢而已矣勢之所在已固得崇而物亦得附余嘗徘徊山巔見其巍然以高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倏爾暴雨沸騰山冢萃崩向之迴出天外者固已化爲深谿變爲峭壑然則歌樓舞館變爲碎瓦頽垣玉樹瓊枝化爲荒榛斷梗金釭樺燭變爲螢火鬼燐蜀錦齊紈化爲丹楓白荻花草久埋於幽徑衣冠徒慨於荒邱是一世平陂消息之形悉類此陵谷變遷而已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二

雄與威物之所伏也世之雄大而威猛者孰如虎豹搏人之犬豕搏人之牛羊搏人之父子兄弟一朝值射獵者罹其穽而遭斃虎豹雖強與蛇鼠等嗟乎每見世人攫人之財戕人之命者吞噬弱肉無有寧時逮夫貫盈事敗身命殞喪彌天之惡徒張一時之雄安在其與罹穽遭斃之虎豹何異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三

天之生是材也以獲用爲榮使榱桷杞梓而不得登於清廟升於明堂效梁棟之任則良木扼腕大匠興嗟然余觀揚雄論鬼瞰其室李斯云大出東門可知古之明哲者或垂釣於磻溪或扶犁於莘野志在待時正以善藏其用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四

內塵之生緣外塵之助長欲洗人心之塵者藉聖賢藉書史藉法律藉佛藉仙然而六塵不空五蘊俱有一旦青山雨後色色皆春晨鐘曉箭聲聲證性恍若大昏初覺微體都孩始信十年修心不如一朝聞道山居者宜有是觀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觀之五

世所炫人聲色其大端也故老氏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所以燕趙之女鄭衛之歌溺而好之士庶喪其身而國君則亡其國余從入山來此閒聲色供我悅怡者何限松聲泉聲寺鐘聲牧豎笛聲林鶻聲風聲竹聲皆聲之極清者也野花色蒼崖色雲色瀑布色煙霞色楓梓碧丹色皆色之最佳者也余縱一一私之取不禁而用不竭而並無敗德伐性之嫌較之一切炫人之聲色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六

日月無私照其前語也然余既處山中此閒復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東西之山俱踴躍奮迅而起計兩曜所經各蔽其十之二是他日月之光偏長而此日月之光偏短也人之聞道亦復類是聖聞道十賢聞道五愚聞道一而不知爲道是聞道之多寡因人日月之修短因地人惟知山礙日月無病於日月之體則亦知已私礙道無病於大道之全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七

天下之大政有三一曰治民二曰育才三曰練兵然以殘民者撫民則無民也以忌才者避才則無才也以不知兵者將兵則無兵也余今入山而一一得其師長民者師牧豎舉賢者師採薪爲將者師田獵以牧豎之意長民是即帝治之時雍王風之熙皞以採薪之法舉才是即虞舜之明目達聰周公之吐哺握髮以田獵之道帥兵是即武侯之八陣鷹揚之六韜何治不臻何亂不革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八

天有常運地有常行人有常分器有常用逮一入山而顛倒背反難以類推平原多霽而氣和深谷多霧而氣冷江河水行地中高岡水在山上入山賣賦不如販牛入山問溪不如問獵由是言之則順逆無常境貴賤無常分有用無用無常體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九

氣之均者萬物皆從而稟之無有異也乃山北之產弗如山

南地同種同而生長弗同卽若牛女之殊其畛荆豫之差其氣何也山北多寒山南多煖煖者滋寒者肅由是推之寒者多結結故崑崙巨其北煖者多融融故大海涸其南是以西北勢高而東南勢下又寒者屬陰煖者屬陽故漢儒云陽以生育長養爲事陰積于空虛不用之處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

人所恃以自立者我之爲也我而不變不可守常我而有常併可以歷變余嘗遠眺山巔見其變幻萬狀或炫之以赤氣撓之以黑煙蝕之以寒烟瘴霧幾疑山之本色不存面目非我俟其羣翳一淨諸峯煥然始信山有故吾風雨晦明不可以易其高疑堅樸之體人自有真已富貴貧賤威武必不可

東竹齋園筆語集卷第二

四

以移其對先聖質後世之心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一

地之高下相較而著也今初以平原之人未嘗入山踰崖陟嶺躑躅來斯此固爲高及至此而山復有山四面山勢環合各有幽巖此又爲下逮余更至其上而天外有峯雲中有崑足之所登彼又可以俯瞰脫余又復至彼勢將何似故知天地間高不可窮下不可極高下不可常福慶之中還生福慶凶極之後更罹凶極憂憂樂樂之變悉如此高高下下之形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二

顏厲之言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榮夫晚食

自美安步自樂無罪自適而必以之當肉車與榮是固明知弗如而爲此矯激之論然以余觀肉食安車之人炎炎天何赫赫鬼瞰兼以時命不猶反祿以胎禍榮且自災者有之窮谷之人藜藿山役芒屨竹杖以麋鹿爲羣樵牧爲友響泉鳴禽爲管絃鐘鼓個中尊遂物外逍遙比于肉食安車者受享奚似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三

空與塊物之大訟也著有之家見塊而不見空著無之家見空而不見塊余以盲眼茫茫目根不定出山而自見空入山而復見塊不知本來無有塊從何生原始無無空又何立悟則生塵俱幻文章事業一如出岫之雲剎那盡滅塊卽是空

東竹齋園筆語集卷第二

五

迷則情見未捐嗜慾知識猶若迷山之霧執戀不融空卽是塊是諸緣有無之龜毛兔角悉爭我性之旦晝雞鳴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四

五經之行於世猶如五嶽之時于地然苟不得其意之所在雖簡斷篇殘於我何有入山而能得意則耳目所經無非至義晴雨而量陰陽是卽畫前之易樵牧而具歌謠是卽刪後之詩屬褐而行揖讓是卽無體之禮寒暑而紀世代是卽不敎之書射泉鹿鶴而寓好惡是卽亡筆削之春秋故知神明俱通筌蹄俱化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五

凡人兩足蹠地可以放四海絕地而登空中不能以一黍是人跡所至可以橫而不可以豎橫者實而豎者虛也地上有山人假而登之崇隆之勢地助其半矣余嘗登山而俯瞰山麓見其下走險趨便有躑躅可憐之色心竊悲之爾時巍據山巔恍若身遊塵外所以在山之物易爲龍爲螭在山之人易爲仙爲慧因地化也人必清淨絕塵斯稱入山無負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六

秦人洞口漁父桃源論者或以爲仙或以爲隱或以爲烏有先生之寓言也然天壤之間無所不有安得輒謂無其地無其人無其事避世遐遜山不厭深水不厭曲耽幽選勝應有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六

別一天地可以攜老幼婦子以居讀淵明記者多疑桃源天上必非人間第得阻僻一隅雞犬不驚桑麻如舊能問津而至其處是卽片席桃源不必更羨漁父山居者宜有是觀

山居十畏

朝多瘴嵐陰多毒霧一也病無醫藥二也戶外卽層巒疊磴趾易顛易蹶三也春懼蛟騰冬慮虎嘯四也黃藤之草食之斷腸蛇哺之菌噉之殺命五也山百田一五穀之利微薄求菽粟於山幾如求麋鹿於水六也余既居山間已入雲霞縹緲之內而此閒復岡嶺環合四面如金城鐵壁日光已出申沒窗戶床几之間雲漫霧遮烟籠露薄九月之夕徹骨奇寒而余以兵苦之後無衣無褐七也夜來鵲泣猿啼使蒙難之

羈人悲憤之愁客眼愈碧而心愈怛如項羽聞楚歌壯氣頓灰八也居木石而友鹿豕室無探幽之人門鮮問奇之履茹字獨鶴吐字獨疑九也佳山勝岫無不足以供騷人之詩圖墨士之畫譜余幸歷此秀崖其雲氣變幻瀑布飛流與夫禽鳥草木之鳴舞盛落無不可繪可賦可咏可歌余以才短墨枯莫與旌揚酬答徒使巍巍美巔與空谷學士共嘆淪沒謂余爲肉眼凡夫十也

山居十快

谿谷僻阻無戎馬一也俗畏法而恥穿窬二也讓不再禮不苛三也古處無機械彷彿羲皇四也泉冽茶香酒辣五也無繁華紛雜以耀奪耳目六也不事臧否飄忽之毀譽不生七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七

也響澗絲竹鳴禽歌舞見聞靜而不寂八也笑傲長松之下箕踞瘦石之閒暇如鹿幽如猿清如鶴俾肥遯之人可以問天據奇可以據案評史九也山人之於樵農猶如粵之鍾燕之西詩書之倫百不得一見有儒行者猶以楚人遇鄒魯之章甫雖不必旣其實亦相競於其名余以慘戚之餘躑躅到此倍承其綢繆謬膺其恭敬使余幾忘憂十也

山評殿最

屏跡深山岑寂無事緣是以孤吟之弱翰作考山之銓衡非敢曰茲山之聲價低昂自我而平心品題優劣各當或亦山史之所許也

一曰平山不如峻山

平山如斥鹵之地一望而齊無可人意必得懸巖絕坂而山之奇觀乃出此猶兵家以奇擅勝也故人閒之部婁無稱而乾坤之名勝足述所以封禪隆文必登嶽鎮仙靈窟宅首數衡廬故曰平山不如峻山

一曰土山不如石山

土爲萬物之母坤之養艮之終始皆資乎土第土者山之肉石者山之骨肉強而骨弱是能享庸人之福而不能著烈士之奇惟嶙峋怪石山所恃以不墜猶之忠孝節義世所恃以不墜是以擁千駟之國君不如甘一薇之餓士故曰土山不如石山

一曰春山不如秋山

竹谿園筆語集卷第二

八

草木之生育長茂皆乘乎春春山固山之富貴者也未幾暴之以烈日凌之以青霜向之競華鬪妍者固與白茆黃華同其腐敗僅以一二之強幹老枝作山頭壽考之物是以早歲之繁華先萎晚翠之松柏後凋故曰春山不如秋山

一曰晴山不如雨山

山質蒙昧得日光而耀之是猶昧者而使之旦也然山氣不幽則用不藏而顯薄易盡雨則山沒頭角于烟霧濛濛之中如美人之覆其面美益可思神龍之潛其首神愈變化是以三傑之功高不如四皓之名隱故曰晴山不如雨山

一曰近山不如遠山

山雖有美身雖其中美者不足慕也蓋人情賤近而貴遠假

使崑崙泰嶽邇在目前必不足以生夫企仰顏閔程朱生於今日爲我東家隣則熟視無覩故對遠山如對古人如對畫圖之烟雲使木石依稀彷彿於明滅斷續之中正可大發其恭敬愛樂故曰近山不如遠山

一曰童山不如木山

山如人有木如人而冠也山爲質有木如質而文也有山而無木則寒岑瘦島荆棘荒蔓之形不類草野便類草昧何如點綴菁蔥使山頭有郁郁彬彬之色是以章縫之儒士優於襁褓之老農黻冕之唐虞飾於卉衣之疏仡故曰童山不如木山

一曰木山不如竹山

竹谿園筆語集卷第二

九

森森之木山之才用山之都麗具在焉然無亭亭出塵之意則才而庸都而靡惟有猗猗之修竹而標格自高風懷自遠山色差堪免俗是以木如撫仕竹如清隱木如市豪竹如俠客木如華士竹如高人故曰木山不如竹山

山評著最

余旣作山評殿最數章忽有山靈請余曰余從開闢下歷到今渾渾噩噩樸而無名旣不欲以可踰之邱陵賢且受謗又恥同於無本之溝澮聲復過情所以譽言與毀言不至泰山偕土壤齊稱自予之比擬橫生低昂互見寓褒寓貶誇巖谷之春秋一否一臧肆烟霞之月旦遂使見譽者突爾其色榮被譽者無端而悼嘆皆予流品之太分雌黃

之所判也子盍不渾而默之乎否則余各有本來面目或亦可繪可書藉子筆端爲我發摠務去優劣誰毀誰譽余曰唯唯當錯取諸山景之最者而獨著之以酬山靈許曰曉來霧氣濛濛如輕烟籠燭徘徊東山日出如鏡在呵氣中漸復光明又如混沌初開三才始判此則山之朝氣也至夕陽在山人氣多黃覺有沸沸風砂相戰於林莽之間牧豎樵叟晚歌歸去寒鴉野鵲望木來巢致使羈人每因之以懷故鄉志士時感之而嗟榆暮夜則烏鵲繞枝候蟲吟樹加以漏寂更永虎嘯熊啼山谷震懼使余未敢出林崖半步雖以東坡之興亦不敢乘月而訪懷民晴山則陽照在空萬彙畢耀丹楓碧草之色闢晴愈鮮令人對之如登歌舞之樓閣抑言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上

笑之嬰兒見聞皆生歡喜之氣山陰雖若闃淡然如懶妝西子姿韻終復可人時而岫出白雲天山一色翻覺天如大海水面茫茫山頭山麓俱在其浸沒之中遙聞犬吠雞鳴若以爲拔宅旌陽盡在天上可聞而不可見其或密雲爲雨則山面如淚如絲垂如簾罩少焉水流谿壑聲若鼓吹又有一派瀑布飛來如光如練李白所謂銀河落九天者良不爲虛有若謾謾乎松戛戛乎竹摧枯偃草勢倖雷行兼以黃碧萬狀片片斜吹若以爲天花又若以爲隋絲易稱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也環眺嶺頭葱鬱如錦如雲古藤老樹食山精氣數百年狀如虬龍更有一峯修竹千竿勢如拂旌如排盾如百萬軍騎屯於嶺上森森可畏忽令英雄奮臂有鳴劍伊吾勒銘

燕然之志斯固竹之形勝也劍脊鐵面芒不可犯意其爲心爲骨可取以配人閒之忠臣孝子可使巾幗男子駭汗惡心巖巖之石又五嶽所藉以爲鎮者乎遠山則縹渺雲末若在十洲三島之外雖以華嵩祇覺僅與面齊據衡嶽之上七十二罕可俯而瞰則高山之奇觀也凌霄插漢幾侵日月星辰之位大際神仙登山而呼之若或可出其祖禰諸山恒見衆峯俯伏羅拜於其下猶如孫子風霜高潔刻露清秀秋山也向來繁濁之相一朝頓除有如入定高禪片塵不與萬翳俱滅冬則木葉盡脫孤松獨秀如宋文山商首陽勁節亭亭壽且千年直可與天地並爭不朽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上

有盡惟到目者便不可輕易放過余以才短墨枯欲使山頭快景盡赴余寸管之下得毋違願之嘆乎況評山者如繪龍然見龍而狀之尙未能肖懸而擬之其不爲蜿蜒者幾希因自仲秋入山以來逮今七十日所見於山者如此故漫然評之至於春山之可懷雪山之可賦又爲評山者第一樂事余尙未之歷不能言也

山民壽說

人世之大惑有三曰貴賤曰貧富曰壽夭第富貴貧賤二者猶可以智力移可以才術奪也獨是壽夭主於其命修短死生之際有莫得而強者焉是故以顏冉之賢而不能救身之疾以余皇漢武之力求不死而不能益命之長周公願以算

延其君事同虛幻文王夢以齡予其子理似矯誣然則妖壽者天命所司不可以人力求也乃余入宜山戴溪而見其族老恒多壽蒼顏鶴髮若若蒼若老者累累而是竊嘗思之天下之物凡堅固脆薄之質皆因乎地之所產平原之區江漢之地民得水分多而土分寡其所稟者皆輕清湛明之氣寬綽佻達之姿故其民雖智而多妖生於山者純厚而能固靜一而不耗此即天地之所謂壽源也且其故又有可言者焉夫五衢之都豪華之市聲色玩好之所以逐而嬉也其大奸巨猾毀禮犯義之徒恒相萌長於其間若是者命不必妖而或殺於病或陷於刑深山大藪民自飽煖而外無可欲以亂其心謹守尺度畏縣尉如畏豺虎民無奇病無大獄又比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二

三

年水旱相仍食不續命生其間者鬻妻子棄田宅捐金帛然猶且殍亡遍野山源之田早不太涸水不太潦而凶歲又不能殺自崇禎閒流賊肆虐金戈弗靖戎馬嘶騰一日屠萬人如割雞豚驅老壯男婦數十萬入阱地如驅牛羊而此僻阻一隅垂白之老不見兵革所言皆太平太古事無不喁喁而歌嘻嘻而樂嗚呼彼不幸而不生於山者或爲水土之所折疾病之所殤刑戮流城之所災欲求如斯之壽命而老死其可得哉窮谷之民既得免於前數者之患耕鑿華胥介春酒而怡天和此其所以康而壽也夫壽者聖賢帝王之所不能爭而此安坐而致之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山與壽理固相通壽者仁當益左券

元宵會序

山之體古凝而敦靜俗亦如之凡一切徵逐嬉燕豪華鬪戲之事恒不得至乎其間故其人雖不蕩而亦鬱樂然而承平既永俗亦漸移被國家休養之深雖窮崖絕谷熙熙怡怡而皆有歌舞太平之風夫亦上之煦育使然也明興天下三百年四方治而海內一天子垂拱於上列辟承流布化於下其過四時嘉會凡可以揚休美而綴繁盛者無所不至而長安尤首重元宵是夕也縱黝威巨室張燈火於市華侈勿禁人之至而觀之者如歷畫錦浸假而通都大邑藩王縉紳之家爭效之又浸假而州里閭巷山崖水湄之民亦於是夕競師其意莫不飲酒鼓吹相率爲嬉燕豪華之歡蓋天下太平久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二

三

矣人無饑寒之愁歎刑罰之桎梏戎馬之驚危太和之氣洋溢人間亦猶唐人感日月而思樂幽人快納稼而烹羊豈一朝夕之故哉顧今何如時也自流賊肆虐以來閭里凋殘欲求曩昔之殷繁有如隱桓之遡唐虞邈不可得乃余避亂於戴溪之山余族季貞白爲族內賢豪之冠復選其族子相似者十餘人爲元宵之會而以其序言問於余是不傷夫目前之變亂而勝事顧猶昔也余嘗思之山巔與海濱固皆天下之末處也未易被世之治亦未易被世之亂且其習愿惡而人勤儉既無大奸又渺橫禍不至犯陰陽之所伺道家之所忌以故天下大亂而山處恒安則元宵之勝事猶相仍有由然者然余竊因之更有感矣宋太宗觀燈乾元而天下悅

元英宗宴鼯山於宮中而天下怨由是言之元宵之爲時一也而人情願與其係於治天下者豈不大哉被澤揚休歲時歌無祈與諸子廣祝億萬斯年之春王正月俾得以長享太平之樂則茲序元宵之意也夫

簪鼠記

鼠爲物其種最繁詩有牙鼠易有鼯鼠莊有鼯鼠山有谷鼠河有水鼠北有貂鼠樹有松鼠而復有翼而飛者棲於人之簷名曰簪鼠蓋卽爾雅所謂蝙蝠腹翼是也余從避亂卜居於戴溪之祠其門屋巍然以高堂宇迴然以深戶外流水青山可觀可聽而其人之情之美風俗之醇恭敬綢繆銜杯把臂余與二弟相隨而適幾忘此身之當亂世也嗣後有峻樓百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五

尺余欲登之守者曰自吾族之創斯樓者三四十十年矣悉爲簪鼠巢於其中連其醜類種其子孫不啻千萬故斯樓久棄之以予鼠且山俗重神怪謂無人跡而有物夥不可算必有所以司之者又以爲鼠卽神也余不之聽乃攝衣而上則見其穿棧插棟蔽日撲面旋爲陰風旦晝之際有如晦夜夏夏乎鼯鳴鼯號慄然若悲而其腥臊所積沒股填鼻余亦悄然其不可留也返而私念謂當茲流毒肆虐之時不能都其世家安其老宅此離遷徙者何限獨茲一鼠永春秋而奠樓國鼠之禍一何長乎然欲有所以驅之余終勿忍越旬日而樓且寂然竊然童子報曰鼠去矣旁有謂余者曰子之至此也爲客而鼠也爲主客至而至遜其位禮也又曰昔者昌黎告

潮而鼯魚去海劉公爲政而猛虎渡河簪鼠之避子亦猶類是余皆曰不然天地之間物安物所人安人所者其常也自人不能據於其所卽無是物必將有物焉纂乎其間斯樓前旣已曠然無人必將巢斯鼠不然安知不爲蛇虺之所伏狐狸之所棲也余今據所而安於其常則羣鼠之斂然而避余無足怪者使余後此之去住無恒斯樓曠然復委爲蛇虺狐狸與此簪鼠也皆不可知而第以是樓也中山而建環如帶面如屏居此者必登是樓方不爲羣峯所壓而若可與之相爲拱揖余以岑寂悲痛之人梯階而升雲物變幻盡在目中可以探碧落弄霞烟接星斗又時得以引領天外眺海隅日出一撫其愁鬱之氣則斯鼠之去樓而貽余以樂誠有未可與俗人言者矣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五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梅草

臨川李曰漁水白義

西伯陰行善而諸侯歸之若是則與田氏之厚施何異然則所謂陰者蓋有說焉主臣之閒善惡不相容主暴不能容聖臣猶主聖不能容邪輔也故舜爲君必欲誅四凶則知紂爲君亦必欲誅文王文王行善而又懼以得誅詩曰遵養時晦陰之義也

武王伐紂順天應人爲古今一大快事向使無義士一諫不特商家乏忠義之氣併古今君臣之誼俱太淒涼何也人犯我君既不能以兵爭而又畏人之劓吾舌不能明白正大吐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一辭以據其浩然之氣於義何謂且夫觀兵之時無不獎助

武王者武雖快其順已而疾風偃草未必不陰爲武之所輕惟有夷齊武亦若卒遇強敵能不心折竊意武王當日亦以事勢將成退轉無地孟津既會非武誅紂則紂必誅武萬一黃鉞可輟君臣可兩全而無害叩馬數言武王亦當聞之而止矣嗚呼總此商家一代之人心先無二子爲之倡牧野初會有八百國自至之諸侯後有首陽爲之風武成告終猶有數十年勿靖之多士忠臣義士之足以移易人心也如是黃歇移楚不韋移秦兩人自謂計得矣而卒之歇之子王楚呂之子帝秦歇與不韋反不得其死而楚又以十五年而亡秦以再世而滅蓋謀人國家者必不能昌此天道好還之理

也

報人之仇而遲於快刺之雄固未有能濟者也故豫讓尋政別則皆以徒死而無成功至博浪一擊雖亦倖脫良亦幾危矣然則雪仇者如越之勾踐可也自修而能下人則得其勝之本而人復不忌怨家仇人吾可玩弄於股掌之中沛公役令項羽殺守是羽之奮跡也與沛公同田橫自刎項羽亦自刎是羽之不屈也又與田橫同而天乃興沛而滅羽人乃義橫而劣羽蓋羽以暗啞叱咤之氣凶暴殘虐天厭之入惡之故沛以仁典羽以暴滅橫以骷髏而死得成其亢志之高羽以窮蹙而亡僅流爲匹夫之勇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一且爲沛公所不及

王前以秦六十萬取荆論者謂其疲秦之力二世適以亡蓋衆勞卒罷人國所忌故韓信旣拔趙幟不敵兵以取燕地明太祖旣擒友諒不乘勝以攻陳理神聖英哲所見大畧相同宋曹后垂簾聽政韓魏公厲聲令其撤簾還宮吕后欲王諸吕下勃不能矯命而抗之獨王陵守白馬之盟致令外遷而奪其權漢之諸臣非魏公匹也德望不足以壓后之心因得以忘其所爲故國有老臣悍后所畏社稷之福也子口小不忍則亂大謀朱子曰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夫以婦人之仁而猶且亂謀況不仁乎宜乎吕雉武曌之爲禍烈也高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當時羣臣

皆固爭以爲不可吾獨惜其不決耳何也天下新造惟推有德者居之故唐高祖舍其長而立秦王宋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少長世及之說不必膠柱也使漢廷諸臣有見於此悍后之子不帝亦可杜垂簾稱制之權如是則劉氏能安諸呂亦可以兩全而無害獨奈何拘故守常羣奉一七年柔弱之天子卒使妖后升座亂孽橫生雖北軍祖左有平勃社稷之臣然而變事極矣後之尙論者竊訝漢之君臣知經而不知權也

穆王著贖罪之令其哀矜惻怛之意君子重有取焉漢文帝肉刑之除意政相同而論者少之以爲法輕易玩愒不勝其奸嗟乎是欲天下之立法者皆如吳起商鞅而後可是故與

竹希園筆語集卷第三

三

於不仁之甚者也鄭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者德所不足也人主能以德化民而且病其不猛三代而後習見刑名刻薄可以整齊乎天下而以寬仁爲姑息此小人之言也夫

懷之以德畏之以威而復待之以至誠之心雖桀黠蠻夷罔不悅服如文帝之賜書越佗子儀之出盟回紇宋太祖之杯酒撤籥是也自他人行之便覺卑遜柔懦必不濟事

七國之難錯雖激之而實文帝有以養之也何也當日爲七國之禍首者吳王濞也吳王懷博局提殺之費詐病不朝已具飛揚跋扈之勢文帝不爲伸貶爵細地之令顧尤賜之几杖焉雖漢天子之親親適足以遂吳不臣之志寵則益驕驕

則益橫其必反矣豈係於削與不削哉錯知吳必反必連六國以叛則不得不爲漢謀爲漢謀恃漢威力之足以勝之計惟有削地之一法猶足以折其強而制其命顧奈何七國禍發而孝景遂殺其謀事之臣錯初事文帝策邊實塞諸疏通達碩蓋有相天下之才乃以幹國之忠遭時之變竟不得其死嗚呼漢之諸臣名爲好儒實若葉公之好龍也故東市之錯與長沙之誼膠西之卬並遭其流斥夷戮藉令文帝蚤有以憚首禍之吳錯亦安有誅滅之禍哉

竹希園筆語集卷第三

四

公孫布被汲黯謂其飾詐而好名而後之論者亦顧少之嗚呼上有好大驕侈之君而下有節高儉樸之臣是猶不可爲賢乎故晏嬰之儉實欲矯齊風公孫之儉實欲規漢武以黜之一言而遂掩宏之善何可以無辨

張湯矯僞深刻宜無後者也而子孫顯榮奕葉不絕論者或以爲天道之無憑或以爲父劣而子善父之殃固不至流於其子余皆曰不然凡善惡之報先於其身後乃於其子孫使爲惡者而獲以令終則惡未償惡未償則其後固可懼也湯雖嚴酷既已自殺則報湯之事止矣而其子孫又固賢則前後曷足相累乎且爲酷吏者而豐於其殖以貽子孫則斂財猶斂孽也湯死而產值不過五百介特之操爲人所難酷吏

應無後而康吏又不當有後乎遂乎此而張湯前後禍福之報可以豁然矣

蘇武不降匈奴計慷慨就死而已所難卻者陵律之說耳陵律先已失節必忌完節者說之俱降而與已伍迫之以威餌之以爵激之以漢恩之薄冷之以朝露之言使非武冰霜其節金石其心十九年之間安能不移易其志乎惟武之誓死勿奪生還漢廷陵始蓮然泣下美子卿功名雖竹帛所垂無以相過而自愧罪過於天嗟乎晚矣奈何不蚤正其始也

廢昌邑之議始於田延年當其會議未央離席按劍排羣臣而決大議震動朝廷即博陸亦為心悸而竟以小過自殺杜延年不得援春秋功罪相準之例而寬之嗚呼又何憤於霍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五

氏也延年以小疵修其身霍氏應以大不道夷其族人謂霍氏之禍始於騁乘余謂霍氏之滅兆於延年

湯著腹誹論死之法而後世傳之酷吏至不得其死乃以為酷吏之報嚴延年有屠伯之稱其母早知其有陰鷙酷烈之禍至趙廣漢為鉅富吏民投書相詰潁川之人稱之且以為漢之京兆所不及何其言之悖也夫計人以陰事真偽莫辨其法與腹誹之事等而與屠伯猛鷙之意亦復相均奈何劣彼而優此也路溫舒之言曰漢之治獄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故為吏者一以深刻為務此固漢之吏習也當時治獄若于公者真可以風矣

孔子言權孟子言術術固非權然而權之副也術從學出者應變雖有心而仍不謬乎大中至正之軌進退存亡各善其則而亦不逢其災此孟氏之所謂術也三代而下好逞其術不能彷彿聖人之權而徒類小人之詐則責霍光以術不亦難乎漢之諸臣子房其近之矣

丙吉有休讓孝宣之功久不自明論者謂光有專定大策之勲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而不知此非吉之心也吉為人深厚不自伐善固其素懷又以霍氏遭夷滅之禍吉雖有功畏而不敢居深自損抑與張安世之辭祿意正相同

平勃不理錢穀丙吉不問鬪傷而言調陰陽理四時為宰相之任假託於荒逸以自文其贓佚何可以欺天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六

英宗不得追漢王為懿皇稱親而宣帝追悼考為皇考可乎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漢王於仁宗兄弟也英宗既入繼仁宗則為仁宗後為仁宗後也者不得父濮王以人子無二考也宣帝繼昭帝為孫則當於悼考為子為悼考子也者似可皇考乎悼也不知宣既入繼則當從昭帝起義而不當從悼考起義從悼考起義則宣為悼之子從昭帝起義則宣固為昭之子也又當從宣帝於昭帝起義而不當從悼考於昭帝起義從悼考於昭帝起義則必悼考可以考乎昭宣帝亦可以祖乎昭宣既祖昭則可以考悼從宣帝於昭帝起義則昭既已儼然子乎宣宣既已儼然考乎昭宣如考悼又何以考昭哉夫廟中為境內之象而正名

爲聖人所先緣所生之私恩而忘繼統之大義此事之不通者也君子於其稱無所苟而已矣

鬼神之神說至人不言故季路問鬼神而孔子卻之以其道誠難明也余覽成帝鬼神之好試偶一言之世之論鬼神者紛紛矣惟蘇氏之論爲晰然猶未確也蘇氏之詮易曰魄爲鬼魂爲神用物宏而取精多養人之魄魄者濁質所成故爲鬼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神者清魂所結故爲神人有貴魄者有貴魂者故有成鬼者有成神者余以爲不然人之魄皆爲鬼而魂皆爲神盤古至今將盡爲鬼神之區是何鬼神之多也凡人之死不特不能皆爲神亦不能皆爲鬼也人以一氣爲聚散氣散則無則生盡而鬼亦空惟生氣未盡而強死者或

竹齋集卷第三

七

遭刑或罹兵或銜冤抱憤其魂常遊於天地之間鬱鬱卒死而不得享生之樂故因妒世之生者而爲禍害如伯有爲厲之類不然以怨氣結於空中爲水旱爲災祲此所謂鬼之說也至於人之所以成神者又有說焉如或因其所造獨至各爲神如神農爲農神后稷爲稷神皋陶爲獄神公輸爲匠神功德在人沒世不忘故以爲神而祀之又或古聖賢之徒覆庇人閒歿而英爽不誣猶陰爲人持賞罰之權秉捍禦之事如諺所稱郭子儀吳太伯之類又如忠臣義士孝子貞婦其浩然固足不朽而後人以自心之精氣與彼相迎常覺武穆夷齊孝已東海奕奕如生此則皆所謂神也然則人之所以爲鬼神者皆魂爲之而非關魄也至於世之所云天神地祇

日月星辰山嶽河海種種不可名數者皆謂之神不可更僕數余又何足以知之故凡神皆爲正爲福凡鬼皆爲邪爲禍而後世所修者禮神必兼鬼以邪正不能相無遠禍所以全福也故鬼之祭以神並行而不廢又周禮謂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亦順其尊卑之說而言之耳非實義也

周召兩不相悅岳牧互爲吁咈後世正快其相濟爲聖趙高鹿馬之易羣臣勿敢言頌安漢功德者至四十八萬嗚呼此二世之所以亡奸莽之所以篡也同聲一舌而莫予違又將何忌故曰雌雄不相知詩人所以有予聖之譏也水火交相益晏子所以著和同之辨也

竹齋集卷第三

八

商鞅開阡陌王莽約民田二者之政仁暴固殊然秦人惡商鞅而新民亦惡莽桀行而堯令人必冒桀不聞堯堯故以仁心行仁政仲舒之限田可與井田同其美以不仁冒仁政雖新莽之王田僅與阡陌同其惡

楚阮秦降卒二十萬天下聞其暴緣是離心白起殺降爲後世所不取撤廟不祀光武赤心置腹諸降者願力投死與亡向背之故大畧可見

與王相師雖萬世而一法光武於漢高愈一一其同揆也光之拔邯鄲燬文書安反側師封雍齒之法也留寇恂守河內師蕭蕭何守關中之法也至河北除莽苛政師入關除秦苛政之法也更始殺其兄竊無幾微見於顏面師若翁分羹之法也至河北不受諸郡縣牛酒師不取財貨之法也不聽更

始罷師不聽鴻溝之約之法也因河內富實以餉軍師耕關中肥饒之法也以故作用則功業亦同雖水之戰不足以敗沛公漳沱之冰卒藉以渡蕭王灞上之民惟懼沛公之不王洛陽之衆心屬司隸少必帝漢兩大雄主共成四百餘年之大統豈偶然哉

卓茂固賢者史乃稱其居已於清濁之間光武首封之爲褒德侯竊嘗疑之蓋士處亂世毀行之事不可有卽賢者之名亦不可居賢而人忌之足以賈禍賢而人羅之致身非主如雄之爲莽大夫固敗生不卽不然如李業譙元王皓王嘉之於公孫述喪身奚補故易繫否曰儉德避難武侯隱臥南陽初之求惟期苟全性命其隱忍委蛇非居已清濁之意乎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三

九

是以君子務立節當師的夷務立身當師柳下惠

藝者藏也藏者歸也死而葬葬而謂歸者何蓋人皆本乎土也人之得生以父母之精血而成父母之精血皆資乎土甘泉五穀藉以生人藉以資人是人之四肢體魄固皆爲土氣所滋反而歸之猶與木事相親也故人既歸土而人之事畢然而爲之設廟以祀之者智者知體魄之頑非先靈所依而爲是迎虛合漠之道以衆親之氣此祈親於神明之類也中國之人衆矣四民而外又多好爲優游不事生產之人以斯人而坐食則無民無民而坐食則必且爲亂爲盜惟佛教教立而游民皆歸之既賴佛以遂其燕佚復藉教以懾其邪心此固便於天下游民者之所也又人以積愛成戀積戀成迷

執而爲癡爭而爲殺禮義刑罰所不能禁者設爲空幻之說以淡之充其空幻之盡不得不矯言君臣父子夫婦皆不足有而後彼之說乃全惟師其意而復黜其矯則君子可以安於道而小人亦不至逞其欲如是則佛有益而無害然而治天下者好之輒喪亂其國何也自以清淨寂滅之道治天下則將不事事不事事則蠱壞隨之豈眞事之而反得禍哉明帝西域之迎君子所不取也

呂公相二女當貴一以妻沛公一以妻樊噲厥後諸呂伏誅呂女之所以貴者卽呂氏之所以亡鄧禹將兵百萬扶翼中興未嘗妄殺一人自以爲後世當興及其孫女爲和帝后家封五侯建光之際一門竄誅鄧氏之所以興者卽鄧氏之所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三

十

以滅后戚之家其禍福相倚何可測乎智哉日禪之爲慮晰也

舜若欲全瞽瞍則知其棄天下如敝屣管仲三戰三北鮑子知其母在而不以爲怯聖賢處此未有不重其親者也趙苞之母爲賊所執而苞固殺賊全城究以禍母程子曰若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然鮮卑之心狡不可測且其來寇利在城而不在苞苞降復遇害則城失身死母亡三者俱喪可若何余所怪者獨以其出戰見母之際苞當捲師而還力求其所以生母之方求之不得則苞乃可以無憾何其無一毫遲回眷戀之心不顧而與之戰則忍心害理者也

黨錮之禍孺子林宗所謂不犯難行也外此如陳太邱之委

蛇自處亦稱善全至如皇甫規以不得與於黨難爲恥好名而樂禍則過矣若張儉困迫投止至以烈禍貽孔褒陷人於死而已巧奪以得全尙得爲人乎哉

王莽之篡起於外戚桓靈之禍由於宦官固東漢西漢之所以亡然皆自高祖一人兆之呂氏之專是固外戚之始枕臥之暱是固宦豎之始也子孫之得失一代之興亡皆由於作始創業之君故開先者不可以不慎

高祖光武寬以得民諸葛治蜀嚴以治衆秦莽苛殘當救之以仁劉璋縱弛當厲之以威故嚴肅之後煦以春和繁靡之餘陵以秋殺王者之道如四時並行而不悖也

王允誅卓之時使允有以善處之漢未必亡何也允當時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十一

所患者卓而已諸州角立之徒未起也允既誅卓則天下無事復召袁紹諸子經紀圖維以磐固朝廷上有所恃而下有所畏雖有驍桀之雄亦安能抗命自擁哉奈何剛稜驕倨操之已蹙既誅其首惡復苛其餘黨卒之身死催汜之手致使天下分崩羣雄角立漢之亡遂不可救藥使允果能安漢者其功名豈遂出平良禹異下哉

文若之獎逆奸操之篡漢其心其跡童子知之至文若不可董昭之言操遺命不及禪代之事論者皆以違其生平爲二人之詐不知名義之良雖不仁之人未嘗絕也惟其雄心悖氣及鋒而用之際始若甘亂賊如飴逮其衰竭之後將死之時則薰灼漸淡壯烈都灰雖亂賊亦有平旦

孔明於赤壁之役求救孫權是軍事窮蹙之時卽曰荆吳之成立則鼎足之勢成於巴蜀已定而曰成敗利鈍臣難逆視非前強抗而後屈靡也初遇先主則雖未得其地而知其必強繼事後主則見其庸闇而懼其難恃

魏人曰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其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今還相攻天亡之也嗚呼斯足盡吳蜀之情形矣當日吳蜀雖小合併其力誠可抗魏而無難赤壁之效其已事也自昭烈詐取益州而吳憾吳憾而荊州失荊州失而昭烈東征喪師自此而蜀之威力漸折不能不亡而并入於魏魏既并蜀則吳益孤不得不亡而入於晉是蜀懷禍以速禍吳亦助仇而致斃故曰從親之約不敗則六國不亡赤壁之好獲終則吳蜀不滅惟六國散從則秦得肆其兼弱噬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十二

小之威故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吳蜀不和則魏晉得乘其假虞及虢之勢故滅吳蜀者吳蜀也非魏晉也君子之爲是事也當明其由來之情明其情之所由來則不至悞而效之而相胥於禍兩晉之士好尙虛無余試推其所由來者而言之漢之衰也以黨傾天下士賢者憤已獲無罪之禍既不欲進而自遂而性情又不可無以自樂故崇尙虛無忘富貴齊死生使已不戚戚於邱園沮喪於貧賤身雖困於林泉之下而其心固常伸於萬物之上此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是以東周之衰老莊重寂滅黨錮之後晉人貴虛無所以適己而自怡也而欲以之治天下則必不可何也天

下者衆有之區也衆有之區必以有相濟開物成務者必不能辭於事濟世安民者必不可憚於勞使其皆悞耽於元曠標致雖可樂而究無當於名實之效宜乎衍浩諸人債事危身尺寸無成而徒爲天下笑也

賈幹國之誠而行以果敢之氣至憤鬱而死者屈原賈誼祖逖三人也原以懷王之忠遭譏而作離騷誼一見漢文立談痛哭祖逖中夜聞雞起舞使其志遂何功不成不則天地間何處能消此一腔熱血其欲灑之中原者適足以爲燔身之膏者也故君子不患無志志貴成之以從容不患無才才貴用之以和異天下之事不能盡如我一人之心卽據機忠須防造次耳

有希園筆集卷第三

兩晉人才皆好名而無實由其祖尙虛文悞之也王衍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自言其少無宦情不預世事終有排簪之禍固無足論稽康尙奇任俠不堪流俗亦究如孫登之言殷浩妄比管葛毫無成功徒與桓溫搆水火之讐至王導爲瑯琊謀主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語徒屬空談陶侃運甓齋中自期致力中原蘇峻之討蓄縮不前賴溫囑作之乃赴氣習移人賢者不免固如此哉此所以海宇瓜分五胡腥擾而不能有所爲也所可紀者惟稽紹濺帝衣之血桓溫謁西晉之陵二事差強人意而已

王敦之逆導不能正之或者至比王導於趙盾解之者曰周公不能化管蔡之畔大舜不能格傲象之凶敦之逆豈導所

能諭乎若可爲王導寬也然予觀導之泣周顒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夫殺伯仁者敦也而導曰由我而死則由導而死者豈不可由導而生乎則是敦之順逆固可轉移於導之意中者也綱目於魏髦見弑書曰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於南關之下夫魏之倡逆者賈充而抽刀者成濟昭乃誅成濟者也而終歸獄於昭者重首惡也卽不以導爲敦之首惡君子以爲與乎惡者也綱目卽書曰王敦王導同舉兵反可也蓋凡爲人臣將則必誅而春秋之法誅意敦也死而刑其屍導也生而立於朝君子於是譏晉之失刑焉矣

有希園筆集卷第三

平勃於諸呂之王何以決已之必能安劉謝安於秦寇之來何以云晉之兵甲無缺曰事之莫可措手者姑爲是大言以互慰耳後雖皆如其言徵倖成功初心未敢自決也使太后不崩太尉無北軍之呼則諸呂不滅符融不麾兵使卻朱序不陣後呼敗則秦軍不亡故人臣之義必當以王陵爲正防敵之畧必當以桓冲爲經

蔡邕有作史之才王允忌之不貸其死孫盛作晉春秋紀枋頭之敗桓溫怒之至懼以禍崔浩撰魏國記書魏先世事以爲其暴揚國惡收而誅之可畏哉作史之臣乎然孔子作春秋而當世容之何也蓋周之衰天下猶共知夫名義天王守府其地不如小國之君而諸侯猶陽奉之而不敢噬非其勢不足力不贍惡蒙不義之名也孔子雖處士時有大聖之稱使以春秋之故殺之其畏懼而不敢發猶若犯天王之闕而

稱東周之兵諸侯雖橫無敢爲難首者也且孔子之筆削大書特書雖無所假而顧毋深沒其文刑賞之嚴寓於一字即使亂臣賊子見之而不吾忌故後世不知者目之爲斷爛朝報噫此又吾孔子隱晦以自全者乎

君子之言施取以利害也釋氏之言舍取以順乎已也蓋凡天地之所有者皆爲人情之所寄者也情有所寄則情有所戀情有所戀則生有所樂生有所樂則死有所悲方寸之地以此樂生怖死之情相憧往來而不能自放則已之桎也彌甚惟能忍愛割嗜捐其所有者而能舍則我無繫戀芥蒂而能浩浩於天地之間此釋氏之以能舍誨天下也第我之所有皆緣於身舍其所行而有身終莫能舍故又充其盡而

竹谷園筆集卷第三

身

爲舍身之說噫嘻謬矣以身爲真也而舍之則舍身之後仍復有身而不去其真以身爲幻也而舍之則未舍之身亦同無身而何必去其幻故身之說未有實據也然而復爲是說者總以遂其耽寂滅外道遙者之所爲是釋氏之說老莊之糟粕也老莊之說隱上之寓言也而乃有梁武之爲君者而睚之豈不悖哉

漢成帝業以五載唐平海內以六年莫不以爲天助興王故成功之速然其故又有可言者焉漢之帝半藉乎楚之助唐之興蓋受乎隋之成也何以言之沛公雖得統於秦使秦之強鋒厲氣必一一待沛公而折之殺西雍州之固可易言席卷而并吞哉項王奮其叱咤啗啞之氣以折秦之威沛乘其

弊故坐收雙虎之獲矣至於唐除隋亂雖曰至暴之後易以爲恩而又有太宗爲之子然自晉以來五代之際中原鼎沸赤縣神州瓜分而不能一二百餘年矣隋文帝以龍額鳳角之姿奮跡長安移周滅梁平陳而天下始定於一不踰數傳遂拱手併命於唐此由隋之世已悉平割據之雄故唐之初雖不無角立之子然非巨鎮強藩旋踵就滅而唐室遂有四海之廣也語曰爲賢者驅除豈不信哉若夫宋之代周當時既無並起逐鹿之人以爲己之驅而復有北方之漢江南之唐稱帝十六年而始獲一統繫之二祖遲速難易蓋未可同年語矣

竹谷園筆集卷第三

兵

武王既克商放牛歸馬解甲藏車示天下不復用兵是豈武王之心哉蓋藉以掩其不足者也武以戰征取天下未乃欲投戈建櫜載之武成以誇耀於後世然卒三監畔山東諸國悉反致周公東征則前此千戈虎皮之包祇屬虛美秦以力征經營天下及天下初定銷鋒去鏑斬木揭竿之徒秦人竟束手而莫能制晉武於平吳之後詔罷郡縣兵馬致盜賊羣起莫能擒制天下遂大亂隋文除毀兵仗自弱其民祚因以促由是言之去兵之說非不得已聖人之所不言也聖主以去兵而至於亂中主以去兵而至於亡可不戒哉

姓者從生所以稱其生也人生而類繁類繁而無統則族散族散則雖以一本之戚而相視爲塗人者有之故著姓以統其生所以類其同亦所以辨其異也夫類其同則宗族孝友

可篤辨其異則男女婚姻有別此先王別姓治天下之大端也而乃欲以李賜徐毋論失其所本異而且不可以強同考其所謂固二義均失矣

高祖以建成元吉太宗不相容欲出太宗居洛陽自陝以東命太宗主之仍命建天子旌旗如漢梁王故事使其言然則唐室之亂更未可知也當日高祖之所以成業者藉有太宗也太宗爲天下屬嚮久矣使其居雒陽恐不待高祖退拱之日訟獄謳歌卽不之高祖而之太宗高祖其禁之乎聽之乎禁之達天下之心聽之太宗疑於逼其父而二其君非所以善處父子之際也且建成元吉在內太宗在外羽翼各成權謀互角其禍寧有既乎故太宗雖不免喋血禁門之變而倉卒定難天下晏如不致有滋蔓之慮所謂禍欲速已者猶太宗之謂乎

竹補園集卷第三

周以父子兄弟相繼而聖可謂隆矣而鴟鴞破斧又不能無歎焉夫當日管叔之事或以其畔周而爲武周之罪人或以其扶殷而爲文王之孝子吾亦不能定論也漢世禍亂之來乃在母后夫牝晨之索夏商云然然皆滅亡之季漢固赫赫興王也亦踵其患何哉則高帝之不善處也如意之易太子度其可易則易之封惠帝於外藩置呂后於別宮亦無不可不然帝其子而嚴著母后不得預政之令垂爲故典俾王陵平勃守之亦可杜垂簾稱制之禍何以太子不能易而故欲易之以甚其怒悍后可制而不能制之以遂其惡也唐有天下

竹補園集卷第三

太

下固藉太宗爲之子若高祖有天下而傳之建成猶文王有天下而傳之伯邑考使太宗能效子臧之節誠足爲賢然促其父與兵禪受大物太宗非澹然富貴之人沒其所懷來而又值兄弟兩不相容之勢非太宗殺建成則建成修太宗不能效伯夷叔齊之高究必蹈桓公子糾之變喋血禁門豈暇恤哉乃若宋之太祖舉神器之大而授之龍行虎步之君斯固後代之賢君孝友之高誼也然創造之際惟知得天下之艱繼成之代漸知有天下之樂艱則予之子者亦可以予之弟樂則予之弟者究必欲私諸子況乎顧命之老一誤再誤之言又誠足以敗金匱之約致弟姪不得其死人情絕天理滅矣要而言之三代以前多以大德之難繼三代以後多以勢位之生心是上世之變事因天後世之變事因人天者難知難以繼世之不德而不足爲前聖之累人者可必乃以賢者造難而至留爲萬世之慚世道升降之故因而分別於其間矣

停婚踏碑以爲杜正倫侯君集之累魏徵然不獨此也人臣用抗犯以逆君猶醫者用蝎毒以治病病有需蝎毒之時然蝎毒終爲醫之所畏臣有宜抗犯之事然抗犯終爲君之所憎魏徵於太宗可謂法弼觀太宗懷鶴幸南山諸事不特以徵爲楷模幾於以徵爲桎梏欲殺田舍翁非其本情哉故人以霍氏之禍始於驂乘而余以魏徵之眷衰於懷鶴由是推之賈誼汲黯均有宰天下之才而必不得爲相豈非以痛哭

懸急之性終爲人主之所疎乎故臣雖得君乃恃壯而往犯義而行不顧主之所安卽勉悅一時內未有不隙者也嗚呼何獨君臣也

魏徵以古今不分澆淳此不達於時變之言也三代之人不敢望唐虞叔季之人又豈及三代而乃謂無以異乎封德彝至以爲人漸澆詐教化難行則太宗四年之間卒有仁義之效何也蓋嘗思之人固以時異而卒復可化抑有說焉世有大古今有小古今大古今者如鴻濛之於季世是也小古今如一代之中亦有古今焉創國之時干戈聿興其間之強者誅黜者戮匪類悉除而新國之刑又嚴峻而不敢犯其時君子革心而小人亦當革面且人民衣食粗足無繁華紛雜以

竹谿園筆語卷第三

耀奪其耳目此固一代之混沌文明也逮其後飽煖久而奸邪生法度弛而玩愒起盜賊冠亢之徒因以萌長於其間比於創國之日誠若隱桓之遡唐虞然敝之之極正以爲維新之資亂之之甚復以速驅除之勢夏桀商紂之暴虐或使湯武之天命不開也嬴秦五代之苛擾不重漢唐之運祚不敗也循環反復信如波瀾是以治而亂亂而復至於治古而今今而猶近於古人間之盛形敗氣閱數百年得英君賢相一振洗之則天地不腐萬物常新故世之易代猶人之易日也易代而君之教化行猶易日而人之精神生也又何有於魏封二說之紛紜乎

王莽以外戚而移漢諸呂諸武恃悍后之僭制卒不能爲新

莽之事何也漢唐以救世安民取天下無再世卽亡之理豈若五代之際曠焉爰止不知於誰之屋乎

武氏禍唐以爲既徙太后則天下斯安然不去諸武之黨故卒有三思之禍猶之新法禍宋以爲既罷安石則天下亦安然不去安石之黨故卒有紹聖之禍惡本不除究必進用彼將思其所復也五王之智其不逮平勃遠矣

母后臨朝人臣居難處之地者漢有平勃唐有仁傑宋有韓琦也然三者所爲亦有別焉三者俱譬如搏虎待虎之斃而乃滅其爪牙者平勃也負賣育之力足以憐虎虎見而畏之而因制其吞噬之惡者韓琦也委曲柔順敢於扼虎之領而虎不怒履虎之尾而虎不噬且弄之若狙狼馴之若牛馬者

竹谿園筆語卷第三

仁傑也平勃以時會成之韓琦以德鎮之仁傑者幾於孔子之不磷不緇文王之難貞晦明而卒反唐室之祚復廬陵之統爲古今弭亂第一大力耳

唐高祖之后自爲女嬀廢廟廢廟隋卽有不爲男子得救男難之恨以女子能爲是言何其壯也厥後生子太宗卒滅隋祚而其女適柴紹者亦能將兵萬餘助太宗於渭北號娘子軍是李氏之婦李氏之女固皆慷慨有大志大畧者哉然姁壯陰長卒不免母后之禍至中宗睿宗而安樂長寧太平諸公主亦皆依勢用事女竊男柄謂非其始有以兆之乎詩曰無非無儀婦之道也呂以禍漢武以禍唐卽宋以母氏之命而生骨肉之殘豈曰盡善然則女中堯舜非宮壺之美周有

才婦安得爲無成之貞乎

府兵之變以爲張說召募壯士充宿衛始也罪在乎說矣然其制蓋專便於國而不利於民也國有府兵則國有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然民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復以貧弱是民有爲兵之役而復充爲民之徭民之所以不堪命而多逃亡也府兵既空復欲按籍而索之散畔之衆心既悖上吾未見其能兵也而其勢亦有所不能不得不召募以充宿衛卽徵張說當亦有變易之者夫三代聖人法人必弊每至其後亦不能無變要在變而能救其弊斯爲窮變通久之理也

張巡許遠既並稱烈丈夫矣然李翰傳巡事而不及遠雖二

李翰傳巡事而不及遠雖二

正

公之死豈容復有優劣特以爲巡者抑尤難耳祿山之反於元宗之乙未年十二月巡以眞源之令卽於丙申正月起兵雍邱與顏平原顏常山共建義於賊勢方張之日賊將令狐潮攻雍邱巡相與堅持經數百戰帶甲而食裹糒復起哭元元廟拜天子像以激士卒之義心斬大將六人以鼓軍師之愔氣卒使賊勢北遁收兵入陳畱不敢復出夫亦可以稱禦侮之能事矣乃復於丁酉之正月以許遠告急赴救雖陽戰鬪籌畫一藉於巡尹子奇亦屢爲挫衄而莫能勝嗣後以七月圍城城中食盡援絕且至人相食將士病不能戰於十月而城陷身死嗚呼巡初蓋眞源令也當日望賊鋒而靡戈瓦解者何可勝數巡得固眞源足也乃保眞源而復爲固雍邱

保雍邱而復爲固雖陽直欲以一身當寇賊之衝直欲以一身承社稷之託且以守一睢陽而被江淮之全勢令賊不敢乘勝長驅而中原不悉罹其荼毒其誰之力也是以巡之烈與常山同然常山整義而旋滅巡首尾二載折衝制勝銷賊之銳而疲賊之力則常山不若巡之功巡之畧與李郭同然李郭承寵而載威巡振臂呼義嬰守孤城食既不續而都復不援則李郭不若巡之苦巡又豈遠所可並者哉故後之論者每以睢陽屬之張而不及乎許名從乎至已可得一公之分而史爲之並書無別者樂其同歸於善也

太宗明肅之卽位論者以爲邇余謂太宗明皇疑於涇者也肅則時會使之耳當明皇寵祿山以致反畔四海之內孰不

李翰傳巡事而不及遠雖二

正

共咨明皇之不君且其播遷狼狽車駕幸蜀固已失中原之望使太子不置太子不帝而顧奄奄以待昏倦不道之髦君又何以新天下之氣乎況祿山於明皇久已玩之若嬰兒太子卽位安知不足禡祿山之魄所可議者當時肅宗小謙讓之文耳若先撫軍靈武待寶冊使至然後卽位則非自立而有所受之矣

突厥謂仁貴已死因寇并州回紇以子儀捐館因圍澤陽及仁貴免胄示面于儀單騎見虜皆下馬羅拜又如司馬爲相敵人戒不犯邊周公在上遠人相語致貢其事畧同要而論之仁貴子儀譬之雷霆也司馬譬之霜雪周公譬之大地也雷霆威足以擊物而物畏霜雪氣足以殞物而物忌大地雖

有雷霆霜雪之用而大威不形大氣無跡萬物戴其高而履其厚莫不尊天而親地故曰以力服人五霸之所以霸以德服人三王之所以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三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四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驅暑草

或問一

或曰丈夫經營四方男子志懸弧矢先生從入暑以來跬步不出終日閉戶毋乃太固筆語老人曰天地炎宅古今火輪敵可灼天熱能炙手將軍火牛而出戰變倖煬竈而行私此皆競於暑者也余以無事逸叟值此夏炎散髮箕踞偃仰棲遲賞茂叔之蓮蔭淵明之柳乘涼風而至舞雩臥高枕以夢羲皇比於行路艱難赤日鞅掌者果孰得而孰失何去而何從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四

或問二

或曰夙壽有命禍福自天先生從入暑以來節飲食薄滋味以至桃瓜水漿慎入於口毋乃太慈筆語老人曰孝子慎疾明哲保身方今之日歛衽如火水底之稽康未醒天邊之趙盾可畏飲食動靜攸關死生餐冷爲眞人之所切戒病暘爲方書之所不醫語云日慎一日惟恐其不終

或問三

或曰書契以代結繩載籍以成今古故比爲日星喻爲菽粟言不可須臾離也先生從入暑以來討論不事典籍生塵聖賢之教毋乃幾墜筆語老人曰文字始興夜鬼胡號詩書既興秦燄胡熾茲長夏炎威肆虐之時正儒家習靜養生之日

余卽今束書不觀待涼風之至重下董子之帷而再拂季子之席不亦可乎

或問四

或曰冬至而大寒至夏至而大暑來今時尙未夏而焦炎流金火氣昌熾得毋太蚤筆語老人曰天下之物有蚤盛者必有蚤衰梅放於寒冬而方夏腐柳發於歲首而望秋凋生氣早盡也今未夏而暑比之於人方值少壯鬢眉盡白殆不可老未夏而暑則亦宜未秋而涼此修短相準之理豈其於暑而獨不然

或問五

或曰陰陽之理雖盛而不溢衰而不絕故子半而陽生午半而陰伏今若陰囚而滅陽過而亢暑氣無乃太甚筆語老人

曰天地者萬物之鼎俎也萬物者鼎俎之中所以爲煨燂之具也暑氣過甚此固天地之所謂有憾雖有智者無可如何佛氏所云宜作平等觀者也但酷烈之後必有清涼姑待之而已矣

或問六

或曰日雨並行於天暑之時人輒惡日而喜雨二者其果有優劣與筆語老人曰日之與雨各有功罪於從來者也堯有九年之水是則雨之爲罪也湯有七年之旱是則日之爲罪也然則值堯之時亦不必罪雨也思湯之時而苟得堯時所罪之雨則雨又爲功卽罪雨之時又當思湯所以須堯雨之

時值湯之時又不必罪日也思堯之時而苟得湯時所罪之日則日又爲功卽罪日之時又當思堯所以須湯日之時無如世之人大德易忘小嫌易起此谷風所以多棄淮陰所以不終

或問七

或曰寒暑者天之爲也炎涼者人之見也今天以寒暑而爲炎涼將天亦同於人與筆語老人曰天與人一也凡人情之所必有者卽爲天理之所不能無故天無寒暑而萬物不生不成人無炎涼而萬民無榮無辱不生不成不足以敷大化無榮無辱不足以飭至治炎涼者世之所以自爲鼓舞其生動之氣帝王聖人每樂得其情而用之以之爲刑賞勸懲是非褒貶亦猶是也此雖世情而道法存乎其間矣

或問八

或曰暑固天之所不能無而書曰小民怨咨暑可怨乎筆語老人曰春秋以不雨爲災未聞以暑爲災也洪範以恒暘爲罰未聞以暑爲罰也暑者天之正統也義經謂寒暑往來以成歲功月令紀大小寒暑而爲冬夏周末無寒歲傷其不寒秦亡無煥年惡其無暑暑雨怨咨此小民之無知者耳且人之情固又至變而無算者也轉盼流火授衣塞向墮戶今之所以咨暑者又將轉而憎寒不又爲多事乎哉

或問九

或曰炎暑之氣天固不殊而靜躁之分人乃有異者何也筆

語老人曰龜之性靜蟹之性動性自爲剛柔也陽燧召火方諸召水質自爲水火也則是二者皆係於已而不係於物余歎世之人萬事皆盡而火性不滅萬念可灰而慾猶自焚是猶以暑濟暑耳有道之士天地自暑而寸心自涼直使六濁皆澄入火不熱誠可外天地而處絕坎離而行

或問十

或曰至人解陰陽之患君子盡調燮之宜不幸而暑與我值所以得免於酷烈之患者將何道之從筆語老人曰天地爲爐生其間者無有不受其燔炙者也然而有可以自全者不遭公賦則不患火急之征不觸法網則不撓酷烈之刑輕財賄則不焚其身濬利慾則不熏其心恬仕進則不熱其中而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四

四

且以清明夜氣滋其靈源以道德仁義灌其苗茲諸凡七情之煩濁百感之憂焦俱當一一而付之冰雪之中

無富篇

太史公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孔子亦嘗謂富而可求不辭執鞭則富者治生之資世之所趨也而吾曰無富請試論之天之生人猶天之生草木也天之生財以養人猶天之降雨露以滋草木也無不足亦無有餘惟世而有一擁財之人兼人之有以爲餘富斯名焉使兼兩人之財而有於一人有一貧人斯有一富人矣兼十百千萬人之財而有於一人有十百千萬之貧人斯有一富人矣故彼不益貧則此不益富季倫者范丹之強奪也貨殖者原憲之竊耗也蓋互

相裒益之數此亦可以見天之於人原不生是使富也魯論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是雖富於財其德貧也千秋萬歲之後稱人之德不稱人之財也如是則景公不富陶朱劍生殖之書下至雞豚蔬菜果蔬之類皆有經紀種養之事各具方法果致千金是雖富於資其心貧也潛而自足終其身而若富勞而居奇終其身而若貧如是則陶朱不富白圭樂觀時變薄飲食節嗜慾與用事僮僕共其苦樂是雖富於家其骨貧也賣千百之盈餘若有勑而禁之者忍嗇自堅所謂財虜而已矣如是則白圭不富又或銅陵之賜上恩不終金穴之藏家珍莫保以至匹夫編戶之民巧心持籌食饕聚益賤行小業家資素封近者或以焚其身遠者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四

五

其子孫博奔飲酒買勢賂榮愚益其辱豪益其危其以爲富之有無又何如哉且人之資於財猶草木之資於雨露夫人而知之天地之草木凡值秋冬歸落之時枝葉無所施安問雨露此又達士之所早見未可爲俗人言也

無貧篇

詩曰終喪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蓋傷貧也而吾曰無貧請試論之世無貧人也無貧天也無貧地也何以言世之無貧人也人之一身五官無一而非不貧之具也孟子謂大人勞心勞心者食於人出其心智可以受九州之享致生民之奉此大人之事人之所不能易效者也外此而或用其一官之力亦可爲一身一家衣食之資而不匱

農操耒耜焉女勤蠶織焉工精技藝焉漁佃施網罟焉其或負者以肩荷者以手郵者以走察者以目音者以聽誨者以舌彈者以指致其一官之用則各能得其一官之價是天之生人所以予人以自贍之材原甚備也不必相假以爲用也至於天之風雨日月寒暑四時人稍以智巧經之皆可乘之爲生息之藉故幽民乘時勤動詩歌載之若夫地者又爲羣材之府也掘之得甘泉焉種之得五穀焉得桑麻焉得蔬菜草實焉養之得六畜焉得魚鼈鳬鴈焉而且山川藪澤鹽鐵竹箭種種之利產於自然者又不可勝窮也惟人而棄人之有棄天之降棄地之出則人不力天不生地不養而不但已也又且怨身之愆以爲其聲色安佚因天之時以務其流連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卅

六

荒亡乘地之勢以爲其高臺深池三者原以生財而反以耗財夫亦安得而不相胥於貧也是以乏貢賦之資而貧其上絕俯仰之資而貧其下上貧則弱下貧則濫皆自人致之而究之世無貧人也無貧天也無貧地也且夫無貧之理又有可推者二疏何以知止不辱王通何以不仕爲高子荆何以居室稱善此其無貧在於自足季次之蓬戶何以美於華堂首陽之窮餓何以賢於醉飽原憲之緼袍何以煖於狐貉此其無貧在於自修又孔子之言曰均無貧是又在有家者而去其兼擾有國者而禁其聚斂各得其分以養其生則亦庶乎其可也

無過篇

周禮春官大宗伯掌諸侯見王之六禮冬見曰遇遇者偶也欲其若不期而自至也古人修身服道不期而顯榮故亦以遇名且又以爲利見慶幸之辭而吾爲之原其心度其事計其得失詳其成敗直可曰無遇請試論之有以賢臣而遇濁主不如無遇冉求聖門之選也而爲季氏聚斂因來吾黨之攻子雲文章之英也而爲新莽稱美不免儒者之玷又有以庸臣而遇世主使其不遇節猶可全者馮道享五代之富貴而平章蒙詬謫夢炎歷兩姓之君臣而狀元貽羞又有以才臣而遇英主使其不遇猶不至貽害於國則宋之安石是也安石負一代之人望若所遇非神宗卽遇神宗而不令之爲宰執其文詞學問要亦卓然可傳惟其得君之專恃才以自用致使宋室元氣斲削無餘則不幸而遇神宗也又有以刻臣而遇峻主兩相助而爲烈者則商鞅之於孝公是也商鞅始干孝公以帝王之術使其終於不用鞅之議論直可與三代之臣爭烈千秋厥後變易其說而苟容以進而乃有耕戰之書車裂之禍則不幸而遇孝公也又有以功臣而遇刻主身名夷滅爲天下笑者則韓信之於漢高是也韓信爲淮陰布衣縱極窮困亦不過乞食受辱而已無何登壇一拜國士無雙免死狗烹禍及宗族則不幸而遇高祖也嗚呼自古以來世之所名爲遇而究不得爲遇者可勝道哉後之君子可以悟矣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卅

七

無不過篇

易之井九三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悲不過也而吾曰無不遇請試論之爵祿富厚天之所以象
中材也名成行立天之所以顯君子也夫既已爲君子矣有
時不爲天之所象而無時不爲天之所顯故其所如無不遇
也莫高匪山豈獨爲箕莫流匪泉豈獨爲類巢許不值唐虞
不過與擊壤父老共相蕪沒於山巔水湄之間則堯舜正巢
許之所以遇也孤竹兩公子向非叩馬一諫遜國之誼無能
過季札之賢首陽之薇亦僅類於陵之李安能以不朽清風
披拂千秋則武王正夷齊之所以遇也死生人所必有也不
殺不汗死者無算等於鴻毛逢比直諫而死萬古稱其忠逢
比之被戮天之所以遇逢比也孔孟放人其時可知然使孔

竹裕園筆集卷第四

八

孟得位行道澤被一時何如窮而在下明倫立教使萬世被
其澤孔孟之不得位孔孟之所以遇也獄人文之所以遇腐
人遷之所以遇散人稽阮之所以遇黨人元祐諸君子之所
以遇也陶處士之仕亦若乞亦若屈大夫諫亦賢放亦賢沉
亦賢至如梁公之遇女主危孰甚焉而卒有以顯其反周爲
唐之功遭時虎尾梁公所以扶社稷之日也忠武之遇奸楮
慘孰甚焉然後世唾楮者無人不烈飛者亦無人不烈萬
一忠武不負讒而死天意不可知恐未必遂能救宋之敗而
緩飛之亡埋獄沉淪忠武所以光史冊之年也嗟乎君子之
自修能得其道而實負其可遇之具則晦遇也抗遇也死遇
也道路遇也罪遇也貧放遇也禁錮遇也解組遇也投淵遇

也危污遇也譏污遇也若夫伊尹之耕太公之釣膠鬲之魚
鹽傳說之胥靡皆以阨窮之極而卒爲王佐斯又非遇之至
奇至變者乎其故維何聖賢之徒所遭無不幸道德之報所
抑無不揚金之貴也篋錄之金焉沙泥之金焉金固不可爲
輕重也玉之珍也清廟而玉焉草莽而玉焉玉固不可爲賢
劣也而又有說焉伊古以來始若不遇而後終於遇者如子
公與駟馬之門王祐著三槐之廕禹鈞傳五桂之榮王祥有
佩刀之驗楊寶徵雀環之祥祖父之所爲於子孫遇之又何
不可爲目前困阨者一吐氣也哉

賢劣

竹裕園筆集卷第四

九

李斯有東門牽犬之嘆陸機有華亭聽鶴之悲賈何如賤也
大盜攫陶朱之室金幣珠玉盈筐而有之主人抱厚亡之傷
入仲子之廬屢織居左繼泉居右蕭條殘敝盜且目見而心
憐之富何如貧也顏子身躋大賢歷年三十簞瓢之食陋巷
之居從大聖人遊然且削跡園圉鄰死者再彼年延八百悲
嘆愁吁應與歲積壽何如夭也象有齒以得焚鳥有翠以得
羅野獸山禽不材自全有用何如無用也王嬙蒙塞上之塵
綠珠樓前之血嫫母無鹽從一而貞妍何如醜也是以至
人無競達人無貪爵賞可以辭廩庫可以虛身命可以外才
智可以拙安用圖謀安用攻伐斯可以弭天下之兵銷天下
之敵渾然與遊而身名以寧

財命

天地之生物與天地之生人數相均也使各得其分則不必憂人滿而嗟不足亦不必侈物滿而羨有餘惟有一壅其餘者是之謂積蠶積蠶乃憂不足故人有匱乏之病實由壅餘之處陰損其分有以貽之也第財亦有命有偏積者必有偏耗陶白之富程羅之貴使非其人以主之或者或愚或植薄或德涼則財耗一矣得其人而或無其時苦斂苦兵苦盜苦水旱苦風俗侈靡財又耗一矣有其人與時而或聚斂之國墨吏攘之奸人謀之貨殖之家鬼神瞰之子孫蕩之財又耗一矣是故或一人而前富後貧數年而輕肥數年而單瘠財中之歿殤也或一人而父饒子乏父以一而見多子以析而見少財中之中算也或一人而貽孫翼子酣歌之宅易代而

有希圖筆集卷第四

廿

乃墟銅陵之山數世而始竭財中之者蓋也要之財有大有小有短有長其究也必歸於散財無聚而不散之理猶人無生而不死之時況末世之人取財者往往勿由其道以巧詐以威力詐則攫愚而威則噬賤儲千萬人之財而藏之猶積千萬人之憤怨忿嗟而蓄之其鬱鬱而欲逞明矣耗與蠶相尋事取復也且財者所恃以養物者也養物者偏積不流則天地之生氣不昌而萬物亦盡故財而散之抑又化之源德之府也

獎亡

凡爲善者天若誘之至於無極以底於隆興爲不善者天亦若誘之至於無極以底於替滅聞古之時有盜跖者言勿偷

行勿類足以滅身矣未足以滅其父母妻孥也於是詡詡然導一家之人棄仁去讓禽獸相聚如是足以滅其父母妻孥矣未足以滅其親戚黨衆也於是詡詡然大聚千人日殺不辜啖人之肝炙人之肉橫行天下夫是以禍發之日若崩若流而終於無噍類也是知天之阱惡也有術欲誅之姑先縱之欲燼之姑先張之使天有以稍戢其爲惡之勢猶不足以大其非而甚其禍由是推之斂虎狼之威則素祀不促無美新之頌則莽祚或延叱咤之氣不雄楚姬不至灑江上之淚聞人之醜不博司寇未應加兩觀之誅易曰惡積賊身罪大莫解此之謂也

財通

有希圖筆集卷第四

廿

人世之大崇有二曰富曰貴然富貴者成名自上取實自下有塗人之賤然後可以顯公卿大夫之貴有公卿大夫之貴然後可以顯天子之貴是天子之貴下基於塗人也有塗人之貧然後可成公卿大夫之富有公卿大夫之富然後可以成天子之富是天子之富下基於貧人也第以人之所名爲貴者歷階而上藉等而升虛而相奉人之所甘賤者而已矣至於窮急無聊饑寒交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禍亂所由莫之殫極是財者古今治亂之源也所以古之平天下者必先平其財財平則人安其居仰足以事俯足以畜民戴其上如父母唐虞三代之所以隆也否則攫下之衆貪以成獨富偏而不均積而不流不特人心怨而天心亦惻矣何也世之所

謂賈賤上下者皆人之見也而自天視之一而已矣天之視天下若一家也視天下之人若皆子也使一室之中一子而拖朱纓肥一子而啼衣號食雖使尋常禮義之人以爲之父必爲之節而均之而況天之稱爲大父者哉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又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所以垂戒萬世者剴切著明矣

恩病

壽隱先生病遂首稿容徙倚息沮而不能自持莫子前而慰之曰先生何所病之苦乎先生曰爾知病之苦而不知病之益也余嚮者玩好嬉遊蕩恣亡檢足以亡身矣病而後知自就於閑也嚮者寒暑違時飲食不節足以損性矣病而後知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四

七

自劑於和也嚮者志氣凌人語言戕物德行勿臧醜乃禍殃足以隕天命矣病而後知恐懼修省也嚮者賦懷澹澹與物無聯鍾情泊如與人不接皆足以戾和平矣病而後知患難憂傷家乃相救戚乃相扶則孝友嫻睦任恤之心愈油然而其無盡也是以君子之於病也猶其卽於道爲有以緣之而修也小人之於病也猶其卽於刑爲有以緣之而畏也且夫居今之世嘿而乃容余性多躁欲訥而舌仍張之獲病暇息退然深局不聞不見無患無爭余乃藉此避讎而去禍復靈而還眞病何負於人哉至於死生之數別自有說健者早逝病者久存不係病與不病也子何傷焉莫子作而謝曰吾不敏不知先生之病先生之學也自是之後崇養天和淪入至樂

熙熙怡怡廣胖安豫而長年於箕麓頽涓之間

福兆

福有四蠢有四美秀聞不出鄉身名不越俗無顏子之賢而去其貧無季子之才而有其爵語道德則笑談勢利則歎是曰庸福一蠢也不遘人世之惡首冒天下之非作奸而反榮其身從凶而克昌厥後致令君子嗟報福之無憑訝理數之或爽是曰妄福二蠢也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威名無郭李之著而上考疊壽子弟乏王謝之才而錦衣重襲是曰橫福三蠢也資人之醉飽以爲歡藉人之輕肥以自潤宅第拜寵於權豪妻孥邀澤於公子是曰淫福四蠢也乃若自求之福各有道焉遺逸芸窗樓元藝圃煮字益其智肝炙篇充其清腹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四

七

知六合以外之事讀黃虞以上之書此慧福也以之予聰明好學之男子佈四時之名花聽林閒之韻鳥絃桐清響午夢俱禪爲五柳先生爲七松處士此清福也以之予瀟灑潔淨之逸流量師妻公雖法老子不關以名強無爭以爲實兵戈釋於談笑險巇化於和易此平福也以之予寬柔大度之長者澹泊明志齋約居心蕭何爲勳臣之冠而以儉德貽子孫晏子爲春秋之賢而以節儉重齊國斂浮華以就樸去奢僭而好餘此悠福也以之予樽節醇靜之老人其他有說余不能知也

禍源

世之被天下之大禍者必其爲天下之大惡者也不則必其

先祖父之所爲足以相召也而諦觀世變或不謂然富而驕貴而侈娛心逸志蓄貨取威極難再之懽享未有之奉彌樂流連豪華暴殄頑童侍於左趙女侍於右飾之以江南金錫彩之以西蜀丹青而隆隆之餘妖孽或伺赫赫之家如鬼來瞰是則享太平之大福者而恒被大禍又或覬踰分之爵希望外之崇奔走權勢交懽王侯大者賣國以圖功小者竊權以市寵恥辱不知危亂不畏登墮嗤其骨賤薰灼測其毒深而褫奪在繫帶之朝刀獲隨圭組之後是則貪天下之大榮者又恒被大禍故明哲之士戒滿持盈急流勇退禁閹不可戀解組爲知幾一道德處清淨自是而災眚不能侵疾病不能殺爵貴不能餌權奸不能擢以全至樂以延天年

情偏

性之所發緣動爲端性不能自動也各有相引之處而互出其油然者以酬之是故性負陰陽是生好惡好舒然以喜是屬陽惡斂然以憎是屬陰二者歷物審而相加必於善惡之塗矣夫善惡在人非已事也而好惡人者緣是以自行其情則亦各載其自有之情量以出則是一以定物衡一以暢我懷固一事而二實也所以好惡者情之壹者也情之壹者宜不能有異然而有別用者各於其類各於其世也人之厚者其居心也慈其繩人也恕小人而君子則君子之人之薄者其衷谿刻而難容谿刻則人有難全之懿難容則人有終身不可掩之過一若以爲天下可好之善偏多一若以爲天下

可惡之惡偏多也隆古之時人多春氣褒有德錄有才適適然樂與天下之爲賢善也末世則設羅罍密擊斷愈嚴天下有一不肖焉足以妨吾治而欲切切然去之甚者操鋒挾毒以從事好矜毛舉之智而充其莫須有者以甚人之罪胥是又一若以爲天下可好之善偏多一若以爲天下可惡之惡偏多也夫人好善不如君子而惡惡若偏過之好善不如盛古而惡惡亦若偏過之是羣相胥而入於陰之塗也陰之爲積而成蠱必有其徵徵於天也爲霾爲雹爲慘霧爲黑氣其日徵於地也爲多水爲螟蝗虎豹之屬爲五穀不登徵於世也爲否爲小人爲疾疫爲甲冑爲戈兵

氣害

爲善者獲福爲不善者獲禍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
是天理之常也而亦有時失其常者仁厚之鄉孝義之里詩
書之族宜其足以遠禍害也而或以一人之故發難作亂有
株連波及者則惡氣之嘯出也嘯出者如山之有虎豹水之
有蛟鱷產於其區孽氣上騰則一方皆爲之噬矣又有惡氣
自橫而被者如此方樂利他方之蝗螟漸至其郊此方安全
他方之病沴循及其境雖有大智不能避大勇不能驅者運
數爲之謂之何哉君子第能修其在己氣之嘯出橫被者任
物所適而已夫一任物所適則顏閔之淑行未爲逢吉之具
跖躋之醜穢亦未爲被凶之招天不得而司則君子憂小人
張矣蓋人有幸不幸之數而天無禍福善惡之權

善惡禍福之報冥冥之中分毫不爽一人之身或合稱壯枯老之所爲而若爲一日而曲折以報焉數代之中或合高曾父子之所爲而若爲一人而曲折以報焉或曰世有循理樂善之人有時不蒙天之福庇者必其陰而譎者也不則弱而不可扶者也譎者天之所廢弱者亦天之所棄又曰世有兇逆不順容有不受天之誅殛者斯其人或乘天運而生稟搏噬兇殘之性猶人當怒之時而語言四體俱無吉祥和樂之施也又或孽自己作天假干戈殺戮之手以報之斯二者均繫於天一與人無與也然君子亦惟論其理之常而已矣

運數之權勝則將忘天下之修而德義不進偶與友人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四

七

論天理之說并記於末所以救前者之偏

學箴

戎氛漸熄文事聿起日在營室星視參尾乃蒙家園爰易諸子夫典策者百代之寶筏光陰者天地之精華幸有範之可憑偶一遇而輒逝故氣緣道治身由聖榮德以文懿功賴勤著所以荒經蔑古昔賢喻之爲無礪之金棄道任心往哲譏之爲不琢之器是故禹氏惜陰宣父忘食周文不遑姬公旦起不恃聖以自矜各乾乾而策銳以至道風道器相師共屬或匡衡之鑿壁或孫康之閉門或董生之下帷或司馬之警枕孜孜矻矻夫豈其好勞哉凡皆學不可已也且夫逍遙芸窗棲元藝圃煮字益其智肝炙篇充其清腹人不易希號曰

慧福又況淵不耀珠山不祕玉經術明而桓榮蒙稽古之力至言出而賈山獲利見之梯負天下之才勿憂無三浴三鑿之日在浚郊之子自應獲六馬四馬之將夫固感遇之大常顯榮之通理也乃若萎志自謝驅蹇弗前試挾其源蓋有由焉風雷難鼓燕僻易溺年與時馳意與歲去是蓋悠悠爲盜氣之螟姑待爲銷華之炬一病也剛愎自是盈滿來惡丹朱惟傲唐堯勿子是蓋設胸以爲山而無復虛受之理壅心以自鍵而大空通曉之懷二病也素業惡濁道不勝利芬華是耽貨殖爲命是蓋欲陶白與孔孟齊芳貨郎偕鴻儒並駕三病也又如志厭淡泊而希心於膏粱侈豔翩翩而藉口於裘馬是不知智伯之芻豢糲於顏氏之瓢飲季孫之狐貉聞於原憲之緇袍四病也野馬自馳而賓飛蓬之問庖牛勿解而顧燕雀之翔是共造心紛雜有媿於在桑之鳩發慮浮游終難成飲羽之虎五病也苟諸病之不療適暴棄之自敗迨至伯玉知非之歲衛武悔過之年收桑榆之後效恐老大之徒傷易若及鋒而用乘氣以圖長者耀其鱗甲猶禹門之有羣龍少者豐其羽儀猶高岡之有雛鳳斯不亦樹德美於千秋免嗤笑於一世也哉

天人問答

李子齋居遭患懼凶心煩慮亂莫知所從乃昂首仰天叩於紫虛之垣質於冥元之中悲歎愁吁籲上帝而訴之曰臣聞吉凶天司禍福已求人惟聖善致慶殊優人惟窮凶召殃誰

尤自非然者固亦衰旺互旋憂樂并半天道以是爲至公人情由之而無怨顧臣今日者修不上逮惡未下流乃凶事踵至草報無休更僕數之以訴煩憂臣曩日七歲讀書聰慧自雄童子倚馬弱冠雕龍自擬青紫拾芥呼吸搏風顧乃窮年屹屹半生咿唔編殘章絕類瘦墨枯氣不豪今書寂貌不澤兮文癯董帷空下顏巷徒居同學不賤孺子先驅而臣獨久困逢掖夢斷簪裾然猶謂富貴自天黷榮由命不可倖而圖也至若室慶琴瑟庭樂童孺人之大常瞰鬼勿妒臣何獨鴛籍多舛端分夙乖自破一鏡平分兩釵更傷心者少產三男早歲並殤在苒於壯立之年驚心乎伯道之傷幸壬午之歲一子得續七載於茲隨行舞勺就伴學書英爽駿邁乳氣早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四

六

除師傳愛之比諸鳳雛何期玉筍初立桂茁復蕪卜眼化碧輅影成孤嗚呼蓋斯多男繩繩載咏暴兮克昌善不可問人生傷心育子多刑惟臣最苦淚眸四零帝於是亦若憐余之慘哀余之情既慰且悔垂舌吐聲盼余而興之言曰聆子之言是真所謂命之窮而災之極者也盍不思天之所以待子與子所以致此之故乎文學之家聲名蚤顯紛紛擾擾無計貧賤子酣經史待時而見福既山岳慧亦雷電至於雌雄之羽參差其飛鼓盆之叩今昔同悲子所傷心惟在慟兒子不自反而猥咎余爲夫貪饕神伺盈滿天槩巧心持籌利不補害梁惠無厭所以東敗而子之營營不休亢龍無戒余實訝子過量而殆類族難同樂我有客孤峻托物狹隘寡通西河

夫子曠焉雙瞳而子之與物少諸流品不融妄生區別以是多凶黃虞不殺太上好生而子之鋒刃逼物芒氣沸騰殛陽剛克殷折騰傾人倫否臧筆舌青霜而子之月旦夷跼辱吻雌黃怨爾詛爾元和參商子盡改子之轍易子之方禳子之孽迓子之祥況乎三槐王蔭五桂實榮八龍荀室駟馬子門天眷不爽修德可憑豈其至于云胡不應子破子涕子解子頤子拂子愁子釋子疑不然寂寂岑頭鬱鬱無慘達者在旁笑子燔膏須臾言訖李子亦若遽然而悟慄然而起稽首皈依懺悔歡喜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四

九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四

餘草上

易經上下篇說

昔者聖人畫卦正上而屬下陽上而陰下乾坤坎離峙乎上震艮巽兌列於下剝復陽之生死也臨觀陽之進退也大過陽之盛極而過也故皆居乎上屯姤陰之生死也遯壯陰之進退也小過陰之盛極而過也故皆居乎下此陰陽之大義而聖人先立以定上下之篇者也自是而外則以老少男女爲別二老父母也至尊居上篇故二老同居之卦亦在上篇否泰是也二女純陰也至卑居下篇故二女同居之卦自大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五

過而外皆在下篇家人睽鼎革中孚是也自此而陰陽交互上下相敵何以別之人少則依父母故男依父母者居上篇需訟師比謙豫无妄大畜是也長則有匹偶故男配夫婦者居下篇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是也女在家從父故女依父者居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是也母窮則依女故母依女者居下篇晉明夷升萃是也女少則友兄弟故女依兄弟者居上篇隨蠱噬嗑賁是也何其爲兄弟夫婦咸恒六卦男女之敵婚姻之正而諸卦皆以長幼相隨故不得以夫婦言也男女相倚之卦多矣何以於四卦而以爲兄弟也兄弟以長幼爲節重卦以下爲主則四卦男女相依而有序者也男窮者或外倚夫婦故男窮依姊妹者居下篇漸歸妹豐旅是也

臨川李曰條亦自

易經上下篇說

何以知之四卦者隨蠱噬嗑賁之交也既爲兄弟勢不得復有更易豐多故而旅寡親故知其倚姊妹也然則歸妹之名兄弟詞也所歸者妹其爲兄弟益明矣然則何以或依兄弟或依姊妹也男在上者也依之者在陰女在下者也依之者在陽又夫婦之道自咸恒始也在上者皆女而未歸者也在下者皆婦而非女也其餘男女相倚而在下篇者凡四井困渙節是也四卦者在上非有兄弟之親在下非有相當之配其男女相從則是不不得已之合而已四卦皆坎也險難之際不暇擇年而配聖人不能絕也然而屯蒙蹇解頤小過分居乎上下是又何也夫人之生也父母生於前妻子聚於後而始終相倚者無如兄弟故男子三十而娶坎離而上無匹偶四五十失父母井困而下即無乾坤而兄弟卒相依而無間屯蒙立於上蹇解立於下頤小過立於二篇之終上下均平始終相倚之象也然則何所取以別上下也頤小過之交也屯蒙蹇解之交也重卦以下爲主凡幼而相依者弟依兄也老而相依者兄依弟也故屯蒙上而蹇解下也小過下而頤必上也合而觀之以四正之卦貪陰陽之位以四隅之卦明陰陽之交以史姤剝復象陰陽之消息以小過大過正陰陽之愆伏而天道明矣以老少正尊卑之統以男女別內外之分以長幼次先後之節而人倫順矣天道明於上人倫順於下聖人序卦精微之意如此也

洪範

五事庶徵之與五行相合者何也人身之水攝於腎水氣之有衰旺故貌有枯澤不相違也天一生水兩者水之子也事物之是非賴言以宣猶暗賴火以燭也日者火之精火燥爲陽榮以烈日酷天下之民故七年之旱非湯所召榮之流虐也木之色青視之睛亦青燧人取火倚於四時之木故煥生於木春秋之殞霜不殺草木秋榮人君之逸豫般樂木氣乖也先天之卦坎居金方坎又爲耳一名兩實也金生於水水故寒之質又下有怨抑故夏月雨霜由在上者聽之不聰也土宅中旺於四季思在內宰乎衆官土者地也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故風雨資乎水土也周成王初以不思而蒙故大風偃木災自致也然則洪範何以始言水而終言乎土也水

竹菴園筆集卷第五

三

者天之所生土者地之所任始終之序尊卑之等也其言水而卽次火者何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故生人者惟水火水旱則民饑殺人者亦惟水火又水在上則火不燥火在下則水不寒坎離相濟之義也五行爲火五藏爲心言爲心贊人之禍尤無不自言致者故心有病則百病皆熾也木爲肝肝爲視人之七情喜之與愛與怒皆形於目以木屬仁仁主愛木又爲春春者蠢蠢也喜樂之象也又膽者肝之府也膽負果決故震怒而不縮也欲亦喜樂之類然而必屬之腎者何也腎主智智者樂常欲媚己以自適又精旺欲施而生物猶雲行雨施而生物也惡哀懼皆生於金謂寒肅而萬物皆夷傷也火之與土何以不同情之專伍也心火脾意統翺翔於七

情之閒故凡情有專注火輒爲動而胃輒不思食者是其驗也木爲視金爲聽視聽列於人之左右貌言思俱處乎中以故木金皆偏氣而水生於午火胎於子坎離爲天地之中脾土居中央之位也火主言土主思火者君象也言爲人君出令之義也土者臣道也思爲人臣勤勞之義也水土之應乎風雨者地德無爲藉水土以演其功名猶天道亦無爲故藉風雨以施其化事也水火不應乎寒煥而應乎雨暘者從其質不從其氣也火應乎暘水亦宜應乎月而變言雨者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雨猶言月也福極者何謂也亦猶本乎五行之性也能順乎水之性者厥福壽而不凶短折傳曰火色不壽以其易滅也水也者擊之不能創割之不能斷

竹菴園筆集卷第五

四

與天地並行而不竭者也順火之性者厥福康寧而不疾不愛火無自體附物以爲安抑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故其質恒因高明之質得木而然又將有暢遂之趣焉順木之性者厥福富而不貧木者材也江漢之國有山林之饒地利出焉又其象繁澤而不單儉故在人爲富順金之性者厥福好德而不惡先儒曰金水內光能開而受蓋嫌妍美惡一無所隱而能選嗜以投其情順土之性者厥福考終命而不弱崩地之災史不常書厚德載物地之所以配天也然則洪範總五行行而已矣五事五福六極五行之所以見於人也庶徵五行之所以應乎天也至若入政布五行之用於國五紀著五行之運於時三德之又列五行之中正稽疑之明審五行之吉

因數者備而統之以克建乎皇極克敘乎彝倫克協乎九疇之數皇極建則王道立彝倫敘則人治修九疇協則天心順此箕子之爲武王告而可爲萬世法歟

五行禍福

天能禍福人乎未嘗財人而使人富未嘗奪人而使人貧未嘗爵人而使人貴未嘗黜人而使人賤未嘗延人而使人壽未嘗促人而使人夭天不能禍福人乎何以貧者號曰天瘠富者號曰天養賤者號曰天穢貴者號曰天崇死者號曰夭折壽者號曰天年以禍福歸天天不可得而持也以禍福非天天不可得而辭也則其說將安從乎曰天所被於人者五行之氣也五行之氣各有吉凶之殊美惡之異人生而麗其氣必各有所偏偏而成其性偏而成其質偏而成其材因其偏之所麗而禍福焉

竹裕園語集卷第五

五

麗木之氣者木爲春春爲仁仁爲愛愛者忠其君孝其親敬其長賜貧窮恤孤寡情昆蟲故太皞始帝以木德王謂善之長也又木者才也五臣玄虞十亂幹周凡皆木道也抑異以爲長爲高言才肖木之蔚然以與賢必官能必爵榮華豐澤之象也傳曰青帝居東東主生者長其子孫古者千八百之國皆以一氏之子若長之木氣繁也且其德能覆人之生也故取之爲宮室也質能藏人之死也故取之爲棺槨也材能濟人之險也故取之爲舟楫也用能利人之養也故取之爲耒耜也第以美材尋斧斤則良木先伐蚤秀虞摧落則拱

把易枯故麗木之氣者大約福八而禍二

其次爲麗火之氣火爲夏夏者明也明者精淑慝別是非禮賢士去讒邪故繻衣之好巷伯之惡周文之載后車魯國之戮聞士皆火之用也又火者文明秉有耀之氣則燦爲文章以杼國華而擅民譽是以周人尙赤據火德宜兆大文故生孔子也洪範曰火炎上炎上者高懷抗氣不與俗俱多英雄之風具文武之器也第以肝屬木不屬火五事之義火爲言言說煩則興戎戎者驚險而造兵昭昭而多著行亦烈烈而多危地故麗火之氣者大約福六而禍四

竹裕園語集卷第五

六

其次爲麗土之氣土爲信信爲誠誠者黜夸誕謹然諾爲子不貳爲臣不好不交譎士不納詐人以害鄰國又坤以厚而能載則蓄貨物實倉廩可以奉君上可以養萬民故夏禹任而作貢后稷爰而教耕凡皆土功也土性樸故好儉而不好文土勢卑故好利而不好爵而世之侈而得貧才而見殺者率皆敦固者所無也是以土之爲祥甚悠第或以其應變則不若齊士挾學則遜乎魯儒而要不足爲斯人之大憂故麗土之氣者大約福九而禍一

又其次爲麗金之氣金爲秋秋爲義義爲方方者不迴聲色不殖貨利巧令必逐奇淫必誅故漢書曰秋爲矩也又金爲西方之氣外武而內貞外武者可以安邊境懾蠻夷息盜賊內貞者廉而苦節忠而蒙難好俠而忘身報仇而樂死故伯夷之餓比干之誅燕丹之急人楚胥之雪恥其性情率金屬

也而第以柄之與刃則壽有長短舌之與齒則害有淺深割
物而利亡歟名即所以爲難勞身而芒折智勇乃所以爲災
最麗金之氣者大約福五而禍五

其次爲麗水之氣水爲冬冬爲智智者察其天時辨其地
則識其圖史方外道故學有智士則師保奉之國有智士
則善祭祀之皆得水之優者也又以所執之道謙謙則不盈
而居之方黑黑則不辱故姬公之無驕老氏之守元法乎水
也而況乎魚鼈之生於水也蛟龍之變化於水也垢污之藏
於水也能生物則可以母物能變化物則可以聖物能藏
納物則可以君物故曰水者具材也而第以泛濫無歸愁堯
而戚舜搏激不馴在壑而在山六極之中而水居其弱人易
以狎者亦易以死八卦之位而水得其險舟可以載者亦可
以沉故麗水之氣者大約福七而禍三

十五國風上

五經之作也易以言天禮以言人詩書春秋皆世變之書乎
第書之敘也始於唐虞終於秦誓遞而言之世變究矣春秋
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載盟會者三十四國書爵氏者一百
一十四君至於詩所編之國論者疑其太畧曰他國各有風
而聖人固刪之也刪之故存者簡矣然則聖人所簡而存者
又豈無說而固雜然以誌之者與其首誌周南何也夫文王
周公之爲聖至矣故易而繫之周禮而定之周詩而亦冠之
周周據火德有文明之義故大文多著於周第言周即當始

太竹補圖筆語集卷第五

七

太竹補圖筆語集卷第五

八

吉陶非獨尊公劉亦以尊后稷然陶固第王基也周之王業
大於岐豐而壞於東遷故美周之盛者必先文王悲周之衰
者必言平王而追周之初者必及公劉與后稷三累而盡而
周一代之治亂具矣次召南何也周治天下二公如左右手
詩雖美文王之化而其臣子之勤勞必不可沒故言周必言
召也次鄘鄘衛誌商何也商爲周所克者也二南之化聖德
被於女子桑間之咏淫德中於婦人貞者興淫者滅固然之
理也夫誌商則宜誌舜禹誌舜禹則宜誌堯故敘唐敘魏陳
者或爲其古聖之裔或爲其古聖之都也齊秦者以其國強
大而霸也夫五霸莫先於齊莫盛於秦春秋之世禮樂征伐
盡由五霸故詩於齊秦之國不敢忽也然則曷不言宋與楚
也楚者荆版也楚子自使椒來聘而後始與中國通其先之
會盟皆未入周即周南之言江漢固言周非言楚也宋又殷
裔也鄘鄘衛既已誌商則不得更列殷且已存正考甫之頌
十二篇以祀商即所以繫宋又不必更繫宋猶陶風已言周
公復有魯頌即不必更繫魯也鄭何爲而不刪也平王居申
晉文侯鄭武公迎而立之爲其有定策之勲且惠襄之朝天
王又出而依之者也曹雖兄弟之國而幅員甚微至檜之世
次且不可考隸於諸邦猶僅在邾莒之列爲其思王思霸有
關大體故諸國可刪而二國不可刪也要而言之詩爲周繫
故言周之初終盛衰者獨詳其間或憑弔唐虞之墟或碩瞻
夏殷之舊國之大者知其將興而錄其謠國之小者聆其善

言而載其說錯而辨約而該亦猶尙書之晰春秋之備也夫國風豈聖人雜然之書也

十五國風下

或曰正風則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也變風則自邶至幽十三國諸篇也然而諸國之變各有不同者何也嘗試得而言之邶鄘衛殷三監之國與唐魏之地俱參芻之分野商辛淫恣失德故桑閒之俗有其流汚古聖儉賢深思故唐魏之咏多其遺美也抑衛與鄭爲同音之國音同則情同情同則風同故君子之於鄭衛每有同然之辭焉夫據朝貢之道則洛邑固勝於岐豐且東都之城成王常欲居之平王一遷而王室卑者又非時不利勢不便也東遷而後禮樂征伐不行於天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五

七

下卽仍席鎬京故都其不能坐明堂以朝諸侯也晰矣成周治天下之道多得之周公而取天下之畧多得之太公應揚固姬旦之匹也特其受封之始尊賢尙功流爲競詐趨利也無疑陳以元女下嫁婦多挾賞而丈夫莫能閑之又俗侈歌舞故其男女亦每多佚蕩之事周南王之盛也檜風王之衰也秦與幽俱雍州之屬而並可以興者乘地利也雍州爲黃壤之區厥田上上其民宜耕故周以稼穡爲創垂又西陲之氣水土勁悍故秦以兵戰相兼并稼穡爰土土至生好生者長久而存兵戰屬金金至殺好殺者再傳而滅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此諸變風之所以異也

隱公

傳曰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無王何也弟弑兄臣弑君天

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是爲無王所以大桓惡也雖然吾亦不能無罪於隱也然則前此有罪隱者矣其罪隱者曰內無所承上不稟命諸大夫援已而立之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曰是不然當日惠公既無適嗣矣桓幼既不可以君祖宗之社稷又不可一日無主謂隱當辭立是欲使隱而爲季札也又有罪隱者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隱探先君之邪志而欲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曰不然舍長而立幼古之人有行之者孤竹是也邈國之誼後世且以高伯夷而固可以之罪隱乎是則由前隱固爲當立由後隱又爲當讓其何以罪乎隱也曰爲其始立而終讓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五

十

既立而且讓惑於讓與立之間而不能成其是歧於立與讓之際徒足以釀其禍而已矣何也人之所以自處於上下進退之際宜其先有斷志焉而倚徙徘徊之說不得至乎其間使隱見以爲桓之宜君則已不當立已不當立卽不必如古邇國之賢之高蹈而行如周公之攝可也昔者成王幼不能踐祚而周公終退居臣位明乎人臣可以攝君之政而不可以代君之位人臣而敢於代君之位必至篡且亂如是則不宜絀桓而自立使隱見以爲已之宜君則已不當讓已不當讓雖不必如齊小白之於子糾時至而取之可也告之宗廟論之國人曰余小子息姑於次居長禮宜嗣世眇眇涼德受魯邦大命如是則隱立而桓又何覲焉二者之說隱其擇一

而居之可也奈何始也立而既也讓有前之立而後之讓疑
詭有後之讓而前之立不疑讓乎且夫既立而復讓非特情
有所濡而亦勢之所難也收冊命於國中拒亡人於河上禮
讓之事且莫見於父子矣即曰隱之賢當勿如輒之逆也而
躍之勢可退也飛之勢不可降也初登後入非所安也於此
亦惟墨胎泰伯之去以明高可也不然者吳以讓而亂燕以
讓而亡非讓國也徒梯禍而已雖然隱之讓亦未可深罪也
千金之子獲千金之貴有而不居日欲散之以濟衆大盜不
能待其散殺而奪之盜賊之相負非我辜也嗚呼三代以還
人以美行致敗者非一端而已有扈以好義而亡國雖亡國
也而好義之心可取也宋襄以好仁而喪師雖喪師也而好仁
之心可取也魯隱以好讓而殺身雖殺身也而好讓之心可
取也君子又將無罪於隱也

魯郊杞宋郊說

問者曰周爲天子矣封夏東樓公於杞殷微子於宋予其地
可也而復隆之以天子之禮令其世守郊祀而勿替何與曰
二代皆聖人之後也爲聖人之後雖有榮紂不可以沒其先
世之德周痛其子孫念其祖父以爲二代雖不幸而亡而猶
予之以天子得爲之事所以慰二代先王之心也問者曰二
代固聖人之後魯亦聖人之後也杞宋之郊爲禮魯之郊爲
僭又何與曰杞宋者聖人而爲天子者之裔也魯祖后稷文
武則亦爲天子之裔祖周公則僅爲聖人之裔禮注諸侯五

廟則從其始封之君爲祖是魯不得祖后稷第當祖周公祖
周公者則固聖人而爲諸侯者之裔也諸侯而欲行天子之
事僭差無上滅等極矣故用禮者崇其裔不崇其德夏商雖
亡後爲王者子孫其郊也踵而行之也周公雖聖後不爲王
者子孫其郊也踰而飾之也

三仁

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若然則
孔子仁比干不得仁微子箕子也且微箕非獨不死而一則
承清問而陳洪範一則抱宗器而就藩封由後世言之必疑
二子背正而辱義者也比干固仁矣而箕微豈其儔與曰是
不然商之子孫雖多親而未必賢賢而未必親不足與於宗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五

古

祀之存亡親而賢者固惟微子也武王大聖不欲殺武庚豈
其殺微子微子知武王之必不殺之則必將封之如是則殷
亡而不亡也又古之傳天下者傳其道而已商之天下取於
夏而商之道固受於禹也故箕子之言曰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敘夫已負至道遇武王而傳之是商雖亡而復有
明道之至人爲王者師爲聖人法商之典刑顧而彌張也使
其與比干俱死亦共蹈奇節成顯名耳烏足繫於宗祀至道
之大哉然則三仁之論孔子信之而後世顧或疑之豈孔子
寬而後世嚴與曰古之人臣皆心乎君者也心乎君者死與
不死而皆無可疑而皆與有濟程氏之與公孫猶是也後之
人臣自覆愈巧而繩之愈不可不刻死則爲比干不則將苟

其行以爲偷者也將攜其心以爲貳者也又將飾其名以爲
賈爲纂者也不爲比干將爲亂賊可懼哉

忠臣名高萬古填壑拂時勢以壽天下亦爲君子所不
取然可爲不死之徵策必不可爲無恥之馮道傍此法
輪臣子無亂賊忠孝亦無鄉愿

日月辨

先儒曰日月望之時月在天上日在地下人在中間日與月
正相望故月受日光全體皆明若然則大塊之物必體若琉
璃而後可五方之土其闇然黑者均也日在地下其不能隔
地相映可知也又稽先儒之言曰月朔之時日與月同道同
度月之魄交於日精而日光輒爲之掩夫月魄卽能掩日大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五

三

塊之土顧不能掩日乎又曰月之初終如曲鉤如半璧以爲
近日則虧遠日則盈近日則光側照遠日則正對也今夫置
火炬於空中上下相映者可百步而四邊相映亦當百步日
在地下能映天上之月全體皆明豈相近而光反闇不能映
月之全體乎謂日行地下而上映於月雖以愚者知其無然
也且夫以爲日從地下行謂從黃泉污泥中行乎謂地下復
有天乎高明之體知不可入於黃泉污泥之中謂地下復有
天是重淵之下復有日月有日月則有星辰有日月星辰又
必有山川岳瀆河沙世界鄒衍謂海外之國有神州赤縣者
九此之爲言怪誕不經今乃以地之下復有天天之下又復
有地是可爲信乎夫日月之所以貞明而不毀者以其爲陰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五

五

陽之精氣也使日日之日僅一日之相環日亦器也而應速
毀矣考日月之行者曰夏至之日至於東井行黑道出寅三
刻入酉五刻冬至之日至於牽牛行黃道出卯五刻入申三
刻此皆誌其自西而東出天入地之度也至日之自西而東
謂從地下行度次宿躔俱未之載事之所無有實莫可載者
乎況夫日以光映月相映之切者莫如日月相交之時矣朔
而日月相合日在內月在外日能映月以光月雖掩日亦宜
因日光而明不宜因月魄而食猶日月之魄宜蝕乎日之精
也至月望而日正與月相對日之光映乎月反謂日之精蝕
乎月之魄是何異火能燭暗而火反能生暗乎又何異火之
燭暗只宜遠而相映不宜正而相射乎推是而論不特近日
月虧爲光側照之說不可信卽遠日月盈爲光正照之說亦
自相水火矣日行地下月借日光之說以是知其爲虛也大
約日月之行天如江河之行地也謂今日之日卽昨日之日
從地下而上環於天猶謂江河今年之水仍去年之水從海
中而環注於山也海中之水不能環注於山則天上之日又
豈能從地下而上環於天乎蓋地有陰陽之氣借江河以洩
天有陰陽之氣借日月以通地之水莫知其所自來第見汨
汨焉而水自生於山是地之血脈常流也天之日月亦莫知
其所自來第見熒熒然而日月自生於天是天之精光常運
也海之水不能返而環山故海水流而不腐西之日不能返
而環東故日月明而常新至於月借日光之說是天僅有陽

精而無陰精也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各有其能而不相因凡物之光各附於其體而生燈之光不借光於火之光螢之光又不借光於燈之光月乃借光於日乎舊謂月借日光星亦日之餘而借光於日月初之時明生於西其明也弦在於下謂日從西映也側照於西故不能映月之東全體皆明夫日不能映月之東東方之星宜亦無光何以月弦之時東方之星猶明也星不借光於日則知月不借光於日又明矣或曰星借月之光彼無月之夜何以有星此又非也夫天地陰陽之故雖未易明其不可信者吾存其辨而已矣

幾五十日晝廢餐夜妨寢刻時日促余去余一時氣從中噎不能應如室宇欹危加以風雨飄搖岌岌乎苦不可言矣因憶七月有祖祠將顛賴余獲支之夢謂予先子必不至一病不祥次日即引健馬急馳去六日半即到一路遇庵祠必禱禱必呼呼吸必哭有時憶先子病必愈愈則斯時冠帶坐堂上莅民出政余至則大人必在堂有時懼先子病如甚甚則斯時湯藥枕席開盼兒之眠久懸而余尙踰躅崖巔中不能頃刻飛到直覺腸寸寸碎已塗中魂魄飄飄憂慰勿定十月望日至順而先子幸猶以衣冠坐後衙堂中見余大泣謂一病幾不相見即指腰以下腫水不利不孝急跪慰之因詢及三弟病狀余懼貽大人憂飾好語破涕爲笑以應爾時見先子病容減削症入膏肓醫者唯否半而兩弟復幼莫更事先子病惟擔當潑澗於余一人之意中此外母舅桂碧甫與同餘第求助於天乞援於鬼神而已計窘急之日攜四弟遍順之靈祠祈禱夜半焚香懇祝署後之電神願減算延親疏筆幾禿膝幾穿血誠幾嘔盡而不得一應且其時先子病篤屢乞休不允值獻賊入長沙衡永等處寇掠至吉州震動野藩延平道鎮督閩師萬餘守杉關道經順昌供應口糧事夥如麻而予日代先子批答至千百手不能息不如是又無以安大人之心時余形神蓋木僵死灰而已無何余孽過天親病其起十二月四日遽遭大變皇皇計喪具計官家未畢之事而余母氏不能一刻安署中斷腸之所內外大小俱願旦夕扶

輓歸余以先子亡之五日督錢糧冊七日爲先子建道場八日報冊上道府十日即回衙臘月十五先匱併閩衙眷屬並已登舟矣先時順有藍公者亦卒於官交代窮紳家中破產酬償期年始得歸時亦有懼余蹈前轍者幸先子清風久聞於上諸臺愛重之余謁道府又獲其珍慰倍常順之胥隸具服余紀綱之能聽麾下脫然就道至甲申上元父得抵家嗚呼人子各有親親必有病病必有亡亡必有痛恒等耳而余遭罹大故萬折千艱困頓疲敗侍先子病欲一意爲湯藥之子不可得痛先子亡欲一意爲哭泣之子不可得執先子喪欲一意爲居廬之子不可得況余旣以七十餘日痛弟之苦楚已當三竭之餘又值此創巨痛深之大故何可當也余追憶從前自癸未七月至甲申正月且半載日月無光不知當時何如黑黯黯渡過三歷杉關野邵之地俱含愁帶淚而行山川有靈應爲憐我不知彼蒼何極也而余得以度事而不至於飄憂瘁而不至於死則猶不幸之幸今拭淚書之以記余患難之極遭迫嘆徬徨覺骨腸尙多餘戰

思母錄

庚寅之冬旣得塋先母於進賢之天堂嶺與先父合塋焉先父之墓銘誌俱修先母則有銘無誌非敢闕也蓋先母亡於戊子年七月初三日值

王師下豫章土寇乘機掠野曰潞先謀一避兵所先母寢疾不能移不得已以小輿舁入山中一時倉皇不及避日潞曰

漣枝濟皆被執曰潞曰澍各衝散兵殺兩輿夫致先母溺於復興之庵溪水中滌等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痛哉滌每至痛思之極以爲爾時而得滌兄弟一人在旁亦可以委曲擁護全母之生但思兵刃兩輿夫之時滌兄弟必不能免卽免當亦執而去又爾時見母之亡豈能獨存究必母子相殉耳終無以救母之亡第不能救母之亡而有子隨母之亡於誼乃稍可以無憾而此恨何能割哉故藝而作誌則必詳其所亡之由滌泣擲筆不忍書是以有銘而無誌雖然銘畧而誌詳以哀痛逸其志而不稍述先母之生平以示子孫是不孝之大者於是作思母錄

先母桂孺人生於萬歷戊子年十月二十四日外祖南洪君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四

同邑人生平好義樂善里中稱長者生兩舅氏暨先母而三先母其長也年十七歸先子入門之時卽值先祖母病不數月祖母病亡夫人家女子爲女易而爲婦難爲女則保抱愛育於父母之懷中者也至爲婦則若去所慈而就所嚴其所飲食教誨恃有其姑耳先母數月而失其姑何異於嬰兒襁褓而失其母雖一切女德皆所素優而何以宜乎家人而何以操乎家政猶以兒女代坤母卒不賴明訓綽有威能嗚呼先母之所以爲婦可思也丙辰丁巳間先子微有貧懼設教奉新是時兄曰潞年十二歲曰滌甫八歲三弟曰津方在提抱中家事唯先母意裁口授一以儉約爲至計嘗戒曰當思父遠出爲兒苦耳夜嘗擁抱滌兄弟於爐或在床且爲滌兄

弟併製衣裳襪襪久之勞損得臂痛之疾四五十歲後遇時節風雨輒發嗣以滌兄弟衆多未嘗一日享其安每訓滌兄弟涉世忍讓謂爭人先不在此雖滌屢困不售而每蒙慰誨以隨分安命爲法嗚呼先母之所以爲母可思也庚申完兄曰潞娶至丙戌年完弟曰澍娶首尾二十七年而諸子之婚姻畢開又以諸婦妖嬈重煩母之拮据者其視之猶女也嘗曰子每思曩日失姑之苦是以爲爾輩幸矣然視諸婦雖以慈而閑而制之不令之嬉動而勵之不令之情朴而風之不令之侈和而洽之不令之隙有君子之教愛而無姑息之恩嗚呼先母之所以爲姑可思也而至於相先君之順而可思理紛煩之暇而可思齊參差之肅而可思待下而施予之仁厚可思食少而精神之振健可思且曰滌兄弟之於先母生未有以爲養死未有以爲禮也嗚呼知之何不痛如之何不思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五

河西土冠紀

山之精魄清濁異而美惡攸分稟其清者於物爲丹砂爲銀礦爲鸞鳳之屬其於人爲秀賢爲貴顯稟其濁者於物爲毒草爲蛇蝎虎豹之屬而於人爲愚爲頑爲盜爲賊中州之山蜿蜒而強幹以其吉淑之氣醞釀爲文學賢達貴家大族而其孽風瘴癘蒸爲蠹汚產爲盜賊臨進之交地名官田者元末時紅巾爲亂彼曾有人入其黨寇掠於斯黃額毫之間後以法沒其產故號官田云其地有洲洲約二里許居者環州

青山俱以盜爲業又踞兩地之界倚山出沒捕者莫可得迨後捕與盜通鼠貓同穴由是負隅爲綠林盟主其黨益熾官田距白城一里密邇盜蹤勿之禁而章氏之貴者且賴羣盜束其部伍不犯我邊又從而厩養之黨翼之故其地益成盜藪不獨官田爲鄉患章有少司寇公家貨鉅萬公子某又狠戾爲性家僕少不徇意輒置之死地勿恤不和於族族多疾怨之乙酉閏六月朔值

國朝金鎮督兵至江西明益藩屯兵駐羊城與金鎮對峙民無定主鄉間盜賊蜂起輪天趙氏捕大盜十二人溺炭井中兩河夜不安枕朱坊劫新塘劫而楊溪李氏日亦惴惴置長戟二百餘以守圳市莊鄰之壯者每人犒以酒一斗豚一肩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六

爲罔圍計至十三日黎明大盜掠白城戕殺兩公子辰刻趨外視望見烟火迷天紅巾持盾者約數百餘人少頃知其盜係官田諸姓及白城之僕佃與族噫此卽向時厩養之黨翼之者也此卽向時公子所頻欲置之死地者也此卽向時所疾懇公子者也自辰至巳據公子家擲散其貨聚焚其居處附近者多入其黨午刻復移殲鄒監生家火其室申刻王洲士勇來鬪殲一魁嗣王人失利至踰跟去是夜賊鳴金鼓屠猪置酒於白城十四日平旦聽白城左右金聲鏗聲勿絕賊衆來聚如蟻附蜂屯三日得千餘人五日約二千人蓋賊以威力相逼脅而人又樂其苟然之利故從之者如流水時司寇之弟與其長公子尙居撫州城聞變趨謁道府效包胥秦

庭之哭奈連艘五十餘皆益藩募鄉市孱兒輕進師爲賊溺殺近百人由是賊鋒益銳睥睨遠近分東西兩寨西以詹庚一主之東以王欽一主之詹轄河西王轄河東並征銀與馬上下左右百里閒既立空銀則名買屋錢多者至千金次者亦一二百金鄉中稍稱溫飽者亦各罄金數十無敢後時乃得免自度罪大莫赦巧營隸金部省中有邵姓各國本者原爲糧道猾胥奉差鶴林寺中撫用之詹王籍邵如戴首之蛇邵得詹王猶傳翼之虎同惡相濟肆毒益張諸部日屠牛羊進掠醴酒進掠貝錦進掠顏童美女進或焚家或洗戶或無罪殺人若割雞然鶴林寺虎頭寨矣自是人畏兩寨如羅刹鬼國至七月初三日邵領兩寨兵至崇仁安撫崇初以爲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七

師焚香持牛酒以迎不數日而仍至鄉間索銀索馬崇伺爲兩寨強賊以柴擁城門思擊殺之賊知遁去竟日閒道伏出數十戰不休邵於是領詹王等入省聲言過堂稱加官上下百里縉紳之家莫不椎牛酒以賀一時赫奕賢愚貴賤俱不敢仰視兩寨稱參遊都把者蓋數十人官田白城一帶塗炭半爲殺人之白骨所填半爲羣盜之黃蓋所擁過者股慄寒心不旬日而各鄉報官每名索銀若干至各鄉之官又各報官官至千百且官必號倉封糧五寸之紙加於倉上雖農者經年之勞一家八口之望並付烏有兵索軍器索統綺美服僕卽索諸家主佃卽索諸田翁又各屏息不敢語一時天日盡盡爲兩寨照耀也賊風蠱煽人人帝制萬伯韜起寨合爐

徐均三起寨焦石各以千人焚掠人家並由詹王之風焉八月中忽報王洲上五里名蔣坊小山僅數畝有數十人書符作法於其上號曰神兵其主不知倡於何人教不知傳於誰氏亦不言其欲債何軍殺何將翼何代之王演習之者漸三百人觀者或以爲戲或以爲怪至一月候爾聲言與兩寨作敵當生交惡其弄兵無名九月廿六日即遣部詹往勦之部詹躍馬先登被所稱神兵中之小童揮刀連殺之部死部之弟和甫代數月和甫死詹死詹之兄詹大代數月詹大死詹有弟詹三官於三江口者未幾又旋以法死自是而西寨之盜首亡矣西寨亡而東寨獨強不自懼狼狽之失輔漸演危亡且以爲畢方之獨足特雄山海吞噬河東無有寧日楊溪

竹希園筆集卷第六

有宗伯李公者曾於宏光朝仗節馬相著丰烈盜素憚之發難後密欲揮卒刺殺之以去其忌李宗伯頂斗笠微服走赤白匿山中幸脫至是新昌戴孝廉爲金鎮耿撫簡用戴力牽李同出李堅避耿撫旋欲以兵五百連其族宗伯是時下有逆刀之相環上有兵備之迫迫不出將必死且家有老母宗伯不爲一族慮能不爲高堂恤乎且值橫氛薦寢處河東父老子弟咸勸宗伯建節拔眼前釘度鄉里旦夕湯火嗣後宗伯出有兵馬往來於其鄉者宗伯爲之結其將嚴束其部俾不擾鄉得一安矣有地虎乘亂強噬於其鄉者宗伯爲之白於吏悉芟其毒俾不蔓鄉得二安矣有縉紳士矜遺土官土兵而傷害於其鄉者宗伯爲之辨其尊卑肅其分位俾下不

干上鄉得三安矣宗伯曰未也臥榻大蠹未滅而勦此數者猶祭川而遺海爲不知本且子房用漢之意原自有在豈遂忘當日博浪之旨乎乃竭心智澀苦血誠動當事遲之又久至丙戌十月始得戮王欽等大憝六人於豫章五衢之市而東寨亦亡

筆語氏曰吾觀詹王之行所謂義昔之紅巾賊者茲乃其苗裔耶何行之暴也詹戮於神王戮於李神之威李之毅或爲司寇章公之靈托之以復孺子仇未可知或爲皇天后土憫愛窮黎假之以靖此一方難未可知抑神與宗伯之自茂其功德爲禦禍亂作此一方慈父母未可知又從而爲之贊曰寇亂爲虐此忠云古黃巢仙芝更僕難數胡爲罪孽候生我

竹希園筆集卷第六

土非賴神鞭與茲國斧孰折其首孰散其部功在鄉閭祀以社俎

紀夢

余讀鍾伯敬集見其紀乙卯六月出典黔試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索伯敬贈之以詩又紀戊申十月夢其亡友魏太易敬來揖謝作志銘竊嘗怪其事甚奇以爲人既已死生懸殊猶復相與締酬酢之緣又念陳魏俱才士而伯敬爲當時文壇祭酒才與才相啗故一則索其詩一則謝其銘文字之暱歟而猶深有由然者余有亡友齊爾猷爲戊子七月某日掠野兵所刃爾時余骨肉倖倖受禍狼狽逃匿宜黃山中至己丑正月十九日乃歸二月初九日旋入省道經爾猷之廬腹

痛癢然至十四日省歸宿梓溪之村夢爾猷來形較存日短其三分之一若親若却畏余不敢前夢中知其已死因壯之曰毋畏出語憐憫之因問其生平著作存何處爾猷固歷歷告予惜不能記也又執余手謂曰吾死甚苦兄其可無一言乎語甚慘慘此與伯敬所紀陳魏何異余雖自愧才不逮伯敬而余憐爾猷固陳魏之流歿而爾余文安知無所取爾也因是爲文以弔之曰子之死已二年矣子之死而余夢子囑余文以弔子又一年矣余既未弔又未子文非敢怠也余兩歲以來痛余母之難亡斃不以正殯不以儀朝夕隱慟時欲弔子不能執筆今將何以爲辭乎夫刀兵之慘譬諸上天之妖風怪霆怒電繁霜物之不幸而生於其間者受其傾折凶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上

摧總顛倒於莫測之地變幻於不可知之中而不能自信豈非時之所值有必不可逃者乎且禍烈之日無故於斯數百里之內取此纍纍無罪服田疇依道德之人儻其身俘屠其父子兄弟所問非其辜所報非其作如是者不知凡幾矣何必獨爲子悲哉子生也達故可言此以慰子或者又惜子未貴嗟子不壽子之胸其舛彭而永回布衣而傲衮衣也久矣又何必爲子三呼乎

書崇禎十六年五月諭天下朝觀官員勅後

嗚呼其明年卽爲烈皇帝殉社稷之年也天下朝觀者於是爲獲麟之所也夫自古亡國者其亡必有門嘗試得而言之以子孫之無道而亡者夏商也以諸侯之強大而亡者周也

以奸雄之橫蹙藩鎮之自擁強隣之侵併而亡者漢唐也至於明則數者之患亡矣數者之患亡而延祚不滿三百其故何哉余得以一言斷之曰以人臣之貪賄賂私朋黨而亡者明也何也漢有天下大封功臣軍國大事必咨而後行至於明勲臣之嗣世其爵祿而不世其權此猶春秋不貴世卿之意而朝廷之與爭是非謀可否以內弼其君者亦惟是閣部科道之臣乃明之所以爲郡縣者以漁獵之智謀其門家雖賢者有所不免且郡縣必將求譽於監司監司必先求譽於銓宰其遞而上求者官以賂爲賢考以利爲最如是則所以取之民者不得不重取民重則民不得不貧民貧則不得不盜此外之諸臣所由凌削其民也而其內諸臣之所爲以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上

意氣爲名節摧擊爲鋒棱講學招搖作朋奸之壘斷賦詩飲酒侈閑雅之風流附其黨者雖工儼可旌隱其羣者雖伊且可誅如是則敵國起於舟中戈矛興於同室此內之諸臣所由壅蔽其君也夫天下者君與民而已天下之所以久長而長治者下無賊於民上無欺於君而已民殘於下君壅於上盜賊四起內外秦越而莫之救而天下豈復有幸哉天下譬之人身也民其身之本也君其身之命內外人臣爲飲食服用醫藥以保護其身者也不幸而既遇殺人之醫以巴黃斷其身之元氣而復有一醫爲惟主入之欺不度其病之所宜而惟取已所好惡之劑以爲用舍則其命又豈有不亡哉此余所以不能不嘆息痛恨於勝國內外諸臣也

送徐闇之序

先君赴長安補順昌令因得與太學鄭君交鄭君固閩人爲道順之風俗人心甚悉且極口稱順昌吏徐闇之不置謂其端靜古樸有士行其才幹敏而能不狃於義不詭於道屬先子識其名時先子亦姑然之而未遽信也先子淡泊古處無阿私無旁寄故可楚未之命者三年其對胥屬無偏置之腹絕附耳之言性固然耳逮至順見闇之質樸無飾比於諸奔走之屬誠有間久之試以事見利不趨任勞不避絕私赴公與曩者鄭君之言果合先子於是雖意屏左右而不能不可乎闇之以爲近世士大夫鮮有其人而況得之吏胥輩耶然意雖可之而淡漠古處之性毫不可易其對闇之無偏置之

腹絕附耳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上

屬仍無以異也乃未幾而先子以病見告且不幸捐館舍緣突遭大變徙倚傍徨惟求助於天惟乞援於鬼神以恒情度之闇之亦應與稠人等乃醫藥喪具一總理於闇之無意無苟一如滌所欲爲而爲之者及滌扶櫬歸而闇之尤眷眷不捨滌亦不忍分去相與歷劍石戟波之險而至邵城於是滌涕泣而與之言曰師子意以事上可以爲忠師子意以卹亡可以稱義忠義兩者爲世之維余也懷子之情執子之祛併念鄭君有知人之哲俾余今日獲腹心之依倘哀毀之餘覩顏不死擬將再遊於雙峯之麓猶得酬子於劍水之涓庶不負吾子之所爲闇之間余言哀而華遂不欲忘因以淚和墨

書而送之還

修橋疏

五行之生水爲霸嘗披瀆經海牒見其浩瀚之勢包溢乎六合之外而鴻荒初造是滔滔者輒首肆鼂張以與羣聖爭元黃清寧之位蓋爲德雖最先其族彌雄而其器亦彌毒大禹氏導江河決溝洫水乃得道水得道而兩足沿地者未能盡蹠實而行民復病涉因爲之造舟以渡江河成梁以通溝洫此聖王利濟之大畧也及後世王事勿修未暇設舟梁以扶人溺而微瀆小淵卽盛世舟梁亦所不及於是爲功德之說有捨渡施橋之名而其事乃在樂捐之俠豪與濟人之富達張坊有橋一所係撫建商旅經道近爲金戈鐵馬所馳驟往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上

來之塗昨以巨波致橋石並墮水中僅以一石橫其上此無論負者虞墜載者虞仆倘旦夕驟騎士馬至責左右村落以不除馳道之令將何以待之且欲上者勿達則必將蜂屯於下欲下者勿達又必將蜂屯於上棄是勿修而因阻兵以自困何其愚也茲借緣舊石各捐已貲工而完之此先求爲地方免一搶攘事不第如平常施捨功德之說嗟乎近年以來氣候多珍五行恩德人者並仇難人毒不僅水而茲墮橋之水固亦其一富達賢豪仰觀俯察凡可以濟世而免村擾於己者宜無不爲而非徒一橋之爲區區也卽一橋之修知有踴躍贊襄之恐後者不俟余言之畢也

大士像記

往癸酉歲余從先子至壽昌住施某宅供刻大士像一幅懸壁間乙亥徙新衙或謂佛像應還至人余以神無專主但有焚香供奉者即其弟子於是負大士像併遷之適余遭肝脾之疾幾半載恒向大士前禮一瓣香息念靜坐收攝元氣疾獲愈乙亥冬併載大士像以歸丁丑遊楚癸未之闕大士像具在焉記庚辰歲像朽裂付工人完之工遊吳越因攜以往去經年後乃復還茲供奉於家香水俱出於癡婢村童之手香未必淨水未必潔今又以滔滔竟年水及余家之半屏像亦因沒其半越數日余禮視之僅得其首目炯炯尚在餘俱爛沒作隨水片片絮矣意大士淨坐蓮朵遠超普陀原以水爲樂國故願飯於水而大慈渡世手臂可捐者身非其所惜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六

五

歟第以是像也禮於浙載於楚載於閩而工人又爲載於吳越所在幸全而余從之頂禮十五年者也大士之靈通變化遍滿河沙不因像而存不毀像而亡固大士之色空都捐形隅盡撤然以余皈依十五年之佛像與數千里書囊劍匣所不欲相離之慈圖一旦竟付之朽剝烏有之中於大士何所損益是余自性之佛光斷也且是像身臂俱無而首目尚在或亦大士有意畱本來面目以接示十五年投誠數千里負載之弟子是未可知又不徒隱見雲端遙觀蓬海已也余敬燕而藏之再覓善工完之謹俟他日是爲記

毘羅僧客問 併序

順治戊戌歲有大西天毘羅國僧七人至楚以來朝普陀

九華諸大名山至我中國兩者畱髮髮如赤馬尾或旋或垂其五人削髮鬚皆如虬若羅漢狀內一僧解衣遍體黑毛如豕併能爲羅漢諸變態以示撫軍者漢語能通十之三四云其年有三百二百一百歲者然否皆不可詰中國之人欲見佛則往西天西天之人欲朝佛又且至我中國我佛彼彼又佛我有客者疑之就筆語氏而問焉

客曰若以所至爲不有佛

筆語氏曰出世入世各謀其一我法佛法互用虛實南海光騰地藏名走傳諸遐方雷聲獅吼

客曰若以所至爲是有佛

筆語氏曰日月經天人倫中國地水火風安能寂滅佛號雖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六

五

異爲實則同戒慎恐懼了却坐功

客曰若以所至爲不信佛

筆語氏曰萬水絕渡千山遐詣身之所接虎狼魑魅心挾疑

三足難寸離內生眞契所以無畏

客曰若以所至爲是信佛

筆語氏曰求信而信得半亡半詛盟交質光爲疑畔靈山未登海水未渡大道茫茫莫知去路

客曰若以所至爲不見佛

筆語氏曰心有所見以目爲際卽色卽空法門不二貝葉曇

花波羅妙諦眼根有定時出大慧

客曰若以所至爲是見佛

筆語氏曰看劍悟畫觀擔悟書因緣生覺不費躊躇兩目雙張等未見時紅日已旭尙寂無爲

客曰若以所至爲不成佛

筆語氏曰從來慧子以煉去魔刀劍水火涉歷山河生非骸存死亦脫化佛種在心是生永移

客曰若以所至爲是成佛

筆語氏曰達摩面壁嵩山九年個中靜悟慧透三千飛錫掛瓢紛紛天下未聞牟尼狂奔晝夜

募禪衣疏

有僧定智募禪衣求言於予予詰之曰今世間一切衆生兵戈之後繼以水旱人人鵠結處處號寒卽有尺布寸縷方將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去

薦煖於父母妻子不給而衣爾釋者爲僧曰若者之言是所爲我相太重者也夫有我則有別有別則生事獨有事獨則生刻殘刻殘所至釀戾干和因以召陰陽人道之變倘能自撤我相力拔孽根仇者推食寒者解衣將見愆伏不生五行順序金不殺木不仇水不驕火不燥土不崩推是衣僧之心於以福利天下有餘也且三代王政民無凍餒而爾敦尼父志切安懷胥萬物而煦育之吾二氏子孫悉賴衣被於聖王儒者之利則此尺布寸縷安在果爲衆生之所珍而善信之所惜乎余笑曰僧之言辨而近於道於是卽其言書之旣以謝僧又以爲世之好施者勸也

與友人論持素說

儒者之學只是不貪生佛者之學只是專怕死儒者之言曰開道又死殺身成仁將死生一路看破分明故視死如歸佛者之學非修煉希圖長生便日將虛無寂滅之言勤勞講習謂天地不足有骨肉不足戚色相不足貪斯何見與將欲日損其心於安忍可舍之地恐死時纏綿不開也嗚呼人生斯世目前實事一毫不著已日馳於西域空寂之教是率天下而歸於虛也幾何而不亂天下與然而君子緣是以惡佛又有所不可佛生西竺非有意於中國也東漢之天下祖宗之業纂於新莽者已十八年光武稱戈奮呼四面之兵會於長安一朝而復之繼世人君不能無驕盛好大之意遣使迎佛亦猶登泰山侈封禪採藥求仙至海上之類使斯時佛果有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六

去

知去其土之清淨而入中國之鬧場必且違其心之所大安此其罪在迎之者而不必在佛佛安竺國之教猶中國安中國之教也中國不可以效竺國之形貌不可以效竺國之嗜慾不可以效竺國之梵音跏坐猶謂可強而效也使中國盡皆捐家室亡子孫傾國以學佛竊恐百年之內零落消磨且不至絕人類者幾希矣此其罪在崇之者而亦不必在佛佛本無罪而從來之闢佛者且至謗佛其故何也君子深惡世之佞佛者故併於其首是者而憎之東家之子竄入西鄰東家之老不自罪其子之逸且怨詛鄰人焉此固不察之甚者也至如今之佞佛者尤爲可異不能效其虛無死生之精深徒知於飲食一節斷葷絕腥儼然稱爲釋氏捧脚之弟子夫

飲食人之大欲絕嗜忍性已名爲欺如從佛之教是將使天下有五穀而無六畜王者不宜導民以雞豚狗彘之畜漢明而後宜以佛教而廢王道矣且使古來漁佃烹炙之聖人皆將指爲佛之罪獄佛之寇仇從佛之道其弊固至乎此也即使今人必欲學佛亦斷不在區區飲食之間也孟子曰子服堯之服必誦堯言行堯行乃可爲堯非曰服堯服而即名堯也今從飲食而學佛又何異學堯於衣服之間乎然則斯道何以久而不廢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神道設教所以懼天下之愚民也聖人之治天下修其禮樂詳其政刑禮樂可以淑君子而刑政不可以化小人使或他有說焉可以動夫人爲善之懷即從而爲之而又不至於大亂並將存之而不廢所以治小人非所以治君子也君子好學致知以明理苟能不以虛寂死生之見而自惑第於飲食細事而效佛佞佛是猶欲繼美顏淵而爭持陋巷之瓢齊芳孤竹而步噉首陽之蕨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君子不如是之愚也

醉中答友人木魚聲參

我觀魚聲亦謂在魚若非在魚任擊他物何不如魚我觀魚聲亦謂在擊若非在擊謂之几上何不問魚我觀魚聲亦非在魚若謂在魚從魚聽魚何不問聲我觀魚聲亦非在擊若謂在擊從槌聽聲聲不在槌謂此魚聲是魚非魚是擊非擊雖大聖智不能辨晰我觀是魚與是擊槌都從木出在魚爲魚在擊爲槌當在木時作何分別爲魚槌者俱由匠氏假令

移魚爲槌移槌爲魚安知二者不相互易其未爲魚與未爲槌魚從何聲槌從何擊若其木魚與其擊槌更相毀壞聲將安歸魚槌既幻聲亦非實不若以聲還魚以槌還擊以魚還木以擊還手魚且非魚聲又安附木且非木魚又安立手且非手擊又安施聲在空虛不受損益空虛亦空參亦多事還以問之送參老人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

九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餘草下

適言序

立言之難蓋有數端堯以一中開其宗舜不過因緣增益轉相授受尼山三論其徒衍其教旨以各成一書故自帝堯宣聖而外何能闢擴隻字則創難韓子曰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苟與揚兩君子世所稱為儒者而不免大醇小疵之議則粹難五經之理宜如覆載之無所不包然潔淨精微廣博易良之旨各專其一而不能相通則兼難夫以古昔聖賢五經之所難者猶如是而後之立言者可容易乎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哉剽襲而不能剗踏駁而不能粹一隅而不能兼雖善言者不可得而辭彼以法言至言自名其言者皆不知立言之道者乎嗚呼適足以徵其中之茫昧而無所得矣予何敢妄希立言第天之生人也口不能無聲聲不能無字字不能無句聲口字句相和而不能無言使必禁其言而使之默世有如是之人乎哉因日與野人為嬉雖時有所語亦僅與芻蕘工替相唱和名曰適言心有所觸而不必寓於題意有所止而不必溢於幅天有所行而不必閑於法譬之有聲者不必效鳳凰雌雄之音各合律呂亦猶蜩蟬螻蛄自鳴自止於天壤之間而已矣若曰以是可名為剽襲踏駁一隅之說予所不敢希但得呼我野老而躋之芻蕘工替之班此予之志也

蜚草序

宜之戴溪予族也越棠陰而上十五里即其處棠陰至戴溪半壤二里即登山山步步作高高至戴溪此十五里蓋遙半峻半也宜地僻而戴溪又屬宜僻吾先子嘗至其地稱曰桃源已隱為後人遠慮矣予戊子遭亂九月卜居於其祠雖以喪亂之後百憂交罹時復擁膝山阿展卷哦哦然聊以破悶環山唧唧而和予者寒蜚也予爾時思念肅殺之氣盛於西北舉世皆寒即有昌黎之所謂善鳴者不能自放其聲於遠大之間靈蠢孰賢物我何別悟莊周蝴蝶之意安在我之非蜚而蜚之非我乎爰是併題其山居諸作曰蜚草噫世之君子取予之所以命名者而思之應知予苦矣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梅草序

既有蜚草而復有梅草者何蜚草則戊子秋冬之際之所為而梅草則戊子冬臘之作也記余居戴溪祠中踞百尺之岑樓妄自評斷往昔遠眺南山之陽得梅花焉喟然曰從來興亡治亂好醜賢愚一似嶺頭之梅之開放榮落是天地世運人物達其解者可盡於數點梅花之中又何不可取之以名篇爰自題其冬臘之作曰梅草余爾時遭亂入山旦夕寄生無家無室直當與詩之若華長楚同一惋歎筆墨之際又安敢自類梅花即曰梅之寂寞若與予同而梅之為物也澹質孤芳與歲寒之松柏並稱有人執梅之美以繩余將何以應之蓋天下之物有貌其一端之似即冒其名而無其實者

類如斯也又何獨柳草乎哉

驅暑草序

今歲客楚時逢奇暑心煩慮燥莫知所爲筆語氏乃作爲文以驅之於是自六月以前事吾筆墨者不具論孟秋之月作暑中或問十章共旨異其辭微而暑之壁壘如故也予因遽然曰暑之於人也異於寒寒之於人如春秋之所謂侵暑之於人若書之所謂暴也侵人者欺人不知而襲之知其爲寒而防之也易暴人者以無所忌憚之威而虐人於無可逃之地卽知爲暑而驅之也難且天地之暑造於人心者半內體燥烈者恒有暑之本焉欲自煎也膏自焚也天地之暑旣爲爐冶於其外人心之暑復爲薪炭於其中則是暑與暑交相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驅暑與暑交相固不攻其本而攻其末雖欲驅之孰得而驅之也哉因思心之所薰者莫如貨利故作無富無貧篇心之所熱者莫如遇合故作無遇無不遇篇兵家之言曰清內而後可以靖外有是數者則暑之鄉導弭矣暑之奸細杜矣暑之內瑕消矣暑雖暴其又何能掠人清涼之體燎人冰雪之心哉爰是名其前所作爲驅暑草外此而有雜著文四首是月也共得藹藹之草萬餘言詩曰君子有酒旨且多旨則非旨可云多也君子多乎哉

餘草序

古文與時文不同時文取其可以應世而已應世之文售者不俱佳佳者不俱售蓋文與遇二事也有文而遇者亦有文而

未必遇者有遇而文者亦有遇而不必文者文與遇俱固造物之所靳也予之以慧福者或膏於遇予之以遭逢者或膏於文然夫人之遇固以文相期也彼不文者而又何以遇不觀農之於稼乎農之於稼無不貴其苗賤其莠也而世固有貴其莠之農者矣此所以時文之售者不俱佳而不佳者或反見售也若夫古文之業不徒期其倖合於一人之目必衆人積是焉又必後人積是焉學者無其才既手縮而不敢爲而又以疲精入股老死於帖括之中而不遑他及幸而售者方自快意屠門安庸麟脯故古文至今日且無問其佳卽從而爲之者其亦或寡矣予雖困頓八股而竊妄志於古文顧雖有其心而無其學雖勉其學而無其時二十年來喪亂交集皇皇於恐懼憂患之中而心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不自展時取古之文而效之得若干篇大抵皆構於恐懼憂患之餘者也夫古人處恐懼憂患之日莫不各有所作卽可名爲恐懼憂患之書也文王周公居千古恐懼憂患之極文之易公之詩雖以自據其艱貞忠愛千古之圭文莫大乎是且中庸之所謂恐懼孟子之所謂憂患皆以爲性命中和學問經緯之所由出予苟有得於恐懼憂患則予之爲文可知第予之所爲蓋構於恐懼憂患之餘者也先以有所之恐懼憂患而自搖其心則予之爲文又可知矣況學者之爲古文卽具全力猶恐不勝而可以餘而治也哉予之所爲不必深詰觀其名所由來而固可以意度也夫古文旣難於時文世之爲古文者寡其所求於爲古文者又甚刻則欲僅以其餘而爲此傳世之具可易言乎哉

四書筆語序

今學者童而習之至白首而不敢自釋者亦惟是四子之書而已四子之書其解盡於集註章句而其理備於大全世之能讀四子之書者本之集註章句以求其端而復取大全之理反復參究其於聖人之道猶有疑而不明者其亦寡矣故集註章句大全四子之功臣也有集註章句大全而四子之書可明其他一切所以詮說四子之書者皆可廢予從束髮受書雖知嗜集註章句大全其初識未定尙疑聖人之道不盡於是而又炫於世之好爲高奇者鄙薄宋儒以其爲迂而欲去之如是者有年然每值四子可疑之論從他解則支而從集註章句大全之解則治從他解則謬而從集註章句大全

之解則通間有自獲一解矜以爲異實以爲創者紬繹集註

五

章句大全久已先得我心而言之於前然後益信宋儒理學度越漢唐而上續鄒魯誠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及也予於四子之書亦惟集註章句大全之是從易爲而有筆語之錄也予從乙酉丙戌年來世路滄桑終年閉戶侈躍冶之聰明讀聖賢之書每樂攻其說之所無窮探索之力每好窮其意之所絕此固本於性學之未適於中而慘澹經營自爲苟難者蓋已數年或日得數語月得數條年得數篇漸積而有論語筆語一書約可九十餘篇久而簡棄其半又後數年而筆中庸約可二十篇又後辛丑至楚因念前勞可惜欲草草畢局共成一帙自三月至六月筆大學孟子共約五十餘篇前後

其一百二十餘篇筆語氏於是掩卷而嘆曰筆語一書予歷少壯老而成之者也世之君子生三代後理道大備時既不必作而又乏制作自我之才俱當一一守其故舊惟是世之號爲君子者負其英華而復好高自期許精神歲月俱不免肆力於著作之場然或生值燕服業精道專所爲而成予自丁丑從先大人至耒陽卽有易經筆語之作至今二十五年而四書筆語乃去吾几憶此二十五年之內所謂恐懼憂思之故者不一而足筆硯之意旋興旋罷獨有一二十五年筆語歲歲在予案頭今從前追溯如立定哀以指隱桓而予亦殆將老矣此予所以感也至若四子之書予既服膺予集註章句大全則筆語知爲多事抑又有說焉予之筆語翼集註

章句大全而爲之非敢背集註章句而爲之也予以數十年服膺之苦心或出予語証昔賢之所同或出予語參昔賢之所異

六

總之不敢背乎集註章句大全者近是且予又觀大全諸儒之所以爲說者不必俱爲可從亦皆以全其說而已說之是者所以全夫是之說也說之非者亦所以全夫是之說也謂予而能全乎是之說則予之說可去也謂予以非之說而全乎是之說則予之說可存也予固不敢存其是矣予獨不敢存其非乎哉

隨喜錄序

學者不欲自忘其所知耳目心手遞相爲功也總三者而計其大心爲君而耳目手僇爲役內鮮神明雖有耳目手無所施其能總三者而計其久耳目所及風雨俄頃耳卽具神禹

之智孔子之聖博識強記而無著頤之臂握管而書之將使盤古不傳六經無繁是則手之爲功獨壽於耳目心思者也余每從所見所聞所傳聞不乏嘉言懿行現跡異軌一時之意無不相與畱連而記性劣弱朝歷而夕忘每一念及徒增懊恨因欲取已之所常經者而錄之以備攷益然心手之間又有相合不相合之分其不合者則身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其合者十指勃勃勸力而登之此予所以有隨喜之錄也或曰錄之中不必其皆爲可喜亦有種種可憤可怒可悲可啼可駭可詫可憂可患不一而足者曷爲而槩以隨喜名之也余曰凡有所錄者必其皆有所喜而錄之者也春秋書篡弑之事刪詩存鄭衛之語以是爲聖人之所喜不可以是爲非聖人之所喜而錄之則又不可也彼之所爲喜而錄之者固別有所取爾也予之所錄又曷不可以隨喜槩作隨喜錄

書張耳陳餘傳後

君子之論人也過有同然者則相與從而同之至於失均則惡有淺深薄均則事有先後又不能無別焉夫耳餘兩人者當其上謁斬中固已委身而事陳涉矣及其說武臣以背涉又復移身武臣兩人固皆轉徙無貞行者哉議者曰耳取餘之印收餘之兵嗣偕淮陰斬餘泚水上以是爲耳罪嗚呼曷不詳餘所以致此之故乎餘耳皆大梁人也兩人相與爲刎頸交李良既弑武臣耳得趙歇立爲王促居鉅鹿秦人圍之城中食盡兵少王與耳旦暮且死餘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鹿北逍遙旁睨毫無救志耳使陳澤等往讓之而餘委爲強弱勿敵夫一旅與邦三戶疆國安在數萬之師不能一面也而況當日者燕齊諸國之援師已至壁餘旁者固皆勁旅哉餘無護趙之志善耳之心鉅鹿得全已所不料宜其無顏怩於趙王之庭而解脫相印漁獵澤中固其無聊之志也使當其時有爲趙中孫武之令者賞耳侈餘誰曰不宜乃以不王憤懣襲耳於常山殺耳於漢使耳果何負於餘哉始也腰耳繼也棄耳既也襲耳殺耳爲膠漆爲冰炭爲戈矛餘一人之身前後反背狡險絕人理所望一時賢豪與人爲刎頸之誼者固如是乎泚水之敗所以報其嶮巇乃其理之當然者予固獨斥之不欲與張耳同列史遷於兩人若有同辭而無專

書柳宗元駁復讐議後

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於令永爲國典柳子曰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豈復以王法爲仇敵哉議者反以爲戮讐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余曰是不然柳子之說獎亂之道也何者師韞者天子之命吏也爲父復仇而刃天子之命吏卽曰痛親實以弑上弑上者法不死是可爲平乎且夫所謂仇者以父無罪而上誅之故以爲仇也父之罪過子當以愛而匿之若曰爲父復仇而弑上者不死天下之

人莫不黨於其親且有餘其父伍員其禹而楚平其舜者冒
仁孝之譽而匿父辜以抗國典則天子之法不行而爲天子
之法吏者皆不可爲是率天下而爲逆民也故由柳子之說
與亂之道也然則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報仇可也又曷爲
以復讐之義予之曰懼上也明匹夫無罪上不得憑臆而殺
之憑臆而殺人之父其子輒可與行法者抗所謂匹夫婦一
或勝予之義也爲人上者而寧於斯義則不敢無故殺人而
民命重矣非眞謂下之於上可相殺而無已也然則柳子之
說殆純乎君子之論而過焉者也禮重不戴天春秋大復讐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以
親者人之所重也三代而下人情衰薄父子不相恤至有人
殘我親而恬然置之如周平王之於犬戎君子惡其不仁而
悲其忘怨復讐者忠臣之志孝子之行柳子樂推其義而壯
其烈從而過許之非正論也

竹裕園筆集卷第七

九

書淮陰侯韓信傳後

太史公曰韓謀畔逆夷滅宗族固其所宜余謂淮陰卽無勸
陳稀之言知其亦將得禍也蓋淮陰者高帝必欲殺之羣臣
必欲殺之呂氏亦必欲殺之者也何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
王高帝發怒見於詞色說者謂已卜雲夢之兆矣然帝又有
陰憤乎淮陰者焉帝初詔侯擊齊又復使酈生說齊齊聽酈
生卽畱縱飲酒罷備漢守禦立下七十餘城歷下之軍可以無
襲也而侯復爲之大破臨苗敗酈生已成之功而致烹天子

心腹相使之臣陽以奉帝之令而陰以逆帝之心此時帝欲
王之乎誅之乎時方有榮陽之急誅之激王之縱不王之又
慮其變此帝之所爲隱忍憤懣切齒傷心亦竟未與良平輩
言之者也故曰帝欲殺之也至於侯之進身舉之者蕭相國
耳侯初貧無行至不能自餬其口且爲下里所不齒何故欲
帝之設壇具禮以奪易軍中素所以輕侯之心雖其定三秦
虜魏王狗趙脇燕襲齊摧楚翼漢之功固時莫及哉而藉天
子之聖武以遂其勲名乘國家將興之吉祥以有其福利侯
不得侈然自放也灌絳之屬侯且隸視之故雲夢之計陳平
籌之入朝之賀相國給之更無有爲侯乞寬者故曰羣臣必
欲殺之妖呂潛蓄異謀所畏者高帝侯與相國陵勃諸臣耳
而侯之雄武蓋世又爲高帝之所畏知后之畏之益甚且后
之所與戚者曾也而侯乃不屑與之爲伍后既畏侯侯復藐
其所親后豈能須臾忘侯耶鴻鵠不可繫則必思繳而射之
虎豹不可畜則必思刃而刺之故長樂之斬帝之命不必請
帝之駕不必還后所願得而亟爲快心者也故曰呂后必欲
殺之也然則勸稀之言非其禍之所由成乎夫功而見誣忠
臣生二勞而招危英雄痛心侯之謝武涉一則曰漢王親我
告蒯通一則曰漢王厚我不生心於兩人行說之時而顧悖
行於雲夢載歸之後漢之少恩固有以揣其志也故淮陰者
反亦誅不反亦誅者也

答雨疏

今年積雨六十餘日溼氣蒸騰物我同病居者懊於堂牀種者嘆於野莫不以爲天之陰過也李子從而釋之曰子小知天之不得已乎夫爽氣霽色天之所以爲喜樂也苦雨淅風天之所以爲悲愁也萬物莫不適於喜樂而拂於悲愁人雖高大豈遂違於萬物之性乎傳曰泰山之雲觸石而出小崇朝而雨天下則凡天之所以爲雨者皆地爲之也地之於天也若夫婦然秋冬之際陰陽不交二氣不通至於春則暉而合之時乎地日以其氣上之於天此可謂地之陰過而不得謂天之陰過也客之者曰吾嘗稽春秋宋國大水弔之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未云地也李子曰然余聞諸董子曰地出雲爲雨吐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勤勞在地名歸於天

竹齋園筆語集卷第七

七

夫世市其德者怨亦不可得而辭尸其功者罪亦不可得而避既皆曰天風天雨而不曰地風地雨人之咨天也又何怪焉

修族譜說

同爲黃帝之子而爲之吹律定姓審德類氏非故爲分別而多事也蓋凡同生之倫自一二什伯以至於千萬而不可算皆不可無情以聯之衆其倫而衆其情其情必流於兼愛不則淡泊相遭一無所屬生我者與我並焉皆生者又若汎汎焉浮萍之在江湖而適相值也其道又至於無親二者則不可以訓則因生而有姓因姓而有族因族而有譜固後世之不能自己者也不寧惟是人之生而立於地上者片晷而已

矣過此而幸畱者固皆名之所予也名之所畱有二一者事業文章炳耀史策名之以實畱者天下所共焉者也一者子孫世次載在族版名之以名畱者一家所私焉者也天下之所共者百不得一唯冀於家之所私者而庶幾焉尤莫善於家譜矣取其家之所謂高會者而譜之若一日取其家之所謂庶支者而譜之若一堂莫不有木生於山水流於源之意不然世之所謂親親者其大端在祀與服百世不遷者一人而已五世則遷者數人而已其自一人數人而外固皆爲親盡則徙者也不祀之鬼其等爲若敖氏幾許矣三年齊衰者兩人而已期功總麻者數人而已其自兩人數人而外固皆親盡則絕者也無服之親其等爲行道又幾許矣君子痛親親

竹齋園筆語集卷第七

七

之無術悼一本之難忘又賴有斯譜且也族之有譜其名代係是焉婚姻係是焉廬墓係是焉德行文章係是焉家之乘宗之誌又孰有重於譜者哉譜之所係爲美不一而顧或有未修者其故何也由於事迂而難成如譜異則必紀自延陵譜張則必紀自長弓是也荒忽難稽則將慮其湮沒而無所考又必謬合已之同姓強聯宗派以相侈爲誇大則志又難一以迂難之爲而兼不一之志宜其譜之不修也豈不悲哉予以爲修譜準義酌理先從其近者爲斷禮曰別子爲祖明其別於他子也循當以康叔爲別子且不必遠祖后稷魯當以周公爲別子且不必遠祖公劉其族氏之相聯者更不必強附同支是其所爲簡而篤切而不蔓而又無前此難成之

思循是道以修譜譜之修也可立而俟也

元嶽洞庭山水判

混沌氏剖裂元黃劃上下清寧之位又爲之流別高深奠名山鑿大川蓋乾坤二老既定長子長女効能於天中男少男爲之分官於地匪是則造化頑腐而其局亦不大奇故五行莫尊於四季之上而山爲之雄莫先於天一所生而水爲之長是從來之言山水者或以頌或以譽備極形容圖繪美好雖亦本於山水之名勝未有過情亦以徵末世之人心喜詔工媚所在而然閒有欲指其山水之累而謫之者莫不口噤心悸匪由膽衰亦緣識陋余從丁酉入楚其地有元嶽洞庭兩大勝槩雖隔於其地無不刻刻有兩山水之在予意中因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七

是披誌而閱之元嶽隸襄陽均州其爲峯七十二巖三十六洞二十四又有爲臺爲泉爲井爲潭石天門洞天福地諸蹟周匝八十餘里洞庭隸岳州巴陵山海經云洞庭爲沅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又因岷峨夏月雪消水泛與赤沙青草兩湖相合爲一瀾漫連天亦廣七八百里余乃擲圖而嘆曰有是哉斯固爲楚大利大害之所存而至美至惡之所伏焉者也何也大凡山水之美足以供人流覽者此僅大塊中佳麗一種耳最下不足道其上者以嶙峋蜿蜒淵泓靈秀之氣孕爲節義文章爲祿福澤其次亦得以丹砂銀礦材木竹箭魚蝦蚌蛤之利以衣被川麓左右之人斯二者固山水之勝長也元嶽洞庭於斯二者或爲優具余亦非不謂然獨是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七

其所爲累有未易更僕數者焉按楚治雖號地廣他郡所轄不過百數里惟襄陽以元嶽廣至一千二百餘里岳州以洞庭廣至二千二百里地遙難制則官不得不分官則祿倍費倍役倍靈信故楚之賦不及江浙而冗員實滋多也然得以侈雄風誇大國猶云瑕瑜相半功過可除若夫元嶽之崇崇以神也神之祀於世何裨永樂開繕南巖紫霄玉虛諸宮殿此不過如秦皇漢武至海上求神仙以侈其好大之意致以十餘萬衆鑿石開道凡歷十二年而後落成勞苦載道愁怨滿山是元嶽惑人主之聰明煩閭閻之供億爲聖德損爲萬民憂或曰猶其已事也至於今棲是山而望人衣食之者又何可勝數也取耕織之衣食以養此四民而外之閒人是謂內耗是謂陰蝕更有巧借棲山以自文者滅法作奸犯死罪以來匪是元嶽名爲慈父母而實則通逃淵藪兆亂基禍其可言乎至於洞庭之濱宋楊么倚險阻爲寇流風相煽到今不除鼓棹飄忽之舟半屬江湖崔特之黨故商賈相視爲畏塗江防之戒無虛日猶曰自人爲之也每有天朗氣清風恬水靜旅客擊楫遊子扣舷忽而異二慘厲霾高日昏孤舟搖駭危檣倒翻乞利兮至探穴乎龍驤求名兮至同夢乎汨羅呼天不答問人莫知使無是巨濤千里或一葦可航或褰裳可涉或陸地不舟亦安得自古迄今淹沒人命至如是累累無算也哉猶曰害在民而不在國乃若東南之漕下之所以爲賦軍之所以爲需官之所以爲黜陟旗之所以爲死生者

也湖南餉道必從洞庭轉輸軍國大事誰敢不恪而洞庭波臣水司輒若目無若王者黃石嘴舟風波漂沒其不幸而罹此者旗死官削貽償不足苦下而兼瘡上洞庭神歲有常祀所望設人家國共捍災患而敢張巨孔以吞國賦幾於盜公之強臣糜帑之強虜可勝嘆哉

驅蟻文

館數武之東有蟻穴焉大爲館生患余與吳子名爲文以驅之其詞曰吾聞荒遠之世人獸同穴天地之大靈蠢僭生謂以人而嫉物亦執隘而不宏然固有器識卑鄙應來賤惡諸如竊位饕餮鼠所以見譏於大易害苗傷稼螟蝗緣是記災於春秋君子黜之厥有其故乃若爾之醜族余所敬焉躬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以相煦仁以衍類生生不絕代續高元居中者王走萬使干君臣之義與蜂並峙爾爾在鬚殘不傷命勇能敵愾智能列陣寸雲未布爾覺先知氣挾陰陽靈通天地一者奮呼舉國狂起約誓不煩行伍成隊凡茲五美惟爾之全至如師爾之智霸主賴之以救三軍之渴象爾之步儒者推之以測兩儀之行爲物渺而濟用宏稱名小而取數大種種微懿余曷爾驅蓋聞虎豹雖猛而人與之安者雄於山也蛟鯨雖毒而人不以爲患者潛於海也各都其宅並育不害胡爲乎赤頭長鬚猙獰捷足入人之室若盜綠人之膚如蟻崇人之物疑蟻噬人之體類蚋而且奔腥等比讒之蠅氣惡逾南方之蜚見欲而亂引類招羣實同於五霸之搜伐蓋埒乎盜跖之橫行

而況乎太皞出震以木德王工師扼腕爾蠹其良元冥行地下濬土隄人國爲壑爾潰其基爾爲物陰附溼而繁顏子陋巷爾噪其戶爾之氣滯逐羶而動忠臣食糧爾咽其喉爾之僭族齒利於錐孝子收墓爾剝其城惡盛於德功不補罪數難更僕胡不遠避猶且據我卧榻之側擾我几硯之鄉附我襟帶之地侵我肢體之傍古之人有言曰爾冬居山陽夏居山陰爾其督爾約戒爾令大率爾穴盡徙於山倘見機蚤決可同於竄父之遷岐若資固不移難免於崑崗之猛火不然苟可有益於世曷爲見絕於人腐草之螢助志士之輝蟋蟀之蝶厲懶女之織卽不然蜘蛛布羅於空虛蜩宅都於泉壤無患無競又誰云彼憎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兩文學傳

李祖生名鼻南昌人淵心靜氣閉戶讀書形同枯死可使叫聲雜沓之場忽變爲幽巖岑谷又其慧捷而響高覽閱圖史目睫若飛作文初學于瞻嗣易爲三傳之筆其後一師震川諸大家之制然由悟得不爲苟同古文以識力相尙其爲前人已經者片字必削去其自爲矜尙如此當時名公大人祖生終身勿知過其廬而每相引重以祖生文章爲不可及祖生小事如愚而其語利害安危之大計輒燭照無遺致雖機移而客座飲聲閒窗奕聲月下琴聲復歷歷具鏡風韻精命卜其談人禍福死生輒皆奇中性脫畧不計生產然以此其家終貧有子四亦未能督其勉學夫以祖生視玉堂天上猶

咫尺而不幸窮而不過不遇而復遭亂宜其有投筆碎硯之感邱壑自終之悲憤懣悵愴而不能自已也未幾果以疾終於家

徐二其名應萊進賢人磊落英多豪舉軒放其自六經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窺自時藝古體詩章詞賦碑銘序記之文無所不習自陰陽地理星算之學無所不曉少食貧好俠佩一古劍馳走通都大邑以爲樂又好植名花美園囿華軒淨閣如豪侈貴公子所爲有誚之者二其睦然勿顧也常兩涉江淮過齊梁燕趙之墟至漠北絕塞明成祖碣石處視萬里風塵若几席又能出入兵戈險阻之中如康莊坦途卒能致所有以自成其家性高倨趙孟家徒隸視之閒有與爲忤者

竹齋園筆集卷第七

七

敵即可渙然釋至值強禦如木火相助氣發彌張必暢其烈而後已然以此不無中忌之者二其鎮於庠二十餘年期當廷對竟爲人所尼然猶幸以聲全以隱終是非鋒芒不大見猶不大蹶晚得以著述自娛有詩文集若干卷以憂亂營避禍地將徙居靖安未果力疾往相度遂卒其地云

筆語氏曰予傳兩文學而重悲其不過也當文學建壇角譽走中原俱自負經世之畧逮其後英雄失路托足無門祖生憤而殤二其困而終天之所以報施文人爲何如也優以文采而固齎以勲名豐以智慧而固絀以通顯哀益之理應或如是噫古今來豈但兩文學爲然哉

伯懶生傳

竹齋園筆集卷第七

七

伯名大春號體元自以不事生產復因其所性以爲其名如長沮桀溺之謂別字曰懶生伯少靈穎異常兒不由師法卽能自爲舉子業十九補諸生見知於督學王公名噪郡內數年後王公來撫吾豫伯爲人所餌千王以私王發學使者戒飭無有深求意王旋去官學使緣而文致之去其矜伯爾時家亦貧落而堂上膝下室人手足踵喪幾於哀無聲而泣無淚然哭罷輒讀書苦極彌浩落放眼青天之外高踞古今之閒挾其奇情慧性與里中章大力先生相與爲文章性命之交時先生他遊於伯有伊人之懷往復數千言設想皆幻時謂懶生古人豫章無懶生時謂懶生已死爲之招魂且邀莊周蘇軾陶潛諸君作弔客其推服引重如此伯去諸生十餘年亦時應童子試竟不一售歲丁卯七學諸庠具呈上督學陸公又藉毛伯印公如容朱公諸先生贊助爲言伯得復諸生壬申餞於四十人中應順治乙酉歲薦署靖安學事戊子歸里七月大軍攻豫章值土寇乘機掠野遇害而卒伯爲人喜清談議若泉湧層波而出評論往昔能使古人死生喉下事理兩快處雖以愚者聽之可八九生悟遺棄俗務不能營家見人之不類己者反諍惡之行文純任天機每與滌論縱送之義爲文家妙諦文不屬草汨汨而來稍爲更端全篇皆易行止具於自然時文從國策南華脫換古文長者類思治諸篇短者不減愚溪諸筆意然亦不欲多作人或疑於祕伯嘗告滌曰生平雅欲以作文爲樂但如杼軸之家止樂爲片

錦殊少完繪意亦不耐求其全故可持以示人者少也一時名下士唱和如雲庚午陳大士先生從他處讀伯文一時狂呼叫絕走伯寓下拜口罵章大力匿懶生使知之晚爾時陳章爲藝苑南面使伯稍出篇章布坊閒兩公勸之走海內可且父名滿天下而伯淡然不屑爲伯享年六十有七生子三兵傷其次

筆語氏曰以伯之奇情慧性口如河手如風筆如椽楊溪水土斯爲閒氣而何爲以懶著雖然稽中散之天以懶而全士之各從其天以標其致者爲不少也至其懶於俗併懶於文併懶於名其誠以懶自全其天者歟而惜其同中散之見殺而死悲夫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五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八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適言續

天理人欲不是兩件都從一處來止爭上下層初轉念耳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如人欲之最暱者無如好色一塗今有絕姿女子彼亦稟山水清淑之氣而來強閉不欲視雖是室察人欲即謂滅絕天理可也有好色不欲視有好山水亦不欲視乎視好色爲人欲視好山水亦爲人欲乎此處勘透不破觚墮禪空一道比比矣但視好色僅自視而止稍一轉念作別樣想頭便是人欲君子之所謹持在此處也如乍見入井怵惕惻隱天理也轉念作納交要譽想頭即人欲矣以是推之莫不皆然聖賢之心上一層初一念與凡庸同凡庸之心下一層轉一念與聖賢異耳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八

六

讀書先要有其量又要有其性有其福讀書之量猶人飲酒之量也飲酒者或一升一斗一石讀書者亦然讀書之多寡亦以智慧之大小爲量然有其量者又貴有其性假令人能飲酒無劉阮之性不能捐死生以相從則飲趣不真人之爲學無其天懷少不能如顏回老不能如衛武則志道不篤而或有其量有其性又以扼於時勢不能優游卒業以奪其所嗜之素蓋又有其福焉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天之生人也受乎厚薄莫不各有其定焉藜藿膏粱口腹之粗者其取數每各有差而況咀天地之精華茹聖賢之

膏腴且得強其所繫乎違分以相期天之所以不與也

古今之理聖人之所貴者中與正而已後之人踵而行之雖以奉教而非所以立教也立教者必易其說而後可以傳如聖人輕言死生莊周則取死生之說而娓娓言之且成生而快死比於樂擬南而聖人每剛柔互用老聃則守黑執雌原本道德之意以爲其安身立命之根若使老莊而祖禪聖人則壯老亦必不能傳聖人之傳在中與正諸家之傳在偏與邊

多言則多躁多疵多戎多浮而無成泄而鮮壽故曰訥曰慎真吾師也然則孔子之春秋孟子之好辨非與鍾伯敬曰孔子之春秋生於懼孟子之辨出於不得已懼與不得已又即

竹村園筆語集卷第八

爲訥與慎也安在見聖賢之多言

人之有文名猶人之有利名也其所遇合各有幸不幸之數焉科名者世俗之所謂遇合也世俗遇合至君子而每有倒反之論焉不以其所收者之卽爲高與賢而所棄者之卽爲劣與下也至文章遇合蓋千百人而一遇千百里而一遇者也其得遇者亦必無差爽之分而所得遇於人者爲難王充論衡不遇中郎不能收之爲枕中奇祕子雲法言自詡得意不遇桓譚安知後世不等閒視之徐文長不遇公安則四聲之猿不傳魏太易不遇竟陵則六等之吟不著嗚呼天下之爲王充子雲輩者豈少哉而或至淹沒無聞非以中郎桓譚之難其人耶至末世之人每有急急以求名者則有所不必

何也名者光耀之事也光耀之事被於身者太甚猶燈之有光耀也皆所以燦其膏也發洩無餘而膏之報事止矣余嘗見海內文章聲名之家卽其一身事業或不終而年壽或不永又其甚者體嗣缺然卽有子孫而多愚多敗多零落光耀之氣先有以盡乎其前也凡人膺科名富貴僅銷一身之福文章聲名并銷其子孫之福孰若學積於躬之必昌熾其後也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余曰積學之家必有余慶若夫欺世盜名君子尤有所不敢盡盜者穿窬劫奪之行也君子而有穿窬劫奪之行毋論其終歸於敗抑何以質於天地鬼神也哉

竹村園筆語集卷第八

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至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至於老而不能行也蓋惟無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余曰不然孔子雖至老而其行周公之道無時不殷第可謂孔子之無是夢而不可謂孔子之無是心凡人壯時年盛則氣盛氣盛則氣之所結者常凝而不散故覺時之心猶常見之於夢至衰暮之時氣脆薄氣脆薄則覺時之所憶者歷諸夢而不能負其故舊之心是覺者一吾夢者又一吾正蒙曰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衰則雖有習心而不能緣之矣力之弱氣之散也由是推之人之夢亦猶記其覺之謂也衰而無夢所以少壯者健記而老者健忘亦此理也平曠之區無高山大澤則無險無頑無叛教化之行勢若建瓴易易耳據山海之形悍黠之類多爲寇盜何也海者地之

穿也山谿者地之劍盾也穿則陷人劍盾則屠人此地本來自載之殺氣古今所然不能無也

空中之聲一在乎其聲一在乎其空也聲從空布得其空之勢而聲可憑之以因以遂聲有其半空又助其半也假令擊鐘鼓於土穴之中聲固悶然由是推之聲宜於空色麗於實空者色之反也大士稱諸佛第一故曰觀音音從觀得耳可爲耳觀從音見色可爲聲以是命爲圓通耳

學六朝之文恐精分多而神分少學唐宋之文恐精分少而神分多惟學史遷則精神兼到千古一人而已

有問鍾譚優劣者余以二子均擬議大家特鍾老於譚譚雖於鍾互爲優劣者也至鍾有冬嶺孤松水涼寒潭之意而結

東太枯未免貌癯而體削合虛而勢貧譚子氣酸才韻翩翩

五陵而又不能以法自閑但其筆法轉緻處每運腕不提括

意不全使材不化又其生熟之候之不能自掩者也更問公安何似余曰公安仙風禪慧祖福莊周又在竟陵二子之上至其自認爲東坡後身分量雖殊而氣韻頗類三傑如在當以余爲知言

冀侍先君邑宰署見先君受錢穀之累兩眉蠶蠶然幾欲抗懷乞休滌視之真無可戀者因向先君前博一歡曰陶彭澤解組歸去無甚高致不過只欲自脫愁城耳猶曰郎官小臣也今至楚佐督撫衙數年尋常望之且如蓬苑然每早吹衙角三通堂下左右班聲如雷者一過進閱數十道詳驗文書

食者梁肉不過充腹衣者文綉不過溫體非必一一皆神仙供奉余半生攻苦五十憂不富貴今試一思之腐鼠滋味可以澹然昔楊素勸王通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做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館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已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前茲三者余幸得與通同又得吏不苛而年不困余於今日得爲太平之民又復以窮愁爲意鄙固不達能無爲古人所笑

建成元吉世民賢與不肖固不待較而知也喋血禁門人以爲建成元吉自取此黨於世民之言耳凡人倫之閒處之當效其至周公誅管蔡與大舜之處做象孰得孰失然周公聖人後之論者不敢非周公則以爲管蔡之誅爲處之得其宜

夫誅之得其宜何如放之得其宜乎或曰象之害舜止於其身管蔡之於周公禍及宗社故象止於放而管蔡必於殺焉

呼周之宗社繫於公虞之宗社繫於舜等耳人必有其身而後能有其宗社害及其身則宗社之事已矣豈象之害舜固猶輕於管蔡也象之害舜不輕於管蔡舜之處象固仁於周公則世民且何去何從乎人之所以能弟者以兄不兄而弟

能弟之乃爲弟也友而弟一庸弟能之矣慈而孝一庸子能之矣骨肉不仁而卽以不仁報之何可以爲訓

作記之優無如柳子後此諸家多祖其體而過爲細碎點綴幾令愚溪諸筆意爲後人記中優孟王君季重翩翩才致又欲以丰采易之而著字著句偏多縛拘終非自然近讀袁伯

修元嶽一山氣象空闊萬有淵涵既不爲難字險句以欺人
更不爲淫字綺字以媚人雖歷落參差若不經意而絲繩聯
貫備極鼓盪走筆又復有龍翔鳳舞之奇卽君家仲氏多才
亦當虛左而避矣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八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八

六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九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餘草續

存誠主敬堂記

人亦何能生而聖賢哉顧各有所相假而後至焉耳其所相
假之途要在自有以擇之不知所擇而詡詡自命爲學自命
爲人余未見其能學余未見其能人也余爲人爲學五十餘
年少壯任才使氣馳騁於文辭之林漁獵乎書史之末希冀
少一當人之意而自以爲能其於探本溯源之學茫茫乎若
泛濫於大海而莫識其津涯也苟終於此是固可以爲學可
以爲人歟近年以來始欲得一相假而至於聖賢之途者奉
以自治以爲安身立命之要期不負天之所生亦庶幾余之
稍以自立於是而悟誠敬爲聖賢不易之理存誠主敬爲聖
賢不易之功夫此二者聖賢言之於前而諸儒又祖述之於
後其說至詳又試從余所見者而言之先儒曰无妄之謂誠
不欺其次也人无妄則自然不欺今篤實之人而猶有欺枉
之念乎合無妄與不欺而並言者括體與用言之也則一无
妄固可以盡誠特以无妄者實也實也者猶果之有實也果
之有實者必有核有核則生生之機有不可得而量者焉故
中庸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天地皆惟至誠能之余每
見無實之人不必其有大惡也但以言行之浮誕欲求爲尋
常有成之人而不可得雖有文章爵祿赫奕英華而終等於

飄風之過耳朝華之悅目一時殆盡人之無實固爲速朽之具焉本先撥也聖賢之言雖非計其有後日之效而乃以爲存余懷世之不誠者如彼觀中庸之言誠如此而又欲有所假以相冀於聖賢之萬一余之爲學余之爲人固不可以不存誠所謂敬者又爲誠之所由存也孔門言爲仁每從事於敬則所謂存誠亦以從事於敬也今夫事神者謂以誠感之而非敬則又無以致其誠此亦可爲誠必由敬之驗矣故曰氣之驟決軼於奔駟敬則其轡銜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嗚呼至矣哉知主敬之義而後可以得存誠之功知存誠之功而後可以得爲學爲人之道因是求黎博庵先生書是額榜於是堂以之觸目而愈自勗焉併以訓後之人共知所擇志余之志焉可也

竹齋園集卷第九

二

禳兵疏

某等生值太平地處諸夏自高曾而祖禰悉賴三百年休養之仁由庭腹而嬰荒總隸十六王版圖之地人被至澤桑柘之影莫驚世樂一尊烽燧之烟不起漢恩既渥周歷宜長庶其永藉山河用以獲恬疆井無何治安久而生雲霧猶如燕笑之必有哀啼黼黻盛而繼于戈譬之春生之不無秋殺戎馬匝地若鯨鯨之揚波兵火逼郊比豺狼之當道家室莫保雞犬靡寧枕骸化燐焚吁嗟螭蜺朝菌流離傍河游飄飄燕泣鴻飛幸此一方未罹茲慘雖亂世之孽報有自或禍由惡作或災由福生然末劫之變事何常有鵠自南鳴有虎自河

渡既已獲全於亂離之日豈非默佑於冥漠之中用是合族感恩同心建醮錫羣生之福庇恭沐宏慈合大衆之皈依共酬公愿伏冀四海波靜六合塵清甲冑車藏永消兵革而舍飴以臥馬散牛放漸安樂利而耕鑿以嬉更祈病蝗不生盜賊不作民歌康阜併錫豐於黍稷雞豚羣獲安居重發祥於文章禮樂

趙盾論

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公殺左氏三子者皆曰非趙盾也趙穿也學者不從春秋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此舍經而信傳也夫傳者所以傳經也經言如彼傳言如此學者之信傳其爲不足信明矣歐陽子辨之決然曰孔子因董狐所書是也趙盾弑其君也夫歐陽子辨之是也余反復其文無以服盾之辜而明春秋書弑之旨何其言之不悉也歐陽子曰盾不討賊故爲弑君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盾爲正卿穿弑君而盾不討賊與自弑同以此而律盾盾固無辭況穿又爲盾之族子乎大惡出其家盾不可安其討賊之義比常人更爲加等盾不討賊則謂其弑也固宜余又反復思之謂不討賊卽以爲弑者猶爲充類之言非其正旨也何以明其然也謂不討賊盾特縱賊而已耳賊者一人也縱賊者又一人也賊乃爲首惡今不以賊爲首惡而以縱賊者爲首惡似非法之平者也如是則宜寬盾爲非弑歐陽子既不寬盾而嚴盾而於盾不討賊之外又別無明文則盾之逃

於獄也猶有辭而春秋之所爲書弑者尙有隱義也然則春秋果何爲而書趙盾之弑其君也初靈公欲殺盾盾免而走穿盾族也遂弑之是先之爲禍本者盾也公欲殺盾而未果穿代爲奮戈是爲盾復刃也非穿別有所仇於公也此弑之所由始盾與穿雖同爲晉臣同爲趙族盾之權與名固皆十乎穿也使盾而果忠於君卽未必忠而猶能稍持大義無愬怨君上之心穿卽不懾於公亦當有憚於盾惟盾於君實欲甘心而後快故一旦乘時假手於賊以自遂其狡險焉此弑之所由成夫弑始於盾成於盾又安得而不曰盾乎嗚呼從來奸雄之禍人國也每以至亂又能巧於自文而不見其有可誅之跡自非君子按其隱而視之其所以欺乎天下後世

竹溪園筆語集卷第十

者可勝道哉王敦篡位之謀本於王導賈充成濟之逆至於司馬昭趙盾之弑亦猶是也則盾之所以書爲弑者豈僅以其反不討賊而已乎余因暢歐陽子之說明春秋之旨以爲萬世爲盾者之戒或曰夷臯之弑固所自取也以爲自取累上之辭耳春秋之義尊君而抑臣君卽不君以下而殺上又安得不謂之弑

辨惑

天下之理有若可據而實不可據者若不可據而實可據者愚者昧之智者亦勿之察如地理之說可據者也山陵川澤之形蒼黃黑赤之色燥溼肥瘠之性萬目瞭然無有殊異及夫辨其兆域沙水以葬其親以爲子孫百世興亡盛衰所由

兆此可信然乎夫卜壤而祈福利有固然矣世有遭故而以水壘火葬其親者後世昌隆果何說也吉壤而獲福蔭有固然矣世有公卿之嗣降爲徒隸富厚之子零落流亡是一壤而吉凶相半又何說也且或有禍福旋及難以類推而形家莫能前知非不知之實無可憑以爲知人子擇土以處親猶擇居以處親事死如生仁孝之懷非吉凶之謂也如天理之說無形者也夫人兩足踦地頂之去天不知其幾萬里也人有所爲而能至乎其天者寡矣爲善者天無其利爲不善者天亦無其害然而冥冥之中實相司焉一人之身或合稗壯枯老之所爲而若爲一日而曲折以報焉數代之中或合高曾父子之所爲而若爲一人而曲折以報焉或者曰世有循

竹溪園筆語集卷第十

四

理樂善之人有時不蒙天之福庇者必其陰而譎者也不否則弱而不可扶者也譎者天之所廢弱者亦天之所棄又曰世有凶逆不道者有不受天之誅殛者斯其人或乘天運天運數當劫殺氣橫多相際而生者皆稟搏噬凶殘之性猶人當怒之時而語言四體俱無吉祥和樂之施也又或尊自己作天假干戈殺戮之手以報之斯二者均繫之天一於人無與固天所不問也不然孰謂天理之不可參哉今觀籍紳之家攫人之財殘人之命斲祖宗之元氣種子孫之禍門而惑於壘兆沙水之故以永祈富貴甚有遷徙人家離散其父子兄弟而奪其生巢窟其亡墓其因地埋而滅絕其天理者又何如也逮夫謀地求福乃更得禍獲罪於天莫可解救耳

鄱湖記

澤章之致盡於匡廬彭蠡一山水之間高人韻士莫不欲雅登臨余性喜入山耳目所經神情畢發毋亦麋鹿之性以類相從若夫探挾於空明浩蕩之中涉蛟宮歷蜃穴烟波江上浩渺重湖則驚怖而不敢問津者也歲丁酉遊楚孟冬辛巳從章門放棹壬午抵吳城癸未北風大作行三里復返甲申舟次渚磯舟人謂往歲水涸兩岸相望不踰數里意若可超而渡也今巨浸歷冬猶夏湖吞遠風作勢西刻雲氣慘黯風水助張舟在危浪駭波間乙酉發渚磯北風甫平日光浮水面寸波不興稍與舟狎余方擊楫而歌忽黑氣從西北來遙望前行上下之舟俱倉皇無措驚波巨濤盡從水面相

竹谷劉鍾語集卷九

六

催而至時余舟去左蠡僅二里幾不能到左蠡岸有沙山高數十丈蓋風揚沙起積而成者其下有故址舟中老人謂舊有壁肆近爲兵燹所滅址前有大石柱數頭設之以繫客舟防夜風之不虞者旁有石碑南康司理廖文英所立書賞功格於其上勸教溺者不朽慈舉也見之俱增人危懼山上有龍土廟廟內有明太祖御製詩頌於額其字跡淹沒不可考然可意得之大約皆當年戰勝鄱湖以酬龍神効力助順之辭也爲慨息者久之左蠡爲東西湖水交匯之區余以孟冬過此坐磯而望東西兩涯尙相距四五十里蠡山左瞰湖闊伴六七里上之橫波巨流至此而隘水勢咽而不暢故匯爲潭澤而又山之掠風橫下風陡急舟人莫能測多失利故行

舟視此爲畏塗蠡山高數百尺靠湖可登而地勢褊促余上之環眺中流危峭不可耐幾若此身欲忽忽飛墮湖中遂蹶腰而下焉風聲轟轟夜不能寐臥聞鄰舟棹聲暗暗相撥余舟亦解纜且報南薰助順可以掛帆奈水面游浪不休南風微紋不過寸許其下之相播而成大波者固自若也詢之舟人以爲前夕狂飈鼓浪風雖息而水性未停濤故不止是日幸風順歷南康青山大孤午後北風復作宿女兒港港口兩岸俱平岡右岡地勢連大孤左岡對立面匡廬余舟泊左岡下晚色爽霽數廬山諸峯七十餘如畫屏自吳城放舟僅此刻神氣安定次日出港口嶺山雖在望急不能登遂操舟過南湖皆至九江河是行也恐懼之意多遊覽之樂少其故何

竹谷劉鍾語集卷九

七

也蓋有二累焉凡游江湖者一游趣宜豪貴顯使愉巨舟棹高帆檣洋洋海若直可衣帶視之否則酒萬斗詩百篇筆駢蛟龍胸高湖海差足與名山大川相爲翕受余以貧賤岑寂之人神彩不旺又以學問淺隘無淵泓吞納之氣一累也一遊骨宜練朝吳夕越海邊江上視若几席一切驚風怒濤魚龍出沒與夫海島石走蓬萊水飛之狀俱以爲習見習聞而不之怪余素未涉大江滔滔是怖而又不能齊一死生達觀險夷二累也負斯二累其無勝情固宜他日過是湖而再記之當必有異矣

過赤壁記

童時讀赤壁兩賦輒欣欣想見其處丁酉至武昌道經黃州

始得問所謂赤壁者壁附城北隅廣三畝高可數百尺皆紅石峭立若壁故曰赤壁云或曰赤壁者爲周瑜破曹縱火焚舟兩壁皆赤楚誌謂地在嘉魚縣黃州但有赤嶼山卽東坡先生遊處嶼誤呼壁按史載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今黃州對面地名樊口東坡作賦又爲載孟德故事必非無所考者今仍之壁有堂一所旁刊先生手蹟四并先生像一老梅一石皆當年所置者其餘有石柱石梁立者仆者完者斷者蓋後有石亭爲先生偃息小憩處爲近日兵燹所燬無有存者又傳壁上流九里有十三磯險峻可觀令乃於磯下成大洲舟楫不得行是向所謂溯流空明之處令且半爲塊實矣一望荊葦未厭人意嗟乎一赤壁也亭臺之

竹谿園筆語集卷第九

八

爲人設者旣銷亡於兵戈敗壞之餘其波流漂迴湍激旋灑之致數百年之內徒見陵移而谷異夫亦安能如昔之美而可傳也雖然赤壁之傳也以赤壁之文傳非以赤壁之地傳也又安在當年赤壁之果有勝槩也哉然則先生又何以遊乎先生處憂患之日山巔水崖聊以自娛殆放士逐臣解釋鬱騷之道併以明其無懟怨君父之心是則值先生之遇卽不必如赤壁者而亦可以遊有先生之文卽不必如赤壁者而亦可以傳矣

書蔡忠襄公傳後

蔡忠襄公以正學貞節顯當時傳後世人有能道之者余不具述第嘗反覆公行而知公之所以爲貞節者公之所以爲

正學也凡忠臣義士雖本性植必由學問中來蓋雖其一種星岳之氣爲人難及若非平時有淡富貴達死生之定力安能臨難不至倉皇搖惑假令張睢陽文山當日無本領學問全恃匹夫之諒則一時慷慨或能仗節對君羅雀掘鼠獨坐小樓時又安能亭亭一心有死無貳而或復以公之死爲痛者此又類於姑息之言也人臣之於國家也樂爲良臣不樂爲忠臣必期於殺身成仁以爲志士仁人之所以有立近於豪俠激昂非聖賢中正之論然人之生也不能不死十二時中死者無算奄奄無名等於螻蟻五日不汗死何如死於君國之爲大七日不殺死何如死於封疆之爲烈藉令公卽不撫三晉不殉封疆首邱正命何損於公然同一死孰若公之以一死上報二祖列宗三百載養士之恩爲萬年不朽也哉則滌雖爲公之時事悲而不能不爲公之殉難喜嗚呼後世之爲人臣者能爲正學如公則其生也榮其死也馨不能爲正學如公而處公之地甚則爲賣不甚亦爲偷其何以對我公也哉滌以童子受公知因公于聞伯示公傳而命附直感而書其後

竹谿園筆語集卷第九

九

與傅慶山給諫書

往者不肖童子時記先生與先兄同年卽知先生議論丰采過人爾時但如東坡慕韓范諸公僅能識其名而已嗣後十餘年得讀所爲時藝又交徐彥士爲不肖述先生禦寇方畧不但悉先生名又悉其政事文章嗣又見先生所與熊少宰

及先兄手書并所爲古文詞於是嘆今日鉅公如先生者絕少矣每聞從者至亟欲望見顏色與先生論道古今又以今之爲縉紳先生者必介紹必幣帛相將而後乃可見不肖安可以草草也雖有數十年仰慕之私又牽於世俗拘於禮文不敢以見仰慕先生當如古人耳不謂今春以便事至郡姻家晁省石知不肖素懷掖之而來一見先生卽贊嘆不肖時文不肖私念以爲不肖固知先生先生亦知不肖也因是膽稍勇次日以所作筆語一帙就正蒙譽過情至謂不肖如孔廟俎豆不肖愧且駭先生指天日相誓不肖又私自喜以爲不肖果無可取與先生不宜過情先生於曩日先朝時直言不諱於萬乘之前無所飾其於後生小子而故爲不情之

竹谿園華集卷第九

上

譽則所好非謬可知豈不肖積數十年之力而果有當於先生歟世之君子不知所好者多矣卽知所好而或又多謬好之不謬者又不能如飢食渴飲以至誠予人宜士之有懷者不得吐於其前也前晤倉卒何日得再陪杖履一抒積懷築善堂全集便閒幸賜教藉証同異楷模不小也從子過聘一事約在夏月其禮數煩簡囑石臺家弟轉商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中宜先兄之謂也總持先生古道相諒耳

王四娥小傳

王四娥神姿清幽肌骨秀慧爲廣陵良家子年十八歸紳某居豫章數年倡隨諸篤眞若願世世爲夫婦者戊子遭亂城被娥落於邏弁之手偵者傳紳已死娥望空號哭晝夜聲不

絕投湖水中覓死不得未幾弁死強欲字之者爭相向娥乃自割髮持白刃詣軍門前謂不許其爲尼卽自殺提督劉公爲感動約軍中毋得強娶貞婦娥蓋伺知紳在欲借尼以逃復歸紳嘗私祝曰不願至舊家而生但得至舊家而死於願足矣時娥僅一嫗相侶斗室供佛亦未嘗與諸尼朋囚於尼者且三年紳雖痛之而拘牽禮俗謂出者不可以返娥知紳無謀還意仰天泣曰嗟乎妾亂離耳而非出者可絕離者可哀也男兒鐵石心一至此乎可憐數年一片碧血耳豈西方聖人觀音大士素絕人閒男女之緣雖時向禮一瓣香畧無福佑令妾薄命至此耶乃潛以音達廣陵令其叔來視相與謀歸計適提督官衙火爰下令曰火災得無乖氣相干軍中有女子無夫而願歸者聽娥適與例合因是偕叔還廣陵而爲尼於其家云

竹谿園華集卷第九

上

家塾學則

余見學者不少矣好學者亦不乏人而經年啜嚅內無所獲弊與不學均豈聖賢之道不輕畀人抑亦作之而內靈不動也蓋從事者未得其方耳先儒曰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余半生簡蠹自知等於廢棄然甘苦生熟竊亦備嘗故特以余昔所爲者爲家之小子告焉

一養志氣

孟子之言夜氣蓋言清明也君子之法天行蓋言強固也有其清明而智立有其強固而勇生知勇在胸功成十倍余衰

版先子之訓唯以清明強固四字爲倦倦蓋爲學之本先無以踰於是者矣倘志雜則俗氣弱則靡俗者道之賊靡者敗之因

一立課程

人之勤惰以意而爲之常至於惰卽偶爾精銳其反而至於怠也必甚故曰進銳退速守循循有恒之功日進無疆者程也蚤用何功午用何功夜用何功如商君法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背日積月累月積歲累深造以道自得無難也

一玩經書

我輩讀書凡屬古今典籍何者不宜通曉然抱基造始必在四書本經四書童而習之每忽焉而不究及出一題書旨茫

然且有并其白文而不熟者不知經年所事何事也每日上

午必須看書五葉開卷之時閉目將白文一一默會徐將圈

內圈外註文一一細設又將大全旁參倘閉目所會其了然者借註與大全可以證其同未了然者亦可以起其悟至於經義當於夜閒參究其功與研四書之法一例用之使聖賢當日立言本意當下了然聖賢與我直可同堂一室如此方是能讀經書且經書既熟入試自無履錯之咎此固中庸之功智愚高下俱當從事

一所讀宜選

文之高下難辨非學老識定者不能若不依選者而讀之任意去取卽方員具在舍離朱之審裁其合於規矩者幾何也

故夢中所見無有是處卽遙望之綠樹青山依稀彷彿總不若過來人歷歷指示自爾分明每見三家村塾一二後生亦知向學無賢父兄名師友引導究至歧路徒泣正覺不登與入井之孺子同惻乃有前者不吝教而後者恥於學經年無問難無請質子弟暴棄如此哉子曰愚而自用災及其身誠惡之也嗣後不獨今人文字卽古人文字亦不得濫讀必須選過精嚴者精神可珍歲月務惜慎勿悞用

一所讀宜熟

學者之儲書於胸猶將相之儲才於國將欲有所用之也儲才者必熟悉其面目其性情其文武張弛之節而後左右唯其所使而無扞格難操之患讀書者亦然必使所讀之書機

調音節意氣轉換色澤神骨倒順橫斜爛熟胸中而後舉手

而皆有合使務多不休而不能熟雖千萬何益哉有先達自

述登兩榜集文不過百篇止是一熟此卽夫子一貫之義余聞先輩長老言如是但余之爲學固又有異於是者從來稍稍得力處多在於所閱而不在於所讀每有性所酷嗜之書閱之時生意沛然及讀之而索然讀之熟而愈索然因是二十餘年得意之書不敢讀而僅取而閱之亦不敢數恐其熟而索然也每在離離合合之間而得超超忽忽之趣蓋費之事理宜熟而書之神理宜生熟則與故者相取生則與新者相求此又余所自歷處也但恐偏而不中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竊慮彈指青山有感後人而不致以此易彼

爲學之道豈能爲諸子言哉教之至者固不可以言傳也以
上諸條摘其切者言之并卽爾等之弊者而言之務使從是
糟粕豁爾靈根範圍於吾言之中神明於吾言之外上紹詩
書之澤綿綿勿替於以慰先大夫於幽漠是則余之志也未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九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九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隨喜錄

戊寅四月由家至未陽省侍七月家僮卽以試事來迎先子
欲畱滌於已卯春夏乃歸赴場屋滌時以進取情迫堅就道
先君頗快怏然以滌試事熱中不強也憶爾時先君猶強富
滌負吞牛之氣思旦夕唾手青雲故白雲子舍之念未萌於
懷今屈指計之去先子歿年只六載若稍回念膝下之依依
無多卽懸三公相餌不能一日去也少年銳意功名致今日
終天之恨乃至此哉故曰父母在不遠遊凡爲人子者宜加
三復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先子菴未有臨藍土寇數千聯艘百餘攻劫州縣一時衝長
諸屬幾無完城時寇從邑上流擄舟揚帆至城下先子誓死
督戰有衙役某見賊舸銜尾蔽河人皆危慄懷一小帽進先
君易之先君厲聲呵止衣冠如常造次不苟如此
族兄華亭茹春往告余曰數年來嗣育艱難欲聘一青頭女
爲妾偶夢至上帝殿有千萬女子紛紛過階下詢胡爲者答
曰每年正月初一日上帝驗視天下未瓜女子給配人間一
男只應受配一女若踰兩女者減福祿無行毀人女節者損
壽命聞之慄然自是華亭公不敢復萌置室女爲妾之念
翰林馬公世奇子歿媳某氏望門守志馬公自家媳入門之
後燕飲梨園之會不設於堂馬公曰非以一人向隅爲之不

樂也家有苦節之婦堂上老人猶自豪侈風流將何以責其
哀而養其戚乎馬公寧淡數十年如一日媳以節終鼎革後
合宅殉難星岳之氣萃於一門良非偶爾

余家陽宅一溪環抱東南北背水形家之言謂地脈從西來
余世背溪西面而向蓋迎地之生氣也族有好作聰明者易
之而東堪輿家言即以爲不利宜召人口消滅之禍數十年
後其言悉驗蓋地氣從西發而西而處以溪水遠其後是爲
旺門不面西而東立乎空虛寂寞之鄉是爲四位此不待智
者而知也先子每遽然呼滌謹誌之茲併以諭吾子孫試將
余族之凡東向者一考其興亡吉凶審勢辨方可不俟再計
而史雖天道之報施別自有在而此有形之利害不可不知

竹菴圖筆集卷第十

三

徽州某翁年百歲其子俱先逝有孫數人家僅中人產屆期
縣命禮生至其家爲之計建坊諸事度費施工舊例坊直係
官支無碍錢糧明手搜括且盡無贖帑令壽民家白輸其費
又且須費儀酬邑長併諸禮生是因長年而自累也諸孫
不無怨言而老翁以先時自縊而死嗟乎苛禮之害人也至
與苛法同鄉飲亦然諸禮生無賴遍索鄉老以應斯典如索
罪人人之畏而逃之者如逃大獄可哀也已謂宜降明勅不
願建坊與鄉飲者聽庶與美意並行不悖矣

崇禎癸未流賊張獻忠孫可望蹂躪荆楚至武昌屠城殺戮
諸王極其殘酷相國賀逢聖死之破黃州城專擇良家婦役
之約以香一炷爲限不能從城上掘至城脚者立斬殆盡戊

戌可望降道經武昌城內外人環觀之思啖其肉可望亦怛
然有愧色

吏部揭公重熙於乙酉三月十九日閉戶痛哭呼天搶地聲
徹道路蓋以是日爲烈皇去年升遐之日也或疑其哀不由中
翰林傳公鼎銓銓燕即遇闖破城自縊幾死尋爲旁人所救殊
仇之人或訪其恩怨倒反後

王師入江西兩公犄角六七年始敗傳殉於江西揭殉於福
建乃知至性不與人同

南昌紳某者性奇吝其子復然孫爲之大散其積一日伺父
外出祖以疾莫能言動引強兵數十至其家指其祖父所藏
穴金掘之而去忽又自陳於當事之前謂祖父尚有積金數

竹菴圖筆集卷第十

三

萬可供軍需併所以法置其老僕數人即可得其處當事究
詰不如數乃自鬻其田宅抵之可謂奇敗故吝者人以其爲
鄙而聖人以之爲惡吝者不當奇敗而惡者不當奇敗乎蕩
已之財者類墨客已之財者類揚

洪武十四年令選取各處富民充實京師永樂元年令選各
省殷實大戶充北京附順天籍宣德六年再申富戶逃回原
籍之禁犯者發口外充軍親戚里老同坐且各省編入在京
富戶數額事故死絕者照數僉補至正統元年乃弛僉補之
令夫王道本平人情人情之所最難者在於捐正廬棄墳墓
遠親戚舍其所戀以相從數千里之外明之二祖列宗欲以
富民蟠結其內重之勢遂不能無是矯拂之舉當時大戶莫

不怨之而媚典籍者又爲之諱而不錄亦烏知其有此近情者哉

乙酉歲金聲桓爲江西本省提督兵馬甫至即以書徵萬公元吉萬棄家遠遁起兵贛州旋勒新昌戴孝廉爲驛傳道戴固機警士且喜於有爲攘臂風雷一盡其才力之所自出既相牽家宗伯曰池署本省糧道復率某署新建縣事固辭不就戊子金聲桓同姜曰廣叛又欲某署中書事亦辭不就以常等度之書生競情宜若易進而難退而某一以自護其拙者何也乙酉之役新代之功名無競情也固也戊子之舉不過三五少年偽造印勅以煽當事而復值果敢者之機而易動彼既無忠君之誠謀國之智徒一時僥倖爲富貴功名之

竹谿園筆集卷第十

圖致百萬生靈斷送於無知暨子之手通天之罪死不償辜且記戊子之末官爵者舉國若狂及其敗也生者變姓名於屠販之中死者擲骸骨於腐草之下淹沒何足道某率以義賤不爲倖榮今也猶得嘯咏先王享簞瓢陋巷之素藉使當日者稍一阿就毋論身名喪敗爲人羞笑而此乘機偶會捷徑之榮華較之藜藿而飽被褐而溫坐筆語堂前爲編中老靈其閒賢不肖之相去何如也易曰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南陽苟全實爲吾師茲筆而記之以見出處行藏其不可忽有如此一以明吾素履併以警夫後人

新昌戴孝廉降著有初政錄一冊有曰生爲興朝第一歸順之人死爲興朝第一歸順之鬼又有曰南望八閩而王氣已

盡嗣後得罪與深陽會元陳名夏俱以妻子永遠戍邊

王得仁爲李國舊部稱勁旅乙酉同金聲桓至江西雖隸金聲桓勝攻取唯王而拜爵不及已而快使且值臺使者踏視之江西伴事諸少年又復偽造勅印餌以侯封挑其意戊子正月遂劫聲桓舉兵反郡邑響應唯贛不下三月金王環攻之未克五月

王師至六月兩軍接省城外一戰得仁敗亡死傷八九金弱復不支蓄縮城守糧乏人相食殆盡

王師從城外役男婦數百萬至營使壯丁掘濠溝增土壘環城圍之又以大木橫豎至江中鐵索橫舟爲橋截下流對江西岸亦置溝壘如東城內兵水陸翼不得越一時城外前後

竹谿園筆集卷第十

左右數百里老幼男女見殺者十之二被役者十之六贖歸者一北去者二死於城下者一牛畜一空並由得仁致禍已

正月城破斬金逆江西復平

家宗伯中宜爲余言戊子圍城之時至八閩月人相食幾盡更有一總兵以炙鴨饒送姜公劍戟擁護而來姜公曰今日城中炙鴨過於烹牛投受之際廉惠兩傷矣剖而分之以其牛仍令持歸姜素寧澹人或疑其好名而能介然於危急飢渴之際平時素履清風又可想見

癸酉甲戌間閱邸報得讀洪君承疇爲明邊督奏議條陳兵餉方畧每數千言井井如指掌今戊戌相去二十五年又得讀洪君爲

本朝經畧奏議累累仍前心血幾嘔盡豈洪君今日奏議猶是當年諸幕客手筆抑其嫻於兵算老而益壯與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六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上論

學而第一

臨川李曰滌亦主書

聖賢之書其大端見於首篇要不可不明其意之所在也魯論而何以首言學也古今歷世彌長則所以持世之事亦遞變古之聖人以帝王而言治孔子以儒者而言學治隆於一時學及於萬世帝王之澤短不如孔子之澤長也禮樂者淑世之大具也中庸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孔子有作禮樂之德而無其位僅託從先進以見其志夫蓋本其所處也大學為曾子所作而必依於聖人之經以立傳中庸為子思所著而必原於聖人之言以得名魯論首言學故曾子之大學亦言學中庸首言性故孟子之言仁義猶言性本諸父母受諸師友夫蓋因其所傳也聖賢之言雖不可驟得其精微而猶可據以知其大端在首篇而已

子曰學而時節

古之道心之靈物所名元勝者也人所知者目前而吾悉往古人所同者體具而吾澹神明異等之獲將有寤歌而洋洋者矣故懽欣之趣人不易生非飫美於內者不能也

有朋自遠節

先王之世約章彥於成均國無異教家無異學季世而辟雍化微道術紛裂得君子以正之異端息王教彰矣且聰明才

智之徒不得所從則心志瞽亂明達果藝變而爲縱橫捭闔
無難也春秋之時士術正大不至如戰國恃有孔子之學之
足以收而範之孟子之學不如孔子其徒因不能如孔子之
徒究且奔走列邦爲孟子之敵故英才之育空相遙慕不能
如朋來之樂之實此學術大小之別

其爲人也 章

和從順生順從愛生愛從親生仁者心之全也孝弟者仁之
全也

巧言令色 章

樸重少文社稷之所以托也辨博華澤壬人之所以誅也

道千乘之國 章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春秋之時其主不可扶也幅員狹隘僅可比於小國之諸
侯以古治望之地小而所濟者薄權且弗如故聖人之車至
列國如環而卒未聞其馳驅而見天子所慤慤者惟列國之
賢辟敷政討治恒在於斯春秋之勢也

慎終追遠 章

人之用情哀而致之者以予死樂而致之者以予生死者不
得其誠生者無望其澤也切而上致之至於高會賒而下致
之至於民物高會不在其念民物莫覲其餘也下而效之殘
賊乃至

信近於義 章

以約誓將心者至於身可殺生可捐而不知其行之難也以

卑下鳴謙者至於尊可夷體可降而不虞其已之賤也以廣
援求助者至於匪可比詐可同而不恤其黨之傾也

貧而無詔 節

貴賤者因乎勢而起者也貧富者因乎資而名者也勢在於
虛資在於實匹夫之家累世而不公卿則可以卑微自安懸
罄之室寒勿得衣饑勿得食則死亡隨之是貧富之移人甚
於貴賤也夫子與子貢所以各表其勝情之處以明難得耳
賜也始可 節

詩之爲教質言者寡理存在此而務假言以名之以影似相
取而已惟頌灼者爲能具無礙之通變化靈映而不以端隅
自局此內負詩情者也教者樂之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詩三百 章

詩以情言也情者欲母也情者思媒也情之於思如火之有
烟也情之於欲如火之就燥也範情去欲以歸於正則桑間
諸咏可與關雎比功

六十而耳順

聲之驟至者入耳則疑疑則心與理相撓師曠悉樂之精入
音之來皆可辨其聲律之所屬夫聖人亦悉理之師曠也
視其所以 章

輕獎人以君子意褒善褒之而不得其實世徒以爲譽之也
輕擯人以小人意貶惡貶之而不得其實世徒以爲毀之也
毀譽之事起則賢愚之辨淆不可以知人賞罰之施悖不可

以官人也

何爲則民服 章

人無所謂賢直則其賢矣無所謂不肖枉則其不肖矣樸心實行循純守素以之維風則三代之遺也以之事君則忠孝之選也故詩有言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直者貴在位也枉則逆折其本心之所固然而好行其邪舉而用之則飾與欺也拂與虛也皆其所被於上下者也識者知爲治亂之由小民於此懽欣太息之所以異矣

子張問十世 章

敎書至秦誓所以繼周者前知之矣秦之所爲果可以常智測乎墮名城焚詩書炙豪傑反道敗德事絕人區雖有智者

竹谷園集卷第十

五

莫能揆也然其大端可推矣周後封建秦必易之以孤立周建井田秦必反之以阡陌周過弱秦必救之以強周好仁秦必變之以暴且非秦之強暴又無以顯漢之寬大也古今相禪美者爲弊弊者爲藉此之謂有常

人而不仁 章

爭則奪奪則賊賊則慘慘則殘相至之勢也先王以讓去爭以和化戾道相奉則相恤情相洽則相愛禮樂與仁固異名而同實矣不仁之人喪禮樂之實而欲冒禮樂之名是何異介冑之夫而使之御但豆哀恒之子而使之鼓笙簫也

夏禮吾能言 章

朱均之於堯舜也已無傳矣至於夏殷各有賢裔宜其禮之

有徵也然文久而滅族久而絕奄奄杞宋不足謂祖宗之舊聖人之後其可恃乎人從來賢愚芳穢同歸於化就其先計之若有大亡小亡大存小存之差總其後計之雖具千歲之智不能必其子孫恒固先型也周有幽厲之嗣欲長存文武之遺亦殆矣夫

祭如在 章

人之交於鬼神也非有酬酢也以我道獨往而已我而勿誠是自欺也自欺者何可哉忽其歿先也必無以孝其存親也喪其天地三光古曰聖賢也必無以忠其君敬其長也故未祭之時猶常齋戒以神明其德而况祭乎

管仲之器

竹谷園集卷第十

五

鄭之僑衛之瑗齊之呂晏皆賢大夫也夫子數稱之其美曾氏猶爲特至而顧有力詞者諸大夫一國之才也一國之才僅足庇一國之君保一國之民管子天下才而不能自抒大道人贊天王徒溺於功利戰爭之間是何操術陋而所就卑也夫子小之蓋責備賢者之微詞而非擯之也

里仁爲美

匹夫之賢而能代下者陰善其民何也至治之世天子秉道於上必戶說而人喻之堯舜不能治三家唯孝秀質誠有發聞於一人者則人人可得而做也有發聞於一鄉者則他鄉可得而做也故曰比干之芳閭可以格奸欽孤竹之潔泉可以已吝

不仁者章

貧賤而暴榮者盜跖也富貴而凶殘者桀紂也得時以濟人為惟窮居以餽道為樂堯舜孔顏也進而成其匡天下之功退而高其潔天下之名湯武夷齊也

富與貴章

專以勢厚為可謝則必至遺落榮名好甘單匱捐一切而不有則皆為山嶺水湄之人棄功忘名之士不可以治君國理萬民矣第君子之於天下志不潔則道不芳使有一貪富貴厭貧賤之心則貪求伎倆其患也昧恥忍辱其患也爭鬪賊殺其患也天下非之後世非之而當暫不及持亂不及維之日臣背君子遺親戀榮華以生滅綱維以處必是人也夫天地之內所可不朽者唯仁存仁在先清欲惡蓋不耽富貴則爵祿可輕榮華可外不厭貧賤則窮餓可甘兵戈可蹈君子所以熠燿其聲譽所以不墜於風波也

朝聞道章

衆人者以目前為延促者也君子者以古今為延促者也生人以後類萃紛煩而人之得傳者寡苟能制一善行立一善言則世自我永故忠臣樂殉其難以殺之而彌壽也孝子勿顧其身以亡之而愈存也衆人以形立君子以精立由是言之顏子之年長於盜跖比干之算越乎彭祖矣

不患無位章

以位與知為有待者則可寬然而逃其自有之責而兩者故

無待也天地分際虛其中以予人之自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置我之區而非關爵秩也知又非必君相也冠而字之少而知於家矣按閭而丁之壯而知於鄉矣問年而養之老而知於國矣不足以發聞動衆雖妻孥莫可告友朋畏其聞而尚欲懸之天下布之四海乎則功罪賢愚人人之所有事也

君子喻於章

義者下之所藉也利者上之所藉也義以著道道以裁物下而無義失其所以為治也利以生財財以給物上而無利失其所以為養也有義則爭鬪不生訟獄不作是為平國即利之益事矣有利則不至並耕而治饕餮而食是為贍國即義之益事矣多君子而進國於王多小人而亦助國於霸

子謂子賤章

萬物受氣於天受成於地地有肥磽則物之盛瘠因之地有善惡則人之賢否因之故粵人為鑄非人而能為鑄也為錘者之多也燕人為函非人而能為函也為函者之多也地之移人過乎天功子賤樂得其地矣

雍也仁而章

仁者愛人者也佞者媚人者也媚有餘者必愛不足也故媚人者賊愛有餘者必媚不足也故愛人者默

女與回也章

無聞而無不通者聖也有聞而無不通者睿也博聞而乃博

知者賢也博聞而若無聞者頑也聖以創道審以明道賢以力道頑以棄道聖與頑非世所恒有得其中際者而賴之道之美事矣

吾未見剛者 章

貪爵賞者則可誘以利希壽考者則可劫以死非利誠可欲而死誠可懼也內之所繫者然也是故至人以無私自立以不苟自厲爵賞可以訓身命可以外故可貧可賤而不可爲不義可生可殺而不可不守其貞自是而水火不能焚金石不能折兵革不能摧是謂大力是謂至強

我不欲人 二句

夫人每以拂情逆心之事橫而相推以害在人則利已也即

竹君園筆集卷第十

於已無利以能戕人者爲有術如是則性情不和而萬物交相怨交相報是自取逆導復也仁人則禁而絕之以我繫情以我正情人心熙熙我心怡怡黃虞之世至今存可矣

令尹子文 章

產於其地仕於其國而不特於其習者則可以美名稱之楚人剽悍而輕誼君臣不相恤有能心乎國者就楚論之謂其忠可也齊人滅禮而好貨習功利競富侈有能捐所有而不與者就齊論之謂其清可也此夫子之節褒也管仲與子文行相反也美管仲則不得美子文也趙盾與文子事相類也嚴趙盾則不得寬文子也

孰謂微生高 章

細行耳屈折以利人非傷教之事矣然物非我有而巧借之以爲施則亦巧竊之以爲名人利物而已居其仁猶人死力而已目其勇人覽物而已矜其智也在上則蔽君之德在下則攘衆之忠是謂盜名之民君子惡之

不遷怒

以怒而施物譬之膏火先自焚也譬之操刀先自割也物雖被其鋒而已亦將汨其和舜之怒四凶也周公之怒管蔡也孔子之怒問人也皆聖人之不獲已也怒之加人已非其正而尙欲遷之乎夫遷怒則必徙惡惡之而失其實雖欲化物物不可化也遷怒則必移誅誅之而違其肯雖欲威物物不可威也況人前可遷後可傳父可殛子可王賢否功過難以類推而必欲以不化之胸長刻留毒其累性情也大矣是不遷怒者此中節之和也非克已者不爲功

犁牛之子 節

父子者自一體而分者也一體之中各有美惡相逮不相逮之勢舜禹雖大聖何以有瞽瞍之凶頑而陟位如故夫舜禹不以瞽瞍累則朱均宜可以堯舜寬何以唐虞之授天下終必舍子而與賢蓋父子之間賢劣皆當相乎其子子如賢則瞽瞍不足累舜禹子如不肖雖堯舜不能庇朱均使二帝之嗣得如夏啟世及之典蚤自堯舜行之矣與賢豈堯舜之獲已哉故世德之齊者王季文王也苟有未全寧有文而無季也夫子所以重盼乎駢角之子也

季氏使閔 章

負道德之器行污濁之塗而不懼者變化之聖也裕經緯之畧入邪罔之門而不惜者榮華之才也若夫志期於潔不苟爲同道取於高不屑爲俯至遇非其君畜非其主予以爵祿殆將以爲辱之也故曰巢許臯者之佐也而出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師也而生於王者之世宜其翔棲遲於箕頽首陽之閒是以季氏之家可以臣由求而不可以招閔子豈好遁哉若非我配也

回也不改其樂

貧賤憂而富貴淫者常人之情也常人之情不出飲食男女之閒聲色玩好之際其獲豐者其志怡其獲嗇者其志閔內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無以滋與境爲損益而已聖賢則不然已有所自陶其性者外至之豐嗇不得與焉處困乏而不戚即可歷浮華而無蕩遇險阻而不顛一切不齊之遇總可收之爲絃歌一嘯而已是故能超能達能潔能貞

質勝文則 章

質之道起於父子兄弟文之道起於君臣朋友蓋親者樸之至足者也一之於樸則質質則無尊踈者華之至足者也一之於華則離離則無戚二者之患由於偏適惟君子有禮以相接也有仁以相愛也文質之道均而後倫類乃和緣此而正酬酢之事而人道治矣

人之生也 章

禍福之說聖人之所隱也必待祥咎的然而人知所畏則事一不驗我說幾窮是故秉道之子不得其死行邪之輩赫奕而生安得執彼若而叩之乎然其常理可券也忠孝俠烈其生也榮其死也壽君子歌其風小人思其烈生不朽直不極也若夫背義反道回面汚行犯聖賢之所戒違中心之所安則清議擯之僇辱隨之雖逃於斧鉞而天道尤有禍淫之條即緩於身前而子孫尙蒙積殃之報悠悠古今能免者幾人哉卽一有之君子以爲或然之事而不敢必也人亦何可以或然者自希也

中人以上 章

上之與下其爲名二其爲等倍捷而無算窮高以爲上則上復有上每却以爲下則下復有下惟立乎中以測乎上下則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上下依中以爲生各依中以爲際各有定也

敬鬼神而遠之

敬鬼神者禮中之一事也第一與鬼神爲狃者出入起居皆若有鬼神之介而隨之此之謂鬼神之曜則其性多陰性陰者其氣無陽眇剛明之槩且夫鬼神者亦從而意之耳有無之跡不可明見也卽世所競爲如響者或偶一然之使呼則必應叩則必通酬酢之事一在人耳目之前必反以爲妖魅不祥者之所爲無所貴於不可知之說矣抑凡藉鬼神者則人事必窮人事窮者多危而難恃佛不能救國之亡仙不能緩身之死將何益乎

仁者壽

躁戾者慘急易盡安和者舒諄多延恒理然也然世之所以疑者以回歿壽事爲不驗不知夫人之歿壽有係乎一人者則一人之質可得而召也有不係乎一人者則非一人之質可得而召也夫顏子不歿其請可幾於孔子將爲大聖人而無難春秋之時氣數漸弱不能如唐虞成周大聖之可以比肩而生同之死氣數刻之也若夫殺人者壽此又乘天運以操逆耳夫世有大氣治亂生殺若旋軸然運數當殺又必有凶殘之手相際而生其殺人也如摧秋冬之落也此固天譴之所不問也不然歿壽之理豈有爽哉

齊一變章

有容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三

武王取天下之道多得之太公而治天下之道多得之周公夫以仁伐暴雖無不可明白正大而爲之然攻取之事術尙乎智畧而意隣乎權謀至於周公以聖人之才抒爲經緯無疵政無苟道美善之謨數百載無敝焉所以太公職司兵而書多陰符之論周公制重禮而語多純粹之言祖宗所爲流爲習俗二國之變之所以異也非聖人過侈乎宗國也

仁者雖告章

欲濟世而無術禹卽蹈洪水而沒稷卽忍饑餓而亡桀紂爲天子湯武爲諸侯不能破君臣之恒局稱義興師救水火之民卽再爲逢比以殺其身凡皆從井之類也故博愛而無等者墨子之仁也推愛而自陷者從井之仁也儒者之仁不如

是之愚也

述而不作二句

前聖有其道矣不能期其必傳也有後起者從而祖禰之則前徽益著而後迺相從而惑故堯舜有功於義軒者也無堯舜則義軒不傳禹湯有功於堯舜者也無禹湯則堯舜不傳文武有功於禹湯者也無文武則禹湯不傳孔子有功於文武者也無孔子則文武不傳堯舜之業墮則已亦無所附以行於不朽之途述古好古孔子之身上接義軒春秋之世逆續盤古矣

聞義不能徙

有容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三

事理精微之數聞之者多懼難甚無良告以君子之行莫不洒然以悅也迨夫欲其舍故我以從則戀已所常行者爲正故去私日新人之所難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以夢而自驗者則執幻成迷牧人夢爲王公老人夢爲孺子皆情之自惑者也然亦有以相格之理實而相召者高宗之欲中興則思良弼應有傳說之入其夢孔子之懷盛治則志周道應有周公之入其夢二者非其自來誠有以自往也第周公得文武爲之君孔子能爲周公而其君必不可以爲文武姬公之夢一變而爲兩楹孔子之窮也

子於是日章

一哀而輒樂者放達以自適然而其情儼矣蓋戚人之懷不

深者則誼必多涼子不痛其親臣不義其君婦不貞其夫士不恤其友皆由於之哀情之至者也故耽樂者多薄多滯守哀者多篤多節

暴虎馮河 節

行三軍者成敗難知也而死生可自籌也能許國以死者士成而一敗即敗矣而節彌芳名彌永故能死者不可以成敗利鈍計矣第行軍之士身全而國危者下也身死而國勿安者次也身全而國俱安者上也庸臣之退縮不如忠烈之犯難忠烈之犯難又不如聖人之萬全然必先有是有死無生之心而後知死者非是人所難也死非是人所難適可進之以就業誨之以全身故曰能死者即不必死而後可以生石

竹希園筆叢集卷第十一

生

富而可求 章

人未必即爲公卿也而循循然修身淑行自砥以求之者不敢不至未必即席豐饒也而孳孳然胼胝竭蹶操術以求之者不敢不至此聖王鼓舞天下之道也人雖未貴而有可貴之實不失爲賢雖未富而相從於富之塗不失爲養欲一以濟之人事墮矣聖人之言蓋欲學人不溺情於富而非以怠民之業也

好古敏以 句

學人之不信古猶恒民之不信法也不信法則行倫不信古則智燭且使義無圖禹無範雖有絕智不得所憑已亡其前事之無即義由我起心亦以似是而疑故崇古者所以堅我信也我信堅則智一智一則道成

天生德於予

紂德曰暴剖比干而不殺文王文王之不死蓋幸於死之餘者也然則謂囚人之不能害聖人是抱堯行者誠弗犯難難而負仁義者誠可蹈水火而不焦不沉哉第以天之生聖人也難而其死之必不易舜以親仇之而不能死文以君怒之而不能死姬公以兄弟謗之而不能死孔子以匡圍桓劫之而不能死龍比之死所以連桀紂之亡也蓋殺聖人者則國危君僂聖人可輕殺哉

竹希園筆叢集卷第十一

生

多聞擇其 二句

約耳目者乏外觸之智非耳目無能其相滋者寡也博而用之則一耳目而川眾耳目之用一世而積數世之事一心而萃眾心之精皆取乎多之用也故用多者智之逸術也

君子坦蕩蕩 章

任心無邪動履無蹇賦懷多適樂道無冀臨難而達此數者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也

泰伯其可謂 章

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若然則太王之心固大類乎陰謀逆奪者之所爲然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厥後高宗中興

十六年歷祖甲祖乙數君廼生文王商道未衰也且遭狄之難國存不遑而迺懷陰以移人之國無乃闔於謀而左於計乎夫聖人曷謂其三以天下讓也中天五臣樹藝功德固不在治水明倫之下禹王其身契王其後有天下者固應在後稷之子孫使泰伯不去則擴鑄洛之王基者固不在季歷之子孫而泰伯之子孫也伯知天命之及而故先去以謝之使其身爲荆蠻之人使其子孫爲荆蠻之後若泰伯者文王之倡也

以能問於 五句

以賢自競則好醜相誦以是自競則強弱相軋矜者才之賊也謙者德之淵也威者物之芒也和者身之利也

竹希園筆集卷第十

仁以爲己任

以一人之身盡欲一世之戴其安全禹稷之飢溺與墨氏之兼愛固異名而同所也第心不可不著乎愛涖泗之安懷雖不能如康衢之擊壤然論仁者必不優堯舜而劣孔子心乎愛者愛之所同也

好勇疾貧 章

世之致亂者二而天子無道不與焉患在才不才之人無以處之而已矣才者不能爵之又不能用之不才者不能殺之又不能誅之禍烈民閒憂貽君父弭之者當在其前也

子罕言利 章

懷利者亡放利者怨利雖非惡也而趨利者工撓攘之智具

劫奪之情戈矛陷穽皆以利起故匹夫無殺人之權殺人之事而可斷之爲惡者大約利悞之耳富貴貧賤疾壽皆由命造也然夷齊賢而窮桀紂暴而亡夷齊可言命而桀紂不得言命也回也仁而死由也敢而難顏淵可言命而子路不得言命也一倚於命則天事勝人事訓而益無相成之功矣仁者心之精粹也專責人以仁則心弗至而賢不可贖功亦不可贖而人之得全者寡且悞效之而爲愚後慕之而爲墨學仁不至其弊將甚於不仁

多能無知

能者質事也知者智事也一麗於質則墮卑下之名淪於器歸於技而已知者從心以爲效者易從心以爲隱雖爲慧哲

竹希園筆集卷第十

所及靈緒所包而不可以意舉焉故曰光可以照而不可握也水可以鑑而不可持也負鳥獲之勇可以自鳴其力擅離朱之聖不可以自形其巧精粗之分也

顏淵喟然 節

聖人之道泰山無以喻其高金石無以喻其堅鬼神風雨無以喻其變第言道者各因己質以爲言參於道力人事者也道力人事者近乎平實故以忠恕爲性命之原同則天事優者也天事優者棲於元渺故其所嘆皆達天之事一聞之候變化之言顏子之言道聖門一人而已

如有所立卓爾 三句

立而幾幾乎有之同之詰固不遜於孔子也第孔子之於道

能要其終七十而道從乎心顏子之於道方度其始三十而心從乎道安勉之分功力久暫之別也夫顏子得究其學亦何不如孔子也

逝者如斯 節

天地之間逝無窮來亦無窮其所爲現在者僅寸瞬耳寸瞬不能敵兩者之分故凡立言者或曰往來或曰消息舉兩者以包其中際此立言之大畧也第兩者並舉又或專言其逝而不言其來蓋達人觀化智士惜時逝則化之所以日新也逝則時之所以難再也

不忤不求 二句

人之於世無獨立者必將藉於倚賴之中講相倚之術非人多欲道同然耳福利之大者人以冀之天地衣食之大者人以望之君上閭巷日用之閒人與人不相資人與人不相濟不能廢往來而老死必將絕人道而專殘矣求與之事何可與嫉忤者並誅也第人情責人無已每過量以相期是固窮人以必不能也如是則怨毒所由生故凡一室之戚異氣之孚無故而爲胡越爲兵戈未有不始於多求者也則不求者人之所難也

色斯舉矣 章

聖賢之在治世則用之在亂世則相與辟而殺之故孔子之在春秋屢試於凶危之塗而處險不困委蛇自全蓋達於時之義也彼果敢不同者宜其爲雉之罹也明矣

麟之獲勿如雉之翔豈西狩之靈遜山梁之智也蓋吉凶之大者繫萬物死生之數麟固不能貸命於采薪此兩楹之夢所以逍遙而不驚也其他悔吝之小者固可以擇足而蹈還地而遊雉固可以先幾於子路此匡宋之難所以翔翔而必避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下論

先進於禮章

習俗之流因其好而沿之弊將日甚周以文風世文者靡靡者弱必極之勢雖使文武在上周公居左召公居右欲反今日之禮樂一如曩昔即操刑罰甲兵以隨其後而有所不能故聖人僅能必已志之不違而悵同心者之鮮也

禮樂何以繫乎治亂也禮樂之樸者懷誠抱素其事上也必忠處下也多愿世將享禮樂之利禮至於偽樂至於淫拒讓煩而忠信薄鄭衛歌而風俗漓世且承禮樂之禍有後進之禮樂十三國之風所以多變二百四十年之事所以多畔離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孝哉閔子章

人之暱我者名之所不立也暱則多恕恕則行未至而徒後其聲所以世俗之中親而暱子必多譽子也弟而暱兄必多譽兄也而人勿之信以爲獎戚而疑之至子騫之父母昆弟不然懷情在偏操意多刻勿慮其譽至慮其毀至毀不至而譽至必行之至矣

才不才節

墨之道尙同速邇一施親疏共等固我道所棄也至俠者借言豪舉重義而輕財戚其所疎也且至恕其所戚也如是則

意亂亦於義無立却顏路者卽不必子爲大夫不可賣車以買椁紮之於情亦中正之事矣

賜不受命節

乏而不能自給者困也惛而不能自測者冥也二者各有所繫於天而不繫於人謀有巧拙而貧富則不可知胸有智愚而成敗則不可必故或多算者單置算營者裕饒抱樸者令終懷謫者恒蹙事勢旋反難以類推故貧富成敗一聽於天則不犯天忌侵天權謂之順天之民

子畏於匡章

會值劫阨相殉而死其道窮也故採薇無聊剖心過慙時處其亢道或宜然此外有受暴主之囚繫而不死蹈頑父之水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火而不死者而況難自意外身宜脫然之會乎是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此聖賢之龍德也

季子然章

學與行難言之矣以聖人之門由求之賢富強之學實自由求而問之且屈折私門幾爲黨權附勢者之偏故後世之論恕由求爲孔門諱也特以當日之魯奄弱而微乾侯陽州變事亟矣魯之三家齊之田氏晉之六卿也且篡弑之事春秋疊書而姬公百里之裔猶得奉有宗廟不至移於三桓者二子夾輔之力有以陰抑其謀也人曰有周公爲之祖魯雖弱而不至於亡余曰有由求爲之臣季雖強而不至於叛

子路曾皙點也

物所共競者我亦趨之爭於物之所勝也而大心者反焉非與物左也物既相競事各有圖也能各有優也我即從而爲之亦無以勝物即有以勝是溺習而角材也究無以越乎世俗之所爲非所以易天下之道也故以不屑之意處之雖無其實而其超然者自全所以泗上諸邦言兵言富言聘會三子意欲競之而益大助其諸國之闢究之爲富強之陋爲交質之詐若黠者思有以易天下而未得其道姑與化俱不狗於物

仁者其言 章

作其事而無其言則氣鬱志幽而鼓事亦無銳故言者所以旌功也第揚詡自盡者則又以言過傷其堅厲之氣且材有能否不量力而侈之是聞已材也時有成敗不度勢而期之是昧天會也巧佞沒真此足以爲其端矣故曰文者身之芒也樸者德之府也浮者僞之因也靜者事之幹也

人皆有兄 章

舜之有象也姬公之有管蔡也事之不類命之無如何者也若謂揖讓可以化同生之暴未聞溫恭之聖可以化有庫之凶友子之公可以柔流言之子第以處之得其道可以戚其所疎也豈復愁其所戚也故凡處同氣者行已無失則親愛之仁大舜之恭敬也破斧之義亦周公之恭敬也君子亦善所處而已矣

子張問明 章

物無明不顯無幽不藏明者天道也幽者地道也萬物得天而獻其情得地而隱其形好察以盡物物亦畏而不樂而已之德亦將病於行猜也第以不明者而當譖愬則必溢怒怒而過情者傷正必溢罰罰而過則者傷威傷正者失厚傷威者激禍

自古皆有 二句

今者古之餘也生者死之餘也今爲一瞬則古爲長矣生爲一瞬則死爲永矣第情無正者每多睚眦則必好偷而失貞惟聖人立教能沿古以相慰捐生以從好如是則國維不傾人心長存故煦煦而戀生不若烈烈而就死

年饑 章

凡倍取於民者民必倍貸以足上之徵則耗其年之一矣民無餘食不可以耕而野多曠土則耗其年之二矣民貧則流離轉徙之患生不土著則大男無常業則耗其年之三矣苛政猛於虎則道有捐瘠民多鬻子乖氣相干水旱螟蝗之災相踵而至也則耗其年之四矣唯善足國者取民輕取民輕則民不乏民不乏則歲不饑歲不饑則國不貧故什而取一之言誠本論也

片言可以 章

折獄以片言上有三飾而下有四遁拙吏樂以簡而高其清淨之術一飾也滑吏侈於捷而競其才敏之舉二飾也酷吏喜於猛急相傾便以施其矯健而恣其武暴三飾也坐嘉石

而未必果爲罷民一遁也坐肺石而未必果爲窮民二遁也
出網者未必果爲良民三遁也入網者未必果爲姦民四遁
也片言以折獄是慢獄也獨予子路者以爲非子路而欲幾
之不善於下必說於上害下則戕民詭上則傷法

子欲善 簡

斧鉞者上之慘氣也刀兵者上之厲行也以殺而勸善是上
已先暴而冀下之慈不可得也且夫殺之爲道是上以所懼
者驅民則民多外從外從者志姦以所仇者劫民則民多
內怨內怨者蓄畔卽殺可善民其情猶春冰不可恃也況善
斷不可必乎故殺之爲言何可訓也

衛君待子 章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五

居人之國稱引大義而遽欲變置其君是事之難而不可居
之功也故衛輒不可爲遜國之夷齊而蒯聵不可爲反國之
重耳聖人其知之晰矣然則正名之說何居乎或曰欲輒去
位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而不知名之不正不
在輒之先郢也立國以嫡不以長從靈公之子爲義則聵去
而當立郢從靈公之嫡子爲義則郢誦而當立輒郢誦而立
輒猶舍郢而立聵也故凡輒之立爲聵立也名之正不在輒
之先郢也固也或又曰欲輒迎云人於河上而父之君之卽
不君之亦當養之別宮奉之以人子之禮可也不知聵非恬
然讓子以富貴者也迎之則必將君之而輒又貪國其不可
迎也明矣然則正名之說何居乎曰聖人之所正者亦止爭

乎名焉耳出公不得繼靈公而衛輒必當父蒯聵告之宗廟
聞之國人倫之道得父子之誼明以之爲辭則順以之制
事則安蹈和履平禮樂其順此而作者也懲悖禁暴刑罰其
反此而生者也道隆相生然後能相治學爲人子然後能爲君
不然名之不正失則胥失君子以爲苟道而不可居也

學稼 章

稼圃之學與夫禮義之事凡皆聖人所爲也而其道有精粗
之分精者以治人而粗者以養人養人者其教一明而已足
神農后稷而外無復有踵其事者後世聖人日以其精者治
人而其道不腐其化彌新儒者之學何可不知其所從也

子謂衛公 章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六

聵其所有曰貪貪者之心不止侈其所有曰驕驕者之福不
長荆而兩無之故曰善

子適衛 章

齊晉之富疆富有餘而教不足也鄒魯之文學教有餘而富
不足也教不足而餘於富則桀而無文侈而無禮無文則爭
爭則速奪無禮則淫淫則速貧如是則究以病富富不足而
餘於教則賦歛無以奉乎君國也祿予無以養乎賢良也府
庫無以賑乎萬民也五穀不登則仁義之氣餒俯仰不給則
孝弟之風微如是則併以病教春秋之世舉其一端而弗得
其大備聖人論政所以樂道其全也

善人爲邦 章

生氣盡則殺氣隨之生氣成則殺氣報之世之不能有生而無殺也天之運天之道也使天而無殺天不威而人不畏則天懼而人怠矣第順天而奉之孰若制天而用之惟君人者爲能有制天之權故善人在上百年積法而民守則民不死刑罰之誅而去一殺矣積惡而民順則民不死軍兵之事而去一殺矣積和而民樂則民不死水旱之災而去一殺矣故暴國之民多危善國之民多安暴國之民多凶善國之民多壽

如有王者 章

敷我澤而布之則仁猶易爲如有王者則必有非王者之君在其前矣前必有廢主而廢政前必有暴主而困下王者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仁事雖今日勞代乎其前矣

雖之夷狄 二句

我秉彜行而得其朋有同己者可以慰其獨也我秉彜行而予其類有應己者可以獎其勞也惟人莫我同世不可問而樹苦節於寂寂莫知之地能不悔且怠是以爲難聖人所以礪學者之貞心也

鄉人皆好之 章

據獨情而欲謂人之賢人之賢無明所也何也據獨而稱之賢之於我也不習我之於賢也不習不習則多疑如是賢將終身無明所而我稱賢亦將終身無定情則賢隱而我眩矣捨於鄉以爲公藉於鄉之善不善以爲質雖用我猶用鄉也

此知人之逸術也

朋友切切 二句

人之肝膽不能獨持也必將假於相輔者而有立且我以誠往道可取復雖成物亦成已耳懷者物所大樂也多以外悅而其中不然非我天親之倫中懷不屬即相附爲懼吾知其一人之意常孤也不於同氣抒之將安寄乎故切偲怡怡固以善朋友兄弟而己亦將被其利矣

克伐怨欲 章

勝負之心亡則怠士卒而城郭不守矜詡之心亡則黜才智而功業不建忿激之心亡則外君父而忠孝不烈嗜慾之心亡則澹情好而爵賞不行故有克伐怨欲四者而正用之則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羣相力也羣相藉也鼓舞盡利而人道以立所恃以仁天下之道亦將全乎其間苟一以制之浮游虛無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必將槁寂禁塞其一切宜聖人論仁所不與矣

南宮适 章

善惡禍福相應不爽者聖人之所樂言也惡惡必禍亦不必禍禍而又未必惡者天之禍人何如也善必福亦不必福福而又未必善者天之福人何如也且夫羿奡惟死故益著其惡顧羿當曰者上有荒敗無度十旬勿反之太康萬民怨於外五子危於內迺羿雖廢太康勿敢自立而必立仲康迨至帝相而夏道益衰羿迺篡夏而有天下使羿行仁義施王道澤有夏之遺民繼配天之絕業亦安在湯武之徽不蚤著於

有窮哉而不幸其凶淫自絕弑逆橫生不旋踵而不得其死也惟不得其死故益惡夫羿莽也禹得天下雖由於治水之功然亦蓋有天幸焉堯之子不肖堯不得不以天下與舜舜之子不肖舜不得不以天下與禹迺若粒食之利雖以養人神農耒耜已創萬世田功之祖而后稷性好樹藝不過爲舜作司農之官謂稷以稼穡應兆八百之基彼神農者又何以報之使周之後而無太王季文武周公之聖聖相繼稷之子孫安在必受命岐豐迺不爽播種之報哉嗚呼自古洎今善惡既差其報而成敗又復移人尙論悠悠曷其有定宜聖人有以存而不論也

桓公殺公 章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九

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若然管仲召忽則當以死者爲正隱忍自全用所未足而謂其功可以破天下何以禁夫後世之爲人臣而懷貳心者而不知仲之不死固可以無死也齊無知弑其君則當國者桓公子糾必將擇一焉桓公宜有齊子糾不當立迺管仲不先臣桓公而奉子糾此可以責管仲之不智不可以責管仲之不仁桓公即欲君而致殺子糾而死召忽此可以責桓公之不仁不可以責管仲之不仁也是仲之不死既無害於仁而其功又足以仁天下故夫子稱之不然非春秋之旨矣

公叔文子 章

聞臣昧於賢否好惡反背左施而不任過嫉臣喜行讒閒以

非其才而毀其功使才見憎而功受其謗賊臣被賢國已攘君之股肱以自衛使賢在私室而不在公朝三者皆賢之厄也文子無之可以稱矣

不適註 章

人之以形貌相承者雖甚異類若爲樸誠也而至於心之所藏機巧嫌隙各得設意以爲變此狡之內恃者也內恃者而無以察之則彼智而我愚有以察之矜智以相關則我的然一與物相疑惡者通其心而愈巧誠者苦其猜而亦攜非所以安物而治天下之道眞能伏奸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或曰以德 章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十

者澤我戚者恩我外此則不可知不可知而拯我持我必有所以報之而後施德者益勸過持乎恕怨之說則臣子將無以護乎君親且令修怨者益熾而無所忌故報德者仁也報怨者義也由是爲言天之以禍福報善惡王之以賞罰報功罪聖之以褒貶報是非皆此意也

莫我知也 章

學有快心之處雖以自娛亦將以冀夫知我者焉有知我者所以獎幽獨也荷竭其生平之修而潛而勿耀聞而勿彰寂寂儒生舉世無知復牽於不可必之說以自解將安信乎惟聖人不然知世無我配應鮮同心內詣既優俯仰俱可以自足綽綽然託於天知以自適者聖學之高也

賜也女以爲章

人之爲學已謬於其方猶可返也以爲師學之所然從而效之則學者愈自執而不能遷夫各貴其所傳也惟爲師者明詔以己之所學不在彼而在此此聖人無隱之教而學者自返之時也

無爲而治章

讀典謨之書而知舜之治備矣堯之能詳於治天禹之能優於治地合庶官庶事而釐治之舜之能爲獨至也無爲之說何居乎舜所事者一本於恭已綏五典百揆兵刑禮樂俱由元德之經營所謂居敬而行簡也有爲猶無爲無爲非不爲也夫子之所以歎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七

志士仁人章

有求生害仁亦有求生而不害仁者有殺身成仁亦有殺身未必成仁者然有是無求有殺之心則生可無求亦可以求而亦不至於害仁身可以殺亦可不殺而亦或有以成仁蓋能爲比干然後可以爲箕微一意爲管仲必將流而爲馮道

子貢問爲章

質之有餘者用已質之不足者用人顏回質之有餘者也故爲仁誨其由己子貢質之未足者也故爲仁誨其資人

行夏之時四句

事能役古爲己能取大也事能擇古爲己能取精也已能取大則治彌逸己能取精則治彌高

人無遠慮章

人者天之生是使勞也非欲以相秦也故天之於人每無端而相尋於危禍之塗而處末世之天下智愚強弱又日相攻噬於其閒雖甚平處恒有險也惟能慮者爲能懸設以自經是以戒預而禍輕患難之來昧與怠之報氣也

憂患之小者或人所能爲其大者皆天所設也天所設者人不得而制羸氏強國銷鋒去鏑築長城以利萬世而滅亡之禍卽在於二世之閒陰人亂政灼有明徵刻意刈除而已蚤育於宮闈之內又豈可計智弭乎聖人言人事不言天道而憂之若可以慮祇者貴自強而已

君子疾沒章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七

人之於天地至渺忽矣至俄頃矣而卓然可與天地並垂者名不朽也是以君子無廓已之智而有大有大身之聲無永年之方而有延身之譽

身已往矣名之稱不稱不可得而驗也然其實可前知也仁義受謗而賢善見殺百世而下史策之褒譽突然如生功不在世而德不在身生爲朝榮歿爲夕悴必然之券可相測而無疑者君子先爲吾身裕其光華也

其恕乎三句

恕而以人所欲者相契風雨之所好不可得而齊也且人期入於所欲其弊爲功利爲驕虞甚則且爲摩放以所不欲者相推則可以類萬物之情而一天下之變故治平絜矩惟在

於所惡之中

衆惡之章

賢不肖之目其始也以事造也其既也以聲成也至以聲成非由來所成者矣堯舜之頌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詬千歲之積毀也

道不同章

萃益者所以廣事也參伍者所以盡變也以一人之智謀道則道常餘於所謀之外然必先計其同而後可與謀舜禹與皋陶合爲兄弟驩兜與有苗逼爲一家使其兩相代爲謀不以見而兩相非必以意而兩相忌

三戒

竹村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三

嗜慾者從血氣而生者也嗜慾寂同於木石嗜慾正幾於聖人故血氣有消長之時而嗜慾必無寧濟之候君子範血氣而節之而不任血氣而隨之故自少而老皆正義所環也

見善如不章

孔子成春秋是非嚴而人心正故吾黨之士與列國好義之流皆有善善惡惡之心至於求志達道豈曰乏人孔子爲文明之宗而及門之英均懷異畧皆足以佐諸侯王天下澤生民而時無可輔之君有求志之人而無達道之會未見其人傷我道之窮也

子亦有異聞乎

堯舜禪天下苟舍舜禹而與朱均則天下不治而朱均亦必

不能帝孔子授道苟舍回參而私伯魚則道不續而伯魚亦必不能傳聖人不病道不枉子不害公其異於尋常骨肉之之暱者與堯舜千載同心而已

性相近也章

舜禹之與桀蹠也其相去也不可爲里道故謂舜禹桀蹠可以爲一父之子以其性無大差也南方火雖燥而不得謂北方之火爲寒北方水雖陰而不得謂南方之水爲暑材質既類性亦同然故人同是人則亦同是性其有不同則教化之有淑慝也時地之有澆淳也類萃之有君子小人也得其所益則登得其所損則墜

公山弗擾兩章

竹村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四

弗擾非畔魯畔魯者佛畔非畔晉畔晉者君實無上而誨其下之我逆猶自取復也以是謂聖人之或將恕之曰是不然聖人之道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獎亂以危人之國衆人且不爲況聖人乎然則聖人之意何居蓋人之取奸桀也各因已量之所裁而不能相強唐堯之朝其繇且可與岳牧並登於廷而不聞堯之以是故貶聖雖德盛而能容實力大而不能制也惡來飛廉使得聖人以爲之君遂其有爲之才必將爲才臣故大聖人之於奸桀也貴其有以用之也若至專恃乎自全之說則閔子之力拒季氏孟子之不語王驪是已濡跡而有愠則不若孤潔以明高不則如子路之入衛宰我之入齊各以身死雖悔可追何足語於變化之學哉

恭則不侮

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敵卑以自牧則物之抗志也消故曰力可以陵三軍而不能不懼於朝廷之儀氣可以搏猛虎而不能不柔於童子之拜

好仁不好

節
負惡德而各有所蔽猶有以反之也心嗜美行而適大其非則已之溺也必甚內有所恃以自慰其心則不悔於已不實於人已受其偏德之累世被其妄發之害矣故禍天下者非獨小人也惡夫以君子而流為小人者也

子生三年 節

父母之懷子非以為慰也天地空虛賴人以綴之已生須臾

竹希園筆語集卷第十

世

賴子以續之故天地生人為天地父母生子實為已也第所生者不可不戴之以為德身從無以至有即竭踵頂以酬之僅償事也三年之喪乃欲短之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以為懷三年而喪三年者與不知言姑以其後者喻耳

我則異於是 節

以一端自見其美者即以一端而自見其累規可以為員矩可以為方而不能相易則規矩僅一方之材矣水可以為淫火可以為燥而不能相通則水火僅偏劑之氣矣聖人者德全故可蕩漾大虛之中而有以自樂

小人之過也必文

事可與天下共見者毋論得失功罪俱當與天下相處於誠

也而其快然不掩之趣已為物所大服矣有意以飾非是非為一累飾非之心又為一累是二累也且詐而相欺則必頑而相復好行其惡其流將日甚故過者善惡之中君子小人所其焉者也君子改過則日進於高明小人文過則日至於卑下

夫子之得 節

孔子必欲居堯舜之位然後可以為堯舜不得其位將恐不能為禹皋故明聖人而必借於得邦家以自顯非其素也然與深人言聖人則相與究於心性之微微之故不得不與之也與淺人言聖人則相與極乎事功之大大之故不得不張

竹希園筆語集卷第十

庚

堯曰咨爾舜 五節

唐虞之世天下鴻荒民之困也奚啻桀紂之虐也至於夏商之季雖以一人之暴毒痛四海而其民亦已大遠於顛病龍蛇之間而一則適適然以天下予之人一則亟亟然以天下取之已蓋舜禹得君而湯武不得君也得君者氣數之不足藉人以補之君天下者取其代天也不得君者罪過之下被藉臣以易之君天下者取其代君也

不知命 章

人而不隨天之所制則情欲足以滅性人而不遵王之所範則蕩檢足以階亂人而不攻典籍之所列則貞邪雜反無以持衡惟達天則吉凶禍福各順其正惟從王則貴賤上下各

安其閑惟博稽則古帝王霸王霸正變貞淫忠孝讒賊各有其辨
是以章編之絕明陰陽之奧從周之志奉一王之規刪敘筆
削之孜孜總古今人類之變記者以爲二篇之終聖人之學
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七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大學

大學之道 全

古今所傳亦以傳其知而已古今所學亦以學其知而已知
者聖賢之所重言也其言知或見於末篇或見於首篇知命
知禮知言之知知遠知風知微之知見知聞知之知此見於
末篇者也格物致知之知此見於首篇者也則知也者或以
之爲成德之終或以之爲入德之始皆不離乎知異學僻於
知者也曲學闇於知者也大學之道其在致知也無疑知至
則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而必先之明新止至善者知
有其知之體故曰明德知有其知之用故曰新民知有其知
之極故曰止至善不知則不能止猶之不知則不能明不知
則不能新此固可類而推也然則致知之知與知止知所先
後之知將一無別乎致則濬所知之原擴所知之蘊知止與
知所先後則知其所學之向與知其爲學之序而已一則知
之所自來一則知之所由著也至本末貿亂厚薄倒反其不
能知可知已故大學之道皆係於知不可不察也

康誥曰克 十章

傳者之說有以已言傳之者如毋自欺釋誠意之類是也有
不必以已言傳之者如博取帝王詩書之載與賢侯霸國之
詞可以爲勸者雖大夫之言亦書可以爲鑒者雖諺俗之語

必錄義取其同所以徵言也兩引成湯者一以顧諟乎命一以顧諟乎盤同一警戒也四引康誥者一法乎文一戒乎紂一求下協於民心一求上符於天命也有詩與傳義相合而引之者如邦畿借以言止緝蠻借以言知之類是也有不必與傳義相合而引之者如敬止之止傳者引之以爲所止之義是也無訟之言何以可釋知本也蓋訟者乾坤始交而有之者也夫人無欲乃無訟無欲者天德之所以立也人無爭乃無訟無爭者王道之所以行也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詩人以爲美比於虞芮之至周庭而媿者召伯之治固下於文一等矣使民無訟是必已之德既明乃有以新民之德故取以證知本不誣也大學之大合身心意知而言之故曰欺曰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三

謙曰善曰不善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以爲性情全乎此大學之大合家國天下而言之故曰君臣父子與國人交桃夭曰夫婦蓼蕭曰兄弟以爲人倫全乎此大學之大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言之故曰仁敬孝慈信曰讓曰恕曰忠曰義以爲德行全乎此好惡始於意而即被於家行於天下者體立而用自行也孝弟慈施於家而治國猶是平天下亦猶是者國者家之推天下者國之推境移而理不二也指視之善惡畏其嚴嚴於自治也藏身之善惡欲其恕恕於治人也兩引聖言者大學自曾子作之故以聖人之言重證聖言也一繫曾子者大學自曾子之門人敘之故以曾子之書重繫曾子也一家之興敗關於父子故

齊家者兼言乎其子也天下之治亂關於君臣故平天下者兼言乎其臣也平天下不可以無財殖其自有之財於道曰生於國曰足於應曰發身實其亡身之貨於人曰聚斂於國曰利於應曰蓄害有家者未必皆有國故齊之與治節節言感應之理以爲治在於齊有國者雖亦未必有天下然所以言平天下者以是則所以爲治以至於平者亦不外是第末言義利而必曰謂國仍不失乎平在於治之意也

克明德 兩章

程子曰文之德類於堯故堯克明而文亦克明也然文曰明德而堯曰峻德乃史臣贊堯之詞非堯之德果異於文也命者無形之盤盤者有形之命有形之命顧以曰無形之盤銘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三

以心總以見湯制心制事之功也湯武承桀紂汚濁之後懼已德之不滌而無以自新懼民俗之不革而無以作新更代之時當有異舊之氣此固聖作之理勢宜然所難新者獨在文王耳名雖爲君而分又實爲臣善不以陽而以陰跡不用明而用晦處西伯之位而當有二之歸歷譏問之朝而事猶忌之主吾恐后稷公劉聖聖相守之邦其不至於岌岌者幾希矣乃文之政教曰新初受天命自修德以來帝眷於康誥克明之書事雖不相本而理未始不相因也

邦畿千里 章

傳以傳經也卽或雜引詩書與聖言未必以一語結之不從經傳一語者唯邦畿一章耳邦畿之詩無釋知止之言猶釋

焉也仁敬孝慈信猶釋文王也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猶釋武公也親賢樂利猶釋前王也至於邦畿言止繙繙言知於文王示所止之則於武公言明德之至於至善於前王言新民之止於至善唯可於言外得之此又諸傳中之變體耳

子曰聽訟 節合下二句

先儒謂聽訟一節專釋知本重言此謂知本爲衍文謂知至之文別有闕文此其言非也重言此謂知本如宜其家人宜兄弟之類承上起下凡皆重言也蓋所謂知本者在此所謂知至者亦在此先儒不必爲衍文闕文以疑之更不必爲格致之義以補之也何以知其然也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其難格者未有過於訟者也苟知民之訟生於辭辭生於情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四

情生於志知民之無訟由於辭之屈辭之屈由於情之誠情之誠由於志之長能推其訟端之何以起又能推訟端之何以止則於天下之人情物理思過半矣若必盡天下之物而格之而後爲知則天下之物無盡而一人之知有盡白首茫然也或又曰格物致知必在於窮理窮理必博取聖賢之詩書廣稽天下之名象吾亦不敢謂非格致之道也顧天下之人有學爲儒雅者也一旦使之居民上未免爲虛誕所欺而不能拔本塞流以絕天下之僞息人心之蠱所謂無術而遺夫世務雖格盡天下之物擅絕一世之知奚益哉且夫以使民無訟爲淺耶爲不足以盡格致之義耶昔者堯舜之治天下豈非上聖之化哉使皋陶爲士雖欲期於無刑不能期於

無訟無訟者父子睦兄弟讓國人和天下順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皇者之治也非察治亂之原識情僞之變孰與於斯故使民無訟明德以是新民以是格物以是致知以是也抑所謂知本與知至可以合言者又有說也本者明德之說也知者知所先後之知也經文知止與知所先後之知先儒謂格致之後而得之則能知本即可謂知至此固類至之事可相連而屬者也以此釋知本卽以此釋知至又甚明白而無可疑者夫先儒一定之說學者非敢以意爲易也而理有可據是以存其辨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四

端者衆端之所推也聖賢格物窮理之說有終日言之而不盡終身爲之而難窮者則舉要可以例餘卽一可以貫多總在學者以意而得之以意得之不止聽訟一章爲然也誠意在於致知釋誠意未嘗及知也而可以意知其言知也修身在於正心釋心之不正未嘗及不修也而可以意知其不修也齊家在於修身釋身之不修未嘗言不齊也而可以意知其不齊也則亦可曰使民無訟未嘗言知本言知至也而亦可以意知其言知本言知至也聖賢教人之言各以大意舉之不必過爲屑屑也

所謂誠其意者 章

經言誠意此固理欲之所從分而天人之所由別也第不審

其意之何以誠則欲期於誠而反至於不誠不原其意之何以不可不誠則或可以誠而亦可以不誠雖曰誠意亦烏識所謂誠意也哉試取誠意者一思之夫意發於心潛於知知其誠之所在而不如是以誠之則曰欺知其誠之所在而即如是以誠之則曰謙於是有不誠而爲不善者皆欺之屬也有誠而備其德者皆謙之屬也故君子必慎其好惡以爲兢兢焉而天下之人猶莫知其意之不可以有欺也則試取小人之不善而鑒之指視之嚴不可不畏也猶不知其意之何以自謙也則試取修德者之潤身而驗之廣胖之符不可不知也則君子之必誠其意斷可識矣兩言慎獨者何也獨者知也誠意必先致知也終言誠意者何也傳釋誠意故又專

言誠意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七

世皆好惡慎獨之君子而後誠其意則人之能誠者亦幾何也天下誠之人少而不誠之人多由誠而至於誠者此君子而君子者也由不誠而至於誠者此亦小人而君子者也雖有閒居不善之小人而一能厭然性可用一能掩著才可用也充其厭然之良則可以振其恥而復其悔充其掩著之力則可以釋其回而增其美不善之小人而爲爲善之君子亦何難哉惜其厭然既已在後而掩著終於自欺肺肝莫覆指視徒嚴而卒莫知自返也其與廣胖自得者相去何啻千萬哉所以慎獨以誠其意不得不屬於君子

所謂修身 章

有忿懣之心則報怨復仇之誼切有恐懼之心則用壯用罔之弊消有好樂之心則賢賢好德之意誠有憂患之心則生全綢繆之計周四者心之所不可無也若以四者爲非心則無以見心第以四者有所之心爲心又無以見心之正於是世有欲正其心者惡其不正將併惡其心惡是四者而亡之將欲併其心而亡之也夫欲從事於心者先得其正而可矣欲從事於正者先得其心而可矣去是四者之心將并去其心頑寂虛無是將泰山在前而目不見鐘鼓在側而耳不聞膏粱入於腹而口不辨也二者皆非心之正身之不修也夫固可度而知也

所謂齊其家 章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也

身之於家賞罰號令之事少一惟情之被而已種種之情有之於身者卽所以行之於家種種乖僻之情身之不修者卽可以知其家之不齊家之不齊於其情者二一無以爲行情之度也蓋效其情而爲之則顛倒而不可訓一無以爲被情之安也往而加於物者乖是失實則參差之端起矣

所謂平天下 章

平天下者首言絜矩而戒其聚散次言用人而戒其聚斂財之爲言也屢矣蓋財者所以平天下之具也平天下而諱言財空持仁義以相饗上無以爲奉下無以爲養也第財出於下而專歸於上天下之不平未有不平於此者矣故上專財則民貧貧則盜上專財則民怨怨則亂此固菑害之所由至

也是以君子絜矩在好同惡而不實悖入之貨用人在能好能惡而不畜聚斂之臣此平天下之大畧也然則始何不富財而仍先言乎孝弟慈也蓋王者之治天下以人倫爲尊以人道爲美而不言財貨有無此卽父子兄弟不懷利聖賢不道富強之意也究之老老長長恤孤亦必需財孟子陳王者養老之政必以樹畜爲先資三者雖不言財而財已在其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八

小人以媚其上而君恒不之察言絜矩慎德善不善忠信非有異旨也推所惡在於絜矩彙得失在於慎德返悖在於善矯拂在於忠信各就上文言之也仁義俱不與利侔而一言仁一言義施以及人故言仁度以制已故言義也義固可以爲利而利反與害隣者生其自有之財卽義中之利殫其聚斂之財卽利中之害也此平天下者之所當知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聖人之書其言天者易與春秋洪範而已外此則唯中庸也中庸言天人合一透通元始此周子思之學也其必尊天以爲性之始道之原教之宗使他說紛紛而不敢竊是三者以爲名於以辨至道息異端此又子思之時也慎獨者大學所以爲誠意之功中庸一部誠字此卽以爲其本也格致誠正全乎戒慎恐懼慎獨致中和之中修齊治平全乎萬物育天地位之中此大學之所未言也然天以是理而命乎人人以是理而位乎天天亦使人奉已所界而以爲樂也天地二者人舉有同辭且天位於上地位於下實又事理之可見者也位育有應有不應而或者疑之夫周末無寒風秦亡無煥年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數之變也君子道其常而已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猶美惡之半詞也何也凡處善惡之極者必循其本而致之故堯禹之性天命桀黷之性亦天命也苟非本於其天則合之必不誠而作之必不盡天之不能有善而無惡也天之固然也使天所命皆爲美淑則性道俱可以無過而聖人復何俟修道之教哉而或謂天之所命純一無疵則諸得而徵之天果一能以至善乎人天之自處宜無

有不善者矣乃日月薄蝕星雲變隆繁霜殺殺麥慘雹殺牛馬以至水旱疾癘種種相被五行之氣迭相仇難天之命於日者亦有不得已而不能自反於大善之時抑天之生人與生物無以異也有凶殘謂非天所生則將謂螟蝗蛇蝎虎豹一屬亦皆物所爲而非天所生乎蓋天命人以善惡之命猶天命人以死壽之命也人之不能有善而無惡猶人之不能有壽而無死故聖人修道即所以修性修性即所以修命戒愼恐懼愼獨不敢純任乎天也以故喜怒哀樂絕其乖戾藏於胸中謂之神聖流於天壤謂之福祥天有修道之至人而已亦得以饗其利又何論於塊然之地雜然之物也然則第言修道而不敢有正天之詞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也所以

尊天既以尊天則天處於無過其流於邪惡者不得上累乎

天益當自勵其所治非負惡德之極者皆得授聖人之教而有以自範也

喜怒哀樂 節

人情與物故兩相肖而酬者也物有紛至之故而情莫不曲折而應之使觸至而無意之相彼賅存而乏靈之自動頑寂無爲則人道不交而相酬之美止矣故喜怒哀樂四者盡情之變盡物之變也

君子中庸 章

天地之大也謂有君子而無小人有君子之中庸而無小人之中庸則無以盡參差之類也唯有君子之中庸而復有小

人之中庸以與君子敵世雖無兩君子而若有兩中庸始於貌之既於角之也元黃水火之勢煩然矣故聖人特正之

道之不行 章

夫人之心莫不以意之所近身之所力者以自喜也執意以爲道意之所期非道之所期也憑力以越道力之所至非道之所至也屈情以爲俯仰者則有強已從彼之勞而其意不樂事雖美也而羣不前矣天下之通病也

舜其大知也與 章

古之傳道者傳其中而已中不至故道亦不至第中也者執之非易用之尤難闇主蔽於一已而好問者寡榮主惑於高深而好察過言者寡編主闇人之惡而無其廣大而隱之者

寡猜主闇人之善而無其光明而揚之者寡復主堅於自僻而不能參伍以盡變而執其兩端者寡如是中何能至之又何能用之道之所以不行也舜不其然此其所以爲大知此其所以爲大舜

執其兩端 二句

天下用一而不可謂中用一者中亡其半也第可謂一用兩亦不可謂中用兩者中隱其處也僅可名兩用一者意偏意偏者無全善用兩者意亂意亂者無堅善信非所信而疑非所疑終莫被其善之利矣唯聖人虛以容兩精以擇兩故參伍者精微之所生也

回之爲人也 節

回之擇而得善與舜之察而揚善亦幾幾乎同等之事也第舜則舉善而用之於民回則守善而服之於己善量大小之辨

天下國家可均也 節

均天下國家爲堯舜爲湯武是爲中庸也不則而爲五霸亦未必中庸也僻僭祿者爲夷齊爲泰伯是爲中庸也不則而爲箕頽亦未必中庸也蹈白刃者爲龍逢比干是爲中庸也不則而爲荀息亦未必中庸也三者得其宜則中庸卽在三者之中不得其宜則中庸又在三者之外英雄易能聖賢難能耳

寬柔以教 二節

竹裕副筆語集卷第十四

包容之說勝則無以護尊親而忠孝不立殺身之說勝則無以圖生全而膚髮不仁然拘於方者各本其從來之情以爲尙是以南北相背而馳若相矯而立不各極其難不足以見其雄盡之情也

國有道 二段

或曰有道之不變猶易易也至無道往往劫君子以死至不得已委蛇以自全雖曰毀貞直危死耳然君子之不變有道無道同一實也有道不變塞卽至無道可生可殺而不可以辱可存可亡而不可以辱成仁取義非強孰能之

故君子居易 節

任君子之正游泊無爲有時君子之困厄甚於小人憑小人

乏才經營圖度有時小人之福利勝於君子蓋邪正可知也而禍福則難知也徐幹曰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君子第循其福之所自來而塞其禍之所自至不以變數疑常道

鬼神之爲德 章

鬼神之說儒者不恒道凡理之所固有者雖甚幽隱皆可以平常視之則鬼神亦可目之爲中庸也且君子三重之道實於鬼神是鬼神者君子藉之恒以爲考驗之事實非冥幻而遠於人者抑中庸一書半屬言誠鬼神本於誠而前知之至誠固又如神是至誠一鬼神也鬼神一至誠也至誠一中庸也鬼神亦一中庸也故曰中庸之爲德鬼神之爲德有同辭也夫鬼神之德之盛弗見弗聞不可遺統言之也統言之者雖終日言之而不盡人又未易曉也因特假祭祀之鬼神以明之卽祭祀之一端而亦可以驗其盛其他所謂盛者又不必言也

竹裕副筆語集卷第十四

五

舜其大孝 節

父子者誼之均者也慈孝者理之一者也朱均不能藉堯舜而安乎南面之位而瞽瞍得賴舜禹而享乎宗廟之崇則又何也人之聖愚賢否已所立者半緣前後相成者半與有爲前也不如有爲後也與爲聖人所生也不如所生者爲聖人也所生者爲聖人子之德皆父之德也子之尊富皆屬父之尊富也子之饗保皆父之饗保也由是言之子如聖則舜禹

可以崇舜子如不肖雖堯舜不能庇朱均有子而無父則舜禹可以崇舜子以成已之孝有父而無子雖堯舜不能庇朱均以成已之慈後之及前也易前之及後也難此古今之通理也

舜其大孝章

古來非常之遇以匹夫而為天子者未有如舜之奇者也尊富養保一旦而加於飯糗茹草之人所謂生黎民之懼開後世之慈皆不可語於中庸而不知尊富養保非無故而驟加之也舜以大德而致其大福因以大德而成其大孝古今以大德而得夫祿位名爵猶舜以聖人而致夫尊富養保也驗之生物之天而無疑質之嘉樂之詩而益信則舜以大德而受命有同然者然則合德與尊富養保而乃以成舜之孝而德其本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六

無憂章

文王服事武王克商武之為非文之志也似有武王之子文王之憂方大耳而何以曰無憂曰此正文之所以為文武之所以為武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當文之時紂惡雖甚然猶可俟其改也且文又實以翼翼小心為義使文王如在戎衣受命之舉武王亦必不能行故武成於文不稱王而周公追王不及文王者皆所以成文之志也至於武王則四面之責已極循文之事而仍篤忠貞如天人何武之心所未安度亦文之心所未安也故有武之子而文可無憂此後之論聖人

者畧其跡而考其心乃以義斷也無憂兼言作述而獨明述者以有子述而父作乃益光也成德在周公而子述不及公者非武之受命公即有制禮之材雖欲施之而不得其所為地言祭葬喪禮者雖以言公制作之備因言禮而類及之非本言也

無憂簡

父子之聖愚天所定也必作之於前逝之於後而乃為大全由來得全於天者寡矣第人可無作之之父不可無述之子尤不可有父作而無述之子前有積累之業自我所生者而墜不慮其後續之不登也將憂其前微之或墮也是身所生之盛將以上逮也而其質對先公者益慚文王有子之述不第降於其身併得以隆其由來之祖考陶陶然適固其所也故有王季之作而文王乃有憂有武王之述而文王乃無憂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七

父為大夫兩段

爵從其父祿從其子何也王者制爵從天制祿從地天者尊象也地者卑象也卑不可以爵尊故爵視乎其父推是而天下之爵必自君錫之下固可以養上故祿視乎其子推是而天下之祿必自民登之

期之喪天子

喪者所以隆情也情者所以準分也諸侯天子而不行期年之喪示有裁也父母之喪無異者若愛也王者仁以愛物必

自親始故行乎三年之喪義以裁物必自家始故不行期之喪

大孝者善 二句

前武周而稱孝者舜禹是也元德升聞灑泣以懷親而卒未聞爲嫂曲護其慚德元圭告錫弔泉而與蔡未嘗於鯀相襲其債轍同武周而爲子者商有武庚周有三叔是也天命既已西京指戈以復仇不可謂非商家之賢嗣武成既已大集奉殷而服義固亦偉哉周昌之令子夫以繼述爲孝不得美舜禹以繼述爲孝則卽不得遺三叔與武庚而君子之論何居乎蓋繼述者非徒以其繼述之謂也通繼述之窮則舜禹不患無其親破繼述之恒則三叔與武庚未可稱能爲子武

周之孝蓋可得而尙論已

竹軒語集卷第十四

八

哀公問政 章

與時主論政無取說之過高也然聖人之爲言不可貶也聖人之立品人之學也其學固在文武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夫子所學之道文武之道而政固亦文武之政也其中言治天下國家者甚詳而前後治已之學尤孜孜告之其故何也蓋三代以上其臣之所以進告於君者有異於後世之爲臣者也都俞之世無論已外此而一德之臣典學之告丹書之規皆不言治而言學此古者大臣正君之道夫子之語哀公亦猶是也

義者宜也

仁義並著孟子之教也孔子未嘗兼言之茲以義對稱仍非孟子之所謂義也孟子之義以正大裁物茲之爲義以權衡稱物稱物而施必有所以爲施者第以親親之仁爲尊賢之義而已行其所尊也總以行其所愛也故義非他起依仁而爲用也

思知人 二句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知人而不接天以爲測則以偏情生偏智偏智生偏恩偏賞或以賞奸而褒幸徒爲獎佞矣唯奉天意以衡人而後人主之性情聰明乃爲得其正故岳牧元愷堯舜之所以順天也飛廉惡來桀紂之所以逆天也

竹軒語集卷第十四

九

政生而知 節

多方而測非一智之循錯途而登非拘墟之至故曰達道

好學近乎 節

人之所以能相被而有立者以其仁也本乎惻怛之情交而相被而後倫類乃樂有其羣是仁者達道之樞其於親親則先以爲端而已所謂好學近乎智則知至至之也知恥近乎勇則知終終之也所以至之終之者必有其物則不外乎仁也至於行九經治天下國家又何莫非是乎行九經者一不外乎誠誠不外乎仁天畀人以誠實畀人以仁故擇善則明而知矣固執則強而勇矣能知能勇而仁道備乎中聖人雖言三達德始言仁而不及知勇終言知勇而不必及仁仁

雖相列爲言而有所重言之也

自誠明章

誠明者知能之質水火之氣仁智之德也誠明石火也天事也明誠鏡光也人事也

唯天下至誠章

人物之所利賴者惟天地天地之所以演其功名者唯化育憑化育之流行而天地亦有不得其正者矣水旱災祲天札疵癘則人將德天地乎怨天地乎人物爲天地之所恩而天地有時爲人物之所憾天地亦不能自返其偏害之氣惟以至誠焉性情有其德則經理有其智有其才有其業登人物而淑之卽若輔天地而翼之

至誠之道章

前知非難也有善測者數千載之興亡將有悉之如指掌者矣然前知雖同而所以前知之道則異禍福之大氣相倚如環緣數以測之易易耳至若禍蓄於無形福隱於未兆而惟據善不善以知其興亡則非至誠不能故周過其歷夫人而或前知也而於后稷之仁卽知有以基八百之祚秦不及期夫人而或前知也而於始皇之暴卽知有以致再世之亡以理據者非術數所可幾也蓋至誠與善同一實也明善而後誠誠則明誠與神又同一實也鬼神本於誠誠則神

善必先知二句

善不善之於禍福固一事之始終也修仁義者獲昌熾之隆

徇利欲者膺夷滅之報非造物使然循其所爲而不返於以極之將必有其徵矣或曰善而未必卽福不善而未必卽禍且善不必福而反以禍不善不必禍而反以福理不相應此皆偶然之事而不可據以爲常

大哉聖人章

謂以如許聖人之道以如許君子修凝之功總歸於能保其身則知保身之爲切而保身之爲難也蓋身保而後可以任聖人之道

愚而好自章

愚而易制今而反古二者累在上之辭也春秋之世守府之至無制制反古之事而其患在賤專悍侯帝制而自爲強藩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蔑上而無等則自專者之大害也車書禮樂人治之大天子之權藉在焉而可越位以干之乎大統所屬則天子雖可弱而不可亡分義所維諸侯雖可強而不可叛故引聖人裁害之說以懼之復引聖人從王之義以臨之而世之無忌憚者當循循而有以自正也

王天下有章

小民至愚而不能自謀也小民易放而不能自範也故欲寡民過必先有以牖民之從欲牖民之從必先有以示民之信是在三重之君子矣夫君子者非獨爲民倡者也前有三王後有後聖明有天地幽有鬼神而皆從君子之一身爲之至惟君子本身而有以得民之信從由是而三王固君子之前

身也後聖固君子之後身也天地固君子之大身也鬼神固君子之化身也極制作之精微而卽有以包天人之宏蘊民之信從又何可以世數方隅限哉過寡於下譽登於上矣夫從來王天下者必期有以寡民之過而後天下治君子之身可不修其本乎

仲尼祖述 章

集大成之言孟子贊仲尼之言也而子思之所以贊之者又有過焉仲尼以一身而備帝王天時水土之全則固大於帝王天時水土矣獨是帝之道亦有不可通於王天之理亦有不可合於地備帝王上下之全於一身道德功能施之殊者用相乖也寒暑流凝體之異者氣相違也不得其所以爲大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世

則合堯舜文武天時水土而自相害悖其大焉者徒以爲累而已矣然吾觀仲尼之所以爲大者一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天地宰並育並行之樞而去其害悖仲尼備帝王上下之蘊而消其乖違天地之德不在於川流而在於敦化仲尼之德亦不在於分著而在於合劑明乎此而後可由仲尼以知天地而有以知天地之大更可由天地以知仲尼而有以知仲尼之大也仲尼天地猶有二乎哉

唯天下至聖 章

天者臨萬物者也君者臨萬物者也天足以臨而君不足以臨此非勢之不能擬天也德不足耳今夫天之足以臨物者非樂其高大樂其光明也照萬物在掌掬之中故俯萬物亦

若在掌掬之中而且具有仁義禮智之德相濟爲用則臨天下之材具備矣如是則天下莫不尊天而親天亦莫不尊至聖而親至聖至聖之臨天下與天地之臨天下又何以異乎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 章

三者皆中庸之所已言也經綸大經以達德行達道也所謂致中則天下之大本立矣化育必先知之而後可以贊知化育則贊化育之前事矣故曰三者皆中庸之所已言也然而復相比爲說者總以贊其仁其淵其天而已仁者人也淵者地也天者天也至誠以一身而備三才之體較於中庸前之所以稱至誠者此爲至焉前曰天地位天地參猶自至誠以至乎天地之辭卽曰純曰不已曰仲尼之大天地之大猶有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世

至誠天地對待比擬之跡今日其仁則至誠之一身全乎仁也曰其淵則至誠之一身全乎淵也曰其天則至誠之一身全乎天也此贊至誠之極辭末而重言乎知者此有說也知者聖賢之所以傳也知命知禮知言孔子之所重言也子思得統於孔子者也故聰明聖智子思曰知聰明聖知子思之所重言也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故見知聞知孟子曰知盡知者能之全事也第世之言知者未有復過於聰明聖知者也然聰明聖知雖以爲知而亦以病知光見於一方者其餘必有以徵其不足也氣所耀錄所見而止矣因是偏於仁者未必達於義偏於禮者未必達於知卽同爲聖人之行同至聖人之域孰能相知乎故唯至誠爲能固聰明聖知爲能達

天德甚矣達而知者之難也

詩曰衣錦章

大學之末篇中古之治也中庸之末篇上古之治也何以言之大學與中庸其要歸於平天下然大學之所以平天下者公好惡審取舍理財用人莫不實著其經綸之跡中庸之所以致天下平者其道始於闡然大義不和泊泊乎其淡也大素不琢樸樸乎其簡也大醇不肅悶悶乎其溫也其德之修於己者知其所以然惟是密持其志於屋漏之間而不動亦敬不言亦信則其所以爲闡然者寧復有加乎故賞者言勸之所以著其勸也不言動而亦敬信民之喻之可以不賞而勸也怒者言動之所以示其威也不言動而亦敬信民之懾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古

之可以不怒而威也夫敬者莊莅以自治與恭爲類者也信者貞一而不一亦與恭爲類者也不言動而亦敬信則君子之篤恭矣民賞怒而能勸威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此其至德又豈淺近者之可易爲擬議也哉夫三代而下世鮮盛治槍之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曾子述治平明王道闡孔子之微言已徒托之空言而不能見之實事而子思復爲之高舉者以爲吾儒之學能有以明其至者不可不爲後世一共著之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孟子

孟子見梁惠章

仁義之說論語時錯舉之此固孔子之教也至顏淵之克復專於爲仁曾子之大學究以言義中庸仁者親親此不遺親之說也至義者尊賢不若孟子不後君之說爲大孟子願學孔子而實源本於子思仁本於師說豈其於義而顧易之蓋從尊賢以推之而至者出則不後君爲義之至也由是而從兄敬長皆以爲義此善學者也是仁義闢於孔子而諸賢遞有以演之猶之中關於堯而舜禹遞有以演之也孟子之學所以尊於戰國也事而不顧其有以利乎家國者則君父危之故人而愛其親忠其君此固仁義之利也第利當從仁義致之而不當從利致之從仁義以致其忠愛則君父安從利以致其弑奪則君父危戰國之時多功利之習孟子持仁義以救之縱橫之徒不至大傾人家國者孟子之力也

牽牛章

愛一牛而謂其可以保民可以致王此其言似不類且其愛於牛而忍於羊閭亦甚矣孟子蓋取其不忍之心而予之也孟子曰仁民而愛物不忍於民者必能愛物則推不忍於物者必可以仁民故四海雖廣可以堂上堂下一地老幼之衆可與牛同一觀饑寒負戴雖危苦而無算可與鰥鰥同一

情仰事俯畜雖死亡而難支可與無罪就死同一實運掌上之恩建大過人之業返與兵構怨之舉爲發政施仁之功可與舍牛易羊同一轉移設施而特患不忍之宏施以桓文小之不忍之權度以大欲愾之致足用爲善之王陳仁義而不效生民之厄吾道之窮也

交隣 章

雄處之世藉於隣以相扶者也隣而各有以相安則天下寧矣第交隣之難難在大之無以字小而小之無以奉大壯仁者則不知有大小而有以樂天知者則知有大小而有以畏天夫天下強弱大小人之所爲非天之所設也樂與畏而一歸之天者何強弱大小雖曰人事實皆由天陰有以主之故或乘天運或得天助是以樂天畏天順天逆天皆從乎天以爲說也好勇不可以交隣猶之好貨好色不可以致王然因赫怒而可謂有好勇之文王因耻衡行而可謂有好勇之武王因積倉而可名公劉以好貨因姜女而可名太王以好色援古辟以進時君則又賢者輔導之善耳

故國 章

一以進退生殺狗之乎國人則主將失馭而無權然人主之所以進賢去不肖者非爲左右非爲諸大夫蓋以爲國人也左右諸大夫之私不如國人之公左右諸大夫爲國人之計疎不如國人之自計切故進退生殺一聽於國人則不賢者誅且去而所進自無不賢可以爲親臣爲世臣賢之福祚長

國之福祚亦長矣故曰故國

滕小國也 三章

小以事大雖智者之事然竭資以自疲其國究以自危閭閻也至曰遷國又未可以易言也太王遷邠國是以興嗣後大戎之攻無以異於狄人之侵也平王之遷無以異於太王之遷也而一爲西都之興一爲東都之亡輕去其國示人以難支之勢不可以訓也孟子三策滕君唯死守與爲善之言爲正蓋遷國非英雄之主不能爲死守則中材之主皆可爲遷國而或存或亡近於僥倖爲善而或王或不王俱不失其爲正大

浩然 章

竹希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孟子而願學孔子四十而不惑四十不動心孟子之學與孔子無異第孟子之知言僅以知人孔子之知天命進於知天孟子之不動心在於養氣孔子之不惑進於從心此固孔孟淺深精粗之所由分也孟子曰我知言則知言誠難戰國之時淫辭邪說充塞於天下不得孟子而一一有以闢之則兼愛之言非仁爲我之言非義食色之言誣禮杞柳湍水之言誣性紛紛不已於以害天下有餘矣至曰浩然之氣則又爲孟子之辨言也人之從事於心者言性言情未嘗有言氣者也氣若於心無爲也然天下忠孝節俠之事苟不本於氣雖性情之美亦不能以爲功但夫人有從其純氣而養之者有從其英氣而養之者真能養其純氣則能爲聖賢不則恐爲

鄉愿真能養其英氣則能爲丈夫必不至流而爲妾婦孟子之卑視一切抗然而有以自命皆本浩然之氣之有以高之是以顏子從純氣而養之者也孟子從英氣而養之者也使孟子而得侍孔子之側不能爲顏子使顏子而生於戰國之時亦必不能爲孟子夫亦各養其氣之所造焉耳

伯夷非其章

商周之間有伯夷百世而下復有柳下一一傲夷之行而效之則雖至行高潔而不可以傳何者苟相襲者可以知其中之無立也惟一以夷之清一以惠之和本於性所誠然俱以名矣

天時不如章

甲子昧爽殷滅周與咸陽之地秦亡漢隆天時地利可恃而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四

不可恃也然而恃天時之說則策士得以陰陽之吉凶惑其君矣恃地利之說則策士得以山川險阻惑其君矣孟子兩有以誅之而獨優人和蓋欲專行仁以得其民而獨伸儒者之論也

井田章

孟子曰方里而井滕之爲國僅五十里其爲井田者能幾何也且其中有公田又有私田有公田以養君子又有五十畝之圭田有百畝以予小人又有二十五畝之餘夫滕非土滿之國也須田者且環待而無算而田必不給可若何蓋孟子爲當時陳王道明三代之制不外於教養二者養民莫善於井田教民莫善於庠序舍是則皆爲末世之苟且而不可爲

治況乎規模既定變通宜民又在乎救時之君相故孟子之言取其可爲王者師可爲潤澤地非必一一倣而行之也

並耕

厲民自養許子有爲而言之也蓋天下君以治民民以養君雖曰通義然假以治人食人之說盈其倉廩充其府庫剥下以自肥腴民以自潤竭萬姓之膏於以養一人而猶不足然究其養之所自來者則耕夫之所出也夫天下四民雖皆號曰養君而其源出於耕養出於耕相尋而不已而其苦反若居四民之最是藉之以爲養者先且不能自養而其厲在民民至不能養而爲厲其敝其勢終不能以養君而厲仍在君此許子之憤懣時弊欲爲神農並耕之說以矯之也第矯之之過其說至於不可行宜孟子之有以闢之若曰欲南面之尊下而與民同畝畝之行許子不如是之愚矣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五

市賈

君不可以並耕物不可以一賈卽愚者知之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許子其知之審矣第以市之爲道所以別物也物至倍蓰什伯千萬以相別迺至倍蓰什伯千萬以相蒙是始之不欲其相欺者迺有以相別也欺之故有以別之也究之卽於其相別者藉之以相欺別之愈有以欺之也故欲去物之相欺先以去物之相別而不知意美而說未圓無以相物則滋僞愈甚雖使五尺之童質質何適哉

好辯章

敘道統則兼言禹皋茲專言禹者何也當時之害天下者莫如水則去害以爲功者亦莫如治水水之未治雖有五臣無所施其聖故治堯舜之天下功未有過於禹者也桀與紂同爲暴君然桀而不登大亂之數史傳所載桀之惡殺於紂故言大亂不及桀言大亂不及桀故言大治亦不及湯何也湯放桀者也不及桀亂故亦不及湯治此敘世者之畧詞非以湯功爲不足稱也言周之道則言文王言周之治則言周公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斯文屬於文則問知亦屬於文公以多才多藝相武王以伐暴除殘故周之王天下也德基於后稷而功成於周公是以重言周公也修春秋贊周易孔子之所作非一端獨舉春秋者爲孔子之刑書也孔子雖無討亂賊之權而有書弑逆之史畱誦萬世卽亂賊未有不畏者也故不討賊者曰弑君所以懼天下之爲盾者也不嘗藥者曰弑父所以懼天下之爲止者也孟氏之天下雖無洪水之災猛獸之害然以辨而闢無父無君之楊墨猶孔子以春秋而懼弑君弑父之臣子故曰孔以筆孟以舌

離婁之明 節

聖人欲以明巧成方員而先用明巧以成規矩是規矩者聖人明巧之所寓焉者也有規矩而後人之明巧有其資矣聖人欲以聰慧正五音而先用聰慧以辨六律是六律者聖人聰慧之所精焉者也有六律而後人之聰慧有其則矣聖人欲以堯舜之道治天下而先用其心思以垂爲仁政是仁政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六

者此爲堯爲舜者心思之所積焉者也有仁政而治天下之設施有其方矣

爲政不難 章

巨室者勳與社稷相維而誼又與國家相共巨室之賢者固當與之同心地既與朝廷相伺而力又易與人主相制巨室之不肯者亦當防其跋扈故不得罪於巨室以爲爲政之根本可也以爲爲政之機權亦可也

小德役大 節

有道之天德賢相役人未有逆之者也至天下無道賢德相違大小強弱一以力制焉處小弱者或有負其賢德以相抗者矣而不知天不可逆也值無道之天大德大賢統無所寄不得不於力征經營天下者而託命焉故強秦豈天意所屬而負其雄絕一世之威則燕趙韓魏諸君稱臣闕下稽首來歸若爲理勢之所當然者故以歸之天則凡小弱者何不可自度以圖存乎特以無道之天逆之者亡卽順之者亦不能久存此又強大之殘暴而不可深詰者也

君子之不教 章

家庭之不祥莫大乎有不善之子子不善而父置之其爲傷恩也愈甚然則何爲而有不教子之父也蓋天下無不當教之子而庸有不能教子之父故以伯魚之父而誨鯉可教也以仲弓之父而誨雍不可教也以堯舜而誨朱均可教也以瞽瞍而誨舜禹不可教也何也則以教子之父未必皆出於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七

正也是以父未必聖賢而其子不可以不肖則有古者易子而教之一法卽有不可教子之父有師以成其子而又不至於相夷則教與恩俱可以兩全而無害

仁之實 章

今之於事親從兄之間而自矜其爲仁義則仁義不誠而愛敬亦僞不知愛親無仁名敬兄無義名特仁者愛人義者敬人由其事親從兄之愛敬流而不已而以爲仁義則溯其仁義之所由來者原本於事親從兄則謂非仁義之實而有所不可故仁義五者非從事親從兄而推其仁義之所由廣迺從事親從兄而推其仁義之所由生

君之視 章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民無勝君之勢而曰勝予言民之不可忽也臣無寇讎其君之理而曰寇讎言臣之不可忽也況於戰國之臣所仕非一主所至非一邦處士稍一不當則出入諸侯之國以陰操禍福之權朝爲臣而夕爲寇也無難要在人君善有以視之堯於四凶倚爲重臣不可謂非手足之視也而卒無以格其姦而不得其腹心之報紂於箕比不可謂非土芥之視也而卒無以變其貞而終効其腹心之忠故君如聖無不手足其臣者君如暴無不土芥其臣者臣如忠無有寇讎其君者臣如姦無有腹心其君者

博學而詳 節

君子之學不可以約始也以約始則無以盡學之廣大故說

正於詳君子之學又不可以博終也以博終則無以究學之精微故說在於反

王者之迹 章

黍離降爲王風是王詩與列國之詩無以異也春秋等於乘輿椅枕是魯史與列國之史又無以異也然則春秋之作何以救於詩亡哉曰春秋之重重於義焉耳以筆削定是非以是非代賞罰以匹夫之賤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則春秋乃獨尊於天下且夫春秋託於魯史夫亦更有深意焉蔡邕有作史之才王允忌之不貸其死孫盛作晉春秋桓溫怒其書枋頭之敗孔子之道高德盛固有以善於自全然當時之亂君篡辟其力皆足以制孔子也唯託於魯史則天下之人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皆曰固魯史之舊書也夫亦相與安之而不忌焉耳

君子之澤 章

孔子之澤不以五世而或異孟子卽不生於五世之內又豈不能以孔子之道而自淑其身孟子之言猶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云耳

天下之言性 章

性之舍故而自失其利者未有過於智者也蓋智者探幽索元每欲逆測其理道之所甚匿而自以爲奇而不知此非智也凡天下事物當難測之會若有以窮吾智苟循自然而求之則難測者固嘗予人以可測之端治水與治歷之聖人皆吾師也故行無事坐而致爲其有以得吾智之利也鑒而可

惡高遠而難窮爲其有以失吾智之利也

君子之所以異章

君子之所可必者在我之愛敬至橫逆之不能不爲我加橫逆之不能卽爲我化君子亦聽之而已矣故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固有以顯其爲舜卽至瞽終爲頑人亦無以失其爲舜三自反之後而猶有難必之人情愛敬者之所不計也

禹稷當平世章

平世憂民亂世益當憂民也禹稷勞而顏子逸豈顏子置其亂而不救乎若是非孔子兩有以賢之心且顏子非獨與禹稷異亦且與孔子異也顏子之世孔子之世也孔子當顏

子之世固欲其身爲禹稷豈其徒棲遲陋巷道與已違而顧

十

賢之蓋顏子者固願爲禹稷而不得者也禹稷視堯舜以爲出處顏子視孔子以爲進退也何也當堯舜之時神聖之君立於上君固急願治使禹稷而復爲顏子則非聖人救世之心值顏子之時東周守府列國派禁顏子負王佐之才扶世安民其責其心豈後禹稷然當是時孔子固已欲爲禹稷也欲爲禹稷而終無以拯春秋之飢溺顏子卽踵而爲之亦徒勞耳故不爲憂一世之憂而僅爲樂一己之樂此道之所以同而地之所以異也若曰禹稷之世宜進而憂民顏子之世宜退而樂已不特顏子有違於禹稷而且有違於孔子非孟子謂其同道之心併非孔子賢之心矣

周室班爵祿章

王者制爵祿從天故自天以下無尊雖爲天子爲國君而皆可以爵等之此從乎天之義也制祿從地地者出祿以養人者也故天子諸侯之制制以地天子之卿大夫元士之受受以地大國次國小國之別別以地此從乎地之義也制爵準乎貴從貴而準之極於天子由天子而下而至於累下按貴以相治皆從天子而準之者也制祿準乎賤從賤而準之極於農夫由農夫而上而至於累上因勞以得養皆從農夫而準之者也

耕者之所節

天下無不食之人食必出於耕此本計也然人必皆耕而後得食充而至於盡雖天子無以爲養也代耕之義不精其弊且至於並耕故天下之食雖無不出於耕而耕而食者僅食之一者也其或以仁耨或以義穫或以布粟易或以農末資兩不相病其道皆足以相濟但猶是一農夫之勞而有數農夫之獲南畝之人且至於輟耕祿相差者所以崇農也

充類至義

事物之理有當充者有不當充者仁義之在我此當充者也不仁不義之在人此不當充者也充其在我者修己者也不充其在人者恕人者也

性猶杞柳三章

告子言性蓋皆竊聖賢之理而察之未精辨之未晰是以自

屈耳告子曰以人性爲仁義此其言非告子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欲穿窬之心充其心至於仁義卽爲之說也告子曰爲孟子曰戕賊夫爲之不類於戕賊也審矣聖賢理義之制帝王刑賞之設約其人以至於仁義而禁人於不仁不義未聞其戕賊人也而以爲戕賊而置之則當去其爲而順之堯舜以順之而爲聖桀跖亦以順之而爲暴若以率天下爲仁義是爲禍仁義則必將率天下爲不仁義乃爲福仁義此不然者也告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其言又非告子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因歲以爲賴暴卽猶決以爲東西也且夫以水之皆下決性之皆善亦未得爲通論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三

也天下無不下之水而天下庸有不善之人蓋天之生人猶天之生物也物有麟鳳虎狼之異人亦安得無良善凶頑之殊故有惻隱者有殘虐者有羞惡者有隱忍者有恭敬者有傲辟者有是非者有顛倒者故孔子曰上智曰下愚又卽善不善之說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此其言又非告子之言子思之言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猶命之謂性也生者指人之知覺運動而言有運動而人之視聽持行在其中有知覺而人之仁義禮知亦在其中矣使告子以生爲性孟子輒詰以犬牛與人同一生卽同一性告子必曰否故人之生不同於物之生人之性亦不同於物之性告子之所明也羽之白無異於雪之白雪之白無異於玉之白亦告子之所明也然第可

謂此之白無異於彼之白不得謂物之性有同於人之性是白當從同而性當從異告子迷於所喻而失其所本故每自困而言窮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也然而孟子一一折之者孟子明仁義不欲以仁義爲性之所本無道性善不欲以不善爲性之所固有爭人禽之幾希不欲以大牛與人同一性告子者不能精聖賢之理故言若與孟子殊非欲自反於聖賢之理而言與孟子角也夫告子何足爲孟子角也

食色性也 兩章

告子者不能精孟子之學僅竊其似而誤焉者也孟子不動心告子亦不動心孟子言性告子亦言性至以食色言性又孟子之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性也告子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三

故亦曰食色性也孟子言仁義告子亦言仁義孟子曰仁者愛人告子故亦曰愛弟者仁也孟子曰敬長義也告子故亦曰義見於長長也然而其言雖同其實則異至以義爲外是又截義之半而言之也蓋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告子亡心之制而專以爲事之宜故曰義外而要之析理不精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安可以近似之論自名乎告子者使能精於孟子之學是亦孟子之徒也

性無善無不善 章

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從天所畀先善而性在其後從人所稟有性而善在其中

夜氣

養其浩氣則心賴之以不動葆其夜氣則心賴之以常存則氣之爲功於心也是以能養其浩氣則足以配道義而爲聖爲賢不能清其夜氣則不足以存仁義而爲禽爲獸

魚我所欲 章

生者人之所甚願也人之有生行乞能舍而享萬鍾者或反不能舍行乞之人其受享不足欲受享不足欲則其生不足戀生不足戀則其死不足悲萬鍾者其宮室不能舍也妻妾不能舍也所識窮乏者不能舍也故每值困約之日行乞能擲噉蹴之箚豆而君子不能擲無禮義之萬鍾以萬鍾者種種生趣難捐耳所以貧賤人之生輕則視死亦輕富貴人之生重則視死亦重視生輕者故取義也烈視死重者故取義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古

也柔此人情之大凡而可慨者也向使行乞而予以萬鍾亦不能卻萬鍾而使萬鍾者而爲行乞亦必能卻箚豆然而孟子必相比爲言者何也設行乞以爲喻以爲萬鍾之人當有高於行乞者矣借死生以爲喻以爲宮室三者當有緩於死生者矣夫世所謂舍生取義之事非一端而其貪冒苟且大都皆如萬鍾之類不能割皆如萬鍾者宮室妻妾之類不能割究其所以自喪其本心者且行乞弗若夫人亦何可以行乞自遜也

仁人心也 章

路何以統於心則以義之統於仁也如不遺親仁也不後君義也然義之忠於君也總以行其愛於君也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然義之敬於長也總以行其愛於長也故義爲虛位非仁無以爲實心統乎義仁統乎義耳

仁之勝不仁 兩章

仁勝不仁爲之而勢勝不爲而理亦勝惟爲而若不爲則勝而若不勝不第勢不可據併理亦不可據矣夫仁之勢勝則歸於爲君子仁之理勝亦不至安於爲小人至仁不仁而顛倒其勝負之理則世之急於仁者爲有辭也孟子之所深惜也
閒於不仁而爲仁則貴於勝始乎仁之事也專於仁而爲仁則貴於熟終乎仁之事也

任人 章

竹菴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古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則爭爭則奪欲則淫淫則亂故聖人爲禮以範之是禮者所以制食色者也食色與禮其不可以相較輕重也審矣特以聖人制禮達者通之愚者拘焉有以禮食者有必以禮食而饑死者有以親迎者有必以親迎而不得妻者如是將重食色耶重禮耶如欲重食色則天下有違禮而得之食色固任人之所疑如欲重禮則天下又有妨於食色之禮又任人之不敢信任人之間蓋欲求精於禮非敢有戾於禮也但食色雖輕而苟不度其本末之衡則食色亦有勝於禮之日禮雖重而苟自失其常重之勢則禮亦有見詘於食色之時故一比擬之間不可不勝也苟懼以禮廢食一惟食之求其弊將至於終兄臂而得食懼以禮廢

娶一惟妻之求其弊且至樓處女而得妻長奪滋淫不可訓也夫不以禮而食不以禮而妻未必卽至於終兄樓女而其弊之相流者有然聖賢之爲人情慮何可不極乎故知禮與食色輕重之分不待較而知矣

小弁 章

小弁之怨凱風之不怨俱不失其爲孝似乎小弁以怨而成孝然小弁雖能怨而平王固非能怨者也何也凡不得於親而怨者則必罪已罪已則必痛親平王如能爲痛親也者犬戎固爲平王所不共戴天者也其抱恨飲血宜無已時平王不然古今忘怨之人就有如平王者哉推其忘父之怨則知己之不得於親而不自怨抑又可知然則小弁之詩又何以怨也蓋其傳爲之而平王不與後之論者第據其詩斷之則以爲親親以爲親親之仁就小弁言而非就平王言也至曰小弁當怨而凱風不當怨小弁之怨有同於大舜之怨亦就親過之大小度其理就孝子之懷度其情非以美平王也君子又謂平王之所以爲小人者正以其無怨可也

先名實者 章

孔孟之所以不過一則魯之司寇一則齊之客卿也爲客卿者予之以祿而不予之以官爲司寇者予之以官而不令之得行其道故孔子去魯於燔肉不至之日而孟子去齊於三宿出糞之時孟子曰予之去齊猶孔子之去魯也予之爲卿猶孔子之爲司寇也予之不用於齊猶孔子之不用於魯也

異世一轍下載同悲惟予識孔子唯孔子識予彼髡者衆人之流何足以知之

五就湯五就桀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伊尹相湯破君臣之恒局而爲誅君弔民之舉尹之於湯必有迴翔展轉而不敢遽者故就湯不可就桀就桀不可復就湯數數然而未有定也使尹而終於就桀欲果其堯舜君民之懷暴與聖兩不相合尹且爲龍逢無難是就桀者尹之忠而就湯者尹之智也

五霸者 節

三王之道衰而五霸雄諸侯強大夫橫孔子作春秋以正其罪孟子一日而著五霸諸侯大夫之罪亦猶孔子之春秋乎

竹谷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第繫罪者泛而繫之而不繫其所獲罪之主則人之逃於獄也爲有辭而其罰不切故概而論五霸諸侯大夫均爲獲罪於三王者也然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五霸其奚辨若以諸侯同爲三王之罪人彼將曰今之去三王遙矣孰知諸侯大夫雖欲求爲三王之罪人也亦何可得哉故五霸已爲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實又得罪於五霸諸侯已爲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實又得罪於今之諸侯然則昔之罪固由五霸而開之者也使無五霸則諸侯不敢得罪於五霸大夫亦不敢得罪於諸侯謂罪皆五霸之罪可也今之罪固由大夫而成之者也使無大夫則大夫不致得罪於諸侯諸侯亦不致得罪於五霸謂罪皆大夫之罪可也

白圭 兩章

孟子之世有托爲學道之人者如墨子之似仁楊子之似義
告子之言性任人之言禮是也有託爲治世之人者如許子
並耕欲假諸神農白圭定賦欲輕於堯舜治水欲高於大禹
是也然從楊墨而至於無父無君從告子而至於誣性從任
人而至於滅禮學而不知爲學從許子幾於亂天下從白圭
幾於貉中國而壑鄰國治而不知爲治

舜發於畎畝 兩節

天之降大任是人有苦勞困拂之者亦有不苦勞困拂之
者天下苦勞困拂之人有降之以大任者有未必降之以大
任者事有驗不驗而孟子之言幾窮曰凡人卽有大任卽不

竹希圖華集卷第十五

艾

必有大任而人各有心人各有性人各有所不能心不可不
動不動而心愚性不可不忍不忍而性侈不能不可不會益
不會益則終於拙劣而無爲然不苦勞困拂而心不動性不
忍不能不會益此大聖大賢所以自練其心性自益其不能
者也能自練其心性能益其不能而後天下之爲舜說諸人
止求其能爲舜不必卽驗其發於畎畝止求其能爲說不必
卽驗其舉於版築發於畎畝舉於版築可以徵其天人相券
福祿保佑之理卽不必發於畎畝舉於版築亦可裕其足已
無待困約自慰之心苦勞困拂天卽未必大任是人無不欲
聖賢是人也相遭之幸豈專在富貴也哉

盡其心者 章

人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言心而不言性非
過性也性卽在心之中言性而不言心者非遺心也心亦非
性之外至於天則聖賢之所共言也大學言正心而孟子則
言盡性以正心者去其不正以歸於正此事心之始功也至
於盡則無不正之心可從其心而盡之矣雖皆從事於心而
中庸有先後也正在先而盡在後也中庸言盡性而孟子則
言知性性必先知之而後可以盡孟子之世言性者紛紛矣
操一說而不能達於其原不知其性而何以能盡其性盡
其性又在知性之後也然何以曰盡心而由於知性如能盡其
則隱之心者由於知其仁之性能盡其羞惡之心者由於知
其義之性知爲性之所有則可以盡其心之所然而無疑未
入命謂性知性知天理一貫也心與性統於天存心養性乃
所以事天功一貫也第人之不能存養以事天者多以殀壽
以其志隨其修耳蓋茫茫古今人卽百年曾不能以一瞬雖
壽無益也而況又所謂殀乎孔子之存養始卒其功顏冉之
日養半塗而廢此固君子之所太息而傷心者也而不知惟
心無息惟性不已不能修身則命之壽者亦殀能修身則命
之殀者亦壽從來人之所以可傳不可傳者不以年爲短長
總以心性之修白爲短長耳

竹希圖華集卷第十五

五

莫非命也 章

壽命也殀亦命也猶曰道行命也道廢亦命也然一歸之命
則天下無衡命者不無委命者如立於巖牆者然夫巖牆之

不可立也夫人而知之也而顧或立之彼以不立乎巖牆者猶盡道者也立乎巖牆者猶桎梏者也天下之人無論盡道與桎梏而皆不能免於死何必一立之爲斤斤乎不知人不爭其死與不死而第爭其正與不正顏淵病而死正也子路敢而死非正也比干忠而死正也荷息恩而死非正也人亦自勉於正而已矣

萬物皆備 章

我一耳而謂皆備乎萬物疑其大而夸然我雖無備於萬物之跡而有備於萬物之心所謂萬物之心者仁是也我而能仁則物之尊者卑者戚者疎者靈者頑者皆我親聯皆我族屬故能仁則韋布能備萬物不能仁雖君相不能備一物是以葆其皆備之心則誠身而樂失其皆備之心則強恕而求

子好遊乎 章

遊士何以不可驕也士之好遊者一唯冀人之知之也夫知不知莫可必而一唯冀人之知則知不知而皆無所處何也所謂不知即士之所謂窮也所謂知即士之所謂達也士而不知所以尊所以樂無論人不知之而不可以窮即人知之而亦不可以達蓋無可以窮可以達之具即有不可以窮不可以達之心雖欲驕冀其可得乎唯有可以驕冀者可以窮可以達者則雖士也而古之人也是以士之窮不失已無以異於古人之修身獨善也士之達不離道無以異於古人之澤民兼善也如是而遊可以人知之而達亦可以人不知

之而窮夫亦焉往而不自驕焉

人之所不學 章

必大舜而愛其親則人之能爲舜者亦幾何也必周公而敬其兄則人之能爲公者又幾何也而人之愛親敬兄者寡矣且欲其從事於愛敬而以爲仁義即師儒以董之庠序以教之畢終身之學而顧且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唯孩提而知愛其親稍長而知敬其兄此所謂不學慮而知能純乎天而不假於人者也天者人之所同故可以達之天下

舜之居深山 章

已而先以一善自名者則即無以通天下之善見已之善則不復見人之善舜唯有野人之面目所以有江河之性情萬善之所以寂若者萬善之所以會通是以從來江河之決皆本於深山深山有其源斯江河有其流故深山而可以清江河野人而可以爲聖人

桃應問 章

君臣者以法爲重者也天子而禁士師之法士師而不奉天子之法則法廢父子者以情爲重者也天子而不能庇其殺人之父天子而不能令其士師以宥其殺人之父則情廢廢法則無君臣廢情則無父子然苟欲行法則有君臣而父子之情絕苟欲行情則有父子而君臣之法亡固千古之難兩全者哉但爲陶計則止有執之一道明乎不爲天子之父而貶吾法則王法信而有以全其爲君臣爲舜計則止有棄之

一道明乎爲父之殺人而棄其天下則人情安而有以全其爲父子爲賔計則止有逃之一道明乎天子之父而殺人雖未以死償而以逃贖其不死也以伸吾情而其逃也仍以伸吾法而父子之情全君臣之法亦全舜之處此能不終身斯然樂而忘天下也哉

形色天性 節

以形色爲無而空之者寂滅其形色卽以寂滅其天性者也以形色爲有而煉之者桎梏其形色卽以桎梏其天性者也聖人盡性不必返形色而空之亦不必煉形色而制之而可以踐形

君子之於物 節

孟子卷第十五

恩之不足者愛而不知施其愛仁而不知施其仁親而不知施其親不足於恩將無以爲推也恩之有餘者重於愛之而或有以失於仁重於仁之而或有以失於親過餘之恩將無以爲繼也恩之不足者類楊恩之過餘者類墨不足之弊人知之有餘之弊人未必知之

知者無不 節

不知不仁而有不知不愛者無論已獨是知者宜以知爲知而卒且有所不知仁者宜以愛爲仁而卒且有所不愛則無不知無不愛之說誤之也知者以吾無不知而後爲知而顧有所知有所不知非知也仁者以吾無不愛而後爲仁而顧有所愛有所不愛非仁也夫以無不知無不愛而後爲知爲

仁則必以一有不知一有不愛而卽爲不知不仁如是而知窮而愛窮而知仁亦窮雖有聖人亦何以治天下哉故堯舜之知在急水土稼穡諸務而已堯舜之仁在急不得舜不得禹而已此用知之逸圖而行仁之要術也

盡信書 章

血流標杵書意謂商人自相爲殺非武王殺之此理之所不可信武王克商商卽不與武王抗又未必自相殺也若以商自相殺害而血流標杵孟子又何以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至仁伐至不仁血流標杵明乎商之與周兩相爲殺也明矣然則孟子何以又曰不可盡信也昔者武王之伐紂也商家一代之人心未散故載主之征義士猶諫

孟子卷第十五

牧野一戰殺人無算血流標杵事誠有之史臣欲媚與朝之典籍故曰前徒倒戈然又未能盡諱也故又曰血流標杵若以標杵之事爲烏有則遷頑民詰多士亦以爲傳誣乎武得天下之後尙有數十年不靖之人心豈其取天下之初商之臣民遂爾帖然歸附乎孟子此言以爲聖人之得天下也以殺伐疑不以其道既無以明其爲順天應人之舉又懼有以啟後世戰爭攻取之心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舜之飯糗 章

耕夫飯糗茹草而若將終身猶人之情也使舜歆歆而希心天子必且爲匹夫不祥之念惟是天子以飯糗茹草之人爲之一人之身前後而有以相易一人之心前後不至於相移

是舜不動於貧賤易不動於富貴難不動於由貧賤而至富貴尤難之難也

好名之人 節

高名厚實世之所趨也然善攫者寧舍厚實而攘其高名以實者有而終亡名者成而不朽耳然讓千乘何以不能輕簞豆以簞豆名之所不處即讓簞豆亦名之所不立也故有所擇以爲讓有所擇以爲名苟讓簞豆亦可以爲名當亦是人之所蚤計矣

口之於味 章

聲色臭味安佚仁義禮智天道以爲命則皆命以爲性則皆性也天有命以差受享豈無命以差德行人有性以爲秉彝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五

豈無性以爲好樂使於仁義五者言性而於聲色五者不言性則必以爲拂性是人以之爲性者不得以之爲非性故亦曰性也第一任夫性則無以崇天權而嗜慾不制則所貴於知命之君子也使於聲色五者言命而於仁義五者不言命則必以爲矯命是人以之爲命者不得以之爲非命故亦曰命也第一聽於命則無以重人事而德義不建則所貴於盡性之君子也

可欲之謂善 六句

由善人而君子聖人孔子嘗言之矣可欲之善善人也由信而美而大皆可目之爲君子者也大而化則聖矣化與神一致者也化不可知則神矣然化難言也先儒曰顏子微有迹

孟子其迹著余以顏孟有迹即夷惠尹不能無迹也夷之隘惠之不恭尹終有任之意所謂未化也故孟子曰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以其各得聖人之一偏非言其渾備於聖也然而三子可以稱聖而顏孟不可以稱聖顏孟者從孔子而學聖也孔子之聖從其中而至之共爲聖也全三子之聖從一隅而至之共爲聖也偏顏孟欲從孔子之中以至於聖未至於孔子必不欲自爲三子故顏孟之賢不遜於三子之聖

盆成括 節

逞小才而昧大道處事僥倖則險資也與人機穽則芒府也種種殺氣自造耳環而報又何疑

人皆有所不忍 章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五

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夫人而皆仁義也然而猶有不仁不義者其始在於不能達也由不忍以達於所忍由不爲以達於所爲夫人而又皆仁義也然仁不能至於無不仁義不能至於無不義其繼在於不能充也故充無害人之心而後爲至仁充無穿窬之心而後爲至義然或有說焉夫人即不能爲聖賢而未必即爲穿窬以爲無穿窬而即爲義若事之至恕者也而不知充無穿窬之心而後爲義又道之至精者也充無穿窬之心不必即爲穿窬也爾汝之實當亦義之所禁哉至於士又不必然也學義愈至則律義愈嚴語默之間苟懷其私即以爲其類於穿窬者也夫世之所謂穿窬者害入者也無穿窬之心即無害入之心義全而仁存乎其間矣

說大人章

凡說大人者非說之難有以得行其說之難也又非得行其說之難得盡其說之難也得盡其說者有道世之爲拔者二一在乎貴一在乎賢貴者徒修其世俗之奉賢者自裕其古先之聲兩相敵也使說大人者因彼而喪我不能藐大人而爲畏大人次且嚙嚙其口雖說之視其巍巍而沮矣故凡爲說者其知之也孟子曰我得志弗爲蓋使孔子得志爲天子可以爲堯舜無難孟子得志爲諸侯亦必行湯武之事豈特弗爲諸巍巍之陋哉特以孔子至於是邦猶孟子之說大人也孔子有溫良恭儉讓之盛德以感其邦君孟子挾在我之古制以藐其大人氣象之異如此

養心莫善於寡欲節

欲亦心之所動也有時心動於欲禁絕其欲而即以槁滅其心故人之養欲卽所以養心者不可不知也然欲之從心而動者仍是心欲之違心而去者卽爲欲心之初涉於欲者仍是心心之謂著於欲者卽爲欲飲食男女理之得其正者雖曰養欲卽所以養心宴安耽毒事之溺大邪者雖曰養心究所以養欲得其欲與心之辨而後知其養與寡之方

孔子在陳章

孔孟爲道之心同而所遇則異也顏曾諸子孔子之中道也琴曾諸子孔子之狂者也憲柴諸子孔子之狷者也孔子有中道有狂狷而孟子僅有庶民孔子有鄉原而孟子則有

邪慝鄉原者不敢與道仇祇爲自棄之人孔子惜其不可入堯舜之道邪慝者明與道角如楊墨之徒實與孟子欲平分仁義之權孔子第持其道而與之孟子必反其經而正之孔子之徒衆孟子之朋孤孔子之力易孟子之力難

由堯舜至於湯章

大道之傳由堯舜而開而其聖聖相傳以至於今者實賴有聞而知之者也何也禹臯之見知所謂見堯舜而知之者也湯之聞知所謂聞堯舜而知之非由聞禹臯之見知而知之者也假令無禹臯則堯舜之所以爲聞於湯者自若湯之所以得聞於堯舜者亦自若由是推之堯舜之後而賴有湯猶湯之後而賴有文王文王之後而賴有孔子湯之先而賴有堯舜猶文王之先而賴有湯孔子之先而賴有文王不特乎禹臯諸見知也然則孟子所自任於孔子者任聞知非任見知也顏曾諸子所謂見孔子而知之者也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蓋於孔子非見知明矣見知者一堂之上其知之也易聞知者隔世之遠其知之也難見知者聖聖相聚不過爲斯道揚其盛聞知者聖聖相續乃稱爲斯道接其傳此孟子任道之意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竹裕園筆語十二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國朝李曰滌撰曰滌字亦白臨川人前明歲貢生是編哀其平生雜著爲之一曰邇言一卷皆辨析事理之談二曰蛩草一卷三曰梅草一卷皆戊子秋冬避兵山居所劄記三書識趣議論出入於屠隆袁宏道陳繼儒之間蓋明末風氣如是也四曰驅暑草一卷皆其客楚時作前爲或問十章綴以無富無分無過無不過四論皆借以發抒心跡五曰餘草一卷皆所作雜文六曰四書筆語六卷依經生義自抒所懷與章世純留書相類二人本同時又相善也

雜著十種十卷

〔清〕王昶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霞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丹麓雜著
十種十卷》提要

雜著十種序

新定毛際可會侯撰

文章必本於性情每讀王子丹麓孤子墜
行役日記未嘗不爲之掩卷雪涕也予少
而母氏見背及先大人就養樂城值荒連
之後拮据憂勞不能貽堂上一日安竟卒
於宦邸乃丹麓家居調膳者數十載承歡
毛序一

養志怡愉以終天年而窺其意若罔極之
痛無地可以自容嗟乎予獨非人子哉已
而其內兄陸蠡思集其雜著附爲十種屬
序予讀之比物類辭離奇洸瀆使人欲諧
而莊當歌而懷又嘆丹麓之才如其不
測也或曰松溪子子而翼經也連珠寓言
比一而諷百也至北墅竹枝其卽賢者樂

操土風之意歟快說續紀或亦有不平於
 中而爲此釋愁蠲忿歟曰龍經曰禽言或
 亦自表其性之難馴而傷世之能言者多
 此類歟獨看花述異一記雜引魏夫人諸
 人似謫誕不經而丹麓廁之集中何也予
 曰否否昔屈原作離騷忠憤悽惻而其旨
 或托于宓妃或託于有娥子徒玩其文辭
 毛序二
 而已烏知丹麓性情之所寄也哉

雜著十種

總目

龍經

孤子墜

松溪子

連珠

寓言

看花述異記

行役日記

雜著十種總目

一

霞舉堂

快說續紀

禽言

北墅竹枝詞

長沙
孤子墜
松溪子
連珠

龍經序

禹航趙 听雖客楔

凡物之可以形繪而象求者不必名言而見也有繪之而不得其形求之而莫窮其象者好奇之士往往飾說似以溷其真而真者卒不可見不得不藉名言以傳予嘗聞人言畫虎者類虎畫龍者未必類龍以其變化無端神異莫測也夫使龍之爲物人可設紺塗青鏤鱗錯甲而似之則亦與揚髻鼓鬣者等昔人稱超紫鳳于丹穴越青鸞于女牀僅亦比物見意賦詞工好其狀貌多不殫述卽黃輝采鱗見之典引吐光銜甲載在周書不過舉神瑞之符亦未得其彷彿也至于東平獻頌極諛美之文祥符作歌矜耳目之玩何足入爾雅之藏備博物之選哉予友王子丹麓才能跋浪氣足扶雲當世以人龍目之乃作爲龍述被以經名烟雲風雨倏忽萬狀觸紙欲飛鱗甲供動雖劉劭龍瑞之篇繆襲青龍之賦皆不足與頡頏上下也世所未見之物恐真者尚疑其爲似而況以似疑似乎得此經之傳則龍之爲物雖甚變化有不能

趙序

二

霞舉堂

逌其形者良師載筆而圖宜附之山海水經之後矣

龍經引

杭州胡貞開循蜚撰

自古帝王之典必有符瑞麟鳳龜龍是已而歐陽文忠以爲龍以不見爲神不升上而見下是失職也然古今之言龍者又何所見而詳歟薦圖負舟捧爐啣燭載在墳籍稽之齊諧雜而多端且近于誕妄故儒者不道若夫遇物以成形憑空而施化有體有質未嘗不以象告也王子丹麓綜核名實篤學而好奇薄師曠黃省曾輩之敘禽獸蟲鳥爲耳目近玩乃集爾

胡序

一 龍經

雅山海經博物志白孔六帖諸篇彙爲龍經駢駢蛇蛇與大易在天在田之義相爲表裏而發明更備就一代之書也然而丹麓之作是書似有深意焉夫乘時而進不及時而退士君子之志也勢與願違而猶諄諄託物比興以寫其胸中之天矯蓋將以救窮高之悔而使勿用者之居于无咎耳至于葛陂之竹雷澤之梭華山之紅葉江上之箏絃是皆以遊戲眩人非龍德之至也丹麓其肯摭羣言以詭世乎

龍經

仁和王 稔丹麓著

淮東稽宗孟淑子

閱

禹航趙 斯雍客

同郡胡貞開循蜚較

昔師曠作禽經。浮丘公作雀經。朱仲作貝經。下至水蟲。有過經魚經。而龍爲水族之長。則未見有諸爲經者。予乃作龍經。

龍經

一

龍經

龍神獸。亦曰雨工。亦曰雨師。鱗蟲之長也。王有一十六等。鱗具八十一數。首似駝。角似鹿。耳似牛。目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含珠在頷。司聽以角。頭上如博山者曰尺木。喉下長徑尺者曰逆鱗。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鬣尖鱗密。上壯下殺。龍之雄也。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鬣圓鱗薄。尾壯于腹。龍之雌也。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其鳴也如吹竹。筒其吟也如戛金。鉢其吒也如爆竹。聲相承。食乎清而游乎清。制于石而不見石。不衆行。不羣處。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長能短。

能巨能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羽嘉生飛龍。毛積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元金千歲生元龍。黑龍曰水精。青龍曰水精。黃龍曰龍長。蛇龍亦曰龍長。白龍吐物入地成金。紫龍吞吐。齒色透玉。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龍。亦曰蚪龍。無角曰蛇龍。亦曰螭龍。七宿曰蒼龍。九色曰斑龍。目見百里曰驪龍。神藏九館曰癡龍。

龍經

二

霞舉堂

龍優樂自在曰有福龍。不得自在曰薄福龍。災害數作曰惡龍。忿怒殺人曰毒龍。苦行雨曰乖龍。未升天曰蟠龍。蟠龍長四丈。其色青黑。赤帶如錦文。火龍高七尺。其色正紅。火光如聚炬。神龍興雲致雨。地龍決江開瀆。天龍守天宮殿。伏藏龍守輪王藏。白耳龍多信。九頭龍多悟。燭龍亦曰燭陰。蛇身人面。土龍亦曰潛龍。蠢身驢首。千歲龍善譯。時俗之言。守藏龍方免炎沙之罰。毛龍蛻骨于曠澤之中。躡龍燒起于蘆荻之內。病龍之雨。其水必腥。懶龍之迹。其迹恒附。豬龍

以豬化名。孽龍以孽深著。吉弔龍子也。喜逐鹿。交映龍龍屬也。能伏珠蚌。囚牛好音。後狃好坐。睚眦好殺。亦曰螭蜋。朝風好險。亦曰蚘蛟。蒲牢好鳴。亦曰徒牢。往行好訟。亦曰憲章。負嶺好文。亦曰螭螭。霸下好負重。亦曰蚘蜋。蚘蜋好吞。亦曰鴟尾。象龍馬龍魚龍蛟龍。變形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驥。與豕交則生象。八尺馬之龍也。一角羊之龍也。四距重翼。雞之龍也。黑身白頭耳長卷尾。狗之龍也。龍火得木而熾。龍

龍經

三

霞舉堂

金截已更生。有三愛。亦有三畏。亦有三苦。變現無恒。出入應命。壽足萬歲。德配六爻。有聖則見。無聖則處。故曰蟲莫神于龍。何葉公不好真而好似。嵇叔子先生曰。筆致奇幻如神龍變化。不測時有烟雲繞于紙上。又如溫大真然犀江浦。照見水中靈怪。驚心駭目。徐野君先生曰。文情天矯。蜿蜒亦如與巨與細。細與高高與下。下豈止萬斛泉隨地湧出者耶。

男 磚大受校

孤子唃序

泰亭張綱孫祖望撰

有客讀王子孤子唃問於張綱孫曰丹麓稱爲篤行君子也胡居喪哀毀時多此唃辭也綱應之曰客勿疑也王子之心於此苦矣昔有孝子咏父母之勞苦其詩曰蓼蓼者莪匪我伊蒿蓼蓼長大貌孝子言已身長大如莪也又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孝子言二親病亾不得見不能報其生已長大之苦也于是出門則思之而憂入門又不見如無所至故其詩又

張序

一 霞舉堂

日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乃痛傷之而作是詩也今王子少依父母壯學詩書誦數十萬言體貌豐腴美須頽年已四十可謂長大如莪矣一旦失其怙恃哀悼已身終無奉養之期故思慕之而唃以比于蓼莪之咏亦所以痛傷之也客曰此孝子之思其親也若未麻衣枕塊之時亦可以有辭歟曰然禮曰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聲必三此孝子有辭之始也今唃曰爰升屋而號呼兮羗三日而不還是中屋北面之招也直祭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釋曰

祝祝者孝子祭辭今唃曰列屠蘇于几筵今願昭鑒而來饗是直祭之祝也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願相夙興夜處不寧今唃曰豈皇天之降殃今何所遇之顛連是哀子某夙興夜不寧之告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今唃曰以茲益阨側今何能酬顧我之深恩是孝子某小心畏忌不寧之敝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今唃曰進蒲觴以上要今羗涕泣而如雨是圭爲而哀薦之也惟此意也謂孤子唃卽王子之祝辭可也乃篤行君子之所行也王子之心于此苦矣客曰吾向者過矣今而知張子先知王子者也乃謝而退適王子屬敘遂書之

張序

二

霞舉堂

孤子塗

仁和王 睥丹麓著

海昌范 張文白 閱

嚴陵毛際可會侯

秦亭張綱孫祖望較

予命不猶。半載之間。既喪所天。繼以後母。痛心如

焚。晝夜靡寧。每逢令節。尤難爲懷。昔屈子九章。有

孤子塗而杖淚之句。因賦短塗。以哀慕焉。

胡昊天之不仁。今降我父以痼瘵。神儻忽而辭舍。今

孤子塗

一 震舉堂

乃遽及夫黃泉。爰升屋而號呼。兮。羌三日而不還情。

鬱邑而莫解。兮。欲往從之路。曼曼曾不知旦之與暮。

兮。越日或告予曰。中元念先人之好修。兮。庸何藉乎。

孟蘭。聊設供以從俗。兮。祇求予心之所安。試瀝血而

陳辭。兮。終不見其加餐。顧形影之竝獨。兮。仰對月而

生寒。

孫字台曰。驟膺大故。旦暮不知中元一

右中元

維夜光之皎潔。兮。時忽屆夫中秋。當九天之照臨。兮。

子獨對之以多愁。憶去年逢此夕。兮。還相倚于南樓。

爲割菱而剝芡。兮。樂孫子之勸酬。頻命予以重衣。兮。

曰。恐金風其颼颼。夫何依然顧菟。兮。傷吾親之不甯。

泉路其黯黯。兮。靈連捲其何遊。向總帷以泣血。兮。子

雖衣薄而誰憂。

毛會侯曰。敘事瑣屑而

右中秋

嗟年歲之數窮于九。兮。予獨催此奇災。更日月之重

陽。兮。何忍登乎高臺。堂上已少一人。兮。揮茱萸而奚

孤子塗

二 震舉堂

爲忽自顧。白衣兮。悵黃菊之多開。方落木之蕭蕭。兮。

紛征雁之聲哀。感見聞之若此。兮。竊優優以傷懷。雜

花糕與菊漿。兮。願更傾乎一杯。苟夜臺亦可陟。兮。慎

勿念子而憊。倘時不孝正當三十九歲

張祖望曰。思親已極悲愴至恐

右九日

感時序於孟冬。兮。惟朔日爲陰祀。衆皆競馳北邙。兮。

各紛列夫甘旨。嗟予獨苦行役。兮。尚泊舟于河溪。痛

靈車之已發。兮。托荒原其何倚。白楊旣蕭條。兮。亦何

草之不靡。惜俎豆之後時兮。恐先靈之將餒。因佗係以日夜兮。涕泣橫而交流。苟窀穸之不安兮。又安所賴于人子。

范文白曰。窀穸未安。于心永疚。世多譏于陰陽者。讀此能無憐然。

右十朔

忽日月之云除兮。顧難除于愴。悅捧椒盃以進母兮。母乃不樂于堂上。謂同穀必百年兮。胡顧領而獨享。乃好辭以相慰兮。淚欲降而難強。列屠蘇于几筵兮。願昭鑒而來饗。戒家人以擊鼓兮。恐驚覓其安往。羗孤子吟

三 震舉堂

陳際叔曰。天地甚大。若無所容。日月云除。難除於愴。悅孝子哀思于斯。為極至。承歡後母。強慰好辭。讀此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

右除夕

伊歲元之正日兮。會履端之更新。家慶而戶宴兮。氣和暢以同春。紛絲雞與蠟燕兮。將粉荔其雜陳。胥環坐以獻壽兮。羗進酒以降神。人生各有所樂兮。天何

獨阨子弟。弟昂相顧。盡綵經兮。欲舉步而逡巡。扶拜母于牀下兮。惟瞻父于白雲。恐予年命之弗將兮。焉知明歲之猶存。以茲益排側兮。何能酬顧我之深恩。

方渭仁曰。苦樂相形。天壤迥別。欲報罔極。字字低徊。

右元日

長鬱鬱其憂思兮。渺不知夫令節。又值金吾之弛禁兮。哀吾親之永訣。覓遊于九陌兮。惜明鐙之不張。欲邀冰輪以相照兮。又闇闇其無光。願上下而求索兮。隨吾親于冥路。恐罡風其浩浩兮。羗中道而改步。竝孤子吟

四 震舉堂

毛稚黃曰。居處不安之情。溢于毫楮。

右元夜

紛榆柳之取火兮。節已過于藏烟。懷椒糈而潔往兮。乃泣告于墓前。父厭世以騎箕兮。猶俯仰于慈顏。痛墓門之未封兮。萱枝又萎于北軒。豈皇天之降殃兮。何所遇之顛連。茲弱弟之渺小兮。曾估恃之不全。願引翼以成人兮。世愈閱而多艱。為敵詞以號旻兮。固

欲去而嬋媛。

陳叔舉曰：父母相繼，云公弱弟尚未成立，人生際此，何以爲懷？閱世多艱，一語說盡世情，非深于閱歷者不知。

右清明

今日何辰兮，當出火之晦。天假吾父以年，今六甲週而逢七。序孫子以介壽兮，喜稱觴以盈室。胡歲月其不與兮，忽飄風之過疾。游山其未可越兮，衆返覓之異術。又要後母以偕遊兮，豈相慶于同穴。遺孤子之笑哭兮，紛離愁其焉述。寧相從于地下兮，早欣欣以依膝。

孤子陸

五

震舉堂

卓有收日家常語以至性出之都成血淚

右三月晦日生忌

覽樞火之又新兮，感予懷之非故。二人相繼，以上征兮，日曖曖其靡寤。曾色絲以續命兮，豈壽夭之有數。苟幽竄之可招兮，欲往從乎江滸。杳冥冥其難歸兮，惟遠望以延佇。思九州之曠蕩兮，盍托居于何處。進蒲觴以上要兮，羌涕泣而如雨。

吳志伊曰：流連悽惻，較大招更爲切至。

右午日

總評

曹秋岳先生曰：哀音激楚，如離鵬夜鳴，不忍多聽。此屈宋之絕調也。

楚騷矣

尤悔菴曰：情思紆迴，悲聲繞于紙上，其辭調全乎

孤子陸

六

震舉堂

松溪子序

睦州方象瑛渭仁撰

學至乃可以擬經識超乃可以續子子者經之餘也
顧經義蘊渾涵不使人一望而竟扼之而愈深味之
而愈永子則刻畫惟恐不盡峭厲孤雋或別爲幽深
幻渺之言以自異要其旨歸初無餘蘊乃世之學者
每快意於子之爽然心口而於經則讀之欲臥無怪
乎離經畔道者多也莊列而後以子名者何啻數百
輩惟河汾稍爲近道蓋以子之識闡經之學故足述
方序 一 霞舉堂
焉法言元包鈎奇飾詭彼且不堪續子何況擬經故
經不可擬子亦無庸作也松溪子非有意擬子也沉
深於理道之微閱歷于身事物之故意在振起聾
聵忽不禁而筆之爲書人以爲子吾謂循儒者格言
耳使有意擬子亦何難出其渺思雋氣與楊雲衛元
嵩輩爭奇詭哉蓋嘗觀松溪子之爲人矣著述名海
內而非聖之言不陳交游盡天下名流未嘗向俗客
一通姓字識高復不詭於學宜其言約而旨該理精
而義顯也擬子者盡如松溪豈有離經畔道之慮哉

松溪子王姓名牌號丹麓爲仁和諸生以病棄去隱

松溪故稱松溪子云

方序

一

霞舉堂

松溪子序

同郡陳廷會際叔撰

古今文人類皆以辭章自喜其有高論夫道德之林者耿矣若漢之董仲舒揚雄唐之韓愈李翱輩其言往往及于道德然而終用以文章勝又士之負盛材流聲譽于遠邇者交游冠蓋流水奔轆其門其人必翹然矜詡以爲美譚蓋未有謂文章聲譽爲足賤而反相害者也吾友王子丹麓則異是丹麓博學擅才藻一時名聲滿江左居北郭爲往來舟車之衝四

陳序

十

霞舉堂

方士諸公來武林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輒不忍去丹麓朝見客數十暮著書數篇請謝無虛日率以爲恒人謂丹麓婆娑菴花耽戀聲名將自喜且矜恐不暇矣乃丹麓嘗著松溪子以見志松溪子之言曰道德者人之根本也文章者人之枝葉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又曰名者身之賊也其他所持論敦本務實多此類吾乃今知丹麓非止沾沾文章之士而有名之人也其所成就豈可易量歟聞日者其尊人既逝將塋丹麓風雪中重趄走數百里以丐墓銘

又作孤子墜十章哭其親哀痛慘愴讀者崩心焉然則丹麓之文章庸詎外于道德哉語云有德者必有言今之所著吾未知丹麓殆德備而形諸文辭者歟抑將資是以益求修德歟之二者不具詢而要之松溪子蓋進乎技矣

陳序

十一

霞舉堂

松溪子

仁和王 啤丹麓著

松陵吳之紀小修

選

睦州方象瑛渭仁

同郡陳廷會際叔定

五行互生而水之用大金得水而出木得水而長火得水而濟土得水而潤故人之五臟非木不養腎竭者亡

應嗣寅曰胡雙湖謂圖書皆木數居東方伏羲畫卦自下而上木之象具矣其畫三木生教也其

松溪子

震寧堂

卦入木成教也重卦十四兩其三入其八三八之數備而後六十四卦大成水火金土皆在其

中此春所以貫四時仁所以包四德也然天一生水則水居五行之最先而其用尤大又以松

水之性善下逆其性則汎溢于山野禾稼敗焉苟因勢而利道之田賴以溉舟賴以通飲賴以給君子悟此可以弭盜

吳小修先生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夫民猶水也故弭盜在安民豈非碩畫

山至高久而不傾其性重者其形固也試登石為假山焉雖美觀于一時乃不旋踵而仆既曰假仆斯必

矣亦何能久

張祖望曰天地唯誠故久而況于人乎仲尼曰問之生也幸而免子思曰不誠無物皆為為機變之巧者言也知斯義者惟我松溪

文章者人之枝葉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中解道德外飾文章雖有枝葉其本立

方渭仁曰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朽然以言藝之德功抑末也故曰言者心之表也又曰德之華也張茂先華而不實此其所以先

不涉江湖不知波浪之濶不登山嶽不知蹊徑之幽

松溪子

二

震寧堂

不由學問不知義理之妙蓋能行而後能知力至而後識至

韋六象曰聖人之學惟知行兩途不知不可以行不行不得為知故徒知而不行與不知者等知

之非艱行之維艱此足以抹從來專重良知之病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而所以為之者人故雖有美質必假學問乃底于有成

周立五先生曰讀此知諸夷吾謂王充天才非學之可加非也

人之于財也皇皇然惟日不足世皆笑其貪君子曰

其貪可用也。以之為學。則學日深。以之為善。則善日積。

顧茂倫曰。如此妙用。惟患不食。

世猶海也。身猶舟也。禮猶柁也。世之溺人多矣。先王之禮。所以衛人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可去手。故士莫要于秉禮。

陳際叔曰。予嘗謂天下縱極亂之世。而人心不死者。賴有禮以維持之耳。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知風波舟柁之喻。至理名言。

求治過速。則擾疾惡過嚴。則亂。華弊過盡。則怨。用人

松漢子

三

震學堂

過驟。則濫聽。言過輕。則惑。是以仲尼不為已甚。

徐竹逸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則陷。松溪之為是言也。其有時中之思乎。

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憐愛過。子姓之災也。故君子當情而施。不敢不及。尤不敢過。

魏冰叔曰。謙亨。君子有終。宜其與物者。盈矣。而仲尼曰。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故知各情非益下之道。而任情亦非居上之福。松溪此言。即以為中論可矣。

耳雖聰。不能聽于耳。所不聞。目雖明。不能視于目。所未見。蓋任耳目者。聰明有時。而窮也。惟君子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騁聰明。而耳目無障。此之謂神全。

孫宇台曰。君子敘神於獨。此聰明所。以不思而得也。數語可謂扼要。

一人之生。所以奉身者。無不至。一旦失其所養。身即與我戾焉。耳不能使之聰。目不能使之明。手不能使之指。足不能使之行。身且負恩。何尤于人。

練石林曰。是則世之徇欲而忘身者。猶暴骸中原也。三復斯言。能不冷然汗下。

人之一身。視聽語言飲食。日捐捐少休。惟鼻司息出入。官似逸焉。然當寢處。則耳目口之用皆停。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知此。又何疑于隱逸之君子。

徐野君先生曰。息滅息也。亦生息也。息其身。不息其心。故潛而不躍。伏而不見。非隱也。

松漢子

四

震學堂

毋慢一事。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也。毋忽一言。一言舛。而貽害莫救也。毋輕一念。一念乖。而釀患匪小也。然克謹于念。則言自不妄。而事罔或敗。所以君子有慎獨之學。

吳弘人曰。河濱之勢。壞于蟻穴。克念數語。獨探河源。

度可退。然後進。度可守。然後戰。度可擒。然後縱。度可行。然後言。度可踐。然後諾。凡事能量度而出。百不失一。故君子動而為天下式。

毛大可曰。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松溪蓋自言其學如此。

名譽身之賊也。思愛身之仇也。富貴身之累也。忘其累。其仇以遠其賊。則幾矣。

沈大珩曰。世人沽名。利如飛蛾撲火。自取熏灼。松溪此言。其濯兔于冰壺也。

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凡物亦然。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蟬夢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

尤悔菴曰。計倪范蠡之謀。積怒一語括之已盡。

人之有善惡。賢不肖。猶天地之有麟鳳虎隼也。虎隼之暴。天地且不能絕其類。顧人欲無惡。與不肖何隘。也。然隼雖鷙。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亦相期勉為賢善而已矣。

松漢子

五

震學堂

兄仲昭曰。畢竟惡不能善。尚德哉。若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至再而三。獵人得以乘其後者。蓋勢盡于所長。而人窺其所短也。故人用勢。不如保勢。保勢者。勢乃益長。

陳叔峯曰。世上作威福。人惜未聞保勢妙論。

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番腹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膽辭者。人畏之。嗟乎。等人也。而使人畏。危

矣。

毛會侯曰。去畏生愛。乃是轉危為安之法。借物為喻。膏夫可以結舌矣。

以技驕人者。辱。以力凌人者。亡。以術欺人者。敗。以巧舞人者。窮。以辨禦人者。禍。君子與人。惟以誠。誠無不格。

錢礎曰。曰人我相對。分明險阻。在前歸之以誠。化作坦途。世界此謂一字箴。

恃其才者。必為才困。恃其智者。必受智殃。才智且不恃。況其他耶。故天不恃高。而莫能窮其覆。地不恃厚。而莫能殫其載。達此理者。乃可立于天地之中。

松漢子

六

震學堂

張祖定曰。良賈深藏。若虛。智士盛德。若愚。若龍之嘆。當復有感于斯文。

美人少子。艷花無實。英華極于外者。精氣自損于中。所以智勇必貴深沉。道德尤宜藏斂。夫天道不翕。則不能闢。況人乎。

陸子容曰。此圯上老人所以教留侯也。某不敏。竊願為王公進履矣。

毀人者。謂毀人而我可得譽也。危人者。謂危人而我可得安也。害人損人者。謂害人損人而我可得利且益也。不知毀人。人亦毀之。危人。人亦危之。害人損人。人亦害之。損之。然則毀人。適所以自毀也。危人。適所

以自危也。害人損人。適所以自害自損也。故欲自害者。必先害。人欲自安者。必先安。人欲自利。自益者。必先利。人益人。

徐松之曰。修身秘訣。處世良方。武東九曲愈入。愈深。華嶽三峯愈高。愈曠。行文家貴于層疊。以此。

積官者危。積金者禍。積田者累。積慾者亡。惟積德于人。不及知之。地無累。無禍。不危。不亡。

陸蓋思曰。排處見其文情收處。微其筆力。可稱舒而為雲。蹙而為霧。

人情苟有所欲。必有所好。苟有所好。必有投其好者。

松溪子

七

囊舉堂

然挾而中之者多矣。好貨者中以貨。好名者中以名。由此以推。莫不皆然。故至人莫大于無所好。

杜于皇曰。作子之中有立經之意。然于與氏猶因好貨好色好勇。以引齊王若無好之論。固自高人一等。

人

財者。顛倒萬物者也。知者得財而暗。愚者得財而賢。誠者得財而偽。曲者得財而直。卑者得財而僞。尊者得財而屈。聖王是以賤貨而貴德。

方文虎曰。曠懷達識。豈受此顛倒然難言之矣。

使責育與童子遇。則勇失矣。使儀秦與鄙夫遇。則辨

失矣。使毛施與魯男子遇。則美失矣。非毛施不足以侶男子。而童子鄙夫。足以勝儀秦責育也。彼不見其可動。此自不得而加也。所以有道之士。混彼此于一形。不見可欲。故心不亂。

卓有枚曰。有道之士。如璞玉。渾金。人皆見其寶。莫能名其器。吾見亦罕矣。其惟松溪乎。

媚神求福。不如為善。禱神免禍。不如去惡。不去惡而禍可免。是諱疾而望醫也。不為善而福可求。是無舟而待濟也。如是以為媚禱。神必不歆。

周青士曰。二都語于道。二何佞。于佛聖間。斯言想當易敬。

松溪子

八

囊舉堂

陶人之為陶也。取諸土而為缶。為孟。為盆。為盎。為精。粗異其質。貴賤亦異其用。浸假毀敗。所為精粗貴賤一歸諸土。而驚然乃過別其為缶。為孟。為盆。為盎。為何謂也。

汪周士曰。造物者猶有終也。而況于物乎。松溪意思蕭散。言象在形骸之外。皆由中得。故自超超元著。令人讀之。恐其易盡。

男 彌大受較

連珠題詞

吳門宋實穎既庭撰

演連珠之體倡于魏晉陸士衡葛稚川庾子山皆擅其長諷一而勑百稱名小而取類大非博綜典故洞晰經史者不能闢入其門與也吾友王子丹麓有文津一選長卿之車騎曼倩之金門詠諧笑罵無非文章其所著連珠又何其多才善舞伯仲于士衡子山之間也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其寓意遠而徵事博專詞

宋

震舉堂

尋味于斷章取義之外予無以測其所至矣

連珠題詞

同邑柴紹炳虎臣撰

連珠之製肇自東京取其儷句韵文而義多諷喻合于風人之指濫觴于班賈踵事于大陸後代詞流頗倣爲之然非才思深長道存規鑒定不能工也同邑王子丹麓好學能文爲當今英絕領袖著述滿家無體不辦比示連珠三十二首藻詞雅義崇累如貫珠其託寄尤爲雋永俾操觚之家競相傳寫亦足爲菴林鼓吹矣藉令班陸復生鳴筆角勝詎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宋

震舉堂

連珠

仁和王 曉丹麓著

吳門朱實頴既庭

會稽方 炳文虎 選

同邑柴紹炳虎臣定

蓋聞垂釣于澤。而有不餌之魚。張網于山。而有難弋之鳥。是以道德自悅。豈致役于紛華。止足能知。復何懼夫煩擾。

魏冰叔曰。淡泊寧靜。固是隆中人語。

連珠

震舉堂

尺寸之制。可以量周天。涓滴之流。可以通四海。是故以理勝者。雖高遠莫之能消。以量包者。雖衆多不窮其滙。

方輿三曰。公孫龍終為理屈。黃叔度

乃以量稱。今觀斯言。良不虛耳。

行修名立。世無可欺。身動影隨。自貴所託。是以不亂昏夜。信之非于坐懷。折獄片言。決之以無宿諾。

周澹園曰。信于平日。是至理。却從無人道。破幾將和字看壞。

朱草之榮。實生瑞木。甘泉之注。多出靈源。故流光本于積厚。嗣美必有開先。是以周王受命。肇基乃念爾。

祖于公治獄高門以待後賢

張祖望曰。似經似子。可謂可傳。

毒見乎外者。每易為測。險伏于內者。實難其防。是以性莫惡于虎豹。避之則無害。狀莫柔于狐鼠。狎之乃致傷。

鄧元昭先生曰。此章專為陰惡人致戒。讀之凜然。

道義相勗。自有日益之機。便佞與俱。即成日損之勢。故締交貴于擇朋。論品觀其取類。是以楊朱泣路。正恐岐之。又岐墨子悲絲。尤防漬而復漬。

連珠

二

震舉堂

歸元功曰。鮑魚商並不共。篋而藏以。其類異也。同心之言。使我深省。

松柏之材。培于千歲。豫章之木。知以七年。是以偉績弘功。非旦夕可效。元臣碩輔。必練達始全。

趙升遠曰。德必久而後成。材以老而始達。丹麓抱幽人之貞。良有以也。

交淡能永。君子有成。情甘易壞。小人徒厚。故寧為水以明心。無為醴以適口。是以晏嬰擅久敬之譽。管仲感知我之友。

稽叔子先生曰。崔瑗座右一銘。堪與方駕。

謙為美德。然過謙則多詐。默為至性。惟故默必藏奸。

是以帝王若知人之難明。試猶恐其漏聖賢慮。貌取之失。觀察不厭其煩。

龔仲震曰。曾中有大見解。筆下自成。大議論非淺肆翻駁者可比。

鳳凰麒麟。難見稱瑞。崑崙滄海。難量稱奇。是以道德在躬。必無淺露之態。聰明用世。常來浮薄之議。

徐蘭生日。從理學諸書探討得來。

名者實之賓。賓主自分。輕重學者思之用。體用必在兼全。是以大士堅立德之修。閉戶不求知我。碩儒獲稽古之益。單心乃至忘年。

連珠

嚴修人曰。似注疏中語。而筆致灑落。不流于迂。

炳燭之光。遇暗而始耀。舟楫之功。得水而始利。故顯晦每循于天時。通塞乃因乎地勢。是以熊羆未夢。渭水依然。釣徒越葉。既調版築。實稱帝賚。

蔣大鴻曰。深沉厚重之文。當與班揚爭席。

日漸月漬。能消膠漆之堅。潛浸默潤。或乖骨肉之誼。故是非貴持其平。言語毋忽其細。

孫無言曰。既明且遠。乃有斯言。

倚勢成交。勢傾則交絕。因利為友。利盡則友疎。是以

道勝勢而可久。義勝利而堪譽。故風雨周旋于患難。星雲相聚于平居。

兄仲昭曰。數語可括廣絕交論。熟客讀之。漸滿大宅。

嘉肴不同味。惟適口者為佳。美女不同顏。惟悅目者為美。在我務求其可珍于人。不必其皆是。是以孟子立說。後代難免刺非。孔氏成經。當時亦聽知罪。

徐竹逸曰。共高處在特立。獨行不肯作依倚語。

梁棟之木。削始可用。瑚璉之器。琢然後成。故任自然者。不足以廣學問。恣一往者。未可以共功名。

連珠

方文虎曰。不學無術。冠萊公所以見譏于張詠也。三復斯言。何必讀霍光傳哉。

以山為卑者。飛鳥凌高之智。以淵為淺者。游魚潛避之踪。故無求可以遠害。多欲必致召凶。是以唐堯一讓許由。挂瓢于箕。穎楚招三聘。接輿負釜于蠡叢。

沈友聖曰。閱歷之言。功過藥石。

石韞夫玉。山亦生輝。水含其珠。川因生媚。物以積久為寶。質以希見為貴。是以草門圭竇。高士抱膝其中。千旄素絲。大夫在駕其外。

吳方漣先生曰。自非高士。不足在大夫之駕。山輝水媚。豈徒然哉。

無米之炊。巧女不辦。無絃之鼓。妙手難施。是以物必相需。以爲用。士當操具而待時。

張祖定曰。偉長治學之篇。

良馬遇伯樂。自然長嘶。美玉遇卞和。寧甘則足。是以有志之士。傷知己之難逢。失路之人。歎泥塗之易辱。

徐野君先生曰。此等語未遇之人。不可讀讀便派下。

羽翼過美。則骸骨必受其傷。枝葉太繁。則根莖必腐。其害何則。物貴先本而後末。理貴誠中而形外。故堂堂者。難與爲仁。威威者。莫能爲泰。

連珠

張廣平日。張茂先華而不實。貽誤來世人。可不以立說爲先耶。

五

靈舉堂

是非雖有公論。獨斷爲真。毀譽豈屬定評。偏聽則惑。是故春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岳牧咨詢。臯夔所以稱各得。

鄭元開曰。既公之岳牧之咨詢。又斷之以春秋之筆削。以此相士。當無失人之嘆。

弓彈所以衛死。流而至于殺人。巫覡所以格神。漸而至于惑衆。是以凶終隙末。在轉盼之間。法立弊生。失丘山之重。

馬西樵曰。天下事事皆然。善用不善用。毫釐千里。可畏哉。

治少亂多。聖賢莫挽。貪常富異。豪傑難謀。故氣運之所結。非智力之可求。是以達人任運。視千年如一日。曠懷高寄。以四壁爲十洲。

越辰六曰。治亂貪富庸流擾擾。諒爲達士有此曠懷。

水性之下。無舟亦流。人性之善。無資亦積。是以存心利物。則于物必有所全。加意仁民。則于民必受其益。

楊長公曰。仁民利物。祇在人心。意間特貴舉而措之天下耳。

心苟能虛。萬事可集。言苟能慎。百尤可銷。是以觀于欬器。知滿者之必覆。銘彼金人。信緘者之爲高。

連珠

稽留山曰。典謨之遺音。加于風雅一等。

六

靈舉堂

設輪而行。遂成圓轉之制。布席而坐。必求方正之形。是以用舍隨時。無專主之惑。仁智互見。有各當之名。方敦四曰。善于取象。方能深于談理。易之所以勝于諸經者。以此。

風過疎竹。聲不住于竹間。雁度寒潭。影不留于潭底。何則。馳于外者。有加立于中者。無倚。是以物來順應。

事事歸于自然。叩竭兩端。空空還其本體。

陸盡思曰。脫然無累。朗朗如濯。鬼水壺。

吞刀吐火。異術驚人。剪綵染花。僞粧炫俗。徒誇罔象。

之奇難欺有識之目是以至誠御世隱怪棄而不收
真色超羣脂粉置而不著

諸虎男曰增一分偽便減一分真
矜奇務異正人固有所不爲也

生氣隨時精誠居要底蘊難窺中藏微妙是以繪花
滿紙春風不能發香像月爲圖夜窗不能留照苟徒
借飾于外觀曷若凝神于至道

毛大千曰奇思妙
語觸緒紛來

嫌疑不處瓜李當明見幾而作飲啄無患是以獨來
獨往宜尋天地之寬爾游爾休不值網羅之難

連珠

七

靈臺堂

紀伯紫曰人心本大所見者小
耳讀至此但覺天空海闊

往古來今形骸易朽注茲挹彼富貴何常是以天地
並立身務爲可久聖賢相繼有我貴于不己

陸子容曰人以富貴爲足恃而不務爲千秋之業
則此形骸不遑速朽之具耳讀此能無慨然

顧秀升曰寄深而辭麗言約而義該字字光潤語
語精微備有古詩詠興之旨捧讀再四固知作
者不苟

徐武令曰葛稚川之博喻陸內史之連珠簇簇能
新無言弗美不獨以理窟見長箴規爲要也

寓言引

毘陵蔣 鐘取鹿棋

壽引

一

靈臺堂

志怪可妄言而妄聽也雖然獸蟲草木亦又何知人
乘天地之氣蘊山川之靈優優營營昧焉罔覺讀丹
麓寓言其亦可以知所返矣昔子瞻序范文正公集
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吾于
丹麓亦云

寓言九則

仁和王 睥丹麓著

梁溪錢肅澗礎日

閱

毘陵蔣 龍駒鹿

武水顧聖美輝六載

犬

城之東偏。民家畜一犬甚羸。一夕隣火卒發。延及民家。民正熟寢。犬連吠不覺。起曳其被。寢猶如故。復踞牀以口附民耳。大呌。民始驚。視烟已滿室。急呼妻女。出室盡燬矣。民泣謂所親曰。吾家貧。犬食恒不飽。不謂今日能免我四人于難也。彼日厚享其人之食。而不顧其患難者。其視犬爲何如耶。

魏冰叔曰。有不可一世之意。則以寓言發其感憤。不獨文生于情。亦覺義形于色。

虎

子龍山多虎。土人遇者。厲聲喝之。虎卽遁去。虎嘗啣一羊。有兄弟二人並往逐。弟以左手掣虎口。張空拳連擊十餘下。羊不去口。其兄後至。持矛直刺其頰。虎乃釋羊而去。卒不傷人。蓋土人與虎狎。故視虎直與

犬豕等也。嗟乎。以虎之威。而與人狎。遂致視若犬豕。人之不可狎處也。如是夫。

吳志伊曰。痛切之言。令人憬悟。

猩猩

猩猩。猿形人面。處封溪山谷間。百十爲羣。其言妙麗。可聽。性嗜酒。且好展。人因設酒置展以張之。猩猩見其張。已必辱及其祖先。呼名詈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耶。我今舍而去。奈我何。已復羣聚。飲卒大醉。取展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夫嗜慾之易昏也。知其危而

寓言

二

禮學堂

故蹈之。豈獨猩猩然哉。

顧輝六曰。語近詼諧。意本道。德多欲者。當書紳而誦。

蜂

蜂之族繁。惟蜜蜂質小而微貴。能採取百芳爲醴。資益多。益恐不足。出者入者。訶訶然也。久之。人利其醴。焚火攻之。蜂迫。舉其族遠竄。盡棄其所畜。積悉人剝。割人不少憐。向使其所取。俾足以給食。而畜之不甘。且多無利于人。豈有斯患哉。貪不知止。以傾其藏。又誰咎也。

錢礎日日奴輩利吾財金谷園不知誰有此段真守錢人紅爐點雪也

蟬

蟬托高樹。其聲嘒嘒。莫知所止。聽者生厭。使童子伺竿而承。猶援之也。嗟乎。蟬吸清風。飲甘露。與世無爭。而又得美蔭。自爲無患。惟不能靜。黑遂爲人所不容。況乎處卑下之地。而日欲與世爭。其短長。其不以喋喋招厲口之凶者鮮矣。

朱既庭曰辭意曲暢勝讀金人一節

蠹

寓言

三

震學堂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覺蹙然。類蝥蟥。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浸假蛻爲蝴蝶。文彩陸離。栩栩然翩翩上下。方其蝶也。不知其蠹也。亦可謂變之善者也。人之一生。自少而壯而老。凡數變矣。慎毋終其身安于爲蠹斯可哉。

范文白曰行文亦復作翻躍之勢可謂變益工

松

松之性直上。雖數尺自亭亭也。有人孩之盆盎。置之華屋之內。屈其枝。縛其節。灌之泥之。蓬蓬如偃蓋焉。

非不取悅于人。然以祝夫岫嶺之間。干青雲。凌碧霄。矯矯鬱鬱于嚴霜積雪者。相去何如耶。噫。士君子之失身于人。亦猶是爾。

蕭取鹿曰蒼鬱之色露其筆端觀其立言卽可以想見節概

蕩

蕩依樹蔓生。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其子赤黑色。味甘美。過者愛其蔥鬱。若忘其在樹也。一日工師入山伐樹。蕩與俱。雖有愛者。不能爲之計。因嘆。蕩能自植。何不可永其天年。卽不然。憑于山崖石壁。亦得以長。

寓言

四

震學堂

享雨澤。乃委身樹木。以致橫罹斧斤。然則天下亦何者可不慎所憑依耶。

陳叔峯曰蕩蘿依于松柏依之善者也而反因以召斧斤之厄君子所以貴獨立不懼也升麓立身介潔其所謂慎所憑依蓋以指點流俗耳

棘

終南之山有棘。滿徑骨柔而刺密。觸之者恒膠結不可解。不受傷。不已。人畏其刺。咸迂其途避之。一人義形于色。褰裳而入。欲節節而斷之。孰知左斷于指。而右曳于臂。下鈎其裾。上牽其袖。慙已甚。君子曰。斯人。

之疾惡是已。疾之而不以其道。苟挾斧斤求其本而艾之。何棘不去。

陸冰修曰語語古峭

非近代人手筆

任青際曰天下滔滔舉目荆棘松溪殊有拔本窮源之想

子厚作三戒刺依勢以干非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者松溪寓言九則取類博而用意微于守身處世之道尤三致意直欲上擬漆園豈徒俯視柳州也

慈水姜宸英西溪跋

寓言

五

霞舉堂

男 爾大受較

看花述異記序

永城練貞吉石林撰

唐人周素行記述牛奇章絕奇之遇美麗集于一庭而未嘗及花宋人洛陽名園記表著一時豪貴家園墅卉木之盛而未嘗及于美人丹麓負奇高隱寓情于花而合羣葩衆艷發爲文章直兼兩記之意而出之足令前人無色嗚呼園無名花不異有各花而無丹麓之遊無丹麓之遇亦不異有丹麓之遊之遇而無丹麓之高文以記之亦不異然則園花也丹麓之練序

一

霞舉堂

遊之遇也丹麓之文章也固無不異者豈特一遇之異爲足傳述哉讀丹麓之記者莫不伏其上掩古人而其寄托高懷以視古人又何如也丹麓殆未易量矣

看花述異記序

杭州諸九鼎駿男撰

昔林子羽夢入瑤華洞天洞主小女芸香延入天葩軒云其父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備帝覽子羽詩尤所深賞嘗作絕句紀之云天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長想黛眉青予友丹麓嘗作戒折花文遂爲南嶽夫人所賞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豈文人才子之作雖已見重于人間而尤珍賞于天上耶但丹麓諸序

霞舉堂

所晤諸姬是花是人猶費人解善乎夫人之言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始知花能解語人比蓮花是假是真總非夢幻予更語夫人王郎述異一記爲煩花藥夫人特錄數通于百花箋上令散花天女散向人間庶天下惜花人見之知愛惜名花有此福果卽云是王郎說法亦可詎獨如子羽之夢徒托虛文已也

看花述異記

仁和王 暉丹麓著

永城銀貞吉石林

吳門黃 始靜御

同郡諸九鼎駿男校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遜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男女遊觀者日以百數是月十八日子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畱飲飲竟月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穴人弟子黃令微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迂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子行子不得已

霞舉堂

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翳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麗麗。偕遊樹下。見客亦不避。予嘆息良久。花姑曰。此霍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卽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看花述異記

二

霞舉堂

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遠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令帶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情多。慙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殷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看花述異記

三

霞舉堂

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碎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掠髮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退。既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嘆。花姑曰。此永新

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人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

看花述果記

四

霞舉堂

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于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韵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筆。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

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砑羅褰。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須乃調官商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韵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

看花述果記

五

霞舉堂

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箏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聲

要。耿。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
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
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
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
歿。遂。嫁。郗。璠。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
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轉。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
執。板。當。席。顧。盼。掠。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
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儋。父。
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

看花述異記

六

霞舉堂

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
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
秋。子。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尚。未。見。絳。樹。也。絳。樹。
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
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
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
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
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
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

故。以。神。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
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
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自。愛。仍。命。
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
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
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
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
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華菴曰具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

看花述異記

七

霞舉堂

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于。古。
艷。寬。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子。
李。夫。人。臨。邛。道。士。之。子。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艷。異。編。
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行役日記序

西水徐士俊野君撰

今夫人孰不願不朽其親哉生榮死哀勒石誌墓正所以不朽其親者也然欲不朽其親必先求不朽之人與不朽之文然後吾親能藉以不朽乃今之爲人子者不然倩庸人手筆托以貴顯尊銜自以爲不朽其親矣孰知彼貴顯者未嘗素號能文不轉躬亦與草木同腐尚能不朽其親乎王予丹麓深鑒此惡習於其尊公之歿不憚百舍重繭乞鴻文椽筆於名公

徐序

一

霞舉堂

卿之門以不朽其父故之陽美之毘陵之梁溪之吳門之松陵武塘所到之處大人先生無不禮爲上客而丹麓猶如焚柴在疚不赴燕會不貪看山水不多訪友朋孜孜汲汲惟以得佳文爲事大人先生亦多鑒其誠不數日俱脫稿奉贈往還浹月時予適偕行閱其所撰日記雖不赴燕會而其中酬酢之情具見雖不貪看山水而寓目者靡不徘徊雖不多訪友朋而往來贈答畱連不已至其白雲之思無日去懷卽古所云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若

丹麓者近之矣夫古人有年譜有日記年譜爲終身之紀載日記爲終歲之箋題若夫偶因一事奔走三旬挑燈而書含毫而索則丹麓之所獨也曩見尊公瑞虹先生甚愛丹麓足不令出戶外間以他事入城亦曾不信宿畱豈知今日之跋涉山川不遠數百里也哉蓋古之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以作爲詩歌感懷風雅今之孝子行役正欲不朽其親是以托諸記載垂示後昆其行役不同而孝思則一予因偕二三知己從東付梓謂此一編可以教孝若只作遊記觀

徐序

二

霞舉堂

則失之遠甚矣

行役日記引

玉峯許 虬竹隱撰

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而知古人一舉足屬目間
孝思油然而發真風真雅惟此種子吾友丹麓仁粟
甘肯生能盡養文名才望無忝所生而於讀禮時又
務欲不朽其親間闢遠陟乞言表章烟霜山水疑慕
兼深望白雲而延佇一語足概是編以之踵附三百
篇後復何愧焉

請引

霞舉堂

行役日記

仁和王 睥丹麓著

晉陵莊同生澹菴

鄢陵韓則愈秋巖

玉峯許 虬竹隱較

予生平足跡未越里閭甲寅七月不幸遭先君
子之變卜塋有期猶虛墓石願不遠千百里以
求四方之能文者嗟乎先君子而在豈忍予小
子一日離左右哉

行役日記

一

霞舉堂

九月廿七日別靈帷偕徐野君先生登舟出北關經
拱辰橋憶先子募人沒水取石處愴然久之晴日
風微遠望諸山皆歷歷可指老樹初著霜青黃紅
碧錯雜如錦岸塘蘆荻交蒼都足增人愁思比至
伍林漁家燈火已隱隱在柴門矣是夕泊唐樓市
口

徐竹逸曰風止雨收則

霞澄鮮是其文境

廿八日枕上聞鳴榔聲推篷起視殘月當窗明星猶
挂樹杪行數里山鳥乍鳴木烟肆起日初出如火

輪朝霞爛然。又行數十里。都無山影。雲樹蒼茫。一望無際。亭午抵石門城。自此去家漸遠。言念我父。惟有望白雲而延佇。申刻泊石門鎮。岸上人家。門前盡堵短垣。懸梯于樓。以通出入。聞兵至。卽做梯。人踪俱絕。民不聊生。如此可爲一嘆。

周立五先生曰。當日民艱形之筆墨。可作監門圖觀。

廿九日。雞鳴。經皂林斗門。侵曉。白霧漫天。共水一色。幾疑行舟誤入天河。日未中。泊三塔灣。偕徐先生登景德寺。遇曉堂上人。延至金明。尋晦巖禪師不

行役日記

十二

霞舉堂

得便道。過曹侍郎倦圃。侍郎方馳驅王路。園丁局戶不納客。徑冷亭空。祇聞木落去而之。放崔洲洲在鴛鴦湖南。蓋故相國之孫。朱葵石刺史之別業也。朱公聞予輩至。迎入閣子進茶。攬勝園林如遊仙境。歸過烟雨樓故址。因感興廢無常。不獨此一樓也。暮宿秀州城北。念及靈惟有燒月盡錢之例。不及與家人同哭爲之黯然。

吳天石曰。興廢無常。語動人無限低迴。

十月初一日。大霧。數步外人舟不辨。曉發杉青閘。舟

行。往往相觸。霧止。望王家溪。樹影迷離。邨烟斷續。扁舟布帆。搖曳黃蘆碧水間。惜不解六法。寫其圖以示人。尋抵平望。此南浙分界地也。徐先生有詩云。一望平如掌。波開似鏡明。江南從此去。莫動故鄉情。爲我誦之。不覺意消。晚次吳江。楓落吳江冷。昔人傳爲美談。由今以思。祇足深風木之悲耳。

史雲臣曰。山川草木皆動孝思。正不必問蓼莪之篇。始爲感愴。

潘元白曰。中引野君絕句。可當詩話一條。

初二日。風作。隣舟有張帆者。恨不向馬當神相借。片

行役日記

十三

霞舉堂

刻到荆溪也。經寶帶橋。水勢洄漩。始信半入吳江。半太湖之句。薛蕙英大是可兒。環吳城而行。烟火萬家。魚鱗相接。間有畫船遊女。猶作太平景色。過山塘市肆。多列盆花。菰菊且有數十種者。櫓搖背指。令人輒想王弘抵虎丘。徐先生振衣先登。招呼往曲徑迴廊。步步引入勝地。千人可坐。悟石猶存。安得生公再來說法。度盡世間。殷後遠眺。修竹茂林。菁蔥滿目。忽憶陸姑詩。瞻望弗見。含泣下。舟舟人莫不怪其來之速也。出許墅關。關役索錢。空舟

不免登新例亦稅愁耶。

任青際曰雅人高致觸目便成佳話相其筆端真覺神儀嫵媚舉止詳妍

初三日乘風破浪差快人意舟過惠山欲停不可得

惠水爲天下第二泉使人不易飲如此家僅從小

舟沽酒至徐先生開尊引滿不覺陶然昔先子嘗

謂飲惠泉酒如嚼梅花清香之氣沁入心脾今日

方辨斯語惜不得爲先子進一觴也舟尾二童子

指點風帆相戲一日如飛鳧一日如列陣往復不

已徐先生聞之笑曰渚瑱蒲帆如一幅詩家自有

衍後日記

四

霞舉堂

定論二童爲之息爭申刻抵橫林卽纜舟不行夜

有戒心竟不成寐

吳牧吉日梅花句足令步兵神

往覺椒芳玉液尚遜一籌

蔣京少曰因惠泉而念

先子可謂飲水知源

初四日昧旦聞吳歌與欸乃聲相雜隨命舟子放舟

雨滴篷窗衣被欲濕行數十里始達毘陵郡城遠

西門經海烈婦祠雨不能謁夫海氏不過一庸俗

人婦耳守貞以死遂廟祀千秋人貴自立豈獨婦

人宜然哉日將晡天忽晴朗由了河橋行數十里

河直如弦岸高于河丈許黃茅白葦兩岸叢密蓼

花映水野菊迎風紅樹當返照如血如火及暮有

慈烏數陣自西南來投入林杪飛鳴不定嗟乎烏

能反哺子欲養而親不待矣至坊前乃泊舟雖見

一彎新月難解愁眉

莊澹菴先生曰河直數語藻色絢披直是以文代畫

初五日四鼓發舟冒霧行三十里午後抵陽美東門

入城訪徐君竹逸托以先子傳徐君見予至喜甚

隨命家僮移舟入西關又強要行李于其家予不

衍後日記

五

霞舉堂

從使凡三返慨人情趨熱冠蓋至逢迎恐後至于

布衣韋帶之士避之惟恐不遠有不得已見者亦

戒關人後此勿再入此客而已若徐君者可不謂

賢乎哉詢知史遠公孝廉已作古人遠公逸情雲

上書書雙絕往歲來杭以詩文贈予亦復斐然不

期相別二年遠成隔世失此良友能無感懷是夜

大風截鏡飄舟里許及覺乃復故處

吳伯成曰借敘事寫

出交情古趣確確

初六日晨興正擬走謁周立五先生乞誌先子墓而

先生已枉車過訪矣。已登堂後。其遣使相邀之。往返亦如徐君也。先輩禮賢好士。高風真不可及。折東相招。固辭得免。飯後同徐先生步城上。閒眺西沈波澄。如鏡紋細。如穀。令人作西子湖想。過蛟橋。卽周孝侯斬蛟處。孝侯以一念自新。受學士龍。遂能生爲名儒。死爲正神。禮祀至今。不絕人。亦何可以不學耶。是日徐君竹逸。吳子天石。枚吉。潘子元白。先後至。元白餽鹽不受。又史子雲臣。蔣子京少。偕來。各貽詞刻。史集名蝶菴詞。蔣集名梧月詞。

衍復日記

六

霞舉堂

杜于皇日新蛟一段。感慨歷落極力發揮。孝侯總以勉人爲學用意良厚。

初七日。風雨滿船。始識旅人愁味。乘暇評徐君竹逸古文詞。吳子天石適至。賔以善卷山房詩集讀之。足散人懷。午後同徐先生飲。願息齋。徐君著書處也。泉石幽閒。頗饒逸致。薄暮。又爲周太史招飲寶誠堂。出令嗣聖濤聖涵相晤。促坐談文。燭盡始別。予以新喪爲誌墓之文。遠行數百里。譙會雅不欲與。而兩公厚意殷勤。十餘辭而不得。雖飽德醉心。吾重負疚矣。

鮑讓侯曰。賢主嘉賓各有至意。一經寫出。令于載下。猶想見其人。

初八日。密雨。西風吹面。頓生寒栗。吳子枚吉冒雨過舟中。論文頗快。史子雲臣。蔣子京少。並以是日招飲。固辭。蔣子復貽梧月山房詩集。且餽以鹽。祇登白粲泉酒。真所謂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者也。史子亦享多儀。園栗嘉魚。受之以誌高誼。午後周太史躡屐登舟。手送誌銘。捧讀不勝感泣。

陳集生曰。飲食教誨感及友生。雅人深致。溢于言外。

衍復日記

七

霞舉堂

先子傳者。徐君竹逸也。送詩文全集者。周公立五。任君青際也。送詞選者。潘子元白也。送贈詩者。周公。任君。吳子枚吉。周子聖濤也。送贈詞者。徐君。以及史子雲臣。吳子天石。蔣子京少也。送佳筵者。任君也。送佳筵佐以芥茗。宜壺者。周公徐君也。送佳筵。併香盒花瓶者。吳子天石也。兼送白粲者。周公也。凡此皆予之所不敢忘者也。舟纔已解。陳幾士農部肩輿過訪。匆匆不及答。但有悵然。是日放舟出西關。宿于北門。任君潘子招飲。金却之。

錢礎日曰敘次錯落有闕
參差匪見追遞之致

葉林屋曰文法似從
昌黎書記得來

初十日荆溪曉發。重經何橋坊前諸路。霜紅益濃。風
催落葉。如蛺蝶紛飛。細雨廉纖。道滑不可步。舟人
牽百丈行。叢葦欹橋。同每至傾仆。陶公有言。彼亦
人子也。無財作力。乃至于此。予向藉先子之廩。從
不問生產。今已矣。後日正未知作何狀耳。悒悒坐
艙中。徐先生徧陳諸公所贈詩文。勸予同閱。因嘆
人才盈海內。彼一得自誇者。直井底蛙也。薄暮抵
行役日記

行役日記

人

靈舉堂

毘陵市肆懸燈。熒熒如列星。映入水中。又如數十
火珠。蕩漾河底。夜宿龍嘴。客被生寒。不知是日已
立冬矣。

尤悔菴曰亦目前景爾描寫便成
異色作賦才當不讓相如子雲

十一日入城訪故人。則陳子椒峯。惲子正叔。皆已先
我出遊矣。訪莊潛菴太史。又值掃墓未歸。當霜露
既降。人人皆起悽愴之心。獨不孝猶客他鄉。先子
墓前未能潔俎豆以供祭祀。濡滯之罪。尚忍言哉。
因待莊公。覓渡橋為停一夕。孤舟夜雨。殊不堪聽。

錢宮聲曰霜露凄其倍切他鄉之
感孤舟聽雨尤增筆底悲涼

十二日大雨。莊太史走臨河干。喜溢眉宇。強予信宿。
予不可。願更以永今朝。予又不可。公笑曰。何若是
忽耶。因賦詩有未盡。菊。花猶在。徑舊藏竹葉。可銜
杯。暫畱一夕。停雲棹。莫遣長年故。故催可謂情見
乎辭矣。棘人樂樂。終不敢效平原故事。遺予薔蘭
一雙。又題詩曰。願將芳草充香佩。况屬同人利斷
金。同心之言。三復令人感。惻復贈妙書二大。幅。翰
墨生香。疑有龍賓。神行其間。白粲泉酒。辭曰。餽贈
誼不能却。受之。放舟簡所惠書。則有潛菴詩鈔。黃
海紀遊。宛陵酬贈。陽宅秘傳。蘭語諸刻。貧兒驟富
真不減子瞻見史記時也。天色陰晦。日始哺。榜人
苦不肯前。仍在晉陵城南止宿。

吳小修先生曰文境
透迤筆情灑落

十三日雨早起。歷橫林。落社。潘楓鋪諸處。望錫山。白
氣如蒸。峯巒瀾漫。不可辨。近惠山。雨甚至。舟子不
肯停。予強止之。與徐先生冒雨上惠泉。坐憩亭子。
泉根深細。如泛珍珠。瓶罈爭汲。未見其涸。蓋其源

行役日記

九

靈舉堂

潔者其流長也。入鄒園。迴廊曲沼。嵌石飛梁。半雕
頽毀。猶極可觀。不知當全盛時。如何奇勝。登鍊石
閣。前對錫山如屏。後列惠山如供。几松風塔影。時
來窓牖。遊其中者。樂而忘返。無怪先子嘗向予稱
說是園也。經春中澗。古樹槎枒。根穿石罅。蟠結如
蛇。如虬。復入惠山寺。寺極壯麗。石橋側有朴樹一
章。苔蘚斑剝。天矯如龍。形風雨之時。直恐飛去。還
舟烹茗啜泉。不覺已暮。泊城西宿焉。

趙山子曰。隨境點染。都成佳趣。昔人謂蘭亭不遭
右軍。則清滿修竹。蕪沒空山。茲三吳山水何幸。

行役日記

十

霞舉堂

復遇王
郎耶

十四日晴。入城訪錢子礎。日。留飲十峯草堂。且出其
諸公贈言索句。予以新喪有戒。未遑也。聞黃岡杜
子于皇亦客于此。遂往相見。古貌古心。洵是吾黨
碩果。後得其變雅堂集讀之。文體高卓。始嘆名下
固自無虛。陳子集生知予至。不暇修刺。疾行至舟。
握手相勞。曰。久別故人。無恙耶。能作數日盤桓耶。
予謝不敏。因詢及三吳名彥。一一為我品論。如決
下流而東注。昏黃始別去。是夜宿西水關。挑燈閱

錢子詩選文集。史論諸刻。喜躍忘寐。

吳開璋曰。古人以朋友為性。
命丹旆于此。興復不淺。

十五日晴。謁吳伯成大令。大令故好客。然曾無為我
作曹丘生者。一見便解囊相贈。所謂文章有神交
有道信非虛語。杜子于皇。鮑子讓侯來。讓侯并有
心遠堂詩集相貺。間咏一二首。清秀絕塵。其殆詩
家之王孟歟。已復雨。至黃昏始露月色。則已圓如
鏡矣。月缺重圓。父其能再見耶。陳子集生至。始
知劉子震修。覓子舟不得。興盡而返。蓋予初泊中

行役日記

十一

霞舉堂

市橋也。

顧茂倫曰。到處逢迎。丹麓固應得此。
然大令好賢之風。當世罕有其匹。
徐松之曰。舉頭見明月。低
頭思故鄉。有此情景。

十六日。辭鮑讓侯。孝廉之招。與陳子集生別。集生贈
予友人詩詞。凡七家。不啻瓊瑤之投也。將午。去梁
溪。細雨濛濛。踞坐篷底。間窺所過諸地。混茫如夢。
中遊晚泊望亭。聞隣舟有故鄉音。詢之。則叔氏次
常也。思我父不可得見。忽見諸父。如見我父焉。不
禁悲喜交集。

吳弘人日見叔如見父人情平連雨
篷窓有此邂逅遂使文淵層疊

十七日由游墅關復經虎丘雨滑不可上繞城行二十里入葑門訪袁子重其重其故吳郡所稱袁孝子也堂懸母氏吳太君像名人題咏纍纍如珠積成墨跡手卷五十餘軸以布衣顯揚其親至此可云極盛予對之殊有愧色畱飲臥雪齋遇葉子林屋葉方有詩觀一集之選力索予詩篋中適無新稿以舊刻應之昏黃相別下舟宿新石橋

顧樵水日顯親以文覺性鼎之養隆平後矣無愧袁子者正在升旌

行役日記

主

震舉堂

十八日雨如注不能訪友晤尤君展成于袁子座上予未歸尤君已過舟相訪矣少頃有急足持三寸刺冒雨而至者為錢君宮聲襜帷盡濕衣履皆沾若二君真以文章為樂事以朋友為性命者不然何遂不可遲遲也尤餉程儀返璧拜受述祖詩李白登科記二刻因想狀元未必皆才而有才者又未必皆中狀元此古今所同嘆今忽以狀元被之李白得毋以才如李白始無負此狀元乎與徐先生讀之共為叫絕不忍去手是以辭袁子之飲夜

過半舟婦生子聞呱呱聲益深劬勞之痛

顧樵六日二君固篤于交道然非丹麓未易得此于二君古人贈綈獻紵良有以也

十九日先子棄我已百日矣忽憶及此恨不得長跼几筵問一滴曾到九泉否其又何敢以杯酒重累友生錢君宮聲雖有約弗赴也從齊門過花溪訪徐健菴太史歸別尤君展成袁子重其重其授予高季迪詩一卷猶見吳郡蒞哲典型將解纜蔡子九霞飛檣相畱不及待放舟宿城外

曹顧菴先生日一飲酒不敢忘親可稱篤孝雨中僕僕舟次依依乃知前哲典型後人風雅正堪

行役日記

主

震舉堂

照映

二十日曉發姑蘇道中田禾猶多刈而未起者淫雨若此農家不知何法以應催科至吳江忽見有物如虹橫亘天木子深喜是物必能截雨逼視則長橋也當橋之中有亭名曰垂虹擬似頗佳惜不能畱詩而去登屋訪顧子茂倫茂倫丹黃滿天下相見恨晚舟入西門過趙君山子堂中猶見盆菊十數本花耐晚節而人多不能享晚景何耶舟始定吳子弘人見訪為同過令叔聞璋饒雲館桐葉滿

徑竹、蕭蕭、架、上、紫、藤、蒼、條、古、幹、非、百、年、以、內、物、
入、座、則、襲、沉、香、烹、芥、茗、談、有、餘、樂、移、時、相、對、鄙、客、
都、消、

曹掌公日從香虹寫入吳江風景便有畫意詩情
其所訪之人所過之處無不生色中帶晚景一
語含奇
尤深

魏孝儀日標峯虹外置嶺
雲間一往絕非恒境

廿一日侵晨吳小修觀察見過隨同趙君山子招飲
詞極誠懇力辭始許可後登觀察傳清堂乞作先
子哀辭觀察欣然至引為分內事趙君脫于江左

行役日記

古

震華堂

三大家詩選三大家久為風雅主盟今皆淪沒讀
其詩不勝悽惻吳子聞瑋弘人又為予徧索林下
松陵兩詞刻龍門令沈君文人知予好慨然出二
書相授以未嘗謀面之人而忽當金錯刀之贈欲
報愧無英瓊瑤耳是日雨稍止宿大倉橋

徐野君先生日惻然之誠著
作之事處處感動友朋

廿二日喜晴吳子聞瑋弘人招飲辭之二子暨趙君
又為予題小像如被僮父以華袞頓改舊觀午後
山子弘人小修詣公堅拉過飲傳清堂晤吳子屈

遠、肩、遠、蓋、觀、察、公、今、嗣、也、讀、其、試、草、益、令、人、嘆、家、
學、之、妙、抵、暮、方、歸、夜、復、大、雨、

廿三日早起吳子弘人為趙君山子邀飲隨偕徐先
生過雅言堂坐未久雨亦霽忽徐子松之同顧子
茂倫樵水至且言近在吳門偶聞吾子臨歛邑不
憚星夜馳歸圖一面也既見喜甚惠以詩風是集
網羅千百家備極一代之盛但屬予里句未免為

蒼蠅之玷耳吳子聞瑋亦來出其夫人所書聯語
鏡、鑾、看、並、舞、釵、燕、愛、雙、飛、寄、贈、子、內、詩、字、雙、絕、不、

行役日記

主

震華堂

愧大家有頃觀察公賁哀辭授子情文兼至讀之
幾失聲遂與諸公言別茂倫欲倩樵水立寫予兩
人歸舟圖兼列諸公走筆惜別詩匆匆解纜不及
拜嘉祇受山子詩扇并雅言堂詩稿藏之什襲是
夕宿吳江學前

張祖定日蘭交松邦分義相
投今古賢豪如出一轍

廿四日舟遇逆風見楊帆者未免生妬徐先生解之
曰我自處逆于彼何與彼自處順于我何關然則
我輩潦倒泥塗正不當徒滋怨尤也過營廬湖水

色澄鮮。日光照耀。如足練。扁舟遠漾。又如落葉之乘順。流行未數十里。雲葉四垂。天氣昏黑。不得已宿王江涇。夜夢先子。爲雨聲所驚。悲愴欲絕。

方渭仁曰。數行中敘事議論。言情寫景。無不各臻其妙。而融化和無迹。洵是作手。

毛會侯曰。於拂逆處尋出和平可。

廿五日。曉過金橋鋪。立船頭望初日。光芒四射。水面浮金閃爍。不定。尋抵嘉禾。問朱買臣墓。乃在東塔寺後。古木陰森。流水淒淒。惜不得展拜。僅遙瞻塔影。如見古人。已入武塘道中。有長楊參天。臨溪如

行役日記

去

霞舉堂

畫不。知爲誰氏佳城。使我對之。急動窺窬之想。午後進東門。尋柯子翰周。不得。過魏里。謁魏青坡先生。求誅得晤。令嗣孝儀。暨顧子輝六。時已暮矣。歸舟宿東門木橋下。

陸蓋思曰。沿途風景。隨處煥然。古今人多。

少土。饒頭即取。兩則點綴。頗生感慨。

廿六日。冒雨謁曹顧菴學士。聞者辭以往雲間。歸舟未幾。忽見閣者。踉蹌來曰。主人故在。頃誤回尊客也。立請予行。復買小艇詣學士。載拜乞先子墓表。學士領之。旋出佳箋贈予。讀其詞。益是去年立夏。

日同醉。白蘆思集。予齋所作也。倉卒之聚。猶復不忘。托諸歌詠。真有心人哉。別去。令嗣掌公。達夫。小阮。昇士。均造舟相顧。且召以飲。適魏子孝儀亦有

約。金不能赴。魏公貽青城詞刻三卷。得觀唐宋遺音。午後。放舟去魏塘。舟子不識路。行至初更無宿處。曠野茫茫。孤舟獨泊。徐先生詫爲險絕。

許竹隱曰。敘得離離合合。往往來來。并及隔年情事。何等周匝。讀至一結。陡峻非常。始悟文心之妙。

行役日記

七

霞舉堂

廿七日。朝雨如傾。烟樹模糊。絕類米襄陽筆意。至五龍橋。水勢湍急。風忽起。飄篷如箬。人力不勝。舟遂作數次迴旋。舟子盡力。始得出橋。離橋不數尋。風益烈。雨大如拳。水波高尺許。時掀舟有欲覆狀。望三塔寺。只數丈。屢進不能過。夜阻三塔灣。聞風聲如萬壑松濤。凜冽不敢臥。

牛潛子先生曰。白浦碧。

翻紙上猶能駭目。

諸虎男曰。小小三塔灣。不啻瞿塘三峽。非是形容。適當人生險阻處。亦祇在咫尺間耳。讀之駭然。廿八日。風掃積雲。天氣清朗。日出過斗門。舟中無事。錄誌傳哀。辭諸副墨。言言切實。試聽誦靈前。先子。

必當稱快也。抵石門鎮。西日漸低。及至縣城。門已閉矣。欲爲重其寄吳君書。不可得。生平最恨殷洪喬輩。不謂今日迹頗相似。然天上不少鴻雁。終當覓便羽以報袁子耳。舟泊驛前。

徐武令曰。此處漸漸收拾歸心。卽寄書一事。足徵誠篤。

廿九日。四鼓鳴榔。辰刻卽抵西水。徐先生欲別匆匆。彙集遊草。得序三首。詞三首。詩五十一首。殊不負此行。惜予仰企雁樓幾二十年。往返兩經其地。而不獲望見想元龍百尺。固非牀下人所得至也。晚

衍役日記

丈

霞舉堂

抵家門。聞哭聲徹戶。益又值小盡之日。趨向几筵。

叩首長號曰。兒歸矣。嚴君何往乎。

兄仲昭曰。一結悲愴。欲

絕能令讀者霑襟。

總評

丁荊園先生曰。此記妙在段段關着先人間爲點染。沿途景色。總是觸緒成悲。絕非尋常遊記手筆。

柳靖公曰。描情寫景。俱極古雅。而一種悽惻之音。能令青衫欲濕。使王真見之。不必三復蓼莪。

勞之句始滑焉出涕也。

叔驚瀾曰。遊屐所臨。都成佳話。讀之一似柳州諸記。

叔聖濤曰。乞言遠方。以不朽其親。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閱行役日記。雖極友朋之樂。山水之趣。而顧念劬勞。未嘗須臾釋。宜其到處逢迎。觸緒悲愴也。讀之惻然。固可使蓼莪俱廢。

男 彌大受較

衍役日記

九

霞舉堂

快說續紀序

玉峯許 虬竹隱撰

快說性情之書也以不經人道而事在眼前者斯稱
雋永丹麓此編愈出愈奇愈奇愈快愈出愈平愈平
愈快卽愁悶之中對之罔不仰首絕纓悠然欲風生
兩腋者是則丹麓之所快卽予之快予之所快亦卽
天下人之快惟丹麓能贈人以快也且爲丹麓下一
轉語曰贈人以快不亦快哉

詩序

霞舉堂

快說續紀

仁和王 暉丹麓著

鍾山黃周星九烟

選

晉安林雲銘西仲

山陽黃之翰大宗定

兀坐雨窓愁懷如結天不可寄地不可埋謀之
於客求所以釋之客曰愁者快之反能快則愁
自釋矣因約舉聖嘆所說快事數則予便欣然
客曰未也請爲子續廣引博喻錯雜無端說未

快說續紀

霞舉堂

竟已不覺眉軒而袂舉客更欲窮其說予曰止
止樂不可極願畱有餘以俟後人之欲釋愁者
夜半初醒捫心偶無一事靜聽鐘聲冉冉從雲間度
不亦快哉

黃九烟曰李宓自言吾獨立于世顧影
無儔而不懼誦此可想古人心境

數人在座獨兩人好爲鬼陣爭刦叫囂喧不可耐一
人遽起掀其枰盡擄其子納套中不亦快哉

徐子能曰是撞碎

玉連環手段

遠方之友不見且數年矣有傳其已死者一夕叩門

聲急出視正其友也欣然把臂痛飲高談不亦快哉

黃大宗曰眉山謝表有云人皆相傳爲已死

臣亦自厭其餘生讀此一則亦頗不厭

高樓月色苦爲隣家樹陰所遮一日忽聞折裂聲隣

家樹已爲大風所折矣少焉月出清輝四映不亦快

哉

許竹隱曰月中樹色婆娑雖復不惡終不若長空

無翳爲快昔人貪看清輝作砍桂想正是可人

繞砌尋詩忽得佳句不亦快哉

陸左城曰王維索句走入醋

錢不遇大厄安得大快

盛暑鬱蒸數日夜不能成寢忽然風淅雨過几簟生

快說續紀

二

懷舉堂

涼一枕黑甜酣有餘適不亦快哉

汪周士曰自是

義皇上人語

避暑山中科頭赤脚憩松陰下聽石澗流泉時與松

清相激發不亦快哉

洪昉思曰幽情恬曠

較勝赤脚踏水

故人遠別寤寐爲勞一旦忽接千里音書不亦快哉

柳靖公曰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千里

懷人忽傳尺素想見開紙如覩面時也

看人倚馬作數千言不亦快哉

董異子曰此袁虎所以見重于桓公也若曹操

之于楊修黃祖之于禰衡正不知何等勝勝

達官家多畜女伎聞某伎有殊色漫作詩懷之不料

爲達官所覺忽折柬相召命殊色出拜曰君欲是乎

便與偕去不亦快哉

沈漢儀曰忽發狂言自覺豪氣

蓋世顧安得此解事貴人

願從坊間盡收爛臭時文不論新舊一概焚却不亦

快哉

吳琰符曰借祖龍一炬廓清蕪穢

有功聖賢不淺然安得此快事

市兒負逋歷年多已忘之矣一日忽登堂致謝盡還

所負不亦快哉

快說續紀

三

懷舉堂

姜宜貽曰市上無負

心人那得不快

七八歲弟子周旋中禮問故事應對如流不亦快哉

俞季梁曰何物老

嫗生享馨兒

適欲詣賓囊內無錢正躊躇無策婦能善解人意剪

韭烹葵佐以旨酒亦不暇問其脫簪與截髮也但得

佳客盡歡而去不亦快哉

姜非載曰座上客常滿樽

中酒不空有此情況

席中遇苛底糾纏不休正難擺脫忽令盆告完不亦

快哉

張祁定曰苛政告竣心口俱爽正須浮一大白○
如欲恭梓焚時文俾肯底皆眼前至快事未經
人道松溪一爲
拈出真是絕倒

統務子弟估勢橫行鄉里莫可誰何一旦忽聞其父
兄罷官死矣不亦快哉

翁屈子曰兒輩所倚者冰山
耳見晚日消快心欲絕

連日積雨重雲蔽天一夕已臥忽見月光射窓隙急
起推窓視之萬里無翳長天如洗月照樹林都成瓊
玉不亦快哉

魏再平日謝莊月賦數語括之
讀此每作乘風歸去之想

快說續紀

四

霞舉堂

猷歲以來風雨不輟閉門讀陶徵士詩不知戶外有
酬酢事不亦快哉

張我持曰猷歲酬酢竟夢爲勞
惟以陶詩了之殊快人意

長日欲眠蟬聲正沸心煩意亂莫知所適忽有一鳥
不知何處飛來尋聲而捕不遺餘種空林寂寂遂得
穩臥匡牀不亦快哉

沈通聲曰欲求靜趣蟬聲爲煩
以蛙鳴當鼓吹者豈非偷父

秋風新到木葉始落振衣登千仞岡頭一望無際迴
視此身幾欲仙去不亦快哉

陸子容曰李白登華山曰此間呼吸
可通帝座自非仙才莫聞快語

天氣極寒擁爐斗室觀書小倦飲以醇酒數杯便醉
通身怡然試問途人亦復苦寒否也不亦快哉

張砥中曰如此驅寒
一斗不足多也

秀才應歲試磨卷已畢展讀數過頗得意不亦快哉

蔣波澄曰閱歷
語故自佳

自刺小船入藕花深處手撈蓮房啖之綠映鬚眉香
侵衣袂不亦快哉

諸虎男曰讀鬚眉衣袂二
語真覺荷花嬌欲語矣

快說續紀

五

霞舉堂

春日看花郊行一二里許足力小疲口亦少渴忽逢
解事僧邀至精舍未通姓名便進佳茗踞竹牀連啜
數甌然後言別不亦快哉

吳右廉曰與偶然值林叟
談笑無還期同其超脫

覓得山莊錯種桂樹可四五十本彈琴而作招隱之
歌不亦快哉

滑夏占曰此舉
不減淮南

入市偶見生魚一隹可十數觔有長尺許者有七八
寸五六寸者命童子易以青蚨臨流放之圍圍洋洋

真悠然得其所也不亦快哉

汪幼闇曰鳶魚飛躍此中自有性天與樂
希福人作會放生正不可同日而語

正欲出門一二十里訪一好友而好友適至不亦快哉

周敦文曰聲應氣求
難得如此恰好

二三知己在座忽聞襦襪子至俱顰蹙無奈有解
意童子疾趨而出婉言謝去不亦快哉

汪晉賢曰使熱客見之雖
復臘月亦當扇向不休

枕上聞霹靂聲正未曉其所擊何物早呼家人訊之

休說續紀

六

震學堂

始知向之所為肆其惡者已死于震雷之下也不亦
快哉

俞敷伯曰帝出乎震觀其所震而天
地之情可見矣震之時用大矣哉

著述滿家苦不得閒世忽有人起任其事不數月都
告成功晴窗展卷心目俱閒不亦快哉

曹達夫曰王氏青箱學堂可自
怡悅耶何處覓桓君山其人

嘗考一事不獲思廢寢食一旦考得之如映水空對
明鏡頓令心地豁然不亦快哉

傅正叔曰非苦心考
古人未易知此快

終

禽言序

慈水韓閔中起符撰

天下之有言者皆可悟也不悟雖大人先生之說皆
以為迂濶無當于道而悟之雖獼猴獼猴族亦足尋聲
逐響以求其至理之所歸君子終不以世解解悟人
而秘其所得弗予人以共解此王子丹麓所由示人
以禽言之作乎禽言非自王子昉也梅聖俞以後諸
家各有與會王子更綜撮其題演之為寓言其意微
其指遠其詞明達而快暢可以感人情可以徵世變

韓序

一

震學堂

可以通惠莊之齊物可以領出處之大凡視昔人之
言有進焉者言故存于所寓哉書曰我則鳴鳥不聞
當日之鳴岐者宜作何語惟聖人聞之而知之易曰
鳴雀在陰其子和之孚信在中有所為鳴有所為和
非徒然也特未之演繹耳至于幽風則曰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又曰七月鳴鴈八月載績一春一秋催蠶
催織之二鳥又何知自詩人聽之不啻規諫披陳賢
賤諷誦其他托物比興若鴻雁鳴鵲皆禽言也今讀
詩者尚不知所為禽言而何能使天下人皆知禽言

之可悟莫若于經所不載之禽譯爲俗所共曉之言
今之禽言卽謂詩之外傳可也丹麓才情肆溢著作
宏備而溫和含蘊尤長于詩此則其風人之旨歟世
有解詩者可與言此若夫頑冥不靈之物與之談經
則苦于深旨與理之不入與之論外傳如此者必視
爲鄙俚庸近而置之若罔聞焉然卒不以是故秘之
弗傳吾故知丹麓無如世何世亦其如丹麓何哉

韓序

二

霞舉堂

禽言引

昆陵張 孺季子撰

昔公冶長知九天禽言介葛盧知九地獸語衆人以
爲奇非奇也禽獸于人雖異類皆天地之所生耳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故蜂蟻各有君臣鸞鴦篤于夫婦
奚待教哉古之聖人師拱鼠而制禮師蜘蛛而制網
罟觀于遊魚落葉而制舟航察于飛鳥而制舵莫不
原始于萬物也詩三百鳥獸草木居其半于其色態
性情靡不備悉而義亦因之以見焉故曰衆人師賢
張引 一 霞舉堂
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禽言天機也子王子采
之爲廣其意風之遺也經之翼也小道云乎哉

禽言

仁和王 啤丹麓著

山陽胡從中天仿

昆陵張 孺季子

慈水韓閔中起符較

此題自梅聖俞首創。東坡和之。其後如朱晦菴王

仲衡陸放翁輩。皆有倡和。至元明以來。名集所載

漸多。吾杭徐幼。復起而彙梓一編。有搜博採。遂

稱極盛。今年六月。銷夏無計。偶擇其可解者。得二

禽言

霞舉堂

十二種。演之以當寓言。他若鈎輅格磔。卽卽足。

鵲鵲。米些些。枸提哥。紗穀青。哎喲。郭公之類。不

可解。故不復作也。

泥滑滑

泥滑滑。水活活。車聲馬聲偏不輟。堪嘆道。傷足人

一身難免泥污。渥。

胡天仿曰。一事之差。終身莫

婆餅焦

婆餅焦。欲往餉夫。關塞遙。極目山頭望。不見化爲小

鳥猶悲號。悲號願微從軍耳。急向腰間解佩刀。

韓起符曰。滿目干戈。人生苦境。安得一閒鳥語。盡解佩刀。

提胡盧

提胡盧。問當壚。君家造酒醉人無。人生要貴適志耳。

富貴於我何有乎。

李辰玉先生曰。古人沂水春風。取適意。當前不問富貴。禮樂正同斯旨。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綏山有桃紅滿樹。西來青鳥屢傳書。聞風

別苑須君住。歸去歸去。浮生莫被深情誤。

禽言

二

霞舉堂

蔣取鹿曰。浮沉人世。忽省本來正所謂君身。自是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脫却布袴

脫却布袴。袴破難更做。釜無糜。機無布。欲有待何時。

望我廉叔度。

王亦世曰。有美有刺。絕類古謠。

麥飯熟卽快活

麥飯熟卽快活。生不願囊中多黃金。苙中畜肥脂。但

得處處稔。桑麻人人共樂閒日月。

董蒼水曰。聖賢志量。苦蘆心腸。

行不得哥哥

行不得哥哥。南山有網。北山有羅。嗟今之世。虞人孔多。行不得也哥哥。

張季子曰。行路難。若此。可爲三嘆。

姑惡

姑惡姑惡。待妾何薄。竭力奉姑。姑猶不樂。姑惡姑惡。妾命自薄。姑不惡。小姑會須嫁他人。但看作婦如何作。

李若金曰。自安薄命。但看小姑他日如何。作婦近情。着理之言。令人願解。

禽言

瘦兒

瘦兒瘦兒。兒莫悲。縱有悲傷。訴阿誰。自恨九原難復起。前人生子後人欺。瘦兒夢中向母哭。奈何有子不如娛。

徐健菴先生曰。聲情俱慘。酷似樂府孤兒行。

摘色看火

摘色看火。火發色墮。炎炎不息。一死猶可。官賦私逋。何處假摘色。看火毋似我。

馮道濟曰。現身說法。深于儆戒之言。

播穀

播穀播穀。實雨斯洽。舉趾須教及時。易莫待秋來愁不熟。公門甫。飢寒鞭朴。

莊澹菴先生曰。憂勤忠愛。勝讀風諸詩。

春去來

春去來。歲歲春光去。復來年華一。去幾能回。人生火壯不努力。老大傷悲空涕泣。

李笠翁曰。感時悲壯。幾令擊碎唾壺。

春色好

禽言

四

霞舉堂

春色好。玉階到處生芳草。夕陽樹外綠烟濃。曉起枝頭紅。霧縹緲。春行樂。須及早。好色安能久。長保。

方文虎曰。文心似織。愈翻愈妙。想見雙柑斗酒。聽樹頭鶯語時。

急急歸

急急歸。急急歸。閨中望汝減清輝。愁人廢膏沐。香淚濕羅衣。安得身輕成比翼。趁逐風光一處飛。

劉震修曰。包括多。少。閨人望遠曲。

柳花飛

柳花飛。東復西。顛狂無主蕩天涯。一日隨風入大水。

化。作。浮。萍。不。自。知。

徐野君先生日中無所主鮮不
隨波而靡入世者不可不知

三阿姑梳頭末

三阿姑梳頭末。春日情懷渾似醉。醒來懶把鴉黃試。
支牀但憶夢中人。不啻嫂炊湯百沸。

葉修卜日絕好春閨
詞只用慧舌寫出

友來矣

友來矣。忙倒屣。罷琴書。命酒醴。金蘭氣誼從茲起。既
見君子。云胡不喜。

俞言

徐竹逸日讀此每令人想
鄭當時陳孟公一流人

五

霞舉堂

得過且過

得過且過。寒不至。凍食聊免餓。放懷高坐待時來。爭
看珠玉隨風唾。得過且過。

陸蓋思日賡日豈殊衆貴來方悟
稀高坐待時省却多少勞攘

鳳凰不如我

鳳凰不如我。鳳凰棲梧桐。我棲不求安。鳳凰食竹實。
我食無不可。欲行則行。欲坐則坐。鳳凰不如我。

王羽暉日易至鳳凰極矣而日鳳凰不如我立言
最難此只以有待無待形容不如分明將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等句遊戲成文出語斟酌用意特妙

毋偷花果

毋偷花果。毋偷花果。花果偷去。闔丁禍。君不見食李
無主人。挂錢樹上。畱道左。昭昭立節行。當然勸君毋
以冥冥墮。

陳心微日說到毋以冥冥墮行所該甚
廣世之存一切苟且心者都應悔悟

鵲

鵲鵲鵲。我自呼名我自樂。人人道是報喜聲。可笑人。
言胡不度。

俞言

陸子容日有謂鵲性似
依得此可爲沈寃

六

霞舉堂

莫損花

莫損花。莫損花。花開勝似錦堆霞。一年幾日好榮華。
願邀崔處士。俗客請迴車。

宋射陵日太華山中有護花鳥每奇花歲發則盤
旋其上鳴日莫損花莫損花以此作殿是丹葩
作戒折花
文本意

北墅竹枝詞序

東江沈 謙去矜撰

竹枝之體肇于唐人自述其山川民俗然詞必近情
調必近古巴蜀秦淮及吾郡西湖皆有之比于四詩
有風之義焉湖墅附杭州北城亦稱北墅舟車輻輳
烟火萬家自南宋寓宅建置益盛志稱其地有夾城
夜月白蕩烟村諸景屬詠最多予嘗載酒獨游問之
聖上老夫亦不能知其所在乃其名至今不泯者則
賴前賢之筆墨以傳耳寓林文行之美過者比之登
北序 一 靈舉堂

龍門今四子復繼武而興王子丹麓其一也予始見
北門集高古絕倫已讀其所撰文津裁鑒精確今又
寄北墅竹枝二十篇索予序之嗚呼丹麓之感深矣
序詩首風將以察其貞淫知其勞逸今北墅之風固
足采而丹麓尤致思于李氏之孝也豈若流連光景
激槍悲歌徒爲惛淫心耳之具乎其文雖小志則大
焉予家墅東北五十里有臨平湖亦撰詞二十篇雖
不敢附于丹麓之所作然首章丁蘭次韓蘄王若有
同心云

北墅竹枝詞小引

同邑孫 治宇台撰

漢唐以來雅陽陳留諸誌其循史也楊柳竹枝諸詞
其循風也黃車使者採天下風謠南至會稽北至趙
代後無聞焉嗟乎史不可廢而風可廢乎此治之所
以不古也而一時賢人君子往往作爲歌詩以傳于
後比于盧令板屋雖聖人起豈得見棄哉吾友王子
丹麓網羅舊聞博綜今古同人皆遜其俊才與野君
徐先生輩作西湖竹枝詞臚陳風俗美刺並見鐵崖
泰引 一 靈舉堂
而後推爲盛事而丹麓生長北墅又作北墅竹枝詞
前後共二十詠陳古感今忠厚之旨藹然言外可貴
哉其立言之意也嗟乎以此爲吳歆則風傳矣卽以
此爲越絕則史亦傳矣

武林北墅竹枝詞

仁和王 卓丹麓著

沈 謙去矜 閱

同邑 孫 治宇台

餘杭陸 進蓋思較

前詠十首

李家兄弟至性同。救父齊奔烈焰中。雙孝一門稱僅事。千秋里巷慕餘風。
李氏兄弟名中華中樞錢第人上聞變奔赴其父已灼于虛疎矣兄弟遂投身烈火父子相抱持而死後詔旌其門曰一門雙孝

北墅竹枝詞

一 霞舉堂

門之

張虞山曰淳于作曹娥碑詞旨並茂茲殊不愧

左侯廟祀在潭西滅火揚旗紅影低更有河橋紀遺跡問名猶把左家題
侯本夾城巨族獨力建左家橋伽藍梁災捍患靈顯威明里人乃特創左相公廟于清水潭西廟內猶存東坡學士題額後境屢有火患見紅旗從火中揮斥顯有左侯二字火焰頓息里人益虔事勿衰

肅肅是楚騷之遺

寓林文章一代尊登堂輒自比龍門家傳著作多能手閨秀尤稱臥月軒
寓林黃貞父先生讀書處臥月軒其子婦顏夫人詩文集名也

周樸園先生曰北墅有丹麓諸君摘華吐藻寓林流風于今不墜

塘南古寺足盤桓梁栢陳松歷歲寒幾度臨風聽澹沸陰森宛似老龍蟠
寺名昭化在塘南村之潮王橋內有古松栢傳為梁陳間物

朱近修曰如聆疎風于喬松之下蒼色照面清音滿耳
萬里天涯共月明夾城夜色古來名只今夜月猶如昔何處尋踪是夾城

孫宇台曰眼前有景人都不曾道得丹麓身在明月光中忽然撫今追昔遂有無限低徊
江橋橋上客橫橫江橋橋下水湯湯暮雨忽來人影寂孤舟猶自映燈光
江橋即今江漲橋

北墅竹枝詞

二

霞舉堂

楊霍聲曰水市商船宛然如舊

晴日相將白蕩邊蒼茫樹色水含烟村莊是處堪留展時有落花飛眼前

徐野君先生曰白蕩烟村具山水之趣讀此引人入勝

十里郊原半道紅陡門新漲水滢滢深谷為陵岸為谷春光不比舊時工
半道紅俗說半塘紅○以上如夾城夜月江橋暮雨白蕩烟村

半道春紅陡門新漲皆北墅佳景也

毛大可曰洞口桃花漁郎難問津劉子駿能無怏怏

鐵佛雙龍勢若飛每因風雨出朱扉小池浴罷仍蟠

杜麟甲濠濠未晞鐵佛寺名

徐竹逸日穿雲帶雨天嬌
如生此繪龍妙手也

城外楊園盛一時亭臺池館總相宜至今山石巋然

在還作當年全盛思楊園係玄蔭先生別業

呂半隱日蘭亭金谷得名文而
始若陵谷不遷賴有此爾

後詠十首

春風易惹女兒心二月中旬約伴尋三寶突興三寶

地爭來瞻禮活觀音三寶地地名活觀音以大士有靈故稱

沈去得日只起句包却多少情詩瞻
禮活觀音正是春心搖蕩處也

北聖竹枝詞

三

靈華堂

揭開魚蕩可通河寄泊香船利較多不道旱乾香客

阻教儂何法應催科自上海橋至松木場多開大蕩安歇香船今春河斷香客絕少

陸蓋思日偶借小小變更以寓應慨
而天時人事觀風問俗俱在其中

虎牌曉諭判殊新誼傳狀帝作春巡吏胥官徒雖是

假銀鐙荷枝總如真三月二十八日嶽帝生辰賽會極盛

栢斯民日上古絕地天通遂不復以鬼神用事獨
至今日迎神賽會偏欲事做逼真此章真假二

字是詩人
善于立言

嶽廟新興應兒橋家家女婦歡相招遊人載酒填河

上那許鄉船來往搖

施愚山先生日愈村
愈妙乃竹枝正體

女冠慣向內家談陳州聖母最宜男關心四月十八

日先到陳巷後賈巷二巷亦在三寶地四月十八日為聖母誕辰

蔣大京日從典宜男出自女冠之口勝于梅
花觀主矣作者從閒處標指妙有微詞

年年五月盛龍舟兒童父老遍河洲遊船亦自喧金

鼓故引佳入出畫樓

張此韓日遊人作如許伎倆難過
有觀慈眼不得不以詩紀之

臨街多搭最高臺面面風吹錦繡開一身債負都無

抵演戲輸資不論財

北聖竹枝詞

四

靈華堂

趙升遠日切中杭人之
病有司宜為厲禁

上園下園齊種花大兜小兜瓜果嘉市廛亦有傳名

處積祖麻團只一家聖故有上花園下花園土人多種花為活二兜在香積寺南乃

杭人販物處麻團舖姓
張杭城內外只此一家

沈通聲日動我帶
月荷鋤之興

羔裘貂帽錦衣鮮躍馬揮鞭態自便路人側目休相

訝新學伊涼惡少年

陸子容日粗豪特甚
令人欲番其面

終朝伐木響丁丁到處丘原一望平花果盡將根拔

去龍孫那得更成莖。

顧穀臣曰松柏摧為薪何況蕭與艾

山靈為之失色才于焉喪氣

今之人好高談川岳之勝尚友遠古之人而問以目前之風土人物有茫然不知者忽于所近也夫生于斯長于斯往事有待表章名迹有堪憑弔而使之埋滅于荒烟蔓草間莫有過而問焉者伊誰之咎北墅宿稱勝地奇人逸事往往不乏猶未至榛蕪載路文獻無徵丹麓起而以詩歌紀述之新聲古調採輯無遺不特令觀風斯土者可循迹而求并將今數百年後好奇之士于零箋斷簡中得竹枝詞而讀之恍然想見我里之盛有如此者此則丹麓之志也夫

同學陸進蓋思跋

北墅竹枝詞

五

雲華堂

丹麓雜著十種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暉撰暉有遂生集已著錄是編皆所著雜文
一曰龍經擬禽經而作二曰孤子吟皆哭父之詩
三曰松溪子皆筆記小品四曰連珠擬陸機之體
五曰寓言假禽蟲以示勸戒六曰看花述異記自記夢遇古來諸美女事七曰行役日記乃康熙甲寅為其父乞銘於宜興述往返所經八曰快說續紀因金人瑞西廂記評所說快事而演之九曰禽言效梅堯臣體十曰北墅竹枝詞詠其鄉之軼事每種皆有同時諸人序跋評語毛際可又總為之序大抵皆明末山人之派而看花述異記摹仿牛僧孺周秦行記聚厯代妃主備諸冶蕩尤非所宜贊皇之黨託名誣奇章可也暉乃無端自誣乎

天中許子政學合一集不分

卷

〔清〕許三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政學合一

集無卷數》提要

聖訓恭紀

康熙二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有四

少卿臣許三禮充

殿試武會試讀卷官列次文華殿大學士臣伊桑阿

保和殿大學士臣王熙臣梁清標內閣學士臣

庫勒訥臣凱音布臣邁圖臣李振裕臣董訥臣

李光地禮部尚書臣熊賜履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徐元文禮部侍郎臣張英兵部督捕理事官

臣張鵬翮共十四員內初五日早到瀛臺後較

試場隨同侍

聖訓恭紀

上閱弓馬技勇甄別有差初六日晚

上御乾清宮西慎幾後殿中燈下召進讀卷官十四

員起居注官一員臣陳元龍臣禮侍班末

上諭讀卷首閣學臣李振裕次宗伯臣熊賜履三總

憲臣徐元文四大理寺左少卿臣許三禮讀第

四卷甫完

天顏霽然旋命將鼎甲三名二甲一名先定訖

上諭曰河圖洛書兩篇道治之源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忽然金火易位謂何著許三禮講

謹對此印大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天

德曰生生物是天地之心故河圖之序左旋而相生是順的洛書之序右轉而相尅是逆的一順一逆所由易位耳

上諭曰何以順又何以逆臣禮謹對孤陽不生孤陰

不成河圖自北而東順則相生木火土金水就

流行言也洛書自北而西逆則相尅上下四方

中就對待言也既五數在中縱橫皆十五矣總

之唯尅乃所以生不尅不能長生不窮此生生

之謂易陰陽交則生陰陽變則生生不息矣

總之河圖一陰一陽天道也洛書扶陽抑陰聖

聖訓恭紀

二

道也河圖木火土金水即仁義禮智信之義論

攸敘乃天命之謂性洛書去十存九陽居四正

陰居四隅一五建中八方列外尊卑內外分明

乃聖人盡性以至於命也又圖則天定可以勝

人洛則人定亦可以勝天天人貞勝缺一不可

無非天也

上諭曰洪範九疇皇建其有極謂人參三才此說是

乎臣禮謹對自天地開闢以來賴有聖人如古

今有天下但願長治而不亂者乃天地之心也

自生民以來有一治不能無一亂確是天地之

數數至此天地果任數而無如何耶隨生聖人

撥亂世而返之治或裁成或輔相以左右民則

聖人建極會極歸極之功用也所謂贊天地之

化育在此所謂補天地之猶憾在此聖人既能

撥亂世而返之治依舊圓滿天地願長治而不

亂之心此人參三才之說實理實事也

上問宗伯臣熊賜履曰李光地許三禮所講如何臣

熊賜履對曰許三禮講得渾全

上意開霽隨付臣等書五冊著在內講閱宗伯臣熊

賜履啓奏閱幾日纔書

聖訓恭紀

三

上諭兩日可臣禮啓奏

皇上天挺聖明於書無不洞悉臣等愚下何能遠克

理會

上諭曰容易看是夜燈下讀卷官同閣臣等十四人

自慎幾微殿辭出讀卷原所紀所賜書則宋臣

一冊一元與義也又元儒二冊孟仁杰一本保

八一本俱河南人也又李光地二本洛書圖一

本筮易卦一本同閱辯者四人臣熊賜履臣張

英臣李光地臣許三禮監視講閱者三人臣伊

桑阿臣凱音布臣邁圖閱講初七初八兩日夜

啓奏者三次

上復問歷法新書曾爾心否又幾何原本亦看過乎

臣熊賜履啓奏都畱心看過臣禮雖愚昧竊詳思

皇上頒賜易書之義與提醒歷學之心固已顯彰

諭教道原大指盡洩天心卽帝堯欽若昊天之第一

命有抽繹衷章不盡者豈但五百年濂洛閩閩

所未發雖自羲皇來四千餘年引而待暢之義

盡教之矣請直陳之先師孔子云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自來空講所以人無入首處今自帝出

聖訓恭紀

四

乎震居來又觀文王作易之聖小心翼其昭事

上帝明明上帝好生卽是從太極處用功有能

久在止帝昭事而慮不能徹出恭天配地事者

耶天降下民方作之君作之師是化生萬物原

是上帝之心離了愛養民物別有甚麼內聖外

王事業耶

大理寺少卿臣許三禮恭紀

諭祭文

維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夏六月乙卯朔越二

日丙辰

皇帝遣管理河南通省驛鹽兼理糧儲分守開歸河

道布政使司叅政韓俊傑彰德府署府事懷慶

府捕盜通判余三瀛彰德府清軍同知徐開錫

糧捕通判朱圖光安陽縣知縣加二級馬國楨

以羊一豕一香帛果饌

諭祭文

一

諭祭原任兵部督捕右侍郎前都察院左副都

史許三禮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

報勤

國家之盛典爾許三禮性行純良才能稱職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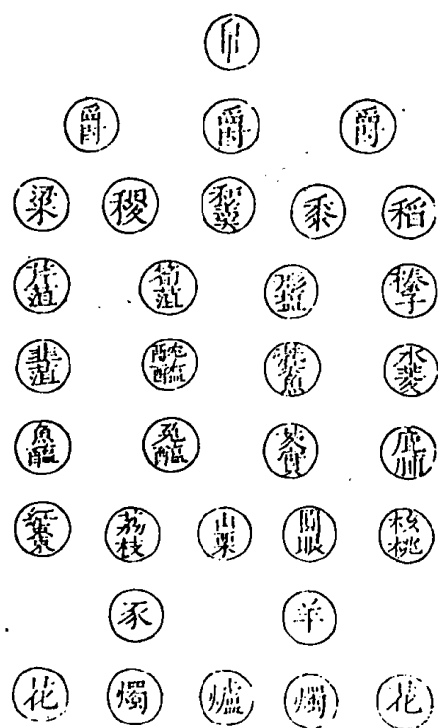
王事厥有勤勞方冀遐齡忽焉長逝朕用憫

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盛庶沐匪躬

之報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尚克

欽享

諭祭陳設圖



諭祭

二

篚一

帛 素白綾長一丈八尺

爵三

酒

銅一

和羹

簋二

黍 稷

簋二

稻 粱

籩六

形鹽 藁魚 芡實 榛子 水菱 虎脯

豆六

荀蒞 醢醢 兔醢 芹蒞 韭蒞 魚醢

俎二

湯羊 湯豬

諭祭

三

果五

核桃 六觔 圓眼 三觔 荔枝 三觔

紅棗 八觔 山栗 十觔

香亭一座

檀香三塊 重一兩五錢 線香三束

銀錠五百 焚紙五束

黃燭一對 絹花貳樹

嗚呼

國家之待臣子何其厚也先臣一介書生八年

吏歷荷

皇上覆載隆恩超擢得至今日先臣循思

高厚每每泣下方期少緩須臾酬報萬一不謂遽爾

奄逝訃

聞

九重震悼特賜祭葬煇煌

諭祭

天語燦若日星

微臣

苦右倚廬伏讀

睿藻

鴻章北望神搖淒涼欲絕敢不勒諸貞珉俾

微臣

世世子孫奉為祕寶歿存均沾闔門頂戴謹瀝

血濡毫百拜稽顙哀衷謝悃實非楮墨之所能

罄也

吏部考授州同知

臣

許迪澍泣血稽顙謹識

諭祭儀注

按制凡文武官員以理病故

朝廷遣使致祭者皆先期報於喪家設香案於堂

之中南向設靈位於堂之西東向設

遣官致奠之位於堂之東西向設讀祭文位於

遣官之右西南向設喪主位於靈位之右北向設

本城鄉紳作陪客候於別所陳設畢引贊領鼓

樂儀杖赴公館迎接

龍亭祭文香帛並各祭品

遣官隨後將至喪主以下止哭去衰服易素服同

諭祭

姓者各衣本等服色出迎於大門外右跪迎

儀杖至將龍旗懸杆上御仗暨大門外

遣官將入門喪主等仍先入跪於堂下西邊東向

遣官入立於致奠位贊唱喪主以下各就位

行朝參禮排班班齊跪叩首再叩

首三叩首興跪叩首再叩首三

叩首興跪叩首再叩首二叩首

興奠帛行三獻禮喪主就位跪同

皆跪上香引贊捧香送遣官遣官向

奠帛引贊捧帛送遣官遣官向

大畢唱 初奠爵儀同 亞奠爵 同 三奠爵

焚祭文 喪主以下各詣瘞所 望瘞畢行謝

恩禮 排班 班齊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

叩首 興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興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興畢引

贊請

遣官至別所更衣陪客公服出迎引贊引喪主等

叩謝

遣官如常儀即日設席酬謝

周附後

諭祭

六

龍亭

香案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捧帛人 捧香人 捧爵人

序

客都門見公卿諸先生衡

論吏治羣焉以海昌

許酉山先生為治平第一

竊心儀之久矣乙卯秋偕

巢雲王給諫衡文兩浙時

徐序一

先生以才望為全考冠殫

精竭慮冰鑑高懸俾余兩

人得獻賢能以報

命皆 先生力也甫撤闈亟訪

諸當事暨縉紳先生咸曰

許酉山先生以天下才提

倡理學其措諸治也一以
孔孟爲師以故律已治人
皆卓卓可傳乃益信都門
所推第一誠不虛去秋請
假歸里不幸大故苦塊中不一

徐序上

聞戶外事幸與海昌壤相
接仁聲義問道路成碑大
江南郡邑不下千百無不
以先生道學之治爲振
古僅見嗚呼學道愛人昔
訓彰也顧漢唐以降幾如
廣陵散不可復彈矣間及

之必曰此迂闊不近事情
先生以名進士毅然力行
其學不三年海國大治謳
頌之聲徧中外矣學道亦
何負于治哉今

徐序三

天子崇儒術名公卿澄清吏道
如先生者吾知不以百
里老而海內良有司奉而
師之亦何患治不蒸蒸日上
也跼余望之

康熙丁巳季冬穀旦

崑山棘人徐秉義拜

撰

徐氏
秉義

米丑
煥善

徐序四

序

古理學大儒率皆以經濟
爲已任伊川考亭平居窮
理格物直接聖賢之傳用
能出其緒餘以嘉惠斯民
卽康節隱居不仕而河洛

顧序一

淵源勒成經世一書此三
人者固不以出處異嗚呼
三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猶
及見我中州
許酉山先生 先生筮仕
得吾浙之海寧故岩邑也

顧序二

地僻紛糾 先生出其學
與斯民休息教養動以三
人爲則朔望進諸生講學
身自表帥耆宿大儒不憚
屈已禮之不數年利盡興
弊盡革彰々美政皆古循
良吏所未見以故士歌于
庠農歌于畝百工商賈歌
于市化行俗美咸相頌曰
眞吾父母夫人疾痛則呼
父母卽父母亦無有不愛
其子者然而爲今之父

顧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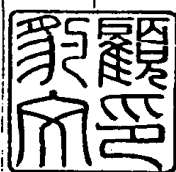
則又難子驕而悍無大小
輒怨及父母 先生嚴以
教之寬以督之去其所甚
苦而予以所甚適詩曰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視 先
生無愧色 先生積學如
康節致知格物齊朱程余
忝世諒知 先生久 先
生政成敬與天下正告之
理學經濟其效如此以爲
民父母法是爲序
皆

康熙十六年歲次丁巳仲冬

吉旦

治年通家弟顧豹文頓

首拜撰



顧序四

天中許子政學合一集 目錄

上卷

講院圖式

講院銘言

講學規儀

仁孝達天發明

講學會語

體由極見

量由學充

施由親始

四先生講學集註

政學合一集 目錄

蔚州先生 三章

夏峰先生 一章

梨洲先生 五章

夢二先生 一章

聖學直指

顧謨天之明命

聖學問答

天理隨處體認

海昌講學集註

續集四書說

續集五經說

補續樂經說

考正史綱說

纂希聖達天全書問答

丙辰北山問答 十八章

虞廷執中實義 孔顏樂處確旨

一貫忠恕源流 性善直斷

格物確旨

中卷

聖學發明

匡謬良言

真吉真凶不計敗失

經世要言

全才全學必無敗失

政學合一集

目錄

二

言農事 十一則

聖學王道元氣要固

言兵事 十一則

聖學王道神氣要壯

丁巳講院問答 十九篇

疏三教源流 質自身工課

破惑前知說 破惑修煉說

破惑鬼神說

續易經讀法

告天樓告法

從天定曆候圖說

從天得律氣圖說

戊午同人問答 十八章

孔聖仁孝達天經 彙集顏子書

摘集邵子篇 帝學要篇

聖孝疏義

海昌同人集講

許子家學淵源

河洛源流大篇

四方同人贈答

政學合一集

目錄

三

下卷

保障教養十二政

定民心 籌邊備

剔奸弊 防海患

設義倉 講鄉約

建義學 勵士習

立講規 設義塚

濬河渠 修庶政

聖諭合律全書

敬天孝親淺訓

呈請
兩臺頒行通省各屬板存浙江布政司

實政頌三篇

新政詩六篇 并序

樂只集一冊 闕

登高唱和詩一冊 闕

後附

讀禮偶見舊刻 二卷

上卷

虞廷一中辨

十六字心傳辨

先師崇祀議

聖學入手說

太極皇極說

中行狂狷說

政學合一集 目錄

四

黃老過不及說

關與扶正數則

祠制喪禮數則

上孫先生二書

下卷

羣宗合祀議

增定大宗議

補定祭田議

補正冠禮說

補正昏禮說

補正喪禮說

補正祭禮說

補正繼祀說

補正義田議

補正族葬圖說

增補鄉飲酒禮說

目錄畢

政學合一集續增目錄

帝王甲子表

初試薦本

聖學源流

祭儀

聖孝廣義

三補憾

巡城告神文

掌道告神文

問學篇

政學合一集 續增目錄

憲天聖學

聖廟崇祀議

聖訓恭紀

考稽會典

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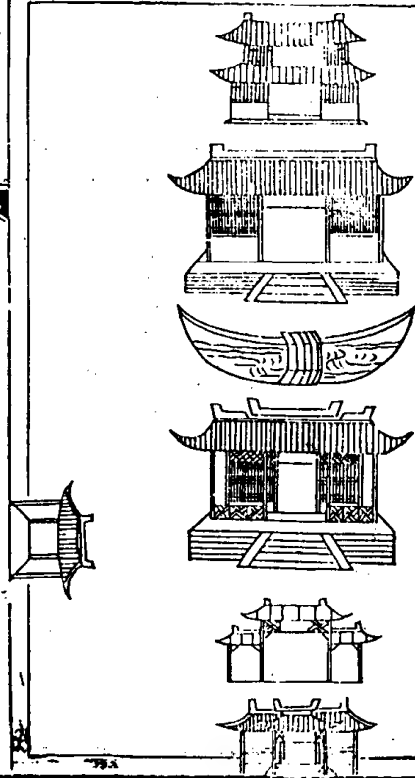
論祭文

行狀

墓志銘

政學合一集者先大父宰海昌時講學茲政之所為以授及門仇澹柱陳介菴諸先生記述成

講院圖式



講院圖式

海昌講院 建在縣署告天樓之翼方賓館之左

署候所

第五層

第四層正

隨

第三層齋

第二層坊

第一層坊

藏

願

處

仁

正

天

海

書

學

體

孝

學

開

昌

樓

堂

認

達

宗

名

講

理

天

天

傳

教

院

義路禮門

講院銘言

願學堂

能參九六卽受皇王以開道之圖書隨處皆成魯壁
但解八三是代天地以鳴心之木鐸升堂方見尼山
道備一心而著功於天地民物時當撥亂時常輔治
總肩得維持世運的擔子乃見吾道中經緯大力
學存一己而繼統於帝王相師或任敷教或任從政
但做成扶植綱常的事業俱稱聖學內動靜全神
爲天地扶植綱常不媿孔門高弟
繼聖賢倡明道業期成宇內完人

講院銘言

隨處體認天理

天吾大父地吾大母此心不爲天地分憂便是兩間
不肖之子
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此身不爲 物立命卽係 方
有罪之人
道能齊聖方爲學
功不補天空做人
爲上帝立心爲下民立命莫謂郎官職小凡展措處
務期滿盡天人之量
爲先王衛道爲後學傳經豈曰俗吏事須當訓誥時時

須教認取聖賢之章

仁孝達天

道之大原出於天下學也。不上達難語登峰造極。心之精神是謂聖明善也。必誠身乃堪翊運匡時。不為利疚不為威屈。志聖學者。亟破此關。方能百事可做。

為子盡孝為臣盡忠。顧天命者。先惇此本。何難一道同風。

求聖賢入門先喜聞過

酬君民素志唯教耐貧

講院銘言

天開名教

文獻肇中天。識取洛河真種子。

乾坤賴吾黨。力扶鄒魯正薪傳。

正學宗傳

大君子責臨。共講聖學。子日望之。

有恒人請見。廣開善門。固所願也。

二千年待行之道。今喜尋着源頭。不單是說悟談心。

志斯道者。同孝親做去。

億萬世先覺之傳。既幸窺到岸處。斷然非半上落。

緒此傳者。定達天過來。

海昌講學會規儀注

一預示章目

每會先期十日。曉諭講某經某書。期於講所。使遠近之士。傳知。尋錄以待聽問。

一選定執事

每會司贊二人。司儀二人。糾儀二人。司監五人。司講三人。司記二人。司祝一人。司壇二人。司賓一人。司贊八人。司鼓一人。司鐘一人。司鑼一人。司贊八人。司鼓一人。司鐘一人。司鑼一人。

一習儀除壇

先期一日。司壇者。預設神座于講堂。掃地淨案。司賓備果品。淨酒香燭。懸帛司儀。張掛條約。莊嚴肅穆。習熟聲容。

一聽講報名

海昌會語 卷一 規儀 一
凡聽講者。先期一日。詣講壇處。從司賓報名。登籍。以便備坐。次日。四人共廳書號于桌。

一公迎師長

正講之日。黎明。司會者。聯名序刺。至縣署。躬請父母。赴講。將至講堂。迎謁道長。及聖像。已至。請道長出拜聖位。

一迎請

聖像

正講之日。早晨。燃香告先聖。文父母。率諸生詣學宮。會學師。拜迎聖像。凡諸生在位者。先于別所。會齊。揖序。候鼓吹。鐘聲出大門外。恭迎到階。司壇。懸像。供香燭于案上。○今新勸書院將設先聖神主。不必至學。一參謁

贊儀者先上階分東西對立○排班行爵
先聖○祀序立道長中父母東○繙紳西○平列
階下諸生序後○班齊鼓樂執躬拜興拜興拜
興拜與平身○樂止

分班道長東立西面少上父母師僚東次西面繙紳舉貢西立東面與父母師僚次同諸生序下南立北面唱東西對揖畢父母師僚繙紳舉貢向道長一揖師僚繙紳舉貢向父母一揖諸生向上先三揖首道長答一次父母師僚答一次繙紳繙紳答一諸生同跪再三揖凡進退拜揖不中禮者糾儀面正

與士齒立定。晉告坐。各不離位。三揖而止。道長

卷一
規儀

父母師僚坐東遠賓邑紳坐西司講三案堂上
近南左右對列執事粒階上聽講東西分坐

伐鼓三聲。擊鐘三聲。唱司監宣白鹿洞規。左司監出位。宣五教之目。鼓一。向上一揖。高聲長宣。父子有親。鼓二。君臣有義。鼓一。夫婦有別。鼓二。長幼有序。鼓二。朋友有信。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右司監高聲曰。願同人扶植此綱常。擊鼓一。聲。畢。○唱。右司監出位。宣爲學之序。鼓一。向上一揖。高聲長宣。博學之。鼓一。審問之。鼓一。廣思之。鼓一。明辨之。鼓一。篤行之。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左司監高聲曰。願同人振興此德業。擊鼓一。聲。畢。○唱。左司監出位。宣修身之要。鼓一。揖。宣同。上言忠信。鼓一行。篤敬。鼓二。懲忿窒慾。鼓一。宣。改過。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右司監高聲曰。人。中果能遵此修身。各請三思之。擊鼓一。聲。畢。○唱。右司監出位。宣處事之要。鼓一。向上一揖。高聲長宣。正其誼。鼓一。不謀其利。鼓一。別其。鼓一。不計其功。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左司

宣同上。已所不欲，鼓一。勿施於人。鼓二。有不得，鼓三。反求諸己，鼓一。宣畢，同人中果能遵此處事否？請三思之。擊鈸三。鹿洞規畢，伐鼓三。擊鈸三。

先師四司講啓告講書首章左司講一人出位向
謙揖左同人答今日擇講某經某章三揖畢左拱手
位伐鼓三擊鐘三唱肅靜無譁唱展書開講司講
講端坐止襟宣講先宜道長講義次發自己特
見務期昌明聖道砥礪人心如天雷貫耳夢迷
皆覺講畢司講起坐向
先師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三擊鐘三

唱曰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入人序進立定一揖唱
歌良知之首章。蒙三鍾三歌曰。個個入心有聖

卷一

指與直頭面。鼓一。鐘一。只是良知更莫疑。鼓三。

一初獻讀祝

至聖先師神前跪上香獻帛獻爵讀祝文司祝一人執詞跪讀維

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某月干支朔越某日干支

海寧縣知縣許某謹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之神曰竊惟聖人垂教萬世大道哉

在六經提醒人心賴有先知而先覺昌明理學

端在希聖以希天自振鐸杏壇得七十二賢而

大者逆傳薪鹿洞純千五百載而益彰代有真

儒以明至道今茲後學宏紹斯文恭可敬于高

邦實職闢經以敦教用求名宿爰作人師按男

定講期窮經以敦實行從此共肩道統兼以

示儀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

一進講二章

唱司講啓告講書二章右司講一人出位何
先師曰啓告今擇講某經某章三拜單左拱手讓
單立同人各各拱手讓後右同人各各拱手讓

代鼓三擊鐘三唱肅靜毋譁唱展書開講司諸
端坐正襟宣講照前講畢起坐向
先師一揖告講畢章畢復位伐鼓三擊鐘三

一歌詩二闕

〔配〕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序揖同前。〔唱〕歌。良知之
 文章。鼓一錢三。歌曰。問君何事日憧憧。鼓一錢
 一。煩惱場中錯用功。鼓一錢一。莫道聖門無口
 訣。鼓一錢一。良知兩字足參同。鼓一錢一。罪一
 罪復。

海國會話

卷一

規儀

四

一行亞獻儀

(前作樂)唱行亞獻儀(唱序立唱酌酒)(前至聖先師神前跪上香獻爵畢俯伏興復位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一進講三章

司講啓告講書三章三
先師曰啓告今日擇講某經
手按揖同前
升講生代
手按揖同前
書問講
司講縮
坐正襟宣講
如前講
畢同講起生向

先師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俟鼓三擊鐘三

唱龍子上堂歌詩童子序揖同前唱歌良知之
三章發三經三歌曰人人自有定盤針發一
萬化根源總在心哉一鐘一却笑從來無
見鼓二鐘一枝枝葉葉外頭尋鼓三鐘三

位

一行終獻儀

(四)作樂(四)行終獻禮(四)序立(四)酌酒(四)詔至

聖神位前跪上香獻爵畢俯伏興復位勑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與手身禮畢(四)樂止(四)司講已畢詩樂三終伐鼓三擊鐘三。

輟講請膳

退○請赴茶饌所司會者進一揖父師紳衿皆揖
 鼓三擊鐘○就位照桌號立伐鼓一聲○告
 坐各不離位向上三揖又伐鼓一聲○供饌湯
 先茶不酒進素菜三道點心一道湯飯各一碗○供
 素果○請茶請饌請湯少頃再伐鼓一聲○供
 饌湯又素菜二道點心一道湯飯各一碗○
 請湯請饌少頃再伐鼓一聲○上茶畢○請茶
 少頃伐鼓一聲○撤饌各坐定不離位畢擊鐘
 一聲○起坐各不離位向上三揖出位散步片

海昌會話

卷一

規儀

五

附○本日早間司會者將報名冊上計數若干
用二十字爲號守程朱正學鄉鄒魯宗風贊
周大業接堯舜中傳照此編翼榜于壁貼于
每位約計三百人凡各省各郡來與會者坐在
本鄉之上

一升堂問答

伐裝三擊鐘三唱請赴講堂父師紳衿依前次序進就位坐定留疑問者依次辨難先本堂父師史長者先幼者後前問畢後問起毋饒舌聲勸說毋雷同務期切近身心勿尚浮辭於斯官畢問者出班向

先師一揖。大道長一揖。次父母一揖。坐于旁。氣從容。辨難。詳盡。問畢。再向先師一揖。道長父母各一揖。更略迭問。其暢。

問答已畢伐鼓三擊鐘三

一司記登策

司禮三人列桌于前座旁審聽問答依式
或當堂未盡者次早詳書一紙送司記者
批答授梓以正有道

一歌詩相勞

問答已畢道長父母師僚各帶神室旁以詩(唱)童
子上堂歌詩揖序(唱)前(唱)歌伐木之章(唱)三
鐘三歌曰伐木丁丁(唱)一鐘一歌曰伐木(唱)鳴
嚶嚶(唱)出自幽谷(唱)遷于喬木(唱)嘯其鳴矣(唱)
求其友聲(唱)相彼鳥矣(唱)猶求友聲(唱)伊人
矣(唱)不求友聲(唱)神之聽之(唱)終和且平(唱)三
鐘三童子揖退同前(唱)作樂(唱)上香(唱)父母前
立(唱)揖(唱)初上香(唱)再上香(唱)三上香(唱)點茶(唱)揖復
位(唱)少頃(唱)樂止(唱)童子(唱)上香(唱)歌伐木之章(唱)
三鐘三童子揖序同前(唱)歌曰伐木(唱)許詩(唱)一鐘一
句(唱)皆同(唱)釀酒(唱)有藇(唱)既(唱)有肥羜(唱)以饗諸父
八簋(唱)既有肥牡(唱)以適諸舅(唱)寧遠不來(唱)
發我有發(唱)三鐘三揖退同前(唱)歌畢(唱)作樂(唱)

海昌會語

卷一

規儀

六

(唱)上香(唱)學師向前立(唱)揖(唱)初上香(唱)再上香(唱)三
上香(唱)點茶(唱)揖復位(唱)少頃(唱)樂止(唱)童子(唱)上
堂(唱)歌伐木之章(唱)三鐘三童子揖序同前(唱)歌曰伐
木于阪(唱)一鐘一歌曰伐木(唱)鳴嚶嚶(唱)出自幽谷(唱)
遷于喬木(唱)嘯其鳴矣(唱)求其友聲(唱)相彼鳥矣(唱)猶
求友聲(唱)神之聽之(唱)終和且平(唱)三鐘三童子揖退
同前(唱)作樂(唱)上香(唱)點茶(唱)揖復位(唱)少頃(唱)
樂止(唱)童子(唱)上香(唱)歌伐木之章(唱)三鐘三童子
揖序同前(唱)歌曰伐木(唱)許詩(唱)一鐘一句(唱)皆同
(唱)釀酒(唱)有藇(唱)既(唱)有肥羜(唱)以饗諸父(唱)八
簋(唱)既有肥牡(唱)以適諸舅(唱)寧遠不來(唱)發我有發
(唱)三鐘三揖退同前(唱)歌畢(唱)作樂(唱)

一拜辭

先師

(唱)序立(唱)道長中父母師僚東結紳舉貢西諸生
序後俱在階下(唱)班齊(唱)樂止(唱)分班(唱)大照前
拜(唱)與拜(唱)與拜(唱)與拜(唱)與拜(唱)與拜(唱)與拜(唱)
(唱)東西對立(唱)凡在坐與講席者謝道長一
交答(唱)師僚結紳舉貢謝父母一揖交答(唱)諸生向
與講者共謝主者一揖交答(唱)諸生向

新首道長答次父母師僚各三鞠躬
答退班自始至末如釋勿就

聖像

司壇收像請入練亭三砲鼓吹齊作父母師

同送至大門外司儀引諸生俱至大門外學

儀司壇從行

一公送父師

父母送像後與道長揖別諸生先送父母次送

道長至齊次口早晨司會司儀赴縣堂致謝長

一公帖

會規儀注

海昌會語

卷一

規儀

七

政學合一集

天中許西山先生著

仇兆鰲 謙九乾

陳錫嘏 陳齊永

受業

錢廷楷 許汝龍

范光陽 許用光

全筆記

陳銳 戚依

俞寅 張曾禧

仁孝達天發明

歲丁巳海昌講院成中庭安先師先儒神位額以顯

仁孝達天

十

學堂三字前講應額以仁孝達天四字諸同人請曰學孔原是孟子家法近蔚州魏先生講學堂名宗此今此同名示學有所宗也獨是先生既以顧天則命爲宗旨今又以仁孝同標示毋乃旨有紛雜乎先生曰非也天之明命非他卽此仁也太極中間一點統元亨利貞四者而名爲乾元總此物此志也然入手須從孝起孝爲百行之原又爲五常之首由此充其量則爲仁還其元則爲達天吾夫子一生與門弟子講究不外一仁而己嘗言吾行在孝經可知達天德不過仁孝二端而既達天德則聖學無餘事矣余

言有講學會語三則一則體由極見卽從天之明

處見本體也一則量由學充卽從天地萬物爲一體

處見仁也一則施由親始卽從愛物仁民而溯至親

親處見孝也諸同人又請曰夫子志在春秋尊君從

王倫之大者直指孝親忠君曾並言之先生曰獨不

聞移孝作忠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忠而

可云孝者是孝可兼忠不言忠而忠在也諸同人又

請曰孟子謂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直

指仁民愛物亦并言之先生曰獨不聞仁與萬物同

體乎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未有不愛而可云仁者是

仁孝達天

十一

仁自偏愛不言愛而愛在也總之天地之大德曰生

仁其達好生之量于無盡而孝又生生之根蘊積于

不已者也言聖學者至此觀止矣願與諸同人常顧

體而體認之

諸同人問曰隨處體認天理向來湛甘泉先生曾以

此爲宗旨先生所見與此同乎先生曰否從來工夫

有截上流者陸子靜先生由孟子而知先立乎其大

曰此天之所與我者豈偶然哉能得天之明命則

隨處體認件件皆是也若徒向隨處體認非不是踏

實工夫然無扼要緊處之提濯恐涉紛而寡要矣

學之所得下手便是不必較同異遲速也

同人又問曰先生於先師前對句有但解八三是代天地以鳴心之木鐸諸人不解請示先生曰三八是東方木數木是上天好生之仁細參河圖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廿八是中洛書天地之數四十有五廿三是中以五數十五數言之三又是五之中八又是十五之中總之三八是上天好生之木德伏羲以木德王天下仲尼以木鐸教萬世總是代天地行仁之心也又問能參九六即受皇王以開道之圖書固是二

仁孝達天

三

老之數然陰何以盡于十而老於六諸解紛也終無定說先生曰是就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數言之也一三五陽數共窮于九二四陰數共窮于六其下俱成數矣以此悟二用之妙雖圖書開道于無窮總此九六分陰陽之元秘也他說俱非

同人問曰先生每嘗發明虞廷真傳要看魯論堯曰咨爾舜一節是夫子節取之五句勝朱文公所表章十六字心傳有原有委精妙無比又曰孔門立傳在孝經內天地之性人為貴六句較參乎一貫忠恕章有入手有得手喫緊得力並兩傳也異耶同耶

之大原出于天虞廷所謂中即孔門所謂仁也總未離天之所命故孝乃仁之本處仁乃孝之達處始原天者終還合天所以云聖希天以此推詳有原委無原委喫緊不緊緊顯然易見至同與異再無二說

同人又問曰二千年待行之道苦不得從入之原今知是顧天命億萬世先覺之傳苦不知道岸在處今知是達天德至所說同孝親做去果何說也先生曰仁人孝帝孝子事親是一件工夫吾常道做聖人的原是做天地之大孝子也曰道之大原出于天人只

仁孝達天

四

當理上說我要當事上做

講學規儀內歌良知詩三章後就其詩而改撰

四章附載

天是道原聖所希沾也解理與心非而今認出原面舍此若更莫歸

學人泛說知行忠孝綱常件件成爲道統歸天命

處焚香夜告有餘情

萬物本天我俱備一心但向上若盟果能道岸誕登

後蹈舞無非行與生

堯天欽若亦何功翼也文傳碩說中爲大開孔門無

歐尼山禱久是參同

仁孝達天

五

海昌會語序

吾越中講席始於文成繼之者爲龍谿
門石簣至先師蕺山先生以慎獨宗旨默
芥良知之血脉而文成之學益爲無弊蓋
百五十年來如一日也自先師之後虛席
者二十餘年丁未歲轍與同門黃梨洲續
爲證人之會至於今亦十年矣海昌許侯
頃延梨洲至邑中爲會於北寺集士大夫

姜序一

諸生而講之內不墮於恍惚外不局於形
色眞修實踐必欲致其堯舜君民之志惟
拓萬古之心胸與辨析義理之毫芒固渾
合而無間也一時聞而興者始知干祿求
富歎老嗟卑之外復大有事而守其囊中
之天者爲可耻也起而視其四境漸有禮
義揖讓之風蓋侯政平刑清之後繼之以
教其施爲自有次第故能入人之深如此

亦以見此道之在天地間周流充塞雖風雨晦蝕一呼卽出故武林自石閭以後海昌自無垢以後近者數十年遠者數百年四壁琴瑟之聲將無所寄矣始破荒應之者已與習聞熟見魯衛之士無異矣雖然講席之久未有如越中宗旨之明未有如先師轍承其後相聚一堂不能無言者一行者又一人之歎則精誠感動寧無愧

姜序二

於侯乎近見孫鍾元先生理學宗傳先之以十一子而諸儒附之其識見固偉使再進高劉爲十三子則更無遺議矣向學於夏峰繼學蔚州其淵源有自可以補前賢之未盡因序會語而聊發其端

康熙十五年菊月隣治年家弟姜希轍頓

首拜題



海昌講學會語卷之一

聖學之一 體山極見

許酉山先生

無極而太極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也自太判天地爲人大父母爲萬物大主宰由是生生不其德也氣化不齊其勢也聖人出直悟元始所同來處而立誠以盡之缺陷則補生成則大合人物爲一氣通古今于一息是名道也轉移造化驅役羣靈極顯仁藏用之妙用總合無聲無臭之本體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乎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得見不可得名將奈之何賴有伏羲氏十數大聖特地畫以一海昌會語 卷一 聖學一 十

訓以中命以徵文王又謂藏於密孔子統於仁孟子明以良知良能是皆道傳一身統開萬世主宰天地發育萬物具出聖入神之至妙至妙者後此統幾中絕至濂溪繪以圖疏以說見透絕頂康節玩易盡前藏用於身以五六中間明無極而太極直將天地之心活活著用於經世觀物之中可謂發洩殆盡矣吾人返觀十身所謂無極太極者是何如境界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只此無思無爲處能爲萬事萬物主宰此非卽無極而太極乎以天道言冬至子之半此復卦見天地之心時也就人身言一陽初動處此

明中見萬物之生時也明明是一念而合皇帝王
之性始明明是一體而同飛潛動植之痛癢明明是
一息而通元會運世之境界嘗就萬緣俱淨一理
眞時驗之渾然同然是一非二眞見得聖人以天自
處有不知天爲聖人聖人爲天者至誠無息純亦不
已如是如是易傳言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
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合之以此也中庸言考二王
不謬建天地不忤質鬼神無疑俟後聖不惑證之以
此也人能見透此理信其在我從此常體用功卽夫
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也他日論無爲而治歸之

恭己子思言不顯唯德歸之篤恭果然造化生身宇宙在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一心之外無他事也卽有時做出掀天揭地駭人震物之作用適合着參天兩地安民阜物之本量隨念而滿應手而得何嘗動一毫聲色眞無往非無極而太極之神妙者乎兩程子主敬致知朱夫子存養省察於此中見得儘明踏地極穩的係學聖道者第一正路祇覺於出聖入神達天德一境界微有未達一間蓋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學之所講不妨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轍合下便欲與上帝昭事語云心之

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人人心中有仲尼之
 此理不我誣也三代而下儒說益多聖道益晦今日
 言學不妄只在諸儒脚下盤旋終日向句讀中爭
 同異豈自庖羲堯舜周孔以來向上直捷一道果
 絕而不可再見哉聖人與我同一天命我與聖人同
 一心性況六經聖人之言具在其存心行事教化功
 用無不具在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所以諸儒立說各
 就見地求當聖心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猶如後世英君賢相制立法度其得當二
 帝三王精意者半其不盡合帝王精意者半果有聖
 子神孫能師其意而善用于不窮自足以濟其法之
 所未及然則學者視先賢之說不應若是哉中人以
 下者遵循之不失爲謹厚之士索隱行怪者防檢于
 金科玉律亦不敢肆意于浮夸虛無二者之間猶第
 一流人奮然立豪傑之志求聖賢之學返諸不亂不
 聞之初操此獨知獨覺之體一私不存萬物同歸自
 然大本立而達道行此可見全體大用在在呈露時
 時發見有不待勉強思索而得者此人心太無本然
 之妙爲學者作聖之根抵也然則今日欲爲天立

心爲生民立命爲上帝孝子爲至聖功臣正須
第一等道理養成第一等人品做出第一等事業方
是直上直下徹內徹外之學願與吾黨共勉之

聖學之二 量由學充

許西山先生

儒者爲學要識得大本領又要識得大作用本領工
夫須收歛入來作用工夫須擴充出去惟愈收歛則
愈擴充蓋中穆之中一念未起而卓然精明自能隨
感而應此見聖學之大而有本乃體用一原之妙也
世亦有能收歛而不能擴充者此拘墟曲謹之士由
未嘗從吾心無極而太極處實落體認也夫人心本

海昌會語

卷一

聖學

四

自靜虛動直能養其無欲而靜之本體則應事接物
酬酢變化而此中條理井然毫不可亂故能當大任
決大疑成大事而綱維名教主宰民物充塞天地貫
徹古今大哉心乎卷之退藏于密放之則彌六合
學者能從本領中推廣作用方是聖賢成已成物之
道吾鄉先達呂叔簡先生嘗有說讀書一則試廣言
之諸生知上天以聖賢救世聖賢以經史垂訓

朝廷以學校養士之意乎夫乾坤內止此一理古今
人止此一心聖人與我同此心思卽同此道理只是
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又身心體驗措置詳克

至上天命賦之意故其精神心術之微識見施爲之
妙哉在方策者遂可法而可傳今看經史中凡身心
性命之精言天下國家之治法天地鬼神之造化草
木鳥獸之情狀及倉卒難應之務艱危難濟之變輟
轉難剖之事隱微難見之理幽遠難測之數其有一
之不載者乎此皆我心上原有之理皆我身上能行
之事故用經史道理應天下事變自然迎刃而解恢
乎有餘但今世學校之教不明故人材成就亦少古
者十五而入大學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者逐一
究心故舉而措之皆是實事其實格致誠正工夫磨

海昌會語

卷一

聖學

五

鍊此身只是顧諟天之明命到得天下國家推廣此
身亦總是顧諟天之明命蓋天命之理合下便統人
物爲一體欲立欲達不待外求已溺已饑初非二事
隱居求志所求者何志就是行義時所達之道窮不
失義不失者何義就是達時所不離之道孔子曰期
月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聖賢
有此等學術直下承當初無推諉故作用出來皆有
成績可計今人記誦辭章但知演成口頭學問何曾
練得心上經綸只問一州邑中山川人物利弊興除
留心者已是不多至于國家禮樂刑政綱紀法度曰

軍實鹽課清河與夫一切弭盜救荒籌邊足餉之策求其能坐而言作而行者什伯中似不見一二他年身膺民社欲做出詳審精密之事成個光明俊偉之功豈不難哉尤可慮者利祿念切則道德日疎身家計重則君父反輕把一部經史看作掇取科名之具把一個學校視為借塗富貴之門將天生聖賢救世之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旨 朝廷厚待士子之意盡皆辜負有道之士仔細思量能不歎死嗟乎人生七尺軀皆有安天下萬物之性分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責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

海昌會語

卷一

聖學

六

能事聖人又留此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學術日日行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功效只是吾人無此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心願耳果有此心推而廣之裁成輔相不是虛言參贊位育不是難事諸生今日知道天地生我之意知道聖賢期我之意知道 朝廷責我之意必須以天下國家為任志伊尹之所志以憂勤惕厲為心思周公之所思把內聖外王之學徹底理會把安民濟世之方逐節講求考究詳則識見達經歷多則世故熟將來社稷蒼生終有倚賴雖然我輩固無閉門

言漠然民物之理至于權謀術數隨世以立功者又非聖賢大道先儒謂心不外者方能統大衆智小鑒者方能處大事諸葛武侯一生得力都在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果能從動心忍性處充拓出一番旋乾轉坤力量方是真實學問方是真實經濟方是真正豪傑近與諸生講明經義只觀易卦六十四大象其中天道人事無不該括於凡進退存亡治亂消長修己治人守經達變之事處之各極其至故曰易能冒天下之道又曰舉而措之謂之事業諸生能于理學中發出事業使斯世成唐虞三代宇宙生民見唐

海昌會語

卷一

聖學

七

虞三代太平方是聖人頂天立地絕大作用也

聖學之三 施由親始

許西山先生

吾黨今日講明聖學無非欲立全體致大用而次第施為未有不自幼篤人倫始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蘊之於中有五德發之於外為五倫是五倫也出於天命根於人心達於家國天下亘於天地古今不容有一日之離不容有一行之缺者也自古聖賢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從何處見實行即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乎故人於

之道必通其所自始方知聖學根原必要其所自
方知聖學究竟必審其所自推方知聖學入手後
未嘗勘透此意故其說局於一偏嘗閱前輩講學有
以明善爲宗者大部語錄無數論辨全無一語及於
倫常竟涉明心見性一邊其說是矣而未盡也果盡
耶中庸只說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足矣何以又曰
盡人盡物贊化育參天地吾鄉崔後渠先生講學以
道在五倫爲主其言切實有據不似空談性命其說
是矣而亦未盡也果盡耶中庸只說惟天下至誠能
經綸天下之大經足矣何以又曰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及細讀張子西銘一篇其言父天母地
仁民愛物之意實與孝經一書相爲表裏孝經曰天
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只此數語於聖學之根原究竟入手
俱括盡矣洵乎孝經十八章爲諸經之精髓愚嘗卽
是推之知人身之親有二有本生父母堂上二人是
也有衆生大父母天地生成是也人但知事父母却
不知事天地人亦有時知畏天地却不能念念時時
視天地如父母是把天地父母判爲二事終非仁孝
極致豈知仁人爲能養帝與孝子爲能養親總是一

氣相通一誠所感何嘗有二大聖人達孝
自始知到親所自終又知到親所自推觀孝
經地義豎起西銘亦自乾父坤母邇來此是
自始處孝經以孝事父母爲明天察地以孝
爲通於神明西銘以窮神爲善繼以知化爲善
歸于存順殽寧此是說親所自終處孝經謂愛親不
敢惡於人敬親不敢慢於人謂敬孝以敬人父教弟
以敬人兄西銘言民吾胞物吾與言長其長幼其幼
言兄弟顛連而無告此是說親所自推處竊嘗三復
此旨始信敬天敬地當如親父親母其事父事母當
如高天厚地孝子之事親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曾
子臨深履薄一生戰兢卽此是事親之學卽此是事
天之學天之生人也物與无妄各正性命張子不愧
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卽此是事天之學卽
此是事親之學吾人從此用功自幽居獨處以至應
事接物果能念念如對天地如臨父母便覺隨其身
之所感自親疎貴賤以至飛潛動植無非此愛敬之
心流行貫注而不忍或傷不忍或慢矣予嘗作心銘
十六句以自省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
貳爾心父兮母兮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

生於三事之如一君德師恩天親靡異民吾同胞物
吾與焉仁人孝子一體視焉默識此語頃刻不忘凡
持已接人存心處事刻刻要與在天星斗在地河嶽
相質對刻刻要與義黃以來帝王周孔以來師相元
始以來祖宗相晤言又推與古今之萬民萬物相合
一此是何等願力是何等度量從此入而處家父願
慈子願孝即願天下萬世父皆願慈子皆願孝君願
仁臣願敬即念天下萬世君皆願仁臣皆願敬夫願
義婦願順即念天下萬世夫皆願義婦皆願順長幼
願有序朋友願有信即願天下萬世長幼皆願有序

海昌會語

卷一

聖學

十

朋友皆願有信原係一體本無同異由是出而接外
年倍長我者即作吾父母輩想年倍幼我者即作吾
兒女輩想年與我相若者即作吾伯仲輩想凡位尊
乎我者即作吾君長想位卑乎我者即作吾臣子想
甚至落花水面好鳥枝頭皆看作同聲同氣之朋友
想果如是真所謂合人物於一已統古今於一息渾
合天體無二方不虧負天地父母生我此身賦我此
性方於前後道統有補方於治亂生民有救方可謂
之達孝方可謂之聖學然而無先後中有先後無緩
急中有緩急於理一面分殊處固不容混然無別正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間施爲次第斷自一念
懇懇事天孝親始故堯舜之道只在孝弟當年欽若
昊天類於上帝止此仁孝所感夫子志在孝經平日
下學上達以天自信老安少懷與天同運至此直是
天地大孝子直是古今大聖人視後儒一番明心見
性之說一種清虛無爲之士是何如設施耶即較那
一等矜全一行之節保守一己之名是何如補益耶
此種道理莫看太難莫看太易隨念可以圓滿終身
行之不盡願吾黨實實體而行之

海昌會語

卷一

聖學

三

子曰學而時習章

我輩今日開講先要說明一個學字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一生的受用却把與天下萬世的人做本領天下萬世的人做受用近來把箇學字錯認有一種志向太卑的看文章訓詁是學有一種志向太高的又看佛老虛無是學有一種不高不卑的又學鄉愿粉飾一邊去了這都悖了聖門傳的宗旨那裏尋聖人走的路頭我輩每日讀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之還是學甚麼大家一想少不得生一點愧悔的

海昌會語

卷一

學而

一

念頭起一番踴躍的精神就好講這個學字了這學字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後先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要致知力行爲主人於聖賢之善多是浮慕不能真知自行不去譬如四方之人要到京師來必先向走過的人討個端的某處是水路從某處上船從某處上岸某處是陸路從某處過嶺從某處過關了了知得分明然後程程走去東西南北都可走到京師學聖賢定要如此此刻講說是知時刻踐履是行

海昌會語

卷一

學而

二

若知而不行便說曉的聖賢的路了終到不得聖賢地位與草木同朽腐而已雖知何益故夫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指與人一條大路教人活潑潑發尋討趣味覺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親切領會當下承接無一時不行聖賢的事更無一事不合聖賢的理心體上充滿洋溢渾是聖賢對照如掘井而及泉如磨鏡而見光何等快心這個學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我嘗得真趣味便要公于人人曉的真趣味又要資于我同志之人因一人以及多人因近者以及遠者都要來商量個爲聖賢的法子講習到正心誠意各得本性所同然一齊向聖賢路上去自此修身明道有朋安民致主有朋旋乾轉坤有朋世道盛衰人心消長道統絕續都在這朋友身上朱子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方完了我萬物一體的胸懷初則一心獨悅今則衆心共悅豈不可樂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個學幸有同志者知之他人知與不知何損于學我只時習便了我只與同志者講求便了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流俗之人他怎麼能勾知我的學這種流俗之人纔與他說個爲聖賢必無信從之理譬如醉夢癡痺吾方矜恃哀憐

不暇那有一毫怨尤的意思這等便是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到底是聖賢與人爲善一片熱心腸成已成物而又不忍棄絕流俗之人非君子而何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成了君子方成得聖賢只是一個學字一息如是終身如是大家猛省憤發如紅爐點雪如撥雲見日端不負此番講論自今日始

子曰君子不重章

孔門時習之學賴有君子一種人勇往擔當全要固學纔是載道之器若心體有一些不厚重舉動便覺海昌會語

卷一

君子

一

不威嚴如容貌既不能遠暴慢顏色既不能近信辭氣既不能遠鄙倍終日所學言的都是虛文行的都是偽事這就是學不固了君子貞固足以幹事許大經綸從此做出原非色莊襲取斷斷要主忠信忠信是一點至誠無偽的心爲聖學真根本所主在此直向聖學遠大處勇往擔當言的是這個忠信行的是這個忠信任他生死利害毀譽總搖奪他不得所學何等堅固要知君子所學何事不過在爲善去惡上做工夫須要與我爲善之人則取友爲急須要盡去惡之力則改過爲急言忠信行忠信此人纔可爲

友不忠不信正是損友如何盡交的言忠信行忠信此心纔可無過不忠不信正是隱過如何苟安的惟君子誠實爲善故取友如此其嚴誠實去惡故改過如此其速內外人已無一不修纔是君子之固學我輩果在此處尋聖學的種子當自得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傳至孟子直直截截指出本體來教人猛省體認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上思量計算便是心孟子却說這是私意不是心仁是人心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中出入往來便是路子孟子却說這是坑塹不是路義是人路可見爲人個個存這一個心的個個走這一條路的奈何舍其路而不

卷一

人心

一

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舉步動念都到不仁不義處去了喪了自己本有的物留一個空空軀殼隨着世俗漂流無所不至豈不可哀試看人家失了一雞一犬其物至輕他覺的從那處放去就從那處求來何等明白了當既做一個人只有這一個心難道自己放了去如一所房子失了主人第一般反不知去向何處雖終日學問不過聞見上奔馳心愈放去道愈

故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若學道
道只在天理上用工夫時時涵養體察講習討論都
是此心但覺放到聲色勢利楊墨一邊去一旦反來
再莫放去斷無今日求了明日又放之理看無他而
已矣五字並是斬釘截鐵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
子夏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都是求放心的學問孟子願學孔
子只是這些血脉教世人成得一個人也只是這些
關頭必盡返聲色勢利楊墨之習歸於仁義纔是位
學問我輩誰無心或放在酒色邊或放在名利邊或
海昌會語 卷一 二
放在佛老邊種種不同各宜翻然自返去邪歸正
負孟子這段點撥苦心也

夏峰孫鍾元先生講學

理學宗傳叙言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秉于理而已矣理
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
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
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
作岐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
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
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
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勿承良友鹿伯
講學集註 一
願提攜時証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
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千衍其端濂洛關
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
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
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
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
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
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
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舍學者
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

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
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禹
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
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
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
節納天下人士于理熙宣化治之世風俗篤醇其時
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歿
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
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
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

講學集註

二

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公頤瑞文意
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于宋得七于明得四其餘
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尙有未
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
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
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木天之學者區區較量于
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
以自飾其奸高胷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
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
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堂

原缺

泰卦講義

黃葉飛

訓通否訓塞只通塞二字足盡古今治亂之
故有天下者小民邪寒暑雨日開於上臣下嘉言同
攸伏天下氣脉自相流通便是至治之世若當晚近
之時

人情隔礙道路以目弊政詭脩共知
其非人不敢指卽一家父子兄弟之間情意亦自禁
柙只緣上官驕亢僚屬卑諂以至於此界諂與不界
諂君子小人於此分途君子自然直言敢諫小人自
然阿譽曲從故治天下以親君子遠小人爲急務泰
卦所言皆是此意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上

海昌會語

卷一

泰卦

下四方萬古如斯所爭者只有往來耳一治一亂往
來之跡也小大者所往來之人也乾坤上下以爲天
運之循環不知由人之往來而成此法象彖傳推本
言之交者直意流通之謂此生氣也世間人我上下
內外一切分別皆從不相交涉而起交則渾然不覺
其跡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非真兩相對待勝殘去惡
滿腔皆惻隱之心便是內陽而外陰有剛健之德自
然無所乖戾便是內健而外順無論朝野畏名義重
廉耻比屋可封便是內君子而外小人仁義何常之
有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豈真有君子小人

之定名而內之外之乎其消長在道而不在人可
已大象言致泰之道在人而不在天所貴乎君子者
爲能擔當世道從生民起見不可委之天運也六爻
是君子下三爻君子待用者也上三爻用君子者也
若以上三爻爲小人是君子小人中分天下而小人
又在高位豈是泰之象乎必不然矣初之在下所謂
草莽之臣也故以茅象之唯君子能知君子得一君
子則衆君子皆可致矣是以其蒙也二以天下人才
爲已任如初之草野側陋之人從而包之如三剛健
過中之才從而用之不以遐遠而遺不以近習而朋

海昌會語

卷一

泰卦

二

四者皆中行之道也三即乾之三艱貞即是久惕
子無時可忘戒懼當泰之時未免張而或弛敬勝怠
則吉怠勝敬則凶武王之戒書也四之進賢人不自
有其富者也五之親君子不自有其貴者也上將入
否苟能共起天下之君子出而圖之氣機未嘗不可
轉移乃自恃其泰自己告命所用者私人而已豈能
有濟大槩消長之道在人一念之間故初言志二言
光大三言艱貞四言心願五言行願上祇告命不復
以此存心所以終入於亂可不戒哉六爻之象多取
于享祀以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皆言其容體比於禮其飾比於樂而中多者得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飾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
與祭祭是祭者所以辨君子小人者也初之茅以薦
馨鬯者也二之充牣革應曰荒與盛通血也郊祭天
神燔柴之後最先進血三之於食有福主人受祭之
福也四則天子享祀元侯迷職也五則房中之主婦
也上不得與于祭故不及祭之事也

七月流火講義

小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早詩也以家計通國服以民
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粗事非人紀之

海昌會語

卷一

七月

一

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武王訪箕子曰惟天陰
騭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古
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君其民而不能協
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後之人主
浸失此意以勢力威令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治體
治天下是治天下民生是民生兩者竟自分途焉得
復有善治乎流火至至喜爲一章總言急衣食流火
至同歸爲二章言嫁娶之時流火至公子裳爲三章
言女紅秀蓂至獻稱爲四章言田獵斯螽至入室
五章所謂二祿半在田二祿半在邑自田而入邑

食飭至農夫爲六章雜舉飲食碎事築場至宮功
七章言力役晝爾至祭非爲八章言藏冰塞向墜戶
邑中之室也亟其乘屋田間之屋也冰卽藏於其室
肅霜至無疆爲九章稱壽君上此九章卽商之月令
與夏小令互有出入據民間所務者而言不必月月
求備至於禮記月令雖按月行令然多君上之事儀
文盛而實意哀與七月之詩有間矣君民之間上下
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其君則授民以時令俾之務
農桑治屋室老幼有養婚姻以時飲食裘褐以備其
饑寒續武藏冰以防其災患其民則厚于公上染絲

海昌會語

卷一

七月

二

麻以朱公子之棠取狐貉以製公子之裘小獸私已
大獸獻公執役稱壽躋彼公堂藹然其意在法製禮
樂之外夫天作之君非是欲其現成享此供奉也庶
民見其小君上見其大故凡分田置里一切經營護
衛君上任之使小民得勤其四體無有意外之虞而
已堯之敬授人時夏之咸則三壤周之分至啓閉登
臺以觀雲物民生在勤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後世
人君未嘗不欲富民但其欲富民之心以爲此國家
經費所出不得不加之意而於小民室家仰事俯育
之計漠然置之度外此念一差遂至不可收拾朝廷

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惟利而
損字三代授田民養于土者也後世買田以養上而
又橫征暴斂使民不得自養嗚呼亦何忍哉三復七
月之詩可爲流涕

洪範五皇極講義

黃梨洲先生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極也蓋天地之間渾是一
團生氣太和氣氤氳充塞上下但有吉而無凶有善而
無惡是卽所謂福也斯時豈更有禍夾雜其間唯是
氣化既漓人不能順承天道始有禍與福相對而生
逮至愛惡攻取紛紜顛倒凡厥庶民此身不能自主

海昌會語

卷一

洪範

一

禍福之來茫無憑藉於是求福免禍之心日勝以爲
福可營而至不然冥冥之中有主之者禍福倂伏心
勞日拙哀哉斯民欲爲善而善不可爲欲爲惡而惡
不可爲矣聖天子爲生人立命爲斯世開太平中心
無爲以守至正卽皇建其有極也斯時也生氣充滿
洋溢宇宙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非壽乎家給人足外
戶不閉道不拾遺非富乎出作入息化日舒長非康
寧乎孝弟力田相親和睦非攸好德乎終身不見兵
革之事非考終命乎所謂欽時丑福用敷錫厥庶民
也逮至湯比平平會歸於至善之中盡民物而皆

子聖賢真是比屋可封人生其世者熙熙皞皞但見其爲福而已可見命是我造善之與福猶若形影卽感爲應卽人爲天微顯於冥冥而胚胎已定闢幽於昭昭而貌像斯著如是斯爲造化如是亦爲鬼神矣是以古之卜筮所言吉凶只是論吾所處之當否不是度所應之禍福也後世吉凶盡歸于所應則是以應爲主而感反退聽若涉大水其無津涯能不悲哉凡厥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一循其當然之理自能和氣生祥一家有一家之福若稍乖戾便生隔礙雖或一時未必見禍其後忽然

海昌會語

卷一

洪範

二

得禍細思發端終從乖戾處來五福者人之所同欲也六極者人之所同惡也聖人指示一建極保極道理人人可能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人亦何苦而不爲之哉昔象山守荆門於上元日講洪範五皇極章以代醺事其言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其心邪其事惡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圖圖糞穢中也其心正其事善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此卽正其說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在君子立心固是如此然正人感應之理實鑿鑿不爽毫髮蓋禍福者數也

于氣合惡者心也心原于理理氣合一一本而萬殊一本福善同源禍惡相守若禍福錯出無間於善惡則止有萬殊而無一本大德不足以教化川流亦將絕矣世人往往以俄頃之見躁妄之心窺測天人有合有不合如唐人柳劉之論天者多矣其故以此補象山之闕文洪範一書劉氏父子言數而不及理象山言理而不及數皆未爲得也

春王正月講義

黃梨洲先生

古者人君之有天下也必改正朔所謂正朔者正是正月朔是朔日正月朔日爲一歲之始天下奉之不

海昌會語

卷一

春王

一

敢差忒故唐虞夏以建寅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以建子爲正所謂爲正者謂以此爲正月以此爲春也故曰春王正月加王字以明當代之制也然古來只有三統以天開於子他關於丑人生于寅爲自然之法象此外不可踰越秦人不明此理反古之道從而建亥不可爲正只稱亥冬十月以爲歲首而已亦以泰始自名爲政也逮至後世立年號以紀元則以改元爲重而正朔之義晦矣自夏商以前不可詳考唯春秋一書極爲明備而儒者各出已見同於聚訟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月改時漢去古未遠其言以

凡經傳中可據經諸儒摘索者不敢重出只以分
言之左氏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
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土功
日至而畢禮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第言日至不言冬
至夏至者以至在春正月不可言冬至在秋七月不
可言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
日過分而未至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昭子曰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國語曰陰陽分布明
堂月令曰日夜分第言分不言春分秋分者以分在

海昌會語

卷一

春王

二

夏四月不可言春分在冬十月不可言秋觀所以名
分至者而改月改時昭然矣冬至夏至之名在三代
唯見于周禮天神地祇之樂章此則偽書可無論也
然一問之諸儒其持說亦有數端執不改時不改月
者蔡九峰也其立說張本只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
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惟三祀十有二
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章不知此十二
月正建子之月也欲以祠先王及冕服二者通定爲
歲首可乎和不改時月之說者周洪謨也以爲魯史
紀年始于冬十一月孔子作春秋則始於春王正

此篇無所依據而欲抹煞左氏漢儒可乎云夏時
周月者劉質夫胡康侯也先儒謂信斯言也是周本
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
爲春矣言周改月不改時魯史始改時以從月者薛
氏也此卽夏時冠周月之說但移過於魯耳云文武
改正朔不改月數平王遷洛之後欲示有所更革并
月數而改之此或者之說也蓋欲附會蔡氏碍於春
秋又從而爲之辭耳云周改子丑月爲春孔子作春
秋始反之從夏正而每年移子丑月事於前年者
汪克寬之說也若是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

海昌會語

卷一

春王

三

時之月日矣矯誣之甚凡此皆因三正通於民俗如
七月流火六月徂暑之類亦往往見於記載以致諸
儒難端紛起其講一言以杜諸儒之口春秋日食三
十六以改時改月算之則入食限而可通以不改月
算之則不可通將謂通者是乎不通者是乎孟子曰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諸儒正坐不明憲法故不
勝其辭費耳

儒行講義

黃梨洲先生

儒者經天緯地原無所不該學之不至於是者小人
儒賤儒豎儒之別從世俗而儒之其實不可不察

也後之君子遂疑備不足學陳同父謂天地人

才聖人大人乃是人之極則繞立箇儒者名字同
該不盡之處矣郝仲與云史列九流而儒居一得一
失人所收餘幾此皆有激之言蓋因後世之儒其行
既不足以服人而於擔當開廓震動一世之人物則
又溝而出之於外以爲非儒者本色儒行之篇先儒
謂其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未必爲夫
子之言然觀其氣象泰山喬嶽牛毛繭絲苟不出於
是不可謂之儒也自立以觀其學問容貌以觀其涵
養愛身故豫備遠利故近人特立剛毅自立三節總

海昌會語

卷一

儒行

一

是一意威武不能屈也仕與憂思二節亦是一意以
天下爲己任也不露才揚己故寬裕推賢讓能故舉
賢任舉特立獨行一節出之事也規爲一節處之事
也交友則合出處言之尊讓兩節則總結上文十五
節也于人已出處貧賤富貴生死利害處之各得其
宜非心體純一焉能有此是故儒者從心上用功不
必向一言一行關釘湊合然一言一行之失枝落節
畢竟是天理流行有所不到也陽明先生言知是行
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原
是跌撲不破其後學者誤認猖狂以爲廣大又謂

爲心體却欲壞行以就其知其有反之爲力行
認格式見套爲理以巧言令色爲行儒行之脉
從此而斷高忠憲曰始也掃聞見以明心究且任心
而廢學于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
惡以空念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
鮮實修不如將儒行條條勘過附會假托者無所逃
避到聖人大人地位方可名之爲真儒耳

海昌會語

卷一

儒行

二

孔顏之樂二章

邵夢三先生

周子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是欲
者自審胸中得意處以見學力之所到非欲於孔顏
上執着成說也孔顏樂處何可名狀凡人學問有得
力處便自可樂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孔子有
孔子樂處顏子有顏子樂處蓋聖賢之心純乎天理
內之所得者深則外來際遇與此中不足爲重輕顏
子陋巷簞瓢而樂孟子乃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令顏子當禹稷之任以已饑已溺爲憂而其樂固自
在也夫子蔬水曲肱而樂與舜之有天下不與亦同

海昌會語

卷一

孔顏

一

一心境也必欲求顏子之樂當先明顏子之學彼惟
從事於博文約禮欲罷不能以至於三月不違心與
仁一正如草木方長而遇時雨之化生機充滿欣
向榮有足阻其生生之意者否也夫子之心正如元
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無處不到無時或息生生之意
直與四時百物同其行生又何處可閤其生趣耶欲
求夫子之樂須於忘食忘憂乾乾不息處見之蓋學
惟日進不已則樂亦日進不已豈如一善自得可終
守此樂爲得意之地耶要知聖賢胸中浩浩落落活
活潑潑無時無處不是這般直樂豈但孔子顏子爲

又知曾子以誠意爲大學關鍵其工夫在慎獨戒

求慊何等謹嚴而德至潤身便已心廣體胖此樂
所自造也孟子養氣以集義爲主勿助勿忘以至于
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又言君子仁義根心晬面盎背
而至于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樂之所自得也此非
聖賢樂處真實消息乎學者欲到孔顏樂處必當從
克己上實實用力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私欲一分
不盡則天理一分不滿去得一分人欲則露一分天
理去得十分人欲則完得十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
天理流行胸中光明磊落在在皆成樂地矣吾輩講
學欲尋真實受用處莫爲聲色貨利所沾染莫爲富
貴功名所動移莫爲記誦詞章語言文辭牽從
此提撕警覺下學上達自然有此種直樂

海昌會語

卷一

孔顏

二

聖學直指

陳錫殷

錢廷楷

天中許夫子口授

受業

范光陽

仇兆鰲

許汝霖
俞寅校刊
陳齊承
談九乾

聖學直指 序言

聖道當未有依據之日而經學重聖經當既有疏註之後而心學重歎自後人輒以心悟知微名爲心學既之躬行實用之效又開荒經滅古之端母怪乎有

聖學直指

一

用無體有體無用之兩受譏也天中許夫子曰此日唯聖學之亟亟一講聖學自合內外兼知行而經學心學交重不廢矣問管贊問聖學名絕學也夫子歎曰學未絕人自絕也蓋道大原出天而希天者唯聖千餘年儒者崇以天註理又最喜云心中自有天竟似語言若若者則貫天人之聖學不先絕耶既而天而重人事寧肯忘談鬼神又似自心外無鬼神則陰陽之聖德不又絕耶有此兩絕則始無所本終無所歸茫茫焉或端守一心或僅敷五教或單講一知或廣求百行各成一個儒學局而已耳誰則謂是

于身識高才頂破此重圍直窺聖域立躋道岸以繼此千五百年薪傳哉我夫子道治海昌作人念切向同人曰聖學自存天緣當念此道自堯舜而湯文自湯文而尼山渾全無間後此自江都而河汾又伊洛而閩越似乎止任得一半此聖學有既絕之憂也夫子又曰聖道當昌莫盛斯日共域以無欲標旨甫嶺山顏蔚州以慎獨倡教方深斗仰寡過是宗者二而同仁著講者春山越水宗風證人再振其中壇坫尚多精求何難總持百家之衷言共追千聖之絕學嗟在茲水喪亟著遺規自得需人用公同志

聖學直指

二

聖學規

學人初入門

語云人潔已以進孟云善人也信人也是爲入德之基

三筮吉

恭擇吉日祖先前祝告闕取三致意見有所命

贊拜先生

贊不定儀具狀志心求同學先致許之而後潔誠投拜

齋戒七日

周王發師尚父拜受丹書北面古聖且然重道也

具盡除宿習狀

所感于聲色貨利以虛無寂滅或雜伯曲學

立志聖學疏

普願希賢希聖必至布天矢心窮理盡性必至立

然後引告先師

敬擇上丁日焚香潔供伐鼓考鐘宣告聖文行釋

宜誥一綱領

若帝謂文王又若先祖承致于汝孝孫祝告之義

顧誕天之明命

先天地生後天地終為萬物命為造化根謂之曰
無極而太極唯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是曰天之
明命大學曰德中庸曰謙論曰仁孟子曰善皆
此物此志也虞廷之一中孔門之一貫舍此無源

聖學直指

三

孝弟也忠恕也根于此乃有東隱飲之退藏于密
放之則彌六合該內外全體用是誠于聖百王之
真脉絡萬民萬物之主人主幸也志聖學者當口夕
恪恭昭格敬如君愛如親嚴如師千百十年奉持如
一日所云居敬慎獨致知先立其大盡在于是寧
恒日常日在之哉

請事四條目

是顏子請日子張書紳之義

孝親

此夫子行在孝經之傳人子事親如事天自晨定
昏省以至終繼舍迷悉同對越之心

忠君

此夫子志在春秋之傳人臣事君如事天自奔走
禦衛以至盡忠補過均為昭格之事

仁民

愛物

乃為天民既同生于入若同胞必厚其生復其性
乃慰天心不以行藏治亂而岐其念

受持

即須更不離拳拳服膺弗失之義

隨念隨事隨時體認天理

宜見本源不以顯微間不以利害移靜為天下福
純乎天理動為天下功時見天則隨下學隨上達
之矣

擇德器淺深入二大弟子門

聖學直指

四

大任下此不能獨力承當克副天心此中行之門
急重有狂狷之品也蓋天心至公聖德難見定生
一種有氣鬼的大才肩荷世道救濟生民治能補
治亂能撥亂襄助作君大業即定生一種有骨力
的名賢干城名教扶正人心達則兼善天下窮則
垂教萬年力振作師大權是二者皆分具聖人之
一體皆挺受上天之簡在胥應五百年之昌期欲
一登可合見大成想聖門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四科後儒分治事經義二齋率由是義是以我大
子當仰止古人豪若張子房諸葛武侯狄梁公
宣公李忠定于忠肅等三十餘人集成一書俱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上追皋夔伊呂之鼎業
願天下萬世高明一輩人志其所志焉又景行
名儒等輩十餘人集成一書俱為往聖繼絕學
陽明等輩十餘人集成一書俱為往聖繼絕學
後世開太平上承顏曾思孟之宗傳者願天下
世沉潛一流人學其所學焉兩邊既難相兼而
應當並重今擬合纂一部希聖達天全書與同志
共講求豈可執一而任之哉

功用既大

無欲二字是作聖根基達天要路凡事業學術功名道德必至此地方不流于雜伯方不陷于曲學不皆無欲之盡

若平天下治國齊家不根本明德而來雖勉而高世名震天壤終屬有用無體之學

體備已重

兼善一境是聖學作用同天分量凡明心見性至靜守中必滿此量方不同於拘虛方不陷于僻道未極兼善之量

若誠意正心修身不做到新民上去縱悟微本元識絕千祀充為有體無用之備

誠至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曰聖人矣

至此人事盡天機呈知行合一妙粹天心內外無間渾見天則舉位天地育萬物人性已性真實事

聖學直指

五

業盡在一誠更不必再言體認天理直是以天自處之聖人已耳何也大易六十四大象萬象統體一太極一象各具一太極從容中道動靜皆天理云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事性則浩浩其天境界聖手雖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至今尚有可也

聖學規計一百有八字首八字太極二氣五行

之數象道之創始自贊拜先生起至體認天理

止共五十五字河圖之數見道之本體自擇處

器起至聖人矣止共四十五字洛書之數見道

之流行謹依演出請正同人

受業

范光陽

記錄

仇兆熊

聖學規跋

求道者不得其本原雖終日言道枝葉而已矣知其本原而不求諸日用嘗行使之體用兼備則亦恍惚杳冥本可以語聖學之全大學一書綱領具在條目井然後儒分鑣並出各立宗旨然於明德

天命天人合一處未嘗標舉惟董江都言道之大原出於天橫渠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其於萬

殊一本確有所見但入手用功猶有未詳耳吾

夫子倡教海寧片有講習慨然以斯道為已任四方

之士宿糧而至以其相證明於是人心丕變教化

聖學直指跋

一

大行一日口授聖學規光陽輒援筆記錄不禁喟

然曰夫經者作聖之律令心者證聖之根抵今合

而歸之於聖學不流於訓詁不墮於空虛此聖道

之正鵠也其綱領在顧諟天之明命其條目在孝

親忠君仁民愛物先之立志以奮發於始繼之受

持以不懈於終必使存之於心皆無欲之盡達之

於外成兼善之功以為有體有用之學而後馴至

於從容中道誠人也而合乎天矣聖學薪傳賴此

復續蓋吾

夫子於濂洛關閩河汾新建之書無不辨晰毫釐而

潮州春山二曲諸大儒又素多來訂近與吾
鄉紫洲黃先生互相往復而是編一出使有志聖
學者皆有所依據不至索之象罔厥功大矣因亟
付剞劂以公同志焉

康熙丙辰十一月上浣甬東受業范光陽百拜謹
跋

聖學直指跋

二

聖學問答序

聖學問答西山先生時答諸弟之問
也先生主於隨處體認天理隨處體認天
理甘泉之宗旨也當時王湛兩家各有宗
旨遊其門者亦不能無異同而文成之言
曰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
能只是能箇天理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
去盡箇天理是與甘泉未嘗不合蓋天理

豫序一

二字是儒門得分家備雖千門萬戶此如
珠之有盤也先生之言天理不墮於虛無
不滯於迹象卽形器卽無聲臭風雨露雷
無非至教故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
臨汝無貳爾心而後見戒慎恐懼之本體
奈何世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
於天命推一分於物理又推一分於間見
零星拆散東倚西靠究不得一分之力此

原缺

聖學問答

天中許西山先生口授 男 廸澍

仇兆鰲 談九乾

陳錫嘏 陳齊永

錢廷楷 許汝霖

受業 范光陽 許用光 全筆記

陳 銳 戚 依

俞 寅 張曾禧

聖學問答者。河南許夫子。令海昌之三年。政簡刑清。民安盜戢。嘗會集本邑賢士大夫。爲之講究天人。實

聖學問答

一

詮體用。豈但六經四書。發明先聖本旨。聽之者俱驚聞所未聞。卽一時登堂受事。環橋聚觀。歌詩作樂。肅肅雍雍。如遊身唐虞三代之上焉。其每講各有記錄。另載外。楷等晨夕侍訓。始讀體由極認。量由學充。施由親始。三篇大指。未嘗不豁然耳目。而究茫茫於心。故不憚乘閒切問。更有發明。掃却從來異同說話。泄盡千聖百王天機。真是聞所未聞之中。又有私淑者。特爲之筆記云。

錢廷楷曰。自來講學。定有宗旨。濂溪先生。主靜立極。發源而後。或今尋孔顏樂處。或令看喜怒哀樂未發。

時氣象。或以主敬窮理。或以先立乎大。或以致自己良知。卽今日講學者。明善也。無欲也。同仁也。悔過也。慎獨也。證人也。總不越程朱與陸王一道而兩分焉。夫子究以何主。敬請直示。庶有依歸。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足矣。

俞寅曰。若是體認天理。可以博觀而約守乎。先生曰。然。千聖總無二道。後儒每墮偏岐。唯認天理。則百慮而一致矣。動王體認天理。必兼內聖學問。靜聖體認天理。定儲外王謀猷。人臣知天理。自知君王之戴代。有忠臣人子知天理。自知父母之親。家皆孝子。且求

聖學問答

二

忠于君。移孝作忠。何非從天理推來。試觀文官認天理。斷不愛錢。而有經治真事業。武臣認天理。斷不惜死。而有撥亂實勲名。奸雄唯不知天理。妄意欺世。而盜名。石隱唯不知天理。堅心逃名。以忘世。儒林唯不知天理。每在文章中。浮慕聖賢。僧道唯不知天理。故在倫常外。誤認仙佛。甚至儒其名。而元釋其學者。或絕民物而言身。或棄天地而講性。不則外人事而端事天。不則輕天親而務濟衆。問本心是何事。那面目是本來。總之不認天理。故至於此。豈知天理。至公至平。而最易簡。豈知天理。至精至微。而最廣大。雖耕

收斂一知天理。自必安分而守法。行道乞人指之曰。滅沒天理。彼亦必拂于顏。作于志。確確乎天理兩字。竟是聖學歸旨。體認兩字。竟是入手工夫。下學在此。上達在此。可以博觀。可以約取。

戚侔曰。孔顏樂處。端只在此。哉。先生曰。然。且不但尼山一堂也。虞廷一中。不能舍承天而治人。伊訓一德。亦只在顧天以紹祖。翼文王。昭事上帝。外此更何處窮理耶。如或舍此天理。言主敬者。敬個甚麼。言良知者。知個甚麼。餘可類推矣。

陳鏡曰。做功夫。次第何若。先生曰。始則告天。次則法

聖學問答

三

天。久之合天。又久之格天。皆體認之功也。一部中庸。具在矣。從天命說起。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告天之功也。君子而時中。雖夫婦之與。知與能。可以察乎天地。法天之學矣。至誠盡性。即兼盡人物之性。贊天地化育者。合天之功也。不貸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到底以

上天之教。無聲臭爲至者。格天之學盡矣。誠九乾曰。子與子。言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可見天原在自己心性中。外自己心性而言天理。於何處着落。先生曰。然。唯今人不知本天而言心性。則心非其心性。非其性矣。孟子曰。此天之所與我者。以此

言心。乃其心也。以此言性。乃其性也。豈但不本天理。無以識本心。無以識本性。蓋不本天理而言學術。不成學術。不本天理而言事功。不成事功。不本天理而言道德。不成道德。唯體認天理。方知聖學之體之所。以全。唯體認天理。方知聖學之用之所以大。知聖學之體全。而用大方。知吾性天中之體亦如是。全用亦如是。大也。天外無學。性外無天。體當何如。全用當何如。大體認天理之聖學。豈尋常焉者。可以同日語哉。朱文球曰。三代而下。聖人皆重人事。讀夫子聖學三則處。本天何也。先生曰。蓋爲聖學言也。三代而上。

聖學問答

四

六經之中。聖人處。言天。事即人事也。厥后有單言天者。失矯誣矣。故君子戒之。詔人重人事。三代而下。諸儒之學。有絕不言天而單講人事者。失支離矣。故君子憂之。詔人溯天命以重人事。今吾宗體認天理者。正在人事中。講天理。然後人事即天事矣。不觀孔聖人之自叙其學乎。生平入手得手。和盤托出。然只五十而知天命一語及之。其始與末。俱不言天何也。蓋天所以生吾。與吾所以承天。總賴此學。言吾而天在矣。自五十而知天命後。步步皆天。至七十則渾忘乎天。而卽心是天。可不言天矣。

許汝霖曰程伯子嘗云天理二字。自余體認出來者。今既聞命矣。還於天理上體認天理耶。抑在自己心中體認天理耶。先生曰難言也。得力在體認二字。不能渾合處。亦在體認二字。再觀胡文定曰。聖人以天自處。又邵康節曰。凡事循天理而動。造化在我。只到這個分際。觀止矣。但工夫有淺深。見地隨有同異。嘗參想來。後儒學問。儘自不讓前輩。一比勘研辨之。自明。如史臣贊帝堯曰。欽若昊天。夫子贊其爲君之大。則曰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不祇是欽若之見矣。伊尹訓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及誦湯言聖敬日

聖學問答

五

蹟。又不但顧諟之說矣。堯夫贊孔子曰。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事。方是彌綸天地出入造化。直與浩々其天一句。同一境界。何天理自心之分耶。陳齊永黃永等。喟然而歎曰。齊等不敏。得聞此言。竟如遊子別父母。久亡於外。一旦得見父母。其痛快也。俱斯時矣。先生曰。要知久已後。離了父母。此身在。即父母在也。

迪澍曰。澍也。魯天理兩字。尚祈切示。蒼々者。天擡頭。卽見理。向何窮。先儒每舍氣數而單言理。凡曰天者。自心性中有天。非蒼々之謂。不知天有二耶。果氣

一天理又一天耶。先生曰。善哉問。此向來先儒之處也。不謂子能參之。天安得有二氣也。數也。理也。一不可歸重處。自然在理。此實先儒之精處也。要如氣數與理分則三合則一而已矣。由是萬物得之而爲萬物。其大者天得之而爲天。但見春以生物。夏以長物。秋以收物。冬以藏物。一本元亨利貞之德。豈如其運行處。有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暑寒晝夜。雨風露雷。變々化々。誰爲之耶。自是人得之爲人。但知其命于天曰性。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猶是在天之生長收藏也。著于性曰經。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猶是在

聖學問答

六

天之元亨利貞也。豈知其辨于族則謂之倫。曰父子親曰君臣敬曰夫婦別曰長幼序曰朋友信。不猶是乾坤六子之名數耶。又豈知其經於世則謂之運。曰皇曰帝曰王曰霸。不猶是春夏秋冬之更迭耶。感々應々。又誰爲之耶。由是言之。天與人且不得分爲二。天安得有二理。政可與此參。

陳錫嘏曰。天則一矣。敢再請天與人不二之說。大豁我心。先生曰。試觀太極之圓圖。一半白清者天。一半黑濁者地。未始有人也。再觀先天方圖。天道一下降。地道一上升。而萬物之動者植者皆生。萬物與天

一耶二耶猶之乾父坤母未始有子也迨一陰一陽之感交而六子生焉子與父母一耶二耶知子與父母之非二則知人與天地之非二余故嘗云天人原是一氣原是一體先儒但曰一理猶疑二之而一之也

許用光作而歎曰信斯言也前所謂始則告天其晨昏定省出反必告于親者是耶次則法天其善繼善速克稱為肖子者是耶久之合天者何蓋孝子事親聽無聲視無形洞屬之至者非耶又久之格天者何蓋父母既沒為舍思貽令名必果為不舍思貽

聖學問答

七

惡名必不果慎行其身可謂能終者非耶先生曰然然豈但仁人饗帝與孝子事親直作一事看哉余嘗禮天矣直敬如君愛如親嚴如師此物此志無二也余嘗祝君矣直戴如天事如親奉如師此物此志無二也余嘗事親矣直奉如天尊如君儼如師此物此志無二也余嘗禮先師矣直尊如天敬如君愛如親此物此志無二也即更推之仁民而及鰥寡孤獨之無告也愛物而及鳥獸草木之細微也無不切視之為上天之分體無不切視之為吾君吾親吾師之同氣即無不切視之為吾身之分體吾身之同氣也

知殊塗同歸之原至親至切然後可講理一分殊之義有條有理由是言之天與萬物且不得分為二天與人不二可知天也人也物也與我不二又何待言哉

張曾禧曰今而知子思子言天命之性必到天地位萬物育信有著落蓋天地不位直咎吾身之不孝萬物不育直咎吾身之不仁不至不見孝之大隨處體認天理弊緊要歸處更在此蓋先生曰然講聖學者不向此中探討確實不向此中講說明白不向此中體驗親切平空說個孝弟忠恕曰盡了竟歸入

聖學問答

八

子之道又平空說個中字心字曰盡了虞廷孔門之傳竟不知其所以來處與所以竟處矣此又堯舜孔孟旨中所有之義為先儒未發之處也陳勲曰萬理不外一心千聖傳道只傳一心此向來講學丹訣從未有指出源頭如此親切俾學者眼目便有依歸敢問所云告天者信如日間夜間所言所行一一焚香皆告于天何年臻達天境界先生曰非也講聖學者合下便有合天工夫第或日月至或三

其果能領畧以天自處到家一部的功課否也。然學者真可以聖自命。猶之聖人真可以天自處。果知天可時。合天可念。合則無時不告天。即無時不告天也。無事不法天。即無事不達天也。聖人可學而至天理。即我而存。寧有二耶。獨是後學小子。不可存欲速之見。恐墮法家伎倆耳。試觀夫子十五歲志學至三十歲方曰立。計有十五年工夫矣。其後不惑知天耳。順從心各以十年方進一步。後學果能認真。昭聖學規入手做起。十年不懈時。體認而自已不覺有得力處者。未之前聞。由一念一事而一體。由一體共

聖學問答

九

體而神化。即聖即天。方是聖學究竟。

范光陽曰。請問聖人以天自處。是何如境地。可得而指示之乎。先生曰。吾於處。見之。先就三處。爲汝指示。讀魯論。天何言哉。一章。凡一見也。讀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章。凡二見也。讀易經六十四大彖。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句。真正時。乘六龍以御天。凡三見也。由是推焉。天生萬物。而又生聖人。即以聖人代天。而持世。而御物。而聖人因以天自處。隨以天下國家萬民萬物。視爲一身。家一性命之事。當仁義禮智。既明。詔之曰。此天德。同賦與人。又豈有易書詩春秋。

秋禮。教天下萬世。曰。此天經常垂乎世。既經綸之爲父子。親君臣。敬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而敬。教之曰。此天倫。秩叙乎人。又統御之爲皇帝王霸。而挽救之曰。此天運。主持乎世。凡此何非以生長收藏。四時布序。自任其身之事。無奈氣薄道衰。世漸降矣。天生幾個帝王。以長養萬民萬物。任作君之事。天又定生幾個英傑。輔佐帝王。羽翼作君大業。天生幾個聖賢。以教育萬民萬物。任作師之事。天又定生幾個大儒。相繼聖賢。接緒作師大任。該獨任者。獨任之。該分任者。分任之。或一堂而共事。或越幾百年相代而任事。

聖學問答

十

世治則體天心。用敷文教。以化育民物。世亂則體天心。用殫武功。以救濟民物。諸遂其生。復其性。處。不論飛潛。不論治亂。無不制爲禮樂刑政。詩書教化。分官布職。裁成輔相。以作聖功。以答天心。何非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發育萬物。自比其職之事。仔細參想。聖人以天自處。實心實事。非言大語也。故書中無不示之。曰。事天。曰。參天。曰。配天。曰。法天。曰。合天。曰。格天。不一而足也。然入首當以隨處體認天理。顯現天之明命。一個丹頭做起。仇兆熊曰。聖希天。講聖學者。直溯天命本源。直究天

功峻極固是第一等道理。不待言矣。然人多中其弊。從下學。試就人倫日用講起。更屬切近。如紫陽先生所集小學。立教明倫等書。或者同人容易下手。先生答曰。天非高遠。聖同凡庸。吾之言聖學。本天就在家庭人子之於父母。體認出來。天係人之大父母。係實理。非比語也。聖學從顧諟天之明命。做起。首如觀人子者。父在觀其志。家傳有自。克守嚴訓。又以隨事隨地隨時。體認天理。做功夫。如觀人子者。父沒觀其行。時勢遞遷。不失祖業。究從以天自處。做歸結。如觀人子者。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歲月之更變無窮。高曾之規矩皆在。至此方完聖學。如觀人子者。乃得解李矣。天下萬世。宗仰之爲聖人。如人無間于父母昆弟之言之孝子也。人果知志聖學者。總做一大孝子。卽此是人倫。卽此是切近。何常高遠。但人卑視下學。淺言倫理。毋惑乎聖學之歎絕也。

聖學問答

十一

海昌講學集註

天中西山許先生 著 受業范光陽

許汝龍

仇兆鰲

陳齊永等全記

續集四書說

鹽官陸水修問曰。先生續集四書。語有云。孔子之後無聖。四子書可以續耶。敢問漢唐宋明以來。諸子不止百家。劉念臺先生以周程程張朱配前五子。今將取衷何子。先生答曰。四子書無續。是聖學真絕也。聖

講學集註

一

根不斷。聖道嘗明。人不能認取真宗。或尊經。或守心。卑執一偏。終成儒學。聖學代代所由不續也。今于漢取董子。不但爲其正詮明道數語。挽救戰國功利之習。開闢宋代理學之風。其尊孔氏。尊六經。實見起百代而件。件溯出道之大原。總在天是學。貫天人德感幽明之聖系。猶在。後儒謂其惑於機祥。政是窺不及其涯際處也。竟于天人三策。繁露春秋中。纂出一書。有源有用。實冠濂洛關閩之上。今于隋取王子。學求用世也。太平十幾策。可行則不妨上。不可行則不妨止。卽身不行道。而李靖魏徵等公卿將相皆出其門。

佐唐一代救濟生民之業是全體大用之聖學猶存
後人議其僭經試問曾淵其理數天人之一斑否竟
取其中說一書見真論正可解前古後今之惑今于
宋取周子太極圖說實悟出先天之秘雖表彰聖道
不及兩程功大集諸子大成不及朱子說詳然正蒙
啓蒙易傳集註皆類語錄不成一家成書唯小學一
集頗精又皆五經現成之語究竟通書一冊旨本中
庸之至誠義推易元於無極開無數主敬致知法門
不得謂孔顏之真樂處匪有獨契也今于明取黃子
洞幾一書義綜三聖解詳五緯日月星也象數理也

講學集註

二

一個交盤大帳簿由天象歷差處討出天心聖道爲
孝子所以事其親忠臣所以事其君之根抵有非當
主理單治心諸儒所可幾及竟于面書問答諸明義
內纂成一集不謂非漢魏以後洞見理數天人者之
獨擅一座也水修嘆曰四代取衷四子此見亦超前
輩今由廣川河汾濂洛漳江進續洙泗一源勝單讀
五子書多矣聖書代代各存則聖根代代不斷誰曰
孔子之後無聖耶

續集五經說

楚中周令公問曰五經如星斗經天又如河岳屹地

生答曰否否擬則併續不可少也擬如孟季之有伯
仲續於宗祖之有子孫後先輝映作述重光有功無
罪何嫌之有况道綜諸古法衷乎近不綜古何以知
源流不衷近何以識因革道揆必貴法守酌古定要
華今雖今之日月猶古之日月今之山川猶古之山
川而今之人情不必皆古之人情立乎定哀以指隱
桓一朝之事已如望遠音焉至生今之世而上追漢
唐宋遠矣又上追夏商周又遠矣又上追三皇五帝
斷有格格難行之處豈有合符者耶今五經之續日

講學集註

三

在人間更如饑寒之必須衣食病痛之必用參黃現
現成成斯須不離一經纂續事若創聞方知續集之
功萬萬不可缺也又問曰易經何所續也先生答曰
易歷後文周孔四聖章分十翼象數理三者具備主
管王輔嗣先生註定今本單重理一邊矣溯自漢楊
子雲大元隋閻子明洞極宋邵康節皇極明文太清
太微理數相參天人交感先天後天精義猶在以此
作續易經庶乎由流溯源尙得古易之真旨焉道在
知德通神明情類萬物之下手處又問曰書經何所
續也先生答曰書刪自唐虞三代以秦誓終者言

初有五十四大經大法道統治具在今山
諸令及章奏歷晉隋唐宋元明各代之詔令章奏
取有合大經大法有補道統治統彙擇百十餘篇
以成一書吾鄉崔后渠先生曾有選本名曰文苑春
秋今改名續書經不謂非典謨訓誥之遺風至今猶
存焉道在知上今天道下通民隱之大關鍵處又問
曰詩經何所續也先生答曰詩分風雅頌有周一代
書也貞淫具載正變並存朝政民風一時之美刺百
年之法戒存焉然亦以周秦止今由漢魏六朝以迄
唐宋元明各代樂府亦分風雅頌三則但有關於朝

講學集註

四

與民風人心教化者存之朱止谿先生選本名曰各
朝樂府今取作續詩經諷咏之下各有典觀羣怨之
動人處三百篇之古經如在也道在知問邪存滅之
大旨處又問曰春秋何所續也先生答曰尚書紀言
春秋紀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隱桓始定哀終一
筆一削存百王傳心之要典今取資治通鑑綱目一
書單錄其書法所紀之事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
年始迄後周柴世宗己未年又自有宋庚申年至元
丁未年止其溫公之通鑑並編年則左傳也其紫陽
書法之發明并商文毅之綱目則續春秋之義也

原缺第五至八葉

子曰伏誅不得與錄賢同詞也按春秋重討賊以是
目不但發明反正而長驅宛洛之義聲不府昭揭
于千百世後哉王子猷髯大快曰微子發明幾令煙
煙大義沉埋千載余曰不但此也人每贊漢中將生
平大節在燭秉旦待力拒吳婚可爭光日月余謂不
然益昭烈亭侯名雖義結實有君臣分焉豈泛常嫂
叔輕可褻視至大將軍受命疆場權重身疑輒生不
測誰敢私婚敵國等諸兒戲更有二節可以辨正一
新向來耳目一正千年訛傳如漢中將諡曰壯繆人
輒疑為惡諡至稱同妙音若為漢中將諱者然豈知

講學集註

九

繆與穆同禮大傳序以昭繆足據也况考諡法詳布
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美矣哉面赤髯偉情貌
如見且義氣與天地長伸德義雙美豈尚與秦魯二
公名與實爽者同例論哉又華容道釋曹一事老生
豐備看劇本習遂訛為美談若據庾公之斯遇子濯
孺子故事為主斷者寧知人臣受命討逆私婚不可
故釋尤不可春秋大義滅親石碣且知豈問于漢中
將再據晉重耳對楚子治兵中原止避三舍而不察
鞭弭周旋之語又知豈曰以君靈得歸骨死且不吝
若帥偏師修封疆雖遇執事弗敢違盡臣禮所以報

也。竊若漢中尉洞悉春秋大義者，計豈出晉君臣下斷不然矣。山是推論上下千古，可以考正者，寧但一二事，卽以茲一二事旁通之，不謂不有功于綱目，願天下後世讀紫陽綱目者，幸留意焉。

纂希聖達天全書問答

武林陳天被先生曰：性理一書，先朝纂集，可云美備。然言性處，只在理氣質上分辨，不在天命處會通。言天處，只在度數寒暑上分別，不在木火土金水一團生氣上直指。言道處，自虞廷傳心，尼山繼往，開來接一中之統，直至晦菴集諸儒大成，延十六字之心傳。

講學集註

十

而止，似只在心上講，嘿契不在以一仁上承天心。下合人情上講，針盤又言治處，自夏商周封建井田學校等制，漢唐來郡縣府兵兩稅等制，直至宋元各新法而止，只在制上講，因革不在以一理下順民情上合天道上講。時空言鬼神處，全蹈虛無闕異端處，直等禽獸一坐誣罔一坐已甚，覽此希聖達天全書一出，天德王道聖帝英王聖賢豪傑名世大儒治統道統具載，可云美備中又美備矣。先生答曰：享其成者，後人之良遇也，補其缺者，前人之功臣也。讀前人書，不能拾其精，彌其失，以意逆志，是後人罪過，其爲前

人吐棄也，必矣。又問曰：前輩姚先生將太極諸圖列在其後，全書內前增十圖，後增十圖，何也？先生答曰：由微而著，是放之則彌六合，由博而約，是欽之則退藏于密，易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圖象在其中矣。又問曰：夏峰孫先生將濂溪先生升宗傳書之首，此全書內上叙義堯，中叙孔顏，何也？先生答曰：刪書斷自唐虞，係尼山祖述之原，其實龍馬負圖，天呈道也。庖羲畫卦，聖述天也。千聖百王，性道教本，元禮樂刑政精義，無不發源于此，故上叙之。至靜聖接動王之傳，素王創守待之統，是貞下又起一元，皇帝王霸

講學集註

十一

終而復始，人鮮知之，故中叙之。總之，惕亢潛躍不外乾元太極在其中矣。又問曰：左編留侯與右編江都相相配，何也？先生答曰：書之所云全也，上蒼開治，尤要救亂，吾道經文亦須緯，武五百年名世，何非吾師作用一救蒼生一扶名教天心在其中矣。又問曰：全書內孝經十八章與孫子十三篇並載者，何也？先生答曰：春秋不云乎？國之大事在戎與祀，所以示之武以威天下，所以示之孝以順天下，聖學在其中矣。合觀全書源頭體用入首無不具在，幸吾師同人讀之。

北山問答序

北山者海寧縣安國禪寺古鄉約所在是余蒞任卽值軍興願學講堂尚未遑建訪前輩張子韶先生讀書臺亦遠在表花鎮菩提寺中且荒廢無存因是請黎州黃先生夢三邵先生同紳士年友先講學此中已有海昌講學會語一刻集諸同人論辨者茲刻係余一人專見乃從五經聖人白文會通全非勦襲先儒語錄竝撫拾許序

大全諸家諸從學欲不沒這一番問答或有偶合先聖真心印一二處未可知故作別集曾見漳州石齋黃先生榕壇問答一冊計十八則茲內辰一歲縣篆優暇講論亦適得十八章以此請正同志諸先生大人想自不吝斧裁批抹訓駁互見同異乃見真愛亦且令有耳皆聞有目皆見何如何如至懇至懇

康熙丙辰冬臘日許三禮題于衙署告天樓下

北山問答十八章目次

第一會

大學首章參聖經三說

孟子末章參見問知五百歲純旨

第二會

富與貴章勸破利害兩關

道不遠人章體究人倫大道

第三會

泰卦于泰卦發內君子外小人見全易皆盡人合天大義

洪範于洪範明上順天下治人見帝王以身極會五福之全

北山問答

目錄

幽風七月章于幽風見虞夏商周皆重民而不但發明一代

春王正月于春王正月發明二百四十二年俱尊王法天事

儒行于儒行見作君作師分統之全學

第四會

學而時習章以人合天第一義在學

君子不重章脫凡入聖大法門在收過

仁人心也章孟子仁義兼講提醒人心實對無父無君之游壁

第五會

天命章發明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一章本原入手究竟大義

孔顏之樂發明孔顏之樂真傳在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上

第一會

清溪徐方虎先生問今日開講聖經一章向來三疑案須要剖明方補前儒未發續聖學真傳一則至善是何境界一則致良知宗旨是否一則格物果是宋元明來終作疑團耶先生答曰聖經明明白白把從古來開治勘亂一種大學術訓萬世得人講求則世享其治不得人講求則世受其亂原不是書堂中訓話說話又爲學術紛雜不得不于三綱領中提重至善是急指人一歸宿正路又不得不于八條目中歸

北山問答

本脩身是拾重起一建極會極主人起手自從致知格物入得手要在久安長治驗何等明備何等正大所云至善分明劈倒清淨無爲一路學術又劈倒好大喜功一種伯業一則冒爲明德而不克到新民山一則飾做新民而實非歸本明德中來皆非歸宿極處何用說純說粹空作形容不盡葫蘆提話頭只將明德照下天之明命新民是天命我的事做到滿量時就是再將下傳帥天下以仁之堯舜敬天敬止之湯文新民之武王學修之武公雖至思用人之泰穆公不用聚斂之孟獻子這八個人仔細端詳皆可

得至善之全體一體的樣子。自來講明到明之新到新之極處。不知是講甚麼。致知原是聖學起先功夫。宗旨最是。況當經學箋文註功令帖括之後。此道都講在本子上。與自身何涉。一自致良知提唱一番。如麻木人受了一針。方覺痛癢。煩熱中服一劑清涼散。何等快活。千聖真骨髓。方見。後人知奮發者纔多。何得不拜服而祖豆之也。但合行于知。只消一致將。誠正脩齊等都該盡了。竟作聖賢結果功夫。毋惟動當時後世之駭。格物自是窮盡事物之理。是聖學踏實功夫。却又非繁雜瑣細之說。觀邵子觀物篇自明。

北山問答

天地一物也。天地又生萬物。萬物中靈而秀者人。四民中靈而秀者聖人。聖人知天命。我明命以來。就有這大學術。並能冒萬物。參天地。確乎以天下國家爲一身者。透得此理。方能承荷這一大學術。做出這一大事業。如此格物。豈不就是致知。何用一事一物。都去留心窮究後。方云起手入門工夫。愚自心體認如此。不敢爲前儒護短。亦不敢爲前儒阿好。幾幾求當聖學已耳。請正同志。
司講張繩其
司記楊官建
海昌朱岷左先生問。由堯舜至于湯至文王。至孔子。率以五百年爲言。他日子與氏又說五百年必有

者最名世出此其義何居當日尼山師弟並未論
事勢則解定有持見且見知聞知是知個甚麼而並
發明先生答曰是從河圖洛書看出天地之心天地
之數並看出帝王聖賢之出處來何也河圖相生洛
書相克天地以生為德生生者天地之心也然有生
必有剋逢生則治遇剋則亂自有生民以來久矣一
治一亂是天地不得不然之數也五百年適當貞元
之期或先其期而見或後其期而聞要皆天地特特
生出幾個帝王聖賢任道救亂以終全其生生之德
之心故帝王聖賢生出俱不是子子然止完自己一

北山問答

三

身一心之事任此道就要救此世膺此氣運就要
此一段天心要知見知聞知是個甚麼就是向來
日迂腐拘儒所不知者是所不知者何承天治民這
一副心腸這一段作用遇治時亟亟遇亂時更亟
不遷形跡不懼艱難不安生就去遂他的生遂本性
就去復他的性總體天心該用武就緯武該用文就
經文行權達變不執一見不拘一法窮時端委是這
一件事達時勘定是這一件理務合順則之人心以
當好生之天心所謂中也堯舜精一成湯制心
文王昭事如傷孔門識仁總不離時中者是

庸拘儒信理不信數言人不言天守心不達事紀
不緯武尊己而忘世輔治而避亂執經而棄權據此
種種鳥足知之鳥足知之
司講化兆蘇 問夢淵
司記陳汝成

第二會

慈水姜西溪問凡入聖學者要勘破兩個關頭纔有
進步處一箇是利欲關一箇是生歿關今日講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全章這正是聖學最喫緊關頭果何
以勘破得出先生答曰先要識得仁字是何物事為
何緊要甚于富貴為何緊要更甚于性命不向這裡
討真實心安理得之大處恐貪富貴不是仁即辭富

北山問答

四

貴長守貧賤難道即是仁恐偷生怖死不是仁雖
生易歿亦未必就是仁由此兩路想來果識得這
仁麼是仁也者在人為天命之心德在天為流行之
天理是天命人的安身立命真生機是天開世的
綱常綱名教真本體是天賦人的泣天地動鬼神
血性配道義的浩然之氣是此與禽獸的幾希之心
是此為造化根為萬物命在上之星日本此並耀在
下之河嶽賴此通靈天地無此不成世界人生無此
不成人類惟識得這仁若是緊要若是關重則兩
關頭自不難勘破出去矣果向天命我的仁中立

堅定養得純熟則辭富貴可。卽不長守貧賤亦可。舍生求之可。卽全身存之無不可。雖然此就成仁時言。則可。若求仁者清剛之德。畢竟與澹泊之境。艱苦之情。相安而不至于蕩相礪而不至于淫。故入聖學者。先要從此兩關勘破出去。司講光陽司記陳熹

海昌陳近思先生問。講學該在人倫切近處講。庶乎觀聽者有激于人心。有益于風俗。如子臣弟友章。開口說不遠人三字。自是在下學卑通處論。夫子反件。件道未能何也。先生答曰。道不遠人章。當與上章費而隱四節連看。知造端乎夫婦。可以察天地則知子

北山問答

五

臣弟友之道。原非卑邇。子曰未能。卽前天地之猶有憾處。聖人之不知不能。就在夫婦之與知與能內。以此講求。天地非大。鳶魚非小。以此而謂之庸德庸言。可。卽以此而謂之莫破莫載可。又非在道上推高。總在君子身上。君子心裏討箇實消息。又何云遠。

司講陳齊永司記黃壽

西陵應嗣寅先生問。易之泰卦。乃夏正建寅月卦也。內乾外坤。三陽下降。三陰上升。故曰交。乃年年有箇正月。天道運行有固然者。寧必待內君子。外小人。然後稱泰耶。先生答曰。大易與天地準。自乾卦以至未

濟總之以天道教人。卽如泰卦三三果法。天陽之內。而內君子。果法天。陰之在外。而外小人。則是天有泰運。人世亦享太和之福。天人確乎交應也。不則人事不盡。天道有違。天道自天道。人世自人世。雖有泰運。豈能泰和。惟否卦亦然。果九五大人。克傾乎否。卽有否數。終無否患。裁成輔相。端賴聖人。人事卽天道。一部全易。都作此觀。一泰卦云乎哉。司講吳何煒司記姜之圻

北山問答

六

如此說。講道學。最忌散漫。尤忌籠統。一部尚書。人誰不知。二帝三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道本于心。不知九疇一篇。是上天特特錫下外王內聖一大道理。既條理精密而無外。又規模廣大而有本。子靜先生云。商周之間。道在箕子。竊謂千聖百王以來。道備洪範。何也。王者上天下地。而身處其中。上不順天。而原不見中。不脩身。而道無歸。下不治世。而量不全。故五行者順天之始。五事者脩身之始。八政者治世之始也。五紀則順天之中。皇極則脩身之中。三德則治世之中矣。稽疑者順天之終。庶徵者脩身之終。福極

世之終。蓋順天者始資其器。中協其時。終察其形也。脩身者始踐其形。中立其則。終考其應矣。治世者始厚其生。中復其性。終造其命也。如是脩此九者。問源頭。則五行貫九疇而皆在。問綱領。則皇極統九疇而咸歸。問究竟。則躋萬世于仁壽。而九疇之用乃極。到此方圓滿了。上天錫範演疇之意。後之講道講治講學。實祖于此。願天下萬世志聖學者。胥當準乎此。若漢劉向宋元定。明石齊諸著作。不失之一枝一節。而不全。則失之字比句構而鮮要。覽此說。自知痛快千古。

司講錢廷楷
司記陳夢

北山問答

七

海昌張書乘先生問。詩三百篇。有關宗廟朝廷諸什。或二南關脩齊之化。或事父事君。倫常大節悉備。今日獨講幽風一篇。其義何居。先生答曰。幽風一篇。因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以戒成王。其實虞夏商周四代遺風俱在焉。但作自周公。更見周家重民事以開國。是王業之所由成也。何也。王者承天子民。要為上帝立心。然為生民立命。所以為上帝立心也。王者全副精神。準時亟事。如入小民之室家。而代謀其朝政者。是為生民立命也。而王業成于是。試玩篇中。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順天時。以

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則以誠愛下。下則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慈幼。食力而訓。武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何義不周備于此八章。章十一句之內。覺宗廟朝廷官闈田間諸大政。莫此為重。即洪範中言治世事。易又中言前民用。月令中言不絕人紀。總無如此精切而詳盡。乃見虞夏商周四代以來。無不重茲民事。且無不于重民事中。件件見仰順天心之處。今之講聖學者。三復斯篇。不益知高語清虛。與侈言功利之均不足以語王道哉。奈何佛老流派。單要明心見性。不以治產為急。是離了人事。

北山問答

八

空空提醒箇甚麼。以云聖學。去之萬里矣。此尤陷溺人心之尤者。

司講朱爾邁
司記錢周鑑

西陵翁鶚鳴問。春秋之元年春王正月。或曰係魯史原文。尼父未嘗增減。又有云有美惡而無褒貶。果若是。何曰夫子作春秋。又以竊取自予。以知罪聽世耶。先生答曰。否否。正月上加一王字。正月下去公即位三字。明明是筆削。又何疑耶。况春秋一書。人但知為尊王而作。所以加王于正。壓倒一時之強諸侯。橫大。夫逆陪臣。而不知加王于王。乃是尊王。夫子欲入主法天。以自正其禮樂征伐之大權。豈但強諸侯橫大。

夫逆陪臣束于一王大法。卽王者一身亦且受制于天威。天福之下矣。蓋賞一僭。叫不成天命。罰一濫。叫不成天討。所以既明稱之曰天王天子。又于每事之上紀春秋。書年書月。是在在隱含一天宇。照臨在王者一身之上。傳曰聖人以天自處。蓋必王章自凜。方戴天德。乾綱獨攬。方憚天威。今而後王土王臣。敢不尊王如天者。誰防亂則絕亂之源。天下之爲亂者。息。誅賊則絕賊之源。天下之爲賊者。消。春秋端本之書。托始于平王四十九年。絕筆于西狩之獲麟。豈無說耶。由是看來。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無在非王道之

北山問答

九

權衡。卽無在非天道之流行。先就體元垂法。大一統。正大倫。數件。柄如日星。餘可類推。董江都曰。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

司講宋吳林
司記張美文

海昌查二南先生問禮經有儒行一篇。攷之古無儒名。昉自魯素王。乃以儒論起。得無作君作師之統。將自此分。特著此義。以見布衣而經天緯地。卽可朔帝扶王。以共此輔世長民之責歟。先生答曰。論名義則帝王君相。與儒各別。論道行。則帝王君相。皆可與儒

共之。儒也者。聖賢豪傑之總稱也。後人推尊之曰。聖天地人曰儒。自是古今第一流人品。操持古今第一等道義。幹濟古今第一等事業。豈類後世寬衣博帶。老流子子焉。峻一己身名。矜一節。崎行。遂曰吾信守儒門道學者哉。熟讀篇中十七行。其于人已出處。貧賤富貴。生歿利害。節節處之。各當其宜。不待言矣。若夫仁義爲質。剛正爲守。利則後己。難則先人。而遠大之志。必以天下爲己任。君民之念。方在環堵深其憂。結局處。直做到一仁字。田地地方完。是何如分量。是何如成就。舉月今一篇。仰順天之道。俯循地之理。中盡

北山問答

十

民物之性。天地人無限道理。盡收攝在此仁字中。雖王制玉藻曲禮等篇。一部禮經之精義。尚有踰于是者耶。本是以淑身持世。出可爲王佐。處可爲帝師。祇覺帝王師相。有異名而無異道也。豈非以素王而再振皇帝王霸之運。如貞下又起元之見端耶。誰則曰。擬掖之士。不可以參天地。贊帝王哉。吾今向同志發。明日古之所謂儒行。今之所謂聖學也。司講陳。武原金劍耿先生問學之一字。尚書說命篇乃見。今取作魯論首章。是夫子開天下萬世靜聖動王。法天作聖一個大統系。爲何千餘年竟講成教書生。

堂讀書的說話。先生答曰。此問甚是正。八可惜聖千載。閱集註明善復初字。明明是完天之所賦說話。自天命人以理。而人不能自全自克。亦沒可奈何矣。特地開此學統。如何葆全是體。如何擴充是用。將必有所效。然天之教人。聖之法天。總在時行物生。這個時字上。渾然是一個元亨利貞之理。天著爲春夏秋冬之時。人秉爲仁義禮智之性。以是相習。一切日就月將。知行說話。都括在中。到那習與性成。人盡天全時。豈非千古一大快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是此節註腳。內聖外王。總此一法。全體大用。總

北山問答

十一

要合天。明了這個大主意。那後覺效先覺的註。竟是二節有朋來的說話矣。堯舜之臯夔稷契。文武之周召畢散。與王名世。臣哉隣哉。與尼山之師弟何異。亦可作朋來觀。總是做法天治人。遂生復性這一件事。一切道統治統。都括在內。到那兼善天下。垂善萬世。善量宏滿時。豈不可樂。若人不知。定作是君不知。相不舉。又單是書生說話了。豈不想天之大。人猶有憾。是天已有人不知處矣。康衢之帝力何有。商周之不是朝不王。難道帝王無人不知之時。六九人不知者。亦惟是小心敬天。修德俸人。閭修責己。惕厲悲憫之。不

又何慍。到此田地。惕亢潛躍。與時偕行。剛健中正。天德成也。進退存亡。乘龍御天。葆合太和。君德成也。不亦始而法天。究且合天。或在上。或在下。千古大聖人乎。此君子字。仍是自強不息之君子而已。作與天爲一之聖人講。若作下聖人一等君子論。失之千里矣。此章照此放眼大看。方脫老教書窠臼。意天下萬世。定有具眼。司講陳黃永
司記許汝覆

北山問答

十二

起者。其局面。像是不同。先生答曰。看來此章。從春秋學士大夫浮薄成習。一味逞才華。誇聰明。全無莊誠意念。而且傲物凌人。淫朋互比。日墮在罪過裡。不知回頭。仍然號一代風流。絕世學識的人品。因是大動夫子痛惜念頭。特地指破病源。旋示對症藥劑。危正開天下萬世一個出處入生。脫胎換骨。再造的身。心在此一個改字。這改字。講似地上座。日日有。日日掃。則泛常。只是一刀兩段。另換一副骨節。永不再發。方見起處同生藥力的手段。如前不重不威不固。一日因循一日。竟成痼症。主忠信。是上天。生我元來一

點真心。豈非對症還魂。一粒金丹。然須出名的大手。好醫王。賢士大夫來調治。刀圭方不誤用。火候纔得適宜。若是他果無一點生機。又病好復發。那賢士大夫怎肯輕易來下藥。到此直是絕望了。須自己發下一狠念。恨病吃藥。認真自己病根在何處。如用快刀。猛戕割去。又如用風雷之火。燒去淨盡。將向來不重不威。不固不忠。不信的根子。陡地盡行收去。如前日夢。今方醒。前番絕。今日甦。分明在天月生了一個一般人。自此日服的極真誠。保元氣補心丹。培覆天生一點真生機。又有賢朋良友。數來切剝。竟成一極

北山問答

三

忠信。極威重。極大學識的君子。將見元神撲茂。聰明才華。方為有根之物。學問識力。纔為有用之人。時見善氣迎人。學力鑄世。不患不到聖人田地也。到此方知夫子一段訓言。不但叫人起死回生。抑且叫人脫凡入聖。

司講義九乾
司記吳文楠

天中王植初先生問。尼山師弟單講一仁。到戰國為時無幾。子與氏又私淑孔子者。為何將義字添出。與仁字雙講。此中定有確旨。先生答曰。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楊朱墨翟。春秋時尚未縱橫。到戰國

喪仁義。充塞禽獸。食人天下大憂。孟子懼之。特地隆起仁義二字。旂鼓直攻無父無君之堅壘。此功真不在治洪水。驅猛獸。作春秋之下。而其提醒人心。最澈切處。尤在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一章。何也。戰國有九種人。壞此仁義。最下的墮間乞人。又兩等妾婦。是縱人橫人。止知富貴利達。而不知本心全喪。此身墮坑坎陷。奔中而毫不悔。又有賊德的鄉愿。一種人。無非無刺。止知媚世。粧飾忠信廉潔。而不可入道。既失本心。又鑽入邪道。又有三種人。小康僻行。如於陵陳仲子。並耕許行。與亂言性道之荀子。告子。似小小有點

北山問答

四

人心。而皆坐旁蹊曲徑。那裡知堂堂正正的大路。最可懼者。是那為我的楊子。一種人。他全然不慕富貴利達。立身亦最高潔。清風峻骨。竟像吾儒古之學者。為己一種學問。其實自己身外。隨他蕩檢離閑。滅名犯分。全不替人生在三之節。是無君。竟是滅義了。豈非似有人心。而却背正路。又那兼愛的墨子。一種人。全然不私自己身家。立心亦甚公溥。忍辱利濟。竟像吾儒萬物一體一種學問。其實愛無差等。不念根本。一味和光同塵。要等至親至尊于平人。是無父。竟滅仁了。豈非似知路頭。而却傷本心。可惜這兩種人都

是有絕世學問的人。其作俑流弊的病根。只在一大膽。敢于放心在那僻徑上。初意亦要想做千古一奇人。所以肆逞他的全副精神。定要做到極處。可以感動得一世方休。豈知已將君父大綱常。大分上天賦我一點真心實性。掃絕殆盡。他自己一二人。自壞本心。自失正路。已是可哀。若感動一世都無君父。都滅綱常。真是仁義道喪。禽獸與人類不分。如何使得。孟子繼孔子身任名教之責。焉得不懼。所以痛心疾首。大聲極呼。切切直示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為何說此兩句。蓋說仁義二道。是上天生來賦我的。

北山問答

五

真心正路。是人人舍不得的。舍了仁義。不但不得為千古奇人。且將不得為一時平人矣。既做個人。別有還可舍。這個心如何舍。無了仁。是無了天生我的心。人是個行尸空殼子。豈不可憐。做個人。別的還可離得。這個路如何離。無了義。是無了天賦我的正路。人眼前。不是面牆。即在坑坎中。寸步難行。豈不可憐。念想及此。真可痛哭流涕矣。孟子以仁義提唱。是還了人天生的本心。指與人天賦的一條明路。叫他收轉回來。所以切切連那乞墻的等人。都是有絕世學問的人。一放心在不仁不義上。他縱不管綱常。

人心風教却自已做了一個絕天命。無本心的行尸走肉。終日在陷穽榛徑中。仍朕誇甚麼學問才華。真是可憐。故孟子結言在學問之道無他上。可謂思切喚破。又如夢寐中鐘聲。儘堪尋思清醒。要知心之求放。原有個指實。嘗想心要常在腔子裡。這句話亦確確有箇分辨在。何也。人心都有所用。斷無空閑兩岐的說話。用在不仁不義上。就叫成是放。用在仁義上。即是求。別無另樣工夫。學問關頭。要辨在此。若說心要常在腔子裡。何如說心要常在天與我的仁義上。念念二親。即是孝子。念念君國。即是忠臣。念念扶正。

北山問答

六

閑邪。在聖道上。即是聖人之徒。仁義大綱常。若又大名節。是天命人的真性體。正賴有心人極力扶持。日夜提醒。奈何今之講學者。仍要說到空明一路。目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己。外不見人。空空洞洞。虛虛靈靈。假今常常如此覺照。究竟是個頭陀。何益世教。何益人心。更恐搖惑人心。煽惑世教。同志人辨之。

司講成 依 許汝龍
司記祝翼模

燕山金子京先生問。中庸一書。子思子為明道而作。此道作何講明。又先儒每教人理會未發時氣象。此中作何理會。今日講天命之謂性一章。只消幾句道。

理學源頭工夫究竟不必再疏三大枝一大結矣。何事關隱惟觀空說性并勦蕩大全或問種種。先生答曰。此道既經子思子確確指明。正如日月經天有目皆見。有耳皆聞。可惜從事者仍耽墮野狐禪。只管自己坐靜觀空。說精說妙。先已不識性何由知道。不識性原之所自來。與性量之所由滿。又何由知下手工夫。作此道之理會。今日再行申明一句。不消多言。非奉此天命而昇者。便不謂之吾性。非率此天命之性而由之修之者。便不謂之聖道。并不謂之聖教。既認直這個來頭。道原出天一個大主宰。朕

北山問答

七

後徐及理會的工夫。所云未發時者。豈非養性之工夫乎。性如何養。但于無聲無臭時。嘿參上天之載。是何如於穆不已。覺天地萬物與我渾成一元。亦同此於穆不已。何常分元亨利貞一些名象。時當春夏則陽和發。生長萬物焉。時當秋冬則陰慘發。收藏萬物焉。此即天地與我一大喜怒哀。卷舒合宜。各正性命。而大本達道。位育已在焉。雖後來禮樂刑政。無限教養賞罰。何非體此而出之者。既知天地萬物不外我性。而道即有歸宗。修亦有着落。朕不在天地萬物上尋求。君子知性原自天。而道修自己。不得

不將致中和的擔子。任在自己一人身上也。由是知天地是自我位。萬物是自我育。自上天賦我此性時。已有難辭之責。則靜也戒懼。動也審幾。修道工夫。又焉可須臾弛耶。若不在獨中提撕警覺。認出天命之性。是天地立心之源。萬物立命之根。千古道教延緒之關。十分着力。萬分擔當。豈能坐致中和。田地耶。但問這所不賂所不聞。與這隱也微也獨也。是何如境地。又問這戒慎恐懼與慎獨的念頭。是何如警惕。還是主一無適耶。還是念常惺惺耶。還是隨事體認耶。有一個直直條條最實最大的法門。今日特特指出。

北山問答

八

却是千聖朝宗一脈。果是何法門。就是開章說破一天字。時時事事存一個上帝臨汝之心是也。無窮存養省察。無窮擴充作用。都包攝在此日明日且無敢戲淪中矣。天地萬物那一件在上帝照臨之外。即不在我性我道之外。故書中言聖人體用。必曰配天。又曰浩浩其天。原是道之大原頭。大究竟。若說性只管自己。天地萬物是贅的。是未解中庸首章的義。請參后而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那一個不是參天地盡人物性。完天之所命的大君子。再看大舜之知顏回之仁。子路之勇。那一個不是盡性修道。完天之所賦的。

大君子總是完天之所賦而性自此彌道自此明矣

司馬遷

吳江潘次耕問孔顏之樂是周程傳道之心印迄今

二千五百年尋之茫無所在既難言尋芳泗水執簞

瓢以從事又難道人人有個半天可傍花隨柳過而

問之耶眼前可惜萬紫千紅那裡討東君並面先生

答曰竊尋之數年苦無着落近方知不落空際不涉

等待人人俱有却非人人都能嘗向唯我與爾有是

夫三字尋出又向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三字尋出

要知變遷在世道同由已浮雲歷盡天心自主原不

北山問答

尤

係境遇上實實有萬物備我造化生心之真本領

學問在一身窮自不損貴自不加治可輔亂可居出

有爲而處有守這一段真消息是何物事是天命我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仁者是也吾夫子中心安仁

故有此章樂此外三月不違孔門無兩樂豈易言漆

雕開之未信在此柴也之愚亦在此賜不受命朕非

未夫政在此除了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顏氏子有

此樂事唯仁以爲己任之于與氏庶幾近之其他焉

許如不朕求一事一時之俯仰無作天心自逸闕堂

尚多人也抑苦況自甘塵視富貴原憲輩亦能嗟嗟

此樂也者斷斷不是一心自快萬事不開一路人所

得而輕語之試靜參我天命來一元自運萬類偕春

這個真性天並工夫醇熟與否並並有天地在宥萬

物歸懷之真樂事在中如或不朕且慢言時行物生

蒼飛魚躍也司馬遷文球

西陵孫宇台問廣廷一中之傳千古開道之祖自從

傳道即傳心之說倡起枯守一心種種異學皆來假

冒又自無過不及解中之說講來模稜無定空空虛

衍迄今絕緒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孟子只空

傳一中字眼令天下萬世猜想而不得實據耶先生

北山問答

三

講學處處皆討出個實際此尤是開道第一篇法門

請直指無隱餘可類見先生答曰試讀堯曰咨爾舜

天之數這一篇明明現在可惜人自懵懂看此篇

中一天字一民字一仁字此三個字恰括那十六字

照此講來異學再不得竊混小儒再不得株守河也

堯舜禹一堂授受總是承天治人握定這個道理或

傳賢或傳子或揖讓或征誅拘執不得偏倚不得因

時合宜妙用無方叫做個中朕此中字既是千變萬

化時指無定畢竟何所依據曰上順天心下應民心

此中確有無限執持非徒一味圓融也朕願乎天而

應乎人之所以狀者畢竟是何物事。吾夫子一生與門弟子講究。是這個仁字。就是直接廣延一中之傳處。蓋這天賦一點生生不息活潑潑的道理。元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是這個仁。到后參天兩地。阜民育物。是這個仁。原是天賦我與斯民同具者。還本這個仁去順天。去應人。自無不安。但這擔子須要人擔。法脈須要人傳。所以叫成一中之統。賢能仁民就傳賢。子能仁民就傳子。一毫拘滯不得。仁在揖讓却去征誅。便不安。仁在征誅却去揖讓亦不安。一毫因任亦不得。如此權衡提掇。天心安有不順民心安有

北山問答

主

不歸以此言中。本上天好生之仁。上承天而天可信。下撫民而民可徵。的是帝王真心印。大統系豈猶是空空洞洞。自心枯守。揣摩無據之可借托哉。信斯言也。此中方有實際。蓋存于一心。曰天賦之仁也。故見於民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也。實徵諸事。不過體天用賢。罷天誅暴。賞善罰惡。數大事。以平天下之情。而天下之隱。收天下之望。得天下之心。方能上承天位。而天祿永道。唐虞三代其揆一也。又何疑哉。或有疑者曰。如此言中。順天應人。單在外王耶。豈孔孟不得與之耶。朕仁在天下萬世者。不論地位也。此理不論

在上在下。為治為教。只在倫常日用上。確確盡吾心。以上順一世萬世之天心。下應一世萬世之民心耳。吾夫子以體仁立教。以時中建極。天理人情。一以貫之。上繼唐虞三代。下開千聖百王。亦又何疑。司馬溫公曰。可記金之弊。海昌沈昭子先生問大學誠意章。前輩謂前邊格物致知。傳不必補。後邊正心修身的工夫。業已具。的是人鬼關。最喫緊一着。晦菴先生集註時。再四着意。請再暢言其旨。或是另有發明。總教人知此關為何喫緊。更有何法能固守此關。方有補益于講學。先生答曰。集註不得不尋章演句。講學要貫通全部而為言。

北山問答

主

如毋自欺一句。必慎其獨兩句。斬釘截鐵。何等真切。又說到人視如見。十目十手。何等嚴凜。總不如將自字視為天命之自。看取明德傳。顧諟天之明命一句。作工夫更好。自從何來。自天命我來。原只一誠。并無一罅子欺。湛湛青天。獨中可鑒。自欺即負天。如何成自誠。意明德。原非兩個工夫。此說更覺嚴切。何也。庸人易于自欺。一說人不可欺。則畏英雄易于欺人。一說天不可欺。則懼要做緊守此關的工夫。會通此意。方有補益。故慎獨字。兩處言之。于獨中體認出天命之原人之指。視集此天之鑒臨集此此關何等喫緊。

即節據章中言掩著言肺肝如見。說小人消沮閉塞。自欺的樣子。可醜可羞。如面出一般。豈不警省。此特自己良心現處。豈知大學書自誠意章以至平天下章。總不出好惡兩件。只意一自欺。慙不畏天懼人。則好惡俱備。自己好惡偏了。方自以爲是。必至好惡拂人之性。至此用人不賢。惟財聚歛。失人心。違天命。災害並至。莫可救止矣。可知此欺慙關頭。不第一身一心人禽之關。人心得喪。天命去留。都係于此。即天下國家治亂之關。蓋閒居爲不善之小人。卽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不是兩等。這個關頭。必令全部大學

北山問答

三

看尤知喫緊

司講虛錄 田士章
司記高士

海昌陳謝淳先生問。聖門自顏子而外。得道之傳者。唯曾子。說見于一貫呼參之一章也。註中列天道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又有學者之忠恕。已別而爲三矣。若忠恕卽是一貫。豈不成三貫乎。請確示其旨。知千古心印。先生答曰。惟天以降衷之性。生此人后。只垂象以教。自聖人則之。奉天治人。而後有道之名。無論千聖百辟。靜聖動王。原只此一箇。無奈後人分門別戶。莫說異端曲學。爭鳴惑世。卽此道一脈。抑且殊途百慮。而不知同歸一致矣。夫子呼名直指曰。此道本

于天而不任天。作于聖而不止聖。擔當在我之一心。原不容他談。故曰吾道又尊重之。分別之言。除此一個道。別的叫不得是正道。且唯此一個道。是天命降衷我的。貫通得天地民物種種道。再無精微過此。再無廣大過此。此外竝別無庸多事矣。蓋此一呼卽危曰咨爾舜。一呼一貫之授。卽虞廷一中之傳。原非兩個。唯曾子從顏譔天之明命源頭。看破已久。又知仁以爲己任。擔當有素。所以直以忠恕兩字。一口道破。蓋這個忠恕。原不必渾言一心。又不必別解多道。就是上天降衷之性。實蘊于心。本此天理。以順人

北山問答

高

情而已矣。此道尚有何道。天道聖道。渾成于吾一身。通五常之德。類萬物之情。直可一了百當矣。天下萬世。尚有本天理順人情外之道也哉。天下萬世。尚有本天理順人情外。而猶謂之道也哉。萬法歸一。明白。了當。再不必說精說妙。畫蛇添足。曾子應之速而示之切。曰夫子者。教門人知此外非聖道矣。教天下萬世。知此本天理順人情之忠恕外。非聖道矣。

司講馬浩持
司記劉輝吉

爲湖許去涯先生問。陽明先生良知提唱。宗旨實本孟子。蓋孟子從不慮不學說起者。實就孩童驗人。

之本善。自性學不明以來。說起仁義。竟說是後來作
作出來。非人性本有。難道愛親敬長。順赤子天性。莫
不厭者。豈有傲作。此章指點。與乍見之惻隱。呼蹴之
羞惡。同一暢快。實是孟子有功利學。最得力的文字。
先生答曰。愛敬居仁義之實。仁義扼化道之大。孟子
見到源頭處。尤在知仁義禮智。曰此天之所與我者。
此處來。唯見及此。所以證說橫說。無不條暢。試看性
善兩字。門牆人尚多疑義。豈惟仁義。蓋此不但不知
性實由不知天。誠知天與人。原如親之與孩童者。朕
是一氣一體而分。再無有疑性者矣。誰更疑仁與義。

北山問答

重

竊嘗謂孟子就愛敬惻隱羞惡証性之善。俱是卽流
以驗源。不如據天命以言人性。可謂由根以知枝如
既知天人一氣而分。不可作二者觀。則不可以三說
疑之。天者。卽不可以三說疑人性矣。請問之。誰敢曰
天有善有不善。又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天全是一團善氣。人受此
氣而生。自亦是善的。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以此
言性。直覺直捷痛快。總要在天降衷于人。天人一氣
一體源頭。看得分明。此後五德稟受。或過或不及。擴
充變化。俱屬後起。可不費辨而知之。予實從先民。

圖方圖上下橫豎全是一團生氣看出。今請與諸同
人發明。
司講俞寅
司記楊中坦

北山問答

重

聖學發明

天中受業



著

蔚州庸齋魏先生裁定

甬上後學陳錫殷

等記

海昌後學許汝霖

理學

理學之旨。前古無其名。后儒忘其實。將歷來外王內聖一件大道統埋沒久矣。太儒代生。則古昔稱先王有志守先待後之統者。人皆宗仰之曰。理學先生。豈不卓絕千古耶。漸至有時務不諳。古法堅持。用世則艱。守心自快。坐而言。全體俱見。起而行。一籌莫展。此

聖學發明

等拘虛臆拙之儒。人亦宗仰之曰。理學先生。嗟哉失其實矣。人唯不解理與學兩個字。所以不知理與學之統。存何等心。幹何等事。嘗試想來。有一個數字。方有一個理字。有一個心字。方有一個學字。蓋自太極分河洛判。剝復相乘。否泰爭勝。雖天地聖人與凡愚俱不能逃一數之內。故曰吉凶同患。而聖人上承天地。下育凡愚。特出一番精神。做一番事業。維持調劑。所以預扶此數于將敗。力救此數于既窮者。是此理之一字大作用也。用在不順天之數。但順天之心。然理要窮究。何以不悖古。亦宜今。何以于心慊于世。

何以言可據行亦必效。非此心內大有以神而之不可。故百年無不敝之法。千聖止傳一心。所稱先後一揆者。非耶。然理數交持。時勢兩屈。情法互窮。不但凡庸小儒。即大英傑古聖賢亦苟有不能全其一心之處。惟大聖人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身。遠取物。大費一番討論。苦費一番講習。窮變通久。所以葆全此心之本體。擴充此心之大用者。是此學之一字。要成功也。功在克承天之命。兼補天之憾。由是言之。不到旋乾轉坤。出入造化。大有一番補救事業。不見理之一字。真本領。不到通權達變。神明古今。大有一番因

聖學發明

革作用。不見學之一字。大維持。自昔溯今。含義最廣。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這十數大聖人。誰足當之。而代以來。非不各有搏挽主持之一二人。要皆得其具體。不能副其大全。其餘一切任數憑心之賢達。謂之自了漢。因任自然。輔教太平。已耳。果克實實體認理學二字耶。竊意德達幽明。真能格千萬世之天。立千萬世之命。不為數所拘縛。方見理之大處。識貫天人。真能出聖入神。宏變化救亂開治。立事功。不止心自了。方見學之大處。願天下萬世。凡屬吾黨。莫易言理學兩字也。

直接兩體而著匡時良言

直吉凶無事趨避

易言吉凶在道理上講。非若世俗之所謂禍福也。蓋世俗所謂禍福者。只向先生利害憂患安樂得失成敗上計較耳。嘆自春秋戰國風俗人心大壞。坐此所以孔子懼。作春秋。孟亦曰。我爲此懼。問先聖之道。厥後直至漢董江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百家。挺然豎中流砥柱。夫天下萬世乃知所謂道誼者。但辨是非。不論得失成敗也。果是道誼也。成固好。敗亦好。得固美。失亦美。果非道誼也。敗不好。成尤不好。失不美。得尤不美。此柱一定。可謂

匡時良言

一

上紹鄉魯。下開唐宋。斯道教昭明。一大貞元期會也。其如奉行者。矯枉過甚。直若舉功利而禁絕之名教之地。反覺嚴苦。而黃老等學乘隙。遂以功利動人矣。十方號召。一煽百起。禍福之說。盤踞人心。所由延惑至今。日甚一日。勤禱坐以竊昭格。賒實詣而冀饒福。不至貪生怖死。趨利避害。人心風俗大壞。如春秋戰國不止者。誰復知舍却得失成敗。而單計直是直非者耶。吾是以遠接懼心。近仰砥正。而有直吉凶無事趨避之說。何也。眼前是道誼所在。帝則民彝。人心風化。俱于此係。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世方畏此大

謂不可當也。君子則斷之。趨之。爲凡衆所難爲。爭賢達所引却。捐軀喪元。所不惜也。何避之。與有眼前非道誼所在。帝則民彝。人心風化。俱于此壞。雖侯封萬戶。祿寵千鍾。世方美此大福。宜急乘也。君子則斷之。避之。絕時豪所必競。甘窮困以自怡。威強勢鉅。所不納也。詎反存趨之念哉。所趨所避之既審。而直吉凶內將見矣。曷言乎直吉凶。爾竊嘗究心大易。并太元。天人合論。理數交參。參信之真。見之確。乃知天心所豫悅曰直。吉。人心所俟歸曰直。吉。爲一時萬世之天心。人心所乎應曰直。吉。反是曰直。凶。彼徒知世俗

匡時良言

二

之所謂禍福者。烏足以與此耶。又嘗上下古今。較論風尚。東漢以前。賢者多以身殉道義。南宋以後。賢者多以道義殉身。此何以故。兩漢去古未遠。知道義重。則榮辱勝于生死。故草野多奇特之英。朝廷食忠義之報。宋元去古既遠。欲明道誼。先絕功利。則嘉遯重于勲名。故國家少忠貞自矢。奮不顧身之幹濟士。林無風節。相高。危則受命之操修。禍福之見。一輕一重。所關豈淺小哉。試觀常人之情。與談道誼。則昏焉欲睡。與講禍福。則惕焉以悚。習氣大抵皆然。幾乎賢愚莫辨。故見人之勢要聲靈。威大。德厚。貴赫。夾之。

氣焰一時者。遂不覺仰視美之。曰何福修而得此。復問其致此何繇。將來何抵耶。又見人之路。儉守因扶。常惜名節。艱辛。甚至身命兩失者。遂不覺削色嘆之。曰何禍害一至此。寧復念及流芳百世。食報十年耶。若而輩。非不聰明一世。才智過人。而大義固辨。利害薰心。平居亦挺身論辨。當機則消沮避藏。患得患失。媚與媚竈。無所不至。于此中討真正人品。真正學問。真正事業。未之前聞者。即偶有高人達士。等平險于一致。認休咎是循環。如漢塞翁失馬等見者。曰禍焉知非福。福焉知非禍。此輩識解。固邁尋常。

匡時良言

三

難以語道。總未知真吉真凶之說。理有一定。事非矯誣。故至此耳。念自前漢以來。天人之學。缺焉不講。祈禱之道。末節是圖。積深遷甚。長此安窮。留心匡時。以護聖道。何得不急向同人大聲疾呼也。天下萬世。誠知真吉真凶。單向道誼之真。是上做工夫。他可不論。試讀魯論第二章。曰其爲人也孝弟。只此一句。嘉氣盎然。何必言吉。而吉莫大焉。第三章曰巧言令色。只此四字。生氣索然。何必言凶。而凶莫大焉。寧待後之成也敗也。得也失也。然後知之耶。人心風化。較然通知此言。自不避利害。不怵生死。重君父大義。高性天

氣。雖愚夫愚婦。日知節概。一介朋友。亦負俠烈。難全倫。撫孤愛道。在在有之。況孝出天彝。既知天地父母之恩重。誰則緣利害而變心。忠關大節。共知君父生於之德大。寧肯因艱危而易志。孔曰殺身成仁。孟曰舍生取義。他日論仁。又曰造次顛沛。必于是。豈非聖學所重。定要打破利欲利害兩關耶。何世之情。惜于此者。不解道。諛渾然全吉。循理就是先覺。而乃念禍福事。趨避甚者。乞靈占筮。求禳方術。遇休而怠奮厲之心。得咎而生詭免之計。若此前知。不但徒亂人意。抑且職爲厲階。壞人心。蝕風教。流毒家國。

匡時良言

四

民生詎曰隱憂。竟可大懼。要知大聖大賢。原有誠明。內照一段道理。不矜前知。而志氣如神。或先後以大挽救之力。爲國計民生造大福。決非當境先作見解之想。爲一身一家。遠禍害。吾願受人家國之寄者。無論平時遇變。俱當定住這個主見。百計圖成也。萬一不濟。曰臣之罪。雖至捐軀。所當義命以安之。焉攸遷。然外其身而身常存。亦道理之常。濟則曰君之靈。即有寵加。亦當居易以俟之。焉攸趨。有能行一事。建一功。而果天心我不愧耶。人心我不忤耶。可令一時萬世之天心。人心爲昭鑒耶。真吉已在。不復一報。

後之講聖學者體認此言知道誼定有美報之
是但不同俗見不論日前豈全無功利偏蹈嚴苦俾
天下萬世疑名教中樂地不寬耶後之守臣節者體
認此言知許人以身後不可一時存美報想若勲高
而望異等之報與臨節而喪致身之學不惟賢不肯
不能以寸必致怨尤肆生謗毀日起因功高而來不
賞之害歷代不乏政可殷鑒也此自漢唐宋迄元明
十五百年待暢之義同人共識之吾道幸甚國家幸
甚民生幸甚

康熙十六年歲次丁巳初夏相州許三禮識

匡時良言

五

歷叙數千年而著經世要言 全材全學決無

失

或問曰讀先生匡時良言破盡一切惑於禍福之見
是理學家第一篇要緊工夫且循理即是前知一句
抹煞無窮將迎微應之妄念又是占斷絕頂的名理
見透此際真可不疑不懼講不動心之學問寧復另
有剩義耶先生答曰是矣而未盡也何也入見道德
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處順亦能見志遇變盡喪所守
雖賢者不免有踏着道理實地毫不為尋常禍福得
失成敗搖惑于心豈非英杰之定力試觀從學從政
經世要言

任天下大事肩斯道心傳而有嚴氣正性確乎不拔
之業者能有幾人然以言大聖人應運開天大豪傑
救時創業力量作用則更有進焉蓋人定者勝天誠
至者動物德大者受命道盛者化神果能在慎獨時
自盡乃性到聖神田地則參天兩地育民覆物皆我
分內事也勿論時有險易位有崇卑遇有順逆隨在
具在裁成輔相之妙用夫至天地自我範圍而不過
萬物自我曲成而不遺尚有何險何易何崇何卑何
順何逆之可言哉祇覺我操其必成者萬無一敗我
據其必得者萬無一失信得過拿得定如操左券絕

無勉強豈猶夫區區儒者樂則行憂則違但存其
不必定有其事已耶維康節先生曾言之言天下事
易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就尋常
而論能言天下事與死天下事者已屬不易况任天
下事成天下事哉若就出聖入神功化言之實有
超尋常萬一者試歷叙之三皇五帝時勿論已如莘
野耕夫拿定堯舜君民的手段果能于五就時用
之則先知先覺自任天下之重的事業豈能做出惜
不能用自有智勇天錫之湯王用之至太甲又不能
用而割正有夏放桐歸亳之作用直覺氣化君民隨

經世要言

二

我挽救人看着更翻局面多少疑難其實鍊就的稷
契臯陶伯益的本領將六百年六七聖鼎創大業在
獻畝中嚴一介時已操之若現已成矣又如渭水
釣叟隱伏朝歌自然與肉山酒池之受辛臭味不投
而能羅叶夢天作之合少不得有養老西伯後車哉
之蓋有敬勝義勝之丹書提握在手寧慮無執競維
烈之聖王北面來事不難在革車三百虎賁三千
孟津再會牧野一師確文武成康八百年維新鼎
業豈在釣釣上屈伸浮沈一手拿得定者若姬公
且又不然挺多藝之材踞叔父之尊又席文武之

業若似乎易爲力者然當未受命之後主少國弱
然內變與外難交作使後人處此徒知避殺叔父之
名又虛慕存王者之後而祖宗來積功累仁之國社
民生與卜年八百卜世三十之文謨武烈將一旦付
之丘墟奚難哉乃以金縢代死之血誠感風雷反禾
之天變毅然舉東山之斧身犯千古所不遘究之成
悟而迎召疑而釋宗社安如磐石心跡光于日月而
且一誅一放一絕一繼國法天倫兩全見仁至義盡
之處轉逆爲順轉危爲安非大聖人全力量何克勝
此甚至尼山一老運值春秋上不得爲君下不得爲

經世要言

三

相天生成主持道化一個素王以終皇帝王霸之運
并三聘之湯北面之武也遭逢不着祇得顏曾思孟
端木仲由等一班素臣爲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差
可與周文王比烈而又上多弑父殺君之亂賊下多
無非無刺之鄉愿間人變亂黑白攪壞世運止古來
洪水猛獸爲禍更深杏壇一片席沒奈何拿定剛定
替修大作用將歷來帝王君相選擇一番立下千萬
世爲君爲父爲臣爲子治統道統確然不易的章程
豈不似天地重新一番開闢民物重新一番造化哉
其時該筆誅者誅之該手刃者刃之俾天下萬世

然知忠孝亂賊之不同心跡人類禽獸之昭然
千萬年王步有更道法不改人但知天爵之以歷
豐之以道化天靳之以祿位縱之以俎豆不知所以
然者不殫不緇之堅白在已立道緩動之化育同天
故在當世適周可適楚可佛胎召往可公山弗擾往
亦可南子見可陽貨拜可是真能鼓鑄千載以上千
載以下之氣運而不爲一時之氣運所轉者其出聖
入神之功用何如哉下此而佐小白扶重耳如晉敬
仲狐偃趙衰先軫又子產甯武子程嬰晏嬰范蠡一
班人雖曰伯佐爲聖門之童所不道然能拿定取威

經世要言

四

定霸之手段或能扶贅旒周主屹然有天王之尊或
能戴一國君侯從危險中掌盟會之權得磐石之固
俱不爲時勢所難而能勘定時勢者孟子曰五伯三
王罪人固也關子明曰周家卜年卜歷過其數者齊
桓晉文之力此論未嘗不平恕而公也至戰國之役
運未歇秦楚之虐焰方張又處士之舌鋒正利如是
氣運豈是單此一亭長英雄可以挽回而主持之者
究竟得力于進履之孺子勝下之懦夫與夫下帷不
窺園圃一老儒觀其將六國印一鋪登壇上一對俾
一個開基四百年之漢高帝始而喜繼而將酈生

初然歎後以爲得信曉直轉環變化於張韓二傑之
掌握中雖後來歷幾險難無窮事業何嘗出指掌
語之外至人心風俗久壞于戰國以來變亂是非
無正經只管成者相視爲榮敗者羣鄙爲辱浸蝕在
功利夸詐中誰是討真是真非爲中流砥柱者這段
大力量諒非一謀臣一智將所能振作而維挽也董
江都遇奸大喜功之武帝天人對策溯道源天復將
尼山頭面六經正旨特地表出又歸本仁者發出正
誼明道四語力挽戰國以來頹風劍開唐宋以後道
脉此其功用總之能搏挽氣運主張在手前不讓骨

經世要言

三

狐定霸的力量後可繼孔孟誅亂賊闢楊墨護道的
擔子至于安劉者周勃轉周爲唐者狄仁傑中葉之
斷而復續策杖從王有鄧禹一班人靈武再造有郭
子儀幾個人沒奈何一綫強延冷灰復焰又如東晉
之謝安王導三國之諸葛武侯寧俱非錚錚可數者
遐想女主當權英暴無比呂武兩牝雞殊不同妹喜
妲姬僅能狐惑當其時非大有撐持搏挽之人天下
能定是誰家況白帝子假天惑人一十八祀人久以
周公赤烏擁戴矣至養子梟將濁亂官闈震搖宗社
君已奔犯自盡此竟久破之軼已遷之鼎于其時

而一手援之使漢家之永冠重見。唐朝之宗社再興。豈易事乎。曹瞞中原得七符。堅雄師百萬。而尺土無藉。與一隅偏安者。又何所持而與之爭衡乎。乃南陽羽扇早定鼎足三分。東山圍棋。克捷鞭投百萬。使自縊一身。自矜一節者。處此不高踏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則授命于見危之頃。盡瘁之日。其學識未始不堅定。而揆之造化。生心宇宙在手之大作用。終覺有間。河汾一叟。身不自用。而大唐一代。戡定山河之將相。盡出其門。雖至今太平十二策。與僭擬六經。杳不可見。大畧天人理數。律歷兵刑。大禮大樂源流本事。

經世要言

六

尚在所以授經儲才。預挽氣運于一講席間。未始不可于貞觀之朝。想見其流風教澤也。宋韓王趙普已誤再誤之言。史冊誅之。嘗想五代時五十載更八帝。捷如逆旅之傳舍。此乾坤何等時。禪詔一出。羣雄效命。萬姓歸心。方幸紛々靡定之日。月至此纔定。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此言誠是。但二舍再傳足矣。龍行虎步。終非人下。太祖早心識之。雖無太后遺詔。其能已之。獨是三傳光美。不但吳壽夢之覆轍不可蹈。先已不成舉動矣。夫神器何物。方定于一者。可又路傳舍之紛々。耶。人力以違詔咎普。竊以普能火大。

定大難。卓見神識。政在于此。其下江南。定吳越。此時德昭尚在。而普固阻之。則普誠罪。今德昭德芳既亡。再傳光美誠屬無謂。普勸止之。普可無罪。試參之。周太王傳王季。以有文王聖孫在不。則與孤竹君欲傳叔齊之私意等可違。亦可違。讀書論世。破拘泥之見。方可臨事當機。裁經權之大。若韓魏公平生未嘗以廢許人。調和兩宮。定策三朝。總出一段朴誠。而至于撤簾請太后還宮。空頭勅除君側之惡。抑何其英斷非常。而又聲色不動也。假令德望不厭服官間。

經世要言

七

公誠不信者。同朝咸靈。不鈴住羣奸之數者。一不當而每滋國家之多事。豈易言哉。寇準北門鎖鑰。置之危地。而圖安。張韓劉岳諸將。南渡干城。俱身經百戰。立在此地而不死。說者曰。朝有主和議之奸相。而戰將卒難成功。平心計之。定鼎臨安。雖屬遷徙。而前後各九帝。幾乎相等。不謂末造之歲月。非數英雄虎將捍禦皇圖之全力也。不然者。立馬吳山第一峰。蚤已賦詩逞志。豈待秦韓史賈輩。玩弄歌舞。將朝廷元氣神氣漸滅殆盡。而後有海風漂覆之變耶。若濛濛若濛濛。應五星聚奎之瑞氣而生。上注五經。下集四子。

將帝王聖賢踏實一道正路守住。一返漢晉六朝隋唐以來黃老虛無詩賦放蕩之類風。俾世道人心方有定準。其主張氣運功不在董江都之下。說者動曰無救補于衰宋之弱。單存得內聖一脉。而撥亂返治。緯武經文之膽力。殊少嗟。聖人不見中行難得。或狂或狷。護持住一件。總爲聖功。當其時。君不重道。相不愛學。甚至目爲僞學。下令禁之。賴數賢篤信守死。上能爲先聖繼下。能爲後學開。卒令千五百年來。著爲金科玉律。聖賢頭面心事。皆見而斷不因時勢所改移。其能任能成。又何如耶。安樂窩一老。際太平無

經世要言

人

事之時。理透先天。識綜羣物。志存經世。聞洛陽橋杜鵑聲。既切天下之憂。又勸諸賢隨力拯救。是何如心。量。况推尊孔子曰。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直認爲貞下又起之元。是參理數天人而爲是說。其見實超諸賢之上。雖未任天下。而有任天下之才。雖未見成天下事。而有成天下事之學。唯明道先生獨表之曰。此內聖外王之學也。豈尋常諸賢克辨之哉。耶律楚材學究天人。志救蒼赤。元九十年。生民元氣。皆在楚材一哭中。留之。然楚材實出魯齋之流。得無謂楚材之痛哭。卽魯齋之痛哭乎。何拘滯學者。以

位元之故短之。嘗思道濟天下者。大學成一已者。魯齋所際。獨艱于艱。貞中所全。獨大學力之有體。而有川。非子比者。比試論之。其志在中原。出處可方。王景畧其身不與。而假同志展措之淵源。可同。王文中至于生不願受官。而沒止題姓字。又殆與歸湖之范蠡。辟穀之留侯。同其變化。易曰。見羣龍無首。吉。竊方想像其意。量之大。又何短之。與有耶。劉誠意。李韓公。徐中山。生逢聖主。時遇熙良。其戡定中原。鼎新大業。不讓漢之三傑。是皆搏挽氣運。不爲氣運所轉之人。至方正學于忠肅。俱死天下事者。一濟爲安社稷臣。

經世要言

九

一不濟。爲一代孤忠之士。王新建。張江陵。俱克任天下事者。一則由良知作用。而出一則從管商學術。而來。然方學扣諫之夷齊。而苦于效放桐。歸毫之尹。而罪王征寧藩。有誅管蔡之功。張輔神宗。有負展顧命之烈。二人又俱效周公。而不免流言者。誰謂任天下事。與成天下事。可輕易言之哉。總之時有治亂。才有大小。因而建樹。亦有偏全。大聖人大英傑。應星光燄氣而出。爲開物成物之人。先勝其難者。做之一如乾坤。自我手闢。何有乎時勢之險阻。君民自我輔相。何有乎疑難之搖撼。德量厚而輝光盛。天地可動。思

可位何有乎人物之不隨我而曲成凡此精神大丁
身分大于事德器重于才分重于世一遇世事
之來自然迎刃而解一似月無全牛者方且轉失為
得在我轉敗為成在我轉難為易在我又何他計哉
下此者度德量力揣時論勢不勝其難擇其易者任
之拿定必成之志不慮其敗拿定必得之勢不患其
失做得一件是一件行得幾分是幾分殫心竭力盡
其在我或利或鈍聽之于天是猶有擔當世道之骨
挺任斯文之志者未可一槩律之也不則議論治道
見地不讓當代之人評薦人品廣氣不遜千古以上

經世要言

十

磊磊落落秋洋洋痛切淋漓真可格天地而感鬼
神若是言天下事豈曰易終不逮遺大投艱千鍾百
練以一身任天下事之為難也又不則國社與寄遇
不辰而血灑山河非不鳴忠民生賴安事不濟而節
光日月非不稱烈綱常在念勢處艱而氣凌乾坤非
不著節若此者死天下事者也千載以上千載以下
亦未易更僕數奚若既濟其君又保其身具裁成輔
相之全力費無限委曲好謀而成克傾其否能保其
泰挺美大聖神之全量能早定規模立底乃績若是
哉天下事豈不曰難哉嗟乎曠代有全才聖杰

早有國家者氣運靈長必得若其人克任端樸之大
講聖道者器識遠大必做若而人方見體用之全若
而人者或曠代而一見或一朝不數人川岳靈淑之
氣所鍾國家培養之澤所毓果終難得其人哉吾將
見之旦暮企之

經世要言



許汝龍

天中許西山先生口授受業

范光陽

仇兆鰲 同筆記

男 趙澍

言農事 十一則

錢廷楷問曰周禮一書理財居半大學平天下一傳理財與用人並講則農事係國家根本經濟首務而聖王戒不言有無僑臣重不志溫飽何也先生答曰清心寡慾四字在內聖外王修身之道皆空而富民

言農事

裕國大經濟斷斷當亟為講求自古及今未聞不富不強之王道患貧患寡之聖學周家以農事開國卜曆獨長重本之謂也如云請稼請圃小人之學也此又當作別論

俞寅問曰董江都云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力挽戰國功利之風豈非中流砥柱為漢時一代大儒哉後人執守其訓一槩禁絕功利兩字于不道掌國家者崇尚空虛首學術者尊稱清談流弊成黃老家風壞人國紀綱法度壞民間風俗人心爭以言生計為辱人賤事豈廣川之貽害耶

者之過也先生答曰要知此言為喜功好利之士止如攻賊善戰者戒又為貪利計功之人必至悖道敗說者言非為道說中必無功利亦非為道說中自有之功利亦當置之不言宋明以來學者堅執此戒苦困一生頗多故直到元儒管齋先生方創論學皆先當治生史鑑不以為非若晉代風流全坐在不言功利一味清虛豈日是道是說流毒人家國不淺矣

張曾禧問曰夫子歎衛之庶未云教之先云富之又答子貢之問未說足兵先說足食各代儒者講道言

言農事

二

及生計事最少其道何居先生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要正其德先厚其生所以有君師之任者為天地立心要為生民立命重農事其大也文之而風一篇古王者為小民籌其朝夕謀其衣食即為邦家固其根本社稷計其靈長吾夫子始為中節令即先為之制其田里辨其井疆孟夫子為梁王策為滕君謀亦必曰不違農時禁數畝嚴斧斤又必曰其恒產清經界教樹畜豈非皆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為王道之始耶若曰固邦本正民德強兵乎教施愛

立德維心處居多內聖外王之道原有所不及
仇兆鯨問曰先生始蒞海昌見河淺河竭卽通詳開
濬水利在在利之第二年卽勸紳耆廣輸社穀年年
增焉盡制勞心必求便民亦只爲農事當重循古制
而爲之耶先生荅曰非也平日講人事挽回造化人
力可補天憾小生豈儒不能卽信竊嘗言三代而上
之百姓憑君度活三代而後之百姓憑天度活天一
有水旱凶荒君有所以救之是民生于君也若君無
所以救之必待天之風調雨順也民方有以生活是
民生于天也今但以水田社穀二者言之其時之陰

言農事

三

陽時若也固享天之生成如遇水旱凶荒之數天至
此時亦無如之何矣茲則有水可羣可救田之旱育
穀可賑可救田之淹政人事維挽造化之一驗也且
必待請捐于君請賑于上消磨歲月或允或否而民
之死亡逃徙已過半矣君至此時亦無如之何矣茲
則汲灌自由無詳請之煩取予自便何歲月之孰政
人力可補天憾之大可信也如日遵古制而爲之亦
泛然應之已耳奚知此中力救民命善挽天運一段
聖學哉

陳齊永問曰聖門冉求具足民富國之才夫子亦

陳齊永問曰聖門冉求具足民富國之才敢問道果
安出先生荅曰攷之先王九年有三年之積若三年
該有一年之積此古法也再思足民之道無過開其
源節其流二者而已然節之權都操自上民不能自
爲力也如民之情于農者上勸之勤不能耕且織者
上教之耨以紡乘其年豐有餘上多方設法勸之積
宜水田者或令之開渠或令之鑿井或令之畜水宜
菓木者或令之種桑或令之植果或令之培植宜畜
養者或大而馬牛或小而雞豚或又細而池魚又以
六府言之原不但穀是農事如金木水火土各方所

言農事

王

產不同或銅與鐵或竹與梓或酒與酒或陶與冶或
鹽與硝何非佐農事之足者件件精心以治之皆所
以開其源也至害其農者不一其端小民終歲之勤
劬不足一事之耗費可念也上爲之薄其稅斂其大
者減其徭役息其詞訟亦所必計也又多約束衙齋
省其剝削抑制豪強免其橫侵消弭盜賊絕其暴掠
害農者已去其半若農之自爲耗者亦不一其端蓋
軍國當多事之日大兵大禮大水大旱恃其平日之
積事事樽節冀免凶荒若當成平無事之時奢淫心
縱雖小民一念之淫佚可廢中人之產者有之上爲

之殿其禁令除每年供賦及仰事俯育外有鮮衣怒
馬崇宮盛筵者禁之有婚嫁修費喪葬無度者禁之
諸如習于奢俗慶生辰賀字號動輒打網請會戲筵
綺席二三十數成羣者禁之或惑于邪教祈平安福
造神道祠每至斂錢佈施打醮演戲月每幾舉者禁
之如此等害農者又去其半件件留心禁之皆所以
節其流也信此開節並至三年行之民足無有何難
益求也藝又不能絕其聚斂道果安出竊意足民之
道最要在上之人清心寡慾故能大法小廉絕其橫
征暴斂不令其不足乃叫足耳

言農事

四

范光陽問曰歷叙古來農事夏商周雖授產不同皆
井田也秦之開阡陌勿論已唯唐之租庸調變井田
之制而猶不失其意其善之次者至兩稅法全變助
徹通均之制止存取盈之貢法孟子所謂不善者也
然水旱凶喪蠲免之令屢下賑恤之典間行古道未
嘗不在攷宋儒及今人間有云井田可復者其說果
何歟先生答曰井田與封建相為表裏封建若可復
則井田方可復矣秦改郡縣久矣舉今日而令士之
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商之子恒為工商勢已
處其難若世官世產弊又不勝道前人斟酌限田之

法差強人意亦迄無良策試問末流而可返黃農虞
夏耶雖曰有黃農虞夏之德即可行黃農虞夏之事
今之疆宇猶古之疆宇也今之斯民猶古之斯民也
然時移勢換極重難返祇在得其意不必拘其制與
一定不拘其制也其意何在在便其民何道而得久
安長治之民心即何道而得久安長治之天心制云
乎哉商周之間井田而民便則井田固然也貞觀之
朝租庸調而民便則租庸調何必井田也至德憲之
時兩稅而民便則兩稅井不必租庸調又何必井田
也至於今法邊兩稅制參新法行多民便則亦兩稅

言農事

五

新法已耳同在一朝也前古後今不妨兩行其制事
在一時也南水北陸不必執一其行宜本宜折當重
富輕但要其去其不便于民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
局已變宣公有議已難守其舊行之久安溫公力返
亦難更其新善哉康節先生之言也但有寬恤民隱
之心省耕省斂之意常殷捐租賑恤之典屢下雖處
今日而謂常在黃農虞夏之世可也
歐陽問曰古禮天子有元日祈穀之舉故歷朝常春
有扶犁之典下而郡縣立春先一日迎春于東郊有
事于青帝皆重農事也又二八月上戊每郡縣北郊

祭社稷神。南郊祭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一祈一報。所在有之。唯先生每事講究。件件齊備。事事潔誠。因而時覺稍旱。輒祈必雨。時覺多雨。輒祈必晴。數年來。豐多歉少。寧人于此信天人一理。有感斯應。歸功于先生一身之誠格。先生曰。否。否。人之于天。猶子之于父母。是一樣的。子有疾病。則呼父母。呼之者何。必應也。人有疾病。則呼天。其應也。必矣。無異也。且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子之才。疾病必呼父母。應之。即子之不才。疾病必呼父母。亦應之。無異也。寧人之多不知拜父母。問元旦亦長揖而已。億自乙卯七月初一。

言農事

六

日起。先自衙門各書。以至各役各耆。每朔望。先令其拜父母。後來點卯。由此鄉耆伍保。每月講約時。先敬之拜父母。拜朝廷。如是頓然改觀。人人心。知有朝廷。知有父母。是人人皆成孝子順孫矣。聚數千百之牧一方者。一方之父母。即一方之天。功罪唯已。懔舒在念。若事事釀地方之和氣。戾于何致。事事釀地方之乖氣。祥于何致。一人之乖和實肇地方災祥之端。非盡言也。一念一事。格云乎哉。

閔夢潮問曰。雜伯耕戰兵屯之事。後人轉輸積貯之。

謀雖涉權術。事濟軍國。先生取之否也。先生荅曰。取濟于一時。未常不可。為經國之遠猷。則否也。最可厭者。守經之儒。生執定先王先聖之言。而不顧君國急難之計。生民塗炭之苦。寧坐困而鮮知變通。則亦焉用此學術哉。竊嘗云。有用權謀術數。而能救濟君父之危難。保全社稷。生民之。不即于覆亡者。雖謂戰國策。即丹書洪範可也。何嫌哉。總之。豪傑能成事。而不拘名迹。勝于儒生拘名迹。而誤實事耳。內政寄軍令。四十年經營。有文武之君。在上則管子。書將必成。周官矣。乘馬山高。云乎哉。嗟嗟。桑楊輩。盛王之罪人。末。

言農事

七

世之英傑也。其視後人。一切補苴之事。又當何如耶。談九乾問曰。先生當丙辰之除夜。值迅雷急雨。隨向人云。丁巳年。當防旱荒。蚤積穀以備。無妨也。是年果早。喜得先二年。已開濟河渠。民得厚水。救田。卒不至歉。八月朔日。先生率耆老。步禱其虔。片雲不見。愈加勤謹。又率僚屬里人。鼓用牲于社。已而廿一日。果大雨。竟日如注。雷電交作。上下河皆盈。如舊。由此言之。先事而知。備臨事而應。禱先生平日講學。要貫天人德要。格幽明。是一驗也。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即以此平治天下。道果有加耶。但疑備災與消災不同。陶石。

管先生詳論之大聖人祇能備災而不至于災不能
消災而竟不見災其論果信然乎先生答曰其說亦
是不盡然也果如斯論是止得天定可以勝人半篇
文字人定亦可勝天半篇文字尚未明白往見書生
家每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孔子不能救袁周之亂
爲言又查得災惑三舍之退數遼當然原不因宋公
之一言又宋衛陳鄭四國災禘竈雖先知而欲禘卒
不克免此已見之災也人皆見之直到地平天成元
圭告成桑林應禱六經大道正明萬世宋鄭等國后
又當災不禘亦免胡康侯歸本公孫僑之善政正勤

言農事

八

此中挽救亂運消彌戾氣政不知幾許是未見之災
人不得見之也不然和氣果終不能致祥耶乖氣亦
終不致于戾耶大聖人裁成輔相只有後天奉若而
已而竟無先天而天弗違一段大道理矣譬如司牧
一方者值盜賊蜂起乃克秣馬礪兵儲糧積草一戰
蕩平此靖亂勦寇之功人皆偉之至于學道愛人政
簡刑清家傳戶誦並無賊盜此彌亂化暴之德其功
更偉將謂無此事無此理乎嗟嗟天人一致幽明一
理確確不爽信數疑理與氣強理弱之言俱儒者之
見非聖學也

馬治持問曰先生嘗講聖學與儒學不同或辨之
小王道與伯功不同或辨在直僞卽此農事一節
之亦有異同乎先生答曰不同也總之知農事空重
也在儒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事焉可緩乎理
在當然先王先聖之訓不誣也在聖人則曰天作君
師原爲此民耳要爲上帝立心只籌此民事而已所
以幽風一篇但爲小民謀其朝夕件件周詳念念只
從民命上起見若曰先聖先王之訓當然本固邦寧
之理當然已落第二念矣至伯功則又不然單由富
國強兵爲念蓋耕戰總要用民離了民賦稅無所出

言農事

九

國不得富器甲無所資兵亦不得強只得從民力處
講究一至可以得人之土地可以奪人之城郭雖殺
人盈城盈野肝腦塗地有所不惜矣欲借其死力利
人所有壯我國勢不得不先與之資藉也以此較論
豈不霄壤隔別哉

許汝霖問曰古人掀天揭地事業從澹寧兩字做出
後來儒者拘滯澹寧二字往往往事業多做不出何也
一走入心性之談上一豫遠功利之途上不知道之
大原所事無益于君父無補于民命談此心性何爲
知道之大原所事在君父民命之有益上做雖曰在

中講究何妨怪此關頭勘打不破凡言道學者
即要滿口說出拘滯話渾身帶出酸腐像一計生產
則曰非澹寧之學矣一言功名則曰非澹寧之素矣
以此道學所講才孑然有功名教的話而已若言及
農事則必別之曰此經濟之學也若道學不講經濟
是何道學也先生荅曰不兼經濟而言道理是今日
之儒學兼經濟而言道理是古之聖學常以三事言
之厚其生一事即是天地大德生生不息大源頭利
用亦是厚生的事然必要正其德正是終此厚生永
不失其生生之性而已此農事之講求聖學王道一而

言農事

已矣試看七月流火數章匹夫匹婦承食足而祀宗
躋堂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矣名教不即起于此耶爲
語今之儒者曰武侯具王佐才而澹泊明志寧靜致
遠卽在南陽躬耕時做出矣

言兵事十一則

許汝霖

天中許西山先生口授受業

范光陽 同筆記
仇兆鰲

男 趙澍

田士章問范文正公謂橫渠先生曰名教中自有樂
地何必談兵乃授中庸書一本今夫子蒞任旋置衙
兵五營繼置奇兵四哨今又選健兵百十名值隣烽
有警則會剿本境無事則閱操安不忘危是亦聖學
所必講耶先生荅曰然聖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無

言兵事

時忌兵除莠草所以生嘉穀也子曰我戰必克雖對
衛靈公云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乃澹其好殺心耳至
夾谷之會則請具大司馬以從豈曰兵凶事一時可
不講哉范文正公乃宋朝第一流人品而有此言此
宋朝之終于不振也豈但趙氏明代倣宋三百年病
亦坐是留心哉

劉初吉問夾谷之會夫子一言而三田歸魯得狙折
衡著有明效敢問子曰我戰必克果猶是矢石親操
抑是運籌帷幄大聖人作用的係如何先生荅曰大
聖人本領在師之大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此寓兵

于農平日養兵法也。然兵貴有名。又貴擇將。易曰：「直丈人吉。」是又出師命將時法矣。自建施授鉞以至奏凱獻囚。總要神機百倍。妙算萬全。以水菓之小心承之。故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堂堂正正徹終徹始之兵法。豈區區六韜三畧五花八卦之云云哉。

朱吳拭問夫子泣我海邦。以鄉練張公洋而四邑叢盜之界靜。以討擒數渠魁而一方倡亂之禍息。以謀斷浙閩大事而三年前言驗如操券。是皆見諸行事不同紙上談兵。果操何道而得此。先生答曰：「以天道。」

言兵事

二

人事得之。其識貴確。其備貴豫。其取貴智。總是小用小效之一端耳。

吳涵問古人材兼文武。又云三式之中。尊太乙。將相先須明此式。果是秦籌秘義。五百年撥亂返治之作。舍是莫由耶。先生答曰：「天地人三種道理。斷斷不可不知。又斷斷不可單恃。文臣武職皆然。大聖賢並英傑。做事務踏實地。一着不肯陷空。故前人李經十八篇與孫子十三篇要並讀。而讀十三篇。又不如看廿一史。讀紀效新書。強如看幾金三式。果能不落空言。不執成法。神明用之。能令萬耳如一耳。萬目如一。」

目萬心如一心。萬人如一人。令則行。禁則止。功則立。罪則罰。甚至水旱凶喪。災調得宜。致治救亂。經緯畢效。雖治天下。如指諸掌。寧止克敵制勝之事哉。

吳何煒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過經書中談道理說話。請實疏其所以然。以見大聖人戰必克之妙用。果不同兵家之常法。萬萬矣。先生答曰：「竊亦嘗尋思數年。不得其解。後見叔簡先生書內數語。依稀得之。蓋聖人撫民。要使人重其生。用兵。要使人輕其生。果輕其生耶。置之死地而能生也。有三個用怒法。要知之。古人有用衆怒者。有用義怒者。有用恩怒者。衆怒。」

言兵事

三

譬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編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法不同。皆能必勝。是一說也。不則強驅之。如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驅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敗與潰者。十九。大有乖于臨懼謀成之義。必克云乎哉。又有百戰百勝之法。只在知彼知己。以全副精神。爲之。所謂踏實地做。而間以奇行者。譬如兩精兩備。兩勇兩智。兩愚兩意。則多寡強弱在所必較。果能以精乘雜。以備乘疎。以勇乘怯。以智乘愚。以有餘乘不足。以有意乘不意。以夾乘二三。以

合德乘離心以銳乘疲以慎乘怠則多寡強弱非所
論矣故戰之勝負無他得其所乘與爲人所乘其得
失不啻百也實精也而示之以雜實備也而示之以
疎實勇也而示之以怯實智也而示之以愚實有餘
也而示之以不足實有意也而示之以不意實有決
也而示之以二三實合德也而示之以離心實銳也而
示之以疲實慎也而示之以怠則多寡強弱亦非所論
矣故乘之可否無他知其所示知其無所示其得失
亦不啻百也是兩者用實用虛不同皆能必勝是又
一說也非是不蔽其所示凶也誤中於所示凶也苟

言兵事

四

非以千百分嚴密之心處之鮮或不敗故子之所慎
在戰由是數者論來件件操常勝之勢件件用全副
精神自可握勝算而不爽不已得其大畧哉其實大
聖人作用不但舉從人願以義動以恩感定有默順
天心顯代天討大主宰處可以話論得人又不但身
嫻軍法以智勝以勇強定有德綏來仁無敵處無事
不至用兵有事可以銷兵竟能使人倒戈和向解甲
歸誠感德悔罪迥出于歷代智將泉臣鷹揚意計之
外者此中尤可意會而得之也

葉曰問仲由氏有勇知方尚志在三年之後夫子泣

任不半年而值軍興未嘗召募一兵而軍威已震未
嘗輕出一師而盜烽已弭多事之地方不受兵之害
而實享兵之益固已若果大國憑陵加師旅因飢饉
如仲氏之所云者道將安出先生答曰嘗亦尋思幾
番不得其解後見忠武岳將軍始戰候兆川曰莫慮
無兵無食一戰勝之賊之技勇皆我技勇賊之儲積
皆我儲積據此可以想見神武不測之妙用耳至做
守令與做軍帥不同况寧邑人情好動難靜與他縣
亦不同只消就馬步壯丁照古制精其技練其膽則
衛兵數百已立居重馭輕之勢又只消就鄉甲伍保

言兵事

五

依古法選其勇嚴其防則保甲多方各立犄角聲援
之助若是堅壁清野就可戢盜安民不則廣募輕試
有事時易聚無事時難散不戢自焚後患當慮故傳
云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

馬浩持問子與氏策滕兩篇一則法古謀遷強善王
後一則與民效死同社稷存亡固是千古極正大義
然絕不似夫子仲端木存魯手段不煩一兵不費一
餉而敗齊強晉治吳霸越只因宗國義重皆在所不
計豈真美言傷信哉先生答曰非也此方見大聖人
手定乾坤指揮列辟計安君國器使羣賢真正造化

生心作用。直可與軒黃破蚩尤神禹誅防風。規模等觀。尚非伊呂躬親施餓。克定禍亂。所可幾及。豈區區執經守正之英賢。才分不足命世。學識不能達權。所克意計而言及之哉。后世儒者。見固風氣。學拘歲時。膠執傷信之快談。并疑大聖之達變。吾不知其設身處地。當作如何行徑也。

閔夢湖問夫子陳蔡之厄。則彈琴以解之。齊魯之兵。則遺賜以說之。正邪之誅。則不緩法以行之。此其中或安義命。或用舌鋒。或正國典。遲速異用。兵行罔測。大聖人勘定變難。何若是隨機神妙。有非及門英賢。

言兵事

六

所可知耶。先生答曰。厄在一時。道不空張皇。兵存一國。道貴在曲折。誅闢萬世之風教。道又在迅速也。滑吉人問寅卯歲。隣烽正熾。風鶴時驚。人心搖搖。訛言肆出。夫子獨神色鎮定。舉止優閑。一點不亂。由是軍需火急。辦運五次。而百姓不擾。炮火頻提。朝呼夕應。而一民不怨。果是應變之才。素所習練。抑是錯節利器。泛應曲當也。敢問胸中想有定見。先生答曰。萬變不搖一心。一心可定萬變。當其時。每以我一心。占之我心。不亂。知世道不至亂。我心不擾。知世道不至擾。我心無怨。知人心不至怨。此自體驗後。知之較之。

下而更真。蓋有所以弗逃者。自不怕烈風雷雨。有所以不動者。自不怕水惟山精。有所以不畏者。自不

則如山。戰如林。

盧鑄問淮陰登壇一對。武侯隴中數語。古來英傑。揣摩。代之大業。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將其才德體段。熟經品定。分寸不爽。實拿得住。信得過。所以向後成就操之若券。又如郭汾陽。單騎而攝服諸羌。岳忠武。七日而擒獲楊逆。且身經七十餘戰。而不一少挫。豈非度已。外料敵。知彼知己。把他人身分。俱操攜在鼓掌之中者。何能至此。歷來道學先生。每輕量武功。

言兵事

七

執定軍旅未學之對。泥住無道則隱之言。所以學不兼文武。材不充治亂。而國家亦因受不振之禍。儒術究招鮮效之譏。陽明纔樹軍功。反與霸學謗議。今夫子宰一邑。不弛兵事。講理學。兼重武備。果何所本。先生答曰。嘗奉教于夫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國家忘戰必危。聖學也。王道也。安危常變。總要有所以必濟時艱。必安社稷。必救主民之資具。所以達出于迂拘儒生之談。且又不同于身必登壇手必持鉞。諸名將之所為。但看夫子命端木賢存魯宗國一事。即見唯是德望聲。派人褒氣。識傾倒列辟。才辯屈服于英方。

說只用數言指揮大定報效君父。安全民生。這樣手
 段豈不千古快事。萬世宗仰。必曰像開戰國風氣。聖
 賢必不肯爲。豈堪一笑。有能用戰國策。安全君國。救
 濟生民。全不從富貴功名起見。雖戰國策。竟如丹書
 洪範。讀可也。何嫌哉。此未可爲小生拘儒道也。如三
 田之歸。猶或類乘機取濟。三都之墮。猶或曰因勢利
 導。獨此存魯一篇。談笑而制人。雖少見內聖素王。真
 精神大作用之一斑。庶可免儒者止存其理之說。而
 後人偏介信疑。是亦見風氣識遜聖神。無惑乎聖
 學之嘆絕也。居平在此着實究心。同志幸大家留意。

言兵事

八

趙汾問語云。佳兵不祥。又曰。伐國不問仁人。子與氏
 謂矢人唯恐不傷人。術故不可不慎也。畢竟夫子言
 兵言刑處甚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殺之而不怨。何
 如欲善民善之爲愈乎。先生答曰。慎言之。政非絕口
 不道也。要知天地好生也。無秋冬肅殺。何以收束當
 年春夏生長之氣。何以培養來年春夏生長之機。春
 秋傳曰。戎祀國之大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祭
 而順天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豈
 日蒐苗獮狩。先王簡兵。專以毒天下耶。由是言之。
 謂戕亂誅暴。直體天地好生之德。可也。詩云。一將功

成萬骨枯。此特爲喜功好大者戒耳。又不可不知也。

言兵事

九

丁巳問答 十九篇

仇兆鰲曰：一中之傳，肇自虞廷，衍於洙泗，厥後擬以一心論之，曰未發時氣象，渾侖難據也。曰無過無不及，端摩難執也。因而兩氏俱有守中之教，以假竊直，孰定指南之正針？念自先生以孔門一仁字勘破，且從堯曰咨爾舜，節恭出上應天心，下順民心處，真是從鴛鴦譜中尋出金針一度，見破天荒，論開聖眼。此前後儒解之所不及到。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試看禪繼放伐，爲伯爲相，爲師爲賓，各異其局，能離一仁字爲天所與，人所歸，否有這箇針盤，以爲依據，較向

丁巳問答

來講，危微說心性，方有着落。服先生直能見道，指千百世迷途。先生曰：汝信得及，汝庶幾矣。今再與汝暢言之。千聖百王，飛潛揚躍，隨時變化，總只一片心腸。做的，一個事業，要從上天降中潮起，天地民物與我同此生生不息之仁中來的。但此統系，要叫作君作師者擔任，故自堯舜湯文以至孔孟，言之妙，在一個與一個局面各各不同，而見知聞知總不異。此中者，仁者爲天命，人心之所係，屬可惜向來，但在心性上疑團，動曰口中說不出，安望其身子行得來。今據此指出，異學難混矣。嘗就此中字比之先寫一方口字。

前後左右上下具在，卽大學平天下章繫年一矩。中一覽盡，是上下懸針上照天命之去，留下係人心之得失。如北極然，四面旋繞，居所不動，如磨臍然，居中不蹉，過圍流轉。我夫子中心安仁，與時偕行，變動不拘，圓融無滯，故不怨天而合天心，不尤人而合人心。一針不蹉，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這就叫成允執處，竊最喜邵子將皇帝王霸四等推論開，凡人一念一事，卽有此四等境界。總要這個針盤，不蹉仇兆鰲曰：漢唐宋後三代以來，受命而興者，大抵是天與人歸，難道都得一中之傳耶？何以云舜之後無

丁巳問答

二

帝武之後，無王先生曰：此辨極是。蓋堯舜帥天下以仁，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云：是天與之也，是人與之也。書傳俱明載之矣。至漢王長者約法三章，父老感泣，與唐宋以後，弔民伐罪之君，救民水火，編年紀列大勢，都得仁道之大端處，故能上膺符命，下得人心。嗚呼！中之統最大，仁之道最淳。漢唐以後，受命而王者，謂得一中之傳，則未然。合于指南盤上之縫針處，確乎不差也。若纂竊之主，假妙天命，籠絡人心，針之所指，已蹉，何以南向也？這個指南盤上分企政要，細心攷辨。

方又韓曰。聖學茫茫苦無入手。單存此心。疑近枯禪。到處窮理。卒成學究。自先生指出。顧謂天之明命。從告天做起。仁其分量也。孝其托始也。定做到以天自處。合天處爲極。莫去向來無源無委之宗旨。千千萬萬。真正聖學。有功前哲後賢。不淺。敢問先生。自何年悟入。用功幾何年。如何告法。得力幾何年。請一一開示焉。先生曰。少讀周程邵胡諸書。戊子偶涉觀空坐靜。黃老之學。總無所得。乙巳年。從家君纂刊文昌帝訓。與感應立命等篇。始悟出凡事從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乃嘆曰。此聖學也。遂置尊經家塾。中龔魯司冠。

丁巳問答

三

像旁設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之書。牙籤錦袱。金鏤玉聲。藏貯莊嚴。與同人子侄講學。其中塾之堂。匾懷仁堂三字。塾之前。画太極及河洛三圖。柱聯主宰乾坤一太極。裁成民物幾箇經。隨又悟聖希天爲上帝立心。爲斯民立命。聖學也。總要事天。然事高天厚地。當如大父大母而事吾父吾母。無異高天厚地。合併作一念一事。爲是旁有一小樓。上供文昌像。中設文昌籤。每旦晚。儼如邵子告天做工夫。每朔望。誦孝經。叩求一籤。應皆如響。樓院門聯。朔望一卷孝經。呼吸帝座。日晚幾持聖號。戒慎我心。由是行之。六年庚戌家

君見背。哀毀讀禮。廬墓銘銘。經營松楸。乃于一本義。悟出我身。既在則高。曾祖父之魂。魄未死。抑我身既在。則千聖百王之性根。不斷。抑我身既在。則天地造化之根。永綿。亘不朽。嘗以這數語。及家君年譜行實。請教湯潛菴先生。大以爲然。癸丑春。魏蓮陸取道過鄴。省湯潛菴先生。訪到茅屋。與談大悅。乃曰。公所發明。確見聖學之源。間有發湯先生所未發者。急當寫出發刊。有裨名教。一行作吏。則不暇及矣。感此言。二旬日內。率筆記之。曰。讀禮傳見分三卷。歷三稿。本一寄正湯潛菴先生。一携都門。請正諸人君子。夏

丁巳問答

四

五月抵京。遂訪庸齋魏先生。問業焉。先生隨許見。見而喜曰。三年前。神交君姓名。久留坐談。不見。擯遂以時習。威重。放心。三書并六論。授教。无期。勉以蒼生名。教天下事。當引爲己任。初進步。作令。艱難。須耐心。爲之。勿輕意。決絕。天之所以全我輩。政未可量也。由是又得交葉仍菴。蔣亮工二先生。崔玉階先生。又孝感熊先生。喻春山先生。亦在都門。主北山先生。薰陶剪拂之下。斯時也。頗覺神志堅定。期許遠大。謂選銓曹時。地方之利害。好醜。毫不介于心。益以豪傑聖賢。任其難者。自己望好。誰當任。釀此念。先不可對天。亦

不可對人矣。仍貸借五十金。助得缺之遠者。因是宇澹閒。又爲王敬修王子言先生伯仲。所物色已而除授海昌。隨軍興盜起。幾陷不測。乃計擒奸宄。拮据軍需。總置生死利害于不較。乙卯與聞事。得與徐果亭先生王巢雲先生並諸君子交。冬衙署中。建告天樓。遙與蘭谿清獻公之告天臺相望。晨夕焚告不敢弛焉。又作體由極見量由學充施由親始。聖學發明三則。請正于黃黎州邵夢三二先生丙辰。建海昌講院於縣治之東中龕夫子旁。配周程程邵張朱曹王張劉十先儒。額曰願學堂。宗庸齋魏先生題名也。

丁巳問答

五

百川朝宗于海。只願學孔子而朱陸王薛在所不必辨。自是本邑與各處諸同人訪質日廣。因又刊聖學直指。聖學問答。與丙辰年北山問答十八章。匡時良言等本。今經四年。喜得盜戢民安。政清訟簡。道風遐暢。同人振興。又有希聖達天全書之纂。續集四書續集五經言兵事言農事。丁巳問答等刊。雖簿書刑名之暇。披覽無倦。開發時生自覺是得力所致也。總之事無先後。功有淺深。隨行隨效。心益敏慎而已。我之歷功如是。願同人大家振起。俾此聖學大行於天下。則幸甚矣。又韓曰。今又得聞所未聞矣。敢不加。

受命

羅西溪曰。竊叅訪有年。又看諸家語錄甚多。從未聞事天之說。豈真有個上帝。可事耶。先生得無惑于異教。勤以顛誕天之明命爲宗旨乎。先生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亦惑異教耶。諸家語錄誠未曾道此聖學之歎。絕也。試讀五經。皆聖人之書。那一篇不自本源言起。孔曰知天。孟曰事天。邵曰謝天。趙曰告天。何獨先生未之聞耶。試再與先生詳言之。三代而上。帝王皆從天道上研究出人事。三代而後。聖人又從人事內仰合乎天。則聖學絕黃老興黃之派。界視

丁巳問答

六

天尊自性。老之派尊事天。畧人事。儒者矯之。闢之。單重人事。畧言天。只以一理字視之。嗟。唯聖希天。不事天。是聖學絕矣。今欲講明聖學。還從事天。標爲宗旨。原非單言天也。正從人事中。時有一上帝。臨汝之心。則主敬存誠之聖學。在是矣。且如天固天也。君爲臣之天。父爲子之天。夫爲婦之天。凡此者。果能皆以昭事上帝之心。事之。誰非忠臣孝子順婦乎。又民視爲天民。物視爲天物。撫民育物者。皆以上帝臨汝之心處之。誰非聖君賢相乎。直能以此做工夫。久化之一到。以天自處。田地則絕。而復興之聖學。豈不

在今日哉先生幸留心焉

許汝霖曰子輿氏以無父無君闢楊墨甚其害曰禽獸食人先生一謂之賢知之過一謂之愚不肖之不及其論甚確蓋老氏退一步法與佛氏矯枉太過俱不得中道顯然但較禽獸之說大相懸絕其故何也先生曰孟子極其流弊茲則言其好處尤要知此日元釋之最賢者已非黃老原來宗派矣文中子曰西方之聖人也其論較平嘗向橫流之自好者言爾如來亦聖人也其好處爾僧家偏不知講我今向爾言之天之下地之上其爲圖與頗大有帝王法度與聖

丁巳問答

七

賢禮樂教化者只有限一區耳四達之方殊風異俗既不知法又焉知禮其納於軌物而相感者亦幾難矣有猛烈男子挺然出世痛念各類之貪色者強奪他人之色貪財者強奪他人之財飽其欲則已少一不遂即殺之唯日日強欺弱大兼小貪淫無度殺運相結何年足已今欲矯其枉不得不太過唯矯之過方能革弊之其法當然也如欲化風之淫不但非禮之色不淫即倫常應有之妻妾亦絕之欲除人之貪不但他人之財不貪即在己分內之財且捨之併身亦願捨豈止財欲止運之殺不但無罪之人戒殺之

即有罪之人只願懺悔之化道之不惟不殺人亦不殺物豈但戒殺之事併戒殺之念殺之器充類至盡矯然挺做一條漢子不由人不驚異之因而皈依之又久而漸化之胥化之止了若干貪風息了若干淫亂除了若干殺運豈不有功于天地豈不有救于氏命豈不有助于名教其自己則挺然英雄也其救法則矯然豪傑也其存心則居然聖賢也若今如來生在中國亦必不用是法何也難以久安長治耳今釋門全不言及此亦有故其派頭實從告子兩個無求強制說明心見性一邊來動曰坐靜觀空上不見天

丁巳問答

八

下不見地外不見人內不見己透出一點光明云見本來面目假饒做到此地何益于天地民物何益于名教事功況明心見性者能有幾人哉若老氏生在中邦爲周柱下史書仍用世道則用柔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守其雌藏若虛與吾儒龍德之飛者全要盤于潛相幾有何不好處但今之羽流不走于養胎息則流于鍊丁甲或習于持符咒一欲成仙一欲通神一欲驅鬼在伎倆上見能以之飾智驚愚則有之若曰正大之道何啻千里即就其延年成仙得手者言之止能

立一己之命已耳。豈能立千萬人之命。立千萬世之命乎。吾輩今日必從聖道講起。聖學做起者方能起出百家。收服兩氏。不則精習章句。縱淹博徒然也。立撥科名。縱顯赫罔然也。卽多才幹起羣。德望服衆而學不貫。天人道不格。由明偶見一二稍有伎倆。緇流羽士則奇異之。然不得不奇異也。卽奇異之亦未嘗不是。更有從旁而譏訕之者。夫夫也惑于異端矣。此則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吾寧守吾素。雖千奇萬異。不慕也。亦見持守之正者。豈若實實落落。從吾儒全體大用。做起刻刻對越上帝。行事實有補憾造化之權。

丁巳問答

九

件。講正人紀。何念不是。昭格神明之事。贊天地育民物。至誠先覺。出聖入神。精微莫精微于此。廣大莫廣大于此。聖學彰明。正如太陽當空。有目皆見。何燭火之敢比擬之耶。吾不甚怪迷禪之儒。與談元之士。益有說也。彼初不知聖學之深。岸者無處入手。望洋而歎。卽知厭理文。而究心性。則習靜悟而迷之禪。是由外而近裏矣。久之覺落空虛。而鮮實效。則慕神通而談乎元。是由體而求用矣。又久之覺是陰符而非聖道。則辨過不及而知中理。是反邪而歸正矣。此必至之次序。一步漸入一步。前儒由此入者不少。非經

涉歷則不知之。故孟子曰。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歸斯受之。豈泛泛言及哉。諸君子。天根英異。德器深淳。迢直上。不煩轉曲。吾之所望。獨殷幸。毅然任之。莫緩一夕也。汝龍曰。非先生發明。則千古之疑關不破。且教趣異者。胥知歸正。一番引掖苦心。其功更大於闢距不則。攻之益遠之。何日是回頭之期耶。諸暨生曰。人之于禽獸相別。奚翅天淵。孟子幾希一章。說得只爭一綫。人禽關頭。若是危矣。黃而歷來說書。攸文。又指作帝王師相。幾希之統言。敢問此幾希二字。竟何所指。請明正其說。先生曰。請諸君子。大家

丁巳問答

十

言之。皆曰這幾希二字。言解不出。不過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意。諸暨生揖謝曰。敬拜教。先生曰。毫釐二字。并未說明。何卽作謝。大凡聖賢言語。定有着落。令天下後世。口可得言耳。可得聞。方身可得而行。豈似野狐禪。作捧喝。使人猜謎。恭悟耶。同人肅然拱聽。曰。請先生明言之。打破這一件疑案。先生曰。無他。卽在下節。辨察於人倫。一句人禽之界。只辨在倫理。一責倫。則謂之禽獸矣。何也。人而不仁。不義。不善。不賢。縱差錯幾十件。只叫成不仁。不義。不善。不賢。不得叫之曰禽獸。唯責倫。不在多。一事是一事之禽獸。一念

其一念之禽獸一言是一言之禽獸千聖百王垂
萬世嚴切護持這一錢關頭方全得個人道不
則亦論不得事功學業的名目自古立功者不乏
總之污功有文者恒多無行之偽學縱事業彌天遮
蓋不得這件差錯下庶民字活看去之只是不察同
人大悅曰服先生讀書處討個着落起孟子而問
之想亦不易其說

山右李石菴曰海昌邑素號難治四載來錢糧件
件清楚盜賊處消彌辦軍需多在人先入關棘拔
才起衆且暇時倡明絕學道風遠播是從來循良吏

丁巳問答

十二

所未及又從來道學儒所未能何也經濟文章已是
難兼撥亂講學爲時不暇先生固天才有餘耶先生
曰事無難易只要認真做去亦非天才平日所講求
者何乎天生我輩授以難治之邑又值多事之時政
天磨鍊我輩之學處錢糧也軍需也件件侵蝕件件
撥亂貽累百姓不淺可以告天耶刑名盜賊或饑寒
迫之或豪強逼之情動以重法加之俾無再新之路是創子手也何云
父母官可以告天耶天生人材爲一代用十年念下
遭逢甚難而不細心明見任意揜落可以告天耶

真做官的事件也。留念民命卽件也。可質天心。直
是真正講絕學處。何得以時平時亂間之也。凡事自
心體念到告天時。候只覺罪過尚多。循良吏亦不及
又何云道學儒也。

張美文曰先生每早告天告祖。方出堂理事。又每晚
轉堂後。或宴客罷。不拘三鼓四鼓。必仍告天告祖。休
息一時方寢。幾于終夜不寐。人皆難之。想康節先生
工夫只在每早清獻趙公焚香只在每夜一日兼舉
毋太勞耶。君子嚮晦宴息。心神亦當珍養。先生曰我
不但一告已也。試想天地聖賢祖父刻提醒在念

丁巳問答

十三

方好多一番。猶以爲未足也。天地何以歸懷。民物何
以一體。今古何以同神。聖人以天自處。是何境界。曰
日月至焉。又曰三月不違。孟子四十年不動心。夫子
五十年知天命。我輩兼程而進。亦何能敢旦夕安耶。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是兩個乾字。必與天一。樣方是
學力。莫泛作兢兢業業字看。我最喜邵子十九年工
夫方能云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事。
要做彌綸天地出入造化的事業。須把工夫做到這
等田地。一告云乎哉。子亟留心焉。
霍天子曰陽佐治海昌十年餘。幾歷令君俱解。去

治寧之難可知。今喜值新例。他邑之室翁尚多照例。歷去。况寧邑之危險萬狀。機會不可失。又可知。乃先生曰。寧甘解。不願加納。是真不以利害成敗。疑惑于心。恐懼于念者。自癸丑謁選日。學力堅定。蚤有然者。於今。背愈見。請問此功令也。稍一權變。無嫌通方。先生曰。他人可也。自揣不然。年不可待。家無可托。或借此榮親。或假此祿養。乘會行權。力可捐。例何妨。于當此亦爲之也。非是數者。不必也。天子又曰。陽知先生以講學自任。看得道理重。功名輕。故不肯引例。涉於干進。敢問道期大行。聖學亦必借權位而展進一

丁巳問答

三

步不愈于拘。一方耶。先生曰。利濟便分大小。教澤無分遠近。古人修道一室。而觀感者千里。應之傳道。一日而興起者千世。應之。况權變二字。用以解濟生民之難。用以救全君父之危。用以鎮定社稷之傾。聖賢皆可行。以見通方。至於關自己之出處。功名之進取。則有所不可。

吳文楠曰。先生所定祠堂制度及大宗祭田葬法等議。俱備文公家禮所未備。至於載主赴任所。四時薦春秋祭件。品物必跪進到底。詩歌蓼莪樂奏三誠必敬。不但事亡加於事。存宜同昭格。禮門之

肅是人所難者。敢問每早晚在祖父祠前朗誦孝經。焚香擊磬。不嫌類事。神事鬼之事。是何說也。先生曰。解透此關。即可知聖學入門。試問吾子信得過親死。是下死耶。凡人死是魄朽。而魂終在。時散時聚。在人感格耳。唯神天皆然。何以感格也。鬼神無聲無臭矣。感格之道。須用聲用臭。凡焚香燭陳牲醴。用呼祝動聲歌。無非聲臭之屬。聞之。赴感道。有然耳。况祖父親者。更不同。是一本之連枝。葉茂而根尚生。可知子孫在祖父未嘗死。可信的。確。信及者少。如此中尚參疑信。安望學貫天人德格幽明之聖學。耶。文楠又

丁巳問答

十四

曰。先生於宗祠前日常筮事。必卜件件若祭義祭統。上行事其說又何居。先生曰。此洞。屬。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精義也。吾今將聖學之精義合併語。可謂合盤托出矣。試問中庸大道所云不賂不聞者。是何說話。卽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之謂也。君子戒慎乎恐懼乎。謹之加謹者。是何工夫。非此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說耶。會心者流水行云。鳥鳴花謝。無在不顯。時行物生。先天之秘造化示人以文章。何異祖先昭格以殷祝之處。但人不能遽然相喻。不言也。先聖先王用一番苦心。寄之于箴。藉

傳宣之路。感格之方。然不過是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若之一節耳。必到久之。而積誠感。悟觸處會心。山鳴谷應。手舞足蹈。隨處皆見。莫之致而致。莫之爲而爲之。妙處無行不與。隨在皆真。仁人格帝。孝子饗親。一以貫之矣。吾嘗言爲聖人者。作上帝之孝子已耳。子細心研究之。

范光陽曰。先生貨利不好。聲色不好。清玩不好。而獨好讀書。雖聽政之暇。未嘗少輟也。又不奸泛常書。除理學經濟。天人經緯等書外。不問也。且好讀難解之書。如天官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誰知是斗

丁巳問答

十五

度分也。於牽牛初度。悟出是日月五星。每日夜之所經。始如太元經。方州部家八十一首。誰知其入門也。於中乎卦。悟出豚魚是江魚。十一月應候而出。是冬至陽生之精義。又曰斗牛之間。是南極北極之界。陽子所謂見天地之心者。此也。邵子所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未改移者。此也。孟子所云苟求其故者。此也。皆前儒之所未道。先生天資高曠。又是學力精悟。始至此也。先生曰。前人作之後人述之。吾鄙所有事也。悟解不來。是我無自立之地矣。吾嘗思之。天既生我。而有心已子。我以希聖之路。我既繼聖而有性。誰問之。

以達天之門。然不得不借書覺悟。又用悟讀書。知心所由生處。卽知聖學所由入處。常以仁孝存心。好生爲德。只覺天地歸懷。民物在抱矣。蕪長公有二言。講得好。上可陪玉皇。下可陪田夫乞兒。在長公是作平等觀說話。我則謂上一句是與天地爲一體也。下一句是與萬物爲一體也。思之思之。至于無思。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自然爽快明白。常試叫人想莊生觀魚。何以不知莊生之爲魚。之爲莊生。耶。海翁狎鷗。何以不知海翁之爲鷗。之爲海翁。耶。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以天而自處。都當作如是說。知此方與

丁巳問答

十六

說鳶飛魚躍之妙。窮神者達化。讀書果到這等田地。可謂富有日新之極矣。康節先生說得是我縱貧時也不妨。貨利聲色云乎哉。許蛟曰。向來讀諸家語錄。及性理大全。窺得幾分。自先生以頤。提天之明命。提唱道破中庸一部。起結並覺堯舜之道。孝弟夫子之道。忠恕俱有根源出來。卽孔顏樂處。與虞廷一中。洙泗一貫。前儒亦有以仁字指出者。自先生以天地歸懷。民物在抱的根子。闡出這個仁字。與向來單在自心講生之機者。不同。且從告天指出入手。闢破若干疑團。闢出若干覺悟。

生曰要做之方知做之久而愈知不單在講學
守定學問貴日新如我前年解格物從物有本末來
直指明德下照仁敬孝慈信字後從入手想來覺同
邵子所云觀物的物字是看微我與天地萬物原是一體的
鬲頭豈是已做成的明德又止至善前曾解
明德必到新民田地與新民必本明德來迥出清靜
伯功兩路說話今從究竟想來大學以國治天下平
收章中庸在篤恭而天下平即宜結住爲何又講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方作收章常由書經看出
蓋古帝王明德天下必做到山川鬼神草木魚鱉亦

丁巳問答

二

莫不成若的田地地方是極處由此參講則大學之治
平亦要照堯舜類上帝格上下苗格獸舞服教畏神
千百年的田地乃是至善境界也由是講來則這格
物竟是悟透天地萬物原是我身一體上愈覺不差
嗚乎此道日講則日明此心日用則日新工夫做到
自知淺深自覺無盡大家勉策

陳齊永曰理學必兼經濟先生究心久矣當今重大
急務何在曾熟籌之幾則爲太平要覽耶先生曰古
今治天下無別法在得人而任之足矣又問曰必如
何等入方可任先生曰自古六計蔽吏都重廉不

錢之人兼能不怕死之人宋岳侯但曰文不愛錢武
不怕死竊謂文不愛錢兼能不怕死方可武不怕死
兼能不爱錢方可是也又問曰請益先生曰蘇民力
以重國本重真材以正朝體二者庶幾矣又問曰何
以蘇民力先生曰癸丑年在都門曾向魏庸齋先生
熊敬修先生張繡紫太先生語及理數天人之學只
在七分不可十分何也天有北極只七星分治于四
面者二十八宿一面亦只七宿皇極經世書自甲乙
丙丁戊己庚七字是白圓下辛壬癸三字是黑點人
身是七尺軀每日早從寅時起歷辰巳午未到申止

丁巳問答

六

只七時到酉就昏黑矣雞棲牛羊歸萬物冥人事息
矣不可十分者何也留三分還造化有餘不盡之義
到十分則退歸一數理數天人一定消息之理可危
也可念也這段說話凡事皆然而錢糧奏銷爲甚况
在

朝廷虛得十分之名在百姓實受十分之累何云虛
得也其間水旱天災去幾何奸頑民欠去幾何貪官
污吏侵蝕去幾何各項借名奏銷去幾何究竟實落
計之朝廷未必得七分實數用何如竟以七分
考成俾百姓竟免去三分之累實得三分之恩而虛

冒天災者。必究實有民欠者。必追侵尅者。定要償還。奏請務要稽核。法在必行。政歸一致。朝廷反實。得七分之用。上下兩得。宜實受享。培復民間無窮元氣。爲國本計。靈長之運者。急留心焉。又問曰。何以重。血材。先生曰。天生人材。爲一代之用。國祚攸關。民命攸關。人心風化攸關。况天意亦每隨。朝廷功令。而生材。不論滿漢文武科目。白身。用在那一途。而人材卽隨那一途。而見致往古至今。重封建時。而人材多。生世胄之苗裔。舉孝廉時。而人材多。生忠孝之門。用科目時。而人材卽生於詩書之家。用掾吏時。而人材

丁巳問答

元

亦多在刀筆之輩。那一資格。而無豪傑聖賢忠孝才德之品。卽今用科目。而科目中。儘多經濟名賢。用滿旗。而滿旗下。實多開國良佐。卽用廕生。而廕生內。何常無才能特出之英。卽用捐納。而捐納內。豈無賢能奮拔之彥。用之俱無妨也。但朝體爲重。須得真才。不然者。有倖得科目者。儼然居懷才抱德之彥之上。必不甘心。有冒爲將總者。泰然而坐汗馬功勞之臣之左。必不輸服。統禔年少。知社稷之艱難者。幾人。勢必敗壞。而反誤之。捐例等賢。知民命之關重者。幾人。必決裂而必陷之。重之重之。云乎哉。嚴科目。則者必

家徒嚴戰功。虛者全家成廢嗣。但當承世祿之享。與途不得作牧民之官。少一底定澄清。不同龍變救亂之時。庶乎真才輩出。而國祚永。民命重。人心風化。亦起珍重朝體者。急留心焉。

黃太冲先生曰。中庸一部書。開口從天命言起。收章以上天之載。作結。請言這天字。還當如何講。纔是確義。先生曰。善哉問。千餘年來。唯是這箇天字。解得障蔽。所以聖學不明。前輩著書。具在。歷宋元明三代。儒者多註此個天。非蒼蒼之天。乃吾心自有之天。在在皆然。請問蒼蒼之天。與吾心自有之天。是一個。還是

丁巳問答

三

兩個。則知前輩所註。皆是障蔽。甚至湖南講天命之謂性註。豈真有個天命。令的。不過借言。嗚乎。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豈亦借言。不必再多証。而知障蔽之爲害久矣。今日只將這天字。講認明白。則聖學。眼下。就有端緒矣。可謂千餘年。暗室一燈。先生慨然曰。然蒼蒼之天。與吾心之天。自然是一個。無疑矣。不知何故。前輩俱解作二。此天字。說有真處。此下性命道。致各義。俱有大原處。先生以額譏天之明。命爲宗旨。直可爲同人提唱。快服。快服。

應嗣寅先生曰：程子與朱子至精至正，直接尼山。而
派雖曰邵子至大也，畢竟講參數學一邊，然數學恐
相因任太過，何如理學。踏實可盡耶？請先生莫在邵
子書上究心。方云醇粹，先生曰：敬領教。但余於程朱
工夫上，討出大儒本領。其於邵子觀物篇，得出大聖
分量。若易所謂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
合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若
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直能穿月窟，躡天根者，未許
見到這個境界。嘗思一十九年洗心藏密，焚香告天，
工夫上羅日月星辰之天文于心胸，下召雷風火石

丁巳問答

十一

之地理于呼吸中，參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以時教
人以經法天之人，事于元會運世之間。此是何等道
理數云乎哉？明道先生極力贊之曰：內聖外王之學
也。後人不察，乃云程薄邵之學而不為，非也。唯宋儒
鮑曾詳言之矣。其經世一書，直接連山首艮之秘傳，
而律呂音聲數圖庶幾尼山耳順之神境。先幾挽回
隨事補救，又豈非出入造化，搏轉氣運之大力耶？至
自云道在是矣，是直任承當之義，非直遇棘手，則不
做。與因任太過者一類觀之也。又曰：易云潛龍見龍，
時位不同，講究亦各有所重。先生曰：道一而已，潛見

其所以飛者飛，是飛其所以潛者，同謂之龍。隱居
求何志？行義達何道？不得作兩樣論。先生以為何如？
董仁緒曰：靜極生慧，誠則能明。今有坐靜觀空，做一
二十年工夫者，即能光明煥發，前知禍福，不但下知
庸流胥頑頂禮叩問，或急不能一覩其面，或終不得
一奉其教，抱憾者多。即公卿大僚，聰明才智之士，
莫不倒體皈依，師事仙呼，欽奉其一言片語。即如赤
刀大訓寶藏，作終身符驗，速後日果應其言，疇不神
欽鬼服，矜相傳頌。若而人，其得道果深，神通果大，聲
氣幾遍海宇，豈非一時之人傑哉？先生道綜天人，包

丁巳問答

十二

羅百家亦景仰這等人否？先生憮然曰：惡是何言也。
此類人所講皆流浪生死尋常禍福，頗能惑人，自號
前知。然于正經道理，一些不見。何景仰之有何言之
道理上之真生真死，非世俗之所謂生死道理上之
真禍真福，非世俗之所謂禍福。其一種生而不死，死
而不死，禍非真禍，福非真福。此中真正道理，尚然不
知，可矜言前知哉？即如方外僧人，俗傳勸止范督臺
不該往福建一事，後果值耿藩之變，人皆神其前知
矣。豈知以范督臺而殉節封疆，此謂死得其所，對窮
盡瘁，守死善道，是人臣大節，豈得謂之曰前知一

千載流芳。生氣凜凜。竟謂爲考終命之福。可止之何爲。假令范督臺果不到閩百年後。終有一死而長。無聞何如。烈士爭光之爲愈耶。碌庸人老死。隲下與草木同腐朽。何異以此衡斷。僧人方外所言。但知流浪之生死。尋常之禍福。全不在道理上講究。何疑哉。既不在道理上講究。其所謂靜極之慧。誠中之明。亦彼之所謂明與慧也。可知竊深怪舉世之人。勿論賢者愚者。貴者賤者。羣爲所惑。而不知悟。更願投拜之。而恨不得其門。亦復何謂。誠知子與子言孝。臣與臣言忠。在正經道理一體認內。而卿相

丁巳問答

廿三

外而將帥與夫內外。凡有一命之寄者。但有封疆民社之任。生死利害義無可辭。縱遇大變。祇有盡瘁。濟則君之靈不濟則臣之命再無岐路。可以逃避。何庸計較。雖一介之士。任無民社而一身之成敗得失。稍有定見者。亦惟義命之自安。更無矯誣之幾。倖若是視其人類。人人妄言禍福。煽惑人心。徒亂主意。方且關逐之以靖其風化。嚴絕之以導吾正道。寧待再計哉。

施易修先生曰。余孔氏門牆中人也。每兼好禮宗家言。二六時中。除講究經史子書外。樂誦金剛經。

又習與都人士約行放生會等事。似乎並行不悖。亦嘗有當于先生否。先生曰。無妨也。佛仙與儒。大指在好生積善。利物上至念經一道。殊有精義。未可淺講。須要討究出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偏全虛實之各殊。然後可請疏言之。如所云。饑來喫飯。困來眠。與吾儒日用飲食說話。何嘗不同。然知味處。不講著察處。不講又云。蠢動含靈。具有佛性。與吾儒人皆可以爲堯舜。說話。何嘗不類。然耳皆能聽。目皆能視。其所以聰處。明處。置之不論。斷不可。孟子曰。犬之性。果猶牛之性。牛之性。果猶人之性歟。如此痛快捧喝。無奈

丁巳問答

廿四

聰明才智之士。仍然不悟。若就太極源頭之理。溯來亦可云同。但云知覺運動中。更無明察由行之精理。又烏乎可哉。此人禽大關頭。未可忽畧。又親仁民愛物。理一也。分殊也。若卽元來論。天地萬物原是一體。可也。必要愛無差等。待王公同下賤。視尊親等路人。如此作平等觀。行事殊無義理。無論萬難行。卽行之。豈成個道哉。並耕之說。蚤被子與氏闢破。可歎所云。舍知識者。仍以此等作好事看。是何說也。卽同一好生也。積善也。利物也。發一空願。與作成實。較或作一二有限功德。與一世萬世地平天成。民安。

其偏全虛實不待再辨而明之矣。如念經一也。吾儒前輩後學俱詆笑之。譬如蟬蟻竊久悟之。原是吾儒一件法門。久矣。吾儒反不講矣。被兩氏家得之。往也。詣功得手。偶有吾儒知之。作此詣功。不知者反譏之曰。惑于異端矣。這叫成呼主爲客。何也。自開闢來。語言文字之書。自吾儒一部尚書爲始。易雖出在前。然有圖象卦畫。不曾有語言。故知尚書是始也。其內欽若昊天。執中建極。敬止。顧命。種也。旨歸。都講。獨念茲在茲。一件功夫。是由淺入深。由外入內。由述入神。最精直捷。路頭可惜。人都畧之。今爲知者道。可破。

丁巳問答

廿五

向後從前一切詆議之。有所不必矣。古今道理有神化者。有形化者。有聲化者。雖禽鳥昆蟲。皆能之。何況乎人。先以一件言之。螺螺小蟲也。叫之久。而異類同形矣。是聲化。鳬鴨小禽也。孚之久。而異形同生矣。是形化。蟹是介族也。跡之久。而異種同類矣。是神化。至人爲萬物之靈。但能聚精會神。而志一道。未有不千變萬化者。可歎眼前道理。都不理會。如吾儒讀書一室。不拘古聖今賢。或在千百里外。或在千百世上。誦誦其文章。而感奮興起。改過遷善。非聲化也。耶。或遇高賢之里居。炙其光儀。聆其聲教。邂逅相逢。不也。

則悅服企仰。因而篤志修身。宗承正道。非形化也。其至不得見其人。無由聆其聲教。觀其光輝。祇得於千百世之下。千百里之外。聞其姓名。悉其里居。服其教。畏其神。爲之寢食不忘。皈命宗風。久之。潛移默契。卒證大道。非神化也。耶。夫所謂念經得力。當作如是觀。想永言。這部工夫。吾儒亦不廢。政可於異中證同也。竊嘗云。念也。二人。可云孝子。念也。君國。可云忠臣。念也。聖賢。道上就是聖人之徒。吾儒每旦晚。誠能潔誠持誦大易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爻。與六十四大衆并孝經十八篇。再爲之時。觀想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是何等浩也。神理與孟子居天下之廣居。一節。是何如嚴也。氣象如是用功。或十年。或二十年。積至三十年。五十年之久。未有不通靈得力者。金剛般若云。乎哉。是或一道。吾深信而敬服之。但以之爲入手功夫。作不得究竟實詣。難爲不知者言也。

丁巳問答

廿六

翁鏞鳴先生曰。儒道兩途。唐宋以前。不分立門戶。厥後分立宗風。而黃冠一脉。又分爲三種。有調養胎息者。有烹煉金石者。有拆補陰陽者。相傳得失各半。人莫適從。究之得恒少而失恒多。先生廣覽博究。曾亦留神此等。有所得力。可指示其說乎。先生曰。若等大

丁巳問答

七

半荒唐究心不如不究心之爲愈也。光書籍絕秘訣迷惑入其道而受害者比。甚至惑其說而累更有不可勝言者。千萬中幾曾見成得一二縱得機緣獲有秘授其積力久成得一二亦祇是立一己之命的學問而不能立千萬人之命立千萬世之命。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斬斷截鐵知吾儒原在道理上論生死其中生而不生死而不死一段真實道理若輩都一些不論。廣精養神於他道何謂哉。卽曰千百年來豈無成就一二人如赤松子呂真人許旌陽陳希夷輩代有其人吾意亦自積功累仁來立命篇說得是欲求天仙須行數千善欲求地仙須行數百善有了積善的踏實工夫可貫得調養烹鍊拆補種種善法隨便借徑都可成就卽所謂機緣秘授亦善積中志一氣動之所致非泛然也不然者少了積善實功到真積力久之候從事烹鍊必至崩潰強行拆補反至傷身久服津液空勞呼吸總屬行險僥倖吾故曰究心不如不究心之爲愈也。先生以爲何如。許石香先生曰正學明左道黜大經著方伎伏凡處亂世者禍福念重爭言前知既不能在人事上體察偏好在鬼道上談立夫子曰臧氏居蔡不知其智大

丁巳問答

其

龜策正理尚重言之何况方術今人不知何故將正道不講單以術致前知神其奇驗甚至祭煉樟柳商陸之類現形作聲真是人妖物怪變幻奇邪端人正士誅闢之孔急可無一番正論發明破其狐惑俾人心風化一歸正道耶。先生曰這一番說話不但破目前人之惑更要破千百年人之惑自古大聖人每言鬼神情狀最真不起人之惑賢者大儒知鬼神情狀不真輒譁言鬼神益增人之惑庸愚人是惑于鬼神者其惑尚淺聰明才智之人不善體認聖人之言卻能疑賢儒之說故其惑鬼神也更甚于庸愚此千百

見弗見聽弗聞似說不得有其曰。雖然如見。雖然如聞。又斷。就不得無。故在上在左右。明明言神之格思。真。切。但因不可度思。乃下一如在字。畢竟夫子說敬。就遠又連說敬。而遠之妙。不容言。不惟說在上在左右。當敬其弗見弗聞處。愈當敬。不惟說不可度思。當遠其昭格上下時。亦當遠。這遠字。即作不惑解。爲是總之。洋。常在聚散有時。昭格。憑人鬼神。真情狀大抵然也。一說到現形聞聲。就是隱怪後世有迷。就是惑處。但曰吾不爲之。真正降魔伏鬼大本領。政不必詳。說是無反。滋人疑耳。又不得將有形有

丁巳問答

七

聲作精成妖。亦能前知禍福。而作準驗。且能災祥。愚人而可消禳。如此反說。不得是正氣。鬼神之宜有處。其最能蠱惑人心。全在此。其最能妖孽人家國。政在此。今思立破千百年人之惑處。亦在此。以何爲主。斷中庸不云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云。君子戒慎。恐懼。只在不睹不聞。以此而信服。莫見莫顯之良。能全非顯靈作變等伎倆所同也。或曰。吾言是聖人之言。不爲彼伎倆所惑。儘足見守正把持得定處。而眼前禍福。日後災祥。毫不能辨。不反遜方士妖人。竟能先機靈應。而有濟于實用乎。緣是恐無以厭服。

引才智之人。則其惑終不能破。先生曰。否。否。天理心上。有福無禍。有祥無災。豈不能辨。眼前循天理而動。無愧良心。將來決無膺禍。決無懼災之事。即此可操。如券。豈不能前知。自心信得過。何勞鬼謀神告。懺罪。只在改過止謗。莫如修德。此外何事。可以消禳。夫子曰。事人。即能事鬼。知生。即是知死。明。言天人一理。幽明一致。正經道理。無過眼前。忠孝可以淑世。言行可以修身。試看國有忠臣。豈非一國祚祥。家有孝子。豈非一家吉祥。人生每日。心懷善意。口說善言。眼觀善書。豈非一身吉祥。此不待感應後知之者。即言

丁巳問答

三

靈感而忠孝之至格乎。鬼神言行之善。動及天地。如大舜之烈風雷雨。弗迷。武王之赤鳥白魚。兆吉。麟遊郊。而素聖生虹化玉。而大儒起。其他若嚙指以痛心。吹律而知競。枯竹生筍。凍河躍鯉。種種顯應。直若呼吸可通帝座焉。何非乾坤正氣。動星變格。異類微氣。體以言神通。此得其正。聰明才智之人。不向這道理中。考符應。而他作用。亦何謂哉。試指破之。何物懸懸。借影響。以惑人不外人妖。物怪。氣數不盡。魄化。魂。或假形氣。附草木。作報者。或附禽獸。作聲者。或敗花爲蝶。腐草爲螢。作影焰者。甚至變形淫惑生人者。又

能附泥像。憑土形作災祥。食於其土者。諸如此類。害及至附人。則其人能言時事。及爲卜爲卦。爲兆。爲籤。能報禍福。皆奇中。異驗。人輒言之。及其氣盡。其人亦盡。言亦不中。驗差。凡人得此。其人運必衰。人家有此。家運亦衰。假若國多此。國運亦衰。豈不重可危哉。何世人不悟。猶或以其中驗多。慕之。無論遠近。傳頌之。何哉。况此等。戾氣陰靈。僅陽剛正人。卽消遇福。慧薄人。方長世。不乏聰明才智之人。惑于此者。可闕此說。而廢然返矣。

萬言曰。先生言道。獨精。能洞見本原。又闢道。獨大。能

丁巳問答

聖

充拓全量。且辨惑。獨悉。能直破疑壘。但是淺學鈍根。不能遽然領畧。奈何。還該指出大節幾條。俾同黨眼前。可以率行。久之。由粗入精。由小充大。由疑得悟。方可全針一度。先生曰。自宋而後。聖道纔得表彰。局面終成儒者。其中精處。大處。疑處。尚待後人之推究。政多。吾是以特爲上根人。講聖宗焉。若夫民。可由不可知。雖大綱指點。未始不寓精義。入神之理。不見吾之治寧乎。寧之人。失教久矣。祖先父母前。多不行叩拜禮。雖元旦生辰亦然。卽見神廟祠前。俱止一揖而去。蒞任來。教之。每朔望。叩拜祖先父母。已背者。置主。

之先從衙門書役教起。使知祖父之尊。見親之義。又不行古講鄉約事。小民焉能見。朝廷而知尊蒞任來。躬率紳衿耆庶。開講古鄉約。先朝拜。而後講聽。又令各畝分。每朔望製。聖諭牌。鄉耆伍保。招儀開講。亦先行朝拜禮。俾衆百姓肅然知敬。朝廷之禮見尊之義。又寧之士。每年兩丁大祭。自不到泮宮。執事行禮。聞之。浙省在。皆然。蓋吾鄉根本之地。如此滅沒。從何知尊師重道之典。蒞任來。與紳衿約。每丁先齋宿文廟旁。各件修整。今竟士子爭以職事爲榮。鄉紳穿朝衣。捧香帛。依期列班而拜。突見宗廟之

丁巳問答

聖

美百官之富。豁然改觀。人人知敬聖尊賢之義。又學宮之中。久不行鄉飲酒禮。蒞任來。復此大典。申詳公舉行禮歌詩。見朝廷慎重大賓之典。忽然再親人。人知敬老尊長之義。又簿書之冗。久不行勸農大典。蒞任來。每逢春月。詔各畝父老。輪詣公堂。置酒鼓吹。勸勉。尊朝廷講六諭。勸衆民。輸義穀。并傳教朔望各叩拜祖先父母。俾處。都知尊君敬親之禮。見古民牧與小民勞勸之義。又寧之俗。除祈禱雨晴外。如日食月食。不救護祀土穀祀山川。不成儀。蒞任後。每事講求。諭父老曰。天地生成之恩。如父母然。譬父母

右子則呼天搶地以救之。然後子有非病思
其理當然也。食不救護。祀不成儀。是天地父母
不知報災。不知愁漠。不相關之甚。一遇水旱。輒呼號
以禱之情。耶理耶愛。今必誠必敬。闔邑舉行。俾人人
知敬天。災恤民。隱之禮。見古先王報本反始之義。之
數者。大綱指示。早已著之行事。其實敬天勤民。忠君
孝親。與夫養老尊賢。重農興化。種種精義。何一不具
獨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誰謂鈍。根人講不得上達
之道耶。若夫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充類至義。何粗
之非精。窮神達化。何小之非大。聖學全體大用。尚賴
丁巳問答

三

吾鄰同人振興而力任之。

丁巳問答

易經續 卷之一

天中許子講學集註

越東受業 黃百學筆記

男 施澍較閱

續易經讀法一

人皆云太元擬易。不知太元擬天。人祇知太元準曆。
不知大易先準曆。蓋曆數者天象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聖之體用本乎天。故講聖學者必事天。而事天者
必學易。竊謂學易者必解得所謂太元者。始知所由
入門。竊故以太元經為易經之續也。試觀昭昭者天

易經續

一

青龍也。白虎也。朱雀玄武也。蔡子註書經。知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謂精詳矣。然始于何。始終于
何。終耶。大哉易乎。元亨也。利貞也。姤復否泰也。程子
朱子註易經。知三百八十四爻。又二至二分之處。可謂
通變矣。然乾知大始。未濟居方耶。若是讀易。若是觀
天。何異測海者。但見汪洋無際。庸知夫津渡之所。與
夫登岸之處耶。往讀邵子贊楊子曰。楊子雲不惟知
曆數。且知曆理。其能見天地之心乎。初亦不解。后讀
大洞經篇首。干支始丁丑戊寅。不自甲子。卦名始豫
卦。隨卦不自乾坤。終成大惑。及誦至旋斗歷箕而度

天開句。又不自角。又不自虛。方豁然悟矣。今而後知太元之始。牛宿一度也。蔡子所云四度之一者。乃指斗度分也。今而後知太元之以中爲首之首。擬中孚卦者。斗建子位。律應黃鍾。十一月江魚名。豚魚始應候而出。故曰信及豚魚吉也。程子朱子所云六十。四卦者。除甲子一周。餘四卦。以中孚起。謂一陽冬至也。查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

易經續

二

統三統爲一元。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又查天宮象緯等書。確知每年每夜。日月五星之行。俱起于此。所謂日右斗左。巡乘六甲。與斗相逢。俱由于此。其曰能見天地之心者。非此之謂耶。且丑與寅之交。成言乎艮。艮止也。靜。豫與隨之卦。萬物出乎震。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由先天而言。自坤而復。一靜一動之間。天地之心不于此見耶。此固數千百年之所未解。亦先儒後學之所不道。予究心太元洪範皇極太微洞璣等書久矣。今猛然解及。益信斗牛之間。正天地之中。乃南極北極之界。康節先生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

言。蓋予曰。苟求其故。可坐而致。非真知灼見于。而豈漫然爲是言耶。由是讀易。由是觀天。竟如迷津者。得其指南。梓海者。獲所寶筏。何慮無誕登聖學之日耶。或曰。自太元出。而易道晦。信此言也。不惟不知元。亦不知易之同本乎天也。獨是千百年來。究心太元者。殊少。無惑學易者。單泥王輔嗣先生一遺也。今特拈出圖式筮法于後。俾後學一見洞然。先得太元之所以入門。而後由太元得大易之所以入門。天心如見。聖道依然。誠知太元是易經之續。或亦留念聖學者之一助云。

易經續

三

讀法二

讀太元者。不知筮法。無由入門。不知占法。無自攷義。其所云合憲者。以兩贊當一日。七百二十九贊。以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自天元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終而復始。雖斗指于五行所配。以應休咎之占。說陰陽之數。先儒言之詳矣。獨至筮法。經先儒一辨。增後學一惑。無怪乎解者鮮。今詳其例于后。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以扮三。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元筮以三十有三。策合筮既畢。然後別分二策。以掛左手之小指中。

以三揲之并餘丁方又餘三已下得七爲一畫而一得八爲二畫而一得九爲三畫而一凡四度畫而一首之位成矣陰陽者奇偶也晝夜者陽以一二三五七九之奇爲晝以二四六八之偶爲夜陰以二四六八之偶爲晝以一二三五七九之奇爲夜也經緯者經謂一二五六七也緯謂三四八九也且筮用經當九贊之一五七夕筮用緯當九贊之三四八若日中夜中筮用二經一緯當九贊之二六九所用贊下爲始次爲中上爲終故經曰觀始中決從終焉

讀法三

易經續

四

嘗思易取義四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身遠取物任取一義俱可名卦至其吉凶悔吝在一卦爻位之中中正不正陰陽剛柔之有應與否上論也不論生尅衰旺如王遁等書其實生尅衰旺之義已備乃若會等論性情喜忌又論得時不得時得地不得地陷與易近然無本身近裏之義唯洪範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自謀貪謀無不周至結之以三人占從二人爲準今太元先定首之陰陽別休咎蓋以所遇之首爲天時焉然後以占時之旦夕中三者分經緯觀九贊中得三贊之逢晝或夜別其或大休或大咎或

中休終咎或始中咎終休蓋以所逢贊爲人事焉陽晝夜既定又占首之所配星宿或牽牛等元武水或角亢等青龍木或井鬼等朱雀火或奎婁等白虎金與首五行同德是從與首五行背德是違蓋同德卽相生背德卽相尅也又占筮時之所逢節氣如冬至筮逢十月前首爲違逢十一月後首爲從夏至筮逢四月前首爲違逢五月後首爲從蓋元貴方進賤已滿方進卽旺相已滿卽休囚也又考數卽晝夜逢多逢寡之數又占辭卽贊辭或吉或凶之辭凡此六者備參而驗之與所筮之意違否爲定從多爲休違

易經續

五

多爲咎殆與洪範之義實相兼是元也不但準易而且準月令準洪範以在我之事實諸天人理數前聖後聖而徵其向背可謂美備之極矣特難爲不知者道也

讀法四

假令丁巳年八月十七日戌時筮

太元之策三十六除三掛一合三十二策而兩分之以三左搜以三右搜置其餘

一揲併掛得六 二揲不掛得三 掛一不用餘數八 過揲二十四策 八其三爲二 初當

一為家二 再掛搜如前 三揲併掛得三一
 揲不掛得三 掛一不用餘數五 過揲二十七
 策 九其三為三 二當畫一為部三 三掛搜
 如前 五揲併掛得三 六揲不掛得三 掛一
 不用餘數五 過揲二十七策 九其三為三
 三當畫一為州三 四掛搜如前 七揲併掛得
 六 八揲不掛得六 掛一不用餘數十一 過
 揲二十一策 七其三為一 四當畫一為方一
 合之自下而上自家而部而州而方達

第二十六首三得首之務一方 三州 天元 陰
 易經續
 上中 象盡卦

右凡八揲而成四畫為一首蓋凡揲法之例做諸
 此。

讀法五

首位既成念六偶數屬陰為咎又戌時筮當合夕占
 用緯即取務首之三三八贊這一表看三逢夜是一
 違四八俱逢畫是二從三從也謂之始咎中終休故
 經云觀始中央從終此之謂矣陰陽晝夜已定休咎
 之大端又當占星攷務首之三贊四贊八贊逢昴日
 雞之一度三度西方七宿白虎屬金與務首之八本

相剋是星違也再當占時攷務首在清明節後虹始
 見之時以筮時八月論屬在前為逆是時違也三當
 看數攷務首之三三八贊係一夜二畫從多為休是
 數從也四當看辭攷務首九贊之次三不拘不掣其
 心腐且敗 次四見矢自升利習之朋蓋載車載一
 次八黃中免于禍貞凶少吉多是辭從也
 右凡四占合參陰陽晝夜從多為吉凡占法之例
 做諸此

命箸詞

命曰假太元假太元字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

易經續

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

太元擬卦日星節候圖此係王鶴所作見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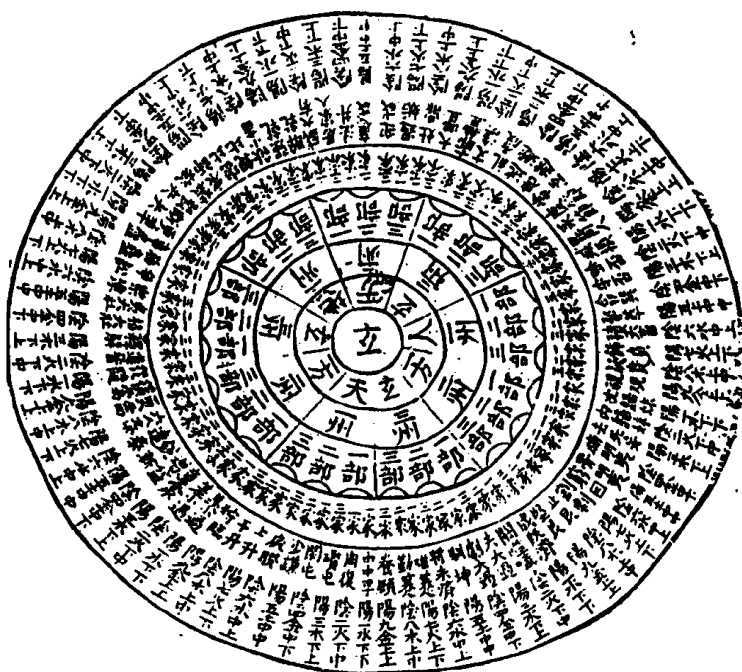
皆自上而下

首擬卦贊配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名橫看日星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中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字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三周復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三巽屯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三閑屯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三少謙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三庚辰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夜

[illegible]

太元配卦分陽陰圖

十二



為思十有六年歲次丁巳秋八月望後之吉知海寧縣亭天中許三禮著于告天樓中

受業黃百學曰戊午春仲安陽夫子將有續

五經之役以所著太元讀法授學曰是真得天

人理數之原而世何置之覆瓿也昔人謂元擬

易失之僭夫曰擬猶伯叔之于伯仲曰續猶宗

祖之有子孫也何嫌焉因出元包洞極潛虛等

書曰余將偕此為易經之續子試先推其起例

焉予小子既卒業因嘆向來註解紛紛何如讀

此較然而明快也昔蘇老泉未有定論至王涯

易經續

三

胡雙湖季彭山愈解彌惑迄今七為一八為二

九為三究恐後學不明再詳註太元起例于后

庶可按圖而定焉

起例

太元之策三十六除三掛一合三十二策而兩分之

以三搜左置其餘或一或二或三次以三搜右置其

餘如前數其餘數通前不二即五則右三左三則右

二併掛不三即六合左右兩搜是為一揲易以四數

所謂揲之四也元以三數特名次除前餘數復合其

為搜以見合左右方為一揲也

見存之策二十七或不掛分搜左右如前法其餘數

不三即六左一則右二左二則
 之餘初探并之於芳再探未竟餘數未并再探充竭
 芳是為一芳兩合四探共此一也凡一芳之後三數其
 餘前之餘數已并於芳置之不七其三為一畫。八
 其二為二畫。九其三為三畫。太元三十六策以
 地數十八策為用除天十八策體數起則七其三為
 三十一得為三者一八其三為二十四得為三者二
 九其三為二十以成一方之位。自方而家四位通計
 七得為三者三以成一而首名定
 四掛八探每探二樓而首名定

易經續

十四

告天樓告法

仇光釐 談九乾

范光陽 戚依

天中許夫子授 受業錢廷楷 許汝霖全錄

陳錫般 陳齊永

俞寅 男 迪爵筆記

告天工課

每日昧爽淨手焚香先向

天地君親師位前 玉拜 隨跪前

自矢心盟十六言

告天樓告法

小心翼。昭事 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 父

今母兮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 人生於

三事之如一 君德 師恩天親靡異 民吾同

胞物吾與焉仁人孝子一體祝焉

右段工課報答生成之恩推極生成之量考亭

朱先生曾日行之誦畢又禮誦

上帝告 至聖頌 先賢讚 子後至誠拜禮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暨觀四方求民之莫天視民視

天聽民聽宜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昊天有成

命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凡一遍 三叩 至誠拜禮

仲尼先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禱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

凡一遍 三叩 至誠拜禮

孟子先賢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告天樓告法

二

凡一遍 三叩 拜畢端立朗念

希聖達天印文 各一遍

天地以生爲德養民物托之君教民物托之師聖人
以天自處萬象異形同體百王異世同神

人能仁孝兼盡便可轉移天心位育事業自我靜

聖動王同源

念畢隨用印一顆于告天日程冊子上

右段工課默契上帝之心景儀賢聖之學前

先儒所不講究者

印畢面東端坐靜息一時

前月令值月六節 誦孝經六章

誦易經值日一卦 玩太元值日一候

隨將日程冊子書今日值何甲子逢何星宿又
書星宮協吉的在何方所宜何事不宜何事
右段工課究天地人合一之道參氣數理有用
之秘各代名世所必探討者

至是方跪陳年日籍貫及誓言祝言

皇清康熙某年月日浙江杭州府海寧縣知縣許

本籍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今在任丹衷虔

告誓心學

告天樓告法

三

至聖凡畫所爲夜所思有一事敢負 君親大恩至

聖謹我

焚香告

上蒼凡躬所履言所發有一念不爲民物立命

上蒼罰子

誓畢三叩

右段工課舍報君親別無入聖道之路有傷民

物即重傷天心之恐清獻趙先生曾夜行之又

跪陳祝言

祝天常清祝地常寧祝

工壽考聖明願時七萬民樂業願處七五穀
願家七子孝以養老願世七臣忠以報君有若天地
不位君父有憾民物失育七之責當何嚴也祝聖人
之道常明祝聖人之道常行願千劫兵疫全消旱潦
不崇願人天幽明感格物我靈通有若聖道不行陰
陽失調人天扞格七之學當何治也願我心精上達
帝聰 末二句連祝三聲連叩三叩

右段工課有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之力有德贊

聖帝道茂人天之功堯夫邵先生曾日祝之

至是又焚香一炷端坐靜息一時默七念想

告天樓告法

四

亦粵九天之下與夫九地之上而人處其中上而星
斗下而河嶽皆與我身心合一自羲黃以來各代帝
王自周孔以來各代神聖自元始以來君父聖賢皆
與我身心合一前億萬年後億萬年六合內外九流
百家人人物七皆與我身心合一斯時也念至無念
身非其身心非其心不言不動還了先天真不知我
爲天地天地爲我七爲神聖神聖爲我七借萬物萬
物備我之至妙至妙者與常得若此任天而動焉有
不妙合自然者耶此之謂渾乎天理無極太極

右段工課是君子克念作聖七人以天自處

界前輩先儒名世俱未嘗踏實做得

由是或五日或旬日或半月虔心盤卦信手質爻
隨在得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天機焉

每晚夜靜淨手焚香工課如脉爽行

每日有此兩遍工夫由無極太極而會二五之精

由二五之精而溯太極無極之妙則居然人事

之中潛契上天之載時行物生之氣源直在常

體備之矣

行之三十年可幾于與民根心生色粹盎四體不

言而喻妙處

告天樓告法

五

行之五十年可窺吾孔子知命耳順從心所欲不

踰矩至處果能此道也中和我致位育我擔不

賞怒而民勸民威不聲色而物化物育操功在

不睹不聞通德在無聲無臭一息萬年寸心千

古浩七其天也哉

告天日程式

假如本年正月十二日立春誦月令孟春之月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以下六段細審其不

變天道不絕地理不亂人紀不忒物候之妙

隨誦孝經六章以實之

如正月十二日立春以四正卦該玩易經坎之
六四 當三候牛月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六四樽酒簋二

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又十二日係立春第一日以十二辟卦該玩泰之

初九 在東風解凍候

泰小往大來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宏以左右民

告天樓告法

六

太元經遵卦氣直日立春正月節東風解凍一候

在天元方二州一都家下中屬候小過 外該玩小

過 當五日

小過亨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室上

室下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

乎哀用過乎儉

又以太元贊準日星立春東風解凍第一日在危

十六度內該玩差首之初一丈二 兩贊當一日

差陽氣蠢關於東帝由羣雜物差其容 初一

微失自攻端 三審其所好將以致其所
惡

親天道

正月十二日甲申時立春在四元甲子內奎

木狼值宿丑卯辰戌時吉方亦吉如論未刻則

禽昂受日禽奎之制且奎解時得地屬彼宜畜

禽張受將禽尾之制而尾之時地兩失屬我又

不宜獨是雖禽張亦居長生位與畜禽比可靜

守而無妨也

察地宜

告天樓告法

七

是日太乙一白星在坎一官星吉又據立春節

壬午符第三日休仍在艮則擒捉當從西北方

獲畜武當從東南方吉伏藏當在西南拜表祝

君室在東北也

審人事

本日以十二占未時兩貴達空山旬後事乃吉

唯辰時望行人立至申時諸事成也

先生常向受業諸人論曰易所謂大人者與天地

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天

弗違後天奉時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當向

種書案之可。得好生作用之。大凡也。

康熙十七年戊午春正月望日

告天樓告法

告天樓告法

從天定憲候圖說

天垂象。惟聖則之。是天也者。萬象萬數。萬理萬事。出之原也。故唐堯開萬世道治之統。首以欽若昊天。治憲明時。以前民用。迄虞夏商周。代代聖人。舍此無治。舍此無學。試讀尚書一部。那一篇不原天說起。確確可信。歎自唐宋以來。道源不明。聖學闕絕。將這生動。活。潑。之。天。硬以一個理字看視。且似忌諱言天。凡註解天處。定說不是蒼。之。天。又以一個心字潤過。是以抹卻象數。不言徵應。遂將道理。一向講成虛。之。泛。之。無根無着。叫不得應。濟不得事。口口從天定圖說

關異端。自己竟類個虛無寂滅的學問。豈不可惜。惟漢人近古。尚有傳授。故知道原出。必本象數以徵事。應。論天道。確有災祥可驗。論人事。確有補救可說。談兵法。實可弭亂止戈。談醫理。實可淡災去病。講時命。人世之安危禍福。如操其券。講占筮。眼前之吉凶得失。如響之應。直。之。叫得應。濟得事。而聖學之真本。領。循。于。此。見其大槩。何講道者。偏要抹殺這幾根。反道他惑于災祥。墮于象緯。無怪乎聖道滅絕。止做個道學之儒的局面。蓋道學之儒。維持風教。端正人心。其見確守定。豈曰易。之。較之神龍變化。與天。

之。確乎有間。余是以表彰聖學。斷以從天道說起。始天道。又斷以不單以理以心上說。還取漢儒從象數究起。從微應考起。以見得天象示災示祥。原是示教。寄仁愛之心。必不可以爲適然之數抹之。又見得人事。或應或違。確乎可挽。重補救之力。必不可以爲一定之數議之。由此天道講。方是有據之人事。由此象數講。方是有微應之心之理。不但一部易經。卦卦從象數說起。一部春秋。件件與必記。卽從事應說起。何得曰不言事應。又禮經云。四時流轉。天之教也。風雲流形。地之教也。細參這兩個教字。聖人舍此。

從天定圖說

二

何以爲治爲學之本。此等聖人經書。不據以表彰聖人之道。反去看唐宋以後諸家語錄。半是疑惑。半是抹煞的話。反識漢人講的不是。眞誤費心神。余嘗云。舍六經四子書外。讀董子方知天道。讀楊子方知易道。若不知天道易道。難知聖道。濂洛關閩之書。邵子經世。當推第一。但難爲淺學腐儒輩道也。今試問。擡頭見天。知東西南朔者幾人。而左旋右旋之說。迄今尚在聚訟。何況見天地之心。窺先聖之秘。粗立此圖表。俾人介然知天地之中。斗指向左。日躔向右。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日了然。從此可。

是左立晷表。右書物候。灼然見當至而至。方合天道之中。不則當至不至。未當至而至。則均有過不及之咎焉。確然見應候而然。方徵人事之協。不然後期而然。遇期不然。則均有愆戾之咎焉。天道人事。確然相參。據此二者而論。益知憲家學問。止炤成法推算。定朔定望。不差也。二至二分符合也。日月交食。歲餘置閏。有準也。猶然了當不得。畢竟知去歲元旦冬至。是此甲子。今歲元旦冬至。爲何輪當這個甲子。是有說也。去歲立春立秋。是其支干。今歲立春立秋。爲何另是一個支干。是有說也。又兼陰晴不一。風雲互變。此

從天定圖說

三

中討天之教。天之心大聖人參贊輔相之功能。賢君相調燮修戒之學術。政在此着留神。天道聖經。人事物理。王道聖學。俱是一脈相關。呼吸相通。一貫道理。豈不痛快千古。如此看易經也。洪範也。月令也。俱是吾道中。日用飲食。家常一刻不可離之帳簿子。一般唐宋人以自己所短。反嫌前人之所長。又加貶絕之。所以聖道幾晦不可問也。考亭先生以醫卜陰陽等書。解做小道。卽是漢宋人分見不同處。醫理關切。性命通其調燮。可以治國。卜書預知禍福。精其趨避。可以行兵。捍災救難。祛戾迎祥。大而國家。精而身心。

切天人理氣陰陽補洩大道。豈曰淺小。願同人
 聖經體認。破卻後來拘見。天有日。希聖有日矣。余
 嘗云。德必到格天。方見德之大。誠必到動物。乃云誠
 之至。斷以事應言之也。學必要貫天人。道必要洽
 幽明。方為聖德可知矣。或曰。這圖表。猶在書本上指
 陳也。就天就日。有何看法。余曰。有二法。一傍晚觀日
 法。兼星看。一黃昏觀月法。亦兼星看。試看十一月仲
 冬。日在斗牛。而入于酉地。奎要在午。及二月仲春。則
 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井鬼在午。由此而看五月
 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角亢在午。八月仲秋。則
 從天定圖說
 四
 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斗牛在午。此觀日法也。正
 月孟春。十五夜。月在星鳥。而出于卯地。昴宿在午。四
 月孟夏。十五夜。月在星火。而出于卯地。翌宿在午。馬
 七月孟秋。十五夜。月在星虛。而出于卯地。箕宿在午。
 十月孟冬。十五夜。月在星昴。而出于卯地。虛宿在午。
 焉。此觀月法也。由此兩觀法。而天左旋。日月右旋。可
 謂確然有據矣。或又曰。天度一日一週。日躔亦一日
 一週。而不及天一度四分度之一。乃元經日星節候
 圖。以三百六十五日配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豈日躔
 一日止行一度耶。說者曰。是就在每日不及天一度。

之也。如是則天度日躔之說。且不宜作定論。此以備再參。

康熙十有七年仲冬之吉。天中許三禮著

受業仇兆鰲

范光陽

許汝霖

陳齊永等記

從天定圖說

五

從天定律氣圖說

太元曰律憲交道。聖人以謀。又曰律則成物。定則經時。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憲陳故君臣理。明乎律與憲。聖學並重。夫何憲法。後人較前人加詳。而律制漢後迄今日失。缺攷之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則是律呂一道。準天時。合地氣。協人事。應物候。無一處不條暢以達。而其實大聖人德洽幽明。和召萬類。有一段血精神貫注其間。不但是鳴。憂是工。器數攷當已耳。然又必借是五聲律呂八音方可以宣昭其德。條達其和。而使

從夫定圖說

六

之洋溢充周以滿其量也。惟後儒好單言理。畧卻器數。淺識聲容。所以缺失為可歎耳。獨有至宋康節先生能以律呂唱和。天聲地音。而博通乎天人萬物之數。是不專為樂律發。而實得乎律呂之精之大者。蓋由伊川丈人邵天叟風通音義。世傳微妙。而又自己研窮一十九年。所以於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而見天地之秘。又由月耳鼻口氣味聲色。而得生人萬物之情。在氣味聲色。四者內。單拈出聲音一道。統攝天人萬物。政所謂律憲交道。聖人以謀。儒生不察。淺目之為數學。豈非千古憾事哉。惟數學失傳。而理亦無根。

從天定圖說

七

按惟數學不講。而理全無發應。弊政坐在此耳。有明苑洛先生相傳楊叔山先生。獨得制器聲律之學。亦由沉思積久。夢寐神授。然未見其著作。各代非不皆有考訂。西山先生以密室吹灰。從地氣微候。鄭世子以制器考聲。從詩歌傳響。又喻春山以卦爻九六分損益。費松崖以晷表盈縮。準進退。總皆得其一節之義。而不諳其大全。所以講理。都有可採。取用獨難。微效。甚至荒缺之久。攷稽不詳。有並葭管灰飛。疑其誕。或止信冬至一候。斷不是節。有然者。可笑。宋明以後人妄議漢秦以來人之得失。而謂黃鍾六管。次無與雜。竇六管。同有氣至吹灰之事。何異巴里人見聞不廣。必不信陽燧向日而得火。方諸向月而得水。鐘不擊鳴者。有山崩之事。又何異山居人足未躡江。雨海北。必不信洋。大海。子午有潮汐之汎乎。嗟。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有一定之感。以陰合陽。以陽合陰。有環至之應。豈知理有固然。事有必驗耶。竊意節氣吹灰。猶煩密室造作。而測影觀天。擡頭即見。卦爻算數。猶涉書上言理。而驗候微物。隨時可考。茲特就天度日躔。立一圖表。亦可稍見一端。以資參證。首以天度者。道之大原所從出也。次以日躔者。陽至之

黃鍾下宮。日起于東垣。律起于非危。日晷漸縮。日漸進。律亦漸益也。陰至之後。蕤賓下宮。日歷于東井。律歷于軒轅。日晷漸盈。日度漸退。律亦漸損也。維日退之終而進之始。卽律所損之終而益之始。以日之進退爲律之損益。尤覺昭々易見。况按之虞帝巡狩典協時月。必於正日。惟同律。乃可同度量衡。先正日而後同律。亦職此義耳。天左行一度。布氣以生律。日月亦右行一度。合氣以應律。十二律應十二辰。日月十二會。皆與斗柄所指之宮合。蓋日月會在天而成節。次陰陽會在地以應律呂也。至黃鍾體數三寸九

從天定圖說

八

分。與夫蕤賓之數。九寸之說。以天度合。每一度以三釐益。三釐損。若揆之卦數。每一月以三分益。三分損。則亦合。蓋十月小雪。坤卦六陰爻。六六三十六。以十爲寸。以零爲分。是三寸六分也。到十一月復卦。一陽爻爲九。五陰爻爲五個六。五六三十。是三寸九分。豈不謂益三分耶。自冬至復。升至四月小滿。乾卦六陽爻。六九五十四。亦以十爲寸。零爲分。是五寸四分也。到五月姤卦。一陰爻爲六。五陽爻爲五個九。五九四十五。是五寸一分。豈不謂損三分耶。自夏至姤。降至十月小雪。坤卦總之一降一升。俱是九分。其實所益

所損。止是三分。律呂紀陽不紀陰。蓋有然耳。然則蕤賓九寸。則何說也。以乾卦六九五寸四分。連體數坤卦六六三寸六分。合算則九寸。以見陽盛之極也。按太元解。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實以千二百黍而重十二銖。爲半兩。是量度衡皆出此。故曰黃鍾爲萬事根本。蓋呂覽三寸九分。或爲太始之音。而不足以生衆律耶。必引之至八寸一分。而上生下生之音。適備。以是知黃鍾宮也。必八十一分。而後衆律可因以相生。此中定有精義。終不敢以此解爲非。攷樂記曰。上曰瑱。次音也。竹曰管。昆音也。革曰鼓。震音也。匏曰

從天定圖說

九

笙。異音也。絲曰絃。離音也。石曰磬。坤音也。金曰鐘。兌音也。木曰祝。敵。乾音也。應入方。該萬物之數也。又曰。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應天地。備四時之氣也。蓋宮聲亂。則其君驕。商聲錯。則其臣攘。角聲謬。則其民怨。徵聲洪。則其事難。羽聲差。則其物亂。是其徵應。又在朝廷。君國之大。又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是其考驗。又在身心道義之徵。是以周禮典樂。掌邦教。訓國子。歌詩。習箏舞象。自成童。就教。而卿士大夫。無故亦不操琴瑟。凡以禮樂不

可謂以去也。夫何教化失。而致典章缺。重後人。不
 信之數。竊會思今之天地。猶古之天地。今之人
 情。猶古之人情。難道鼓宮。應鼓商。應。同此日月
 星辰。水火土石。豈應于古。不應于今耶。難道開鐘。思
 賢鼓。憚思帥。同此目耳鼻口。氣味聲色。豈效于往。不
 效于來耶。子曰。反魯樂正。只在雅頌得所。孟子曰。今
 之樂。由古之樂也。可知樂以詩為體。詩以聲為用。有
 大聖人在上。德昭天地。功著萬物。又有賢宰執。考訂
 詩章。較正聲律。吾知官不必夔倫。亦可奏風儀。歌舞
 之治。器不必解管。即可臻神聽和平之理。不此講求。

從天定圖說

十

徒詮義理。未見其有當也。今人之牙舌唇齒喉。各存
 也。即古人之五聲未亡。今日之合四一八工。具載也。
 即古人之十二律。猶在。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要
 在不專器數。不離器數之間。循之測天憲者。舍瘠瘳
 玉衡。亦無以寄其觀法也。同人亟留意焉。
 康熙十有七年仲冬之吉。天。許三禮著。

從天定憲候律氣圖表

從第二頁中界左右分

從天定憲候律氣圖表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冬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從天定圖說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天福	重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天福	重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天福	重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天福	重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從天定圖說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天福	重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天福	重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天福	重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天福	重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騎官

九百六十八	通風至六月節	暑二尺四寸四分芒種 每一日以六分 四風縮	鼎	始通	咸迎	咸處內	仲夏 中宮	柳	鬼	星	從天定圖說	店
八 九十七日 少微八寸五分八厘 七 九十六日 少微八寸五分八厘 六 九十五日 太微八寸五分八厘 五 九十四日 太微八寸五分八厘 四 九十三日 太微八寸五分八厘 三 九十二日 太微八寸五分八厘 二 九十一日 太微八寸五分八厘 一 九十日 太微八寸五分八厘	屬疾 不生民多 牛夏生 放遠 木鳴黃臣 始鳴	不思 不傳兵章 暑二尺四寸四分芒種 每一日以六分 四風縮	三十 八十二日 軒轅左八寸九分七厘 二十九 八十一日 天樞八寸九分四厘 二十八 八十月 天樞八寸九分一厘 二十七 七十九日 內平每度以三 二十六 七十八日 天相 厘損 二十五 七十七日 軒轅中 二十四 七十六日 軒轅 二十三 七十五日 軒轅 二十二 七十四日 酒旗 二十一 七十三日 軒轅 二十 七十二日 軒轅 十九 七十一日 上台 十八 七十日 上台 十七 六十九日 上台八寸五分五厘 十六 六十八日 上台	有壁核人 反舌無聲 不鳴今好 鳴始鳴 不慮 不生是謂 律林鐘上宮小者丁中 文島八寸五分三厘 文島每一度以三	暑二尺四寸四分芒種 每一日以六分 四風縮	咸應 井法 家居 大有於內						

從天定圖說										夏季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北城	水陸	水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從天定圖說										秋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天陸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不生困子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來年飢多病弱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比密

<p>十六 六十四 右腹</p> <p>十五 六十四 上同卷五十四分</p> <p>十四 六十四</p>	<p>十三 六十四 第五寸三分七厘</p> <p>十二 六十四 每一處以三</p> <p>十一 六十四 風損</p> <p>十 六十四 正良</p> <p>九 六十四 外屈</p> <p>八 六十四 外屈</p> <p>七 六十四 外屈</p> <p>六 六十四 外屈</p> <p>五 六十四 附夢</p> <p>四 六十四 附夢</p> <p>三 六十四 附夢</p> <p>二 六十四 附夢</p> <p>一 六十四 附夢</p>	<p>十六 六十四 太甲四十九分五厘</p> <p>十五 六十四 律應鍾上宮五本乾中</p> <p>十四 六十四 天淵四十九分三厘</p> <p>十三 六十四 女御 每一處以三</p> <p>十二 六十四 欽鎮 風損</p> <p>十一 六十四 欽鎮</p> <p>十 六十四 土公</p> <p>九 六十四 天辰</p> <p>八 六十四 勿陳</p> <p>七 六十四 勿陳</p> <p>六 六十四 雲雨</p> <p>五 六十四 雲雨</p> <p>四 六十四 勿陳</p> <p>三 六十四 勿陳</p> <p>二 六十四 土功更</p> <p>一 六十四 土功更</p>	<p>十六 六十四 太甲四十九分五厘</p> <p>十五 六十四 律應鍾上宮五本乾中</p> <p>十四 六十四 天淵四十九分三厘</p> <p>十三 六十四 女御 每一處以三</p> <p>十二 六十四 欽鎮 風損</p> <p>十一 六十四 欽鎮</p> <p>十 六十四 土公</p> <p>九 六十四 天辰</p> <p>八 六十四 勿陳</p> <p>七 六十四 勿陳</p> <p>六 六十四 雲雨</p> <p>五 六十四 雲雨</p> <p>四 六十四 勿陳</p> <p>三 六十四 勿陳</p> <p>二 六十四 土功更</p> <p>一 六十四 土功更</p>
--	--	---	---

戊午同人問答

謝陟三先生問曰先生將上下兩論尊

國本經義

且以

仁孝達天三個題目列開諸如論學論政各以相關切者附之將千古作聖希聖堂堂大道特地指出真是見破天荒大義可得聞歟先生曰孔子在春秋時人早以聖人推之其後混雜諸子百家得董江都策內諸不在六經孔氏之書勿使並進孔夫子頭面愈著而其道賴程氏兩子發明乃尊獨是四書名目歷宋元明千五百餘年而孔子又與曾思孟三子並稱後仍有以周程程張朱五子與前孔顏曾思孟五子

戊午問答

一

作照者殊覺失倫愚意凡聖人之言俱以經稱賢人曰傳如大學聖經一章與孝經十八章俱以經稱其驗也其或賢人隨聖人問答者例得附以經稱今稱兩論中凡論仁者合集一帙凡論孝者合集一帙凡論天者合集一帙其諸論學論政該分附之總稱之曰孔子仁孝達天聖經質前王俟後聖未有不允乎于千百世者雖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然一則曰五十而知天再則曰知我者其天在孔子自遜則然而千百世尊之仰之則確口乎有據焉者也原本集註章分而句解之一

言一動一行一止處皆可以見聖人之精神得聖人之面目然渙散焉則無歸着處今照此分看合看而聖人之本源究竟分量根元更燦若星日真如觀海者向苦茫無下手處今則知津渡在何所揚帆當在何處登岸在何時直條守定指南一針再無岐路不更信聖人無不可及天亦有階而可升耶天一生人而一本萬殊之理隨具能做到萬殊一本之量圓滿則即表即天而聖經者一身備之矣此愚尊書為經之大義也夫

戊午問答

二

兩論既稱為經餘則三子書矣奈何先生曰否孔廟上配屬顏曾思孟四子况顏子喟然得道在曾思之前烏可無書即單以兩論見顏子問答處不少豈竟以顏子死在先書可不存止當附夫子而成名是亦大遺憾事今擬將兩論中及庸孟凡屬顏子者集為顏子書上篇家語所載者集為顏子書下篇共為一書同學庸孟補成四書豈非快事四書仍為四書而顏與曾思孟既兼全無遺則孔子兩論稱經且與義農堯舜禹湯文武前古聖皇聖帝聖王之書皆得經垂無異方為盛典矣嗟顏氏子王佐才也後子則子

子繼禹稷同道以孔子繼殷周而爲素王何得少顏
子繼禹稷而爲素臣則另列一書是又質前聖俟後
聖所不易其說者已姑存此論于茲俟纂既竣將焚
告之天與聖

雲間董涵九問曰邵子書理數交參頗難讀黃石齋
先生曾云堯夫百原山十九年精神如何便是伊川
言下契悟又云康節所學可謂安且成矣廩菴說伊
便是一種聖人若所云卷舒萬古與亡手出入幾重
雲水身此處只有堯夫到得濂溪要是三代以上人
物若與此論何啻千里蓋二程只見得濂溪田地不

戊午問答

三

到堯夫田地也先生輒喜讀邵書所見果與此同否
先生曰石齋先生云堯夫高識元度豈復諸賢之所
能及此言確然余每要節取邵子觀物篇語補注大
學格物一傳則聖經一章道理與止至善境界方見
大義以此比看分量自明蓋觀物篇云以天地觀萬
物則萬物也以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而物
號有萬人則爲萬物之靈聖不論飛潛又爲人中之
秀所以能育萬物而參天地也格透此理是真窺得
天地萬物是我一體育萬物位天地是我分內事方
能肩承大學這個担子直到後來做到德可格天誠

能動物位育事業毫無虧欠遺憾處方云至善是止
也不然但說卽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如此格來那
是頭緒那是究竟則格物二字終是瑣細至善一綱
終無歸着至所云力久貫通又云全體大用俱何所
指實再參中庸天命一章必言到位天地育萬物田
地又唯天下至誠一節既言盡其性盡人性更必言
到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方止豈聖經言至善尚未
及此二章盡量卽卽再証大學中止至善之大人不
過堯舜湯文武等數君當年修德化民無不做到同
天動天風儀欽舞以及山川鬼神魚鱉草木無不咸

戊午問答

四

若田地以此想至善境界何等指實而格物卽是
破天地萬物一體而位育分量原着我擔再無
可知由此看竊取程意以補之傳真何啻千里
云大學就與小學不同反從卽凡天下之物格起所
云大學之道謂何諸同人細參自明
山陰杜洪英問曰古帝王細行必矜小物克勤如或
不然終爲大德之累漢昭烈曰勿以善小而爲勿
以惡小而爲之先生謂格物定在大處格請問帝王
之學與儒生不同亦可指陳其槩以定百王大法爲
前古後今之所矜式耶先生曰既稱帝王治天下乃

其身上心上之事。治天下者謂何。安天下之民而已。故凡帝王皆稱天子。天生帝王。原付托安天下之民。能安天下之民。方實稱天子。由此觀二典三謨訓。範誥誓。古帝王大道。無過敬天。勤民。知人。善任。使數大事畢矣。他何容心哉。一知人。則用必大賢。黜必不肖。舉錯賞罰。當人心。而民自安。民身安。則天心順。帝王之學。又孰有大於此哉。外此。不但狗馬不足好也。土木不足侈也。聲色不足溺也。清玩不足賞也。仙佛不足慕也。貨財不足聚也。封禪不足矜也。即讀書好問。兩者最盛美之事。亦為帝王者最盛美之名。然畧

戊午問答

五

其大而習其小。對賢良。大老則嘿。逢近小細人。則詢。若是學問。二端反為人君治天下大病。倘一陷于此。較諸病且難救。而治天下安民生諸大計。都不可問矣。何也。在人君方曰。吾效古帝王勤學好問。未嘗侈土木。溺聲色也。未嘗事仙佛。矜封禪也。未嘗好狗馬。聚貨財。耽清玩也。其實問政。所讀者。何書耶。問殷殷所問者。何人耶。又問所講所問者。係何事耶。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堯若舜唯得禹皋陶。方能無為而治。問我所托端揆者。是舜否。問我托端教明刑者。是禹皋否。是則可無憂如不足。

還當明揚于下。徵辟自上。問為我所薦舉者。果有爭之尹否。版嚴之說否。抑是渭水釣叟。龜山尼父否。非則猶當慮不然者。游情翰墨。肆志縹緲。勿論詩不及李杜。即風雅高並三百篇。何益。勿論字不及鐘王。即泣鬼雨。栗遠過蒼頡。何益。勿論問神遠過宣室。探奇高上雲亭。即淹博比孔才美如姬。而不在治天下安民生處。講求終亦何益。是則何說。此蓋儒生之學也。雖儒生而有聖賢豪傑之志者。尚不屑。於雕蟲小技。况帝王耶。問此關敬天乎。關勤民乎。關知人善任使乎。或又問曰。敢問為帝王者。欲敬天。勤民。欲知人。

戊午問答

六

善任使。當讀何等書。典要不煩耶。先生曰。十三經廿一史。何在非可學之書。然太繁。致不必字比句節也。仔細看來。宋儒真西山大學衍義一部。明儒丘瓊山大學衍義補一部。二書足矣。是二書也。講人君正心誠意處。皆開修齊治平之事。講人君治國平天下處。無非正心誠意修身之事。所謂十三經廿一史。古帝王精蘊。悉載于此。而又前古後今。大法大成。燭著于此。為人君者。誠得三五老臣。十數良佐。朝夕講究。二書如何敬天。在勤民。如何勤民。在知人。如何知人。得善任使。自有先知先覺。如尹者。自有霖雨舟楫。如說。

者自有丹青獻若望東周顧若孔者應聘而起
舜君民之業如是而民生不安天下不治天心不
吾不信也區區他學何爲哉昔董江都對策漢武帝
曰諸不在六經孔氏之書者勿使並進愚謂今日與
講筵大臣亦當曰諸非大學衍義及補二書者勿令
進滿庶乎

聖主聰明不致泛濫精神有所專一祿在治天下太
計講求自然親端方大臣詢問靜慧生明議定斷賢
奸在前不難立辨不難立斥六曹皆爲民舉各省皆
可澄清安民生答天意佇望天下之治何難不則

戊午問答

七

孔子特著聖經一章標旨曰大學謂之何哉愚是以
統焉選此二書爲帝學之要篇

仁和張珠問曰孝庸德也父母罔極之恩凡爲人子
俱當報一也故夫子與曾子著孝經十八章自天子
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凡五自始至終無貴賤無聖凡
其節比當盡亦無異今先生別著聖孝疏義此中定
有精義敢問其大指先生曰此專爲人君者疏之也
與志聖人者疏之也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
父凡人知有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唯帝配天故
凡君人者得稱天子之子而聖人者率以乾爲大父

大母其賢人以下則不然或問曰孝經第七章
以天地言之矣是從吾身與父母之身吾祖之身所
同受之原樂言之者何必若人何必聖人先生曰不
然也唯天子可父母乎天地亦唯聖人可大父乎天
大母乎地此而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則當高天
厚地視乎共主故一則曰天王二則曰元后觀庶人
章但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不敢直指可知矣或問
曰既云稱天子之子者方可父母乎天地雖聖人居潛
龍之位者亦在所難言先生曰又不然也孝經言之
矣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吾故疏五孝有聖皇之孝

戊午問答

八

有聖帝之孝有聖王之孝有聖相之孝有聖師之孝
也又何嫌哉或問曰君人聖人以事乎天地謂聖孝
則聞命矣敢問孝經第十五章諫諍何以疏先生曰
有之讀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天地處
有缺陷其大象中有樂天之命而安土敦仁者名將
順之子有挽天之數以全天之心而裁成輔相者名
幹蠱之子天地有憾維聖與君其稱之是之謂達孝
吳興徐治周問曰道原一也學道之人則不一故往
往分立宗派述類朋黨互相排擊不審理一分殊
奎同歸之旨是則何故先生曰此中亦有說講學者

不見源頭開口。辨朱陸。遵程朱者。要詆陸王。王者要詆程朱。亦誰知兩邊真面。都不認得。精細俱在皮膚上爭辨。因而無作用。人曰。心性工夫。爲重。請問經濟之學。可緩耶。口耳之學。可缺耶。暗本原人曰。日用倫常。爲切。請問天人之學。可絕耶。物理之學。可畧耶。賦才幹人曰。經世事業。爲大。請問門內行。可不檢耶。身以內。心可不問耶。總之。道理無盡。體備難全。有能認真。做得一件。卽可號聖賢。路上人。但就資性所近。任憑一邊。做成。再向所少者勉之。以期醇全。不得彼此相非。卻不認真一件。俾百無一成。徒多口

戊午問答

九

上辨駁紙上瀾翻。負天地父母。朝廷聖賢。虛度此生。多矣。余旣以聖學發明三篇總闡大道。可無遺義。又每要分成三等論法。孔曰。生安。學利。困勉。是天生人已有三樣。孟子曰。善信。美大。聖神。是人成就實難。一致勿論。生安之聖神。資性學力事業。都是第一等。有賦性高明。學識敏捷。一輩人。本原先有見處。從成上流做工夫。曰。聖人原非絕德。至道有階。可升。定以造化生心。宇宙在手。諄諄講究。若而人。吾甚敬之。仰之。幸勿訾之。曰。聖人只重下學。舍下學。別無上達。謂何。輒作希天法聖之論。驚耳駭目。是又墮排擊之

各目各有成就。何可相非。勿論學之利之。做到美士。田地第二等之賢豪。卽資質沉潛。功能踏實。一輩人。論本原。不必定有得處。只從下學做起工夫。不爲聲色貨利。薰心。不被生死利害。易志。大節確乎不拔。細行亦必克勤。但少神化權通之處。若而我亦敬之。重之。幸勿譏之。曰。神而明之。全在權變。不變不通。不通不久。謂何拘。曰。先王先聖之跡。固執不變。是又坐相非之弊。彼固各有分量。何得苛求。下此者。旣不能絕軌而奔。又不能入手卽解。但知天心當全。聖道要究。強思苦造。用一段死工夫。期站在聖賢路上。是因

戊午問答

十

勉之善信。第三等人也。費無數阻擋工夫。方能脫聲色貨利之習。因無數憤懣氣力。方得窺美大聖神之。道。但守節全心。未克通變。宜民處常。利道未能極。亂返治。是亦硯。見道之士也。若而人。吾更敬之。重之。幸勿少之。曰。道在眼前。學貴自然。一強治。便非原來天性。一膠執。已非太和元機。是又蹈苛求之說。彼原非最上一流。又何過論。或問曰。是三等者。明道量有別。毋庸相強。然取法要期乎上。志學欲求其全。豈無英士。謂聖道必由我而繼。堯舜君民。伊周德業。必由我而成。雖齋居茅屋。端要做第一流人品。孜孜

曰此聖門所謂狂者流也。若是英拔氣魄代不多見。拾荷天下興王大任。主持百代名教統宗。斷賴此輩。必責其步趨矩矱。靜修性命。則不必也。或問曰。才質有限。德造不齊。當有端謹之儒。不敢曰聖人。必可學而至。若堯舜君民。伊周德業。咏風望古。不敢違繩尺。使立朝治平。卓然能以澹靜無欲之學。顯措一代蕩平之治也。此豈拘執其見者耶。先生曰。此聖門所云狷者品也。如此篤信骨力。代亦有人。千聖傳心之典。不敢分寸有變易。百王制治之法。不敢輕易有權宜。

戊午問答

十一

認真守確。若求其自出手眼。旋乾轉坤。則不能也。夫子常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三代以上之材。難得有守。兼爲之品。無多。若果分行。承任合勉。共事第一等中行。事業不難見也。誰謂聖賢而豪傑之絕德絕才。卽成絕響耶。蒙上天篤生之德。先聖教育之恩。并君父作養之素。全德全才。何代茂有。祇望各代君若相。結網不疎。破格徵辟。善任而信庸之。或又問曰。道量既別。強求原難。先生與人講究。多在第一等道理。上何也。先生曰。分量不同。成就各異。然第一等心思。第一等學問。無人不。可操存。無日不可講究。不則有。

妨世務不淺。如平庸人勿論。已爲君若相者。平章下不同。六曹九卿各分一職。學問要廣大。心量要公。薄春秋傳曰。聖人以天自處。令人我爲一身。通古今爲一息。此其量同天而指處亦同天。何分畛域。卽太宰總憲。就不同各省督撫。各司一方。持見不可偏用。措貴公正。方無黨側之病。且一省督撫。豈同道府分司。各攝一區。而意念一有偏。事動少有執。不免乖方之慮。下至縣令。雖區分一邑。非有天下國家大任。而六房並列。百務總司。反不同廳府道司以上。分掌各別。管錢糧者。不啻別名掌兵馬者。不掌文教。又一切。

戊子問答

十二

清河屯稅驛鹽盜逃。何一不責于縣令之一身。雖大小煩簡之不同。而外與督撫上與朝廷。則事同。惟儒心無推卸。若無天地公溥之心。與夫宏通正大之學。必不克勝任。而愉快故。漢代守令賢則晉秩公卿。良有以也。何分崇卑。至科道二官。雖亦分曹異秩。而下達民隱。上沃君德。固職有通攝。倘仍執一區一職之念。斷無窮變通久萬全長治之建。白兇端授之位。經筵一官。與人君同理天下。論道經邦。假令一未經世務。拘執詞章之儒。當之祇知守先王成法。遵先聖格訓。而不審合時與否。宜民與否。雖極正經之人。品。

大名望之老臣誤國家禍蒼生已有不勝言者。嗟！為人君者與志聖人而以天下爲己任者。須要心量同天。作用同天。認定北極中樞。主宰要何爲。然後知斗杓四面旋指而不定。勿論開發收閉。總不失主宰之所欲爲。此第一等道理。斷要明此。而後知帝王而聖賢。聖賢而豪傑之學問。方做出帝王而聖賢。聖賢豪傑之事業。于以致治。可于以撥亂。可政不論時有難易。位有大小。無地不以天地父母之心公溥。明通之學。以處之。陰陽方免天札之患。民物乃脫乖戾之憂。又不得以三等公限。例論之。此殊塗同

戊午問答

三

歸理一分殊之大旨。願同人其共識之。

蕭山來孫謀問曰。溫陵李氏學問偏畸。夫人而知之矣。但其見貴有用。論期濟事。未嘗不是一出于憤世嫉時之詞。未免過當。獨至品論二教之說。竟曰。儒教只化行于中國。結局處功名垂于竹帛。已耳。若道教則人間天上矣。更進一籌。豈儒教所及。然道教結局處。不越要長生。幾百年已耳。若釋教則三千大千世界。靡所不到。更進一籌。又豈儒教所及。由此看來。李溫陵雖具絕世聰明。讀書亦能破萬卷。竟坐日不識一字田地。豈不可嘆。人但因其弱侯。賞鑑不察其書。

如何其書亦信其言。豈不又可惜。至聖正之矣。此表彰聖教者之責也。夫吾儒開教。常自有天地以來。講起兩氏動從天地未生以前說來。豈不像高者一層然自易。有太極又無極。而太極竊來者。卽彼教亦不自諱。觀其稱彼教主曰牟尼。曰比邱。四字自明。不過云彼教亦可比聖教與之相等耳。自屬高仰。景企之義。何被聖教者反不知之耶。今且自有天地後。數件言之。洪荒未啓。賴聖教得地平天成。巢居穴處。得聖教。知城郭宮室。草衣血食。賴聖教得稼穡衣裳。人禽不分。賴聖教知男女伉儷。人道各分。不知賴聖

戊午問答

古

教。知君尊臣卑上下。晦朔不明。賴聖教。知甲子寒暑歲功。剝蝕有憾。賴聖教。知陰陽早潦有救。龍蛇蟄踞。賴聖教。得安其所。山川獮狝。賴聖教。得禮祀有常。只此幾件。何異人在萬古長夜中。特地領出光明界上。來前億萬年後億萬年。凡天之下地之上。莫不服教畏神于無盡。真覺天地有敝。此聖教無敝。乃僅曰教行中邦。功垂竹帛。已哉。不克人間天上。兼功三千大千永澤也哉。嗟！李溫陵聰明安見絕世。讀書亦安見破萬卷耶。然亦有說。彼原有一種偏才。亦有幾分學識。皆因汨沒于帖括章句。而未暢厥志。又辱于下

仁司牧而未展所學乃卑視一時功令上不過以此教下不過以此學是烏足盡聖教哉反不如逃之禪談夫元猶覺有神之感格心性之慧微可以恣意豪放而不爲名教所束縛也再高企夫經濟之英道學之妙雖極顯赫勲著旂常而已縱極倡明化行中域而已求其呼吸通乎帝座普度消乎劫年則絕不之道也是以反經悖道而有此失倫乖次之品題耳果因此言溫陵之罪猶有限也若自義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槩目之曰儒教云溫陵之罪萬死足惜哉余謂表彰聖教者之責則又何說聖教精微廣

戊午問答

五

大度越百家豈但兩氏祇因儒家將聖教闢得粗淺不足厭服聰明才智之人故來卑視之品此固叛教者之罪是亦闢教者之過也余嘗講莫我知也章聖道本天原是上達的不求人知人何由知至于工夫全在下學人愈不知後之儒者將上達處除起不講但曰上達全在下學又單在下學之粗淺處講所以終其身窺不見分毫上達處又千萬人並無得窺見上達的人硬定主見曰聖道原只平庸其平庸處政是難及處卻又忘了知我者其天一一段境界是何如說話嗟聖道表彰在幾個儒者聖教賄賂亦在幾

何說說儒者見地雖強分量難到非不極力闡揚不著耳爲何據自己見解埋沒聖天而日一至于此余嘗講大聖人言語行事現在卽大聖人面貌聖現存今由五經四書註疏詳看外再誦五經四書之白文幾百遍幾千遍又且不必遍誦先誦堯典舜典禹謨湯誥易象洪範月令幽風職方氏六十四大象這十篇書看義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十大聖人本領作用精神教澤何處不到何時不被所謂入間天上三千大千尚有一些遺憾否件上實事日春風精微廣大罕與爲並有目皆見有耳皆

戊午問答

六

聞尚何惑哉彼兩教者只好落得觀想兩個字而已念之久亦有個機緣在意想間觀之通亦有個化像在眼光上總非踏實地事也念自有宋以來儒者間聖教之好處全在踏實地其高出兩教之好處亦在踏實地所少者上達一着耳上達者何聖人到以天自處不可知之神化境界是也如吾十有五夫子自敘一章據朱子註志學志于道也不惑不惑于理也知天命知道理之源也耳順類聽滄浪歌悟出自取理也不踰矩不踰于道也信如這等見解豈非考亭先生自己幾可及之請非大聖人神化不可及之

竟也以今講之志學。卽以人合天之學。乃是聖學。聖動王道理何者。不包在內。直到五十真。方與天爲徒。動止皆與天爲則。非空。知之也。又十年耳順。耳爲天耳。聽爲天聰。不單在理上講。所謂耳通。亦想像之。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况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在知天命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又不類。後人由推測擬議而來者。至說到忘得喪。渾橫逆上。與耳順何關。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尚未直

戊午問答

七

到又十年。五官百骸。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欲之仍藏于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不過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霑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巖岳峙。堅定難搖。要之。自心就是天。相竟可不必再言天矣。所謂以天自處。又曰。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

花猶覺多一擬議。故但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等境界。此等不可測識之神化。顏子孟子大賢難得。逮到况宋儒先生何能測及。又如仲尼祖述堯舜。子思贊聖一章。據白文。雖有辟如二字貫下。不是摹擬聖德之廣運。學配帝王。道同天地者。然仔細想。夫子功德只此。刪定贊修。垂教萬世。真。實。有無不持。載無不覆。幃的功業。四時纔得錯行。日月纔得代明。不然有乾坤亦獐狃之。乾坤有覆載亦長夜之。覆載唯此道明。教著萬物方得並育。道方得並行。焉得有。害與恃小德。是真有溥博淵泉之無不足處。大德是

戊午問答

八

真有聰明。膚知之無不固。無不達。處嘗每日誦月令十二篇。卽想及聖德。功化真正。天地位于我。萬物育于我。件。非虛言。豈但作贊美比擬之說話耶。讀書要如此。讀體認要如此。體認表彰聖教者。只照此一章推論。那得有粗淺的見解。可以着得。卽易經六十四大象。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厚德載物。據朱子解。俱作法天地的說話。猶是第二層見解。這君子就是義文周孔大聖人。這六十四個以字。都是處。與造化相爭。補天地之猶憾。大本領具剛健中正。全副精神。修出六十四事。彌滿事業。斷不使復有遺憾。方顯出

曰。物感於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手段。且。在經綸教化。大處講。卽就一二制器尚象。如制耒耜。以利萬世。制舟楫。以涉大川。已見補憾造化之大端。終不然。使人人乞食祇園。一葦渡江。可以地久。天長。過得日子乎。以此講解。卽令李溫陵再生。而不拜倒。服教。永世歸心。仍肆無稽之言。吾不信也。余向講明。聖學。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聖人以天自處。作究竟。不作尋常儒家格套的說話。蓋以學不貫天人。不謂本學。德不能補天。不謂大德。誠不能動物。不謂至誠。善不到格。及幽明。不謂至善。以

戊午問答

十九

此操功。卽以此關道上達。在此下學。在此。既不令聰明才知之輩。有卑視粗淺之謂。方可高出百家。屈服兩教。猶可以厭服奇才。異敏。收作吾道干城之用。莫以吾言。視爲河漢也。吾故曰。此表彰聖教者之責也。夫。

張鳴臯問曰。天人相感之處。言理則易。徵事則難。往歲祈雨。祈晴。數朝見應。今旱而禱。久矣。且陽驕。不但一方。各處禱。傳皆不應。如何。先生云。誠不動物。不謂至誠。德不格天。不謂大德。此際政好。做工夫。驗也。翁父老呼天呼聖。燃香燭。鳴金鼓。其禱之將旬日。而天

愈高。雲愈淨。日愈熾。矣。父老曰。河乾井竭。禾以騰貴。奈之何。先生云。果民收不德。致時有示。請躬以贖愆。且晚爲文。祝之不應。如故也。父老曰。卜不見告。禱不見靈。查今歲火司天。甘霖其難望矣。又奈何。先生云。有雨而禱。是待雨也。政爲無雨。方禱。是求雨也。人有疾痛。則呼天。猶之子有疾痛。則呼父母。呼之不應。必天非人之大父母。然後可。其久而勿忘哉。因令開火門。開水戶。躬率僚屬。齋宿于廟。諭各家。姬及女。祭門。屈兩旬。而雨降矣。父老喜曰。禾半有起色。井泉湧。尺許。神天應禱。可以謝矣。先生曰。猶未也。上

戊午問答

二十

下河舟楫。未通。米價未平。人心未定。吾能安厥寢。哉。爰詔緇黃長而命之曰。爾知爾教法禱之義耶。持咒者。不百遍。不能通。罔。誦經者。不千遍。不能通。靈。吾旦晚呼天。計數百聲。巡行計二百週。繼之二百叩。且懺且禱。積誠可通。漫謂天心竟不仁。愛氣數斷。不可挽。回。計七月二十九日。雷電交作。大雨盆傾。一永夜。次早父老交相告曰。上下河舟聚如蟻。人心怡然。未謝神天。當先謝父母。先生曰。是天澤也。吾何敢貪天工爲已力。此天人相感。徵事之一端也。更見先生做工夫之勇。據此。又信平日告天之工課之密。孟子曰。志

一則動氣有此堅確不可拔之志何物不動有此一往不可奪之氣何天不格有此積久不可轉之力何工夫做不成獨是上年禱廿二日而雨沛今歲又計步禱廿二日而雨淡是則何說也先生曰陽老則驕驕則弛厥職而少陽當用事矣廿一是三七少陽數也必至其數待老陽變而少陽受事方有雲行雨施之命理或然耶

甬上陳汝咸問曰太聖人不言時命君若相不妄言時命先生輒講時命何也先生不講聖學則可既講聖學竊道天人可講時命不可講而先生言之鑿

戊午問答

王

定有精義先生曰大聖人君若相不言時命以時命造自我原不必言下此而不言是懵懂人也故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雖有磁基不期待時蓋欲講救時立命之學先從認真時命起把握住自己之時命方可救人之時命唯講時命是真實講天人之學眼見得實有是事若拘泥道學之家但言天人之理不必定有其事故可置時命于不言試驗一中大道泛泛言理過與不及俱尋常看去一驗到時與上過則有過之戾氣天見之人亦應之不及則有不及之戾氣天不能逃人亦不能避以此信天道人事

戊午問答

王

斷不越一中泛言型不若驗時命之信得親且切又怨尤兩念賢者難免吾夫子每切言之何況他人不伎不求何用不減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未易輕言一知時與命既是前定覺天有沴戾與天無涉怨之無益人有謗毀與人無干尤之何益每先期而知可計日而慰義命自安省強制勞攘若許氣力這是勉力消怨再尤不若知時命者之可澹然兩忘也况不但此也當天有灾青人有怨謗之日一反念修省信是天玉成豪傑之處信是人磨礪英雄之會翻然振厲大奮精神或反身儆過或增修福德是見灾遇橫之時愈爲修德洗心之助豈非救時立命之學即在認真時命中耶又問曰敢問自己時命何以能自己把握得住此中大力何等操持先生曰此正大聖人不言時命之處也天生大聖人或開治或撥亂多有時命不恃時命單重人事即或天有時厄人以時命不能厄人以積功累仁天不能厄人以篤學修道念上天生我非偶我斷當以聖學自命天地我位萬物我育這擔子寄之君與相還寄之大聖人與大豪傑刻七體上天布德行仁之心造成個帝賓王佐開治撥亂之學上下神祇欲舍他名世不得君民共

誰哉。卽或不然。古大聖人大英傑。不發皇于自身。而顯庸于子孫。不達用于眼前。定遵式于奕世。或見却于當年。定振興于後傳。其遲速雖少不同。而把握在自已。則一也。此等操持人。當自勉哉。又問曰。敢問救人之時命。在把握自已之時命。又何說也。先生曰。此正君若相。不宜言時命之說也。君代天行道。相輔君代天以行道。不但曰天所眷。不能加福我爵之。祿之。是賞以代天命也。不但曰天所吐。不能加禍我禍之。貶之。是罰以代天討也。若是人之窮通得喪。自吾

戊午問答

三

若相操持之。其造時命也。易見。至于時當泰三數。而否五。其君若相。早夜圖維。所以傾否。係泰之道。當何如謹凜。又或運逢陽九年。當百六。其君若相。思患而防。所以弭變。轉禍之力。當何如奮發。若然是。先把握住自已之時命。後可言救人之時命。其造時命也。更大由是。王者惟歲卿士。惟月與庶尹。惟日之責任。便自不同。豈庶民惟星。所可等論。或值極不得時命之人。一似天窘之以異。發無可奈何者。詢其學。則富察其守則堅。考其行則修。不難立躋高位。豈造茲一人之時命。且轉造多人之時命。不令窮且益堅者。豈

失守。或值最得時命之人。一似天降之以異。數一。一時者。考其行不修。窺其心不平。論其人不善。何難立加尺法。是則黜一人之時命。適以造多人之時命。不教貴而益驕者。播惡于衆。又大英雄立功建業。不恤身家。大賢哲論道經邦。情甘澹泊。古今同然。間有當其身已舍宇不蔽風雨。傳及于更。饑溺不敷日用者。是則在君與相。恤賢者之後。鼓廉隅之風。武繼以祿。精或任以教。秩莫遺英賢。有艱後之嘆。此所云賞延于世。造時命之餘波。更長又無良人窮兇極惡。流毒播害。其實無限。真有稱其爵不足盡其辜。誅其身

戊午問答

四

不足償其罪者。是則在君與相。開一面之網。弘更生之路。或殲厥渠魁。或罪不及嗣。莫叫餘孽。阻自新之門。此所云惡止短造時命之生氣。彌弘凡此皆救時立命之學之大者也。然自把握自已之時命始。又先自認真時命。二者始由是講來。講時命。就是講天人而聖學在是矣。有志大聖人之學。與君相大業者。其留意焉。

兩上包承翰問曰。先生講學。宗蔚州魏先生。然魏先生以慎獨爲宗旨。先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名雖不同。而獨體卽天之明命。顧諟者。常懷之也。

易曉。至于先生所講時習一章。不重一章。求放心一章。微與魏先生所授講意不同。果何說也。先生曰。子所領受者。語言。余所領受者。大指。顏子于聖教曰。亦足以發。謂能會其義于言之中。又能會其義于言之外也。自聖學不講。人幾無入聖之路。故視聖人爲絕德。魏夫子曰。六經皆聖人之言。慎獨一語。最是緊要。豈非發明千聖百王傳心之要。與夫億萬斯年入聖一門哉。但人不解。獨是何體。慎是何功。恐單比認成。是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處。言故又以顧諟天之明命。發之人自天生下。付來元初一點二五之精。即是

戊午問答

三

天之明命。就是獨體。常目在之曰顧諟。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亦曰顧諟。總曰慎也。人惟不能于獨中見天。就不能克念作聖。又豈非千古恨事。所以又尋出三個法門來。蓋天人一氣一體。不但一理。自人滴乎天。漸比隔絕。不惟不能合天。求一見天之日。而渺不可得。魏夫子爲聖道發明。開後人覺路。于那未經喪壞之人。天機猶存。指出時習一章。見學之一字。是千古以入合天之一法門也。于那已經喪壞之人。天理將絕。指出不重一章。見改之一字。是千古起死回生之一法門也。于那聰明才智一般人。走差路

頭天心不見。指出孟子求放心一章。見仁義二字。而破無父無君之戰。墨是千古喚轉回頭之一法門也。人只照尋常讀去。這三章。不過是語孟中三章書耳。若照魏夫子指出之意。發明這三章。竟是千古來脫凡入聖三個法門矣。由此三個法門。歸到一個宗旨。果見天人契合。不難聖凡津路。未斷人人自具獨體。何在話頭。同異善讀易經者。方知孔子說的是文王意中話。文王說的是庖犧意中話。試再將六章講說仔細詳玩。是二是一。是同是異。其於聖學。思過半。幸大家奮勉焉。

戊午問答

五

相州吳起王問曰。汪荅文先生引經著說。根極理要。非泛然爲文章者。據其集內。疑計兩草言。五倫外尚。有道耶。未見發明。敢問道。果盡於五倫。抑五倫不足盡道。請直示之。先生曰。吾鄉前輩。崔後渠先生。亦言道在五倫學在躬行。誰說不是。但不盡也。試觀易淵道之原。不見卦比。俱講五倫。書載帝王之道。使契爲司徒。教以五倫。此外尚多典命詩禮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星日。果盡註事父事君之道耶。總之人不解道之一字。先將道之一字。洞然于心。其盡與不盡。自明。有言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是講道在先。又能參

天兩地生民育物是講道。在後此最精者也。又言立而道生。率性之謂道。是講道在天命之後。且曰。道若大路然。君子稱道。小人亦稱道。是講道最淺。今講定道字。還是以率性之謂道。句爲主。子思政爲講者。紛。方纔折衷定論。而其後又分天之道。人之道。欲知五倫。盡與不盡之說。請先以道之大原出於天。姑且罕譬之。太極。其天樞。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陽分陰之日月耶。五倫之親義序別信。特配乎五行之木金水火土也。至入節。準八卦。九疇。鎮九宮。尚多精義。四其六氣。而成二十四氣。四其七政。而成二十

戊午問答

七

八宿。四其九宮。而成三十六宮。八其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兩其三十六宮。三其二十四氣。而成七十二候。九其九疇。而成八十一數。六其六十卦。而成三百六十日。至是歲功成。萬事備矣。何非道哉。要之五倫。專屬人道。故曰人倫。但言道。則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物理也。天地民物。無不統謂之曰道。五倫盡之哉。繇此言之。謂道不盡於五倫。亦甚彰明較著。何難發明耶。

郭嘉賓先生問曰。孫鍾元先生。派宗姚江。而不悖晦菴。曰家。有路透長安。不拘由水由陸。總是一般。取

問到得長安。便謂一般。然而得到者幾何。恐趨向不同。成就亦異。寧無刻鵠不成之慮。學者還當踏穩當着。做去。或者期上得中。隨成一局。面都好。先生曰。此陽明先生逢人。但教子盡孝。臣盡忠。去人欲。存天理而已。此四句。仍是程朱教人穩當之學也。又問曰。程朱先生教人。爲何不以良知作提倡。想其自己致良知。當與陽明先生合一乎。先生曰。程朱陽明。諸先生致良知。誠有合一處也。但不以此作提倡。教人政惡。有刻鵠不成之謂耳。自己致良知。於經明行修。一認本心。則道各在當人之身矣。若教人致良知。恐人只

戊午問答

八

認本心。不明經不法古。流于明心見性。空虛一路矣。又問曰。陽明先生何獨以良知提倡。教人耶。先生曰。當以此作提倡也。生當程朱之後。經明行修。不認自己本心。則講道者。都講在本子上矣。又有不檢求身心之患。故知陽明以良知提倡。是程朱意中當提倡之旨也。時爲之也。又問曰。致良知一着。敢問是達天德境界否也。畢竟程朱修爲。與陽明作用處。合一。稍有不同。請直言之。先生曰。所謂致良知者。竟是明心見性一段工夫之說也。此程朱與陽明俱做過者。是則同。若遇事。則陽明先生能用權謀。而程朱先生

則。其。不。用。是。則。與。不。得。謂。不。用。是。長。能。用。其。短。也。至。于。達。天。德。一。境。界。則。均。未。之。能。到。耳。又。問。曰。夏。峰。村。在。康。節。先。生。安。樂。窩。桃。竹。園。之。南。孫。鍾。元。先。生。講。學。處。也。先。生。家。近。夏。峰。學。有。所。本。久。矣。而。學。卻。從。邵。入。手。以。顧。天。命。爲。宗。旨。是。先。從。達。天。德。做。工。夫。者。敢。問。此。部。工。夫。亦。可。造。得。到。耶。先。生。曰。可。到。但。造。詣。淺。深。不。同。耳。堯。夫。先。生。冬。不。爐。夏。不。扇。蚤。作。夜。思。十。九。年。深。造。到。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田。地。所。以。聯。菴。贊。之。手。攀。月。窟。足。躡。天。根。試。問。人。曾。有。此。十。九。年。洗。心。藏。密。工。夫。否。勿。問。造。之。到。與。不。到。也。又。問。曰。程。

戊午問答

光

朱先生與陽明先生何不俱以達天德教人入門耶。先生曰。自己造有未到。難以教人耳。程朱陽明自己俱從下學入手。未能到上達處。如遽以達天德教人。恐人專意事天。不修人事。不迪己德。墮在符籙修煉。元上一門矣。又問曰。先生何獨以顧天命提唱教人耶。先生曰。當以此作提唱也。生當程朱陽明之後。繼明行修。知認自己本心。而未達此心之源。未達此心之用。所少在天心。未見聖學。未明則講道者。仍只在上。心上做工夫。未免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兩譏。故知今日以達天德爲提唱。是程朱陽明意中當具之。

亦時爲之也。又問曰。顧天命一旨。敢問是達天德。門否也。畢竟康節修爲。與程朱造詣。陽明作用。何處是同。何處是異。請明示之。先生曰。所謂顧天命者。仍從自心自性中常照見天命之原也。不但曰子盡孝。臣盡忠。去人欲。存天理。云云者。此處則康節與程朱與陽明想不能或殊。同則在此。若遇事則康節先生能知人。還能知天。能達理。又能達數。所謂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而程朱陽明則俱恐未之有逮。異則在此。若問達天德一境界。則有到。有不到。從可知矣。又問曰。先生以告天爲顧天命之入首。又

戊午問答

手

謂聖人以天自處。爲達天德之究竟。當得幾多年。知得力。想此處源頭。既達淺得淺效。深得深效。應無學半不成之慮。先生曰。余嘗想加一倍法。兩個十九年。則幾七四十年矣。又想孟子盡心章。作程限。早晚禮之。祝之。盡天所生我之心。知天所賦我之性。如此知天工夫。得十五年。勿爲貧賤富貴所點染。又早晚禮之行。之存天所生物之心。養天所濟物之性。如此事天工夫。得十五年。不爲造次顛沛所更變。又早晚聽之。視之。覺天較我不壽。我較天非夭。不知此身之爲天。不知天之爲此身。自此以後之歲月。但見造化。

心。宇。宙。在。握。故。曰。立。命。並。達。天。德。三。字。不。必。言。所。論。及。朱。程。王。邵。名。目。與。夫。水。陸。蛟。龍。日。近。長。安。耶。

安陽宋君羽問曰。同人受教先生。將五閱春秋。初領議論。知從濂洛。究心來者。及叩其工夫。徵諸行事。乃知確有真見。歷有真功。大有真得。竟是前億萬年後億萬年。最精最大第一種道學。何故濂洛關閩。河津姚江。並不曾明白道破。如體由極見。必由自心。到呼吸帝座。方為真見。量由學充。必由自性。到盡人性。事物性誠。能動物。方為真功。施由親始。必由自身。到天

戊午問答

三

明地。察方為真得。此三代以上人分量說話。非宋元明諸儒所可望。先生曰。漢儒猶近之。其後去古稍遠。氣不厚。力不真。故言亦不及。觀張留侯。董江都。楊子雲。諸葛武侯。王文中。數人。其天。人。理。數。之。學。猶存真能潛修。上達其應。如響且處。可謂聖出可扶。王是則伊周孔孟之全本。領尚可想見。余嘗想大易所謂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時若。這個學問。是何學問。因而作告天樓中工課一冊。將堯典欽若昊天。乃令義和義叔一章序前。繼將周公十二月令序後。以三

朔月令分配一時。又將京房卦氣四節卦十二辟卦廿四節氣六十公侯卿大夫卦七十二候序于內。以一節氣配一爻。以二節氣配一月。以三候配半月。又以太元擬卦日星節候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序于下。見每日係某一節氣之第幾日。日行某一宿第幾度。候逢何生化易。擬何一卦。元逢何一首。第幾贊。值日又係某一宿星門在何官。神將在何方。每日照此細參。數服大聖人經學一永服一飲食一補救一節宣。那一件不與天道地理時令物候相調變相印合。確知知其有一定者。然後再參其無一定者。乃知

戊午問答

三

吾人一身與天道與聖經件件關涉。又與神機與物理事。比響應處。見得天心處。是內聖外王之道。諷誦經驗。方不虛度。此一日。然惟漢人留得這一種學問。所以深信而服膺之。諷咏之久。之覺自有得也。由此想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句。不是虛理。件件應有實事。因而有先天後天作用。後儒將此一穩道理置之不講。是天地是天地。物理是物理。理是理。經自身是自身。毫無相關。即有講者。尋相外之。所以最精最大之聖道。竟成絕學。今斗膽彙成一書。日夕諷參。覺日之天心。如見日之萬物。如見日之萬物。

精理在其中帝王
大業在其中雖即有謂之
雖卦氣道聚也
所甘心焉

郭川張文恭附
施事修先生以儒宗而兼禪學不
求開達不慕功利
嘉禾人望歸之當其初晤先生一
坐談間即嘆曰事
東南有幸蓋聲華名勝之地只以
詩文聲氣相高則
有留心性命之學者或有人而講
究濂洛關閩者
成晨星落也至于內聖外王大道
理大學術從無談及者幸先生主持倡教東南俾此
道再明亦千秋盛事敢問濂洛關閩仍不是內聖外
王大學問耶先生曰其理則同其分量有異舉世而

戊午問答

三

溺于聲色貨利但覺得富貴利達場中開熱有一二
清修之士閉戶高尚詩文自娛不屑一切豈非矯
自好之品然終其身汨沒於詞章藻飾之學內不足
自給外無以應人窮而濫者不少斷不免走聲氣慕
利達依舊法在聲華貨利場者多竟有一二棲真之
品名山訪道性命雙修既絕念于聲色貨利又無志
于標榜浮名一意幽貞或兼懷利濟雖謂之救世懷
方之大賢也但孤芳自振一身外理亂無關素風
名世百載
假聲施有限翻也逸世于以講悲天憫人
淑世濟物之道則全無涉焉山是星奎聚運大賢

戊午問答

高

與既非倒置國以來喜功計利之習最壞人心
又開倒漢書以來黃老虛無之學最傷名教若生
翻倒六朝唐魏以來詞賦詩章之制何益于聖賢名
理國家經濟遂將帝王聖賢經書註成金科玉律是
從人正身心養性命中討究出治國平天下學問以
此淑身聖賢之名教既倡以此經世帝王之事業又
樹行在一時澤在一時傳在萬世功在萬世由前三
者較之誰謂濂洛關閩之道非內聖外王第一等大
學術哉然制治之道有餘勸亂之猷不足文教之澤
彌永武緯之器不講況自制科來帖括文章久則演
爲口耳章句雖不類六朝詞賦其弊則一自有心者
返求本心又久而習爲坐靜觀空雖不同漢魏佛老
其患則一所以表彰聖教者斷不要體用兼修安危
並濟天人理數之學講之有素濟難扶傾之業效在
臨期處則爲王賓出則爲帝師伊周孔顏之真本領
具在不但只明其理實能幹得事不惟文能經邦兼
且武能救亂于以視濂閩諸賢不似更進一籌耶今
取辛史伊訓謂老丹書以及箕範周官文謨武烈月
令幽風數篇書典通書正蒙等書對讀其分量異同
何如耶同人可自思而得矣願大家講求焉

戊午問答

三

吳門陳伯源問曰。楊子。雲投閣之事。說者謂于易否。羣不亂。遯尾則災之。並有悖。故綱目以莽大夫。奪之。至其太元。又以覆瓿。之先生愛其書。又不議其人。果但據堯夫服其知理數。見天地心。抑有別見。可以取信天下。後世耶。先生曰。子雲事。今昔儒家爲之辨者。甚多。當雄與莽。昔給事黃門。後莽爲三公。所薦皆尊顯。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頌功德者。皆封爵。而雄僅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及莽罪逮。復言符命者。豐甄父子輩。竄逐且死。而雄卒免于難。雄嘗謂東方生。穡德若隱殆。自喻也。余查天道五百年。貞元之運。

戊午問答

五

至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加躋。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加躋。一年九月十日。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以成一元之數。此是與六十卦之用。相符合也。又按置閏有大小之餘。月有小大之盡。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月之疾。及日之舒。是以二十九日五十刻有奇。而會朔。故一歲之日三百五十有四。而餘一十一日四分。度之一。積其餘而置閏。故五歲再閏。一十九年七閏。爲一章。而閏分盡。又積二十七章。共五百一十三年爲一會。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而日月交食之數。盡八十一章。積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而朔分盡。從子至辰。從辰至申。從申復還至子。凡二百四十三章。積天地人三統。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而六甲盡。積二十元。得九萬二千三百四十歲。爲一紀。而六甲之歲數亦盡。今據元以一贊準晝。一贊準夜。故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兩之。得七百三十有一。爲一元之贊數。以三贊爲一表。三表爲一家。三家爲一部。三部爲一州。而州管九家。二十七章。爲一會。得日月交會之數。三州爲一方。七會二十七家。八十一章。爲一統。而得朔分盡之數。三方爲二元。七會八十一家。二百四十

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兩前二句。都說此
心。常存的說。話兩後二句。卽是遇父能孝。遇君能
忠。遇天地能敬。遇萬物能愛的說話。如此講。猶是兩
個境界。難道不是我今從做工夫。體驗出幾個大仁
人的工夫。作用。本體。方能認出真實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的妙處。試觀堯舜禹稷伊尹文王孔子。教大聖。
非古仁人耶。堯欽若昊天。文小心事帝。孔知我其天。
邱禱久矣。如何念頭。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何如警省。俱是刻。與天地相流通否。
也。非空存惺。一證也。又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禹稷

戊午問答

癸

癸

已饑已溺。何如念頭。或曰。爲君相方有此責任耶。尹
當耕莘時。便以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澤者。若已推
而納之溝中。孔當言志時。早有老安少懷。非斯人徒
與之嘆。何如。關切俱是刻。與民物相流通否也。非
空存惺。又一證也。既是刻。與天地民物相流通。
則是平時。就呼吸相通。痛癢關切。方纔能感而遂通。
物來順應。則大聖仁之寂然不動。廓然大公。全非禪
宗空存惺。可比也。明甚。由是言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豈不活現。由是言一真兩。萬物歸懷。豈非實事
殊不必言遇與不遇。信然矣。又由是仁而溯虞夏之

中間。是上與天心。協下與人心。順不專是空存心。
可知。由是仁而驗孔門之實。斷。是上體天理。而忠
下順人情。而恕不專是空存心。可知。由是仁而言孔
顏之樂。知自心中實有天地歸懷民物在宥之真事。
豈單是惺。此心。由是仁而參思孟之善。知成性時。
夙具天地我參萬物我備之全量。豈單是惺。此心。
合而觀之。諸般道理。都先要認真這個仁字。自然貫
通包攝得去。到此田地。我這惺。比常存之心。卽是天
地民物流通之心。方纔可言。豈可混同。豈可不辨。有
志聖學者。細辨此心存理得之句。至一曰。直認仁字。

戊午問答

癸

癸

明道先生原有此訓。未若今日闢發。直透千聖百王
真蘊。一掃向來各色障蔽。痛快千古。敢問先生云。工
夫各別。數年來。做工夫。若何。乃透此境。先生曰。看我
告天樓告法。照我告天法。做去。自然明白。所謂古帝
王聖仁曰。明曰。旦。出王游衍之心。如見。所謂猶病如
傷。已饑已溺。若推溝中。斯民徒與之心。如見。曰。天地
民物爲一體。活現面前。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竟非虛
語。既認真仁字。真面目。真血脈。真體用。只要久。行
之。將此心。常。做成。與天地民物流通之心。道在是
矣。

勞湖朱振問曰。濂洛關閩以至河津姚江。講學以來。無不重在心。重在知。重在理。以追先聖賢。重本重內之道緒。先生講訓。每重在學。重在行。重在事。固知非輕本輕內也。有學。方滿得心之量。到行。方見得知之真。濟得事。方顯得理之定。不知者。謂講在用。而遺厥體。多見其不知量也。先生曰。攷古內聖外王。靜聖動王字樣。但是後人加上的。此內外動靜字。不過在勢分上別。若論道理。俱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的。何分重輕。因人往。七重外畧內。事未忽本。故纔有重本重內之訓。蓋其寔重在心也。未嘗畧學。重在知也。未嘗

戊午問答

聖

忽行。重在理也。未嘗不濟事。豈料後之學者。重在一邊。則失却一邊。試觀戰國來。祇論功利。不講道誼。人心風俗大壞。聖道矣存。自董江都一砥柱。而唐宋後。講道學。又只論道誼。禁言功利。于人心風俗亦大有補救。但名教路窄。經濟效鮮。聖道亦不全見。止談功利者。勿論已。同在聖人門中者。又分兩途。舍却義堯伊周孔顏。不視為鼻祖。專要在程朱陸王上辨取遵。在程朱者。認真做得幾大節。在規矩綱常內。終不失為端謹之儒。遵在陸王者。何常是學陸王。全是畏難避。朱之嚴重。要不認真在規矩綱常內者。信口曰。

宗陸王派也。又有厭薄章句之平淡。要棲真而走入在明心見性一流者。亦曰我宗陸王派也。究竟何常是陸王。其滅裂而無忌憚者。不足論。即最好者。總涉禪宗一派。又不甘竟入緇流。仍要寬冒儒家名色。乃曰陸王得千聖心傳。不過靜守丹中。誰重經學。不過爭言覺悟。誰重行誼。不過高談空妙。誰重實事。更甚者。將四書六經。都講成觀想之書。將存誠主敬。都作成空明之解。將參贊位育。亦講成虛理。而有不必要有其事之論。嗟哉。痛哉。非不自號大儒。詭言聖道。其寔誤投了頭。陀胎骨。慧壞了聖教。宗風。此曰明心。彼

戊午問答

聖

曰。覺悟。人生忠孝倫常大節。全然不講。吾儒修治經緯大業。茫然不能。各代相延。受病不小。賴有董王程朱。幾個大儒。振起幾番。將經學修明起來。將論語中飭起來。將政治纂述起來。方纔緒起洙泗一脈。伊周薪傳。直追到虞廷。義堯之正脈。而若輩偏欲翻駁。以遂彼空明私見。不將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大道。盡誣為虛無寂滅之妄。不止者。言念今日。煌煌功令。崇遵程朱。而猶迷悟參半。狂惑不已。偏是聰明才智之人。學士大夫之列。易為所惑。展轉相尋。談元說妙。竟假枯坐為主。靜於前知。為誠明。甚至鍊才鬼。為避神。

念愈下。舉國若狂。不惟謗程朱。且誣陸王。人心可慮。世道可慮。家國可慮。名教可慮。竊是以痛心疾首。而亟爲講聖學。以救正之也。救正者何。由天之明命。以言心。不講經學。終是枯心。由天之明命。以言知。不崇行誼。終是小知。由天之明命。以言理。不濟寔事。終是虛理。何也。從來無離用之體。亦未有從天之明命。做工夫。而不謂之有真體。聖道必合外內。而不偏重一邊。蓋有然也。不但此也。以余講聖道。亦必計功計利。非倖江都之論也。夫子言大德。未嘗不及祿位名壽。自古無患貧患寡之聖學。不然。又爲說元空談寂。

戊午問答

聖

滅者所混同。又余講王道。定要求富求強。非違孟子之訓也。夫子言慎德。未始不兼人土財用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不則又被盜虛聲。鮮儒效者所竊。此亦非補偏救敝之說。千聖百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必需兼重。斷有然。彼不知者。錮習日深。徐思之。將有歸正之日矣。

常山梁承篤問曰。先生云。講道者必貫徹天人理數。而後知道之大力。學者必格透天人理數。而始得學之精。按皇極經世表。唐堯在一元之第六會。月已第三十運。星癸亥第八世。辰巳未。卦當乾上九。至百。

八年始交第七會。月午。三十運之第一運。星甲子。十二世之第一世。辰甲子。卦當姤初六。以迄于明洪武交第十一運。星甲戌。方今在第十世。辰癸酉。卦當姤九三。果王者之興衰。名世之出處。稽往古。閱來今。可一按表而定之耶。先生曰。難言也。黃石齋先生云。一部易經。是孔子百世可知之學。自平王四十九年。已未。一眼看定。將來其書現在。可考而知也。至皇極稽覽圖。排定卦數吉凶。頗外。康節先生曰。數當凶。而有英君賢相。以修教之竟臻。泰平之效。數當吉。而無賢君。結相以保持之。究罹反側之憂。往代可鑒也。若

戊午問答

聖

此全是重人事講德政之言。誰謂邵堯夫單講數學者哉。雖然。政非漫無天數可言也。考河圖洛書。排下甲子。逢生逢合。則治逢剋逢冲。則亂。五百年數原有定。但值一治。要知是天教。君若相有發承之道。雖可任也。未可負也。卽值一亂。更知是天教。君若相有幹蠱之道。在匪可謐也。政當勉也。天啓大聖賢。大豪傑。出治生民。輔世救亂。意政在此。大聖賢。大豪傑。仰合天心。撥亂返治。道政在此。豈昧焉者。所可語哉。考之上古。難具論已。堯舜當乾陽之盛。數大聖人際會一堂。君師道治之統。兼盛一時。固是前開後一。

大貞元會也。至夏禹雖當午會。名曰中天。却是一陰方生之始。節交夏至。又當癸卯。帝降而王義。或是在是卯。五百九十一年。而至成湯。節交小暑之第二世。酷虐夏臺。烈日怨喪。亂云極矣。既有智勇天錫之君。又有知覺先民之佐。何憂不治。六百三十二年。而至文王。節交大暑之第七世。炮烙剖劓。如火益熱。亂豈尋常。不有孔邇。父母叶蓼。靡揚。時開永清。耆定之烈。敢述曰。秦和在成。周宇宙間。戴歷乎昭襄。以指文武。望若遠音。計孔子距姬文。蓋六百有四年。節交立秋之第十一世。當其時。子弑父。臣弑君。亂賊既不乏。楊爲

戊午問答

望

我墨兼愛。鄉愿又惑。世治統與道統兩墜。而文武成康之世界。可嘆哉。真淒焉秋矣。王降而霸。實在此會。天不得已。特生素王。又特生幾個素臣。是以作師分作君之統。以布衣明天子之法。仍以孔子終皇帝王霸之運。而見貞下。另起一元之義。試觀當年。周流十二國間。刪定數經。木鐸萬古。直將歷來帝王君相。選定一番。立下千萬世爲君爲父爲臣爲子。治統道統。確然不易的大法。豈不是天地民物。重新一番開闢。只覺杏壇一席師弟。與唐虞君臣殷商祖孫成周父子。俱鼎盛千古。後此者。則有難言氣運。翕聚不厚。

仔肩躬任。攸分譬如一個大擔子。一人擔荷不住。而分任又不能定分任之人。篤生一堂。或三二百年。而到一人。或三四英賢。而先後生于一代。或扶王定霸之才。與載道匡時之人。而前後產不同時。嗟。漢王長者與劉三傑。寧非應運而生之傑。而崇聖經尚王道。則有所未遑。故越四百一十一年。而舟江却及龍門。又越一百四十六年。而產子雲于陵。鄧禹輩。天人歷律之大道。乃彰焉。董馬則節交處暑之第十一世。嚴楊鄧禹。則節交白露之第一世。開東漢重道崇儒之風氣。而究多風節表。駕軼各代。不得謂

戊午問答

望

非撥亂返治之一會也。隋楊獨亂。振古罕聞。太原李公子與房杜魏李諸英。驅除之。不難。而豈知貞觀盛治。全賴河汾一老。講詩書說禮樂。先將一代救亂開治。將相之才。培植在一函丈間。乃以坐收成效耶。爰計其時。五百八十五年。節則交秋分之第四世矣。攷五代八帝。傳如逆旅。君弱臣強。誰復知天冠地履之日月。趙藝祖杯酒釋兵。先已得駕馭羣雄之機畧。而天懷仁厚。培養多英。何莫非王國之楨。先是韓范富歐。衆正盈朝。後更周邵程朱。星聚奎宿。或四百六十餘年生焉。或五百七十餘年生焉。節俱當寒露之第

六世十世其一番排點異端表彰聖道令千
知謀功利與虛無畸邪之遠不足尚而洙泗宗
直其虞廷道系煥然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中治
象豈不遠越漢唐哉元興近百年賴有魯齋楚才不
斬一綫明太祖崛起濠梁間又有青田金華爲之輔
佐名正言順卓然一代之興王何疑焉無如二正中
衰閭多亂政前則河津姚江挺作中流之砥末則東
林顧高諸賢風高後勁之節三百年來節已交霜降
之第六世矣誰云非道風中振理學遐昌之一盛也
可嘆明末相沿槩襲其敝武功不振而禦侮無法均

戊午問答

聖

受其殃文教空講而實學不究崎嶇厥變議論大多
甚至以草野遙執中朝之柄資格過嚴兼且以嫉惡
終錮自新之路卒至奸邪弄權萬民塗炭致識者與
有君無臣之嘆寧非學士大夫者之恥哉幸際
興朝應運聿起掃除閭亂兵法幄算精絕千古所下
待言而今又崇重文教獎進儒臣昌期躬逢寔云厚
幸夫何異教繁起狂惑太甚不但無正學以闢之而
且爭相附和剽蝕人心長此安窮有心者憂之所以
必得倡明聖學以救正焉既從天之明命提醒人心
元來又必兼用兼講俾天人理數處以格透能斯理

又能大大疑之入難則熾火不能爭光兵農
件貴微能經世又能濟大變捩大番則方伎不能惑
衆何也儒術無效百家爭鳴太陽當中羣魔自息理
有然者拿定伊周孔孟真本領振興漢唐宋明所未
發明之大作用遠紹唐虞皋夔一堂執中之真道業
可以格天人可以福家國又何論夫時數興衰與一
身出處哉由今日而上溯濂洛關閩政在五百年六
百年之會嚴冬未屆旭陽常培則堯舜事業當復見
中天六經聖道當再煥發其在斯時
人得無留念于斯乎大家勉之哉

戊午問答

聖

學而時習章講義

陳近

許邑侯今日講學原是覺世心腸我輩

德問

紫須要講求箇人人即今可做的道理切忌那籠統話頭夾雜話頭不是說不要廣大籠統與廣大原不相干不是說不要詳說夾雜說便不詳且如夫子開章說箇學字自然是內聖外王之學知天知人之學莫說大學首章與魯論首章學字無二凡五經四子之書學字豈有兩樣但聖人言語各有攸當大學之道一章說學之規模次第中庸首章說道之大原出於天此章聖人指示學中深造自得之妙註云明善海昌會語 卷一 學而 陳一

以復其初便是自明誠一脉學字豈不最精朱子恐人差入禪去先只說學之爲言效也張繩其中翰說得好自古開天之聖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俱從效法得來仲尼祖述憲章豈不是效先覺之所爲今日我輩效法更須切近平實只論語書中自有兩箇好學榜樣一箇是夫子自家說不如吾之好學也一箇是說門弟子中有顏回者好學子之好學嘗自言之矣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是夫子現身說法遷善改過是修德講學的吃緊工夫玩加我數年剗開夕可兩節

可見顏子不遷不貳也只是遷改工夫擇中庸是

善不遠復是改過克己即改過復禮即遷善遷善改

過說來恰似平常不知遷改不已就是日新又新就

是自強不息恐希聖希天舍此別無入手路頭善是

自家的故物如何說箇遷字氣稟習俗善已迷失在

外故須還以從之善無常主時時遷時時學到得義

精仁熟左右逢原自然欲罷不能不有協於克一之妙

過是終身改不盡的憂惑俱皆過也須得時時拂拭

直待月到天心無一毫浮雲點綴豈不可愛所以說

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固是以善及人成已成物

海昌會語

卷一

學而 陳二

之理然古之學者爲己爲己遷所以成物不說以友

輔仁端說以善及人又豈得爲善學乎朋自遠來則

益我以學者廣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則不孤學

則不陋所以可樂第三節如何不說達則兼善天下

不亦聖人乎却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難道

夫子單單爲自己寫照不成不知此是千聖相傳爲

學的一條正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同也非夫

子之所獨也何以言之君子成德之名德即易之所

謂龍德中庸之所謂天德龍德妙在潛天德妙在間

所以說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應世無悶不見是而無

圖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具此確乎不拔之德自然見而見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亢而亢到得飛亢的地位依然是遜世無悶的何也則以龍德不可爲首也中庸篤恭而天下平只是淡簡溫之極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處直與人通商量不得人不知與民無稱不同只看夫子當日黨人稱之曰大哉太宰稱之曰聖者以至晏嬰子西之流阻而問之莫不推而崇之聖人之名不待百年而後定然然而不知則誠不知也雖其門人宰我子貢有若亦未必真知夫子也何也莫知之數夫子自爲終身下學發也

海昌會語

卷一

學而 陳

三

其行子臣弟友其文易詩書禮樂春秋其事爲不敗其行不倦直無些子奇特去處然上達具是矣體量到底只是爲學之事所以不說聖人只說君子明儒管東溟先生有言士必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需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力量而後可以立身愚請爲同學者誦焉

君子不重章

沈昭子先生

此章講義魏庸齋先生發明已盡後學更無容贅辭然聖門提關啓鑰指示入德之門其要旨終須提挈明白竊謂聖人隨事立教爲說不一而主敬存誠乃聖學切要工夫故乾二文言說閑邪存誠坤二文言說敬以直內此章所云重威是主敬意忠信是存誠意人能敬以持身誠以立心則根本既立然後擇友改過隨在可以取益此一章大旨也章首必先說一重字的是制外養內第一入手工夫凡學者容貌辭氣之間最足觀其所養故必有戒謹恐懼之心而後有端凝厚重之氣有端凝厚重之氣而後接於人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如是之人從容寧靜方於學之所知所行者能潛心篤志而守之堅固不然者一味輕浮淺露縱有絕世聰明過人材具終是口耳之學於自家身心全無實據故學者切戒不重然厚重者所以收斂精神不使躁動此乃威儀定命之符不是貌恭色莊做成有道氣象故又提出忠信來忠信是人之實心天地生物云是一誠人心作事亦只是一誠人心一念不誠則作止動靜皆是虛假君臣父子俱不關切而生意索然矣這點實心須時刻

海昌會語

卷一

君子 沈

一

起自朝至夕自始至終自大至小自內至外常以
心主宰而勿使動搖勿使間斷然後應事接物無所
欺偽而大本可立也厚重忠信是內外交養工夫然
處友不慎則無益而有損知過不改則積非而成惡
古人制爲五倫獨列朋友一項須知交友原是欲講
學明道取善輔仁故直諒多聞皆是勝友孟子言友
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正見友善無終窮若友不如
己不特虛偽輕浮易於習染只平等交與無嚴憚切
磋意思亦終是聲氣往來何當身心性命何益天下
國家必欲希聖希賢端在取友上求個進步但世間
海昌會語 卷一 君子 沈 二

不乏明師良友只恐學者存自是之見則其心不虛
而無以聞過存苟安之念則其志不勇而無以改過
故知求友又須改過凡人不知自省則不見己過及
返觀內照覺得種種過失難以自匿約而言之有大
過有小過有顯過有隱過患莫甚於恕過功莫大於
悔過學者須從心過上猛省痛懲克治將去不特聲
色貨利念頭當痛加掃除卽意必固我之私亦不可
使留滯于中然後過可漸寡而徙義遷善皆從此出
先儒謂克己者當至明以燭其幾至健以致其決此
卽改過善法也擇友改過此人已兼勉工夫而能

自此益進矣此四者總是君子自修之道而重與忠
信乃爲學質地學者若不能警惰慢之氣去欺詐之
心必至高朋日遠衆過日叢而終爲小人之歸故主
敬存誠斷爲聖學綱要也吾黨今日講聖賢書不止
如學究先生作舉業話頭同堂數百人皆當切已體
貼當下提醒何者是我躁率輕浮處從此變其氣質
何者是我虛夸欺妄處從此養其真誠何者是我道
義之友終身可爲宗主何者是我最重之過一旦翻
然悔悟方是真實學問方是爲己工夫諸君子無負
講學之意可也

天命之謂性章

陳謝浮先生

中庸一書子思子爲明道而作也開卷第一章言道言性而兼言教者所以明道之大原出于天而聖人立教無非體天以明道也何謂天命之性蓋天道流行化生萬物人生之初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卽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健順五常無不具焉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卽天命之性也何謂率性之道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良知良能發于天性見之一身有貌言視聽之則用之五倫有君臣父子之理循性而動各有自然當行之誼昌會語卷一 天命 陳 一

路所謂率性之道也何謂修道之教人生以後有義理同然之性不能無氣稟不齊之質以性之不雜于氣質者言之雖聖無所加而愚無所損以性之不離於氣質者言之則聖得其純而愚得其駁唯聖人聰明睿智爲億兆之君師以己之先知覺人之後知于是因人生共由之道而裁制品節之設爲禮樂刑政而親疎厚薄貴賤尊卑各有一定不易之準使天下之人過者有所俯而就不肖者有所仰而跋此則所謂修道之教也夫性道教之諭當子思時異說紛紜各從所尚於章首特明辨之者正所以憂世而

也蓋如得天命爲性則如釋氏之以空爲性者非性矣知得率性爲道則知老氏之以無爲道者非道矣知得修道爲教則知俗儒之記誦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皆非所以爲教矣然言性言道言教其名義雖有三項總而言之性以明夫道之所自出教以明夫道之所由入故下文論言體道之事其曰戒慎恐懼曰慎獨者乃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用功當如此也蓋人性無所不有故其道無往不在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皆此道之流行貫注人於日用之間循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是故體道之君子提起此心惺惺常在目之所睹耳之所聞其戒慎恐懼已不待言雖至於目所不睹之時而亦常如此戒慎耳所不聞之時而亦常如此恐懼邵子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者正在此時而君子之戒懼爲能存夫天理之本然也君子于平時既常戒懼而于思慮方萌之際又見夫一念之動至爲隱微然理欲公私勝然于中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卽此念頭獨覺處便是莫見乎隱便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於獨知之地尤加謹慎程子所謂善惡之幾動而

而無一毫之差謬耳惟其中和兼致將見湛然無
之初吾心一統體之太極也泛應曲當之處吾身物
物各一太極也由是性自君子而盡命自君子而立
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自然陰陽動靜各止其所
而天地於此位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自然人物
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於此育朱子所謂萬化之本
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君子體
道之功至此亦能修道以立教矣今約此章之義而
言之性道教者本然之義理也戒懼慎獨者當然之
工夫也位天地育萬物者自然之效驗也有此本然

海昌會語

卷一

天命 陳

四

之義理應有此當然之工夫既有此當然之工夫必
有此自然之效驗此楊氏所謂欲學者反求諸己而
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也且中
庸一書言性不言心而傳心之訣莫備於此章天命
之性心載性也率性之道心行道也修道之教心傳
教也戒懼恐懼者此心之存養也必慎其獨者此心
之省察也未發之中心統性而不淪于無也已發之
和心統情而不滯於有也致中致和而天地位萬物
育者心之體信達順而參贊化育不待外求也邵子
以道爲太極又以心爲太極朱子以主敬爲存心之

法然則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而心與道一
也

海昌會語

卷一

天命 陳

五

天命章問疑

仇兆鰲

九月初六爲海昌講學之五會 父師在座同人畢集 繫司講天命之性章一時問答之辭司記諸友許潛飛蛟張子韶 美文陳允文 已投大要書之於冊翼日陳頴長 鉅索 繫重錄講堂疑問以析諸家異同繫謂安陽許夫子所講性命中和天人合一之旨繫洲黃夫子所著中和一理要在慎獨之說陳近思先生所辯喜怒哀樂各中其節之義俱精切明白後學何所復辯吾黨惟識得天命至善時時戒懼慎獨培養擴充使吾心有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之妙方是切

海昌會語

卷一

天命 九

一

已體認工夫若只從諸儒註解分別異同終落語言文字而無當於聖學實功但幸有明師良友得以質問是非正是講學快事敢不呈管見以政諸君子竊意此章之說先儒聚訟不一今陳鉅義十條於後一當辨者如修道之教朱子從聖人立教上言程子竟就由教而入之君子言陽明王氏宗之以後面修道以仁自明誠謂之教觀之其說不爲無據但非教字之正名正義故當以聖人立教爲確論也且禮樂刑政乃聖人扶世覺民之具其喜怒哀樂所發用處必有禮樂政刑以見之實事此固不得泛言立教而輕

朱子之說爲祖述矣二當辨者宋儒分戒懼慎獨爲二時明儒則合戒懼慎獨爲一事繫謂若單言戒懼亦包得慎獨單言慎獨亦包得戒懼今既兩項並言其意固有分別且上言不睹不聞則自思慮未萌事物未接者言之下言慎獨則自事物將接思慮既萌者言之二者自不容混而爲一至於良知炯炯始終不息靜而不使昏昧動而不使放逸吾心之卓然精明貫乎動靜者其實未嘗有間斷止息也三當辨者不睹不聞蓋言形聲未接而此心之敬畏無敢稍解也若以不睹不聞爲形容道體之妙此鬼神章所

海昌會語

卷一

天命 九

二

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而非本章之意矣末章明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然則不動不言亦以爲形容道體可乎四當辨者慎獨之獨以心之獨覺言此卽陽明先生所謂知善知惡是良知也蓋人心發動之幾原兼善惡卽以吾心驗之明是如此知乎此而爲善去惡則工夫實實有把柄後來王龍溪以獨爲無對之名亦主良知本體而言究不出乎獨知本意也五當辨者宋儒以中和爲性情本然之德明儒謂從戒懼慎獨後所得不知人心本來原有是中和其戒懼慎獨之功所以復其固有之善此朱子推原天

率性爲獨得其全而陽明直承戒懼慎獨者反少却一層本原道理也六當辨者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分屬一靜一動此就先後兩時而言朱子之說也謂日用應酬千變萬化卽所發而未發之中仍在此就表裏一致言陽明之說也至戴山劉子又以未發屬動已發屬靜此從易傳乾主大始坤作成物分屬陰陽動靜之意卽張忠定公所謂公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之說也然王氏之說朱子語類中已有此論而劉子之說亦或問中所辨駁者按朱子有云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者

海昌會語 卷一 天命 九 三

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據此則知動靜雖有二時而吾心之靜而涵夫動動而歸于靜者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則朱子先後之說終不可移矣但劉先生之說于本文未發二字却看得有著落觀本文但云喜怒哀樂之未發不曾云心之未發本文發字原主發于外者言其未發者明是有喜怒哀樂之意而未見之於云爲耳故劉子謂思是未發爲是已發若竟屬一念未起則不當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直當言喜怒哀樂之未萌矣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

未發之時此之謂也今譬之射者未發是矢在絃上當審固之時已發則箭發而中的矣其工夫全在未發上故謂其要在謹獨此則慎獨工夫正用在未發之際而所謂主靜工夫涵養于不睹不聞者又在前一步矣此與朱子之說大不相同七當辨者朱子謂未發之中以不偏不倚言已發之中以無過不及言故以後章時中用中作無過不及之中而此章中與和對遂專主不偏不倚之中周子則謂中也者和也看中和本是一項此卽劉子以動而未形者爲中之意故可合中和之中觀中之中爲一致也八當辨者

海昌會語 卷一 天命 九 四

延平李氏嘗令學者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朱子所親受業者後來朱子晚年而悔謂平日缺點未發以前一段涵養工夫常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此朱子晚年之論一定不易者則知未發與已發不可合作一團涵無分別也然則未發之前其氣象果如之何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無喜怒哀樂之可狀萬緣雖寂一真自如吾心如明鏡止水而未嘗類于槁木死灰也當時程子教人只在主敬者蓋能敬則端莊靜一之中自有以得夫未發之氣象此又在體認者自知而非可影響揣測也九當辨者朱子

以天下之達道爲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似與後
五達道相同今按此當與上句對看天下之大本本
由中而大也天下之達道道以和而達也凡人喜怒
哀樂之發當天理合人心便可達之天下而無礙倘
逆天理拂人情則觸處皆阻隔而不通矣故天下之
達道當謂中節者能達之於天下方有實落十當辨
者中和位育之說朱子以爲未有能致中而不能致
和者未有致和而不原于致中者未有天地不位而
萬物育者未有萬物育而不本于天地位者此可見
位育之不可分屬中和矣所可疑者孔子貢聖人之
海昌會語 卷一 天命 仇 五

自致耳先儒又以堯湯水旱爲氣化適然而不係於
中和不知洪水未平由於誤任伯鯨商初大旱由於
夏虛所感是二聖中和亦有未盡未洽之處而不得
但歸過於氣數矣及至堯舉舜禹六府孔修湯著寬
仁六事自省方是中和克盡而位育無歉倘以一室
齋居爲足格天地動萬物是但知天地萬物默相契
合者在一念未動之初而未知一氣感通之故全在
喜怒哀樂發用處也蓋人君爲天地宗子爲萬民父
母其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上關陰陽舒慘下係生民
休戚必懷顧諟天命之心必存上帝臨汝之念必謹
海昌會語 卷一 天命 仇 六

貌言視聽之發必慎處賞刑威之施然後王道洽而
和氣昌自然二儀協應百族蕃昌而四靈畢致此乃
中和之實理位育之實事盡性至命修道立教之實
功先儒以誠之體字爲中庸大樞紐卽此意也 鰲不
揣固陋敢以支石之語求 師長之教政焉

安陽許子家規家訓

先儒呂榮公曰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此特就當身磨礪者言其實仁人昌後大凡偉人輩出蓄積定有所自爲之敘述家學淵源云

受業 范光陽 等敬錄

陳齊永

家學淵源 十則

余許氏先世源流舊家宜定明正德二年丁卯工部派到料價頗多時均徭未定公帑告乏二世祖福旺

家學淵源

捐已貲銀五百兩助之真定太守幸庵彭公義其舉西白鹿圖旌于家君子曰古云道術得則白鹿見昔太守鄭宏行春白鹿伏轂主簿賀曰公必爲宰相然則白鹿之爲瑞也久矣先司馬大王父曾臨數幅以示子孫不但科第蟬聯若操符契且代多誥嗣道器遐昌彭公之意深矣哉

先王父司寇公字汝學以明神宗戊戌榜兩宰名邑治蹟循狀載刊許公敬事編與崇祀鄉賢名宦錄中行世久矣先孝祀公見肯方廿歲灑血終天抱恨靡及隨做文公家禮祠堂制蓋祠三楹額懸於祠又撰

曾祖三世神主別供一處匾名追遠朝夕泣奠不異生前行定省禮至朔望叩歲時薦春秋祭悉率合家弟姪子媳孫男虔舉其祀事終其身弗輟雖避難山居亦未間隔一次

先王母馮孺人治家甚嚴每日未黎明即起盥洗畢焚拜天地祖先前孝祀公每平旦不櫛不沐先詣堂上問安候王母淨面畢就盆中水偕弟共洗不另用晚更依膝下每至夜分不論歸私室不退爰額王母堂上曰愛日定省無間如花晨如月夕每當令節必設筵仍命替者老嫗輩唱說古名賢忠孝節烈等

家學淵源

二

故事至初度更合子婦弟姪及甥壻眷屬等稱觴上壽雖家人僕從亦挨次獻祝務合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焉

先孝祀公因王父任滿皇恩寵及兩尊人建恩榮坊於家第前又造尊勅樓於宅第後總不忘天寵也又於別院中庭額曰務本軒對聯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軒之北庭額曰翁順堂對聯養不中養不才父子洩不藏怒不宿怨兄弟怡怡常庭訓其內曰若等既爲清白吏子孫須敬佩祖訓與聖賢教人所以讀書大義當重忠孝不但提拾青

三經廿一史。從古來帝王聖賢。行事說話。那一事。那一言。不是這一副心腸。真西山先生。大學衍義。邱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歷代名臣奏議。大明會典。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黃石齋先生。易象正。這幾部書。分門列段。都有可觀。然其間尚有漫無折衷者。酌古準今。引經據史。仍當以易象春秋為斷。不真。實知天地人三件道理。做不出一中真實事。業切忌有三種學問。斷莫犯一種。晉人風流。不做實事。毀裂名教。草芥民生。以吾儒而崇兩氏虛無之教。但以燒香烹茶。飲酒賦詩。為雅事。又以圍棋種花。聲伎絳帳。為高風。

家學淵源

五

此等能壞民風。關係人心世教。能壞朝政。關係家國。天下。又有一種假道學。尋章摘句。全不知濟世安民。有極大事業。膠柱鼓瑟。併不知行修名立。有真實義理。又一種小氣節。惜行矜名。亦能振起鄉曲之頑懦。崇着岸宇。更能鼓動士林之聲援。或以文章相標榜。或以節烈樹門戶。此皆激宕成風。徒多黨立。卓品峻矣。流毒國家。古今大戒。汝等識之。

先孝祀公。一日訓禮曰。余總角時。爾祖已聽鳴鹿。嘗詰余以三教。余彼時亂談。今方了然。如中庸之道。教也。賢知之過。即佛教。愚不肖之不及。即道教。何言

之若淫。若殺。若貪。君子三戒章。何等平易。彼佛老。俱過一步。不惟不妄淫。並室家好亦絕。不惟不妄殺。并與罪人亦救。不惟不妄貪。并自己身亦捨。矯枉過則。大裂。豈得為中。若貧富。若貴賤。若壽夭。吾儒疏水亦樂。雖有天下而不與。朝聞夕死。可何等安順。彼仙教者。都退一步。懼此富不永。寧處貧。怕此貴不長。寧居賤。懼此身生不久。先死其心。清靜流為刑名。勢所必至。理一分殊。精辨之。乃知吾儒極中至正。可大可久之度。越二氏也。爾祖此時尚在。諒不易此言。禮受教。拜言曰。三教古無此名。後有之。皆云一理。又或云。

家學淵源

六

體同用異。今乃知體亦未嘗同也。嘗以一事而三念別之。亦可以罕喻。有巨紳者。里居值惡少。無故置其門。承日且呼名。巨紳曰。急閉門。勿與較。既而惡膽愈壯。孽日深。罪坐辟矣。莫可解矣。事聞巨紳。使此時作嚴正念。曰。惡有惡報。當戒哉。道教嚴將類。是使此時作悲憫念。曰。為惡不悛。竟墮於此。可哀哉。釋教寬將類。是使此時作追悔念。曰。得無向者。縱之過耶。假當日薄懲之。或不至是乎。過矣。儒教大將類。此據此觀之。念頭即別。又奚言用。先孝祀公歎曰。禮言是哉。天地之憾。堯舜之病。禹稷已饑。已溺。吾師已立。已達。其

王名目文學武烈理學經濟文章之可言獨至周平王東遷王綱失墜雜霸迭起而且異教繁興上失其道下失其學功罪相半宜爲混淆世道勞民誰是民物之主疇副天地之心所不至人類而禽獸天地而晦塞僅此齊桓晉文管仲趙衰輩尊王之一綫故天地特變一局而令孔子顏曾端木仲由子思孟軻一班素王素臣出而持世竟溯自平王四十九年已未爲始將一代大經大法特筆特削著爲春秋人但知誅亂臣賊子尊周攘楚發明天子之事俾禮樂征伐大權依舊還之共主君父臣子大倫昭然明于萬世

河洛源流

三

大振文武成康之舊業已耳豈知麟經絕筆實與贊義易刪詩書正樂定禮同功天下萬世人知尊王上知法天名分彰倫紀明而後物得阜民得安天得清地得寧這分明是將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承繼天地的生民育物擔子已墜矣重新整之以安已亂矣重新擬之正豈非以作師扶作君之統以道統救治統之窮所謂貞下又起一元以韋布大聖終皇帝王霸之局者耶故曰尼山師弟之盛上與族周父子殷商祖孫唐虞君臣俱係千古絕構承繼天地爲生民育物的意思特地生下持世的但自周平

王四十九年已未人知是士今一個大界限自周平王四十一年已丑又是古今一個大界限鮮有知者何也前此皇也帝也王也由六相也師也俱是大聖人俱能直實承荷天地生民育物擔子的子與氏溯見知周知之統直以孔子繼湯文堯舜之傳良有據耳後此君不能兼任師道師亦不能總理君道猶之天地父母一個生民育物的家業值承祧宗子力量淺薄肩荷不住更得宗臣家相多方分理總成一轍故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語一定遂成千百年不易的局面狂者進取有開闢世界之力

河洛源流

四

豈造福蒼生求其一言一行之盡合聖道未必能也獨者不爲挺固守聖學之氣骨有功名教若令其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斷不爲因是皇帝王相師五樣大聖人獨力兼承君師治道之統只得分任協任仰副天地之心故總名曰道統此河洛之大源流所在也若不透晰這個大義單以漢隋唐宋元明一派大儒竟謂直接洙泗虞廷之道統恐天下萬世疑所謂道統者止立德立言不及立功止能接文不必兼奮武但可輔弼太平不能戡亂救世竊故廣河洛之傳之流必兼及五百年名世諸賢與豈非

接一貫之傳。合前狂而禁中之統。自有天地以來。皇帝王霸。相師聖儒。凡有功民物。有功德天地者。俱在圖中。其間大宗小宗。臣家相。創始再振。分任承。贍叙如宗。諸然總此義也。卽以心性言道。畢竟心天地之心。而常與民物之心相流通者。乃是吾之心。天地之心。皆與民物之心相流通。乃是吾之性。心天地之心。刻能爲民物遂其生。復其性。因而致天清地寧。乃是吾之道。斷未有拋卻天地民物于膜外。而自己去明心見性。乃曰道者。且不知量。而謂人前竟謬謂是得聖道之真傳者。又人不知道妄爲所惑。

河洛源流

七

竟爭相傳焉。謬謂其真得聖道之嫡傳者。豈非古今來大可痛念之事哉。古今來有幾種人。除河洛正傳大宗小宗。自義黃堯舜周孔程朱一派外。有一等不但世亂不出。世治亦不出。彼非不知天地民物爲念。原是大綱紀倫物所在。但曰既擔荷此任者有人。我可釋肩焉。此巢父許由務光商山四浩。嚴灘子陵。華山陳搏。一輩人。有一等世治方出。世亂必不出。彼亦知天地民物爲念。若曰吾重吾大節。吾安吾不辰。已耳。此伯夷叔齊。楚狂丈人。長沮桀溺。魯仲連。朱輩人。有等治世亦浮沉焉。亂世亦浮沉焉。

民物置之膜外。但做自己身心性命者。此楊朱墨翟許行夷之。陳仲子。赤松子。達摩。一輩人。又有一等治世不關念焉。亂世亦不關念焉。彼亦未嘗真在自己身心性命。作工夫。而色莊論篤。渾假作天地民物爲一體者。此鄉愿聞人。少正卯。一輩人。嘗試罕譬焉。自有天地來。這一大家人家。祖父付來家常。自當承管受確。或獨力能勝其任。或將伯分承其業。總令不墜其家業。以仰副祖父賦畀之心。可也。乃若巢父許出輩。類人家之拘于拘孫。若長沮桀溺輩。類人家才力不及之弱子弱孫。若楊朱墨翟輩。類人家營私自便。

河洛源流

八

之情于情孫。若鄉愿。若聞人。類人家蕩檢踰閑之逆子逆孫。護持河洛之正學宗傳者。寬其途。俾衆樂之。易舉。嚴其辨。更令宗派之難。吾鄉呂叔簡先生曰。傍流至聖。不若正路賢人。寧使道統中絕。不可以旁流繼嗣。正其氣脈也。又曰。寧爲道統家奴婢。不作旁流家宗子。嚴其門庭也。若夫拋卻天地民物。綱常倫紀。而自作明心見性生活。且妄自惑世。謬謂得聖道之真傳者。當罪在何科。留心河洛正學之宗傳。尚謹嚴之哉。 昔

康熙十有七年歲在戊午伏臘之日

河洛源流 仙正

天中許酉山先生授

男 勉澍

仇兆鰲 談九乾

陳錫嘏 陳齊永

受業 錢廷楷 許汝龍 全筆記

范光陽 許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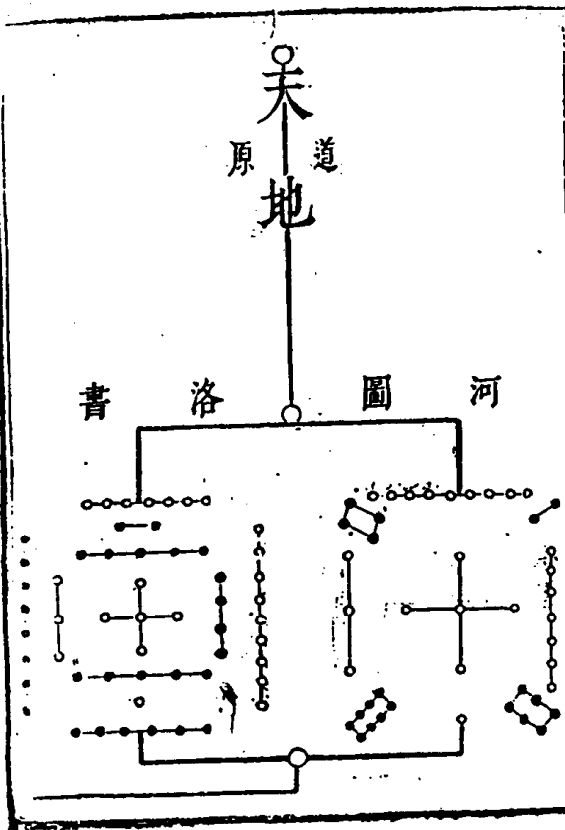
陳銳 戚依

俞寅 張曾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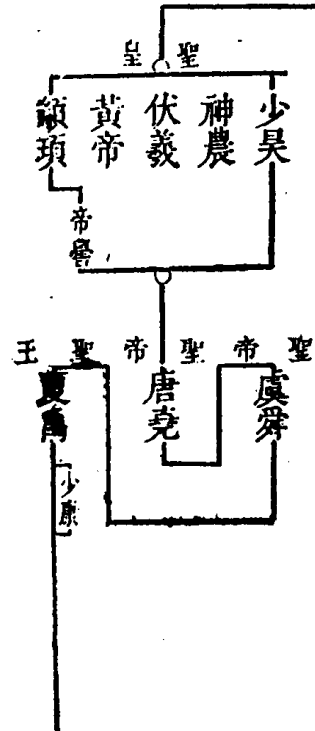
黃百學

擬太學中崇祀道統諸系圖

河洛源流



倉頡風后勾芒壽啟后土稷伯益夔垂伯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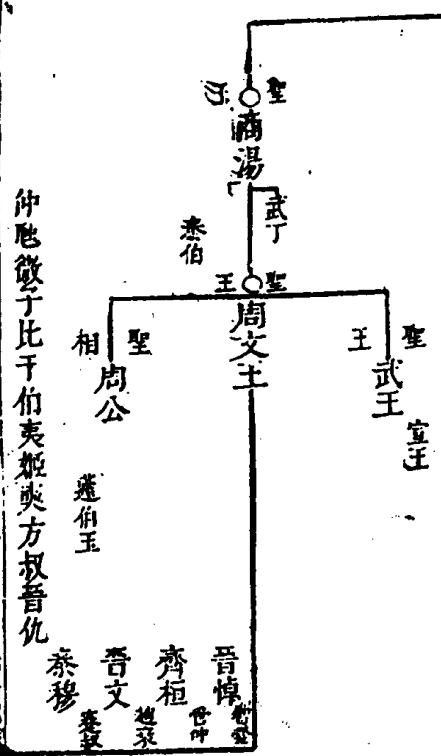


岐伯力微祝融玄冥皐陶契伯夷龍虞思

河洛源流

十

仲虺微子比干伯夷姬爽方叔晉仇



顏子子思閔子騫仲弓子貢季路子夏

孔鯉

顏路

聖道
師孔子

曾點

激公宜

以生民以來未有盛之
聖為前廟以所祖述
章上律下繫者為後
不但太學當祀天下亦
當祀俾知惟此生成功
幾同罔極云

曾子孟子冉伯牛宰我冉有子游子張

河洛源流

十一

滄臺滅明 原 憲 南宮适 商 瞿 漆雕開

樊 須 公西赤 梁 鱣 冉 孺 伯 虔

冉 季 漆雕哆 漆雕徒父 商 澤 任不齊

公良孺 奚容蒧 顏 祖 句井疆 泰 商

公孫句茲 縣 成 燕 伋 顏之僕 樂 欬

却 與 公西與如 公西臧 陳 亢 琴 牢

步叔乘

右先賢三十七人

宓不齊 公冶長 公哲 哀 高 柴 司馬耕

有 若 巫馬施 顏 辛 曹 卹 公孫龍

秦 祖 顏 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 處 公肩定 鄒 單 罕父黑 榮 旂

左人郢 鄭 國 原 亢 廉 潔 叔仲會

狄 黑 孔 忠 施之常 秦 非 申 張

顏 曾

右先賢三十一人俱四配十哲之亞可
上繼皋夔伊傅望散之侶者

河洛源流

十二

右唐虞君臣殷商祖孫成周父子尼山師弟俱千古

絕親直繼義黃一畫之真傳上副天地河洛之正

派者也繼此之後君師之統遂分所謂一畫一中

上接天地河洛之傳者不克全力擔荷或有功干

蒼生或有功于名教不得不協力共理焉

漢高祖

光武

昭烈

唐太宗

宋太祖

元世祖

明太祖

右各代之興王。膺天歷數。救民水火。造福蒼生。功垂奕世。祇是一中之心印。未能全符。所當與夏少康。商武丁。周宣王。相食在堯舜禹湯文武之兩夾室者也。

漢董仲舒

隋王通

唐韓愈

河洛源流

三

宋周敦頤 程頤 張載 朱熹

元許衡

明薛瑄 王守仁 陳獻章 胡居仁

右各代之大儒。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有功名教風範千秋。祇是一中之全量。未能恢擴所當與顏子淵曾子參子思子子孟子。相食在孔子之廟廷者也。

既在興亡之代起。必有應運之名世。載亂之武。

臣相輔而起救濟蒼生

漢則有張良蕭何韓信陳平汲黯鄧禹耿弇馮異吳漢諸葛亮關羽盧植張飛等人。唐則有劉文靜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等人。宋則有趙普曹彬潘仁美石守信等人。元則有伯顏耶律楚材木華黎赤老溫等人。明則有劉基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沐英朱濂陶安等人。是皆不遇治而值亂。卻是有君而有臣。攀龍鱗附鳳翼。撥亂世而返之治。而能應五百之昌。

河洛源流

五

期救濟蒼生為成天下事之俊傑者。不但此也。

漢更有周勃曹參賈誼趙充國霍去病丙吉蘇武霍光馬援陳寔李膺郭泰等人。晉則有羊祜杜預王猛陶侃謝安王導等人。唐則有狄仁傑張柬之李泌陸贄郭子儀李光弼姚崇宋璟裴度李晟傅奕張巡許遠顏真卿顏杲卿等人。宋則有韓琦范仲淹王德用文彥博富弼寇準李綱狄青宗澤等人。

世忠岳飛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人
 則有方孝儒景清黃子澄商輅鉉楊溥于謙郭登劉大夏李賢楊廷和張孚敬張居正趙南星楊繼盛高攀龍楊連左光斗周宗建魏大中黃尊素文震孟范景文劉理順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等人
 是皆不遇君而但有臣值難治易亂之朝濟則歸君之靈不濟則惟已之辱扶君民於中末之造而為盡瘁之忠良匡扶社稷維持風化是名任天下事與死天下事之英賢均有功

於蒼生未始不有功於名教焉

○既○有○大○儒○之○代○與○尚○有○傳○經○之○諸○子○作○史○之○萃
 材○各○代○奮○興○維○持○名○教○

漢則有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杜春后蒼鄭眾服虔申培倪寬司馬遷劉向戴德范甯馬融鄭康成人 唐則有孔穎達李綱杜浦等人 宋則有段陽修胡瑗司馬光楊時胡安國呂祖謙陸九淵張栻蔡沉龔德秀等人

元則有吳澄趙撝等人 明則有曹端丘雲
 蔡清鄭曉鄧元錫章潢來知德陳建等人
 是或距古尚近而有傳道授未絕而可守闢聖經序賢傳衛正道而不至晦而克全千世之
 英常顯著名教為羽儀聖學之名賢者不但此也

漢更有楊雄 隋則有關朗董道 宋則有穆修李之才邵雍劉子翬李侂羅從彥蔡元定陳亮黃幹陳皓以及呂希哲邵伯溫孫復劉

質夫李端伯朱公拱李嘉仲馮聖先暢潛道孟敦夫呂大忠呂大鈞游酢呂大臨謝良佐張繹尹焞蘇炳王龜楊應之馬伸侯師聖劉安節劉宗禮林大節周孚先范育胡宏張九成輔廣張洽李燾葉味道廖德明李方子陳淳詹體仁徐僑傳伯成黃頤楊復石子重楊簡何基王柏舒齊曹建袁燾沈煥全履祥許謙陳垣胡一桂饒魯等人 元則有劉因黃澤安熙趙復賈默王恂蕭燾同恕第五居仁武恪孫轍胡長孺陳樞李木魯韓陳樞等人

明則有吳與弼羅倫章懋湛若水呂柟鄧以讚李材鄒守益顧憲成馮從吾以及陳真晟陳選張元頤周英莊景黃仲昭張吉鄭智王廷相何塘崔鏡賓欽尤時熙呂坤王鴻儒薛蕙任維許誥陳琛羅藩材希元曹于汴陳龍正金鉉又鹿善繼孫奇逢徐愛錢德洪王畿王艮薛侃歐陽德黃弘綱徐樾何秦魏良弼羅洪先王棟趙貞吉林春羅汝芳黃綰顧應祥南元善方獻夫陸澄冀元亨徐珊王道穆孔暉等人

河洛源流

十七

是皆去聖愈遠而言湮。值異學競出之候。或充理數而見天心。或講性學而衛聖道。延道系于中絕之日。而為理學之端。家扶植人倫。倡明正教。是名上紹聖緒。與下廣師傳之儒宗。均有功於名教。未始不有功於蒼生焉。

合而論之。所謂應運之名。世戡亂之武臣。與夫盡瘁之忠良。俱屬伯靡虞思。其和吉甫方叔。召虎之流。亞上不能比。稷契伊呂周召下可。儕官樂趙狐偃。晉等係者也。所謂傳經之諸

子作史之羣材。與夫理學之諸家。俱屬丹閣。仲賜游夏之正派。上不能比。顏曾思孟下可。繼左董公穀等賢者也。總之一本而萬殊。塗而同歸。既有功于蒼生。兼有功于名教。合四科而接尼山一貫之傳。分狂狷而繼虞廷。中行之統。協理共事。缺一不可。不可仰副。

天地生民育物之心。其揆則同焉。此道原於天。終合於天。補正河洛源流之大義也夫。

河洛源流

十八

讀許西山先生政學合一集答書

天地生一人便以天地之心予之便以天地萬物之責寄之人不能心天地之心即不能盡得天地萬物之責即不能有濟於天地萬物之事此事此責須有一副真精神力量方克擔荷近見孔門言仁言孝以爲此是干聖萬賢不愧天地大本領處我輩只於此處求之更無餘事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孝乃其發端由是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至於參贊位育都從此擴充去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漠不相關只是

不仁不孝此心都無生意程子謂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張子西銘合仁孝而一之等事天於事親須是仁人孝子方能全得天地生物之心盡得天地萬物之責不負天地生我之意寥寥宇宙殊難其人客有自南來者咸稱西山先生倡道東南以理學爲經濟向侍坐栢鄉亦備聞學術醇正心事光偉洞達未嘗不心焉儀之昨郭年兄人自鄴下來忽接瑤函兼惠佳刻覽之數過仁孝達天之訓與鄙意所見若合符乃

歎曰此所謂以真精神力量擔荷斯道者與昔人有治行爲天下第一者惜其無大儒本領耳先生以大儒本領爲治行第一以之任天下事當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將拭目俟之生迂疎腐才屏迹於山隈水澗欲求下士晚聞因嵩陽書院遺蹟結廬其間講求學問但索居固陋究未知大道之要披讀佳集頓覺心胸開闊見得吾身至大人自小之吾性至尊人自卑之只爲人心自私遂令天地有憾雖然時位不同隨時隨處皆有當盡職分固將以兼善予先生而自居獨善當得此心期不至與草木同腐而已拙刻二種奉示指南臨池馳神之至登封耿介頓首

幽風問答

朱止溪先生

卷一

諸生問幽風一篇用夏正而不用周正何也朱止溪先生答曰傳曰公劉能修后稷之業立國于豳之谷焉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武王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周公以冢宰攝政恐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繇使賢矜朝夕誦以教之是爲七月之章從本序也按魯詩世學申培說亦皆以爲周公陳農政之詩然竊疑之夫周正建子而詩中所述節氣則皆夏正豈有立乎本朝而從異代之理或曰周之制作皆出自周公方攝政之

海昌會語

卷一

幽風

一

初正朔未定故姑從夏正耳果爾則周代商以有天
下宜從商正又何必越代而遵之金仁山曰讀七月之詩可以見豳俗焉意者豳之遺詩乎周公因之以爲矜工之頌也故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後商那附于三頌之末也此其說近是何元子世本直以七月列諸夏少康之世而孔叢子載孔子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則一言足以定千古之案何必羣議之紛紛哉況田峻典田之官也鄭疏爲豳夫邢昺曰亦謂之司耆漢及東晉皆有之考周禮無田峻之職而夏書 征篇則有耆夫馳之語可見豳

原缺第二葉

爲莎雞爲蟋蟀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一不可動

心而惕慮也紀其農桑之際上治宮功下治私室于其室之中則重畝以自固于其室之外則于貉以取狐狸私從獻豸以續武事無非敬事之克勤而愛上之無已也故女服事乎內則元黃之裳獻諸公子公子者卽同歸之公子也謂公女也左傳凡嫁敵國者公子則下鄉送之公羊傳築王姬之館于羣公子之舍蓋諸侯之子男女皆得稱公子也男服事乎外則祭貉取獸爲公子裘此豳公之子也當其時一家之人侯伯亞旅無不一心以謀農桑之始事一國之人海昌會語

卷一

幽風

三

老幼男女無不一心以報農桑之成功故躋公堂以祝萬壽至今垂數千年恍然如見其趨踰聞其笑語可不謂和樂者乎雖然三復此詩始終皆見艱難之意蓋今歲之事方完明歲經營又將感時遇物而興作也故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爲人主者知其豫而圖之則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懷保小民而不敢肆也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而不忍其饑寒無告也豈非王紫之根本哉

經義問答 二條

楊中詩

楊中詩問小往大來君子小人一消一長勢不並立自古用君子難而用小人易故君子拔茅其彙可喜小人翩翩其手可慮觀爻中平陂示戒復墮著象此聖人處泰之時而豫憂其否也苟比之既傷悔何及矣或謂嚴其防以繩君子寬其塗以化小人此果有當於包荒之義否許父師曰從來君子小人如薰蕕不可同器若說包容荒穢便是賢姦雜處不成泰和

世界須知包荒與下馮河皆是借象語呂氏所謂入荒皆我闔者正是大度有容之意如寬赦小過器使

海昌會語

卷一

經義 揚

一

人材以至民胞物與老安少懷皆是兼容并包處若邪穢小人豈可姑息養奸包容在位象傳明云外小人師上爻特言小人勿用其戒嚴矣

又問學術不明人品斯壞故扶植人品全在振作士氣士必能崇尚氣節然後可以出而有為苟名節有虧縱負過人之畧而本原一失其流不可復問近者士氣衰坊表廢砥厲廉隅目為氣質未融營心奔競自誇經濟通才學道絕續關頭正在此處今日所謂儒行便可為整躬厲俗之要否黃夫子曰白沙先生云名節者道之藩籬明道先生亦云東漢之氣節一

變可以至道流俗多言黨錮之禍由君子所激而一唱百和於是魁奇骨鯁之士絕跡於天下矣學問之事更從何處說起許父師曰儒行一篇守其規矩即是天子所謂成人充其力量庶幾孟子所謂大丈夫今日正須立定氣骨方可砥柱中流

海昌會語

卷一

經義 揚

二

海昌會講記

安陽許侯治海昌之四年作講堂于署之東偏堂成與邑人講學其中四方之士多至者先期戒行事選於門人學者以爲司講司監司儀司祝司記司賓各庀其事至日質明咸造于堂謁先師位執事之人各就列聽講者東西坐揖畢鳴鐘鼓宣白鹿洞學規司講十八人以次進講若經若書人一章每講司講者出位揖就坐展書讀畢先述師長之說而後以其說反覆之暢通之意盡乃止講畢下坐揖復位司儀舉不如儀者祠先聖用三獻禮奏樂童子歌詩司祝讀

會講記

祝中講會食司賓贊賓講畢終獻賓主師弟復就位有疑者以次出位問難司記記之既已童子升歌伐木之三章禮成而退先時天積陰至日開霽在講堂者二百有餘人環而觀聽者數百人終日肅然揖讓進退說如也辭氣聞如也志意忻如也先是姚江黃太冲先生嘗講學于山陰去歲許侯實迎以來自春涉冬凡六講至是先生未來侯乃與其門人取所講十八章更博論之爲義益精而其勤至矣唯學術廢而人材衰非一日之故馴至于今人心澆名節敗壞綱紀文章蕩然有志之士嘗思起而救之

然二三耆儒既深藏巖谷之下不爲時所推崇在

者又罕能擔荷其事天下多故一切取辦簿書有司救過不贍其賢者潔清自守而已何暇及教化以故舉天下之大而不知有學聖一世聰明秀異之士而爭鶩于功利不能自還許侯于其時乃獨奮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又能禮致名德宿學之儒以爲人師邑之士大夫亦遂歡欣鼓舞以贊其成其登賢書爲國賓者皆循執弟子禮唯謹吾于是歎侯之難能多諸君子之樂善知天下事無不可爲而有位者之果得行其志也抑未聞之學者非他學爲人而已爲

會講記

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自昔聖賢之言皆平易切近至當歸一而其後乃有朱陸異同之紛紛要其所爭在毫芒杪勿之間至其根本節目則無弗同者經傳之說具在學者篤信而敦行之皆可以優入聖域設也不從事于文行忠信而空談性天未能積學窮理而妄論儒先之得失意見橫生辨論滋有弊之適通都者不厭穢疾驅顧日按圖而索道里瘳瘳者不烹飪而侈談太牢之味其于我何得焉是故爲學之道規模欲遠操修欲近志趣欲高踐履欲實其目視聽言動其事于臣弟友其用兵農禮樂早作正

思坐言而立行以敦本之身為有用之學世道人心
其有賴乎若曰資論說為名高而已則非今日賢侯
所以勤學之意而何以副斯盛典易曰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同學之士尚勉旃哉來不敏
未嘗學問竊慕黃先生之為人而未得一見今以未
坐聽講犁然有當于心退而記之并綴次所聞以就
正于有道云爾丙辰二月六日吳江潘耒謹記

會講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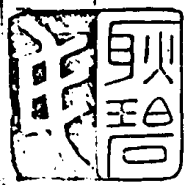


心攸哉言載道也曰銘心
告天初終貫而按簿省獨
表裏一而言政學也其曰
彼弛用張維臚且盱稱庶
政明且飭也君子讀騶虞
以為正心誠意之効夫効
則然矣惜乎詩不求而於
是乎有政錄之冊其南陽
撰作之遺乎以上太史信
而不誣天下之言也建武
之詔密令茂也謂能為天
下之所不能為名冠天下

沈序三

當受重賞拜太傅封褒德
侯食邑三千戶嗟乎令賢
之重若此况宏道絕德爲
不能爲倍萬于密令茂如
冊所紀者哉異日太史載
采詩苟舉向匕者十二章
沈序四

以騶虞効則然矣章乎何
敢肯
康熙歲次丁巳仲冬吉日
治年家弟沈珩拜撰



邑侯許公保障敘養實政錄



公名三禮號酉山辛丑進士

安陽縣人

定民心

當夫滇黔逆變鄰封震擾浙中溫台處相附
爲亂寧紹數郡伏莽而起者輒以萬計漸至
桐廬富陽多有草竊之徒聲勢鴟張民心搖
惑雖在郡城亦且戒嚴矧吾寧瀕海而處奸
宄時發驚惶不甚于他邑哉幸公以

實政錄

天子命來守茲土蒞任未久適逢其會觀此句句
卽遠慮曰寧邑東瀕大海西衛古杭倘有不
測不僅荼毒一邑抑且震驚省會矣愚民無
知豈識利害乎於是聲色不動鎮之以靜雖
羽檄交馳而若處無有又謂欲平大亂先除
巨惡密廉表花鎮倡亂朱纘之輩立拿解禁
而羣奸已交相咋舌攝公之威矣至鹽泉
如羊子嘉以太湖爲巢穴以海畔爲門戶
舟出沒狡焉思逞將有禍及城郭者公慮

內守不嚴則變興難禦爲之役民夫濠濠
濠卽以濠土培城而濠深丈餘城厚數尺矣
且懸今以十家爲什五家爲伍登陴而守望
焉然猶曰守禦有人矣而勦捕則未也顧左
右曰步快民壯獨不可用乎吾以團練之法
行之而兵不必募餉不必籌矣因捐俸置刀
盾弓矢鳥鎗各半分給而教習之旬日間得
健卒數百人擇老成技勇者爲之統攝每遇
望日陳之演武塲觀其進退有法步伐有節

實政錄

二

擊刺如神首尾互應而號令之整肅軍威之
森嚴殆有古名將風烈然猶未臬賊首也密
申符牒開會嘉湖勿使漏網又令邏卒探其
踪跡伏于要津公親提練卒數百會戰茗
雲追逐賊艘無何首惡爲遊兵所獲冒認茶
客幾至釋去而公使適至得斥指其紅始
獲臬示是時軍需孔迫羽書旁午一切糧餉
芟芻馬槽剉刀俱供應無缺獨是炮夫一役
小民以爲有死無生畏憚不前者而符命甚

嚴限期甚迫應募之人僅什之二三當其事
者不幾棘手乎公出誠勸獎給貲以安其
家賜食以慰其勞臨期則親送誥誡既去則
優恤家屬故應募如雲抵金衢而數無缺由
是思之當羣盜遙起之時邑之無賴閭不畏
死而善良之人駢足而立兼以巨懸嘯聚軍
需告急非公之鎮靜無爲指揮有法而吾
寧之少年任勇烏能不罹于鋒鏑而一邑之
烟火萬家胡得安枕而卧也哉此公之器

實政錄

三

識恢宏文武兼優之政也

籌邊備

內地渠魁雖云授首。保無海氛之不靖乎。邨落亾命。雖皆破膽。保無隣寇之不匿乎。此公所以早夜圖維。而不得不爲之豫籌也。徧觀四野形勢。西接仁和。率皆平原曠野。奸宄之輩。自屬難容。至夫南望海門。東連鹽邑。凭此汪洋澎湃之水。雖片板不許下海。而外洋之賊艦。可一帆而至也。北有地名張公洋者。離城四十里。乃二省之交界。三府七縣之錯

實政錄

四

壤素爲萑苻弄兵之藪。又太湖踵其後。尚有他盜藏匿。勦之則逆遁隣邦。不勦則肆虐鄉邑。爲害吾寧豈小哉。公咸爲之因勢裁制。扼其要衝。隨地設空。籌其永久。以爲南雖大洋。而緊要之咽喉。則在東之黃灣。黃灣設險。不能西擾城邑矣。因于尖山鳳凰兩山之間。築土城以蔽其外。卽以二十四牌。土着之民。每家出丁壯一名。給之竹鎗旗號。又擇驍勇善走者四十餘人。付之腰牌利刃。晝夜巡嚴。

實政錄

五

海上遇警。則用鑼。夜號則用燈。聲援則用砲。攻艦則用炮。而黃灣之民。向以海寇爲切膚之患。得公之備禦。無不安于衽席矣。至籌張公洋。則又有異海寇之掠出于倉猝。而奸盜之匿。乃在平時。不立法以嚴其防。不犄角以成其勢。盜不得而弭也。公爲之詳保甲之制。倣里軌之法焉。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人丁多寡。有無暫寄住宿之人。揭于各家門首。以憑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踪跡詭秘者。卽報。又于每日酉刻。持牌到各家照審。某家某處。幹辦少某人。某家有某幹辦。寄宿某人。仍通諭各家。有疑卽報。又今隣近二十五里烟戶。分爲鼎峙練鄉民勇壯者二百五十人。東警則西與北應。西警則北與東應。北警則東與西交應。支港有柵巨港有巡。賊欲犯者。拒之使不至。賊既入者。擒之使不逃。其故縱坐視者。罪從重。且

有事各執兵以禦無事。皆乘耒以耕。蓋以管子內政之遺。而成先王寓兵于農之制。可謂盡善盡美矣。丁巳之春。閩甌餘孽。糧匱思得乘間剽掠。艤舟十餘。直逼黃灣。練兵先出。遁報邑中。應以衙兵。星馳電赴。併力齊攻。炮矢兼發。而賊喪膽遁去。非其明驗也乎。卽西鄙團練之後。月餘獲盜線數十人。重法究處。至今不軌潛形。非公未雨綢繆。運籌帷幄之神算。曷克臻此。

實政錄

六

別奸弊

疆域既安。人心已定。而邑中之奸竇未塞。民雖不苦于盜。寧不苦于積弊乎。今試數而舉之。如捕與盜之相合。而爲奸也。營債印錢之交。爲盤算也。賭博拳手之橫肆無忌也。糧銀之懸掛。保催之勒索無已也。非一日矣。在鄉之民。畏盜之竊掠。而更畏捕之指盜。在市之民。迷于借債。而更累于賠償。里巷溫飽之子弟。比之匪人。而呼盧入局。市井游食之

實政錄

七

少年。習爲手搏。而猖獗非常。科征之按籍比較。每因上下其手。而完欠無稽。產戶之輸將有定。一經保催入鄉。而費用疊索。公于聽政之餘。洞知其弊。務期纖悉必除。不使稍有未盡。因爲之計曰。盜之不息也。由捕之養盜。則立限比捕。而捕寧肯代爲盜罪乎。捕之覓法也。每指民爲盜。則証據隣佑。而民豈猶爲捕害乎。營債之剝民。拷索在兵丁。而指使則由保歇懲之。而營債不止乎。印錢之

罰在欠戶。而貽累必涉伍保。嚴之而印鈔不
息乎。至如賭博之罪。律重坊家。不使坊家耽
于窩賭。而久積者。無所施其技矣。拳手之勢。
獨倚豪強。不使豪強得庇匪類。而恃勇者。有
以畏其法矣。錢糧完欠。自有卯簿。由比串而
額落甲。由落甲而對流水。則懸掛無由矣。里
催名色。屢經 憲革。戀耑者。不得易名而混
用。求復者。不得借端以廁身。則勒索不行矣。
今 公之治盜。初犯枷責。再犯從重。且限捕

實政錄

八

緝盜不因捕害民。而昔之養盜。自腰橫及無
辜者。其弊不已別乎。禁其歌寓。不令營丁之
入境。曉示里置。不令印錢之肆行。而昔之親
戚代賠。子女繫累者。其弊不已別乎。賭坊罪
及兩隣。禁博先嚴游手。廉拳師張天奇等。枷
示斥逐。而昔之博塞成風。技擊爲雄者。其弊
不已別乎。置循環二簿。以稽完欠。完者繳簿。
歸農欠者接簿候比。而胥吏無所受其賄。勤
惰無所混其施。里催之永革。曉示各門戶。

原缺第九葉

防海患

民害可除。水患難禦。海塘一役。非寧邑急務
哉。然海之爲患也。或十五年。或三十年。一變
近者甲辰之厄。洪濤泛濫。西路場一帶。漂沒
民舍數百楹。鹵灌民田數千畝。隄塘萬丈。盡
屬崩傾。潮汐兩汎。皆入廬舍。此固地運使然。
而亦當事者之不能挽回於未然。圖謀于先
事也。公豫爲籌度。而思治海之與治江河
不同。凡河可疏。江可導。海則不可以疏導也。

實政錄

十

狂瀾既倒。吾思有以鎮之。怒潮難撼。吾思有
以備之。鎮備既至。而海若猶驕也。斯惟吾誠
敬。足以格之。因謂吾寧之有占鰲塔也。循河
流之有底柱也。吳淞至寧。其隄如長虹千里。
而鰲塔突兀。獨標上游。前人建此。深得地勢。
今崩圯如是。修之殆不可緩。至覽東路場一
帶。塘下皆無木櫃。萬一有患。勢難猝禦。爰親
集里老。相其機室。增其木櫃。轉巨石以實之。
而東路之塘。屹如盤石。不減西路之堅矣。然

修築雖盡。未敢遽安。每朔望。必躬親禱祀。以奠安民命。捍禦疆土。忠

君報

國爲兢兢。誠敬所至。雖風雨不渝。且捐俸首倡。重新占熬。使七層摩蒼金碧交輝。更其名曰鎮海。然塔之于海。誰知其裨益乎。公德之于海波。誰知其默禦乎。無何陽侯爲虐。雪浪凌空。奔騰噬岸。東路場護沙數十里。不兩月崩裂。將盡里中諸父老。莫不蹙額曰。甲辰之

實政錄

十一

災復見於今矣。公曰。無畏也。余奉

簡命。牧茲海邦。凡捍患禦災。是余之責。今旣盡滅。竭敬以祀之。胥潮有靈。必不爲吾民害也。不然。而必欲與余爲難。余奚難强弩一射。以與潮從事。已而隄塘不損。沙岸復漲。漱漱澌澌。淡爲安流。非公力挽造化之功乎。即今平沙一望。鹽舍萬間。半盆煎煮之烟。如斷如續。大車任載之牛。成列成行。皆公之所賜也。故丙辰九口。邑之士大夫。樂塘塔之兩成。故

設社倉

陽侯不汎。小民安于耕鑿。年豐歲腴。孰有以已治已安爲憂者乎。公曰。爲政之弊。莫如勤于未事。而怠于安全。黎庶之情。大約籌其現在。而無有遠慮。今民衣食雖足。而備荒之政。不可不講也。按漢耿壽昌置常平倉于京師。奏言歲數豐穰。農人少利。故事歲轉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爲費甚繁。今宜糴三輔。分農諸郡之穀。以給京師。可

實政錄

十二

省關東漕運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名曰常平。民皆便之。至宋乾道中。民艱食。朱紫陽夫子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計米加息以償。自後隨年欽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元米外得息米三千一百石。貯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迨淳熙八年。下其法于諸路。以知常平社倉。皆足以

備荒而濟民者也。然立法有因時處置之方。行法有擇人助理之要。惟當踵其遺事而神明之。斯有利無弊者矣。常平之法。豈不甚美。而糴賤糴貴之資。何自而來乎。紫陽之救荒。有常平元米六百石可請。而吾邑無有也。

公以爲糴糶之法。師之于漢。歛散之方。效之于宋。而捐助之法。創之于今。寧邑方廣三百六十一里。每里舉好義鄉耆二人。置簿。從本里紳士富室。勸募樂輸。穀米若干。計數造冊。

實政錄

十四

一送縣立案查考。一存里中。收米囤貯。更令伍保。寫造極貧次貧人口存查。凡春夏之交。牧蠶插青。匱乏不足者。許至社倉借貸。其欲散之法。一遵紫陽舊制。至其出陳易新之際。價值高下之息。用作修城濬池團練等費。行之三年。民間莫不稱便。陳陳相因。無有缺額。在大家富室。有濟民之德。而閭閻窮黎。無惡聲之嗟矣。况收給在鄉耆。而吏胥無中飽之弊。輸貸皆本里。而貧民無遠涉之勞。較之。

荒而奏賑貸報可而委使者。相去不大逕庭哉。今也年屢豐。中民可自食其力。社倉之利。人未深知。倘不幸而災祲或至。民可仰給于社倉。而無鴻雁哀嗷之嘆。豈不食公之德也哉。使以社倉之法。上之。

朝廷。而更得實心行政。如公者數十輩。列之各省。將由一邑以至一郡。由一郡以至一省。由省以至在在皆然。則何患不至含哺而嚙鼓腹而遊之世哉。

實政錄

十五

其峻主行將畏志而臻于刑措矣讓田讓畔
安有不見于今日乎。

實政錄

十六

勵士習

至教徧及于頑民而彼都人士豈可無以鼓
勵之乎。公曰。文章一道雖藉以取科目而
實以端士子之趨向。勵士子之氣節者也不
爲之時課其工拙品題其後先校正其文體
則讀書之志必怠甚或習而爲權謀術數品
行卑下皆其漸也。況諸生之于余猶父兄子
弟也。父兄于子弟有磨礪之責子弟于父兄
有補裨之功。二三賢士胡可不近乃題一額

實政錄

王

于賓館曰。願見稍暇接見紳士于其中。所論
皆修德立行懲忿窒欲忠

君愛民興利革弊之事。凡有善言必拜而受之。

公之崇儒禮道抑何謙尊而光也。乙卯賓興
公領典闈事先期爲文祝天誓得明體達用
之儒爲家國光及入闈殫精研慮一時名元
傑魁皆出公門下而又于分校義經之外
兩總裁以他經屬公裁定。公不避嫌不
樹私援尤遴奇得士五十四人大半由吾

公水鑑榜放之日。浙人士無不慶歐陽再見而兩總裁復

天子命。嘗語人曰。向微許今君。孰勸盛典。惜未以四拜謝。公爲歎。公之起衰文而光科目也。其功豈在昌黎廬陵下哉。每季之課士也。視棘闈尤肅。坐卷拈題。各分字號。豫爲出賃布席。文告竣者。必進以酒。每揖而退。隆以鼓吹。選拔士類。毫不假借。故士之與其選者。如登龍門。文必付之剞劂。首刻爲第一觀。次

實政錄

至

刻爲第二觀。年來已數觀矣。試童子。必曰。此賢才始進之時也。曷可以髻稚忽諸。每試畢。必假堂事。謝賓客。清心閣。文但論文之臧否。不拘年之長幼。及門第高下。請託徇私者。俱不敢干。試時。必陳蔬設醴。以隆其典。拔前茅者。三試而後定。故數年以來。文風爲之一變。其間之獲高第。掄魁元者。皆公所夙拔士也。至其奠

先聖。祀前賢。尤所隆重。以鼓後進者。

文宣之廟。祭有常典。而邑之先賢。忠烈如唐之陽太守許公。及常山顏公。理學之最著者。如宋之張橫浦先生。舊皆有祠廟。前之祀之者。不過故事焉耳。公獨曰。

先聖萬世之師也。

今上有幸學釋菜之典矣。祀之者。安可不誠。許顏張三公。前代之忠臣。後人皆以爲法者也。曷可不敬。每上丁謁廟。先一日。率僚屬集諸生。視牲畢。齋宿尊經閣。待漏四下。盥洗易服。親

實政錄

至

視祭器。樂器。蠲潔齊備。然後鳴鼓序班。肅恭以祭。歌詩舞樂。濟濟鏘鏘。罔不中禮。而公于是時。實有至誠至敬。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之心。昭格乎

先聖。足令與祭之人。靡不儼若。至如歲祀。許顏張三公。必親定儀。祝先期。教演而祭之。誠敬如之。祭畢而退。每論先聖先賢。吾人之模楷也。人人皆可到此地位。又論器識者。功業之本。經濟者。學問之用。司馬君實未第時。卽以天

下蒼生爲己任。諸生爲學時亦當如是。公之勵士有然而公之自命可知矣。

實政錄

三

立講規

公于寧邑士子亦既砥礪人文振興學校可稱備至矣而又以爲章句之學無裨實用必須明體達用方成一代大儒蓋吾人一身所係非小天地待我而參贊民物待我而生成歷代帝王師相所傳之理待我而彰顯若不從身心性命之中省察克治于禮樂兵農之事極深研幾則進不能致君而澤民退不能尊德而樂道而堯舜湯文之統幾乎滅息闢

實政錄

重

閩濂洛之學何能續絕乎况

今上親講誠意正心

經筵之臣闡明聖賢理奧一時名公鉅卿講學不輟豈非聞知之聖起于上而禹臯伊呂皆得與于見知之列也乎寧雖東南一隅而士子林立安得不以聖賢之學一爲倡論哉爰于邑治之東創興講院自外至內凡三進中進扁額備述

皇上講學賜書勉勵大小羣工至意後名願學

堂下濬池如鑑。上橫一橋。堂中設

至聖先師像。旁立先儒周程張朱木主。公爲主

講。與邑中士大夫。按月訂期。論道于其間。院

中諸執事。如司講。司記。司儀。司監。糾儀。司贊。

司贊。皆選一時髦士爲之。講時。先宣白鹿洞

規。首五教之目。次爲學之序。次脩身之要。次

處事之要。次接物之要。又有童子歌詩。伶人

作樂。始歌良知之三章。終歌伐木之三章。凡

歌一章。樂一闕。所講之說。俱發從來疑案。闢

實政錄

美

前人所未聞。每講之日。師儒環而聽者多人

焉。由是積學篤行之士。聞風而起。遠方慕教

且重趺而至焉。因有海昌會語聖學直指諸

刻。公又著體由極見。量由學充。施由親始

三篇。宣發太極西銘。啓蒙正蒙。通書性理之

秘旨。而躬行之際。以敬爲主。故于公署。建告

天樓。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其于

君民之間。誠誠懇懇。念刻不忘。又顏一勝曰。隨

體認天理。觀乎此。而知公之自治之于

人。靡不本于此矣。庸齋魏先生于千里之外

聞而志喜。寓書于公。有曰。以名教蒼生爲

己任。非卽古人吾道南矣之意乎。噫。吾邑隅

處海濱。聞見不廣。士之爲學者。不過留心舉

業而已得。公之闡發精義。開闢迷盲。人人

如坐光風霽月之中。在其門者。莫不曰。不遇

公。則虛度此生矣。一時學者。皆稱爲河南

許夫子云。

實政錄

美

設義塚

寧邑士若民被公德者欣欣然比戶可封
型仁講讓矣。然未澤及先世隆及前賢也。而
公之政更有進海昌邑乘向奉

旨增修數年以來未能告竣。公蒞任之後卽禮
聘博物公卿佐以淹雅之士爲之類分卷彙
而其中之不僭不濫悉斷以義皆吾公斟酌
之力居多書成上之大中丞中丞公特爲弁言
以獎勵之嗣後公歷覽名蹟乃

實政錄

夫

興復古之思慨然曰匹夫爲善亦能表著鄉
邑流傳數世令人嘖嘖稱道何況前賢本至
性以發爲文章著爲勳業考其行事炳若日
星而凡廬墓游眺之所皆其靈爽式憑神魂
棲息垂之不朽者也詎可聽其荒廢不整乎
故于唐睢陽太守許公墓及讀書故廟宋張
橫浦先生墓及讀書臺俱葺之使復新又宋
靖康中太原總軍王公諱稟者當金師圍城
與其子俱入原廟赴水死追封安化王

祀焉在縣東二十步已湮沒不可問矣。公
因其後裔之請特清其址而新焉此固公
之仰慕前賢後先投契不忍其遺跡久湮而
一旦新之以誌其景仰愛慕之心也至如義
塚之設則更舉吾民而深其孝治焉吾邑貧
民親死力不能塋卽屬之火俗例相沿習而
不察卽有不忍遽焚不過停柩室中數世不
殯耳又不然亦暫厝田畝耳然親骨未歸窀
穸人子之心何安公曰人孰無孝思吾不

實政錄

完

爲之全其孝則吾負吾民矣捐俸若干買民
田之荒廢不治者一二處名仁孝大園勒石
以垂後世今貧不能塋者咸得穴于其中夫
澤及枯骨在昔傳爲盛事何意今日復見于
公乎且其於旅骨無歸者必代爲瘞之表姓
名以待其子孫又何用愛之深而代謀之切
也予是一時之人莫不服公之義頌公
之仁而邑中好善輩亦往往捐地四郊以聽
民塋今也過其塋見夫蔭木森森故墟遺壘

其間之子若孫。持斗酒。奠白骨者。皆感于春
露秋霜者也。而旁觀之人。有不動其仁人孝
子之心者乎。固知公之孝治所格。不僅一
邑。行將廣及天下矣。

實政錄

三

濬河渠

公之仁政已澤及民之先世。邑之前賢矣。而
更有一勞永逸之事。有以利民也。寧邑河道
無多。東有長河一帶。名曰下河。水性自石門
來。由北而南。至城環繞東北半壁。始東流至
袁花。北至硤川。其北條從郭溪分流東北。亦
匯于硤川。西有一河。名曰上河。水性自會城
經臨平。南入城中。西流出城。爲淡塘。又西北
出修川。廻環無間。凡田之在東者。倚下河之

實政錄

五

水。以爲灌溉。田之在西者。倚上河之水。以濟
桔槔。其形可易知也。無如土高河狹。支港淤
塞。每當夏日。兼旬不雨。則兩河立涸矣。乙卯
之歲。公應浙闈。放榜返旆。適當年書大有
民爭轉漕儲倉。而河水淺狹。難以任載。公
于是時。特興水利之思。爲籌開濬之法。自城
而東。至洄水橋。約二十里。西北至周王廟橋。
約十五里。直北至斜橋。約十五里。其法皆于
河底而論。濶二丈四尺。深六尺。岸旁業戶。從

岸至腹在百丈內者俱得出工幫濬委僚屬里老董其役越三日必親自查勘較其勤惰至其所濬淤土卽令其沃桑柘膏土田令下之日鑿鼓振興民之樂于開濬者且萬億計不三旬而功告成觀其開壅放溜舟航翔集轉運之力不勞商賈之艘悉至戴德者靡不謳頌吾公矣久之桑柘並茂鬱鬱葱葱黍苗兩穗千倉萬箱皆濬河之所致也開歲七月上河水涸禾苗俱稿自長安鎮至城二

實政錄

三

十五里河中淤土漲塞蘊隆爲害復深西鄙之憂公曰無傷也有濬下河之法在因下今于民其深濶工役悉如去歲之例但見萬夫屹屹如子趨父功成之日疾于下河又越歲旱魃爲災上下兩河田之枕其上者得濟矣而支港與中河之塊壩間堰五十餘處則猶涸也公曰支港中河之田獨非吾民之田乎開濬亦未可已不則值旱每盜決上河雖厲禁難止迨至丁巳之夏霖霖無施者兩

月乘時下令如上下河濬法而其功更捷故三吳巨港俱皆枯淺而寧邑新濬之河自西徂東自南徂北相去四五十里河中之水潺湲不絕苗之賴以不死者不啻數十萬畝豈非濬河之明驗乎自今以往遇旱則外港之水得來遇潦則驟漲之水無憂田之豐登不止一世寧邑之數十萬戶豈不食公之德飲公之利于無窮哉

實政錄

三

修庶政

公之治寧數大政亦既才德竝優。敘養兼至。故言其學問則內聖而外王。詳其經濟則允文而允武。此固百里不足以拘之。循良不足以盡之不亦卓乎。今古治平爲天下第一哉。若其庶政之修則又有可述者矣。如邑中南北二米。舊例貯頓兩處。南米貯城北常平倉。北米貯長安便民倉。相去二十五里。輸米入倉者。往往應於北而失於南。公特請之于

實政錄

三

憲令南北二米竝貯便民倉。收納可以同口。解省更爲近便。公之于民力恤矣。倉中保歇每爲民蠹。歷經憲革。陽奉陰違。公摘其尤狡。如匡明宇輩。枷示禁革。至北倉使費除脚夫斛手外。不容濫派毫末。以滋民困。公之于漕弊清矣。寧邑積有典販私鹽之弊。奸民周聖生等。通同隣邑。駕船典販。病商蠹國。莫此爲甚。公一一杖警。聽其改過。月朔望必令至縣書明。至今不敢爲非。公之于弊

政肅矣。奸民錢

攬納條銀。減價收民制

錢。分外索民火耗。下蠹民財。上玷官箴。重懲

永禁。公之持已廉矣。丁巳苦旱。公親率

里老禱于城隍之神。不坐乘。不張蓋。自朝及

夕。凡二至焉。至有願減已祿。無害吾民之祝

畫則蔬醴不設。夜則席藁露坐。呼號徹天。祈

禱弗懈。而甘霖大沛。田野沾足。公之格天

誠矣。官河之無塘者。剪闢以便挽舟。自郭店

至洞水橋。自斜橋至莊埠堰。又自郭店至後

實政錄

重

港橋各延袤三十里。三塘悉創坦途。雖其間或地屬石門。而民無不懽欣從事。呼之曰許公塘。公之利民溥矣。每遇朔望。必令耆老入謁。詢民疾苦。與胥役之需索有無。公之清問勤矣。烈女曹氏。立志盡節。百折不回。公作文旌表。親奠其廬。公之勵節至矣。節婦朱譚氏。壽滿百齡。旌以匾額。給以布帛米粟。公之恤養深矣。重法以懲蠹盜。蒲鞭以辱小民。公之用刑當矣。簡架賦不濫及。雖

歷駁不移。公之稅歛輕矣。却餽送斥。公之節操嚴矣。凡此者。未易僕數。自今以後。行之政。而及之民者。正未有艾。而吾邑之受福于公者。寧有暨乎。我

國家考課吏績。固有常典。而宏才大略。異績美政。世所罕有。若公者。可謂稱其人矣。吾儕親受其恩澤。躬承其教養。無以報公之德。乃僅述公數大政。紀載以傳之。蓋無一非公之實績也。是編當與古循吏傳共垂不朽。

實政錄

三六

豈徒一時揚挖之文也哉。

恭頌

許邑侯重修海塘詩并序

蓋聞時需王化。則川實効靈。國有聖人。斯海波不沸。卽如清廉素著。尚還合浦之珠。正氣潛孚。遂徙潮州之鍾。幸遇

西翁許父臺性靈淵邃。道術該通。推夫理。何維統接關閩。究厥經綸。自然志輕管樂。豈止神君止。慈母同稱。已哉。自蒞治以來。百務具舉。濬鑿施而桃花不漲。喜流水之湯湯。版築加而雉堞增。而笑漆城之蕩蕩。兼之文廟聿新。入講者片言。足高

海塘詩

一

標特建。登臨者作賦能成。邇者斥鹵之濱。泥汭所汨。預識馮彝之虐。惟期海若之寧。咨爾士民。川裏厥事。荷春鍾者有子來之趨。聽秦鼓者無城潛之怨。長堤浪却不須持弩。以射潮頭。孤嶼波澄。自可掛帆而拾海月。荆公營塘于鄞邑。當日爭傳。神庵登石于通州。今時再觀。敬矢雅音。永歌茂。吾邑屬名區。江海所環注。精龜扼上游。山。支流三泖通。洪波具區逝。南望會稽山。渺。憶昔海波揚。風濤互吞吐。咄哉陽侯驕。或者錢。一朝天關裂。島門豈能固。翁句沙氣昏。喧。潮聲。

憑陵崗阜低。齧岸崩塘路。樓臺逐漂波。井竈遊虛窟。
曉吹江豚風。夜吼穴螭雨。嗟乎民其魚。孰與蒼天訴。
一從我侯來。早夜整百務。費官榷楠新。濠池豁蒙霧。
浮圖摩蒼穹。巔頂浩月露。彈琴化理醇。豈煩戶家諭。
郭外桃花濃。桑陰春雉乳。海若爲清宴。天吳豈復忤。
奈此堤塘久。坍塌且朽蠹。秋潮或漲溢。禾稼損無數。
林廬陷巨浸。何況園與圃。天意不可恃。我侯怒焉懼。
乘秋亟鳩工。役夫紛沓聚。經營不口成。恍如子來赴。
陂陀且蜿蜒。何異長虹布。縱有滔天浪。遂巡不能度。
層樓縹渺生。三山仙可遇。瓊蟬還明珠。鯨人供織素。
海塘詩

海塘詩

二

往者溝涂廢。川港失其故。埋淤鬱不通。旱澇遂莫措。
久爲豪右資。民瘼恬不顧。去歲率丁壯。躬親畚鍤具。
撥淺更浚深。蕩然無泥污。豈惟利田疇。篙師亦易渡。
浦汭剝黃蘆。水田飛白鷺。吠渚旣已濬。復拒海潮汙。
芍陂叔孫謀。淪口文翁慮。漳流灌鄴邑。虛傳河伯娶。
鄭渠與白渠。後先相效慕。况築捍海堤。范公展高步。
似此卹民艱。九重喜而嘉。置之黼座傍。撫事俗以裕。
側耳閭閻謠。僉曰來何暮。

康熙十六年八月之吉

閩邑紳士拜撰

許夫子北山講學頌 并序

在昔良牧有四大事。曰鄉甲社塾。一講約以先。
化一保甲以弭奸宄。一積穀以豫賑饑。一義館以
廣育材。今皆視爲迂闊不之講矣。

夫子蒞寧三載。每春以酒勞鄉老。勸農積穀。每值
置義塾。教育幼童。每月令各面問講。聖諭兼寓
查保甲之義於其中。茲四事者。件件實行。靡不數
服古道。得見今日。至講學一道。攷我寧自大宋張
子韶先生。曾開帳一行。歷元明迄。今代七百年
所竟不知此舉爲何事。丙辰春。我夫子創建海

講學頌

一

昌講院。延名儒。闡絕學。歌詩作樂。鐘鼓煌煌。不拘
本境鄰邑。聽者環橋。我後學何幸。如身登三代之
世焉。嗟哉。此曠典也。又在四大事之上者。故特爲
之著講學頌云。

蓋聞帳設杏壇。聖學重儒紳之選。經橫瓊舍。賢科
增文學之光。故仁政以養民爲急。而大道惟覺世
爲先。自核樸風徽。東魯管絃不作。乃菁莪化邇。西
京鐘鼓無聞。文雖繡虎。雕龍潘陸。總非實學。詞經
與金噴玉。盧楊豈是真修。逮至宋朝。諸賢蔚起。太
極西銘。啓來學之秘旨。紫陽易洞。開往聖之心仁。

第百年以後。不無異說。紛紜而數世以來。端有真儒繼續恭惟。

師臺。履仁蹈義。緯武經文。德追四亞。聖之傳。學究五。大儒之緒。正心誠意。允矣河汾正脉。致知格物。宜哉洙泗真傳。兩通閭世道之日清。念彝倫之攸敦。飭三德。敦七教。惠我蒸民。陳五禮。修六樂。端茲多士。高賢遠聘。闡聖學于將來。碩彥充庭。造羣倫而朱艾。可講司。儼司記。有典有則。宛似鸞湖書院。問理問經。問數。式金式玉。依然鹿洞風規。都人藉藉。鼓篋析疑。髦士莪莪。孰經辨難。佳言滿座。不啻白

講學頌

雪陽春。藹氣盈堂。偃坐光風霽月。性天既開。遠儒慕化。以來歸理。學攸彰。羣彥聞風而至。止雖環橋之觀聽。無以過焉。彼壁水之景從。蔑以加矣。是則天人之奧旨。賴講帷以昭宣。河洛之淵源。由講析而不著。蓮溪峰上。精蘊共日星。偕麗象山閣下。微言與江漢齊流。行見大化起于今茲。懿德風乎奕禩。則雅同振鷺南宮。可以羽儀邦國。而瑞比翔鸞。左掖直堪。黼黻昇平矣。

康熙十四年夏五之吉 海昌閩邑紳士恭頌

恭紀

邑侯許公戡亂。殄盜防海。勵兵實畧。

公名三禮。號西山河。南安陽縣人。由辛丑科進

士。於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蒞任。

我海昌舊鹽官州也。地方寥廓。南濱海。龜赭山一帶。斥鹵煎舍。巨泉伏莽。實繁有徒。西北張公洋水鄉四達。仁桐德石寧三郡五縣界連之所。每多流盜出沒。東北黃道河。接壤鹽寧兩縣。及蕪郡之太湖。松郡之那湖。烟波上下。列挺聯綜。萑苻最易竊發。劫掠頻警。難清。雖承平日為猶然矣。若談山尖山外。卽一海大

殄盜兵畧

洋。寧紹諸峯。南望如咫。海寇乘潮作祟。向來有飄突之虞。明時有倭寇入內地蹂躪不堪。故設重兵以守之。後相延海島梗化不一。沿海備禦不時。故往制海塘百二十里。建置傳烽炮臺二十五座。各設兵額瞭望焉。明末越逆阻兵。本邑奸民多有附和成羣。假借義名。大肆焚劫。後雖就撫投誠。其間梟性猶存。鶩服未化。蒞是土者。多戒心萌暴。苟且因循。此我海昌難治之梗槩。實與他邑不等。人人而知之矣。自癸丑冬。許侯下車未兩月。卽值閩省變亂。四方羣盜紛然繼起。而邑中積孽。眈眈鼓翼。先是鹽梟羊子家。以私

殺人偵緝。逃竟聚衆作叛。結聯湖寇。晝夜焚劫。罕
茂。溫。莫。侯。謹。飭。地方。先。斷。絕。各。港。出。沒。一。面。通。詳。

各。憲。會。兵。勦。拿。得。天。網。不。漏。就。首。成。擒。廬。舍。稍。帖。繼
而。大。刀。朱。九。刺。而。蔣。芳。林。與。鹽。邑。大。孟。王。一。宗。等。歟。
盟。聚。衆。置。械。駕。船。公。然。派。餉。迫。脅。幾。成。災。難。滅。之
勢。侯。神。色。不。動。密。呈。督。撫。司。道。府。計。擒。之。策。先
以。帖。召。黨。首。繼。奉。密。票。捉。拿。不。數。月。間。渠。魁。查。聖。生
李。天。方。等。十。數。人。悉。獲。解。繫。而。寧。鄉。袁。花。鎮。等。處。皆
得。安。枕。帖。席。不。然。其。禍。豈。止。于。一。鄉。一。邑。耶。侯。曰。盜
首。雖。除。餘。孽。未。靖。邑。中。不。可。無。重。兵。彈。壓。會。僉。震。嶺

再查兵畧

二

相。拒。向。設。駐。防。兵。砲。大。半。掣。去。上。臺。因。有。團。練。鄉
兵。之。檄。侯。曰。寧。民。好。動。難。靜。與。他。邑。異。若。團。練。則。鄉
民。私。製。器械。奸。宄。易。生。莫。可。究。詰。是。相。助。爲。亂。也。紳
士。耆。老。慮。且。僉。同。詳。覆。上。臺。允。止。但。無。兵。則。無。備。
議。兵。則。無。餉。防。患。將。若。何。侯。曰。馴。民。多。恒。怯。而。不。振。
強。民。又。驚。驚。而。行。非。且。滋。擾。累。莫。如。于。皂。快。民。壯。中。
遴。其。臂。力。者。伍。而。習。之。號。曰。衛。兵。選。訓。練。有。法。悉。倣
威。南。塘。紀。效。規。制。分。爲。八。隊。繼。增。五。營。以。爲。居。重。馭
輕。之。勢。其。衣。械。器。具。犒。賞。豚。酒。皆。侯。自。捐。設。佛。詳。聞
上。臺。僉。辦。會。仰。遠。近。見。聞。莫。不。歎。服。爲。深。謀。遠。畧。

也。嗣。此。草。竊。不。萌。而。四。郊。之。狡。圖。欲。逞。者。皆。畏。威。伏。
伏。一。歲。內。除。久。案。大。盜。之。沈。芳。沈。奉。亭。二。人。而。翁。家
埠。等。處。西。南。一。鄉。始。安。除。夥。盜。行。劫。之。章。玉。亭。等。三
起。而。長。安。鎮。等。處。西。北。各。鄉。又。安。除。窩。通。大。盜。之。湯
三。一。人。而。硤。石。鎮。等。處。東。北。一。方。亦。賴。以。安。乙。卯。秋。
仁。和。亭。子。村。寇。發。勾。連。湖。孽。飛。徒。劫。餉。境。內。騷。然。各
會。勦。官。兵。屯。札。于。張。公。泮。水。鄉。西。致。流。盜。奔。竄。潛。匿
五。縣。交。界。出。沒。不。常。民。苦。荼。毒。受。害。殆。無。虛。晷。縣。中
衙。兵。去。卽。散。返。卽。來。卽。各。憲。數。發。兵。勦。撫。根。株。終
未。能。斷。可。奈。何。時。團。練。之。檄。又。奉。下。縣。侯。親。詣。張。公

再查兵畧

三

洋。箍。桶。橋。沈。墅。等。處。相。度。地。勢。嚴。稽。保。甲。遂。進。鄉。父
老。許。振。奇。等。而。諮。詢。之。云。此。西。北。一。隅。三。十。餘。箇。實
五。縣。交。通。門。戶。歲。苦。盜。劫。客。兵。徒。多。擾。害。縣。之。衛。兵。
一。時。鞭。長。莫。及。非。本。鄉。團。練。日。夜。防。禦。不。可。侯。曰。當
當。請。之。上。臺。獨。此。一。鄉。舉。行。可。耳。第。練。兵。不。可。無
工。食。計。將。何。出。父。老。曰。願。稍。溫。之。家。自。募。本。境。壯。丁
各。自。巡。防。勝。于。絲。穀。積。貯。爲。盜。所。空。因。選。立。蔣。奇。爲
箍。桶。橋。等。處。練。總。陳。有。道。爲。沈。墅。等。處。練。總。馮。君。甫
爲。許。村。等。處。練。總。每。箇。鄉。勇。一。鄉。長。一。佐。防。二。共。百
十。餘。人。鼎。峙。三。方。爲。犄。角。之。勢。不。分。晝。夜。更。班。巡。緝。

自此隣查不敢流突而身驚駭駭之地皆藉爲樂
安居矣迄今上臺停止各縣團練而獨于寧邑
禦皆頌矣之行止緩急爲得其要也其濱海之患自
順治十年間海寇登犯以潮落船欹失利而去之後
並未告警不期丙辰冬仙靈巡掃餘氛落魄歸洋多
有美潮窺伺丁巳春正二兩月尖山報寇突犯登岸
二次羽書告憲發兵防禦矣深謀遠慮以尖山爲
寧邑東南要地實杭省一大輪門可怪海防成書以
藉山爲杭省第一門戶者外也近者海鯨敢于窺犯
非特一邑之憂而所關于杭省門戶隱憂甚大以援

再查兵畧

四

兵不能控禦于猝犯卽駐防又皆虛應之失空唯有
沿海土著熟于險隘地利者挑選壯丁練兵習械需
事瞭望守汛則可防隙抵禦因與鄉耆顧明徵許君
吳等從長計定而居民亦皆踴躍急公共舉勇壯近
百人侯約束練習以張季玉祝連如等爲練總分四
隊晝夜守望且勵以兵法步作之要又築營壘製火
器濬深濠置土圍以此鄉勇前協防汛爲指臂後聯
伍保爲聲援直正有干城之固使海上游氛不敢
間試潮者豈特一邑賴以安全哉其鄉勇器械工
無出沿海皆煎鹽度日之家何能出貲爲需務亦

紳士大家勸輸爲助者疾曰不可爲常爰于前報
荒社穀內出陳易新量出于粒以資防費皆申明
上臺而鑒允者統而觀之海寧有兩大患其一爲尖
山不可不松禦也尖山與紹之澀海所南北相對澀
海呼尖山爲後海尖山稱澀海爲前洋由澀海而三
江而周港而臨山衛皆紹之沿海要地由尖山而澈
浦而乍浦而海寧所皆嘉之沿海要地故紹設弁兵
以固三江周港嘉設弁兵以固澈浦乍浦爲杭計者
獨可舍門庭而守之堂奧乎前邑侯秦公請撥水師
官兵二百名駐防尖山袁花擇老練宿將統之以爲

再查兵畧

五

禦寇急者當與嘉紹之設防並重而未果此前者合
三府艱于籌禦今則一面守之已著成效也其二爲
張公洋之不可不控要也此處界連五縣分隸三府
狡寇竊逞彼推此卻利害各不相關故易于叢亂且
四面水鄉上河下河支流小港四通八達賊多從太
湖而來路從西入犯在南北昔年邑侯秦公請重兵
數處設防臨平增兵若干長安許村增兵若干彼此
聯絡以防賊之南犯其嘉則大麻防兵若干石門防
兵若干首尾呼應以防賊之北犯又請申飭南北
弁騎角夾攻力圖掃除而後已此前者兩府防之

不易今則居中一禦輒奏成績也大抵疾之神機
笑以控外不如靖內之易爲力聯營不如獨斷之易
爲功其間戡亂弭盜防海勵兵着着有經濟之大道
在在著識見之先機年來講學以兼體用程材以錄
緯經我等一邑受其庇蔭異日方叔壯猷文武萬邦
爲憲其曷忘源流之所自哉而因于樂只歌頌之外
紀其實畧燦若指掌云

康熙丁巳年季秋之吉海寧閩邑紳士耆庶公梓

弭盜兵畧

六



序

邑侯許父母新政詩有序

我

邑侯許公名三禮河南安陽人辛丑榜進士癸丑冬
十一月蒞我寧邑甫及經年平允恤民鋤強靖盜
重學宮講鄉約復衙兵禁牧馬以及除大慙清漕
蠹種種政績美不勝書

督各憲諸上臺共相推重縉紳士民莫不敬服愛戴
之深口碑載道然皆已事至今歲乙卯間力行善
政爲通邑貽無窮之利益用志歌詠勿諉者卽事

海寧縣志

卷之十二 雜志

一

大端爰賦六章

一退潮

寧縣治瀕海距南城不數武爲海塘塘外平沙三
四十里碁置萬竈煮鹽其間更城居內外亦無慮
數千萬家率恃海塘爲捍蔽或時颶風爲虐秋濤
怒漲則沙塘崩圻城郭人民俱有不測之患每一
衝陷須大鳩丁民以補塞崩潰爲費不貲甲辰乙
巳間罹災特甚

兵憲熊公疏請開銷銀若干加以地方捐助築堤功
成然民間財力兩殫簷砌柱礎亦爲之空蓋海之

爲思如此。今乙卯秋波濤驟湧。吼聲若雷。沙塗
漸與塘逼。寧民惶遽。計無所施。公謂天道人
本相感通。唯以誠心爲百姓呼籲。因製祝文。具於
酒躬親祈禱。邀羽士修醮誦經齋壇。不旬日而海
已安瀾。向所崩潰者。頓如其舊。且沙漲三十里。一
望平坦。不煩一夫。不費一錢。而竟免於患。豈非同
天之誠哉。爲賦退潮之章。

鹽官百里遍弦歌。東澨於今漸不波。古岸春風成燕
雀。布帆秋色靜鼉鼉。射潮未許吳人異。沉壁誰教漢
武多。安得

海寧縣志

卷之十二 雜志

二

朝廷長借寇。盡將滄海變田禾。

一廣學

韓文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
解惑也。然父兄皆欲督訓子弟。延師設館。而窘於
束修無資。饗殮不給。故甘心廢棄。不稂不莠。及其
既長。未嘗知有詩書禮義之教。於是習於非僻。壞
人心而亂風俗。公下車怒然憂之。卽訪舊有義學。
捐俸遣師。翕然相從。因鄉鎮尚未舉行。公著爲文
序。力勸紳衿倡設義館。長安硤石各二縣市袁花
各一。皆踴躍捐助。延請名師。朝夕課誦。而無力就

學之成童。皆相與

而聽切礪。豈非成學樂之

哉。爲賦廣學之章。
教學相求不可運。誰能夙投質無師。成人有道開
教。小子如聞善說詩。東牖殊難修執贊。館餐何易
先資。唯公倡義開堂。與次第相傳入聖窺。

一得人

賢才養之平素。拔之一旦。非宏材碩學。不能別出
手眼。相士牝牡驪黃之外。此李宗敏和凝歐陽修
諸公。爲不可及也。明季黃海岸陳卧子兩先生。分
闢吾浙兩科全榜。並賴主持。稱得人最盛。我公理

海寧縣志

卷之十二 雜志

二

學主盟。文章宗匠。分校邪闢。爲諸房領袖。兩總裁
以近日軋苗墨裁。空翻時調。芟除評騭。必推重公。
公一以斯道自命。不存彼此猜嫌。奇材異敏。積學
孤寒。無不收羅。元卷既出其門。而一榜五十四人。
凡知名士。盡由識拔。人咸快服。主持公道。力轉文
風。爲數科來。未有之盛。至海昌一邑。中式八人。武
舉一人。雖皆薦拔之他房。何一非公平日作養所
致哉。爲賦得人之章。

驚峯桂子向人明。還借當年月旦評。市駿每傳千里
驄。扶輪不遣一軍驚。望中霄漢親鴻漸。海上蓬萊

皇朝求頂士。懸知門下盡替綴。

一儲穀

天地之大德曰生。災稔不時。賴荒政為補救之術。莫如長孫平之義倉。朱熹之社倉。公力做此意。勸民之稍殷實者。隨意捐穀。存之各里。每歲給發一簿。令鄉耆登其里甲姓氏。穀數以繳。仍着各鄉耆具報本畝。極貧次貧各丁戶。預先造冊存貯。脫有凶年。照簿出穀散濟。蓋民富平時。耻於列名貧戶。自非凍餓逼迫。必不肯濫登冊籍。及遇歉歲。雖差給衣食之家。不免妄求資予。公之立法。可云盡善。而又卽一鄉救一鄉。上無侵蝕之病。下無虛冒之虞。民饑我饑。何一夫不得其所哉。為賦儲穀之章。黃雲海上屢書祥。明牧乘時作社倉。閩粵經年勞戰伐。東南近日仰餼糧。久勞撫字先羣邑。更展糾繆試一方。庚癸不須煩國恤。太平井里自無荒。

一澤枯

養生送死。王道所先。今民之貧者。往往死無一穴之地。以歸藏遺。曉棺骸暴露。狼藉不堪。紹興間。公蒞今吾寧道。水旱。民復多疫。魯公命醫施。

海寧縣志

卷之十二

雜志

四

全活者甚眾。其死者。作叢塚瘞之。飭其地。

使子孫得以訪祀。我寧邑各圖。傳有義塚。歲久。

沒。莫名其處所。卽偶有識者。止一二分計。所由死。

多暴露。或甘心一炬。名曰火化。亦莫可奈何之事。

也。公曰。死葬一道。視生養更重。欲民德歸厚。當先。

爲之所。爰推錫類之仁。廣置仁孝大園。每園內侵。

佔者清出。窄小者克拓。絕無者捐倡。著爲勸約。地。

方之好義者。皆承風捐助。共成美舉。縣市郊外。先。

置三處。硤石。袁花。長安各鎮。每創一區。各圖清出。

不一。自今而後。凡爲人子者。雖貧不具禮。皆得杯。

海寧縣志

卷之十二

雜志

五

土蓋棺。永挽暴露火化之積。公之思澤及枯骨。

大矣。爲賦澤枯之章。

黍雨棠風慶樂胥。黃泉白骨更吹嘘。磷收野土松雲。

暗。碧隄荒原海霧除。共服賢侯稱卓異。轉今邑子識。

周初。况兼鼉穴波瀾靜。嵩里千秋向隴虛。

一濟河

水利與農田相表裏。水利不興。欲農田之升。不可。

得也。海寧諸堰。開歲久圯塞。水道漫淤。連雨則易。

溢。稍晴則易涸。水不獲聚。田無所溉。明季林公。嘗。

力爲開浚。然民間特奉行故事。上不加潤。下不加。

深泥沙瓦礫不久如故。后順治年間。秦公亦老作雨而止。我公爲民興利申請。

各憲多委僚屬。自演武場橋下至渾水石橋。計二十餘里。分利濟斯民。四字號自城北一帶至郭店東北後崗橋。西至周王廟橋。各計二十餘里。分補恤于天四字號。限日鳩工。上濶二丈。下深五尺。委官五員。糧捕二衙。得利補字號。藉山巡檢司得濟。賊字號。許村塲大使得斯于字號。石墩巡檢司得民天字號。凡民田地百丈以內。每畝派開八尺。五十丈以內。每畝派開一丈六尺。其西門外。澹蕩並一

海寧縣志

卷之十二 雜志

六

切支港。以次開濬。羣趨若子。厥功告成。公勞民。民亦勞公。旬日之舉。可以享澤百年。公曰。盛世民待命於上。末世民待命於天。使節宜無遺。旱澇徒嗟。豈所以挽回天行。調燮造化乎。我民歌之。爲賦。清河之章。

往事曾傳鄭白渠。長川碧影近涵虛。迷花古澗初容艇。繞舍寒流漸有魚。已覺官心清欲似。更看民隱喜相於。豚蹄此日迎田祖。稱黍年年自滿車。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

日閣

公刻

國全新

原缺第一至四葉

讀禮偶見

五

一悟事天。拾頭見日月輪轉。星斗燦然。識吾身元始。不月再爲立像。孔子修春秋。作孝經。每夕必持筆示。折良久。既成。復齋戒。向北斗。自陳著書之意。感赤虹降。化黃玉刻文。孔子跪受。又邵子每以清晨炷香。謝天地三光。是皆一氣感召。有真寶流貫處。余是以每夕有禮斗之舉。以日鑒在茲。作戒。慎獨工夫。行之久。自覺呼吸可通焉。

一悟敬聖。蓋天地既爲吾大父母。古聖人原爲吾大宗子。以魯司寇爲百世不祧之主。固也。然此斷當用像。廟廡巍嚴。體相尊嚴。依類求神。且肅人瞻視。木主之改。殊覺不必。觀曲阜存有石像。

三皇五帝。且各有像。何獨不然。余家塾。供有魯司寇大像。得自蜀府。由曲阜請來者。又有七十二賢像。請自浙庠。宋高宗時。筆文者。文像武者。武像。每瞻拜。如聽金聲玉振。見宗廟百官之富。絕不同冷齋木豆之岑寂也。

一悟祭祖。在邱壠。愈于在影堂。墳墓定在。而祠堂無定在。古人云。勿輕去墳墓。是也。但祠堂止便家人晨夕展拜。有大舉。仍當在墓祭。何也。先人遺魄在焉。衣冠葬焉。神之格也。較宿尸影堂尤易依附。不更親切耶。余家展墓。歲時分行。自壬子約合族公舉焉。每年四次。余家主之。先期增土。理松楸。至日早祭土。

祭分班公拜畢懸殿詞再拜分昭穆餽惠畢再拜別蓋廟制限
有名分影像難于婦女此則幽明全無彼此之分祭享再無不
達之處異世同堂儼儼如聽直與先人陟降一精神中矣家禮
云墓祭非古不必泥

苦所記言

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夫曰敬則情
文內外具備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自答林放寧戚之句來
非全論也蓋禮兼本末單逐末固不如單重本如祇重本而全
無事于末豈禮之至耶譬人子居喪而哀至于滅性所謂瘠爲

讀禮偶見

六

下也卽不至毀而滅性而哀之誠是矣使三日內三月內凡附
身附棺者一無所事遂曰禮乎此敬爲上必質文兼盡之說也
寧禮於喪禮全載經文節皆至性必極之處中有備而用不
及者變通之不一可也其他尚有俯就人情告減者亦有大禮
久失折衷諸議未定者後人但以直精神體出古人制禮之深
義或當以經文爲本不必膠夫後註或當國制爲遵併不拘
夫舊圖或更有古經未載制未詳竟當以大義裁之不可拘
乎流俗文公家禮還當同會典折衷一番庶古人之精義因后
人之神明而益出先以三件表之

經既有筮宅筮日之文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前輩但
惑陰陽抱忌而久停喪屢遷葬者戒則可也必抹煞此說不令
信相宅選期以襄大事是未達天有文地有理鑒之精義也天
大父地大母件件無異諄告聖人仰觀象俯觀法事無異祇
承況人生有自來死還造化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何處
不然古者葬地葬日俱以卜筮爲定經營相度政其精神與鬼
神相達之一路若與地師惑衆之言一槩抹煞可乎哉辛亥冬
先君子孝祀公歸山諸事先筮神後告卜靈前占從然後舉灰
厝營製周月菜合三物以人力補天玉也葬日始以三台書擇

讀禮偶見

七

之繼以選擇期斷之終筮神前幾費籌香總期以補山無妨化
命爲主迫臨期早祭后土後安葬於時之前五十餘人合衆
不動也諸人駭之數次如故幾於人力窮矣及以日晷照直至
正時正刻忽然前行諸人又異之若有物焉憑之日吉時良乾
謂鬼神之神不顯然昭著耶所當以經文爲本不必膠夫後註
此其一

喪服查古禮與今制不同者有數件父爲嫡長子斬衰三年母服
齊衰三年報服也孝慈錄減期又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服期
庶子爲所生母齊衰三年爲父後降嫡孫父卒爲祖母若

讀禮偶見

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祖在服期加杖。儀禮也。孝慈錄俱改斬衰三年。且不註父在。祖在。嫡母在。降。又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士嫡子眾子為庶母。總麻。孝慈錄改齊衰杖期。三殯服以次降一等。孝慈錄省婦為舅姑。期。唐始定齊斬從夫。曾祖父母三月。唐增五月。叔嫂無服。唐始定五月。會典俱因之。嗟哉。詳察先王制禮家無二尊。又至尊在不。敢仰其私尊。此中精義最有關係。又王侯與士夫別。無如歷代增定。若似從厚。國朝律已著為典。煌令甲是則為一代之意。章誰敢干之。可嗟者。鄉曲儒生猶執家禮舊本。互相傳說。既未見會典。又焉知更制。即瓊山儀

節潛谷補註。升庵手訂。諸書內。今制二字。亦不知何謂。身在士林。值生母死。援嫡母在全。不終喪三年。所在有之。豈知服官者解任。自宋元明迄今。率遵耶。再查古禮。庶子君在為母練冠。既葬除君卒為母大功。至大夫在為母大功。卒為母三年。無餘尊所厭故也。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眾人士。卑無厭故也。是則古與今士大夫之庶子為生母俱得終制。唯君之庶子被厭不得伸。猶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權為制。飾雖抑。猶容有三年之哀。以上載在儀禮會典所當精究。故曰。當以國制為準。並不必拘夫舊圖此之類。

讀禮偶見

九

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然俗有斷不可從者。他且勿論。如父母死。卒哭以前。稱哀子。哀孫。卒哭以後。稱孝子。孝孫。此等分別。就既虞漸吉。各有義存。乃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果何說也。儀節註。俗久難變。姑從亦可。實大有未安者。言不順由于名不正。如前母之子。值繼母在堂。或前母無子。係繼母有兒。遭父喪。稱孤。不稱哀。疑無前母。稱孤。兼稱哀。無別于繼母在。又若庶子父歿。嫡母在堂。而喪生母。稱孤。稱哀。疑無嫡母。稱孤。不稱哀。不顯其生母亡。種未安。甚至滋變紛。如是分別。何如不別為愈耶。嘗想父與嫡母並生。母會典既齊斬衰三年。今代因之。

無分別。此後不拘父母。或前或后。喪嫡子眾子。俱為斬衰子。庶子為所生母死。寫斬衰子。嫡子眾子為庶母死。寫杖期子。既合國制。又無嫌疑。做期服生功服生等例。不亦理順心安耶。此古經未載。服制未詳。以大義裁之。而不徇流俗之一。

禮有一節一事。而關生民日用之常。且富有精義。不可缺失者。當補議之。以待修明之君子。蓋道理從源頭看徹。方知天統乎地。地包在天。故坤卦曰。妻道也。地道也。臣道也。妻視夫。無異為子。視平為父。則母不得與父同。明甚矣。先王制禮。父斬母齊。又別父在為母期。所以表父為至尊者。義何精也。大明會典。齊一。

哀且不分父在與否。大失天尊地卑之義。今欲少變通之。如
是斬衰三年喪也。父在母死。或生母死。當稱齊衰子。有別于父
不在。果父先歿矣。得伸其尊。仍稱斬衰子。又祖在父死。而值祖
母喪。當稱承重齊衰孫。有別于祖不在。果祖先歿矣。得伸其所
尊。仍稱承重斬衰孫。其心喪服制。俱准此。乃見家無二尊。有至
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之義。則大道得矣。于理更順。于心更安。精
心于道。自見何也。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凡人知有
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尊父者。人道也。聖人敬天之道也。又
叔嫂無服。經著遠別之義。唐始定小功。宜遵古削之。又貴臣貴

讀禮偶見

十

妾總禮有正文。晦庵家禮。附在小註。而諸本皆畧之。此亦爲缺
失。何也。既註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齊衰
杖期。則公士大夫爲貴妾。總士妾有子而爲之總。此二句。斷不
可少。宜遵經筆之蓋義。有淵源。禮不云乎。君所爲服。子不敢不
服。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又由本及支之道。豈可禮經載
之。而諸本反遺之耶。是二議。又可補家禮會典之所未詳。尚望
修明君子。條議行之。

雜錄八則

家語曰。刑不上于大夫。禮不責于庶人。故文公家禮云。庶人

原缺第十一至十六葉

人從聖經誠意。致知。來着眼看聖賢。定從原顯。透其
功夫。體量。俱有歸着矣。何得差却一線。

伏羲一畫。到堯舜允執厥中。夫子曰。易有太極。兩番表章。方顯而
虞廷一中。經夫子闡發。仁字。孟子道性善。前后揭出。益著總之
原頭。從天賦來。夫子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數在爾躬。商書曰。
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後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卓然爲
諸儒之冠者。此也。程子主敬。本大學。朱子窮理盡性。本中庸。各
有見地。知得入手。唯曾子仁以爲己。任一。句承擔。真是盡乎人
全乎天。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再無他說。所以稱得一貫之傳。

讀禮偶見

七

孔曰。一貫。孟曰。道一。要知千古內聖外王。做的原是一件事。存
原是一個心。拿住這個頭腦。方好去讀六經。評百代。講道論德。
乃有歸着。一者何也。爲上帝立心。爲生民立命。是也。試看天地
猶憾堯舜猶病。文王如帝。禹稷已饑。伊尹已推。夫子老安
少懷。其念悲天憫人。曾有異同否。以此論來。其他禪學曲
學。不闕而自遠矣。前言八命。試道之自來。此言生民究道之
宿。承擔這一件事。非聖人。以一身任之。其誰責哉。

余自戊申悟出。虞廷一個字。竟是吾道。一個指南針盤也。以
悟之。堯堯曰。咨爾舜。一。即上面開口。喝出一天字。隨以一口中

讀禮偶見

字安在爾躬上。下面承接四海困窮。是一個人字。明中在天人之中。字圈內一立畫。卽一針相似。上炷定天心。下炷定人心。卽樞紐磨臍相似。六間四面八方千變萬化。隨時旋轉不定。總上不失天心。下不違人心。爲主所謂中也。試觀禪繼放伐。代代舉事各別不同。卽所謂旋轉無滯者。其當天心順人意。有一踐其針鋒者否。耶天之數者。此針盤也。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千聖相傳。確傳此上應天下順人之針盤也。故曰一中之統。承擔得起者。以一心而上察天心。順以一心而下揆人心。協方可傳。方敢受吾道承擔。謹嚴如此。不則註以無過無

六

不及不則求之未發時氣象。又不則虛擬空洞。此心此理恰好。處總屬古今影響之言。令人何處捉摸。卽以此認中字。痛快千古。從來帝王一身。承天治人者也。惟命不于常。尤在得衆心。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玩湯誓天視自我民視。二句益見易稱湯武應乎天而順乎人。余覺外王內聖相承。無非此爲上帝立心。爲生民立命之針盤也。常想備一中之統。莫如孔子。不惑天不尤人。每嘗自矢至老安少懷。無念不以仁爲主宰。已得一中之精髓。而仕止久速。剛定贊修。無事不隨時以爲妙用。更得一中之神化。天人叶應。有承擔之德。無承擔之位。故分作之。

之惟毫無異作之君之學。蓋因三代而後。氣化分。君師之統一路。承擔不住。合兩路同做一件事。以建天地不悖。以俟後聖不惑。針鋒一樣不差。更見天心之窮變而通久處。譬一世德作求人家。其宗子承擔不全。又不可廢墜。寧付別宗分任。總不失高曾規矩爲快耳。

嘗讀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節。悟出夫子見透古今氣運之分處。三代而上。道統治統未分。爲君兼之作師。爲師兼救君道。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承擔中行之統者也。三代而下。任治統者。不乏五百年之名世。然能救拔生民而求事合乎聖

讀禮偶見

十九

道。恐不能所謂行不掩言。大抵屬能進取。狂者一路人。得中行之神者也。繼道統者。漢有董子。隋有文中。宋有周程張朱。豈非直接知覺之任者哉。使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斷不爲所謂守死善道。大抵屬有所不爲。狷者一路人。得中行之骨者也。嗟。氣運翕而復聚。聖道代。當與有氣魄。又有節操。何患不能承擔中行之統耶。或問道統相承。俱爲上帝立心。爲生民立命。不嫌于兼愛耶。從何處入手。余曰。非也。道有淵源。行有次第。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此

嚴父配天爲人首。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勿
吾初以及人初。孟子所謂親之而仁民而愛物是也。雖至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咸若。總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意。量
圓滿處。余嘗言孝經爲六經之母。每朔望家祠展拜。后對北斗
虔誦孝經一遍。如在某月。卽將某月令一篇誦一遍。覺此心豁
然。見聖人與天地民物無一時不有。眞精神相貫注。無一處不
有。眞經濟相節宣。又覺大易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弗違。後天奉天時。原非泛泛言理實
有其事焉。不但王者當修其政。吾儒修明聖學。何一非自己身

讀禮偶見

子

上關切事。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
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尚覺上天
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碍否。眞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
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天之心。千古內聖外王
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否。彌綸世業。是從此處入手否。
深思自見。行久自知。

天生萬物。人爲其靈。人者天地之心也。聖又爲人中之靈。代天而
爲民物立命。如宗子代大父母。綜理家政。教養子姓。職分在此。
所以慰悅天心。在此。所云立命者。既令遂其生。又令復其性。常

則保其治。勿使之亂。若則撥其亂。反致于治。俾民物永久遂生。
復性而天之心乃慰。天之職乃盡。此王道也。聖學也。所由開財
源。節財流。用天分地。以養之。明經術。考黜陟。明倫分。職以教之。
不得已。策其不前。戒其不率。而刑焉。更不得已。征其不庭。伐其
不共。而兵焉。是以秋冬佐春夏。貞下起元。合以成乾元之德。事
所必及。道所必全也。漢唐後王道衰。聖教失。二三大儒出。認出
宜聖爲正宗。遂排功利。黜虛無。修明正教。不當受草萊而遊周
行。有功前聖。與後學確實功德。不在禹下。但謹嚴太甚者。單功
名教。辨正經書。真如日月經天。山河行地。不可移易。日排功利。

讀禮偶見

子

遂亦不得功利之效。亦似生養一道。全賴聖學也。而愚貧患
寡哉。王道也。而不富不強哉。又全重文事。一切理教之學。耕戰
之書。損爲外道。日黜虛無。不覺自陷虛無之弊。果眞喪亂之世。
難挽而聖學也。止經文不緯武哉。王道也。止撫治不救亂哉。嗟
嗟。欲長治不亂。天心也有治必有亂。天數也。大聖人直順天心。
挽救天數。所貴有學術在。雖制治未亂。原有救流救本之先著。
而治日恒少。亂日恒多。必有補天猶憾之大權。經曰。造化生心。
宇宙在手。有其心。必有其用。勢有絀而道不窮。如曰。無道則亂。
竟是獨善爲賢者。嚴出處。則可耳。以語大聖人爲天地立心。豈

民物立命之道則不爾也。

余嘗考孔子之道尊顯自董子崇祀自唐太宗而反晦自唐元宗以後何也以太公置廟二八月上戊祭如孔子則疑太公專武孔子專文何其謬也又考成周四代學祀舜禹湯文而熊禾曾議太學祀典宜自伏羲凡二帝三王以及稷契皋伊等至孔子則道統豈不益尊耶余嘗叙道統圖以孔子立斯道之祖爲前廟溯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爲所自出之帝作後寢然其稷契皋伊皋伊尹萊朱傳說太伯散宜生周公太公箕子衛武遂瑗爲后寢兩室之配享至四配十哲七十二子原係前廟

讀禮偶見

三

嫡派昭穆配祀廟內矣而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諸儒亦係正派小宗爲前廟兩廡之從祀自乙巳年先君子與余小子曾有祀議一首卽嘆武成廟宜去方顯孔子非專文此祀不辨正既隘聖道似吾邨止立德立言不及立功能撰文不兼奮武但黼黻太平全不能戡亂返治是自以迂濶于吾道矣試思孔子作用何德不優孔子門牆何材不備哉此後從祀孔廟亦不宜但以著述有功經學爲憑如各代武功而兼名教之扶名節而開綱常之大綱濟而宏振持危之效者斷當嚴酌幾人從祀兩廡方見聖教不單以文爲重也如果以義農以下併授契

祀孔子后寢見孔子以靜聖承勳王道統直接羲農黃帝堯禹湯文武之傳而道系益尊再以現在從祀諸賢外竟條議人張留侯諸葛武侯關壽亭侯狄梁公郭令公韓忠獻公岳忠武公等人列祀兩廡俱爲綱常名教作干城者更見吾邨接緒孔子全體大用無不具坐言起行無不效世治世亂不可一日離吾道與治撥亂不可一日少吾儒而道系益大如是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將神靈亦安茲謹遵道統源流一爲序述卽孟子自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子意不敢忘本本水源之義聖明在上果有富制作之臣條議行之眞見外王內聖治統道

讀禮偶見

三

統原是一件事有功孔子並有功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不在此中表章聖統而單在官牆內仍分派頭愈謹嚴愈狹隘而望吾道日以尊顯哉能見天心方知聖道之大能徹透天人理數方知道之活而實用處子曰天何言哉記云四時流轉風雨霜露無非天教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地教向亦情然今節七驗之方知確然又洪範載雨暘燠寒風與人之貌言視聽思相爲徵驗向亦謂關切人君今始信關切人人如每年七十二候每月六候每一候皆五日每一方人心風俗不同每一方上應氣候不同若合符節

天心仁愛。預告於星月風雷。又散滂靈於草木鳥獸。何物不切。人誠能積善感格。轉移節宣。只要專精致一。而天地之氣。我矣。天子占四海。諸侯占四境。下民亦可占一方。普見星光。猶天白必主水。赤必主旱。青必主病。一方地氣。應星光而變其色。豈星之本體。方位。繫論天下哉。留心聖學。自知。

共城孫先生曰。聖人希天學問。須在物上討個諦當。此合天載物。則一以視之。如此。益信大學格物。即是透本及末。徹始見終。大主腦。何必費許多辨駁。又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與知統錄。互相發明。真是見透。

讀禮偶見

詩

天人物則原是一氣一理。聖學根宗。更有何說。至謂聖人志學。到知天命後。耳順從心。行住坐臥。刻七皆與天游。此物此志哉。

請正 魏先生書 癸丑三月

三月某日。禮頓首啓。禮生愚鈍。始承祖父教。繼受先生範。毅然有必究聖學之志。讀宗傳。答問等刻。討得有入手把柄。得手實據。行之久而漸有驗也。蓋唯聖希天作聖。即爲天之孝子。最親切直捷一路。因顧端文先生言。中庸天命之謂性章。從未有人生前說起。大學聖經章。從既有人生後說起。及細看釋則明。傳顧從天之明命句。與天命之謂性章。何常有異。乃嘆夫子

子思子提出一個天字。直從此道源頭處。一眼看透。本體亦是工夫。分量總不離。是所謂戒慎。惴惴。直刻。有上帝臨汝之。稟散不遺。欲存理耶。五性。即五倫。天所全賦。不躬行實盡。則獲罪于天。天民與天物。我所皆備。不生養知覺。恐大負乎天。倘在上帝前。作一不孝子。此身如何容得。以此存心。用功。大學所云。格致誠正。齊治均平。不俱統攝在此耶。以知止爲始。不以知終也。以修身爲本。不獨身已也。必至天地位。萬物育。方完得明。德于天下之願。乃可對越上帝。而爲孝子。以此質六經。考千聖。尚有異道否。豈非直捷把柄一路耶。又孟子曰。盡心知性。則知

讀禮偶見

詩

天以存心養性爲事天。禮今創轉行之。先以知天事。天爲存養工夫。每日晨夕。定省家祠前。隨即禮拜上帝。遵吾夫子作經。拜與趙清獻。每夜焚香告天。蓋事父母。儼對高天厚地。而事地。直如事吾大父大母。不敢存非心。作妄舉。爲天地父母。隨之半年。身心漸覺乾淨。志氣漸覺清明。每日看書。覺有悟入。朔望占筮。半月內。休咎可以預知。夫子曰。知我其天。只在此。嚴爲質對。此外虛名浮事。何庸心焉。前請教天理數。透徹。去進步。大聖人不但寡過。更求有功。踏實力行善事。且樂與人善。直到格天立命田地。乃是作聖實着徵驗。以此立志。須自

不息毋忘天行一健字也。兩月未候敬以近日所見請正。生翁侯指示爲望。

崔文敏公謂吾道一貫是箇孝字。向余謂是仁字。今信是一說。

也。仁統四端兼萬善而孝又爲仁之本。故曰百行原乃貫徹于

地。民物之根抵也。余曰孝經爲六經之母。益信。

帝幸介雀之德而亡。乃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証大戊致五

藥而昌。是以已逆天時得禍反爲福者。証夫子曰災妖不勝善

政。寤夢不勝善行。信哉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

也。

讀禮偶見

其

孝經曰居上驕則亡。爲下亂則刑。在醜爭則兵。三者不除非孝也。

日子對哀公曰凡死疾死刑死兵者皆非其命也。唯智者仁者

壽。壽二者想之。格天立命之學。端在孝子。春秋謂聖人以天自

處。康節先生曰能循天理動造化在我皆確至不易之說。

聖學互表章。至今日亟矣。患在謹嚴繁重。初令人視爲絕德。若必

不克到之事。繼令人視爲淺漠。竟似不必到之事。所以二氏學

乘隙起之。設省便捷徑一門。先叫人看着易開禧福徵倖一法。

又叫人爲着喜。假受罪輪迴一路。且叫人聽着怕。凡夫俗子

得不受其圈套也。雖然聖教彰明吾鄙中豪傑輩出立志聖學。

讀禮偶見

其

嗟哉積保連甚長此安窮哉。平心而論。豈異教之惑人耶。聖

道者之過也。顧聖道雖不以小效小康見重。寧但以謹嚴淡

漠爲事哉。乾易知也。坤簡能也。何嘗繁難耶。欲仁仁至。何嘗不

捷便耶。天爵修而人爵從。何嘗無福利耶。六事責而甘露降。一

言出而星退舍。何嘗不却災消戾耶。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淡漠云乎哉。嗟哉聖道至此真可適

哭流涕者也。上天下地而我爲人。自古後今而當斯世。致君

民而抱此學。則茲第一流事業。伊誰人任。若聖教不之念。王

不之畏。單單以禍福爲念。余恐成患得患失之習。亦將奚憂。

道理有消長而扶抑之責全賴吾師。試看大聖人做的。俱裁上流。

實地法。下學而上達。盡人以全天。故理一、分殊。殊金同歸。總之。

內曰我儆最上乘○天未生霸之道也○此以新明憲之說而全置

[illegible]

讀禮偶見

艾

君子孝祀公曾有一辨曰中庸言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知過

直○或○皆○殺○貪○淫○破○不○惟○不○殺○在○丁○罪○奇○不○殺○不○惟○不○殺○又○能○日○

者亦○不○惜○不○淫○並○去○室○道○亦○斷○明○係○短○枉○太○甚○似○賢○知○之○過○

[illegible]

儒言學言治不離三綱五帝不外天地民物兩氏全不判然不

兩氏以可竊之端。噉之。是講聖道者。近於兩氏。何嘗是兩氏來。

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虛靈不鍊則滿之矣。又如魯語號中。

氏可自而止之。卽且講公學。空空同。六弱。六行。高之。一。終。

敬有離君臣父子國人之明德哉有外寬信敏公之執中哉干

先生疏請文廟宣聖仍定髣像最是不惑瓊山先生說也又

議禮偶見

廿九

也○所○闢○非○小○凡○刻○行○三○教○等○書○者○俱○勒○令○更○換○方○是○

心何所從豈言不念豈一途而不理工夫開具盛氣

何嘗單講心學再玩子引堯曰答爾舜箴取四句何等

數在爾躬天既以歷數屬之爾也卽當仰承乎天

知必自己有道心終能安人心而操則存舍則亡出入莫知止

徵也。又何如操道心以集人心。此何等事。非知之明處之常。不可故惟精。又要惟一。所謂允執厥中者。或權之自心。或操之衆議。神明通變。務要生全斯人。使之得所。既得人心。方順天心。乃云中耳。不然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緊接此二句。愈見人心是危。天心當畏也。細玩大禹謨。上下文義。兩果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等句。則人心惟危。句自明。但解作心學久矣。非敢翻案。漢孔安國書傳。尚渾全果以人心道心。必須允執于中。亦同明德新民。要止于至善。如是註解。一中道統之傳。內外體用具備。異學坐靜觀空。又何自而竊冒之哉。

讀禮偶見

三

老氏尚用于世。少近儒道。佛原係西域。其止殺止貪止淫處。未始不有功于彼之天地生民。其西方之聖人哉。但其教談空貴無。大有防於名教世法也。若聖教彰明之日。但用之薦亡祈禱焉足矣。亦烏能以熾火潤日月光耶。講道最忌拘泥名目。要期當於理達於用。可也。如曹參值文帝時。疑用黃老法。以清靜爲得中。非尚黃老也。孔明當獻帝後。疑用申韓法。以刑名爲得中。非崇申韓也。總之不得其宜。用封建井田。周禮周官。皆足擾民。皆可亂世。果得其當。雖始皇川縣安石新法。俱可用之治世。而安民也。執兩用中。在神明之者。名目。

也哉。

讀聖學知統錄。至格物解曰。物者卽物有本末之物。只此一句。可將格至天下之物理。與格去一心之物。欲兩邊旗鼓俱當偃倒。何也。一失太博。一失大約。豈有聖學首務。說至此。反說散了。漫無收拾。反說空了。茫無入手。總由未識明德爲何物。說散者。泥在具衆理。應萬事一邊。說空者。但泥虛靈不昧一邊矣。今由物有本末。關發出工夫所在。直是縣本該末。徹始徹終。無先無後。一個有源有委。妙諦可省。一切解說矣。合本末而名物者。何明德也。明德者。何仁敬孝慈信也。格者。何窮至仁敬孝慈信之理。

讀禮偶見

三

也。此仁敬孝慈信者。卽天所賦我之明德也。在此窮盡道理。新民已攝在內。尚何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節分名。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已。一做百當。爲聖學之首務哉。故不言先而言在者。此也。或云。既有本有末。何止言明德。本原該末。觀下着落在修身。可見總之開口說明。德於天下。其餘八條目。直至格物。原不必別立註脚。戴敬修先生曰。堯舜湯武之征讓。禹稷顏回之出處。微箕子之生。死。曾子之思之去留。都是合該德的。所謂時中也。信哉。讓者。出者。死者。留者。無疑義。明矣。至征者。處者。生者。去者。皆已附會。

的乃曰時中。余嘗有所謂針盤者。定之。知有確據。針盤何當乎。天心合乎人心也。當乎一時之天心。人心尤當乎萬世之天心。人心也。

先儒講道。率多游移不定之詞。如所謂恰好。所謂當可。所謂無過無不及之類。此曰恰好。彼亦曰恰好。終以何爲定。余故每以天人二者作徵實之據也。卽如義利兩途。率以有所爲無所爲爲別。豈知無所爲而爲。只算一公字。叫不得一正字。一明字。何如以無愧于天。當乎天心。無忤于人。合乎人心之爲定。耶。有所爲否。可不必論矣。

讀禮偶見

三

呂叔簡先生曰。繼母之虐。嫡妻之妬。古今人恨而不敢言。不孝。丈夫不端。則舍焉不問。世情之偏也。久矣。君子務本。斷當以子孝。夫端爲責。嘗因歎職官而理家者。權柄下移。久成牢不可破之勢。豈盡得役家徒之過。不能以法除之哉。唯主柄自奮者。厲精求治。萬分精明。起萬分強固。起悉其大綱。而自攬之。則豪奴強胥。自然退聽。不則不克除。每至自敗。春秋端本之書。總之以自強爲訓。何可一日不講求哉。余謂天下有大防五。都當作此。五防者。何。宇內。大防。上下。名分。是也。邊外。大防。貢款。出入。是也。一家。大防。男女。嫌微。是也。一身。大防。理欲。消長。是也。萬世。大防。

道錄貞維是也。

大聖大賢。未有不理數。天人自己操定者。試看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見知聞知。各定以五百年者。三河二洛。天地自然數也。唯洞知此道。方歎曰。時可數。過非泛然言之也。豈知孔子繼稷周而爲素王。顏智思孟諸大賢。實爲一代之素臣。則尼山師弟。遂與成周父子。唐虞君臣。俱爲天地貞元之間氣哉。后世太史公。以孔子編世家。不列傳。少悉此義。嗟哉。身任斯道者。當其期。直接斯統。后先其期。當亦與見聞知之。列新吾先生曰。旁流至聖。不如正路賢人。故道統寧中。

讀禮偶見

三

絕不可以旁流繼嗣。正其氣脉也。又曰。寧爲道統家奴婢。不爲旁流家宗子。嚴其門庭也。后之干城聖道者。宜共識焉。

家禮折衷論

禮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先王制禮政合天時設地財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一戒之曰得之者生失之者死一戒之曰人而無禮無別於禽獸一戒之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此豈泛泛儀文介可行不可行之間者哉雖禮有本有文忠信本也義理文也然文即本之所寄真精神借儀文以達原非二也特淡人見淡淡人見淺故記曰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蓋禮緣人情人所

讀禮偶見

三

知者又曰近人情者非其至如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之類禮辯上下人所知者又曰有經而等有順而撫如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縞冠自諸侯下達端衰喪車皆無等之類禮反本修古人所知者又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喪如祭俱酌其國俗而謹行之類嗟哉自非達幽明順常變得古聖精義鮮不牽附而失其當者豈能知其所以然哉茲所云折衷謂文公家禮經瓊山潛谷升庵三先生補註后久已高曾遵之著蔡信之也但其中明備無可議者不必重贅尚有未載而應行者增入之已載而未詳者補正之此源頭實七關發一番見先王仁之

之之精心傑然現仕卿士大夫既有家者一件不行次為天祖之不宥次為王法之難容斷不得為人道矣若曰人家存得此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余以為視此已足常之極矣

增敦大本議

萬物本乎天猶人本乎祖家禮載祭土地而無事天之說謂卿士大夫制不得祭天地可耳如烈風雷雨敬天威也存心養性事天命也水旱凶喪呼天救也誰可渝之此六禮以祭次冠昏喪后而五禮必以吉祭居首重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也今議人當

讀禮偶見

三

報本如元旦祈年秋成賽報可缺耶人非水火不生活祭日祭月可缺耶當年歲君本郡城隍本家宅神又四時司令如太極句茲五祀諸神可缺耶以至吉月必朝尊君也釋菜視學尊師也凡此或當祭日或朔望但宜淨几焚香名花潔水几拜斷不可不行以遵夫子祭神如神在之義蓋吾儒闢異端戒人惑祀祀先當正其當事之神足以厭人報本返始之心然後禁其非鬼之誦子曰務民之義此只炷香幾拜答高厚生成之德或仁人孝子所必至耶

補定大宗議

建廢則宗法格而不行。鄧潛谷先生論之詳矣。雖然至今。即
丁艱主承重孫。不猶行古宗法之一事耶。宗法不定。則立祠堂
脩宗職。一切事無所統屬。雖羅念庵先生。變通三說。可謂極善
今議。不若以貴為定。俾代任宗職。不得委卸。張湛虛先生曰
起於是邦而始爵者。皆自為祖。其嫡繼之。亦即為大宗。此大宗
一百世不遷者也。觀孝經。卿大夫之孝。曰然後能守其宗廟。士
之孝。曰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見宗廟祭祀。關乎祿
位。則宗法斷當以貴為定。明矣。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于
一二子孫。其一二子孫。即是祖宗。護阿之為大宗。自宜身領宗

諸禮偶見

云

職上祀祖先。下庇後昆。而非失之。僭至因祿位。而方得祭。歷
代先人。更以明國恩。而重作忠之感。豈但收合族人。厚風俗已
哉。若並貴。仍論宗派。或尊。或長。或如無貴者。如羅說。或尊。或
或長。或賢。隨所遇。職領薦事焉。可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三月無君。則皇。如此之謂也。

增羣宗合廟議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先在一本。四宗之間。使上有遺祀之鬼
神。下有遺憾之孝子。豈先王立法之意哉。制定祀四代。如義門
鄭氏十一世同居。生且同居。死反異廟。忘羣奉合人心于上。

之義。且專主宗子。而論有生見八九代。尊長者其生而未死之
尊。則有以曾元輩視大宗子。所祭高祖者矣。或曰。廟祀主宗子
行世。次主宗長。論自宗子而上。宗長而下。凡既死之主。不拘幾
代。各祀。享于其祖。俟其一代主祀。則還一代。稱為正祭。如此
大宗子終其身。皆不得正祭。其祖祠于重宗之法。豈合哉。蓋令
小宗以次散分。既非統同。合異以著始初一本之義。若令合一
使上追宗長以上四代。下及大宗以上四代。中間並欲盡死生
繼養之心。是祭及十餘世。于禮制。又斷不可。今議採馬孟河合
祠而設後寢。其制最為精善。以一代萃于一室。先主大宗之法。

諸禮偶見

云

大宗所祭高祖。凡高祖一行兄弟之主。悉以長幼一向分。左右
而並列。皆祖。稱皆然。凡為四廟之小宗。或子。或孫。或曾孫。或元
孫。各序立兩旁。或大宗子后。而以大宗子主祭。大宗子親盡。合
祧之行。而視小宗子。猶在祖祧。則仍以所祧主為行。入于後寢
一室。以見在宗長而下。至次宗子以上止。每一代共居一室。各
以小宗得祭者。告于大宗子。率而合祭于下。如今日所祭為父
之福。父死而子繼之。則為祖。子死而父行之死者。類增一廟。廟
稱得皆祭于子。祖不得皆祭于孫。惟嫡孫為宗者。祭之。曾元可
以類推。其在後寢者。如見在宗長。正行皆死。無餘。則遷其祀。蓋

之主而上祧一代前堂如見在大宗子先見死者則因子得祧而下增一代上必一行盡而後祧下因一主始而漸增考思無窮而繼養不缺矣非大宗子死更易主祭則餘死者皆祧祖俟大宗子死然後立廟祧主于正祭而上祧之前堂惟別爲四室高曾祖祧左右分自高祖至祧凡合族爲其一行主皆同廟祭祧隨之大宗一人居中不論齒餘以齒序列廟中祧居後寢仍依諸小宗在後寢世次列之不問大宗小宗必以兄弟一行爲一廟如小宗見在之行而大宗所祭親盡先祧矣死則遷入後寢與所祧主同廟而祭于其子孫蓋大宗子所祭主或居

禮禮偶見

三六

見在小宗子之後十數世則其在廟之主皆小宗之未入廟者既分前後堂寢始得以上下推盡所親大宗雖祧于寢尙得並祭于他宗祖祧親之未盡者也但論祭不主大宗子而率之以祭則大宗子耳其告祭之詞必云大宗子某奉小宗子某具祭於幾世祖某一行神主如此方不失統宗一本之義除忌日或專有事于本支廟者如祠堂長龕出主于方亭例竊謂大宗親未盡者在前堂矣而凡爲大宗合祭神主一行無問親疎又皆得以同廟而並列小宗親盡于大宗者在後寢矣而凡爲大宗合祧神主一行無問遠近亦得以次廟而同居如此合祭

爲一大小相兼親疎無間尊卑不紊上下皆宜庶幾禮統一太極之至理哉後寢之后當設長廣一龕專植始祖並已祧之主前堂之前當製尊敕一樓東西各小廳爲兩世室祀祖宗功德之主餘制倣家禮式力絀者潔一室置神主朝夕奉祀俾四禮有行所焉可也

增本支譜系議

宗法既定祠堂合祭之舉則承擔有人每值有事日試看在上而來格者一室萬分在下而展拜者萬殊一本雍和肅比是何等氣象凡先代之行次名號子孫之昭穆輩行全部譜系已俱列

禮禮偶見

三六

一廟中矣尚用纂修哉雖然源流功德遠則難稽家之有譜等國之有史當冬至祭始祖餞畢讀譜而一歲之生卒合族之戚否曷可以不紀也大宗百世不遷世系朱書小宗黃書餘皆墨書五世則另起一宗各爰其所出別立世次小傳至于孫名字更宜編列定行爲要凡爲一代齊用次第一字爲雙名見名則知爲一行兄弟雖遷徙千里外傳歷數百年後循名而叙今若出家庭呼應無所舛誤況譜牒具存本支可考詎非有族之典哉千文六十箇卦除字之不典及犯先諱者俱可選編用之于孫綿遠周而復始

讀禮偶見

之中奚所謂彌尊矣所謂喻志哉且三加醴醢辭句也祝句也
勉嚴切全在此中其所以戒賓筮賓賓必在祖廟必借有道
凡四呼天以詰訓之不啻指天誓日蓋曰爾今而後盡得孝道
弟道忠道又且淑慎威儀方稱此冠此服天將錫之福介以壽
如不然徒著此冠其謂天何福尚能介壽尚能祺哉言外凜然
何等嚴重記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豈不謂始初一件大道理
不從頭實上教盡向後種上大道如當昏而合二姓之好臨喪
而竭周極之孝入廟而盡主壘之禮隨事盡道亦復何望故曰
冠者禮之始也由此觀之連經文自冠日件上講求道理方得

三

實用知聖人復起定不易此言也若炤註解揣摩義晦此禮之
精義又看作三兩日舉行儀文豈不痛可太息士庶人家如
無祠堂行時寧可設祖先神主位告行即無三加公服斷上將
此彌尊喻志一段祝望期勉大道理諄上訓及如不然泛上戒
勉於冠禮何涉記唯易父母之拜起立受之而已

冠禮明會典家禮考

始加古緇布冠服之端及于朝之服家禮擬用冠帽中著深衣
加大帶納履
再加古皮弁與君視朝之
承禮擬用帽子著襦衫腰帶繫鞋

三加古爵弁與君祭之服家禮擬用幘頭著公服華帶納履

右明會典士庶禮

如品官不同 炤家禮定 一緇布著青衣素裳服 二
進賢著絳紗服 三爵弁著爵弁服執笏餘儀祝詞俱同
爵兒加冠日前三月即將冠義冠儀錄成書冊並趙文子冠
出見諸卿一篇令其熟悉大義臨期乃告祠筮賓在家塾
先師前炤家禮圖式行之三加則僞生員冠服孝廉冠服進士
冠服三等以喻彌尊期勉志典章久廢觀者動復古之感
補正昏禮說

讀禮偶見

三

昏禮萬世之始人但知合二姓好以上事宗廟下繼後嗣不知
慎重正識取這一別字惟男女別而後夫婦義父子親君臣
本此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按古六
禮六次俱奠薦敬章別也無贅不見家禮獨親迎用改從省便
耳先經載五不取後儒著十俗戒家禮諸註亦可謂詳矣但有
五件重者特闢發一番而後此道著奈何人忽之久矣當昏三
月前男女之家各將昏禮大節與醴戒詞義俾子女熟讀講解
雖冠笄之后即立件上教訓至此尤當申勅一也六禮既闡
名于納采附請期于納吉省却兩次則納采納吉納徵親迎

讀禮偶見

女之家俱空告廟明矣至臨期醮戒一禮更不可收遠簡略也
也冕而親迎夫子告哀公何等鄭重士昏禮謂之攝盛用命服
士服大夫服也乘墨車士乘大夫車也奠用屬士執大夫贊也
會典品官子孫假九品服色餘皂衫折上巾敬重其事也俗間
有不親迎者豈可哉須知嫡妾各分正在此關分別古禮壻御
升車壻揖導入俱寓有精義朱子曰冠帶猶嫌燕服禮當從古
三也合卺禮家禮為正會典自親王以下著交拜不明家禮註
壻婦始即席婦先四拜壻答再拜飲饌撤壻兩拜婦仍四拜于
交拜中其實答兩拜受兩拜也皇太子妃且然善哉尊師奉妻

四

曰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纁笄而朝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有父
子之敬報反而行有兄弟之道期必信有朋友之誼寢席之交
乃夫婦之禮況當此同牢伊始此禮不行向後三從四德無專
制之義漸恐凌夷坤象曰妻道也臣道也地道也扶陽抑陰關
重當行四也又醮戒詞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宗祧宗嗣皆事
也而宗廟事為重占祭禮內外官備主婦始而視婦繼而獻爵
祭畢監滌祭器而藏世婦贊祭亦為祭服可見娶妻以承祭祀
是第一重事雖王后夫人官妃衆多祭事必用親蒞所以于初
昏日首即命戒則終其身當親治其事可知也五也之五

讀禮偶見

道之有開實用而當講行者卿士大夫身係風化而閨門又
化原不在此中著實整頓綱常維持名教因循陋俗誠可感愾
即少知自好者不過矯俗太甚相安荆布素風抑炤家禮告廟
略存攝盛儀度若夫自始初即行同牢四拜之禮終身知親蒞
祭祀之事由是方能承順各事翁兄弟順父母立家人御家邦
真不出此好合外矣古云夫婦人倫大綱豈不信哉或再問
別之義如何余曰六贊後見別之始也男子非齊夜不宿于外
非病晝不寢于內別之大也男子不死婦人手婦人不死男子
于別之終也以此思別之可知矣五不取載經茲不贅十

五

俗戒著於左期共嚴絕之
戒指腹割襟預免悔親也戒扳財勢恐撓家法也戒爭席送傷弱
女苦也戒爭聘金重愆期失也戒早昏免天札患也戒豚養杜
離異萌也戒同姓為昏重人倫也戒喪內嫁娶犯大逆也戒拜
遙開昏存大體也戒無故廣賸防淫泆也
先王父司寇公棄相早王母先母親蒞祀事有常至婦四拜
夫答兩拜受兩拜之禮自先王父先君子至余身及謝見
已行四世矣身不衍道問刑于寡妻則難君子尤貴端
補正喪禮說

性仍親其過而制中斷無文所不足而飾爲者也。誠以仁人孝子之精心無貴賤兼常變節而爲之備但恐有情不盡之處安見有禮苦繁之處哉。註有誤而見自執者有之力不足而用未及者有之。若未得聖人作經精心而疑之政可在自心上于此參悟未便遽以爲非。禮讀禮三年深嘆先王全不強人喪不過三年其實古只二十五月今只二十七月喪戒嚴重自心中不安也而記反有疾則寬年衰則減曾子漿不入口七日經定以三子路不除有姊之服子抑其過蓋食限三日哭限三月服

讀禮偶見

四

限三年豈非中制之道哉。唯後人不及情而昧禮曾乃訓曰慎終孟乃勅曰大事又恐滅乎性而廢禮子乃教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記亦載毀甚病篤等不慈不孝嗟先王垂教俾萬世自天子至庶人過者裁不及者跋何得不詳備禮書庶哀痛恰卒神思迷亂之時得按考不失以達仁孝之苦心由此想來喪禮可云繁耶。子對子游曰稱家有無有毋過禮無則歛手足還葬懸封人不得非此亦曲體人心之至矣。果得之有財豈可以天下儉其親哉。今凡載家禮儀節並諸戒者不贅有在禮書萬世當盡者五有在已身萬世當盡者五特著明講究以見其

此則有遺憾。達此則有負疚。爲國心聖學者訂其餘事或詳略猶可也。何謂親身當盡者五。指好殮實固其魄也。築吉築堅厚其藏也。寫影堂傳像也。纂實錄紀德也。哭奠諸祭安其魂也。何謂已身當盡者五。不飲酒也不食肉也不居內也不行嫁娶也不應試奪情也。之數者以爲禮制當遵則有不遵者矣。以爲王法當畏則有不畏者矣。總只從不忍死其親一念在寢苦枕塊刻不自安中做出自知至性之所不容已。古聖先王實同此心。天地鬼神實監此心。卿士大夫妻綱維名教砥柱頹俗不向自己刻厲再向同人講究俾自家族姓何所準循一方風俗

讀禮偶見

四

何所親望哉。解誤釋疑二則附后。解誤者八。初喪聚主告祠也。俗謂壓魂神廟者誤。小殮代哭不能聲猶然招魂望反諸幽也。俗疑替哭不情者誤。踊分七五三輕不踰重賤不踰貴也。註謂每踊限三跳者誤。發引先日朝奉極朝于祖也。俗以生人辭靈者誤。庶子爲所生母死雖父在不順斬衰三年官解任七夫丁艱俗以嫡母在服期者誤。嫡子爲庶母齊衰杖期服總麻者誤。士妻有子總公士大夫貴妻爲庶母齊衰杖期服總麻者誤。士妻有子總公士大夫貴妻無子亦總家禮服制不載誤。喪三年古二十五月禮在二十月中明會典註始飲酒食肉而復履在大祥後今增二十七

俗服三十七月中。故家禮移註。始飲酒食肉。而復震在此。

釋疑者十復三次。疑三聲者。非舍與充耳。慎目中同義。疑不立者。非禁灰隔防盜。疑止障水蟻者。非題主不敢自填。先人諱也。疑必請本縣正印點者。非府君夫人共一。橫疑止正妻一人者。非妾從。附母以子貴也。降女君與夫同封。不令葬者。非服制。圖家禮當。煇會與改正。如引古制。前註庶子為父後降。后圖為母後降者。非方相周禮。以道士持戈擊壤四隅。俗作鬼判者。非楮帛。即明器之一。記載神明道也。疑浮屠家用者。非發引五刻。擊鼓。

讀禮偶見

哭

為節疑用樂者非

增行哭奠家禮儀注說

喪戒曰。不作佛事。然必先正當行之事。有以厭仁人孝子。悲痛罔極。一片圓報無措之苦心。而後可也。衛司徒敬子喪。遽伯請夫子相其禮。許之。今秀才家。諸禮如曹月川先生者。幾人乎。故立詳註。其制俾按之得行。記曰。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也。蓋人子不幸。值風木大變。真是終天抱憾日也。當未氣絕前。時疾皆祭。禱神書遺言。驚心破膽。唯恐有事。自屬續既絕後。招魂襲衣。覆衾帷堂。呼天墜地。回生無術。宜候治棺。既備小殯。大。

讀禮偶見

哭

俗有奠成服有朝奠。這三日內。是何時候。終身心力在此。胡雖槍切忙亂。於焉一有遺憾。更何處用吾情。然總是哀號拮据。算不得行禮。然靈座置矣。魂帛結矣。錦旌設矣。惟有朝夕哭奠。上食一事。斯時也。既不作齊。七供佛。距發引遺奠。尚遠。豈即屬筆纂實錄時耶。豈即治葬築灰隔時耶。悲號苦塊中。自己心血。業已枯竭。沒奈何。請行上食家禮。以報劬勞之恩。以抒哽咽之痛。乃人子極思至情也。何謂上食家禮。記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又曰。大孝不置。博施備物之謂也。天子諸侯四海境內。各以其職來助祭。乃謂備物。乃謂不置。若卿士大夫者。本鄉上有官紳。中有庠士。近有里戚。遠有知交。摠可謂仁者之粟也。泣懇光奠。襄助哀思。或二十位。或十六位。仙期如制饋獻。必期備物。引贊樂作。倍極踊號。直令既死之魂。聞哀。必反。襄事之人。觀容落淚。觀禮者。橋嘆曰。幸哉有子如此。亦可謂合郡邑里戚之人之心。以事其親。即不敢曰。不置。寧非曰。備物。或七。或五。或三。舉行隨力。必盡其哀。庶于劬勞。罔極之恩。少殫萬一哉。以視僧道填門。幡榜鈴鐺。動經晝夜者。不真。嗟乎。其後即此。后朝祖題主。虞祭時。候愴迫。只好同子姓族人。行奠如卒哭。附小祥。大祥。禘祭。數舉。俱可請在。率親族之仁者。以。

福只此以精神相求之一事省便一念原用示得寧可力不足而心有餘若有餘憾未之盡斷不可力有餘而敬不足曰吾姑存禮餼羊已耳則此念何堪自問哉號弱侯曰父母二三十歲生子長二三十歲方知孝養則父母已在六七十歲後矣據此人子生養日苦短祭養日較長尚恨推牛不如菽水豈可亘祖不掩貽憾哉仁人孝子誠能本天地民物一體之心特隆一本九宗之愛建祠也必立祭田定須舉羣宗合祀事爲大然合祀族者萃聚生者也又必立義田如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歲時慶薦合祀特舉庶得盡制盡情哉謂是幽明上下猶有不達

讀禮偶見

五

之精神先祖孝孫猶有不卜之福吾不信也蓋孝子繫親一如仁人繫帝方可謂無憾考周禮明水祭天乃以方諸向月中取水表潔也雖江河川澤尚嫌其褻具修祀事者夫亦可深長思矣
喪禮上食儀注節去受胙以後祭禮除忌日一祭外通行飲福受胙禮綴詞是祝致祖考意以報主人各隨其事而報之福主人四拜乃利成至徹饌時有祝詞是諸子諸婦上祝主人主婦先序拜長者一人捧酒畢詣尊座前跪祝畢伏興復位再序通行主人告諭衆子婦畢衆子婦再序拜乃畢嗟是二節禮記

在寢雍肅幽明上下交敬且祝是何等禮而可缺乎即嘗嘆學二氏者隻字真言咒語皆知慎重豈吾儒經典反虛文竊嘗信假祝醮戒等言較靈應于真言咒語願其矢信知必獲天祖之祐疑慢從事定遭天祖之譴又每嘆講正學率諸言福利甚非即心不作福利想可也而何始無福利請願楚茨等諸什自知

合祭者萃合人心于孝享之義也傳又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當有特祭今採馬氏議如立春季秋祖禘二祭專主大宗出祠至于方亭行之是一歲之中除忌日並俗節告獲其得祭

讀禮偶見

五

者除旦之合二仲二至之時立春季秋之類凡七祭合類行于宗子獨各也四時行于宗長宗子奉宗長而祭之合與時祭長幼尊卑俱在類則宗子獨主而已
古禮男女之別甚嚴唯祭時必內外官具備今考自隋唐廢此久矣復古不必也全不與祭又非議自閤門時出而點茶畢即退爲善至其始釀酒視餼其後滌藏祭器尤須親蒞也
家禮庶母不可入祠堂若庶母子主宗祀當稱嫡母側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適夫人之地尺許葬空同封主當同墳也明因宋制母以子貴詔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不

入祠尊祖廟也。若是祖父母且因其子贈封則庶母入祠堂
宜明矣。

按會典品官做家禮祠堂之制奉高曾祖考四世之主無疑矣。若
庶人止載得奉祖父母父母之祀。變山儀節載明初用行唐縣
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潛谷銓補載洪武三十一年御
製臣民時祭四代。祝文三說互異。揔之當以程子言為準。服制
不可僭忘。義全可伸。欲祭始祖當冬至或歲莫設位祭之。欲祭
先祖當立春或歲莫設位祭之。替止得祭稱廟者。欲祭高曾祖
但在稱廟祭之無妨。大約庶人亦云時薦已耳。猶之元旦叩天
讀禮偶見

五

豈僭耶。祭耶。行禮不可拘泥。

先君子孝祀公生平祠祭墓祭最虔。直謂事死如生。故著禮
詳四時在墓。宗長主之。歲莫合祭。始祖先祖一舉。忌日特
祭。十三舉併朔望薦。俱在祠。宗子主之。祠三楹。四龕。上龕
作後寢。每合祭。正主。祔主共百二十餘族。無不祀之。鬼神
餽無不逮之。孤寡其費。儲之祭田。至義田則有志而尚未
逮也。

增定招魂葬服說

葬事知宜。變事知權。遭人倫之變而禮以義起。固孝子仁人

讀禮偶見

五

已言。家禮止載奔喪改葬。孫共城先生家禮酌增招魂
葬。其禮俱人情之至。天理之宜。但于此有別焉。接漢李固為
梁冀所害。其子燮。追行喪葬等事。卽卜吉製棺。用緇絹作冥衣。
領下定白綾條。寫如神主式。稱號姓名。生時年月。招厥魂而殮
葬之。宜也。其孝子卽披髮跣足。寢苦枕木。照斬衰服制行。可也。
若魏李祖敦為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不知所終。諸類
此等更有難為情者。人子固不忍遽有於其親之心。將疑謂尚
生之耶。萬一已歿。則凡子飲酒食肉。居內衣綵之日。俱子彌天
大罪之日矣。倘疑已歿。又恐尚生。將何以為情哉。揔之不得妥
其親之日。皆子難安枕之日。禮宜追求躬訪。持齋服澣。不赴宴
不聽樂。畢竟積年不得歲過。老老然後設木玉具衣冠。招魂葬
追服制。為是何也。天下無亡父之子。父不得葬。子何以成。今每
有子官任所。父歿家鄉。投至得聞喪日期。業已過三月五月。計
父母已魂升魄降。而子尚歌兒舞女。事固不同。情亦相類。痛遺
終天誅難恕。心念及此。不動終養之念者。非也不得已。而遂也。
變者。禮宜于三年服喪外。每年齊忌日。補齋至聞喪日。終身行
之。庶幾補過。善哉家禮酌曰。凡遇此等變者。終身崇雅素。守禮
穆。可謂孝。所謂古人有終身之喪是矣。

其地而留之且相去各九步以法陽數尚不足五尺以四
安得若許廣地以建之一不便也攷周禮墓大夫冢人有官
掌大宗得賞罰其家人是有法以維禮之窮也今士大夫宗法
難行以兄御弟尚且難之設有高曾伯叔輩不諳禮法或感陰
陽拘忌或就便宜因循亂葬齒序誰其禁之二不便也有道焉
一準先王之法以行為善蓋服盡于五廟祧于五禮也法也果
族姓單少雖十數世不亂何妨一塋若子姓繁衍者穴之法斷
當依祧法為百世無弊之道也祧法五世則遷故高祖之宗服
盡則復起而以所盡者為宗更一塋以為後世高祖之主基如
讀禮偶見

六二

此昭穆通分而下列庶無越次之患哉蓋道理有合有分如祠
堂合祀可置后寢以通其窮墓域分宗可免亂葬以善其後合
而分也而合猶一大宗四小宗理勢不得不然之道哉

增正義田說

夫子稱達孝曰敬其所尊足矣又必曰愛其所親何哉族人支分
派衍自祖先視之皆一父之子也倘有寡孤獨棄疾窮苦等
情無法焉以贖其不足吾祖先得無養茲茲芬而尚有餘憫乎
警事天者何嘗不掃地燔柴以虔昭告而羣生失所百物顛
天其登格之耶此有祭田以供祠事尤必有義田以贖其窮

有必及也按義田昉自范文正公聲聞籍里垂今
孤貧尚思立義余建義塋以宏其教愛寧我宗及隔膜視
之耶身任宗職者果力可自辦否況人倘族為心不妨其
事只將他人池臺聲妓衣服與馬靡奢自奉之物省却置田大
茲義舉亦甚不難豈敢專美乎又正哉顧義田之費有二半資
族之孤苦不能謀朝夕者或養之不給資之或送殯無力助之
或他有意需應之半資族之貧不能自致師者延鄉先生之有
學行人訓之俾知禮教大義尊卑忍讓毋向骨肉間自生乖戾

讀禮偶見

六三

分向鄉里中互相搭克一循先世忠厚之風再能奮然振振大
厥家聲豈非祖先之所護呵而愉快之者耶

先君子孝祀公遵記大父司寇公遺言開義塋與施藥

最有益人事當行亦既行有年矣如助人婚喪贍族

靡事不行久舉義田之舉獨未定永行之規尚謀廣

增補鄉飲酒禮說

六禮冠昏喪祭繼以士相見鄉飲酒所以家禮列載居鄉雜禮
而見大義而又分目有四曰尊卑輩行曰造請拜揖曰

送迎日慶中贈遺。其居家居鄉。斯須不可離者。已詳註不。鄉飲酒一禮。似不可缺。余想鄉士大夫。居家範家居鄉範。鄉之行也。獨家云乎哉。政可在尊老睦里時。講究尊祖孝親冠昏喪祭等禮。俾家。知可隨便通行。廣茲禮教。尤屬盛世之極思。明會典載。每里鄰。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以尊高年。尚有德典禮讓也。又載各鄉村。百戶內。每年三次。有鄉厲之祭。所以妥無祀鬼神。並安康民庶也。善哉先王定制。恩推老幼。德洽幽明。雖窮鄉僻處。普荷深仁矣。今議每年春秋報社飲之日。雖鄉士大夫。亦當與里中。高年有德。約行此禮。今古先王禮。

讀禮偶見

六四

讓賓與之典。復見今日。聖諭在上。序高年在前。拜。聖諭止。長主席。百人內。年高有德。推為正賓。其次為介。餘皆齒序。如有為官致仕者。請為僕。擇通文學者。一人為揚解。一人為讀律。二人為贊禮。臨期如制行禮。宜。聖諭後讀律令。既申鄉約之法。又敦敬老之風。雖樵魯朴野。田夫釋子。咸得與觀拜讀之禮。悚聽戒諭之訓。豈非盛事哉。再于社費公費內。備一炷祭。將合境無祀孤魂。與死事忠節。遵制度祭。一旌苦烈之心。一艾疫癘之氣。庶精達冥漠。而一方可免水旱閼札之患矣。嗟。道不合外。內不大學。不遠天。人不精。一家仁讓。推之鄉國。而愈。齊同胞。

與格之神。明而益。至家禮之化。不轉而為王道之易。也哉。先君子孝祀公。性下倭倭。而講事神鬼。祈報社事。必虔矣。凡地方忠魂苦節。與無祀親故。建節。令子弟焚拜。又錄一冊。傳后人。永遵行之。

家禮通行論

許三禮曰。講道理者。最忌好道理。講在本子上。看者極成。章行之。則難效。是也。所貴行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斯為實學。最忌將道理。講在。二。人身上。天子諸侯。聖人古人。方可行。餘則難行。是也。所貴無貴賤。無古今。皆能行。斯為通道。雖然。禮也者。制中。

讀禮偶見

六五

之謂。將令過之者。俯而就。斷不因過者。可增。將令不及者。跂而及。斷不因不及者。可減。先王本仁人孝子之心。著為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若曰。此生身立命之元也。不則失之者。若曰。此人聖超凡之路也。不則為禽獸。若曰。此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不則壞國喪家。倘謂此儀文也。可略可無。余不知真心實事。更在何處着落。雖家語云。禮不責于庶人。豈謂庶人非禮中人哉。至禮難充。唯庶人樂難苛求耳。若鄉士大夫。系綴聖賢之林。位在朝紳之列。上宜王化。下正民風。而不以身作範。精心講求。又何辭哉。嗟。觀聖人之道之大。洋。優。而發育萬物。峻極于大。

能在敦厚崇禮外。即若欲禮必大行于天下。端自學士大夫。始化。如余茲爲留心聖學者。其可焉。康熙癸丑孟夏月上十日。

讀禮偶見

六六



歷代帝王甲子表上 起唐光武二十一年 歷唐甲子

凡例

洪荒上古寥廓難稽。間有傳者。多不雅馴。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孟子陳王必稱堯舜。是知渾沌之世。聖賢所勿道。薦紳所難言。而中天之運道。衍于此。開文物。由此盛。此茲表之托始。唐堯也。其起于二十一載者。蓋冬至朔旦。太陽在虛一度。歲月日時俱會于子。實爲古今之歷原。不惟僅取夫甲子爲首而已。

載籍浩繁。稽古之士。最難於記歲。茲特以年爲經。

帝王甲子表 卷二

以代爲緯。某代某君與某亡某。正統僭統。某分某合。上下四千餘年。一覽昭然。間附以事畧。臨端緒。使讀史者。見首思終。觸此通彼。彷彿當時。便可想見。若以云掛一漏萬。則詳載本末者。固自有全書。知博雅君子。決不僭藉此區區也。限於篇幅。事固難詳。文亦須簡。凡親弑君。廢君而自立者。則書弑。篡廢篡有爲他人弑。君廢君而自立者。則書某人弑。立某人。廢立凡繼體嗣位。則立者。則書某人弑。立某人。廢立凡繼體嗣位。則或不書子而止。書某立其或弟或兄子。或諸藩嗣位。則必書弟某立。某某立。或有不能詳書者。

書立基

凡正統之初終其國號則黑地白文併統則僅字
外加一方圖凡年號旁加一抹以醒眉目

帝王甲子表

卷上

二

帝元一百載初封唐今太原府清源縣後徙今太原府陽曲縣太元

載甲辰即帝位都平陽今平陽府時帝年創始義和

叙天地別分至二載定閏法七載麒麟游藪澤七

十三載舜攝位一百載崩壽一百十七歲

帝舜五十載生諸馮今紹興府餘姚縣上虞有姚丘遷負夏地都蒲坂今蒲州三十徵庸

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于蒼梧陟方巡狩葬蒼梧又名馬條舜葬有鳥名鸞鸞集于陵林壽一百十

俱以鳳凰桐桐得名也今永州寧遠縣壽一百十

歲

禹初封于夏今夏邑即位都安邑今平陽府安邑縣禹元歲甲

帝王甲子表 卷上 三

戊至桀甲午凡十七君四百四十一歲內自辛亥

太康改洛謂羿拒之據其都至帝相壬午羿為夏

浞所殺羿為義人浞殺羿二十歲至帝相辛丑使

子澆滅相至壬午少康復興寒浞前後竊據夏統

中絕者四十載

商湯元祀乙未至紂三十三祀己卯凡三十君六百

四十五祀湯都亳今河南歸德府設有三亳湯都為南亳蒙為北亳即景亳湯所

亳盤庚所遷仲丁徙今河南之河夏甲徙相

今彰祖乙徙耿今順德府又徙邢今順德府盤庚歸亳

縣師

武王元年乙卯至東周君七年壬子凡三十七君

八百七十四年文王居岐徒豐今西武王都鎬今安府

安為宗周西都成王都西都而營邑於洛以會諸

侯為成周東都自平王遷東都以上為西周以下

為東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至敬王三十九年庚

申凡二百四十二年為春秋自後為戰國考王元

年辛丑封弟揭于河南今河南新安縣至十五年乙卯河

南惠公復封其少子班於鞏今鞏縣於是又稱河南

為西周鞏為東周周初列國多不勝載至春秋王

室日微政出諸侯始紀其元最著者為

帝王甲子表 卷上

凡十四國而邦官滕薛

莒六江黃之屬不與焉戰國時最強者

七國已皆併於秦

春秋列國

姬姓侯爵武王己卯封周公曲阜成王立留公

相遺魯公之國歷考公熙公幽公懿公厲公繼公

貞公武公懿公伯御孝公惠公至隱公元年為春

秋後至東周壬子滅于楚凡三十五君八百七十

年

姬姓侯爵武王己卯封管丘歷丁公乙公葵公

家公胡公懿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至僖公

九年入春秋後至安王庚寅田和遷康公于海

上又十二年死凡二十七君七百四十四年

姬姓侯爵自成王甲午弟叔虞桐葉封平

楚成侯穆侯穆侯叔父穆侯穆侯穆侯穆侯

入春秋後至安王乙巳韓趙魏分之二凡三十九君

七百三

姬姓侯爵自成王戊子康叔封朝歌歷康伯考

伯嗣伯侯伯靖貞伯頃侯僖侯武公莊公至桓公

十三年入春秋至秦二世元年始廢

角為庶人凡九十君又五年

熊揚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

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熊渠

政成寅亡凡四十一君八百九十九年

姬姓侯爵武王己卯封胡公滿于宛丘

之郭勝侯已子蔡仲復封歷伯荒宮侯厲侯武侯

夷侯釐侯共侯戴侯宣侯二十八入春秋景王

庚午滅於楚楚復封之至貞定王甲午亡凡

二百六十二年

姬姓侯爵武王己卯封弟叔振鐸于曹州歷太

伯仲君官伯孝伯夷伯夷伯夷伯夷伯夷伯夷

三十五年入春秋至敬王甲寅亡凡二十五君六

百三十

姬姓侯爵武王己卯封弟叔振鐸于曹州歷太

伯仲君官伯孝伯夷伯夷伯夷伯夷伯夷伯夷

丁公穆公揚公厲公公惠公惠公惠公惠公惠公

公穆公七年入春秋至報王乙亥

亡凡三十二君八百二十八年

姬姓侯爵武王己卯封弟叔振鐸于曹州歷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 165—664

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春三月之吉知游寧縣事天

中許三禮著于續經山閣

越東受業黃百家筆記

男 迪澍較閱

歷代帝王甲子表上終

二十

歷代帝王甲子表下 起周赧王十八年

凡例

下表何以起于周赧王十八年也曰以兩表之適均也雖然此亦古今一大限也自唐堯以來帝而王王而霸世風亦遞降矣然帝王君相失其權而孔子以一布衣揭大道於中天其祖述憲章不遜於唐虞之盛也孟氏繼之其崇仁義闢異端功亦不在禹下故至周烈顯其衰已極乃顯王戊寅秦奮車諸侯以朝王周之名分猶駕于諸侯之上也迨至赧王十一年而孟子卒從此以後乙巳而赧王獻地壬子而東周云亡於是暴秦兼并坑儒焚書而堯舜周孔之道始蕩然矣其後縱有漢唐宋元明之君濂洛關閩之儒非不治化彰彰學術表表然其治較之堯舜三代之治其道較之孔孟之道終有間也豈非皆由赧王以來一大變乎雖然道源在於穆恒性在人心未嘗一日息也乃元珠之墜已二千年矣天運循環有往必復任斯道之責者當共奮興乎赤水之求

歷代甲子表 卷下

一

姓惡來後自周孝王甲子非子受封閼二世至
秦仲歷莊公襄公以救幽王有功得列諸侯文公
四十四年為春秋至惠稱王莊襄王子周亡始皇
庚辰并天下至子嬰甲午亡統前凡三十七君六
百九十一年中混一者十五年都咸陽

秦末僭偽

陳勝起王辰前稱陳王後楚王已為莊賈所殺
○秦嘉立景駒楚王項梁滅之○項梁立楚懷王
孫心羽尊為義帝弑之○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已亥亡○韓信初齊王後楚王庚子執
○武臣為勝將後稱王李臣嬰殺之
○張耳陳餘立歇為韓信所破
○楚將周市定魏地立咎為魏王章
○羽破秦立豹為韓信所破

歷代甲子表 卷下

田儋稱齊王拔魏為邯所殺田榮立儋子市羽
徒之膠東立田都榮擊都自立為羽敗死橫立榮
子廣信勝之橫自立
○韓廣自立羽徒之遼東立
○燕將臧荼韓信破趙燕降
○韓成自立羽殺之○漢立故襄王
○孫信約匈奴國帝白登後為漢將斬
○張耳羽立之歸漢為趙所滅
○英布羽立之歸漢為三秦王外更有
○中陽國印馬欣董翳為三秦王外更有
○俱降
○吳芮
○共敖
○田安
○陳餘

西漢起乙未至戊辰亡凡一十二君二百一十四年

都關中櫟陽 咸寧縣

西漢末僭偽

上卷一十四年
劉盆子赤眉所立乙酉稱帝臨長安丁亥降光
武○劉永更始封為梁王後稱帝丁亥蓋延斬之
于紆立乙酉王郎據邯鄲稱帝甲申亡○盧芳據
安定匈奴立為帝庚
○降封代王後走死

公孫述據蜀稱帝丙申亡

張步劉永所立已丑亡
彭寵初歸漢庚寅降蜀癸巳奔死于純立亡
秦豐甲申稱王已亥亡
李憲稱帝
○隗囂稱王俱滅

東漢起乙酉至庚子凡十二君一百九十六年都洛陽今河南府

洛陽縣

東漢末僭偽

歷代甲子表 卷下

三

袁紹據冀州傳于尙操滅之○袁術據壽春稱帝
操滅之○劉焉據益州傳于璋備襲之○劉表據荆
傳于琮降操○公孫瓚據青殺劉虞并
幽紹滅之○公孫度據遼傳康泰亡

蜀漢起辛丑至癸未凡二君四十三年都成都

蜀漢時僭統

起漢獻庚子至晉武乙酉亡凡五君四十六年
起壬寅至晉武庚子凡四君五十九年

西晉起乙酉至丙子凡四君五十二年都洛陽帝亡

於長安

東晉起丁丑至恭帝已未凡一十一君一百三年都

建康

兩晉間雲擾諸國

<p>甲子紀庚戌辰帝都平陽傳和聰試之凡</p> <p>十五年</p> <p>石勒起已卯都襄國虎試塞傳世遺試世冉</p> <p>君三十</p> <p>李特起蜀羅尚殺之子雄立甲子稱王丙寅稱</p> <p>帝傳班期試塞壽康集改號國傳勢丁未溫滅之</p> <p>凡六君四</p> <p>十七年</p> <p>起慕容廆丁酉子號稱王壬子雋稱帝遷</p> <p>都於和傳歸庚午泰滅之凡三主三十四年</p> <p>慕容廆起蒲洪改姓符稱王壬子使稱帝傳生堅試</p> <p>塞乙酉其試堅不立慕容永殺之登立與殺之崇</p> <p>立乾歸滅之凡七主</p> <p>四十五年都長安</p> <p>慕容垂起于亡為泰將甲申稱王丙戌稱帝</p> <p>歷資盛熙丁未高雲試塞凡四主二十四年都中</p> <p>歷代甲子表 卷下 四</p>	<p>山今真</p> <p>定縣</p> <p>起張軌歷實至茂稱王傳戰重華羅雲祥</p> <p>天錫起子降泰凡十主八十七年居涼州</p> <p>起姚弋仲歷襄至其僭號傳興泓至義熙</p> <p>丁巳裕滅之凡三主三十四年居長安</p> <p>慕容泓起泓平陽中稱帝歷段隨隨瑤</p> <p>忠烈起至永甲午垂滅之凡七主三十四年</p> <p>慕容乞伏國仁據隴右乙酉稱王歷乾歸滅</p> <p>慕容末宋辛未赫連定滅之凡四主四十七年</p> <p>慕容呂光丙戌改元歷紹泰隆甲辰降</p> <p>於西凡四主十九年居姑臧</p> <p>南涼起張軌甲寅盤滅之凡三主十八年</p> <p>西涼起張軌甲寅盤滅之凡三主十八年</p> <p>北涼起張軌甲寅盤滅之凡三主十八年</p> <p>慕容德起已卯魏滅之凡四主四十三</p> <p>凡二主三十三年都廣固今陝西城固縣</p> <p>李昌起庚子傳散狗辛酉北涼滅</p> <p>之凡二主三十三年都廣固今陝西城固縣</p>
---	---

<p>起辛丑庚戌混一至戊寅亡凡三主共三十七年</p> <p>都長安煬帝亡于江都</p> <p>隋末僭偽 是時草莽者凡六十一書其尤著者</p> <p>李密起子起兵戊寅與隋</p> <p>王世充起戊寅立越王洞于洛</p> <p>已卯篡立改元開明已卯降唐</p> <p>治備帝改元天壽已卯建德</p>	<p>起丁丑至巳酉凡五君三十三年都建康</p> <p>起乙亥至丁未凡</p> <p>三君三十三年都江陵</p> <p>北朝</p> <p>初為王自建興三至太元元凡六十二年滅</p> <p>于秦道武興改魏稱帝起丙戌至梁甲寅凡一十</p> <p>歷代甲子表 卷下 五</p>	<p>起壬午至丁丑凡四君五十五年都建康元帝都</p> <p>江陵今荊州</p> <p>起巳未至壬午凡七君二十四年都建康</p> <p>起庚申至巳未凡八君六十年都建康</p> <p>子翼篡宋文丙子魏滅之凡二主二十八年</p> <p>未亡凡三主二十五年居統萬今寧夏縣</p> <p>起連勃勃起丁未傳昌宋戊辰魏禽之定立辛</p>
---	---	---

酉崇禎滅之凡三十六年

亡氏廿四君一百六廿三年混一者八十九年

韓林兄據毫從汴

張士誠據吳

方圓明玉珍據蜀

梁王把都抹雲

天完徐壽輝據鄂

李思齊守河南

已皆降減于明

明起戊申至甲申凡十六君二百七十七年

大清萬世

歷代甲子表

卷下

子 165—669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春三月之吉知海寧縣事天	中許三禮著于續經山閣	越東受業黃	男
----------------------	------------	-------	---

俞寅 仇兆鰲、葉旦

鄧秉謙 錢周鏞 田士章

陳黃永 許汝霖 張曾禧

朱吳斌 陳齊永 戚依

談九乾 陳勳 張曾裕謹識

初試應本

三

許子聖學發明十二則

其一

千聖百王大道要以參天兩地生民育物這一副担子任在上方是皆備之我與單明自心單見目性者不同

其二

翊帝匡王大學要以開治撥亂致君救民這兩件事業兼在分內豈昧明哲保身與世治則見世亂則隱者有異

其三

初試應本

四

出聖入神大業政在仁兼功利道定富強顯體中之實用非不澹泊寧靜而可大可久可經可權之運化無窮

其四

緯武經文大謨政在蒞中撫外彰善格好者異量之神功非不謹嚴尊王而統天承天並育並行之德量原大

其五

在田在潛行藏是一其實有達善天下窮善萬世之宜作用見聖人生定不偶雖曰樂行憂違而大行不

窮居不損者總歸之天德上達

其六

知天知人幽明非二其實有生爲仁聖沒爲神明之
宜結果見聖人證非一世莫分過去未來而終始大
衛貞元會極者總結在至誠無息

右六則吾

師講明聖學直接二千年既絕之傳補發宋元
明儒家語錄所未及者何也爲異學百出鼓惑
天下祇因聖學不著但認真將聖學講明政如
太陽當空燭火自息第一則見迥異近禪宗之

初試應本

五

儒學第二則見高出尚恬退之道風第三則見
實用不同雜霸第四則見大化不同偏安第五
則見靜聖動王俱達天功天德第六則見
畏神原在千秋萬年若曰祇及中邦不及
祇及人倫不及神化祇及當生不及往古來今
請吾鄙高才異敏者再拭目一觀

又嘗曰第一等才德不世出第一等事業不常有
寧取其次適得乎中不至窮大而失於貪高而
忘實

其一

一朱道範但少達天德一步耳其實乾坤之柱不
可一日離如舍卑法而求崇效達天不患不到
荒唐之左道

其二

經書註疏但須神會入作解耳其實聖賢之骨髓寄
焉不可一件少如舍窮理而言盡性至命不患不蹈
頑冥之枯禪

其三

氣節矯異但不中庸耳人倫之坊表實在賴之振興
若輕名節而慕和同諧俗勢必盡成賊德之鄉愿

初試應本

六

其四

才能效用但少全德耳救時之利器實在藉之成功
若薄技能而尚清談雅品鮮不漸成裂教之聞人

其五

任俠自豪者能排解人世之急難其一役氣骨勝氣
彈腐儒多矣今因其狂放而矯之恐必蹈患得失之

鄙夫

其六

曲謹自矜者能固持先王之遺槩其一生性守勝
夸才士遠矣今嫌其繩墨而反之慮必成無忌憚之

小人

右六則吾

師云朝廷器使當採其長必苛所少而棄焉
三代而下無完人人君反失一材一藝之用吾
儒講學當變其質倘因所偏而劑焉雖造物生
材有缺憾聖賢特有全德全才之養

又嘗曰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統具天地民物之量
其修身作人自當以第一等相期勿論內聖外
王而全體大用蓋不可稍有遺憾斷宜準之前
六則至知人善任不當以第一等相苛雖曰帝

初試應本

七

臣王佐亦各有能不能而工虞水火斷不可
有相兼使朝野有棄才此又宜準之後六則者
也吾

師天性澹泊風期宏遠生平于聖道信之直故
講之詳更行之勇且願與海內同人共倡明之
也其人首操修詣極刊載別集者茲特著其大
旨所謂會人物于一已今且會天人矣統古今
于一息今且格幽明矣一夕千古萬物一原直
為千聖繼絕學與萬世開太平者以之蒞海昌
雖曰巖邑直不啻牛刀之小試哉

安陽許子善政循聲三記

九變九變云者記淳昌昔無而今有也

士知聖學

立講院於署之東顏曰正學宗傳以仁孝達
天為聖道始終大旨

龍門百尺接遙天多士趨隨侍講筵同異千秋猶聚
訟方知正學是宗傳

民知

上諭

宣講十六諭嚴行勸懲 陳大中丞允請推
廣行之又疏請得
旨頒行各省

上諭頒來示勸懲敷揚推廣勳中丞更將至性分條

初試應本

說爭誦文翁雅化興

師知尊祀

兩祭必齋宿 聖廟復傳諸紳衿隨班助祭
每事翺然改觀肅然瞻大典焉

年年丁祭重春秋故事徒教好薦羞傳語士夫齊助
獻分明人向闕廷游

先知薦享

每家祭做古上食現儀情文兼至自此海昌
廟望俱知祭先之禮

潔祀何妨賦采繁雨滋纔感又霜繁我侯錫類推同
孝從此愚氓識水源

吏知守法

公座席應肅然吏不輕呼喚不敢立

政條肅肅靜無喧庭畔高槐覆短垣放罷早衙羣吏散風來花影入簾翻

豪知敘戰

荒治七年豪強俱束手敘跡行行驄馬已見一班

清操凜凜炙水霜鐵面潛教狐虎藏已是一方瞻肅穆還看冠重是神羊

荒知預救

歲常有收預令積穀自此遇水旱賑飢散米人不知荒

祈年歲歲祝豐亨餘一餘三屢勸畊頑爲生成動手

初試應本

足補救設常平

變知早弭

選立衛兵又置鄉練海上隣境全無盜警

里勇團成氣更豪千村雞犬寂無騷不須單騎親傳諭抱犢何妨復帶刀

枯知掩澤

貧民率多火化郊墳遺骸五門及四鎮立仁孝大閱喪先者無憾

北邙夜月照青燐枯骨累累被澤新仁孝固開依郭外頓令海俗盡還醇

十八化 十八化云者記海昌昔有而今無之也

理無強禦

邑多大族俗號刀頑平情斷理無敢豪橫而行者

判筆花飛水鑑高宜懲宜賞實心勞吾儕自取多違德盡地榮於一字褒

獄無冤民

俗多訟假令抄檢人家私者立官書嚴保敬先訊兩隣虛即立逐

星高貫索夜生輝木鳳遙衙丹詔飛一自于公平反後青青芳草茂園扉

衙無竊盜

坊官病民悉由胥役作奸自立案書班長互選出結盡弊俱剔

初試應本

奸吏由來善舞文光天今喜撥層雲官衙盡永堪

雀獨鶴還聽唳夜分

庫無童持

借條陳爲把持士風輒壞以聖學相誦究人各自愛官牆生色

芹藻流香士氣振春生大雅願扶輪止令風月淡徐勉須識冰慘絕夜貧

庭無差擾

案有積牘差每盈庭自堂無留件上司公役不敢擅入

曉坐琴堂日影圓兩行呵列倍清嚴枝枝翠柏森垂處不是聞呼不敢前

里無旗幟

舊營門旗計害百端悉由棍徒引之痛惡其
高營所等擾其封

道旗分八部餘隊軍孤假震窮間海東幸仰神明
宰百里欣逢化日舒

訟無越告

訟師刁棍以越控爲慣技自神明見信于上
臺此風頓息

一詞歷遍幾公庭金矢由來示慎刑五十笞嚴先約
法從教刀筆總無靈

軍無刁諜

丁弁因裁銀裁索私貼各處騷然獨本邑彈
壓刁橫七年來始終不聞其端

初試應本

四

歲漕部運設官專玉粒東南作貢偏不爲軍興傷
力稅糧輸輓自年年

海無颶患

海上游魂乘潮鼠竊自鞏固營設內無
外無颶患

瀚海波恬靜石鯨樓船不敢沂湖行夜郎止自同
井一夕琴賢十萬兵

洋無寇警

張公洋索稱盜藪界隣五縣平時雖戰自
角營設五六年來賊踪屏息

盜兵赤子弄潢池幾載招徠華面遂保甲嚴行
宇從今載道起瘡痍

賭無潛窩

賭爲盜媒雖官商學罰不免隱言無窮莊任
後首嚴其禁至今此風帖然

不是高陽舊酒徒羣若何事博呼盧令申三五規條
肅問有榜補擲也無

打無輿援

奉別向來歲盛以有所特選令自晝橫行官
法難鈴下車後最懲其尤者一二此黨遂散

僻邑流風傍海偏好剛人盡樂爭先霜威已斂豪強
迹自此家操蜀國絃

賦無抗通

功令以完賦爲急務寧邑較難七年來多以
貪勸鼓舞代徵外人爭輸將悉後焉

初試應本

五

幾條飛雁澤中鳴夜漏初傳尚較各已分陽城居下
下樂輸何意自編氓

差無雜派

正賦外惟軍需公出里應徵有征役記設法
完公從不私派

盡空杆軸久勞歌遍與嶂嶺惠澤多浩浩春風生比
屋征徭早已去煩苛

田無旱苦

寧土高阜惟昔旱荒上下中三河道俱涸深
閘舟楫准田桑人沐永利焉

桑麻四野樂何如綠漲新開史起渠共沐恩波懷舊
德不煩時雨灑行車

丁無虧累

向苦虧累久矣繼以烟戶滿之賠苦
以無田產六十歲以上盡除更免故絕
之下役多多

人亡戶在痛遺氓茅店空憐夜月明生聚幾年勤保
障萬家烟井誦盈寧

紙無罰贖

廷斷嚴公無情者當堂審逐免供罰贖之例
七年永杜

片言廷斷獨持平是是非非據理評三尺霜威秋氣
肅安泉爭比使君清

行無濫取

初試應本

六

天性茹素一無嗜好偶有所用平價現給人
請有花菜燕風

齋心廉吏自甘貧蔬食非關愛采蓴冷若如冰心似
水囊書今已下楓宸

三異 三異云者記格天動物之誠也

大海迴瀾

海寧者以海為寧乙卯夏怪潮怒號聲如雷
吼南門外舉趾海濱所不致隨決者里許千
門萬戶晝夜驚夢為之不寧矣夫子撰文
與海神為誓一夕脫沙漲三十里邑脫大患
迄今歷六年所寂不聞聲志異者有枕上潮
聲不入夢之賦

鹽官城海之游城下長堤堅築土赭山西峙龜山東
峽京潮奔激風雨天吳九首挾兩螭乘潮上下相爭

皇帝御宇十四年一夕潮聲轟戰鼓波衝浪射勢欲沉

我

侯聞之不遑處綠章再拜叩天公莫使民遭魚鱉苦
委身欲與陽侯爭吏民奔走巫覡舞精誠遂回伍相
車正氣不藉錢王弩須臾潮退始安瀾沙漲城邊三
十里水有洲山有嶼從此資海國計饒青烟白鹽遍
斥鹵試問我侯今為誰路人共說

安陽許

朱露降庭

初試應本

七

庚申春三月十有七日海寧縣治內外森
古柏數十株開然人傳相樹上通開金花驚
視之乃天降甘露也經一宿十八日侵晨仍
見其色如絳其甘如飴層蓋高凝縵紛如繪
不但明瑩如珠已也攷列史籍高賢事史老
之賦 竹木松栢受之志異者有絳露栢堂瑞作花

祥雲藹々空中颺夜作零霜春風涼非烟非霧何輕
揚忽來庭栢凝清光紅如絳蕊懸花房明如切玉比
截肪甘如調飴壓蔗漿香如寶鼎飄芬芳父老扶杖
來相望百年未見斯何祥是時拜表朝

君王倏逢此瑞宜非常國家愛民庸循良政通民洽化
澤翔五穀豐稔登倉箱機杼軋々饒然采舟有步兮

早有梁鯨鯢遠徙虎豹藏士服孔孟談助勳卓著

行格

上蒼降此甘露方濃豈獨穎川來鳳凰我

侯再拜不敢當臣心如木獻二觴

天子萬年壽無疆

曰燕朝閣

庚申秋前八月朔六日有白燕集縣治告天
樓之後羣燕數百朝之歷辰巳午三時寧士
民觀者如堵查書史天產賢豪有投懷之夢
況生有其祥又在告天樓後事非偶然志異
者有玉燕來朝天閣後之賦

告天樓前日未出使君焚香叩閭闔上祝

初試應本

八

皇極開八紘思被羣黎及庶物坐使遠方宣德音百里
雷封張化瑟精誠呼吸帝座通瑤光散精降為胤狀
運斗極曰瑞細有玉剪飛羞池縞裳卻與烏衣別頤
元星散為燕細有玉剪飛羞池縞裳卻與烏衣別頤
頤谷有百年華自媿凡姿豈疇匹曾同青鳥侍瑤池
每追丹鳳趨銀闕歌保舞閣嬾迴身楚館吳宮難載
翼獨來花縣啄芳菲忽過琴堂作寢室吾聞月令祠
高禘此典出來自簡狄玉筐覆卵叶禎祥至今遺事
懸弓獨又聞宣城紀侍中是易初來表素質侍中紀
生有白燕一雙出屋不獨元嘉與太安紀異傳聞頗
既表素質宦途亦通不獨元嘉與太安紀異傳聞頗
史筆呂先太安三年白燕燕集於齊郡今茲瑞應非

罔使君仁慈徹枯骨于公駟馬高閭門王氏三
槐植先德投懷人夢化熊羆一為歌詩咏長發

右三記

許夫子嘗講聖經三綱領以止至善為歸不作精粹
恰好等泛言務要討個實際處及門者請確發
之夫子曰請觀大學中止至善之大人若堯舜
湯武文王武公德何如明民何如新尚書云山
川鬼神魚鼈艸木莫不咸若蓋德不到格天不
云至誠不到動物不云至且不止一時一世以
是看榜樣則知至善矣前一記變者九一記化

初試應本

九

者十八俱見動物之效者也後一記異者三又
見格天之效者也是或一驗也但講學者每不
喜言祥徵瑞恐開天書封禪夸大之風是以一
槩不報聞

上臺焉然有異政者自有異應天人誠形之實理未
之或爽不得不據實記載且咏之詩歌備采風
者之攬勝云

又嘗云性通天地民物乃是吾性心通天地民物
乃是吾心所以存心養性即事天立命之功且
云誠于中方形于外必形于外乃見誠于中

以合外內兼體用是謂希聖達天之學

許夫子以告天工程爲孝親忠君仁民愛物之本但就蒞寧言之七載如一日可謂真切矣今茲記其變與化者政記其誠且明處也記其應於物者異政記其本于身者真也既與單講作用誇才能而不根于心者異又與索隱行怪動言神通而不認真盡人事者大相逕庭矣

初試應本

十

安陽許子道風徵應上下

曷言乎道風之徵應也作令之難莫甚於今日今日作令之難又莫甚于海昌海昌作令之難難在全下而安上若以道自持矣而兼能全下以安上蓋難之又難者也

許夫子任天而動秉正自守其撫下也有德可懷有威可畏其事上也以不失人卑以不失己剛柔互克和介兩全所以七載來物阜而民安信友而獲上嘗向同人相勉曰全吾品重于全吾官寧可失吾官斷不能喪吾品究竟官評益善

初試應本

六

官品愈隆豈無蹊徑可由所重在大道豈無易便可就相期在重任自此及門同人乃歎服曰今而後信以道自持者之未嘗必棄于時也又信以道善世者之未嘗必不利于功名也是以于徵應上下而記道風云

薦舉冊 康熙十七年六月

杭州府海寧縣知縣許三禮年四十四歲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由進士康熙十二年六月內除授今職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

守清

才長

政勤

年中

考語

署杭州府事鹽運司運副李

才猷敏練制行端方革羨耗而人樂輸將懲
刁訟而民皆悅服修葺海塘有法烽警全消
力行團練得宜存崔頓息築堤疏水地方有
賴賑貧掩骼美政畢興至于振起文風設立
義學尤以化民成俗爲務才守兼優允堪薦
舉

杭州府新任知府董

初試應本

元

催科有方百里之輸將恐後防範有備奸宄
之踪跡潛消品峻才長不媿循良之選

分巡杭嚴道副使王

毅品宏才民懷吏畏催科寓撫字保障並肅
絲皆擅其美此真有守有爲允堪薦揚者

按察司按察使張

學優才茂知廣操嚴徵輸不用鞭敲靖盜克
清保甲教化風行能令強禦與賑寡咸畏威
而懷德所當薦揚以備擢用

布政司布政使李

事實

本學術以敷治秉中正以臨民常習俗刁頑
風氣翫變之日而能感格化導俾悉化向又
急公成成馴善此誠講學明倫之實效也

一本官任內催徵錢糧漕糧俱照易知由單
令民自封投櫃上倉嚴禁陋規加耗催徵
有法百姓樂輸歷年各項錢糧十分全完
奉文紀錄三次在案

一寧邑逼近海濱本官增築遼牆土圍修整
砲臺加謹防範奸宄潛消

初試應本

子

一本官當軍興旁午承辦一切糧料夫役文
到立時解濟並無遲悞

一本官按期講明鄉約禁絕刁告勸諭息訟
民無差擾之繁又按期講學明倫堂開場
孝義兼立義學七處延請塾師自捐館穀
爲教養之資一時風化有漸

一本官修築官塘開濬河路田不苦旱商民
稱便

一本官因孤糧奉裁勸諭鄉耆積貯米穀賑
濟孤貧

巡撫浙江部院加正一品陳

才守全而循良允稱恩澤布而民樂輸將軍

需克濟化行俗美弊革風清物民著效玄薦

舉以備擢用者也

總督浙江部院加正一品李

經濟有餘惠和克著士民樂業邊海乂安

本年八月

吏部覆與例相符相應准薦一次註冊可也八月

初六日奉

旨依議

初試應本

覃恩詔 康熙十七年十月

吏部

題爲欽奉

恩詔事內查浙江杭州府海寧縣與例相符應得

誥勅揭送

內閣撰文中書科關軸書寫今將本官職名並茲

封贈父母妻室存歿姓氏開坐題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計開

浙江杭州府海寧縣知縣許

該授文

郎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進士初任今職

妻鈔氏該贈孀人

繼妻張氏封孀人

父許 該贈文林郎浙江杭州府海寧縣知

縣

嫡母韓氏該贈孀人

母傅氏該贈孀人以上應撰給

勅命貳軸奉

旨是

行取冊 康熙十九年九月

初試應本

杭州府海寧縣知縣許 年四十六歲河南彰

德府安陽縣人由進士康熙十二年六月內除

授今職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

守清 才長

政勤 年中

考語

杭州府知府鄭

考得本官朗職清心達才敏政祛煩擾而額

賦全完謹隄防則疆圉克固敦教化以興士

行課農桑而厚民生滿腔愷悌四境歌詠循

良之選

分巡杭嚴道王

考得本官海濱劇邑能以教化寧民政善僅科因此樂輸獨蚤操凜四知才周百應

署按察司按察使事杭嚴道王

考得本官才猷敏練政績著聞剔弊釐奸民懷吏畏處濱海之區而綱繆克固崇教化之實而風俗歸淳至若撫字催科飲冰茹蘗又其餘事誠今日賢有司之稱最者

布政司布政使李

初試應本

三

考得本官識朗燃犀才恢游刃邑治濱海僻極綱繆革耗美而糧額早完敦教化而風俗淳茂操守冰潔聲譽久騰循良之選

事實

一本官額徵歷年地丁錢糧及一切河工驛站等銀漕南等米俱禁革火耗陋弊勸諭有法依限全完

一浙省自軍興以來一應派辦草槽銅鍋桶等項軍需依期解濟供億無悞

一寧邑地臨濱海寇警時聞如赫山尖山延

袤百餘里皆屬大洋本官到任後修

臺更置旗燈加築沿海邊牆一帶訓練

勇會同汛兵協力防禦鞏固疆圉更能

查保甲奸宄潛踪

一修城銀已奉全裁本官設法措處鳩工不

時修葺雉堞堅固克壯金湯

一海寧學宮傾圯本官捐資庀材鳩工修葺

廟貌一新

一本官選擇耆儒每逢朔望于各酋公所開講十六論俾百姓知尊親敬長之義並令

初試應本

四

盡力農桑風俗迺于淳厚

一本官淡泊自守其日用蔬菜等物俱係親銀平買從不虧短行價民知戴德

一本官康熙十七年奉

督兩院具

題薦舉奉

註冊在案

巡撫浙江都察院李

考得本官政治稱能經術有本

總督浙江部院加正一品李

考得小官才長政敏卓有循聲

本年十月十四日

吏部

題爲行取官員事今將各省咨送到廉能知縣并奉
旨行取勒限來京俟各省到日併取在內各官一同開
列具題恭候

皇上選擇補用所有應取官員職名開後十六日奉
旨依議

初試應本

廿五

安陽許子德化湛洽遐邇

曷言乎德化之湛洽也人之恒情習近則易忘
聞風輒相慕澤之漸被勢遠則難格情密輒相
親若非以德相感者而欲字下歌風遐方勸化
蓋未之前聞矣

許夫子道義神交無遠弗届自京都至江浙等處無
論薦紳先生文章聲氣議面與不識面者誰不
聞風傾慕曰安陽先生也况親炙其道範身被
其恩光者耶夫子嘗講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初
時頗疑難其事今乃信人能修身到神欽鬼伏

初試應本

其

田地何患上不能格若下不能動物奸且能格
物且能動又况人情乎胎作用不宏聲光不遠
皆係自己身分不厚耳當

兩臺薦舉未行之先及門者多爲之色動夫子曰勿
庸也當世而人傑也公道不及我當愧勉使我
而人傑也懿德攸好不則是當世缺典此其間
各以不相失爲千秋勝事究竟與情騰頌巨紳
延揚循卓上聞遠邇胥快今而後歎服德盛化
神不必謂三代下絕無其事乃於湛洽遐邇而
記德化云

○監憲孫先生

爲獎勵賢員用彰鼓勵事照得 本部恭府

市簡巡歷兩浙當軍興孔亟之會時日多艱之日雖竭

力調劑獲以報竣然而緩商恤灶疏引行撫亦

端賴良有司之共勦成績者也茲查該縣知縣

許 千尋亮節四應長材理劇治煩游刃裕

如疏引通商清釐有法既留心於

國計民生更加意于商瘼灶困賢能不著嚴政嘉賴

合行獎勵爲此牌仰該縣照牌事理嗣後益當

奮勉政治展布嘉猷使商民共沐仁風中外咸

初試應本

七

知良吏循聲既著優擢自膺毋負 本院勉勵

之義仍具文呈覆施行

計開

獎語 修明絕學倡導海邦循良典儒范

同科誦頌共絃歌並起

○梨州黃先生 姚江

荒山無書可讀每抽釋 老父母緒言殊發人

深省覺前者隨處體認天理仍是卽物窮理之

說浩瀚難着無大分別必如 老父母提唱是

性與天通如水之行地見水不見地耳方爲直

捷了當弟近日與越中同人講貫亦多依 之

父母宗旨共相鼓勵僉俾從事者識所指歸良快

快也羽便附候翹切不盡

○約菴施先生 嘉禾

自癸丑冬舟中一晤談便知 老父臺以表章

聖道爲期早已卜東南之有幸俾同人從事於

此者襟懷大拓耳自一新歷數年政教漸行講

壇創啓不但發明聖學得從前所未有而且件

件見之躬行凡書傳所載育才養民幾大事皆

生平所願行而不得見者何意盡于塗歌巷舞

初試應本

七

中得見之實事也全體大用之學竟獲在此日

此地躬親親之欣快何似方今

內召在即政吾道大行之日又不祇東南一方承學

道愛人之大化矣肅此道賀願望不既

○杭嘉湖三郡薦紳先生上 制臺公書 各憲同

恭惟 老公祖台臺功懋亮天德符名世消烽

百越安若泰岱之四維建節三衢賢于長城之

萬里比甸宣于南海將登圭瓊而酬庸嗣詔頌

于東方共仰衮衣而被德未獲遠登鈴閣引領

方深竊幸時接檄書銘心益切茲啓敬也父

許令名 者一方保障入載賢勞鄉蒙
公祖特達之知疏舉卓異真足爲天下循吏勸
矣今届比年例薦之期治弟等以其德洽梓鄉
思臚述其廉明之善政仰呈台鑒用備入
告之首舉而非柔翰所能罄摠也謹以治行之最著
與誦之最殷者陳之如宣

聖諭以維風設義學以廣教籌海而嚴疆增固濬渠而
斥鹵成腴救荒則有富弼之經綸弭盜則兼虞
詡之方畧此皆其成效彰爲萬姓所永賴者
也兩浙七十餘邑之中乃有循良如此抑何幸

初試應本

范

而復覩東京卓魯之風歟良由 老公祖澄清
重望風勵百僚之所致茲者羣情愛戴咸歸美
于表率之功知 老公祖亦必念其宣化承流
加意虛植伏祈特賜首薦以振四方之吏治以
光千禩之史書非獨一時海邑民生之幸也統
惟崇照憑啓可勝虔禱

海寧縣合邑士民上 各憲公呈

呈爲賢令恩澤甚深四年實政可紀公額 憲

天特賜

題薦留任撫字以勵循良以慰輿情事切惟局官六

計廉吏漢朱慎選良司蓋以縣令者爲民父母
上與國家理財裕賦下與黎赤教養生全誠任
鉅而責重也况今寧邑僻處海陬潮患屢侵兼
之兵燹之後水旱頻仍寧民凋疲極矣引領良
有司來蕙望切何幸

皇恩浩蕩眷顧蒼生

簡授辛丑科進士許 知海寧縣事自下車以來適

當軍興孔棘供應浩繁凡馬草炮夫槽餉以及
水手舵工搜木夫等項一切供應無不竭蹶急
公此軍功之報宸愈於他邑者也縛渠魁而羣

初試應本

辛

奸憚伏嚴保甲而萑苻遁形衛兵選練固本以
壯干城團練鄉勇居要以崇保障此弭盜之良
策愈于他邑者也錢糧自革糧現散亂無紀而
許知縣開誠勸勉肅除保歇里催積弊里民踴
躍輸將康熙三十四五十六等年每年條
銀共捌萬有零漕南二米共陸萬有奇鹽課額
徵銀壹千肆百貳拾兩零鹽勸肆萬并船價以
及額派肩引肆千捌百道每項完解獨早 各
憲獎勵頻加此催科之有法愈于他邑者也寧
邑文教久弛鄉約條令徒領從前竟未

許知縣勤月課以育庠士設義學以訓蒙童終
歌之聲遍于郊原雖窮村僻壤咸知親遜之風
此教化之大行愈於他邑者也至其繕墮修學
濬渠築防燭奸剔弊置義塚而澤被枯骨積社
穀而備及凶荒惟其矜恤多慈所以不侮鰥寡
惟其正已不撓故能不畏強禦實政具在實錄
虛心非屬虛文種々善績此皆許知縣寅恭匪
懈仰體 憲天德教之所致也今歲當舉薦之
之期成例有激揚之典 等向沐深恩詎難絀
默雖 憲天之銜鑒定所不遺而草野之謳歌

初試應本

敬陳堯獻伏乞俯採輿情特賜

題薦併借冠三年庶地方之愛戴得所怙瞻而大典
之榮施光昭竹帛矣為此連名焚頂上呈

○嘉湖兩郡縉紳士民公建石碑

夫儒者統三才而立極者也以其治心則明尊
復性治身則金堅玉瑩治世則時雍風動所謂
內聖外王故

聖主乘乾尚之貴之世皆襲儒之名不克敦儒之實雖
功烈震世不本諸心性不可為儒高譚性理不
昭諸政事亦不可為儒若宣聖真儒也故司寇

三月而魯大治自宣尼沒儒教湮王政
興始尚儒術如伏生轅固輩所謂儒也止誦
章句已耳如丁鴻班固輩所謂儒也第較五經
異同已耳迨趙宋多士咸理學自尊其居政府
席經筵者安攘之功蔑如艷人聽聞者有方長
不折之語豈當年格君心之非莫此是急耶明
初方止學所云端士也攷其兵薄金川尚於黷
戾裁定官制為誠正乎為治平乎

皇清揆文奮武頌大一統者三十有六禩矣

堯舜御極期躋斯世斯民於雍熙內外臣工率以治平

初試應本

自易維大梁

西翁許公世祿子也童時秉 尊大人司

家訓即以伊尹之志為志以堯舜之民視民順

治辛丑

賜進士出身康熙癸丑授浙江海寧縣令寧土濱海
時海氛未靖公蒞事甫匝月南閩震驚寧之郡
壤條山尖山含山太湖處々連冠竊發公即練
鄉勇謹烽埃密巡邏嚴偵探飭海防勤雕勦
緝虎駭鴻驚之人士儲倉庫積芻茭濬河渠為
守禦計整鄉塾端士習敦行茲為教本謀設平

雜以賑饑荒講鄉約以訓四民正講壇以殫多
士公正席阜比啓迪性天叅贊位育之學三年
而化成聲教四達無遠弗届不第海陽之君子
小人丕冒學道之麻卽構李解在東偏菰城越
在北鄙紳耆矜者抱布貿絲者襪襪而農圃者
聞風興起咸華浮澆而臻誠樸如草木之滋春
雨不崇朝而勾萌甲折如溫國司馬文正兩朝
相業以理學治平新建王文成勳逆征南以理
學治兵今公之訓課多士也曷以治平立業其
保惠黎庶也勉以誠正立心內聖外王不意宜

初試應本

聖之學今日于海陽見之

聖天子以公平章軍國或以公牧宰省甸必致百族于

雍熙進多士于洙泗翊贊

天子于三皇二帝之右其鴻功偉績駕文正文成而上

之海陽之治化猶宣聖之小試于司寇也

公許姓三禮諱別號西山順治辛丑登進士河

南安陽人

昔

康熙十八年歲次己未臘月穀旦

安陽許子告天自責十二則

其一

易有太極生天生地生民生物者也不能建極于身
何以參天兩地生民育物使道之量不全聖之功不
盡是我負大罪矣自責何道

其二

書稱執中開務成物順天應人者也不能用中于民
何以創治救亂致君澤民使道之本不立聖之蘊不
著是我負大咎矣自責何已

其三

初試應本

學惟尊聖正心誠意用人理財兼者也治無出聖人
神之學必至儒術鮮功利道誼不富強道雖可尚神
化不彰罪惟重矣責其誰諉

其四

德要達天裁傾胥篤中外皆子統者也學無格天動
物之德而令八荒逸化外四凶梗治中世雖小安功
業不盛咎惟深矣責其誰貸

其五

一貫全體在仁行藏無異窮達皆同者也惟能依天
地好生而敦仁方克行不加居不損動爲世功靜爲

世稱使無造化生心宇宙在手之真消息是仁
府也責將奚辭

其六

百行首重在孝幽明不二今古同然者也惟能明孝
道配天以盡性方克陽治明陰燮幽一時服教萬年
畏神使無人天協應奕世歸誠之全結果是孝德有
窮也責將奚慰

右六則

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十一大聖人全體
大用卽我之全體大用也一處不周到引疚負

初試應本

九

罪政無已時斯文未喪願

天其膺啓之焉

其一

敬義載丹書程朱道範乾坤柱石胥在焉世界離此
不成世界人生離此不成人生但崇效與卑法偏重
焉失則惟均我不補救所未備俾殫下學而達天德
責何能已

其二

經書炳日星帝臣事業聖賢精髓咸寄此經濟舍此
不成經濟理學舍此不成理學但載籍與心得

嚴則無二我不內外宏兼修俾由窮理而盡性
責何得寬

其三

氣節關人倫之坊表今古人心今古風化賴此矯持
我既不能依中庸于己又不能表氣節于世豈非名
教中罪人乎負責何大

其四

才能係救時之利器邦家興喪邦家治安恃此救濟
我既不克備全德于身又不克見才能于外豈非倫
物中棄人乎刻責何深

初試應本

十

其五

任俠類血氣之勇非聖道所貴時而扶公道急人難
其骨力反超小儒之上我能養浩然之氣全無慙之
剛方可配道義而塞兩間責其可已耶

其六

曲謹是硯執之士非神化所宜若夫遵遺架守正
其志性實邁夸士多矣我能秉中正之德妙時措之
宜方克達權變而福萬姓責其可緩耶

右六則

董楊王韓周邵程張朱陸薛王諸大儒之卓見

操所未及實我之卓見堅操所當及也一件不
淳全負愆引咎政無寧日聖道將興願

天其孚佑之焉

受業同人聆

許夫子誨勉有年總之與父老講論以相勸日夕寒
暄先知有親朔望拜禮又知有君既知

君親自爲良民與吾鄰講學以相勉下學上達定要

希聖崇效卑法決要達

天能體天聖自成大儒或疑窮大者難居許夫子曰

三代而後學者期待每患自小天地是我一體

初試應本

三

之父毋聖賢是我同堂之師友何嘗遠大政因
五百年來二千年後學者茫不知自己體量之
如何大故引之學聖不知神聖體量之如何大
故引之法天又不知天地體量之如何大則奈
何夫子曰但觀父母則知天地矣父母之與子
務期克肖尤期亢宗斷無自明已心自見已性
視子姓在牖外者父母之與子斷無世治我教
養之世亂則否視子姓命脈有異時者父母之
與子既期其衣食有賴又期其禮法習嫻亦斷
無但知書香而不念門庭衰落者父母之與子

期爲聖賢又爲豪傑期守墳墓又志四方所圖

然者斷無才吾子不才非吾子依膝下者親當

逆旅者疎視子姓痛癢有異念者父母之與子

恩怨總不任窮達要克家斷無出令其有守處

不令其有爲喜則獎勸頌加怒則撻治俱廢者

父母之與子生死無異情久暫無二念幽明人

天割不絕阻不斷一種天性決無存吾子也歟

非吾子一時子也千百世非吾子者知怙恃體

量之如此大其覆載體量之如此大不待言矣

既知天道則知聖學如此講說如此體備而天

初試應本

三

道聖學直等諸家常何常遠大何常難居吾鄰

同人洵不可不人人自責矣勉之哉

告謝 城隍 區文

皇清康熙之十有九年歲在庚申冬十有一月奉

旨依吏部議行取天下凡為縣令之卓異及薦舉註冊

者赴京考選科道海寧縣知縣許 召居兩浙首

吏到之日部限兩月肅行告廟辭

神敬以香帛具祝而為之詞曰自天人一氣之學不明

而一陰一陽互為變理之道不見不才三禮幸洞此

義履任之始先與 神誓懇達告天樓日夕禱祠無

非曰望

君王壽考望 君王聖明願諸樂業願萬世泰平至

神誠應本

十一

每月朔望或水旱愆期行香拜

神亦惟求福國祐民陰助禮之不逮以教養此邑之父

老子弟而已自始迄今一心靡二唯 神祐之唯

神鑒之今當

因召此都人士僉為禮賀禮何敢有總歸

強功謹據其士民之膺陳而飲之嗚乎朝分兩代春秋

閱百千餘年牧茲一邑者未覩內陞一員况時勢險

阻心力難齊千辛難苦欲舉一事之定有成效與夫

事之胥獲利濟益非 神助其就克之利無不與

耶此都人士為之記九變焉九變者何曰士知聖

民知 上諭曰師知尊祀曰先知薦享曰吏知守

曰豪知戢欽曰荒知預救曰變知早弭曰枯知掩澤

凡茲九變伊誰之變非 神莫功害無不除耶此都

人士為之記十八化焉十八化者何曰理無強禦曰

獄無冤民曰衙無蠹窟曰庠無黨持曰庭無差援曰

里無旗橫曰頒無越告曰軍無刁譁曰海無颶患曰

洋無寇警曰賭無潛窩曰打無奧援曰賦無抗通曰

差無雜派曰丁無虧累曰獄無罰贖曰行無濫取凡

茲十八化伊誰之化非 神莫功尤難者人願善而

天從物情感而祥應此都人士為之記三異焉三異

初誠應本

十三

者何曰海潮平自乙卯年始也曰朱露降本年之三

月十七日也曰白燕來前八月之朔三日也凡茲三

異伊誰之異非 神莫功嗚呼三禮不材飲冰茹蘗

念不及私

神人共照七載于斯尚且叨俸七年 詔封兩世紀錄

十次薦舉二疏今行遷擢矣因想幽明一理考覈無

殊黜陟大典人天自一 神當先膺

上帝之寵詔受不次之褒封無疑也繼今之後舉天下

而乎祐開萬世以太平詎非理之可信而事之必然

者哉敬合一邑父老子弟為之拜禮申謝兼為之頌

皇帝御極多神功海隅率俾變化從小臣彈職自磨礪
七載撫字守愚忠日旦感格告蒼穹還期一道挽頽
風九變十八化誨同環海清宴永黍豐神靈翊贊保
始終敢曰循良胃化工

給音咨取及微躬謝免愆尤近

帝聰願歌天保賦彤弓神人胥洽呼吸通此邦永綏戴
併懽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既望之吉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奉

初試應本

三

自行取考選知海寧縣事天中許

題

謝別父老子民示

爲謝別父老子民併申勸勉以臻後效事照得
雖不衝劇實爲兩浙第一煩難之邑歷數向來蒞任
茲土者雖號稱精明強固之才不能出坎窞以聘天
衢豈盡咎習俗澆漓人情傾險所致乎本縣初膺選
授都門先輩俱爲余棘手危之然秉心無競傳家清
白素志不違一切升沉得喪久已置之度外自下車
來日與諸父老子民反覆勸勉風俗如何返醇人心
如何歸厚如勸農講約尊祖敬先以及義塾積谷弭
盜濟河種之苦心重務皆已次第成功羣心趨向本
初試應本

五

縣一夫罹罪引爲已事故每日告天以自信開誠以
布公經今歲且七稔竊意苟免覆車已出萬幸過蒙
各上臺明鑒汲引既登薦剡旋膺
行取遵限展程卽日交代輕車就道同念寧邑任事
爲曠古所未有之典何敢忘諸父老子民相感相成
之誼而始信從前相傾相軋之習俱屬浮論矣相應
徧告謝別併申勸後來力田孝弟樂業安居以今日
之成效漸積經久無敵則海昌爲兩浙第一淳良美
邑本縣入都門將拭目以望之矣今見街衢徧貼公
啓念本縣清風兩袖行李無資欲醢錢以助脂粉之

需具見地方厚道但本縣自反不能效昔日劉寵投錢故事其何煩羣情鼓舞踴躍輸公耶至於各鎮各酋長生設位尤於

功今不空美意業已中叩唱呼慎毋存跡併此佈白須至示者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

頒示 縣市四鎮并各首

初試應本

十五



聖學源流 辛酉燕邸

天下長治莫先正聖學。聖學一正。則異端自息。天下可

以久安。白道學。日趨蔽僻。治功不興。治功不興。人心

亦因不正。嗚呼。道學日講。失其源流也。非一日矣。概

今言道學者。啓口輒辨朱陸。究竟歸本一心。此外源

於何處。流於何處。舉不之問也。吾鄙聰明才智之士。

半逃禪。謂明心見性。即千聖百王之嫡傳。而表章聖

學者。又不在吾道源流。據經書。暢正其旨。但指闢之

曰。彌近理。大亂真。愈無以服逃禪者心。歷宋元明。學

辛酉燕邸

者從靜坐入。觀想生者多。未常不是。浸假而空談性

命。自了身心。視天地民物。若非同體。指王法聖教。盡

屬影響。大傷風化。流害國家。深心吾道者。辯正之。彼

則曰。前朱陸。後薛王。亦祇傳心。再不舉虞夏商周聖

人之經書。以表章之。是尚有真學術。真事功。扶持風

教。興起庶民者哉。當此五百年之風會。何可一日不

亟正之。正之奈何。澄聖學之源流。流處得之矣。說者

曰。道學盛於有宋也。太極王無欲。通書。貴耳誠。首推

濂溪。可統以解諸儒之訟。而無極二字。仍不免爲他

學口實。得有曰。道無二致。議常經者。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聖學之宗。舍宗孔氏。安歸乎。說者曰。此章素集羣聖之大成者。豈道統不在君若相耶。唐韓愈推本堯舜。禹湯相傳。以至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五百年道系。見知聞知。端本虞廷哉。說者曰。猶非其源。原夫圖書天垂。洪範天錫。漢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也。嗚呼。此真千聖百王。一中道統之所自源也。夫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堯以一身兼君師任。睦九族。協萬邦。惟是欽若昊天。敬授

辛酉燕邸

二

人時。歷數在此。執中卽在此。寧有他異。肯耶。以觀列聖相傳。曰降衷。曰明畏。曰顧諟。曰昭事。曰執競。何非延此中。以繼承天子民之任焉耳。彼逃禪者。亦云觀中。據此觀來。彌近耶。否耶。真自不亂。其不待闢也明甚。由是推之。孔子謂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則孔子悲天憫人之學。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可知。孟子以仁義樹標。直破楊墨無父無君之堅壘。非孔子誅亂賊之春秋乎。進至廣川策天人。昌黎著原道。濂溪立人極。雖所得

深不一。孰非濬源洙泗。願宗孔孟者哉。諸君有求元明以迄。

本朝彬彬儒宗。講天如何憲。聖如何希。若何堯齔堯舜。若何祖述。孔斤斤焉。禘祫宗陸尊德性。道問學之紛紛也。不幾乎祭百川志。創宗於海故。今由源而匯。此之曰。紀在四科。支派中。亦可省辨矣。說者曰。道學當溯其源。既詳之矣。其流安窮。蓋講學者。當期優入聖域。今但曰。千聖祇傳一心。忘却吾儒本天之旨。適坐釋氏本心之說。安往不見彌近理。大亂真耶。若遽

辛酉燕邸

三

闢之曰。天由心生。此言荒誕。亦恐無以厭服逃禪者心。乃天地原從太極生。人與萬物。實由天生。道至參天兩地。生民育物。所謂放之必彌六合。欽之則退藏於密者。是也。必欲尊育自心。曷言生天。實濟何在。雖吾儒亦主言心。其實不同。念自秦火後。微言絕。但覓得經在。卽考在也。至後儒。輒有解經經亡之議。則矯解經之弊者。不得不審其功於存心。其說頗主尊德性。又唐宋來。異教出。但明得心在不立語言文字也。數百年。幾成荒經滅古之世。則矯冥悟之偏者。不得

不實其功於窮理。其說類主道問學。兩者功皆不在子與氏。拒揚墨下。迄今不念孔孟真面。由此現。堯舜來。六經遺教。賴此存。諄諄焉。詆神詆俗。不幾掩已然。砥柱功。偏究日後狂瀾之泛耶。今由流而大正之曰。千聖不單傳一心也。歷有依據。攷古帝王。欽天治人。理既明於心。又以欽天治人事。做在本諸身上。所謂反身而誠。非耶。誠身。方盡其性。以語盡人性。盡物性。猶未也。必至巽倫攸敘。萬邦協和。山川草木魚鱉。莫不咸若。此又徵諸庶民。至誠而動物矣。心至是不已。

辛酉燕邸

四

幾經變化矣哉。曰猶未也。考前王。俟後聖。果能無繆與惑耶。建天地。質鬼神。果能不悖與疑耶。直至知天知人。上下幽明。合德無間。而且千載後。服教畏神之未有已。所謂沒世不忘。人已盡。天已全。方言登道岸已。嗚呼。此千聖百王。一中道統之潮流。而還源也夫。源真。流真。斯聖學之正矣。今幸

適際五百年昌期。勤學懋政。卓越前代。又以經書。頒賜內外滿漢大臣。右文崇治。敷揚性學。彰明道統。可謂至矣。然猶有進焉。伏願

祭後序言

許三禮曰。不達天德。不克登聖。疇不敬宗祖。何以格神明。故仁人愛帝孝子。饗親道本一也。事父母如高天。厚地。敬天地如大父母。母心無二也。惟知天地父母是我身之所繇來。我身即天地父母之所枝葉。所以聖人務本不分人天。不論存歿。制生事死。葬慎終追遠之禮。獨是人苦生養日短。死祭日長。此聖人祭義尤為精切焉。記曰。所以仁鬼神。竊謂通幽明之窮。在此達仁人孝子之志。在此雖海可枯。山可爛。這點與祭真切之精神。實實能聽於無聲也。視於無形也。蓋子若孫。無刻不感通於祖先之靈。爽猶人無刻能

祭儀

一

離於天之旦明也。祭之時義大矣哉。先君子洞悉此義。遵朱子祀先禮。終其身謹行如一日。禮得奉盥獻執事。有年自祭。丑冬蒞任海昌。曾負祀先軸。隨到署。按時秩祀。不敢缺。雖遠離墳墓。猶賴諸父昆弟。祇薦常事。越辛酉秋。方自浙抵京。邸選授假歸梓里。焚黃後。即同諸父昆弟。講究祠祭。墓祭。時祭。忌祭。各與禮復。古上食。後食。飯下祝。上諸儀制。蓋於尊祖敬宗。中存篤睦之義。於歌詩典禮。時彰訓化之心。是亦家政家學之大者。嘗仰岳忠武公解兵。何日廬母周國夫人姚氏墓。旦夕不敢解。又考劉中丞公致政歸。自課童僕耕與校授諸孫。經外惟祭祀必時。雖切賤與均。禮無不備。

許氏家祠四時祭儀注

前三日齋入竅啓禱告祭期再拜 前一日洒掃潔濯布几筵陳
器飭庖脯時宰小牲具俎厥明夙興將事具盤盥濯爵七箸于室
東几安祝版于西几陳爐果油果于各祭筵備時果菜盛于西案
各執事分爨已定

贊明燒燭燎儀行事擊鼓三通主人盛服子弟從替禮就班唱禮
執事者各司其事與祭者各就位主祭者就位行降神禮諸盥洗
所 四人 執事者酌水進巾諸酒樽所 司爵者舉爵洗拭諸香案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上香爵酒俯伏與平身復位行祭神禮作樂
祭儀

三

鞠躬伏興伏興伏興伏興平身樂止歌藝我之首章 代鼓三
者我 鼓一 匪我伊蒿 鼓一 哀哀父母 鼓一 生我劬勞 鼓三 行進饌
禮作樂詣 神案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進饌 四人 畢俯伏與平
身復位分進附位饌詣盥洗所 四人 盥洗進巾詣神案前 四人 跪
畢幼者皆跪進饌 四人 畢俯伏與平身復位樂止歌藝我之二章
代鼓三 擊鼓三 藝藝者我 鼓一 匪我伊蒿 鼓一 哀哀父母 鼓一 生我勞瘁
鐘三 行初獻禮 四人 作樂捧帛者捧帛執爵者執爵詣酒樽所 四人
司爵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獻帛獻爵祭酒
酌酒奠爵俯伏與平身復位分獻 四人 詣酒樽所酌酒詣神位前

初者皆跪獻爵奠爵俯伏與平身復位詣讀祝位跪與祭者

跪樂止贊捧祝文跪主祭左讀祝曰維 年歲火于支 月于

支朔越 日于支孝元孫某等敢昭告于 高祖考高祖妣 曾

祖考曾祖妣 祖考祖妣 顯考顯妣四代神主之靈 封贈恩書

日氣序流易時值仲春感切露濡不勝永慕謹以潔牲柔毛榮盛

醴齊祇薦祀事復以四代附葬宗親遷葬神主三屬各靈配享謹

告祝畢安祝版作樂俯伏與平身復位樂止歌藝我之三章 代鼓

鐘三 餅之罄矣 鼓一 維禱之恥 鼓一 鮮民之生 鼓一 不如死之久矣
鐘一 無父何怙 鼓一 無母何恃 鼓一 出則御祖 鼓一 入則鄰至 鼓

祭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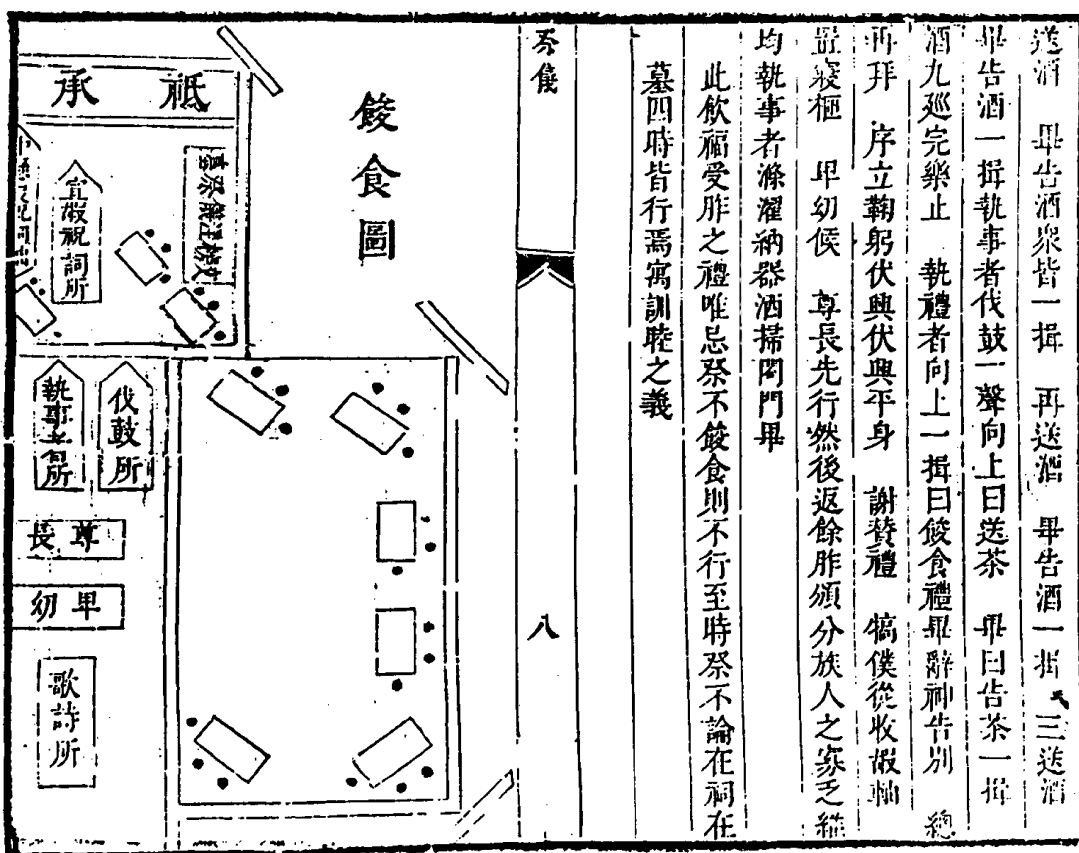
鐘三 行亞獻禮作樂詣酒樽所 四人 司爵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再獻爵奠爵俯伏與平身復位分獻 四人 詣酒樽
所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畢幼者皆跪再獻爵奠爵俯伏與平身
復位樂止歌藝我之四章 代鼓三 擊鼓三 父兮生我 鼓一 母兮鞠我 鼓一
捐我畜我 鼓一 長我育我 鼓一 顧我復我 鼓一 出入復我 鼓一 欲
報之德 鼓一 昊天罔極 鼓三 行終獻禮作樂詣酒樽所 四人 司爵
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三獻爵奠爵俯伏與
平身復位分獻 四人 詣酒樽所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畢幼者皆
跪三獻爵奠爵俯伏與平身復位樂止歌藝我之五章 代鼓三 擊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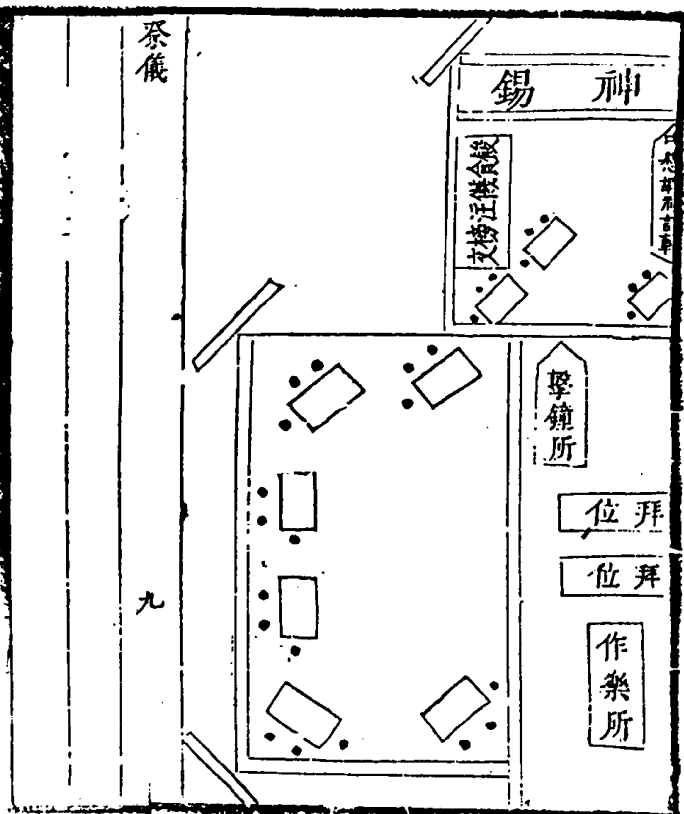
原缺第五、六葉

子鼓一 無大故無難妻鼓一 母爲奴隸以辱先鼓一 有一於此者鼓一 生不齒乎族鼓一 死不入於祠鼓一 願共遵之鼓一 一揖而退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酒 送畢曰告酒一揖再送酒 畢告酒一揖三送酒 畢告酒一揖 執事者代鼓一聲向上曰進饌湯 送畢曰告饌告湯衆皆一揖執禮者向上一揖曰靜思論訓擊鐘一聲無僂言 無勅說 舉爵飲湯食羞皆候長者餽畢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茶 畢告茶一揖執事者伐鼓一聲執禮者向上一揖曰肅靜無譁 敬聽歌詩三鐘三子養親今弟敬哥鼓一 休殘骨肉起風波鼓一 幼勞恩重須當祭儀

七

報鼓一 手足情深要取和鼓一 公藝同居今古罕鼓一 田真共處子孫多鼓一 如斯遐邇皆稱美鼓一 子養親今弟敬哥鼓一 三而退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酒 畢告酒衆皆一揖送酒 畢告酒一揖 三送酒 畢告酒一揖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進饌湯 送畢曰告饌告湯衆皆一揖 執禮者向上一揖曰靜思詩義擊鐘一聲 早完國賦 無非大夫 勤讀進德修業以光祖烈以裕後人饌畢 執事者代鼓一聲向上曰送茶 畢告茶一揖 執事者伐鼓一聲 執禮者向上一揖肅靜無譁 敬聆雅樂 作樂一闋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





聖孝廣義

都察院候補監察試御史臣許三禮謹

呈

開宗明義章疏第一

臣按

孝經孔聖曾賢授受之書也。先儒謂爲大學母。但自天子及諸侯卿大夫至士庶人統言之。未有爲聖天子專言者。臣遵其章廣其義敬疏曰。

盤古由混元太極以闢宇宙神聖統治人天順化今聖孝廣義

昔無異其道非自貴者始乎。或人請曰。大學宋臣真德秀衍焉。明臣邱濬補焉。今孝經廣義例此當有之。臣疏曰。

聖人上帝孝子也。君師之所由作也。專疏實以尊其經。六合一家萬物一體受之天地不敢貳。不敢虐。孝之始也。體元贊化撫中蒞外洽德於幽明以告泰和於天地。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天中於仁民愛物終於爲萬世建皇極。虞書云。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天地俱接父母

聖皇章疏第二

樂天者不忍薄宗親。畏天者不敢狎民物。太昊畫易。明乾坤。神農教稼。嘗藥。遂生育。軒轅垂裳。創律歷。皆代天神化。而錫類加於百族。施及萬代。蓋聖皇之孝也。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

聖帝章疏第三

一中肇歷。帝位克禪。五典慎徽。闢門求賢。所以巽朕位。懼不克協。和萬邦。勝天工也。所以惇德元。謂其能德諧神人。熙帝載也。精一肆類於上帝。然後能民安。聖孝廣義

二

物阜地平。天成永賴於萬世。蓋聖帝之孝也。太甲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位艱哉。

聖王章疏第四

非順乎天之事。不敢舉。非應乎人之事。不敢行。非時至勢迫之事。不敢動。是故易官而家。改揖遜而放伐。變不失中。權能合經。奉帝討命。而德無慚。故民水火。而名不失。三者合矣。然後能革命。而行郊社之禮。而嘗之義。蓋聖王之孝也。皋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聖相章疏第五

春秋之稱。曰天王而尊同。父子之道。曰天性而親同。故父取親。而君取尊。兼之者天也。人臣事君。如事天。則忠事親如事天。則順。忠順不失。臣極彰矣。若弼教。若明刑。若典禮教胃。調元輔化於虞夏。若復辟。若典學。若負辰。若演範陳疇。變陰扶陽於商周。皆順承平。天之事。然後克稱曰帝臣。而永保為宗子之家相。蓋聖相之孝也。商書云。佑我烈祖。格於皇天。爾尚明保。聖孝廣義

三

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聖師章疏第六

不膺運而任道。不從政而闡教。終皇帝王霸之會。以經法天。而為素王。刪六經等百聖。正三綱。鐸萬世。總配德於天地。此聖師之孝也。故自聖皇。聖帝。聖王。至於聖相。聖師。不事天地。如大父大母。而為達孝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疏第七

或人曰。甚哉。聖孝之達也。臣疏曰。聖人天為大父地。

爲大母。一身偉然而爲宗子體其大德曰生胞與民物懷柔百神以宏績緒是以知化爲善述其事窮神爲善繼其志大君見崇效卑法之可治天下也是故先之郊祀以祖配而天下皆敬其尊繼之明堂祀上帝以父嚴而天下皆愛其親存心養性爲無忝而天下道德一制禮作樂爲匪懈而天下風俗同以蕃庶物爲顧養以育英才爲錫類而天下各正其性命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聖孝廣義

四

孝治章疏第八

惟皇天眷佑下民而作之君也寵綏四方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俊傑乎故在安民在知人所以奉若天道夫然故論道經邦寅亮宏化則立三太三少式天三垣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立冢宰號天官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則立司徒號地官宗伯式天道之春治神人和上下以掌邦禮司馬式天道之夏統六師平邦國以掌邦政司寇式天道之秋詰姦隱刑暴亂以掌邦禁司空式天道之冬居四民時地利以

邦土故聖王之孝治在知人善任使也如此周官云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日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

聖治章疏第九

或人曰敢問聖人達孝無以加於敬天地乎臣疏曰夫人親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在三之節莫大於君親師惟聖人謂非天地不生覆載降衷恩同罔極非天地教不知河洛示則義當北面非天地食不長受祿膺命節宜匪躬如是聖人之達孝又何加於敬天地聖孝廣義

五

乎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玉聰明惟聖時憲元后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莫不克謹天戒以康兆民至於敬乃親者不天地若是謂悖天儼乃師者不天地若是謂侮天奉乃君者不天地若是謂戾天雖至治馨香明且時飭君子不貴也君子行範九疇一範五行二範敬用五事三範農用入政四範協用五紀五範建用皇極六範乂用三德七範明用稽疑八範念用庶徵九範嚮用五福威用存極皆若昭受帝命是訓是行是以俊乂百官則而象之九州四海畏而

之故能誕膺天歷而永其令緒。大雅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求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紀孝行章疏第十

聖人之事天也，與陰陽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錯行，與鬼神合其吉凶，與雷霆風雨合其鼓潤。五者備矣，然後能事天。事天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忘危，則身多咎；處存忘亡，則家不保。特治忘亂，則國必傾。三者不戒，雖南郊北祀之典，等之不孝也。

聖孝廣義

六

三風章疏第十一

三風之微，有十愆，而罪莫大於拂天之明命。逆忠直者，聰蔽侮聖言者，法比頑童者，皆德遠此，越厥命以自覆之道也。

廣要道章疏第十二

彌綸天地，莫大於仁；統御中外，莫尚於義。安民成物，莫大於禮；保治救亂，莫善於智。斯四者，皆天元也。故視事如天事，則敬；視民如天民，則愛；視用爲天物，則節。視賢爲天英，則不敢棄；視時爲天令，則不敢違。所

操者約，而全者大，此之謂太元也。

廣至德章疏第十三

聖人之教，以達天德也。非參兩而倚乎數也。德通神明，爲上帝立萬世之心也。情類萬物，爲下民立萬世之命也。文未喪天，道未墜地，爲往聖來賢立萬世不易之極也。伊訓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非至德，其孰能天民克順如此其極者乎？

廣揚名章疏第十四

聖孝廣義

七

聖人之全天性也大，故能格遐邇於一心，立天命也。永故能正人物於一身，運天化也。神故能通古今於一息，是以孝德成於已，而幽明遠近，麗澤於無窮矣。

補憾章疏第十五

或人曰：仁人饗帝，孝子饗親，分殊理一，則聞命矣。敢問：君有爭臣，父有爭子，經著明訓，事天者取順，不取爭乎？且疏曰：否否。天有心也，天有數也。自生民來，一治一亂，非天數乎？歷治莫亂，則天心也。聖人順天心，不順天數，故樂天之命，安土敦仁，是天將順之子，悅

天之數撥亂返治。是天幹蠱之子。大地有憾。惟聖與君補之。是謂達孝。果當闕陷。過者不裁成。不及者不輔相。又焉得爲化育之贊乎。

感應章疏第十六

昔者天不愛道。河出圖。地不愛寶。洛出書。聖人有道。神物生。是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故雖山川鬼神。叶寧盛世也。龜龍麟鳳。肇吉詰王也。志一動氣。其常也。祥莫大國多寡臣。禎莫大家多順子。瑞莫大野多耆老。化國之日。舒以長。君子萬年。服教長神。聖孝廣義

且在奕世矣。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法祖章疏第十七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聖人篤厥本。敢不聰聽。先王之彛訓。天難諶。民可近。不可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昭有常憲哉。人君克謹此四者。乾綱其永孚於正。假樂曰。穆穆皇祖。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參天章疏第十八

聖人之配天也。民生戎遂。物性我復。化育我贊。故

罔不過曲成不遺。此合德之政也。先弗違。後奉若。時乘六龍以御天。此體撰之化也。聖非天何憲。天非聖罔與克相。示道不貳也。若夫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聖人直以天自處。參也云乎哉。或曰。峻命不易。稱克配以承之。或曰。不聲色。不夏革。假帝謂以美之。或曰。於昭在上。頌陟降在帝之左右。以實之。旦微洞洞。夕歷屬屬。事天之道備矣。聖人之大孝終矣。

附告聖文

聖孝廣義

維

皇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秋九月既望。候補監察

御史許三禮。疏聖孝廣義書成。在家塾

先師神前。焚香祭告曰。

皇太子國本也。出閣講學。將有盛舉。禮竊惟治學。莫大於孝。王者之孝。與士庶不同。憲

大法。祖其重者。禮日夕告天祝聖。疏成一書。名聖

孝廣義。乃遵

先師授會子孝經十八章。推廣焉者。越廿辰竣簡。

職日。繕疏進獻。蓋六經列史。俱先王垂教。孝經其精髓也。宗廟社稷。俱天地神人望。

君儲其根本也。闕最重。相需甚殷。爲天地立心。民物立命。夙所講求。莫此大。况值昌期適屆。聖道其當興。爲往聖繼絕學。萬世開泰平。在今者是舉念。

先師當年。經成告之天。今疏既竣。應告

聖。肅繕茲函。奉詞虔

告。

聖孝廣義

聖孝廣義

另迫謝日。家君子講學廿年。原以顧提天之

明命爲宗旨。言以首施由親始。孝也。言盡量。則

天地萬物爲一體。仁也。言究竟。要到聖人以天

自處。達天德也。當其操持自律。與同人講學。輒

有仁孝達天之約。今茲疏義。何非此道。再參証

之聖學問答。河洛源流大篇。又辛酉京邸。聖學

一首。總無二旨。或以高遠目之者。豈知孝子饗

親。仁人饗帝。一理也哉。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

不知有父。凡人知有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

聖孝廣義

上

法天配天。實聖學也。何高遠之有。願同志者。由

此究心。是自天命之謂性。做起。直至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方云登岸。信哉。昊天有德可通。

聖人可學而至。但莫自待卑小。區區下學。爲絕

尺視此疏。單爲

聖天子言。可也。

康熙壬戌秋九月。既望。筆記。

三補憾

許三禮曰。萬物受命於天。成形在地。立命踐形。則總在人。

尤相握造化生心。宇宙在手之權。而神聖窮理盡性。實有旋乾轉坤。以我參三才。備萬物之學。故嘗著三補憾之說。以見聖學宏大。不僅聽天由命。以賢豪自期付者比。吾師同人引伸觸類。卽事推廣。可令堯舜不必病。文王不必傷。是補闕拾遺之大。

一曰補天。蓋人非聖人。氣質定有所偏。宏學問。可

三補憾

以變化。人卽聖人。運數不能全吉。行功德。可以挽回。諸如廉頑立懦。懲忿窒慾。矯矯焉。大剛克柔克之。猛力人既定。竟有勝天之時。又施惠散財。持盈保泰。抑抑焉。存卑牧。淡甘之小心。理既貞。無不勝數之事。此造命之功。其力可等太昊作甲歷。軒皇制支干。

一曰補地。蓋土非中氣。斥鹵已分肥磽。別則壤。可以調劑。方列九州。水陸不免高下。分災祥。可以栽培。諸如賦下賦中。納總納結。確有遠近輕重。不

虞則既定。何慮地力之竭。又議蠲議賑。置渠置。早備補偏救弊作用。山海可航。何懼東南之缺。此救時之政。其德可埒女媧氏鍊石。夏禹王刊山。

一曰補人。蓋主器須人。君天下。非一手足烈。故皇有六相。帝賴五臣。任道在人。聖統傳必五百年期。故前賴見知。後有聞知。試觀主爲元首。令臣哉鄰。哉。是無股肱。惟君相一心。方能照天下萬民。爲一體。又民有心志。無聖人賢人。是無耳目。必開繼一脈。真能合古今天地爲一身。此宏道之權。其功可

三補憾

配六子代乾坤。會孫王郊禘。

先大父司寇公。每言開義學。施方藥。諸若恤災急難。等好事當做。先孝祀公。遵行之。水治祖居。設義館。幾年。又製藥。施方。刊勸化人書。如感應篇。功過格。多種廣布。不啻呼替者開眼。起跛者舉步。是一補天憾之類也。至於朋族黨。幾世不倦。急人難。每事殫心。其如墳山缺者。隨處培補。兵火失者。俱厝奠安。是二補地憾之類也。且收養盲者。啞者。助寡乏。不能莢者。凡親知缺子。

資人買妾。勸人立嗣者更多。不殊氣絕者。招之還。冤骨冷者。救之復肉。是一補人憾之類也。

凡此舉一類百。非單爲先人。挖揚懿舉也。見吾人靡不賦此性體。莫不具此力量。常懷救人之心。多。做救人之事。偏在缺陷處。急難處。留心。就是參贊。化育大業。希聖達天。學在我。致。

君澤民。事隨分。補闕拾遺。落日參天。俱此物此志也。願同人勉之。願同人推廣行之。

皇清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春正月既望之吉

三補憾



三補憾

三澤之佔產原被翁婿兩相帖然至坊官武弁跡守汛地。內。外失盜者特奏四疏失火者特奏一疏。衙。署。總。甲。違。條。犯。法。責。革。更。換。書。辦。朱。昌。樊。天。柱。皂。頭。吳。士。英。陳。進。忠。總。甲。初。安。國。趙。龍。共。六。人。一。年。內。經。收。稅。銀。無。幾。毫。未。敢。私。奉。行。上。件。無。算。一。未。有。悞。弄。

神工孚佑曷以臻此溯自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前與布御史。共。事。以。迄。今。歲。二。月。前。與。于。御。史。共。事。本。月。廿。五。日。前。則。與。詹。御。史。祝。御。史。共。事。者。屢。勉。同。心。實。多。教。益。嗚。呼。湛。湛。清。天。不。敢。以。一。欲。疚。此。心。煌。煌。大。憲。不。敢。矧。一。情。隱。厥。法。斯。民。有。

巡城告 神文

三

口前道存今惟

明神實鑒之御史若可無負 簡嘗

神亦可昭告對越

上帝矣謹告

巡視北城到任祝文稿

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秋七月乙丑朔越二十有五日己丑吉旦巡視北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許三禮謹以香燭牲醴之儀敬叩告於

北城察院土地尊神曰惟神聰明正直福國祐民矧在憲司電灼雷欽奸邪能剪善良克慶申王者法嗣上帝命禮職比風霜志在安靜矢公靡私賴神匡正滿漢同心寬嚴兩濟懷簡書畏作協恭事蒞任伊始冰心相誓維神昭鑒尙其格只謹

祝

巡城告 神文

四

巡城告 神文

掌山東道差滿恭告 衙神文稿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丙寅冬十月壬子朔越十三日甲子掌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許三禮謹以香燭淨水敬叩告於

都察院土地尊神前曰惟神典隨位遷職按時盡一惟奉

帝之嚴勅命而照臨福福善貴有攸專猶御史任糾彈掌風憲

見無禮於

君肆害於民者則祭之効之怨有難避但期善歸於

上澤沛諸下可對 天人雖暫尤加身終

掌道告 神文

一

聖明戴念惟

神鑒之念自乙丑冬十有一月三日掌山東道事迄今連閱

滿一期所歷

神靡不電披衷陳告

神再聽之計掌道日即同滿漢大臣公審晉撫豫南等市政司

那龍按察使庫爾康太原知府李玘文水知縣毛文鏡高平

知縣宋思陟交城知縣齊遵周貪婪一案竊議封疆大吏虐

僚屬殃萬民三木不枉百里郎官糾民膏奉上言一級何惜

大討良不爽哉推廣念之念源未惡民孽未除是以言蕩平良

察大吏宜嚴一疏既掌道則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之班與焉
會滿漢中堂學士奉

上諭率總河靳輔按察使于成龍同九卿等臣會議開海故道由
水救民事蓋于成龍係

皇上捐金百萬專委救高贊等七縣數百萬災民性命而被陷溺
之億萬流民又日夜望救如歲無如中有阻蔽致刺血控災
之薛亮等被恭摺刑拷斃在且夕直如客雲障天哀號莫達
紅日當天毒手遮蔽禮是以有通政之壅蔽已甚一疏今幸
聖明洞鑒遣官開海前蔽者俱斥是天澤已沛民命得甦矣茲恭

掌道告 神文

二

逢

聖主適際昌時策進士以道原表聖教之天學豈但師表幸魯符
甲子乾千歲之昌期而且理學宗朱應貞元會五百之景運
不先不後明道開天斯文不煥在茲耶禮是以有備道本天
釋教本心援董陳疏表

皇上發明二千年再振之聖統蜀藩劉顯第被重慶守孫世澤印
訐偏控各部院職私累數百萬卽未經督撫按審已被同官
黃斐題奏何得拘例壅不上聞乃雙糾之解任以申國法浙
藩王國泰并齊泉吳毓珍不敬失儀

原缺第三至六葉

聖駕回京二十五日卽 諭內閣傳 禮問話傳

旨賢儒位次事前曾兩議後

皇上着畫一今九卿既畫一問 禮更有何說 禮對既昭太學現行
位次行卽當頒行直省各學畫一是在

聖裁 禮有何說卽此見

上惟心聖教再三詳切之至矣東撫將張發瑞打死羅貞生一案
二十三年旣以主使題奏革 矣後以張輝之級抵題奉奉

旨三法司核議具奏已經駁審二次張撫終不肯照前審題來都
察院會議以獄重初招查二十三年以張發瑞主使題奏革

掌道告 神文

七

職今又以張輝之爲從抵命前後舛異顯有情弊因改正具
題竟擬主使張發瑞律當依杖爲從張輝之律當流僉妻二千
里到配所責二十板承審官移取職名候到日將該撫亦送
吏部議可也會題疏上頗當

上意以此方正失入失出之大法會館關用人大典虛公乃朝臣
體統九月十六日奉

旨另擬四川學道一事 上旣已知前次爭執情實命內閣詢問
改奏一番這次遵

旨另擬爲是乃禮部三堂仍舊只以王日會一人爭執不已自啟

奏出直至午餘此中情弊實不可知曰曾外豈無才能可推
九卿中豈皆無言商確及將兩廉知府周燦推出僉曰奸竊
方定臺垣諸人曰會推何事只本部曉曉不止大非朝廷令
九卿處公用人之意我輩何得嘿嘿無言公疏上奉

旨察議巧供溺職游移互異并供不知道各屬不合失大臣體將

尚書沙澄降革仍留尚書銜徐乾學免調着降四級嚴

我斯留任降罰一時之朝綱大肅以上十三款俱一年掌道

時事除同九卿公議關國計民生諸事不開外其六件出一

已之奏章七件隨九卿之另議第一表章二十年待明之聖

掌道告 神文

八

道第二扶救五百載已進之賢稱或正郊廟大典或申薄俸

天災懲貪要拔其本祛弊須見於先關

聖明耳目之通塞者仰基治亂雖犯難必斥係民命億萬之生死

者實切職掌雖稷忌不問推本孝治之大兩議不嫌改正刑

章之嚴三翻必慎議用人寧從衆不輕保議理財雖損上以

便民既日以告天爲工課不敢一事欺天又每叩祝

君齊聖明何敢一言背

君澹泊居心不敢矯矯誇詭戾之迹寧靜舉事不敢赫赫博風采

之名但性原迂拙有開罪人事無開罪人心行每孤子多謫

原缺

問學篇

誦易有太極章如六十四象象有根宗誦帝出乎震
章知天地風雷日月山澤有主宰請問是一是二讀
王天下有三重章見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後聖
在本身微民之聖帝讀仲尼祖述憲章章見上律
下襲錯行代明並育並行在教化川流之素王請問
是異是同嗟乎吾人身心上有原本下有推廣呼吸
與聖帝相流通痛癢與民物相感召故內而性命形
體外而動植變蕃與上之星斗文章下之川嶽雲氣
胥有一處非分內不關切者耶能洞悉這個源流方

問學篇

一

知六經四書一本同原不是零星瑣碎只教人忠孝
廉節禮義敬誠一人止做一人自己性命自家名德
之秘事又知靜聖動玉全學大道亦不是泛泛常常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得幾件位天地育萬物大
規模就等合內外兼體用之大業要從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處窺透感通一靈百達所謂凡事能循天理
動者幽明人天現在已達未來莫不統攝於其實有
用之身心眼見有真實有用之經濟到此纔可以拱
揖上帝涵育萬靈而太極在我矣所謂窮理窮道
個理盡性盡這個性至命至這個命曰明明曰出

流行實實做得莫致而致莫爲而爲步步驗得果克
入天道業圓滿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做成這個身
分可卷可舒能開能繼益知顯仁藏用四千九十六
變化皆體備天人生生息息之妙用而皇帝王之壇
化清任和之結品不過具體於太極而各得其微焉
者別無道路獨是後來者氣薄賦偏識不能破力不
能兼專內者遺外專外者遺內盡人者不達天事天
者不盡人蹈虛蹈實體用既不克全信幽崇明源流
因之昧失千百年來此個聖道幾成絕學嗟乎天理
常存人心不死聖根不斷帝德惟生豈知日升月恒

問學篇

二

不會做聖道薪傳定不滅不向此直扣之神明之並
不知天生此人受天地之中氣而生體之如何是
全用之如何是大隨時圓轉而不失其旨務合天心
因勢裁成而必充其量定合物則窮變通久大損大
益忽因忽革總仰副上帝生生不息於以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已耳蓋自暴自棄者可憫小道曲學者可
惜卽如賢知之過窮高騖遠是釋教愚不肖之不及
守墨退步是玄流固屬刻意求道者一似地在荒遠
則然一似時在上古則然是或一道難以云中唯非
其地非其時者在所不必執斷斷然耳或因循與矯

注反得其偏偏則弊害叢生拂人碍物相救而又設
法立法則流弊滋出愈驕愈失不並耕則清靜不高
拱則刑名流蕩亡返其於天地大德曰生之意反失
與聖帝大中至正之道相遠豈但倍徙開務成物大
聖人仰天俯地近身遠物既顯道於大易諸經先在
天地人三畫重爲六爻分出奇偶點明二五則既正
且中之象已明就是得地兼得時之說子曰天下國
家可均也明乎太古雜霸之治兩不足法爵祿可辭
也明乎燕之與吳札輩有不足矜白刃可蹈也明乎
荆軻聶政之風胥不足重中庸不可能也明乎君子

問學篇

三

而時中者方能乘六龍御天抱三極救世飛潛惕躍
見羣龍无首故三百八十四變化萬有不盡泰伍無
往非龍德之正中於焉可喻其純粹以精矣雖然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子不云乎蓋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代而下原有次第階級未
可遽然故不得中行而與有狂狷在魯之嘆但得肩
世道有人如五百名世守聖學有徒如各代理學補
偏救弊天下民生有各得其所之時蒼生得救也履
虎蹈矩孔孟門牆有遵守遺經之士名教得護也以
云一治良亦幸矣此道內可聖兼外可王尙在可

之天所謂由天心直徹伏羲一畫虞廷一
 凡由一貫之真傳而接見知聞知之統猶未易言也
 幾乎有乘千歲日至之聖主值五百昌期之大賢
 然以名教蒼生統為已任日夕以格天動物之道
 業相講貫聖學不立可希耶天德不立可達耶何絕
 學之云有文王我師也陟降在帝之學問現在願學
 莫如孔子老安少懷願常存即是萬物皆備于我從
 心所欲不踰矩即是帝天自處矣願吾師同人時以
 大易月令洪範等經識透吾之身心有原本處有推
 廣處則天道地道聖道王道人情物理鬼神妙用一

問學篇

四

貫在面前參天贊地生民育物皆備在我身小心翼
 翼定省靡懈人人能行之人人能至之庶幾勉之哉
 時

康熙歲在丙寅春王正月天中後學許三禮理前說
 為是記



聖學弁言

道原於天四時行百物生不啻淳淳言處處示非聖
 語識取何人道宏自聖五經載四書存况復漢唐有
 疏宋明有註賴先儒教亦多術今先生仰承

皇上

開天表聖適值五百昌辰竟能據經體認直信披陳
 真可令 帝天開眼 列聖解頤尤可喜道系歸重
 異宗難亂讀直指問答有功正學不教有耳者胥聞
 有目者胥見哉廣同學年久相信有素不敢阿好是
 為敘 康熙丁卯午月羅為廣拜識

憲天聖學

天德隨心可達

憲天聖學

聖人可學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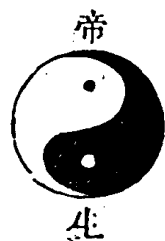
役坤
養物

悅兌

和物

國全義
君物

見離
燥物



潤物
勞坎

撓物

出震
動物

成艮
止物

憲天聖學

二

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由文王至孔子

天系道派

昊天欽若自堯宮

帝謂文傳顧諟中

莫道孔庭無聖訣

尼山禱久是參同

後學許三禮識



原缺第三、四葉

行之數年數十年念念增長仁在是矣

內聖外王一中道業

仁者以天地民物為一體

請究其實

參天 功德同位不分顯晦

贊地 學業齊效不論優劣

生民 著作周澤已湛古今

育物 心量滿施已濟常變

憲天聖學

五

天德既純王道無憾其揆一也

告天樓每年遂節為民祈天事宜

節冬至 陽生先一夕齋戒為民來年祈穀焚香拜

禮

天地神祇 萬物本於天重天道生生之源

節大寒 大雉為民物養除厲氣先一日勿謀舉

北焚香拜祀

皇天大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神

上
月初八日王侯臘祀先 人本乎祖也
節立春 所穀爲民先一日向東方禮

太皞帝 勾芒神 祀戶

元旦 天臘先一夕齋戒爲民祈年禮

天地神祇 人本乎祖又祀先

節春分 威元燕爲民祈嗣向東方供弓矢禮

高禘神 焚香點燭祀勿用牝 又禮 太陽

二月丁日爲民報教養恩焚香禮

祭天聖學

六

先師孔子 先農八蜡

戊日爲民祀土穀神北郊先禮

社稷神 面北列位 社東稷西 後禮南郊

節清明超度幽魂受其靈俾不作厲仍爲生民

澤及人鬼大典也拜禮

郡厲壇神

節穀雨 向東方供耒衣爲民祈蠶薦斷爲麥

焚香禮

先代木德君

節立夏 本日向南方爲萬物祈長養焚香禮

神農帝 祝融神 祀竈

節夏至 向南方爲民祈教實晴雨焚香禮

山川百源衆神 大霄

端陽 地臘齋戒以祭

四代祖先 午時合藥濟人

六月土王用事向西南方坤寄土宮爲民祈福

祭天聖學

七

焚香禮

軒轅帝 后土神 祀中雷

節立秋 祭穀先一日向西方爲新穀禮

少皞帝 蓐收神 祀門

七月初七日 道德臘 祀先

七月十五日 超度幽魂拜禮

郡厲壇神

節秋分 威羣鳥養羞向西方備五者饗

上帝百神 又禮 太陰夜明之神

八月丁日焚香禮

先師孔子 先農八蜡

八月戊日 南郊禮 雙祀先農北郊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神 面南列位

節霜降 先日司弓矢向西方祭於郊以報

四方之神

節立冬 勞農先一日齋戒祈來年向北方焚香禮

憲天聖學

八

天宗八蜡諸神

顓頊帝 元冥神 祀行

十月初一日 民歲臘 祀先 又拜禮

郡厲壇神 超度幽魂也

外凡

日食 月食 風變 雨淫 亢陽

諸傷禾稼之災變 無論晝夜必焚香拜禮謹天

災以恤民隱也

原缺第九、十葉

序乾大生坤廣生之上非指好生上帝主宰言

耶至一生與門弟子問難不外一仁仁者親親

仁民愛物之全德又曰仁者天地萬物為一體

若是仁者即太極中一點白非指乾大生坤廣

生自始至終之圓滿全量言之耶此一貫達天

克以師道而統皇帝王伯之道系者也言道統

至此天機有歸矣何也伏羲一畫虞廷一中孔

門一貫俱由上帝好生天地之心來無二道今

憲天聖學

十一

知太極即此所云道之原所自可知高明覆物

博厚載物悠久成物堯平章舜從欲總以生成

乎民物孔子言性道教而結局於育萬物此言

天生生無息之實濟處也無他說今知太極門

陽下濟陰上行交易處一團生氣在此所云道

之用之大可知或曰道听果何所歸耶愚曰此

先儒所引而未發者愚告天功課有年今不禁

為先聖後賢一發之為

聖主在上五百年昌期在此且千歲日至適在五六之中時在則然也蓋道原于天做出經濟撰出著作有一毫有憾于天未全天之體未滿天之量家是不能到者吁何能登今伏羲開天帝堯則天帝舜動天孔子律天俱能受上帝好生之心能滿上帝好生之量者家且到矣登吁云乎哉或曰再請徵實言之愚曰中庸言之矣唯天下至誠原從天命看透惟能盡己性盡人性盡

物性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之四聖者千古天縱至誠也既到參贊能合令千萬世之人與物遂生復性服其教畏其神是以

上帝自命而太極在我所云道之吁之歸不又可知耶或曰今夕何夕得知聖道之大原自帝天一陽生氣來聖道之大用從太極至化生萬物夫聖道之登吁由天與地命來仍到參天地上雖先輩未發實備載經書內指實講來口可

身可得踐耳目一新內聖外王之道如見玉昌期果在今耶但皇王師相征禪顯晦時位不同而道統之續緒皆一更請暢示之方可破倒空言心虛言理一派學術直令大道燦如日月也愚曰難言也飛潛異位秉賦于天既一治亂殊時有功民物又同無微不信還指實言之可也當帝天之生萬物也雖一氣自然必雷動于春日烜于夏澤悅于秋雨潤于冬又風散土藏

君之止之經幾變化而底乎成此不論古今治亂四象八卦效成能于太極已然至陶堯虞舜固曰無爲風動而四岳九官十二牧教稼穡也弼教明刑也平水土也秩宗典禮命夔敎冑也豈非人代天工與雷風山澤日月水火共爲化生萬物以副上帝好生之大德無以異哉或猶曰中天盛時聖人之德位時兼隆則然愚曰非也若禹泣罪湯解網文之明夷艱貞武之救民

水火伊周之放桐之破斧勢處最難時際極
總於上帝之德好生一點真炁看明權以合經
變不失常上承天心下救民命也所以優八聖
域其得陟降於

帝之左右有以異乎時至衰周尼山孔子上未同堯
舜下未同伊周天耶人耶將奈何耶後儒處此
挺身而任內聖外王之道矢志而講承天治人
之學寧不曰存其心已耳備其理已耳亦復何

憲天聖學

西

求耶豈知春秋時孔子繼衰周而爲素王者轍
環既罷退修六經卽知之者但曰垂教萬世也
不知受命制作其繫易也陰陽明俾萬物遂其
生象三皇之治猶天道之春其刪書也府事修
令萬物長其養象五帝之治猶天道之夏其刪
詩也使閑邪存誠萬物知其收象三王之治猶
天道之秋其作春秋也使亂臣賊子懼萬物知
其藏象五伯之治猶天道之冬其定禮樂也

憲天聖學

主

四象之土猶太極之中於焉知剛定贊修實
二帝水火工虞之事實是三代兵農禮樂之軌
實是天道元亨利貞之化其所以生長收藏千
萬世之民物如一何顯藏崇卑之殊耶由斯以
觀不但空言心虛言理者知毫無當于參天兩
地生民育物之道卽讀先儒之書者凡言存誠
言主敬言窮理致知諸旨皆知其原來處皆知
其實濟處皆知其歸宿處豈同夫後之學者我
不陷聲色貨利也我不墮虛無寂滅也我不離
權謀術數也卽自號曰道學道學云乎哉嗟嗟
言道統至此真天機於此亦明矣或曰天道王
道聖道皆在實地上做功業旣聞命孔子勝處
而統集皇帝王伯之大成以一身而備體四時
之元化內聖功德全不減外王人力補救重克
肖天工唯

太極在握帝天自處方有然又得指實徵信之矣但

都在上流認得頭根本處做工夫其於下學而上達覺異敢請爲後人再發明可乎愚曰唯唯上流不明所以空言心虛言理後學者漫不知所自所用所歸也今得此問甚善誠五百年昌期在此時也九百六十年千歲日至值

聖王幸魯表聖在此時也既倡明之庶幾大行哉試問孝親忠君仁民愛物何非下學也一自天之明命溯來直視爲天親天君天民天物則卽此

憲天聖學

共

上達矣玩易讀書誦詩說禮以至典樂何非下學也一自太極帝命大聖人口代天言認真體踐來則爲天經上達莫捷此矣先儒訓之凡事能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矣學者信能隨地隨心隨力做濟人事做救物事或一已做或衆人做或得位濟一時或著作救後世則是真能以天地民物爲一體者時時以化生萬物之事爲學則是太極在我矣學至此真以天地下位

直認爲在己之不幸萬物不育直認爲在己之不仁久久躬行雖不敢曰在

帝左右夫亦可事

上帝而對越無慚矣今天下講壇頗多實吾道之幸既在聖人門牆受業願盡心勿空言心而墮寔事願窮理勿虛言理而忘濟人庶乎聖人可學而至天德立地可達內聖外王道統一貫在斯矣

憲天聖學

七

皆

康熙二十六年夏四月十五日掌江南道事監察御史天中後學許三禮書於燕邸之告天署中



宋代六子進爵先賢位上漢唐源流圖記

按此典創議始明宏治特舉在崇正壬午奉旨定位國子監從祀有年今太常寺纂修會典序次甚明不期康熙二十二年國子監祭酒王士正等疏請宋代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今既改稱先賢未便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之上於世次似有未安禮部等臣覆稱宋代周惇頤等六子羽翼六經有功聖學況既稱先賢從祀有年其與漢唐諸儒論世次之處無庸議奉

旨依議遵行在案茲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內江南學院李振裕又

聖廟崇祀圖

具題題請兩廡先賢先儒位次自左邱明以下當儒同論代代同論年依次定位等語是皆惑於明布衣翟九思百年前之舊談未諳聖門重道統之正宗也試觀顏子年少特居配位之首年何論焉孟子生晚超列及門之上代何論焉蓋聖門原論道統況兩代太學崇祀位次已久業經部覆未遠是以有當從太學現行位次釐正各直省學宮一疏蓋從先聖先賢道采起見也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一並會議具奏時九卿諸臣會議立兩稿議當從太學現祀位次者滿九卿詹事府正詹尹恭等也漢九卿

中禮部尚書沙澄通政使司鄭重銜執蒲大理寺邊聲廷戶給事中汪晉徵掌道御史劉安國劉光美鄭為旭劉維正楊鼎也援顏子孟子為例議不從太學現祀位次者漢九卿中禮部侍郎徐乾學等也以李侗朱熹為言從太學現行位次者重道統為前議不從太學現行位次者論師生為後議兩議攸奏夫先賢先儒名號既異位東位西又不同廡本無嫌疑也況周張程邵五賢斷難以師生概律耶疏上果不當上意着畫一具奏蓋

上方崇重聖道謂周張邵朱兩程六子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

聖廟崇祀圖

二

為不可易也九卿中從後議等臣再議遵

旨改稿查國子監先賢先儒從祀位次遵行已久不便更張相應照現行例行可也疏上奉

旨依議夫既照現行例行則各直省學宮俱當照太學現行崇祀位次行明矣以此見我

皇上生知天縱妙契道原卽此崇隆正學道統君師之盛宜接幾堯一脈矣今將太學現行崇祀六賢位次圖刊刻於後記盛事也

本朝太學現行崇祀聖廟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圖記

位次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四配

復聖顏子之位 宗聖曾子之位 述聖子思之位 亞聖孟子之位

東西十哲

先賢閔子之位 先賢仲子之位 先賢冉子之位 先賢卜子之位

先賢端木子之位 先賢端木子之位 先賢宰子之位 先賢冉子之位

先賢顧孫子之位 先賢言子之位

聖廟崇祀圖

三

無

三

無

無

先賢必不齊之位

西位

東位

先賢必不齊之位

先賢高柴之位

西位

東位

先賢高柴之位

先賢公冶長之位

西位

東位

先賢公冶長之位

先賢樊須之位

西位

東位

先賢樊須之位

先賢公西赤之位

西位

東位

先賢公西赤之位

先賢南澤之位

西位

東位

先賢南澤之位

先賢冉雍之位

西位

東位

先賢冉雍之位

先賢梁鱣之位

西位

東位

先賢梁鱣之位

先賢伯虔之位

西九位

東位

先賢伯虔之位

先賢冉季之位

西八位

東位

先賢冉季之位

先賢漆雕徒父之位

西七位

東位

先賢漆雕徒父之位

先賢漆雕徒父之位

西六位

東位

先賢漆雕徒父之位

先賢公西赤之位

西五位

東位

先賢公西赤之位

先賢任不齊之位

西四位

東位

先賢任不齊之位

先賢公良孺之位

西三位

東位

先賢公良孺之位

先賢公肩定之位

西二位

東位

先賢公肩定之位

先賢鄒單之位

西一位

東位

先賢鄒單之位

聖廟崇祀圖

四

先賢父黑之位

西九位

東位

先賢父黑之位

先賢榮旂之位

西八位

東位

先賢榮旂之位

先賢左人鄒之位

西七位

東位

先賢左人鄒之位

先賢鄭國之位

西六位

東位

先賢鄭國之位

先賢原亢之位

西五位

東位

先賢原亢之位

先賢廉潔之位

西四位

東位

先賢廉潔之位

先賢仲叔會之位

西三位

東位

先賢仲叔會之位

先賢公西與如之位

西二位

東位

先賢公西與如之位

先賢邾與之位

西一位

東位

先賢邾與之位

原缺第五葉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真德秀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先儒薛瑄之位

疏中查據泮宮禮樂刊載凡從祀賢儒木主背後當書姓名位次以防混亂也

聖廟崇祀圖

改題進位舊案附後

六

考故明禮部為遵旨詳議事看得理學淵源莫盛於宋周張朱邵二程六子尤為儒宗其在聖門所謂聞性與天道者也繼往開來之功視秦漢唐諸儒實超津涯而上之茲因詳議再蒞釋奠之次瞻仰堂廡上念六子與諸儒並稱先儒似無差別欲特加崇隆又以位次題稱通行已久其難其慎令禮部與詹翰等臣詳察博議時謹按遵旨詳議有二一日題稱自四配十哲而下兩廡之間及門者稱賢不及門者稱儒前皇帝時定之然如周敦頤之易通太極圖說程頤程顥之全

聖廟崇祀圖

七

書張載之正蒙東西銘邵雍之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朱子之啟蒙近思錄小學諸書皆宏闡聖真力闡佛老精微廣大能得孔孟不傳之秘恐及門七十子亦未之或先也今六子列在諸儒之內頗有未安進改先賢眾論允合無改題木主令該監堂上官告於先師行釋菜禮無容別議一日位次考宏治中先臣楊廉疏請申明祀典謂周程張朱從祀位宜居漢唐諸儒之上嘉靖中先臣呂懷疏請道統正傳皆進廟室系之四配之下今六賢位次之議大約楊廉呂懷二意可采恭釋明旨所云經書性理大全六子為多有功聖門或進之漢唐諸儒之上以見七十子之後道統之傳惟六子能得其宗非漢唐宋諸儒所可擬者是在宸衷自有裁斷奉旨報可此崇正十五年二月議定者疏判蔣宗伯文集纂定太常會典考壬午科徐開禧典試八閩表題稱謝程錄育焉

時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冬十一月之吉掌江南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次中許三禮敬識

考稽會典國學月朔釋奠儀注

文廟月朔行香。各處神前。不但行香燃燭。且備兔醢。青菰。棗栗。四邊豆。一爐香。兩燭臺。獻酒三爵。前後五拜。以鼓樂將之。雖十哲。兩廡。十一處。止臧兔醢一味。餘俱同薦。不知廢自何時。京師首善。四方觀禮。固當先自振舉。今擬照國學行之。望日仍舊瞻拜。可也。敬將陳設儀注。開列於後。前期學書斗役。自各神主壇位前。洒掃淨拭。香

考稽會典

燭几案。各備昨階下。安置盥洗所。酒樽所。二桌。圍衣幕。爵盞巾盆。俱全。

本日贊禮生員。日四名。隨班行禮生員。三十人。至鼓樂四人。有事人役。俱着黎明蚤到。學中執事先向學師在

啓聖左右配前行。香燃燭。獻爵供果。作樂行禮。依次在文昌奎樓名宦鄉賢。亦俱行香燃燭。獻爵供果。作樂行禮。處處先完。候本府各官未到之前。

在

中。陳設果品。點燃香燭。至十哲。兩廡。諸賢諸儒位前。香先焚。果亦先供。執事人役開後。執事者先就位。各生員分東西立。二生員先立。廟內門兩傍。分獻官各教官。具常服。分列於紅門左右。俟獻官至。通贊二人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獻官以下。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通贊唱。開戶。二生開唱。叩關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

考稽會典

二

平身。獻官以下俱拜。執爵者各執爵。前以俟。贊引唱。行禮。贊引引獻官。贊引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洗所。司洗者酌水畢。進巾。贊引唱。詣酒樽所。引獻官至酒樽所。贊引唱。司樽者舉盞酌酒。各執事以前虛爵受酒。在獻官前行。

先師爵由中門進。四配爵由左門入。各立于神案之側。朝上立。贊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

跪執爵者轉身跪于獻官右。進爵于獻官。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請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執爵者轉身跪于獻官右。進爵于獻官。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請宗聖會子神位前。儀同前。但執爵者跪于獻官左。

進爵訖唱詣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同前。通贊隨唱行分獻禮。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唱詣盥洗所。各贊引引至洗所司洗者酌水盥畢。進巾贊引唱請酒樽所。引各分獻官至酒樽所。同唱司樽者舉幣酌酒。各執事者以虛爵受。在分獻官前行。各至廟及兩廡神案之側。朝神位立。俟正贊引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請。

東哲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東哲西哲。俱由左門進。各至神位前。同唱跪。獻官分獻官俱跪。東哲東廡。執爵者轉身跪分獻官右。亞聖位。西哲西廡。執爵者跪于獻官。分獻官左。進爵于獻官。分獻官各獻官接爵贊引同唱獻爵。獻官分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各贊引引獻官分獻官依次由右門出。至原拜位訖。通贊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通贊唱闕戶。其內二生即闕之。通贊唱禮畢。一揖。唱平身。

計開執事於後

先師

正獻官 府尹 府丞 通贊生員二人

司戶生員二人

捧爵贊引生員四人

正壇陳設圖

神位 獻觥 爵 棗 燭
爵 菁菹 兔醢 燭 拜位

西配 同正獻官 捧爵贊引生員四人同

東配 二位共一壇。

獻觥 爵 棗 燭

神位二 爵 菁 兔醢 燭 拜位

考稽會典

五

獻觥 爵 棗 燭

東哲 分獻官 治中 大興縣代 捧爵贊引四人

西哲 分獻官 通判 寧縣代 捧爵贊引四人

東哲 五位共一壇。
西哲 同。

爵 棗 燭

神位五 獻觥 爵 菁菹 燭 拜位

爵 棗 燭

東廡 分獻官 大興縣 教授代 捧爵贊引四人

西廡 分獻官 宛平縣 訓導代 捧爵贊引四人

東廡 五十九位共一壇。
西廡 同。

爵 棗 燭

神位 獻觥 爵 菁菹 燭 拜位

爵 棗 燭

啓聖正壇配壇與文昌奎星兩正壇亦俱兩邊兩豆。

考稽會典

六

餘兩壇俱兩邊一豆其陳設同三爵又燭一。

臺二同前文廟四壇共十四處。

總之

帝部講禮講樂之地。況入

聖廟而居官爲庠士不將禮樂攷究何爲四方表

卽如行香唱禮一節不知聲斷方下。豈四方

八個字雖行禮者與唱禮者俱茫然焉不能

齊畫一定致參差此行禮者斷以耳代目也

耳。思講正學者。請自憲天敬聖始。

月朔行香獻爵。事載會典。
陳設國品。詳泮宮禮樂疏。

或無兔以魚醢代。或無菁以芹蒞代。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日

述

府通議大夫兵部督捕右侍郎顯考西山府君行

嗚呼詩不云乎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蓋自

傷衿恤痛極而欲自殞絕也不孝廼於康熙

戊辰正月哭先妣恭人於京邸及一載餘而先

考府君有痰厥之症不孝既扶先妣柩回輿然

苦山中馳至京省視親侍湯藥者幾二年今辛

未歲歲之九月又不幸而哭吾府君也嗚呼已

矣其又何以為生乎絕而復甦者數四痛念府

行述

一

君平生立身行道忠孝大節炳然在人耳目間

使不詮次之以乞

當代大人君子之一言不孝死無所寒責雖荒迷

顛越謹述其梗概於左府君姓許氏諱三禮字

典三號西山先世家並定始祖諱彪始附籍河

南彰德府安陽縣居水冶鎮高祖諱文深有隱

德破產以脫姓難曾祖諱宗禹以子貴贈文恭

郎定遠縣知縣孝友淳篤本於天性崇祖報賢

祖諱登仕明神宗戊戌進士官至刑部主事為

宦邱華州定遠名宦考諱純字存白號勵齋以
府君貴 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少卿妣韓氏范
氏武氏 詒贈恭人府君之生妣則贈恭人傅
氏也贈廷尉公讀書勵行以古人自期爲鄉邦
所矜式郡邑大夫有大興革必造廬而咨訪焉
至於曲盡孝道尤世所少故沒而祀於孝子府
君稟承庭訓自爲童子時已屹然如成人出就
外傳穎悟迥出儕輩乙亥年府君方十歲卽見
背生妣傅恭人是時也哀哀痛切迸除暈酒茗

行述

二

將終身焉乙酉年二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試
于鄉以儒士中麟房副車冬卽選拔明經例應
廷試府君辭不就仍以諸生應試試輒冠軍廩於
學宮念帖括雖進身之先資而明體達用務以
聖學爲準於是合彰郡之士四十餘人共舉恒
社以相鐵礪蓋取有恒爲作聖之基而府君實
爲之領袖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例授知縣
需次於家時郡中因藩產變價充解軍餉有紅
白契一案不宜變價者誤入冊中檄下追償吏

民苦之府君力請上臺咨部豁免民慶更生又
安陽臨漳二邑漕米粳米互有多寡以臨漳地
近小灘鎮兌運爲便故漕米多安陽附郭向有
藩祿便於上納故粳米多此贏彼絀本屬均平
當事不察欲加漕米於安陽府君據故明賦役
全書及順治十八年全書與當事爭辨乃知兩
邑米數多寡無異始免紛更重疊之累安陽祿
米既改充兵餉每石徵銀七錢六分順治初年
米價騰貴兵索本色胥吏因緣爲奸遂每石增

行述

三

至二兩以外民不堪命府君力與邑侯營鎮再
四陳說其弊遂去至尤關風教者宋司馬石仲
玉先生由臨漳遷居安陽執政四十年清介如
一日祀在鄉賢有欲篡其後者計不得行遂欲
毀先生之主府君作祀議一首告諸當事祀始
不廢他如漢郭巨唐戴胄宋韓忠獻岳忠武明
崔文敏郭文簡諸賢皆爲之釐正祀典以及癸
酉甲申流寇之變如高指揮應詔王叅將榮皆
義不屈賊而死府君告諸學使者使祀祀于周

住國尉遲迥之勳其見義必爲如此是時贈
尉公雖春秋高尚健飯促裝令府君入京候考
中翰府君依依膝下不肯行再三促之始入京
試畢卽歸蓋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之意也
及贈廷尉公逝世府君哀毀骨立祭葬悉依古
禮時人以爲無有善喪如府君者癸丑始赴京
謁選日與賢士大夫問道講業而蔚州魏敏果
公崑山葉文敏公過從尤數旣而得杭州之海
寧適聞逆叛亂浙駐大兵凡資糧屨屨之具府

行述

四

君下車卽咄嗟立辦而民不擾且廉得袁化鎮
倡亂朱纘之鹽徒羊子嘉等皆設計擒獲悉寘
於法人心始安縣北有張公洋爲三府七縣之
錯壤荏苒伏奸往往而有府君皆隨地設宜扼
其衝要又東瀕大洋而黃灣爲咽喉之地乃於
尖山鳳凰兩山間脩築土城以土著之丁壯守
之復練鄉勇嚴保甲浚城濠以爲固圍計無不
備悉至於庶政脩舉百廢具興如築東路海塘
以防潮汐衝壩脩占鰲塔以鎮水患又濬河自

城而東至澗水橋西北至周王廟橋直北至斜
橋共計五六十里皆益令浚濶使旱有所蓄而
潦不旁溢海寧素多弊叢如捕快與盜合而爲
奸營債印錢之盤算賭博拳手之橫肆糧銀之
懸掛保催之勒索府君旣一二釐剔之而以爲
其本由於民不知學于是建海昌講院與邑中
士大夫按月訂期論道于其中四方之士負笈
而至者踵相接卽下至販夫市僧聚聚而聽皆
有所興起乙卯秋分考浙闈所取皆一時碩彥

行述

五

主司崑山果亭徐公膠西果雲王公皆倚重府
君令搜閱落卷故一榜之士多半皆府君所拔
府君在海寧八年特建告天樓於署後每日必
焚香告天如趙清獻故事至有白燕來巢朱露
降於庭栢會前海潮大至勢將穿岬府君拜禱
潮卽迴瀾故邑人記之爲三異云辛酉行取入
京考授御史候補在家杜門却執著有易貫一
書闡明河洛理數以及太元潛虛諸書皆發前
人所未發置義庄一處族中貧不能葬者俾有

於吏故祀

聖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向北答陰答陽義各有
取配位者主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尚
左居東配地尚右亦居東至分祀合祀一祖之
配前代或然非今日臣子所敢議議上事竟從
舊異論遂息丙寅二月復有通政之壅蔽已甚
一疏益爲南來高寶七州縣災民血本而發部
議降四級調用奉

旨留任川提臣有武官亦宜守制之請奉

行述

七

旨着九卿等查各代武臣丁憂例時有云

本朝四十餘年以來武官從未有丁憂者府君開具
宋岳飛事以進宋高宗紹興七年聞計請解兵
柄徒步歸廬山廬于墓側三年此往代武臣丁
憂之例也時以兩議啟請得

旨文武一體守制准楊道范時秀以荐舉應陞臬司
上知其素行特以問府君會議時奚默無一言府君
對以抱病不在會議之列嗚呼大臣之荐盈廷
之議而特採擇於府君之一言

聖恩優渥亦云至矣七月江南督學疏陳學宮從祀

事宜府君因在國學監祀見宋儒周敦頤張載
程顥程頤邵雍朱熹進稱先賢位在左丘明之
下公羊高之上因疏陳宜照國學位次下九卿
詹事科道一并會議時主照國學位次者以顏
子孟子爲例主不照國學位次者以李侗朱熹
爲言兩議上奉

旨着畫一隨依府君奏照舊例十二月掌江南道事

丁卯六月兼掌登聞鼓廳事隨巡視京通各倉

行述

八

舊例出差者不列內陞外轉之名八月初二日
內批陞通政司右叅議蓋異數也戊辰三月陞提督
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七月陞大理寺少卿十月
充武

叔試讀卷官是夕

上命與今少司馬前掌院學士厚菴李公同講河圖

洛書大意

聖容溫霽屢命陳說前席之榮無以逾此按大理少
卿例陞僉憲由僉憲方陞府尹十二月奉

順天府府尹蓋又異數也三日行香時值歲暮
即捐資辦置紗燈送

文廟兩廡以及啟聖文昌魁樓鄉賢名宦等
祠懸照又以順天爲首善之地府學儀制應依
國學規度而準則之兩廡賢儒牌位不齊卽行裝
整煥然一新朔望釋奠仍捐俸置備磁甃磁簋
一應祭器考訂儀注刊刻存學遂行季考生童
封題于二十六州縣學所拔首卷無論生童俱
有賞給至府學貧生特加捐助其崇文重道有

行述

九

如此府君再荷

皇上超擢感激圖効念京尹之職雖總轄一府然自
大宛二邑外不過以體統相維繫而已既無錢
穀刑名之寄徒有稽查完欠之名府君欲申明
職掌以肅吏治于是有特參屬員一疏有題明
一疏有例無盡一奸弊叢生等事移會守巡二
道其不避嫌怨如此時有旗人盧偉強欲進獄
探親爲獄卒所阻遂至奪門毆擊府君卽具疏
奏

開并請照五城司坊例特設黑鞭以約束旗厮奉

旨將盧偉鞭責枷示而撥步兵四名並黑鞭京尹之
有黑鞭自府君始已巳四月陞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亦不循府尹陞通政方陞副憲之例皆出
自

特恩云九月

聖主必需賢佐等事一疏事關

體不敢不力諍也時部議未上府君復具疏題
參部議仍以不合降二級調用奉

行述

十

旨免調用府君念自列臺班以來蹶而復起兩蒙留
任三獲超遷普竭此生仰酬

高厚不意自爲京尹時積勞成疾痰厥之症始則一
月一發繼則數日一發勢難療治隨于庚午二
月具疏乞歸奉

旨留任不匝月而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不在列名
候黜之內自此府君雖欲優游林壑以就藥餌
其如

聖恩罔極何不得已力疾視事愈勞益病愈病轉劇

九月初七日痰涎上壅竟不復省人事不孝呼籲天願以身代數日略甦於十月內具疏乞休奉

旨回籍調理而病勢已不可支不能就道淹延邸舍者數月計圖米許買舟或可安卧以歸竟于辛未正月初九日酉時逝世距生天啟乙丑正月二十五日巳時享年六十七歲嗚呼痛哉其竟舍不孝而法耶不孝天路欲從無由嗚呼痛哉府君精操自勵力絕餽遺身沒之後囊無數金

行述

士

一時不能購美木今新陞江南督學春坊時菴許公府君在海寧時所首錄士也遂以沙板相贈因得以襄大事府君平生學問以達天爲宗所著聖學直指一書其綱領在顧諟天之明命其條目在孝親忠君在民愛物先之立志以奮發于始繼之受持以不懈于終必使存之于心皆無欲之盡達之于外成兼善之功以爲有體有用之學而後馴至于從容中道誠人也而合乎天矣切實簡要使學者皆可持循至于虛

寂滅之教記誦詞章之學府君所不屑也由邑令而列諫官歷銀臺官京兆長西臺任司馬冰霜之操始終如一日凡事關天下國家之重人所避忌曲徇者府君侃侃言之榮辱得失不以介于中故浩然之氣無不如吾意之所欲達無慾則剛洵不誣也至于門人弟子及四方寒士執經受教者則又藹然晉接誨之惟恐或倦冰壺秋水之風裁愈變而爲春風化日其與學者交相問答及所著述者甚多不孝五內崩裂不

行述

士

能盡述姑舉其大略如此府君元配贈恭人鈔氏太守諱介公孫庠生諱充樞公女繼娶先妣贈恭人張氏兵部職方司郎中諱孟賢公孫女庠生諱廷弼公之女婦德母儀詳載府君所著行述中先府君三年卒于二長即不孝遊國學生考授州同知先妣張恭人出娶王氏山西浮山縣知縣諱槐一公女繼娶張氏浙江武義縣知縣諱三畏公女次廸汾庶母潘氏出錫孫男一吉櫟孫女二幼未字俱不孝廸出嗚

呼痛哉府君平生讀書講學動以聖賢爲法居鄉事親涖官立朝表表大節爲世偉人不孝不敢片詞虛飾伏祈

當代大人先生俯賜表揚用光泉壤不孝通謝感且不朽曷勝號呼哀籲之至

不孝孤哀子通謝泣血稽顙謹述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尙書加一級奉

勅纂修

行述

圭

政治典訓正總裁

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已未壬戌文武會試總裁充

已未壬戌乙丑戊辰文武等科

殿試讀卷官持節

冊封清理刑獄壬子順天武闈主考辛丑會試同考

政治典訓副總裁纂脩

實錄會典管理

誥勅章奏

官

原缺

兵部督捕右侍郎安陽許公墓誌銘

理學者國家之元氣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得之者浩然與天地相終始此心此理未嘗一日或息於天下而見道之明體道之力天下大重任獨以一身擔荷則古今以來代不數人而已相州許西山先生毅然以斯道爲已任精明強固身體力行其學以事天爲主且晝所爲夜必焚香告天彷彿趙清獻故事蓋天者理而已矣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信心而往多與理合世之人庸有不盡知者而

墓誌銘

獨

皇上知之故自出宰劇邑入側臺班以至游陟卿貳其丰裁之峻整名節之皎潔政事之強毅議論之光明奏疏之鯁直大率磊磊落落孤行一意

聖明在上洞徹隱微方且倚重以爲藍梅丹楫而先生歿矣是可惜也先生諱三禮字典三西山其號也許氏世居真定有諸彪者始遷彰德之安陽高祖文溪曾祖宗禹祖登仕明神宗戊戌進士官刑部主事考純贈大理寺少卿妣

氏范氏武氏生妣傅氏 贈恭人先生行七自爲童子
悟迥絕儕輩乙亥傳恭人歿先生甫十歲能躡屣中節屏
除葷酒識者異之乙酉補博士弟子試輒冠軍先生念帖
括雖進身之資而明體適用務以聖學爲準於是合彰郡
之士四十餘人共舉恒社相鐵礪以爲乾吾父坤吾母董
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學天乃所以學道也學者始於告
天中於合天終於達天則盡性至命其機在我推之應事
接物無所處而不當世之學者非墨守訓詁之習則高談

墓誌銘

二

心性之理及試之日用四碩茫然皆無當於事天之學者
故常以此修己亦以此告人辛丑登進士第需次於家桑
梓利害引爲身痛破胥吏之窟穴正先賢之祀典及贈廷
尉公逝世先生哀毀骨立祭塋悉依古禮中州士大夫舉
以爲法癸丑赴京謁選開門却掃日以講學爲事名公卿
多來問道者而蔚州魏敏果公崑山葉文敏公過從尤數
旣而得杭州之海寧一廛不樂請歸悉屏興利除害雷動
風行無敢有梗其法者故時盜賊出沒多事優容先生

沈命法靖之又爲練鄉勇嚴保甲浚城濠築土城於尖山
鳳凰山之間土兵守之以防竊發修築海塘十里濬河五
十里俾城不苦噉農不苦旱剔弊釐奸閭境稱治頌猶以
爲風俗未醇民不知學乃特建講院與邑中士大夫按月
訂期講道於其中四方有志之士負笈而至者踵相接下
至販夫市僧環聚而聽者皆蒸蒸有所興起又建告天樓
于治後每日行一事發一令夜必肅拜告之其應至白燕
來朱露降適海潮大至勢將穿岬先生焚香拜禱潮即迴

墓誌銘

三

瀾故邑人記之爲三異云入爲福建道監察御史請祀董
仲舒公先賢之次會議不果太常以
祖北郊配位應改坐西向東疏先生定議曰陽生於子而極於
巳故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位在東郊坐北向南陰生於午
而極於亥故祀皇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朝北蒼陰
蒼陽義各有取配位者至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
尚左居東配地尚右亦居東改之非是
上從之武臣疏請守制會議本朝四十年來武臣從未有丁憂

者先生曰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聞母訃卽解兵柄徒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三年此在代武臣守制例也

上亦從之太學以宋儒橫渠濂溪二程康節考亭六子進稱先賢位在左邱明下公羊高上外學則否江南學使者題請朝議異同時議者謂兩廡位次自左邱明以下當儒同論代代同論年依次定位先生特疏爭之謂聖門重道統不重時代試觀顏子年少特居配位之首年何論焉孟子生晚起列及門之上代何論焉且太學爲天下之表外學豈

墓誌銘

四

宜有異

上以爲然丁卯掌登聞鼓廳事方巡視京廵各倉

丙批陞通政司右叅議戊辰三月陞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

尋轉太理寺十月充武

殿試讀卷官初六日晚

上御乾清宮西慎幾微殿召入讀卷諸臣

天顏溫霽旋將名次定訖

上問曰河圖洛書兩篇道治之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金大易位謂何獨命先生敷奏先生對曰此卽大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天地大德曰生生物是天地之心故河圖之序左旋而相生是順數洛書之序右轉而相尅是逆數一順一逆所由易位耳

上曰何以順又何以逆先生對曰孤陽不生孤陰不成河圖自北而東順則相生木火土金水就流行言也洛書自北而西逆則相尅上下四方中就對待言也旣五數在中縱橫皆十五矣惟尅乃所以生也陰陽交則生陰陽變則生

墓誌銘

五

不息

上又問曰洪範九疇皇建其有極謂人泰三才此說是乎先生對曰自天地開闢以來賴有聖人如古今有天下但願長治而不亂者乃天地之心也自生民以來有一治不能無一亂却是天地之數數至此天地果在數而無如何耶隨生聖人撥亂世返之治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則聖人建極會極歸極之功用也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在此所謂補天地之猶憾在此聖人既能撥亂世返之治依舊圓滿天地

長治之心此人參三才之說實理實事也

上淺嘉契賞十月陞順天府府尹府學規制不備先生一倣之
學成法爲之祭器儀注悉倣古禮京兆雖總轄一府然近
無刑名錢穀之寄徒以體統相維繫而已先生獨申明職
掌實心任事釐下肅清已巳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生
念起家外吏不數年遂陟憲臣之長若毛舉細故何足仰
報萬一當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因特薦熊孝感徐
果亭兩先生學行可備公輔之選時刑部尚書健庵徐公

墓誌銘

六

果亭先生兄也素爲物望所歸先生以父爲大臣子居言
路有闕國體再疏糾忝此如唐子方之於路公當世兩是
之而子方直聲遂震天下部議降級調用奉

旨留任不匝月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孤忠結

主駭駭且大用矣而先生積勞成疾有痰厥之症勢不可支方
得請回籍未及就道歿於京邸

上聞震悼特賜祭葬以褒恤之

君臣之際出處進退生死之間如先生直毫髮無遺憾矣先生

之學不規規然摹倣程朱而事功氣節一一皆有根據

窮義理致精極微既非影響之空談亦非功利之馳騁有
體有用不可謂非洛閩之嫡系也平生所著有聖學直指
一卷易貫一卷奏疏若干卷藏于家性好獎掖後進人有
寸長尺善稱譽之不吝口其在海寧四方之客日至光風
霽月相對無倦容然卒不可干以私及門之士尊所聞行
所知隨其才之大小各有所就今去先生易貫之日忽忽
幾二十載講席罕繼隆緒茫茫義筆而銘先生蓋淵源之

墓誌銘

七

雅知己之誼與夫人心世道之慮有感交集泫然不禁涕
泗之交流也先生生於明天啓乙丑正月二十五日卒於
皇清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九日年六十七娶鈔氏陝西鳳翔府
知府諱貫之孫庠生諱之女繼娶張氏兵部職方司郎
中諱孟賢之孫庠生諱廷弼之女贈恭人子廸澍國學
生考授州同知娶王氏山西浮山縣知縣諱槐一之女繼
娶張氏浙江武義縣知縣諱三畏之女廸澍言規行矩克
守家學於先生之墓經營脩物心力告瘁未竣事而卒家

孫吉樟贈盧氏庚辰科進士歸鎔九之女孫女歸於進士
劉公諱元勳之次男庠生晉今卜於四十六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營塋靈岳之原姪迪淑迪游迪范迪清姪孫吉霖
吉彬吉棟吉楊吉櫟吉懋吉朴共襄其事

銘曰國有興立道以爲歸東山泗水雲漢昭回千載寥寥
程朱繼起得之遺經形諸踐履公生伊洛上邇淵源毅然
任道歸本乎天天在心中必嚴必畏午夜焚香至誠默對
盤根利器無欲乃剛及其菲本烈日寒霜朽府稜稜梧桐

墓誌銘

八

威鳳翔振形輝百容聳動狂瀾獨挽隻手孤撐保全終始

天子之明維

帝曰俞汝予獎契古社稷臣後先合轍煌煌大節彪炳慨實克

忠克孝萬古完人何以致之厥惟聖學明道識仁孔顏

樂龍蛇在歲天不愁遺松楸鬱鬱百世之師以式儒宗以

昭臣極青史嶙峋光垂千億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

皇太子講官纂修方輿考程總裁官受業仇兆鰲頭首序

冊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受業陳勲頭首篆額

墓誌銘

九

2037500

S

Z121.5

16b

政學合一集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有讀禮偶見已著錄是集正編

三十三種乃其宰海寧時所作其讀禮偶見一種

爲作於家居時亦編入其中續編十三種則其爲

御史以後所作而其後人又錄

諭祭文行述志銘附焉正編自讀禮偶見外所自著不過

數篇篇不過數頁若會講之語雜錄羣言政績詩

頌俱出他手合律全書樂只集登高唱和詩三種

乃併有錄而無書蓋餽飭湊合摹印時有佚脫也

續編自帝王甲子表聖孝廣義聖廟崇祀圖三種

外多與正編相出入大抵皆有意近名失於夸詡

在海寧嘗建告天樓官京師時亦然所定告天工

課儼然釋道家懺誦章咒之屬非儒者立言之道

也



21181888446824